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六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E103/1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六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1.1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六八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四書大全辯三十八卷附錄六卷(二)

〔明〕張自烈撰
新鄉市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三年石嘯居刻本

.....

四書大全辯三十八卷附錄

六卷(二)

〔明〕張自烈撰

新鄉市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三年石嘯

居刻本

中庸章句序

經正書舍藏書不准外借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九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

四書大全辯

中庸章句序

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性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

四書大全辯

中庸章句序

二

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

四書大全辯

中庸章句序

三

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于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

四書大全辨
中庸章句序 四

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朱子曰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作爲此書

雲峯胡氏曰唐虞三代之隆斯道如日中天中庸可無作也至孔子時始曰文乎異端然其說猶未敢盛行至子思時則有可憂者矣憂其端之得肆其說所以憂道學之不得其傳也

通考吳氏程曰子思子稱子者師尊之也重在字若子程子則重在上字而下爲男子通稱

四書大全辨
中庸章句序 五

東陽許氏曰中庸專言道故起首便言道學道統道學主於學兼上下言道統主於行獨以有位者言凡言統者學亦在其中學字固可包統字

道統二字爲此序綱領後面屢提授照應來即有首出庶民之聖人與天同道而立其位者此但言上古聖神蓋混言之繼人所不能知惟神聖自然與天合而動皆可爲萬世標準非是有意繼續天道特爲人而立法也

朱子曰中只是箇恰好底道理允是真箇執得堯告舜只一句舜已曉得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又添三句這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舜禹相傳只就這心上理會也只在日用動靜之間求之不

是去虛空中討一箇物事來○只是一箇心有道理底人心即是道心

勿齊程氏曰人生而靜氣未用事未有人與道之分但謂之心而已感物而動始有入心道心之分焉精一執中皆是動時工夫

雲峯胡氏曰六經言道統之傳自虞書始知舜之三言所以明堯之一言哉朱子於論語執中無明釋至孟子湯執中始曰守而不失意可見矣堯之執中不可以賢者之固執例論自堯之心推之則聖不自聖愈見堯之所以爲聖爾况中無定體庶不

言執人將親之如風如影不可抽諸矣然執之工夫只在精一上堯授舜曰允執厥中如夫子語曾子以一貫舜授禹曰允執厥中而後執中是猶曾子告門人必由忠恕而達於一貫也

四書大全

中庸章句序

六

勿齋程氏曰虛靈心之體知覺心之用
格庵趙氏曰知是識其所當然覺是悟其
所以然
問形氣是耳目鼻口四肢之屬未可便謂
之私欲朱子曰此數件事屬自家體段
上便是私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
便有箇私底根本如饑飽寒煖之類皆生
於吾之血氣形體而他人無與焉所謂私
也亦未便是不好但不可一向徇之耳
形氣非皆不善只是靠不得蔡季通曰形
氣之有善皆自道心出由道心則形氣善
不由道心一付於形氣則為惡形氣猶船
也道心猶舵也船無舵則為惡形氣猶船
波濤有時入於安流無害故曰天生烝民
以運之則雖入於波濤無害故曰天生烝民
有物有則物乃形氣則乃理也
西山真氏曰私猶言我之所謂耳今人言
私親私恩之類非惡也如六經中遂及我
私言私其難此類以惡言之可乎
雲峯胡氏曰生是氣已用事時方生原是
從大本上說來就氣之中指出不雜乎氣
者言之
新安陳氏曰有形氣之初便有道心故曰
生自賦命受性之初便有道心故曰原
東陽許氏曰人心發於氣如耳目口鼻四
肢之欲是也然此亦是人身之所必有但
有發之正不正爾非全不善故但云危謂
易流入於不善而沒其善也道心發於理
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是也亦存乎
氣之中為人心之危者晦之故微而難見
心只是一箇心加上人字道字看便見不
同若只順讀人心道心字却似有二心矣
謂之道則是天理之公謂之人則是我身
之私雖我身之私亦非全是善因身之用
所欲者發而正即合乎道而為道心之用
矣大抵人心可善可惡道心全善而無惡

可此字

四書大全

中庸章句序

七

朱子曰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目上去
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
新安陳氏曰前言虛靈知覺總心之體用
而言此單言所以為知覺者專以心之用
言也體無不同用始有知覺從性命之正而
之私而發者曰人心知覺從性命之正而
發者曰道心所以此只言知覺而不及虛
靈
朱子曰危未便是不好只是危險在欲塵
未遠之間易流於不好耳微者難明有時
發見些子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
雲峯胡氏曰朱子以前多便指人心為人
欲殊不知道非人無以載此道故言道心必
先言人心非道則其為人不過血氣之軀
爾故言人心必言道心如飲食男女人心
也飲食男女之得其正道心也人心之發
危而不安而發之正者又微而難見實非
有兩心也
朱子曰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心是
人身上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
饑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
隱之心是
陳氏曰人心道心二者無時不發見呈露
非是判然不相交涉只在人別識之
新安陳氏曰不知所以治之者不知以精
一之理治之也
朱子曰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
微者天理之與也
雲峯胡氏曰人心未便是人欲到不知所
以治之方說得人欲上文形氣之私與性
命之正對言私字未為不好此言人欲之
私與天理之公對言私字方是不好耳
朱子曰精是精察分明一是要守得不離
陳氏曰要分別二者界分分明不相混雜
專守道心之正而無以人心二之

四書大全辯

中庸章句序

八

雲峯胡氏曰孟子曰利與善之間所謂聞者猶易剖析此所謂二者之間方難於方寸非精以察之不可也本心之正即上文所謂原於性命之正者蓋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此所謂性之正即吾心之正也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於其發也始有人心道心之異必能專一於道心是即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精則察夫二者之間是察人心道心之間要察到疑似纖毫之際此言心是指動處當時告大禹故言如此若學者則用格物致知之功私是就形氣土來性命之正則是得之於天者固與天地人物同言
問人心可以無否朱子曰如何無得但以道心為主而人心每聽道心之區處方可○有道心而人心為所節制人心皆道心也○人心是此身有知覺嗜欲者豈能無但為物誘而至於陷溺則為害爾故聖人以爲此人心有知覺嗜欲然無所主宰則流而忘反不可據以爲安故曰危道心則是義理之心可以爲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據以爲準者也然道心却雜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見故必須精之一之而後中可執然此又非有兩心也只是義理與人心欲之辨爾
通考朱子曰至危者無如人心所以曾子惡地戰兢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清是精別此二者一是字之固也顏子擇中肅處便是精得一善服膺弗失處便是所以行之此說甚好又曰聖人全是道心上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不待擇於無過不及之間自然無朱子曰不待擇於無過不及之間自然無

四書大全辯

中庸章句序

九

不中矣陳氏曰如此則日用之間無往非中凡聲心之所發便合律身之所行便合度凡由人雲峯胡氏曰莫非道心之所流行者安道心本微能克拓出去則微者著中如何執只精一便是執之工夫所以朱子於此不復釋執字然上文曰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下一守字便見得執中之功先在微精而重在惟一
新安陳氏曰朱子引禹謨四句以見中庸之宗祖似標道統之淵源可謂考諸三王而不繆胡氏曰世以侯聖人而不惑者矣雲峯胡氏曰天子之理豈有以加於此者中之一字聖聖相傳之學莫加於此也精一二字聖聖相傳之學莫加於此也通考愚聞之先師天台吳行父曰中庸序當分三大節看章首至此爲一節推原中

庸道學之傳本三聖授受心法而心之危微則有性命形氣上智下愚之分然中庸之道其體要在於動靜云爲無過不及之差而已三聖之所以授受者以此子思子傳心之要其原實出於此
新安陳氏曰若孟子未章所標列聖之君聖賢之臣見而知之聞而知之授受之說道統二字再提出此指三聖相授受之說通考張氏師曾曰此之一字指執中而言然嘗考堯舜禹三聖人以中相傳之後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其所傳雖皆不外乎此中而求其所言之中則亦鮮矣今試推其說如仲虺之誥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孟子曰湯執此以止言大學於君仁臣敬子孝父慈友信皆以止言之武王傳洪範謂皇建其有極而

四書大全

中庸章句序

受升粹之戒不出於敬義之夾持則其執中之意爲可知矣至於舉動之陳九德先正言而後反應之皆所以明其德之不偏又同寅協恭和衷則民彝物則各得其正非中而何哉伊尹自謂與湯成有一德而訓太甲之辭有曰欽厥止則伊尹之執中亦可見矣傳說告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後從諫則聖其曰道積于厥躬者體之立求學於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無非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亦所以求合於前王之中道也召公成王曰王發於前王不敬德夫以微爲處所而居之不去則其能守中爲何如耶觀此則聖賢接夫道統之傳者亦莫非中而已矣

只如此執中一語夫子不於論語之終發之孰知其爲堯之言不於堯曰執中之後而繼之湯武誓師之意與其施於政事者又孰知夫堯舜之授受者此中而湯武之征伐者亦此中也哉姑卽此一節言之其功賢于堯舜可知矣

應前道學字前道學是總包上古以來相傳者此學字是夫子教後人者言繼往聖是明夫子思所憂豈專指上古聖相傳者耳則子思所憂豈專指上古聖相傳者雲峯胡氏曰夫子以前傳道統者皆得君師之位而斯道以行大子以後傳道統者不得君師之位而斯道以明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夫子六經之功而明大子之道者曾子大學子思中庸之功也

新安陳氏曰性正一也

雲峯胡氏曰性是心未發時此理具於心

四書大全

中庸章句序

道心是心已發時此心合乎理

新安陳氏曰上文云道心原於性命之正可見天命謂性率性謂道即是道心之謂東陽許氏曰切言深要詳言周備憂深爲道之不明也故言之深而要慮遠恐久而復失也故說之周而備

朱子曰擇善卽精固執卽惟一○時中是無過不及底中執中亦然

雲峯胡氏曰執中二字堯言之時中二字夫子始言之道不合乎時子莫之執中非堯舜之執中

通考東陽許氏曰天命卽道也能率性卽道中也釋善者察之精固執者守之一時之詳及精密隱微之理明言綱維盡言蘊格庵趙氏曰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如道

此善原於天命之性也存心收放心致中也擴克其仁義之心致和也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其義悉本於中庸尤足以見淵源之所自

新安陳氏曰惟精以審擇惟一以固守此自堯舜以來所傳未有他議論時先有此言聖人之心法無以異此後來孔門教人先後次第皆宗之中庸傳學至明辨皆惟精也篤行惟一也明善精也誠身一也顏子擇中庸便是精得一善服膺便是一大學格物致知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是失學只是學此孟子以後失其傳亦只是失此

朱子曰便是他那道理也有相似處只是說得來別須是看得他那彌近理而大亂真處始得

陳氏曰彌近理而大亂真甚相似而絕不同也然非物格知至理明義精者不足以

識吸

通考東陽許氏曰異端至多楊墨許行之徒以及諸子百家各立門戶議論不合聖道者皆是彌近聖而大亂真蓋其說宏遠幽微陳說道德指明心性或有類乎吾道之言故為所亂非如百家之淺而易見

蕭田王氏曰自是以來至此為第二節發明于思中庸道學無非聖相傳之心法始以異端起懼失其真而演釋終以道統失傳異端之說盛而又亂其真一書精要尤在於此

朱子曰明道不及為書伊川雖言中庸已成書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

東陽許氏曰要領上平聲或讀如字謂指要綱領

東陽許氏曰章句輯畧或問三書既備然後中庸之書如支體之分骨節之解而脉絡相貫穿通透

通考東陽許氏曰中庸一書分四大章如第一章十二卷二十一章皆言其畧而餘之詳者詳畧謂此巨謂綱維細調蘊與諸說同異以下專言或問

韓氏古遺曰讀大學不知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則其人未嘗讀大學讀中庸不知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畧相因巨細畢舉則其人未嘗讀中庸

魯齋王氏曰是篇分為四大支三十三節第一支首章子思立言下十章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第二支下十二章子思之言下八章引夫子之言以明之第三支下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入道以立言下十二章子思因前章極至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言戒懼慎獨之

四書大全

中庸章句序

士

四書大全

中庸章句序

士

事以馴致其極此所謂支分節解處並可見所謂脉絡貫通處亦可見矣其支分節解又有小支節如戒慎獨分屬致中致和君子依乎中庸而遊世不見知分屬素隱行怪不能半途而廢之類餘可類推之脉絡中又有大脉絡如誠為一篇之樞紐如仁勇為一篇之大旨皆是也所謂詳畧相因者以四支言之畧是也所謂巨細畢舉者以十六章前三章畧言費隱包小大二十章包大隱兼大小皆是也

雲峯胡氏曰大學中不出性字故朱子於序言性詳焉中庸中不出心字故此序言性詳焉

通考吳氏曰第三節言程子得中庸不傳之心法使已得折衷衆說復明道統之傳其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之功隱然見於

言意之表有不可得而辭者焉

章句序終

讀中庸法

朱子曰中庸一篇某妄以已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學者之於經未

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南軒張氏曰中庸一書聖學之淵源也體用隱顯成已成物備矣雖然學者欲從事乎此必知所從入而後可以馴致焉其所從入奈何予思以不睹不聞之訓若予篇首又於篇終發明尚綱之義且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而推極

四書大全辯讀中庸法

一

勉齋黃氏曰中庸之書章句或謂深切著明矣然此書之作脈絡相通首尾相應予思子之所述非若語孟問答之言章殊而指異也苟徒章分句析而不得一篇之大旨則亦無以得子思著書之意矣程子以為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朱子以誠之一字為此篇之樞紐示人切矣西山真氏曰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終言無聲無臭宜若高妙矣然曰戒慎曰恐懼曰謹獨曰篤恭則皆示人以用力之方蓋必戒恐謹獨而後能全天性之善必篤恭而後能造無聲無臭之境未嘗使人馳心窮真而不踐其實也

又曰中庸初學者未當理會○中庸之書難看中間說鬼說神都無理會學者須是見得箇道理了方可看此書將來印證○

大學
非
一
章
說

四書大全辯讀中庸法

二

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略略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讀書先須看大綱又看幾多間架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是大綱夫婦所知所能與聖人不知不能處此類是間架譬人看屋先看他大綱次看幾多間間內又有小間然後方得貫通

勉齋黃氏曰中庸自是難看石氏所集諸家說尤亂雜未易曉須是胸中有權衡尺度方始看得分明今驟取而讀之精神已先為所亂却不若子細將章句研究令十分通曉俟首尾該貫後却取而觀之可也○中庸與他書不同如論語是一章說一事大學亦然中庸則大片段須是熟讀方知首尾然後逐段解釋則理通矣今莫若且以中庸末章說以章句子細一一玩味然後首尾貫通

又曰中庸自首章以下多對說將來直是整齊某舊讀中庸以為子思做又時復有

箇子曰字。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夫子之說。著爲此書。自是沈潛反覆。遂漸得其肯趣。定得今章句擺布得來。直恁麼細密。○近看中庸。於章句文義間。窺見聖賢述作傳授之意。極有條理。如繩貫碁局之不可亂。○中庸當作六大節看。首章是一節。說中和。自君子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八章是一節。說費隱。哀公問政。以下七章是一節。說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是一節。說大德小德。末章是一節。復申首章之義。

四書大全辯

讀中庸法

三

三山陳氏曰。中庸三十三章。其血脈貫通之處。朱子既爲之章句。又提其宏綱。如言某章是援引先聖之言。某章是子思發明之說。具有次序。王氏曰。是篇分爲四大支。第一支首章子思立言。下十一章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第二支十二。三十三章。子思引夫子之言。以明之。第三支二十一。二十二。三十三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以立言。下十二章子思推明此章之義。第四支三十三章。子思立心之始。推言戒懼慎獨之事。以馴致其極。

問中庸大學之別。曰。如讀中庸求義理。只是致知功夫。如謹獨修省。亦只是誠意。問只是中庸直說到聖而不可知處。曰。如大學裏也有如前王不忘。便是篤恭而天下平底事。

雙峯饒氏曰。大學只說學。中庸是說道理。會得大學透。徹則學不差。理會得中庸透。徹則道不差。東陽許氏曰。中庸大學二書。規模不同。大學綱目相維。經傳明整。猶可尋求。中庸贊道之極。有就天言者。有就聖人言者。有就學者言者。有就廣大精微開闢變化高下兼包巨細畢舉。故尤不易窮究。

四書大全辯

讀中庸法

四

圖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之一

明

張自烈

定

張自熙

中庸章句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

四書大全辭中庸章句卷一

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朱子曰名篇本是取時中之中然所以
能射中者蓋有那未發之中在所以先
覈未發之中然後說君子之時中
北溪陳氏曰中和之中是專主未發而
言中庸之中却是含二義有在心之中
有在事物之中所以文公必令內外而
言謂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可謂確而盡
矣

雲峰胡氏曰朱子於語孟釋中字但曰
無過不及蓋以用言中庸有所謂未發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

之中與時中故添不偏不倚四字
新安陳氏曰不偏不倚未發之中以心
論者也中之體也無過不及時中之中
以事論者也中之用也
朱子曰庸是依本分不爲性異之事
齊孔子只是庸衷齊所爲都不是庸了
北溪陳氏曰文公解庸爲平常非於中
之外復有所謂庸只是這中底便是日
用平常道理平常與怪異字相對平常
是人所常用底怪異是人所不曾見忽
然見之便怪異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
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日用
事便是平常底道理都無奇特底事如
五穀之食布帛之衣可食可服而不可
厭者無他只是平常耳
或問正道定理恐道是總括之名理是
道裏面却有許多條目朱子曰緊要在
道裏面

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二

正字定字上中只是箇恰好道理爲不
見得是亘古今不可變易底故更著箇
庸字

東陽許氏曰程子謂不偏之謂中固兼
舉動靜朱子不偏不倚則專指未發者
北溪陳氏曰卑不失之污賤高不溺於
空虛真孔門傳授心法也
新安陳氏曰於七篇中觀其議論淵源
所自則可知其以此授孟子矣
朱子曰始言一理指天命謂性末復合
爲一理指上天之載始合而開其開也
有漸末開而合其合也亦有漸○中散
爲萬事便是中庸所說許多事如知仁
勇許多爲學底道理與爲天下國家有
九經及祭祀鬼神許多事中間無些子
罅隙句句是實

雲峰胡氏曰中庸全體大用之書首言
一理中散爲萬事是由體之一而達於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三

用之於未復合為一理是歸用之於未
 歸於體之一放之則彌六合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心之用也卷之則退藏於密
 寂然不動心之體也此乃孔門傳授心
 法故於心之體用備焉
 通考吳氏程曰書以中名篇首三句便
 含中義性者不偏不倚正中之中不
 者無過不及時中之中也教者以過不
 及之失中而裁制之使歸於中也是皆
 所以為平常之理也授孟子於中也是
 授之耳詳見孟子序說趙氏謂其親師
 子思及史載思孟問答之語皆誤也
 黃氏洵饒曰正道大本也定理達道也
 正道定理即太極也心法人心道心也
 始言一理萬物體統本一太極也中散
 為萬事一理一物一太極也未復合為一理
 太極本無極也○愚按中者天地陰陽
 之理人得之以為心者庸字惟孔子繫

易之辭訓為常字云
 蔡虛齋曰或謂始言一理通指第一章
 未復合為一理亦通指第三十三章不
 宜專指天命之性及上天之載二句此
 說似是而實非蓋程子時中庸一書只
 是籠統一篇初無三十三章之別自天
 命之謂性至上天之載是始之以一理
 復終之以一理也故朱子小註云云而
 或問于誠為一篇樞紐一段亦獨提撥
 此二句不容有他議矣或曰上天之載
 二句特以明聖人不顯之妙耳豈固以
 明一理所在邪曰不顯之妙與天合德
 所謂誠者天之道也茲豈非一理所在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

此乃孔門傳授心法故於心之體用備焉
 通考吳氏程曰書以中名篇首三句便
 含中義性者不偏不倚正中之中不
 者無過不及時中之中也教者以過不
 及之失中而裁制之使歸於中也是皆
 所以為平常之理也授孟子於中也是
 授之耳詳見孟子序說趙氏謂其親師
 子思及史載思孟問答之語皆誤也
 黃氏洵饒曰正道大本也定理達道也
 正道定理即太極也心法人心道心也
 始言一理萬物體統本一太極也中散
 為萬事一理一物一太極也未復合為一理
 太極本無極也○愚按中者天地陰陽
 之理人得之以為心者庸字惟孔子繫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四

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
 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
 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
 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
 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
 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
 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機之所當行者
 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謂之教若禮
 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
 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
 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
 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
 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朱子曰命如朝廷差除又曰命猶詰勅
 北溪陳氏曰命如分付命令他一般
 朱子曰有是性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
 在心與性性在事與理理在事與性
 北溪陳氏曰性即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
 謂之性蓋理是泛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
 理性是在我之理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為
 我所有故謂之性
 朱子曰伊川云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
 理一也自天所賦于萬物言之謂之命以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五

人物所稟受於天言之謂之性○天命與氣質亦相親同稟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一便生此物不得既有天命便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稟却有偏處○天命謂性是就人身中專言理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道不去如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離乎陰陽也○天命之謂性此只是從原頭說萬物皆只同這一箇原頭聖人所以盡已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若論本原則有理然後有氣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問五常之德何故添却健字既有陰陽添此二字始得○健順分而言之體即性也合而言之則曰健順分而言之

則曰仁義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也此溪陳氏曰天固是上天之天要之即理是也然天如何而命於人蓋藉陰陽五行之氣流行變化以生萬物理不外乎氣氣以成形理亦賦焉便是上天命令之也西山真氏曰自昔言性者曰五常而已朱子乃益之以健順蓋陽之性健木火屬焉在人為仁禮陰之性順金水屬焉在人為義智上則二氣之冲和信亦兼乎健順陰陽不在五行外健順豈在五常外乎東窓李氏曰仁之油然生意不可遏禮之粲然明盛不可亂健之為也義不拂乎可否之宜知不外乎是非之別順之為也若夫信則體是理而不易者健也循是理而無違者順也

雲峰胡氏曰孟子性善之論白子思此首一句來然須看開端一天字程子曰中庸始言一理末復合為一理所謂一理者即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六

此一原又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一原者即此一天字按朱子曰殺梁言天不以其地對所謂天者理而已成湯所謂上帝降衷子思所謂天命之性是也是為陰陽之本而其兩端循環不已者為之化焉

東陽許氏曰人物之生雖皆出於天理而氣有通塞之不同則有物之異氣通者為人而得理之理氣塞者為物亦得物之理雖曰有理然後有氣然生物之時其氣至而後理有所寓氣是載理之具也故章句先言氣以成形後言理亦賦焉○健順本上文陰陽而言也五常固已具健順之理分而言之仁禮為陽為健義智為陰為順信則冲和而兼健順也錯而言之則五常各有健順義斷智明非健乎仁不忍而用主於愛禮饒曰此數語知行並進又曰通考黃氏洵饒曰此數語知行並進又曰

以氣言則為陰陽五行以理言則為健順五常陰陽之體為健順五行之理即為健順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常在天為理即為五常性道本出於天教即天叙五典天亦道中之一物但天得理之全故曰無一不通考史氏伯璿曰章句以人換性而不言其故是固引而不發通與王氏又但言其殊有意味極有力而不發通與王氏又但言其釋性道教之文義者詳盡無餘蘊矣至此欲說歸學之文義者詳盡無餘蘊矣至此人字正與下文學者字相照性雖人物所同具道雖人物所共歸教雖聖人通為人而設然能自致於學以求盡其性者惟人耳若不以人易性則性既為人而備於我矣又曰學者知之所謂學者即上文所謂我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所謂人耳
吳氏程曰祝本結語有知無行汎而不切
朱子曰當從定字陳氏所改爲定
伊川謂便是性之謂道此率字不是訓循循
字非就行道是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是有許多道理或只是率性爲順性命之理
則爲道如此却是道因人方有也○道之
得名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理猶四海九
州百千萬人當行之路爾○道即理也以
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
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
性是箇渾渾淪淪底物循性之所有其許多
氣稟有異不可道性字通人物而言但人
蔽故所通有偏正不同然隨他性之所通
道亦無所不在也○人與物之性皆同循
人之性則爲人之道循牛馬之性則爲牛
馬之道若不循其性使馬耕牛馳則失其
性非牛馬之道矣
陳氏曰天命謂性是說渾淪一大本底率
性謂道是就渾淪大本裏分別箇條貫脉
絡處隨人物所得之性皆從大本中流出
如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此皆大化流行
處隨他溪澗科坎小大淺深所得之雨便
有許多脉絡之不一皆是此雨也○如
隨物之性則牛可耕馬可乘雞可司晨大
可司夜其所發皆有自然之理如隨草木
之性則桑麻可衣穀粟可食春宜耕夏宜
耘秋宜穫凡物皆有自然之理
潛室陳氏曰率性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循
其入之性物率循其物之性此即人物各
各當行道理故謂之道
西山真氏曰朱子於告子生之謂性章添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言人物之異而於此章乃兼人物而言
之謂性以氣言者也天命之謂性以理言
者也則氣言之則人物所稟之不同以理
言之則天之所命一而已矣然則虎狼之
搏噬馬牛之踴觸非道邪曰子思之所謂
率性云者循其天命之性也若有搏噬踴
觸則氣稟之所爲而非天命之本然矣豈
獨物爲然凡人之爲善者皆循天命之性
也其爲不善則發乎氣稟之性矣以是而
觀則此章兼人物而言尚何疑哉
雙峰饒氏曰子思率性之謂道一語專爲
訓道名義蓋世之言道者高則入於荒唐
卑則滯於形氣入於荒唐則以爲無端倪
之可測識老莊之論是也滯於形氣則以
爲是人力之所安排告苟之見是也是以
子思於此首指其名義以示人言道者非
他乃循性之謂也
雲峰胡氏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
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之論蓋本於此
但易先言道而後言性此道字是統體一
具一太極也
三山潘氏曰品節之者如親親之殺尊賢
之等隨其厚薄輕重而爲之制以矯其過
不及之偏者也雖若出於人爲而實原於
命性道之自然本有者
雙峰饒氏曰修裁制之也聖人因人所當
行者而裁制之以爲品節也
問明道云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
道便不是如此即性是自然之理不容加
工楊雄言學者所以修性故伊川謂楊雄
爲不識性中庸却言修性故伊川謂楊雄
理聖人於中爲之品節以教人耳○修道
謂教專就人事上言就物上亦有品節先
王所以使鳥獸魚鼈咸若周禮掌獸掌山

洋各有官，周公驅虎豹犀象，草木零落，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各以節使，萬物各得其所，亦所謂教也。以謂之盡物之性，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略。於人較多，於物較少。勉齋黃氏曰：修道二字，須就道上及人。稟上兼看，道是大綱之名，如孝是事父之道，然孝中有少曲折，人氣稟不同，柔者過於和，剛者過於嚴，則於孝道之曲折，必有不中節者，此所以著為品節，使之盡其道也。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九

新安陳氏曰：禮樂正是中和之教，刑所以新教，政亦教之寓，此章命性道教皆當兼人物而言，而必以人為主，然苟不兼及於物，則道理便該不盡，只以此篇後章證之，盡已之性，盡人之性，必說到盡物之性，則可見矣。通考愚聞之先師曰：天命謂性，非形體之

義之道，恭敬辭讓各有節文，禮之道，正各有分別，知之道也。因人物所當行，各以爲法，辨其親疎仁之教，別其貴賤義之教，制度文爲，禮之教，開道禁止，知之教。朱氏公遷曰：性兼人物，言對相近之性而言，則天命之性爲天地之性，對性善之性而言，則天命之性以理言，而氣在其中，蓋率性謂道是理之同也，修道謂教以氣之異也，至誠盡性章以已之性對人物之性而言，則之則性之本雖同而氣稟則有不可得而同者矣。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十

漢董仲舒策中此語大意亦可謂知道之原者，故引以爲證。朱子曰：子思此三句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方見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中流出，不假他求。三山陳氏曰：此章乃中庸之綱領，此三句又一章之綱領也。聖賢教人必先使之知，道所自來，而後有用，力之地。此三句蓋與孟子道性善同意。王氏曰：此書皆言道之體用，第一句天是體，性是用，第二句性是體，道是用，第三句道是體，教是用。雙峰饒氏曰：性道教道字重，中庸一書大抵說道性原於天，而流行於事物，則謂之道，修此道以教人，則謂之教，所以下文便說道也者，如君子之道費而難，大哉聖人之道，皆提超道字說，以此見重在中字，天命謂性，即未發之中，因率性之道而品節之，卽時中之中也。番陽李氏曰：大學入德之書，學者事也，故首曰大學之道，而教在其中，中庸明道之書，教者事也，故首曰修道之謂教，而學在其中，中庸一書性道教三言爲一篇之綱。

道中人不可不與

自命性自性乎。况性與命原不相離乎。信如小註所云。子思始言性本于命。足以發前聖未發。則是子思加湯孔數等。而湯孔立言反多缺陷矣。新安此說背理不可從。**道也者不可湏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湏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湏臾之頃也。**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圭**

新安陳氏曰。元本作則爲外物而非道矣。兩句宜兼存之。云若其可離則爲外物而非道矣。豈率性之謂哉。如此尤爲明備。北溪陳氏曰。未感物時渾是天理。則離也。一有離之則當此之時失此之道矣。故曰不可湏臾離。君子所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則不敢以湏臾離也。○可離與不可離道與非道各相對待而言離了仁便不仁離了義便不義公私善利皆然。○戒慎不睹不聞則謂得大重此只是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箇敬字也不是大段用得。孟子曰操則存操字亦不是。只是萬事皆未萌。自家便先恁地戒慎。恐懼不睹不聞之時便是喜怒哀樂未發

則此小身學已一民

處常要提起此心在這裏。防於未然。所謂不見是圖也。○戒慎恐懼是未發。然只做未發也不得。便是所以養其未發。只是然提起在這裏。這箇未發底。便常在。何曾發。或問。恐懼是已思否。曰。思又別思。是思持敬否。曰。亦是。北溪陳氏曰。道是日用事物所當行之路。即率性之謂。而得於天之所命者。而其總會於吾心。大而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微而起居飲食。蓋無物不有。自古及今。流行天地之間。蓋無時不然。戒謹恐懼只是主敬。是提撕警覺。使常惺惺。則天命之本體常存在此。若不戒懼。則易至於離道遠也。潛室陳氏曰。道只是當行底理。天下事事物物與自家一身。凡日用常行。那件不各有當行底道理。那會一歇走離得。纔離得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南

便物非物。事非事。吾身日用常行者。皆非是矣。故道即路之謂也。之燕之越。無非是路。繞無路。便是荆棘草莽。聖人之道。只是眼前當然底。一時走離不得。○問。當不睹不聞而戒懼。愚謂如鑑之照物。當不照時。豈謂此乎。曰。若如此說。則是自常存了。何用戒懼。恐懼。道理固自常在。但人須用提撕。照管。不可謂目無睹耳無聞。一齊都放下。須當此時。常自惺惺地也。○問。大學真氏曰。大學之恐懼。與中庸之恐懼。不同。中庸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只是事物未形之時。常持敬。令人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只是俗語所謂怖畏之意。自與中庸有異。雙峰饒氏曰。君子常存敬畏。雖當事物既往。思慮未萌。目無所睹。耳無所聞。誓焉之

四書大全

中庸章句卷一

五

意亦不敢忽事物既往是指前底說思
 二之者之聞看上文道不可謂與離則在此
 所睹所聞以至於物不睹不聞皆當戒懼
 而此不睹不聞在事物既往之後看下文
 喜怒哀樂未發則此二句方說得上下文
 未萌之前故須看此二句方說得上下文
 意貫串緊要在須與之項四字於此見得
 通考史氏伯璿曰朱子於上節曰當行之
 路此曰當行之理改路為理正是用意深
 處蓋道之本體方其渾然在中之時但有
 此理而已未可以言用而不可以言體已發而
 有所適可以言用而不可以言體已發而
 於性而散於事無間乎已發未發可以兼
 該乎體用矣或疑既曰當行之理則不可以
 言者愚謂當行固是用當行之理則獨非此
 於用也理即性之所具當行之理獨非此

性之理乎亦猶言愛之理愛固是情是用
 其理非性非體乎○又曰日用事物當行
 之理釋道字之義已盡蓋兼體用而言此
 意已詳於前皆性之德而具於心又專言
 道之體如此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又專言
 道之用如此所以再言一體一用如此者
 正要用說入不可須臾離上去耳
 黃氏洵饒曰靜時養戒慎恐懼交相接續
 流行於知行之間也
 蔡虛齋曰章句道也者日用事物當行之
 理此處不可讀斷了須連下而皆性之德
 而具於心至無時不然總做一大句讀方
 于道不可須臾離之意為盡或者乃謂日
 用事物當行之理數字為釋道字之義則
 誤也然只味此數字亦已略見得道不可
 須臾離意矣但必須有下面十數字其意
 方足
 林次崖曰章句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要之

字端加定此凡二
 而不可不以欲遇
 二體不長此本平可遇全所人

現光

四書大全

中庸章句卷一

六

時亦不外乎物遇着這物便是這時遇着
 那物便是那時自君臣父子富貴貧賤以
 至世居食息皆物也皆有時惟無物不有
 故無時不然惟無時不然故不可須臾離
 本文須臾時也故章句以時言之他章明
 道不可離只是就無物不有上說然時未
 嘗不在其中觀費隱鬼神發有峻極諸章
 可見○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
 聞自所睹所聞而極言之以至于此非謂
 不睹不聞時當戒懼餘時不戒懼也或因
 此遂專指為謂時工夫誤矣
 芑山張氏曰集註說當行之路該理字在
 內非前說用意淺後說用意深也非路字
 專屬已發專屬意理字纔兼已發未發兼
 體用也註本無淺深二層本自貫通而史
 氏伯璿妄為分析何與宜刪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
 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
 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
 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
 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
 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
 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問謹獨莫只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也
 與那暗室不欺時一般否朱子曰這獨也
 不只是獨自時如與眾人對坐自心中發
 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如一片止水

四書大全辭中庸章句卷一 七

中間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著工夫處
朱子曰事之是非與非眾人未見得自家
自是先知見得分明
三山陳氏曰曰隱曰微則此念已萌矣特
人所未知隱而未見微而未顯耳然人雖
未知而我已知之則固已甚見而甚顯矣
此正善惡之幾也
三山潘氏曰幽暗之中細微之事其是非
善惡皆不能逃乎此心之靈所以當此之
時尤為昭灼顯著也若其發之既遠為之
既力則在他人心目所視十手所指雖甚
昭灼而在我者心意方注於事為精神方
運於酬酢其是非得失反有不自覺者矣
雙峰饒氏曰此又對上文而言隱暗之地
雖人之所不睹微密之事雖人之所不聞
然其幾既動則必將呈露於外而不可掩
昭晰於中而不可欺是道固不可須臾離
而其形見明顯尤莫有甚於此者○予思

之萌尤不可忽故又欲於其獨而謹之又
結上文隱微意此分明是兩節事前段有
是故字後段有故字且兩提起君子字若
作一段說亦成是何文字問如此分兩節
工夫則致中致和工夫各有著落而天
地位萬物育亦各有歸著曰是○問戒懼
是體統做工夫謹獨是又於其中緊切處
加工夫曰然○戒懼是防之於未然○問
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問
戒懼者所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當此之時寂然不動只下得涵養工夫謹
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時當
此之時一毫放過則流於欲矣○別義利
全在此時一毫放過則流於欲矣○別義利
問涵養工夫實貫初終而末發之前只須
涵養發處便須用省察工夫至於涵養
愈熟則省察愈精矣曰是又問未發時當
以義理涵養曰未發時著義理不得纔知
有義理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義理之源未
有義理條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有涵養
工夫○字義是靜工夫省察是動工夫
陳氏曰雖是平時已常戒懼至此又當十
分加謹則所發便都是善不加謹則所發
便流於惡
潛室陳氏曰戒慎恐懼與謹獨是兩項地
頭戒慎恐懼是自家不睹不聞之時謹獨
是眾人不可不睹不聞之際
蛟峰方氏曰戒懼是保守天理慎獨是檢
防人欲
雙峰饒氏曰戒慎恐懼便是慎獨之慎詳
言之則曰戒慎恐懼約言之只是慎之一
字道者率性之謂其體用具在吾身敬者
所以存養其體省察其用乃體道之要也
戒懼存養之事慎獨省察之事中庸始言
戒懼慎獨而終之以篤恭皆敬也○中庸以
誠為一篇之體要惟其敬故能誠○大學

只言慎獨不言戒懼初學之士且令於動
處做工夫按大學誠意章言慎獨子思
傳授蓋本於此首三句重在一道字天命謂
性是道之體修道謂教是道之用所以於
此獨提道起也者不可須臾離所以君子必
慎其所不睹所不聞者不睹不聞四字正
是釋不睹不聞二字有目豈不睹不聞耳豈
不聞乎隱莫顯乎微所以君子必慎其獨此
獨字正是說微二字獨微二字是人之所
不睹不聞而說微二字獨微二字是人之
章句於大學曰審其幾此曰幾則已動一
幾字是緊要處人處上此曰幾則已動一
存敬畏一敬字是教人用工夫處戒懼不
睹不聞是幾未動而敬慎獨是幾已動而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十 充

敬也曰常存敬雖不見聞亦不敢忽當
看常字與亦字曰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
尤加謹焉當看常字與尤字曰存天理之
本然過人欲於將萌當看存字與過字然
皆不離乎敬而巳大抵君子之心常存此
敬不離乎本然之天理此敬足以過之也
時便有將然之天理此敬足以過之也
子敬素幾與此無不合戒懼是靜而敬慎
獨是動而敬慎與此無不合戒懼是靜而
通考朱氏公遷曰上節持敬之功以靜存
而論之此節持敬之功以動察而論之
學誠意章兩言慎獨先言慎獨欲其自慎
也後言慎獨防其自欺也中庸言君子慎
其獨蓋所謂君子者其等第不能無不同
也

蔡虛齋曰隱暗處也指心曲中言微細事
也指一念之動言方一念之動極是細事
隱微二字其究一也故中庸或問一則曰
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而致察則似專
言微又曰君子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
地則又似專言隱以此見隱微只是一件
林次崖曰方寸之中是為暗處一念之發
是為細事是乃不睹不聞之終所暗所聞
之始所謂天理固當發見人欲亦萌乎其
間時既說此正理欲分界善惡關頭故子思
上文揭切要工夫以此復說謹獨又是就
中特揭切要工夫以此復說謹獨又是就
慎不得而不知也莫見莫顯是時事物未接
已得而知而不知也莫見莫顯是時事物未接
固無時無處不致其謹而于所謂幾即此
力處也此兩節從來說周子所謂幾即此
處○此兩節從來說周子所謂幾即此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十 三

上言道不可須臾離則是無時不當戒謹
恐懼也獨以為靜可乎下言謹獨方是隱
微處致察未說到見顯處集以為動察可
乎章句只說有養省察都無動靜字何等
穩當
或曰不可以省察存養乎看蓋省察固屬
有存養工夫在○理欲不兩立人心無二
用克己即是復禮豈一理欲不兩立人心無二
禮乎過人欲即是存天理豈一理欲不兩立人心無二
又一邊過人欲即是存天理豈一理欲不兩立人心無二
戒懼不遏人欲乎謹獨不存天理乎支離
甚矣
或曰本註于此節有幾則已動動字而于
戒懼節原未嘗專屬靜一邊謂此節為動
靜之介則可謂上節為靜則不可慎獨是
戒懼後再加提醒警備防盜戒懼是平時
保甲法惟獨是關津緊要處按盤法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
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
道也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三

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延平李氏曰方其未發是所謂中也性也及其發而中節也則謂之和其不中節也則有不和矣和不和之異皆既發焉而後見之是情也非性也孟子故曰性善又曰情可以爲善其說蓋出於子思朱子曰喜怒哀樂渾然在中未感於物未有倚著一偏之患亦未有過與不及之差故特以中名之而又以爲天下之大本程子所謂中者在中之義所謂只喜怒哀樂未發便是中皆謂此也林擇之謂在中之

義是裏面底道理看得極子細○喜怒哀
樂未發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不
偏於一方只在中間所謂中也及其既發
如已出門東者不復西南者不復北然各
行所當然無復乖逆所謂和也○中和是
承上兩節說中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
體和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子思欲
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也者妙性情之德
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
理之主宰也○心包性情性是體情是用
心字是一箇字母故性情皆從心○問中
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者此心之體用也
此心存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
中節之和心有存則寂然木石而已大
本有所不立也感通馳騁而已達道有所
不行也故動靜一主於敬戒謹恐懼而
之於獨則此心存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
也曰是○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三

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
樂之前便是寂然而靜時然豈得皆塊然
如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
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與作如
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
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靜而無不該
者性之所以爲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
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
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
而感感而寂者也
北溪陳氏曰節者限制也其人情之準的
乎只是得其當然之理無些過不及與是
理不相拂戾故曰中和○情之中節是從
性發來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須有戒
懼工夫方有得未發之中須有謹獨工夫
方有已發之和○問發時有中節不中節
之分未發時還有分別否潛室陳氏曰既
是未發更有何物可分但有渾然之理在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經 168—21

切慟喜中何嘗不自若特不能反觀其體
遂至心為物化失其發而中節之和反以
自迷其中不肯認耳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
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
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
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

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
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三

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
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
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
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
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
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

意

勉齋黃氏曰章句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
橫致其守不失無適不然直致橫致如
一箇物打進了四圍恁地潔淨相似直致
則是今日如此潔淨後日亦如此以至無

頃刻不如如此
雲峰胡氏曰章句精之約之只是釋一
字約之則存養之功益密精之則省察之

功益嚴至靜之中無少偏倚已足約之
至而其守不失所以約之者愈至應物之

處無少差謬已足精之謂中和之致也
所以精之者愈近此之謂中和之致也

新安陳氏曰致中致和是戒懼慎獨推
貴乎精二字下得尤不苟

陳氏曰致中致和是戒懼慎獨推
累至乎極處則有天地之性致和即率性之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三

道及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則修道之教亦在其
中矣

雲峰胡氏曰致吾之中如何天地便位致
吾之和如何萬物便有蓋以天地萬物本

吾一體故也朱子此八字是從天命之性
說來性一而已天地萬物與吾有二乎哉

三山陳氏曰體之立所以為用之行之地
用之行所以為體之立所以為用之行之地

新安陳氏曰體靜用動分言也體立而後
用行合言也致中則必萬物育位必能致和
天地位則必萬物育位必能致和
相于朱子曰世間何事不繫在喜怒哀樂
上且如人而君喜一人而賞之則千萬人
怒一人而罰之則千萬人懼以至哀怨
寔樂有人材這便是萬物育以至於君臣
子夫婦長幼相處是萬物育以至於君臣
喜怒中節處便是實理流行○問致中和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致中致和
塞一身致得如此一家中致得如此
得天下中致得如此天下有此理便有此
得天下歸仁為有此理故也○問堯湯不

中庸章句卷

三

可謂不能致中和而亦有永旱之災曰經
 言其常堯湯遇非常之變也大抵致中和
 自吾一念之間培植莊靜以至裁成輔
 匡山輔翼無一事之不盡方是至處○致
 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便是形和氣和
 則天地之和應○天地位萬物育便是裁
 成輔相以左右民底工夫若不能致中和
 則山崩川竭者有矣天地安得而位胎天
 失所者有矣萬物安得而育問如此則須
 專就人主身上說方有此工夫曰規模自
 是如此然人各隨一箇地位去做不道人
 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
 西山真氏曰致中和之所以用功不過曰
 敬而已不睹不聞而戒懼靜時敬也謹獨
 動時敬也靜無不敬所以致中動無不敬
 所以致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如洪範所
 謂肅又哲謀聖而雨暘燠寒風之時若應
 之董仲舒所謂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
 官正民而陰陽和風雨時諸福之物畢
 至皆是此理
 雙峰饒氏曰致中和而能使天地位萬物
 育是有此理但所居位有高下則力之所
 至有廣狹如爲一家之主則能使一家之
 天地位萬物育爲一國之主則能使一國
 之天地位萬物育爲天下主則能使天地
 位萬物育父子夫婦夫婦夫婦此一家之
 天地位也妻子臣妾人人各得其所此一
 家之萬物育也一國亦然極而至於天下
 然後天地位萬物育始充其量如孔子在
 當時雖不見位育起功然道明於萬世能
 使三綱五常終古不墜是卿位育之極功
 也
 雲峰胡氏曰中和雖有體用動靜之殊然
 深觀其所從來則天地萬物之所以位育
 有不得而折者故曰必其體立而後用有
 以行亦非有兩事也中庸一書本只言率

四書大全辯

中庸章句卷

天

性之道而必推原天命之性本只言時中之中而必推原未發之中皆謂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也

新安陳氏曰由教而入之學者其於致中和位育之事業雖未敢遽望及此然學問志向之初亦所當考而以之爲標的也

東陽許氏曰位育以有位者言之固易曉若以無位者言之則一身一家皆各有天地萬物以一身言若心正氣順則自然辟而益背動容周旋中禮是位育也以一家言以孝感而父母安以慈化而子孫順以御而奴僕盡其職及一家之事莫不當理皆位育也但不如有位者所感大而不爾通考程氏復心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中則所存者得發而中節謂和則所審者當中也致中和位育修道之極功也天地位中之至也萬物育和之至也未發之中靜不失其性之德則道之體中節之極動不遠其情之正則道之用此由性情言之皆存養省察之要中和之效也合而論之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理者形而上者也陰陽形氣形而下者也氣化形生理賦之由道之不可離者也

不睹不聞於戒懼見隱顯微於慎獨皆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循性道之體用致中和之位育所以順氣處形而存本然之天理實皆學問之極功而中庸之道也

史氏伯璠曰竊詳此段章句之旨戒懼二字是提戒慎乎其不睹恐懼乎其不聞二全句意對慎獨言之耳兩自字兩以至於字是推而極之之意所謂致也大凡靜是外靜至內必耳目無所睹聞於外矣然後此心亦寂然不動於內內即所謂至靜之中也動是自內動出外必一念萌

書本全辨 中庸章句卷一 天

動於內矣然後與事物應接於外外卽所謂應物之處也約是自外收斂入內之謂精是自內審察出外之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蓋曰自不睹不聞於外而戒懼之又收斂入內至於此心寂然不動之中無所不用其戒懼則致中之工至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蓋曰自一念萌動於內而慎之又審察出外至於所應接之事物無所不用其慎則致和之工至矣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一時極其中和之意是自外至內自內至外無不全盡之謂先儒以爲橫致之致是也其守不失無適不然是無時不極其中和之意是從今至後從此至彼未嘗間斷之謂先儒以爲直致之致是也語錄有曰戒懼是由外言之以盡乎內謹獨是繇外言之以盡乎外○又曰朱子從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上說來則曰心曰氣而一體無不舉矣

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无

朱子不以心正氣順爲中和特曰能致中則在我之心正能致和則在我之氣順心正則天君安泰卽一身之天地位也氣順則百體悅豫卽一身之萬物育也在我者如此則在外者亦如此感應之理自然而然可見一體之實以一體之意觀之則人便是天地之心吾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天地之心卽吾之心耳又曰中和位育或問明以事言而謂彼以理言者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爲盡矣故陳氏亦曰此乃有位者之事功非泛就君子說詳此則饒氏是有此理之言正或問之所謂未備者讀者考焉可也

黃氏洵饒曰工夫在此致中則天地繇此而位致和則萬物繇此而育能致中則能盡天命之性能致和則能盡率性之道能此二者則修道之教繇我而立也又曰朱

有致和而不本於致中。未有能致中而不本於致和者。孟子之言一本於此。○天地位萬物育。兼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即化育贊化育。則專言聖人之能事。自二十一章凡言天道皆學問之極功。又必至三十一章天道聖人之極致。而無以加。然後爲盡耳。○茶虛齋曰。史氏靜是自外靜。至內云云。此說似大泥。是蓋以爲有個不睹不聞之時。範又有箇不睹不聞。以後之時節也。不睹不聞之時。只可謂之靜。必至于不睹不聞。以後方得謂之至靜之中也。然據其說。則所謂至靜之中者。畢竟亦只是不睹不聞而已。雖曰不睹不聞之前。而究其所謂不睹不聞之前者。要亦不過止是不睹不聞而已。蓋不思致中和者。與夫緣致而入者。其地位之高下。固在于工夫。而不繫乎動靜間也。工夫有淺深。動靜無優劣。史氏却將朱子斷續看了。故失其命辭之意。而爲此曲說耳。又史氏動是繇內動出。外云云。此說恐亦非也。蓋以應物之處。在一念萌動之後。不知若無箇事物在。則此心何緣有動。而所謂動者。又何所寄也。縱事未到。我面前。我旣一念萌動。此一念便有所屬矣。便卽是應用矣。何謂後此。乃爲應物之處乎。

林次崖曰。致中工夫。尤重于致和。中是天之下大本。堯舜事業。皆自一中做出來。不致中。安能致和。到有位有處。所以周子說箇主靜立入極。○中和兼致。方得位育效驗。章句是各原其所自來。而分屬之。讀者當合看。

陳紫峰曰。有雜有息。不可以言致。致者修之以底于一。執之以要于終。言中則純乎天命之性。而又無一時之不中。言和則純乎率性之道。而又無一時之不和。所謂至

右第一章

四書大全辯
中庸章句卷一
三

十章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通考黃氏洵篋曰所傳謂堯舜禹孔子所法

黃氏曰此章字數不多而義理丰厚
夫次第與夫效驗之大無不該備

和之達道卽率性之道也反求諸身身

誘之私愼獨以遏人欲而已充本然之善致大本之中達道之和也

陳氏曰、此章乃子思總括一篇之義、
新安陳氏曰、中庸一書、造聖道之圖、與

其首章子思子自著之格言也首三句
祖述湯誥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

恒性充綏
厥醕惟后之言而推明性道
教三字血脉貫通名義精當則實遊之

子思之論本于孔子安得遽聖賢之書無所能有之者陳氏此說非是

雖嘗言之然只就意之動處言之耳前
一截靜時工夫未之言也子思先就戒
懼處言靜時之涵養方就慎獨處言動
時之省察動靜相涵交致其力視曾子
之言益加密焉亦本其所已發而盡發
其所未發也自古書中多言無過不及
之中中之用耳子思則先言未發之中
以見中之體後言時中之中以見中之
用言未發之中本體淵深除中庸外他
固罕見豈非亦發前古聖賢之所未發
乎靜致其中動致其和極其功至於位
天地育萬物參贊化育之大功其本原
實自存養天理遇絕人欲者基之精乎
大哉一章大指有本原有工夫有功用
歷選聖賢之書無能肩之者聖師有此
賢孫其有功於道統之傳萬世實不可
磨云

四書大全辨
中庸章句卷一
三

皆是。以本然之道。理與當然之工夫。相

對待言之極爲詳整第一節是總言以

教即修道以復其性之謂人事之當然者也

夫處第四節是包性精之德對言此又

是申言本然之道理處以見道之體用自然而然故見道之本不可離者如此

第五節是就性情之德上做工夫處又推效驗而極言之此又是申言當然工

夫與學問之極功也
雙峰饒氏曰首章論聖人傳道立教之

通考史氏伯麟曰按章句首章至二十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
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惟君子為
能體之小人反是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陳氏曰中庸只是一箇道理所以不析開
新安陳氏曰提撥篇首一句以為綱領乃
天命所賦當然之理所謂極至之德也
新安陳氏曰體之謂以身當而力行之如
仁以為己任之意
通考吳氏程曰體之體與首章深體同
下體字乃體段之體
黃氏洵饒曰精微之極太極也為能體之
則表裏皆是中庸矣
雲峰胡氏曰第二章以下十章皆述夫子
之說獨此章與第三十章揭仲尼二字仲
尼曰仲尼之言也所言者中庸也仲尼祖
述堯舜以下仲尼之行也所行者皆中庸
也中和之論發於子思中庸之論本於仲
尼然發而中節之和即是時中之中子思
中和二字亦只是說仲尼一中字故曰中
庸之中兼中和之義而章句必先曰不偏

不倚而後曰無過不及可謂精矣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
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
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
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
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
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
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程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
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末嘗不合中
故曰君子而時中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
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
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
是其所以反中庸也
朱子曰君子只是說箇好人時中只是說
箇做得恰好底事○為善者君子之德為
惡者小人之心中○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
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常看
而字既是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常
忌憚二字又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覺故
特下此字要得分明
新安陳氏曰朱子蓋就兩箇而字上咀嚼

出意味來
通考黃氏洵饒口君子言德者行道而有
得於心之謂小人謂之心者雜善惡而言
皆已發之華惟未發之時存養所以發皆
中節
問何謂時中程子曰猶之過門不入在禹
之時爲中也時而居陋巷則過門不入非
中矣居於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也時而
當過門不入則居於陋巷非中矣
朱子曰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當
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卽平常
也湯武亦然如當夏時要飲冷衣葛
隆冬時須要飲湯重裘不如此便失其中
便是差異矣○中庸之中本是無過不及
之中大旨在於時中上若推其本則自喜怒
哀樂未發之中而爲時中之中未發之中
是體時中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言之中
南軒張氏曰中字若統體看是渾然一理
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十 三
也若散在事物上看事事物物各有正理
存焉君子處之權其所宜悉得其理乃時
時以處中也
雙峰饒氏曰中庸之理卽率性之謂而天
下之達道也惟君子爲能體之中庸之中
只是時中如舜用中於民亦只是中之用
問言中而不及庸何也曰庸不在中之外
惟其隨時處中所以可常行而不可易也
東陽許氏曰旣曰隨時以處中又曰中隨
時而在此隨時字含兩意謂君子每應事
之時各隨其事以處乎中是一日之間事
事皆處乎中也又同此一事今日應之如
此爲中他日應之乃如彼爲中凡一事各
於時宜不同者處乎中也
蔡氏曰此章上二句孔子之言下四句乃
子思釋孔子之言
三山潘氏曰君子致存養省察之功是以
無時而不中
小人放肆而無忌憚是以與

中庸章句卷一

義

中庸相反
新安陳氏曰前六句已正解此節文義明
白此又推其本而以知此理爲重如論語
三畏章君子惟知天命故畏天命小人惟
不知天命所以不畏也君子惟知此理在
我故能戒懼以存養此中之體而隨時以
裁處此中之用戒懼卽畏天命也小人惟
不知有此理所以縱肆人欲而無忌憚無
忌與戒懼反無憚與恐懼反是卽不知天
命而不畏者也
魯齋許氏曰時有萬變事有萬殊而中無
定體當此時則此爲中於他時則非中矣
當此事則此爲中於他事則非中矣是以
君子戒慎恐懼存於未發之前察於既發
之際大本立而達道行故堯舜湯武之征
讓不同而同於中三仁之生死不同顏孟
之語默不同其同於中則一也明乎此則
可論聖賢之時中矣

書大全辨
中庸章句卷一
三

林次崖曰君子知其在我者故能戒慎恐
懼此是推上一層說君子所以時中處不
是屬有君子之德句內說或問曰君子爲
能知其在我而戒慎恐懼以無失當然故
能隨時而得其中尤明白矣新安虛齋說
俱不是
或曰時中兼二義戒慎恐懼無時不中者
體也又能隨時以處中者用也非無時不
中則不能隨時以處中若專以隨時爲時
中失却上半截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
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
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

中庸章句卷一

三

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
和之義

通考黃氏洵饒曰性情是自然中和該
體用德行見於事中中庸兼體用
陳氏曰中和是分體用動靜相對說中
庸是兼德性行事相合義
勉齋黃氏曰性情天生底德行人做底
性情人人一般德行人人不同
雙峰饒氏曰中庸者道之準的古今聖
賢所傳只是此理子思所作中庸亦只
為發明此二字首章中和是性情之德
而中庸之根本蓋特推其所自來耳游
氏所謂德即性情之德中和是也行即
見諸行事者時中是也中庸兼此二
義然中和以性情言人心本然純粹之
德也中庸以事理言天下當然之則不
可過亦不可不及者也二者雖同此中
之理而所指各異故致中和者則欲其
戒懼慎獨以涵養乎性情踐中庸者則
欲其擇善固執以求合乎事理二者內
外交相養之道也此下十章是聖人立
中庸使過者俯而就下者企而及乃
變化氣質之方也
新安倪氏曰惟君子能因性情之自然
而致中和是以能全德行之當然而踐
中庸究其用功惟在主乎敬而已戒謹
恐懼敬也擇善固執非主敬者能之乎
若小人則全無主敬之功宜其無忌憚
而反中庸也饒氏以中和中庸二者分
析而論故今又以二者融貫而論之云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三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
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

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北溪陳氏曰至者天下之理無以加之謂
仁壽李氏曰自物則言之則過與不及皆
不可以言至自未世言之則過乎則者少
不及乎則者多學者試以事君之敬事父
之孝與人交之信反已而自省焉則其至
與否可見矣

雙峰饒氏曰此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
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義
格庵趙氏曰此章無之為德也四字故下
句有能字意論語是夫子本文此是子思
筆括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三

質偏故鮮能知能行仍須看下文許多能
字方見子思之意鮮能知味是不能知者
不能期月守是不能行中者庸不能知非
義精仁熟者不能知不能行惟聖者能之
是專言聖人知之盡仁之至故獨能知能
行至於人一人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
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愚
者本不能知能百倍其功則能行後而至誠能
盡其性惟能知能百倍其功則能行後而至誠能
能聰明睿知是知能知能知能知能知能知
能行惟至誠為能知能知能知能知能知
能行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孰能知之又說
固知看許多能字則子思此章添一能字
通考黃氏洵饒曰中庸其至矣乎至以理
言不及則未至至字放輕說中庸之德為
至此至字本章之意○此章因鮮能以起

不行不明之意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三

又不知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雲峰胡氏曰只是一道字首章釋道也者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為下文不可湏臾離而言也此章釋道字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為下文過不及而言也然事物當然之理即是天理之當然性之德而具於心亦中而已矣特具於心者是不偏不倚之中此是無過不及之中章句錯錄不差也三山陳氏曰世之高明洞達識見絕人者其持論常高其視薄物細故若兔焉則必不屑為中庸之行如老佛之徒本知者也求以達理而反滅人類非過乎至於昏迷淺陋之人則又蔽於一曲而暗於天理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行道世之刻意厲

行勇於有為者其操行常高其視流俗若晨門荷蓀之徒本賢者也果於潔身而反亂大倫非過乎至於關茸卑汚之人則又安於故常而溺於物欲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明道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四

雙峰饒氏曰此章承上二章明小人所以反中庸與衆人所以鮮能中庸者皆以氣質之有偏以起下六章之意然專以過不及為言似言中而不及庸蓋中即所以為庸非有二也或問愚者不及知此中不肖者可以與行此中費隱章又云夫婦之事言此以道之全體言問賢合屬行知合屬明得夫子却交互說者何故曰如此則人皆曉知此夫子所以曰我知之矣緣天下人皆行道是說道自流行於天下明不是說人自了須要見得知行相因新安王氏曰自世俗觀之過疑勝於不及自道言之其不合於中庸則一也雲峰胡氏曰此章分道之不行不明而下章即舜之知言道之所以行即回之賢言此三者所以明兼後面欲說知仁勇此章為足行不仁也賢者行之過以道為不足知不賢也愚者行之不及不能勉而進不勇也東陽許氏曰道不行者知之過與不及道不明者行之過與不及是固然矣然下乃總結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是又總於知蓋三有皆欠真知爾若真知理義之極至賢者一回無過知者亦必篤於行不通考黃氏洵饒曰知者知其故也○道不

人

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朱子曰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

三山陳氏曰道易嘗離人哉特百姓日用

而不知耳

晏氏曰知者專於明道或怠於行道賢者

專於行道或忽於明道鮮能知味以喻不

能知味道既不能明安能行乎末專言知

味以見明道為先惟不明故不行也

新安陳氏曰道不可離又提此句以為頭

腦人自不察如飲食而不知味是以有過

不及之弊又微上前一節去知者氣質清而

質欠粹故知之過而行不及賢者氣質清而

氣欠清故行之過而知不及也

通考史氏伯璿曰陳晏二氏說皆不為無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望

理竊以章句推之恐未必如此也章句曰
道不可離者有過不及之弊鮮能知味之
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蓋此章自起首至
喻也何嘗專主知言哉蓋此章自起首至
不肖者不及也皆是正說此二句乃是譬
喻說以結上文之意耳初不可以此知字
為對行而結上文之意耳初不可以此知字
食也對行而結上文之意耳初不可以此知字
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鮮能知味是
字亦是指飲食之有過不及之弊鮮能知味
人亦是指飲食之有過不及之弊鮮能知味
而察字亦非貼經文知字言者不過是
言知愚者不察在已所知之過不及賢不

賢不察是已

右第四章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望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由不明故不行

雙峰饒氏曰此章承上章鮮能知味之知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

章之意

三山陳氏曰此一句自為一章子思取
夫子之言比而從之蓋承上章以起下
章之義若曰道不遠人猶日用飲食也
由而不行故以道其不行之言繼之蓋所
以承上章之義也必如下章舜之事則

知而行矣蓋又所以起下章之義
 雲峰胡氏曰前章民鮮能是兼知行言
 鮮能知味是指知而言此章道其不行
 又指行而言
 通考黃氏洵饒曰道其不行矣夫道之
 不行也惟舜之知然後可以行之所以
 承上起下○上章言道不行由知者過
 之故又言道其不行能有如舜之無過
 不及則非知者之過此道之所以行也
 此是承上起下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
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
舜乎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望
 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
 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
 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
 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
 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
 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
 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
 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
 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朱子曰舜本自知又能合天下之知為一
 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
 大也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
 朱子曰雖淺近言語莫不有至理寓焉人
 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
 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
 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
 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
 邇言之實也
 伊川先生曰道深後雖聞常人言語莫
 非至理
 朱子曰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匿之
 則善者愈榮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
 而不盡言也求善之心廣大光明如此人
 安得不盡言來告而吾亦安得不盡聞人
 之言乎
 新安陳氏曰隱惡見其廣大能容揚善見
 其光明不蔽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四四

朱子曰執其兩端而用其中如天下事一
 箇人說東一箇說西自家便把東西來斟
 酌看中間在那處○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
 猶云東在這頭西在那頭也自極厚以至
 極大以至極小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厚薄
 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乃
 所謂中若但以極厚極薄為兩端而中摺
 其中間以為中則是子莫執中矣中間如
 何得見便是中蓋極厚者說是則用極厚
 之說極薄者說是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
 中說是則用厚薄之中之說輕重大小莫
 不皆然盡惟其說之是者用之不是察其
 兩端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者用之也且
 如有一金或說百金或說十金或說合賞千
 金或說百金或說十金或說合賞千金至
 其厚薄則執其兩端自至厚至薄而精權
 其厚薄之中合賞萬金便賞萬金合賞十
 金也只得賞十金合賞千金百金皆然若

但去兩頭只取中間則這頭重那頭輕這
頭偏多那頭偏少是乃所謂不中矣或曰
孔子所謂兩端與此同否曰竭其兩端是
自精至粗自小至大自上下都與他說
無一毫之不足盡兩端是取之於人者自
精至粗自大至小總括以盡無一善之或
遺又問所謂衆論不同都是善一邊底曰
惡底已自隱而不宣了
葉氏曰兩端非如世俗說是非善惡之兩
端乃是事已是不非已善而非惡已皆
當爲之事自斯道之不明往往以是非善
惡爲兩端而執其中則半是半非半善半
惡之論與君子不必爲十分君子小人不
必爲十分小人乃鄉原賊德之尤者也可
不辨哉
雙峰饒氏曰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如萃之
時用大牲吉則中在那極厚處如損之時
二簋可用享則中在那極薄處他可類推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聖五

格致通曰此處
伏義所
各反作

請問下民之類其兩端謂求中也用
其中於民是言善中必執而後用也執即
用也不自用而取諸人如孟子所謂樂取
諸人以為善也隱而不宣隱惡也播而不
匿揚善也廣大指隱惡光明指揚善擇之
審謂知之至即執其兩端是也行之至謂
行之盡即用中於民是也擇之審即舜之
精行之至即舜之一
或曰隱不但是不宜聖心純粹纖翳不留
胸中無停蓄處揚不但是不匿聖心原至
善纔遇善便與善契如此看隱揚較註似
深一層然道理自如此
或曰則一不同則凡什伯千萬總謂之
兩兩者不一之謂註衆論不同之極致宜
玩執者把握在手惟吾操縱意蓋左右裁
酌進退游移活潑無方非執定兩者之中
間也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聖六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
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
能期月守也
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
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
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
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况能擇而不
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新安陳氏曰匝周也期年是周一年期戶

是周一月

仁壽李氏曰中不可不擇又不可不守擇

而不守終非已物能擇能守然後可以言

知夫子嘗因仁以言知矣曰擇不處仁焉

得知擇而不處謂之知不可也孟子嘗因

仁義以言知矣曰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

是也知而去之謂之知不可也夫子之所

謂處孟子之所謂弗去中庸之所謂守其

義一也

雙峰饒氏曰知屬貞貞者正而固正固二

字方訓得貞字知得雖是正了仍舊要固

守所以說貞者事之幹又曰分而言之則

擇固謂之知然能擇而不能守亦不得謂

之知此章雖引起下章仁能守之說然仍

舊重在知字

新安陳氏曰此章如詩之有興借上一事

譬喻以引起下一事也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聖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

下章也

雲峰胡氏曰此章兩人字蓋借知禍而
不知辟之入以況能擇而不能守之人
也上章言舜聖人下章言回賢人此章
兩人字衆人也上章舜能擇爲知起下

章回能守爲仁此章結上章之所謂知

起下章之所爲仁

通考黃氏洵饒曰中庸之不能守惟顏

子然後可以守之亦承上起下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

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

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

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

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程氏曰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知守之則

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聖

朱子曰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

是知底意多用其中者舜也擇乎中庸得

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顏子也夫顏子

之學所以末爲舜者亦在乎精擇而敬守

之耳蓋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不以敬

則雖欲其一日而有諸已且將不能尚何

用之可致哉

雙峰饒氏曰每得一善則著之心胸之間

而不失下是只守一善亦不是著意去守

黃氏曰道之不明起於賢者之過不肖者
之不及故必賢如顏子而後可以望斯道
之明
雲峰胡氏曰舜達而在上擇乎中庸而用
之民聖人之道所以行也顏淵窮而在下
擇乎中庸而不失於已聖人之學所以傳
也子思以回繼舜之後其意深矣
通考黃氏洵饒曰回之爲人也語略而意

詳○高堅前後正擇中庸處
郝京山曰顏子何處擇何處得口用視聽
言動隨事體驗感動觸發人機自然躍出
豈閉目靜坐空談揣摩能擇而得乎蓋繇
之而後知之也
或曰服膺勿失不是顏子必如此只孔子
形容他固執意思王陽明云本體原是戒
慎恐懼的見得本體自然戒懼不容已此
便是服膺工夫按陽明此論自正

右第八章

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仁之事擇中庸知
之意弗失勇之意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中庸以事理言而德
行之中在其中擇之屬乎知守之屬乎
行拳拳服膺亦屬乎行惟道中庸為致
知之事若可疑者然行之而著習矣而
察蓋於行事之中又加致知之功也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罕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
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
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
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
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
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
鮮能也

陳氏曰可均似知可辭似仁可蹈似勇
天下之至難也以下元本云然不必其合

確二李提
字問出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罕

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若
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
朱子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一
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恰好處便是中庸
○三者亦就知仁勇上說來蓋賢者不過之
之事只是就其所長處著力做去而不擇
乎中庸耳○三者也是知仁勇之事只是
不合中庸耳○三者也是知仁勇之事只是
中庸如何不可能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
急此子便過慢些子便不及所以難也
北溪陳氏曰三者似知仁勇然亦不必泥
說知仁勇大意只謂國家至大難治也而
資稟明敏者能均之爵祿人所好難却也
而資稟廉潔者能辭之白刃人所畏難犯
也而資稟勇敢者能蹈之是三者雖難而
皆不可以力為至於中庸乃天命人心之當
然不可以資稟勉強力為之須是學問篤
至到那義精仁熟真有以自勝其人欲之
私方能盡得此所以若易而實難也
雲峰胡氏曰即論語中如管仲一匡天下
是天下國家可均也如晨門荷蓀之徒是
爵祿可辭也如召忽死子糾之難是白刃
可蹈也然夫子則以為民鮮能於中庸久
矣蓋深嘆夫中庸之不可為民鮮能於中
句言義精仁熟似欠勇字意謂擇之審
者義精也行之至者仁熟也仁熟而裕
如者也學者於義必精之於仁必熟之便
是知仁中之勇故章句於此釋中庸之不
可能曰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者
不能及于下章言勇處則曰此則所謂中
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之意可
見矣
通考史氏伯璿曰雲峰胡氏辯饒說已詳
然但辯得義精仁熟不賴勇之意而於似
大勇意之疑似猶未盡釋蓋章句此意只

為中庸不可能設此章引起下章說勇意
自在白刃可蹈一句上章句三者亦知仁
勇之事此一勇字已是引起下章說勇之
意矣

吳氏程曰不必其於中庸則質之近似
者皆能以力為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
三者之難計三十二字初本作皆倚於一
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
於中庸雖若易能凡二十七字與先祖幼
讀本同毅齋先生林去以爲章句初本如
此朱子以倚於一偏等語有病遂改之古
之聖賢固有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而合
乎中庸者未必皆倚於一偏但問亦有不
合中庸而以力為之者故章句下兩不必
字精矣刻按吳說不同當從陳氏所改定
本

林次崖曰均天下國家者期于能處置得
天下而已未論及當理與不當理若管仲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五

之治齊蕭何之相漢是也辭爵祿者但以
不就之為潔未論及當辭與不當辭若荷
黃丈人是也蹈白刃者但以輕生為勇未
論及當死與不當死若子路之死於衛是
也故皆可能中庸要亦不出三者之外若
舜之協和萬邦文王之修和有夏均天下
國家之中庸也夫子之不稅冕而行孟子
之不受萬鍾辭爵祿之中庸也比于凍而
死蹈白刃之中庸也
或曰數人之不能中庸也不可能乃反說
之詞如言以三者之難且有能之者若中
庸之道至易至簡而乃不可能非實言難
以阻人之進也
芭山張氏曰君子依乎中庸一節小註胡
雲峰云前此說鮮能不能不可能此結之
曰唯聖者能之見中庸非終不可能也觀
此說則此處不可能非寔言難能可知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通考黃氏洵饒曰國家可均與大學平
天下不同此乃質之近似能以力為之
未必合中庸大學平天下則合中庸矣
三者得其當則合中庸矣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

抑語辭而汝也

新安王氏曰夫子嘗思不得中行而與之
師堂堂曾皙嚶嚶子路行行皆不合乎中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五

庸夫子於門人一言一藥如子路者常以
好勇過我傲之以兼人抑之以不得其死
戒之以死而無悔責之然其習氣融釋不
盡以強為問則行行之勇猶在也夫子是
以設三端問之
新安陳氏曰汝之強謂學者之強也下文
四強哉矯然應結束此句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與順以誨人之不及也

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

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

君子之道也

合下節形勢
與此章非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五十三

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

衽金革如云枕戈
三山陳氏曰臥席曰衽
倪氏曰衽承衽也金鐵也革皮也聯鐵爲
鐵甲被之於身如承衽然故曰衽
通考史氏伯璿曰以衽爲席即請衽何趾
之意况兵戈甲冑二者不可相無以衽爲
衽固可通然金革皆以爲甲不應身衣甲
與古人枕戈之意相類何疑之有倪說可
刪
吳氏程曰衽與衽同臥褥也視金革如臥
褥之安
雙峰饒氏曰陽剛陰柔理之常也而南方
風氣反柔弱北方風氣反剛勁何也蓋陽

體剛而用柔陰體柔而用剛如坤至柔而
動也剛便見得陰體柔而用剛矣才說風
便是剛便見得陽主發生故其用柔陰主
是含忍然則此一味含忍何所以爲剛固
此亦未是中也道若是中道則無道當報亦
只著報所謂以直報怨是也
雲峰胡氏曰南方之強固皆非中然以含
忍勝人猶不失爲君子之道以果敢勝人
不過爲強者之事道與事二字下得有輕
重然南方豈無果敢者北方豈無含忍者
亦不過舉其風氣之大槩而言耳要之氣
質之用小學問之學問之大槩而言耳要
偏也下文四者之強學問之正所以變化
其氣質者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南方之強近乎理義北
方之強純是血氣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五十四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
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
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
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
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
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
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
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

陳氏
條氏

新安陳氏曰此乃君子之事中庸之道
汝之所當強應抑而強與一句

官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泂獻馘傳云矯

朱子曰強哉矯贊嘆之辭
陳氏曰此君子指成德之君子與前泛言

君子居之者不同
朱子曰和便易流若是中便自不倚何必

又說不倚者弱處中立則必倚倚者角
中立而不倚方見硬健問和而不流中立

王善養老他便來歸及武王伐紂他又自

不從而去只此便是他中立不倚處○人多有所倚靠倚於勇倚於智者皆是中道

五十五

而立初縱無倚把捉不住久處畢竟又靠
取一偏此所以要硬在中立而無所倚也
○問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能擇中庸
而守之乎曰此乃能擇後工夫大智之人
無俟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
乎強勇至此樣資質人則能擇能守後須
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
陳氏曰和則易至於流和光同塵易太軟
而流蕩和而不流方謂之強中立在無所
依倚弱則易至倒東墜西惟剛勁底人則
能獨立於中而無所倚也國有道達而在
上則不變未達時所守是富貴不能淫國
無道窮而在下守死而不變平生所守是
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雙峰饒氏曰四者亦有次第一件難似一
件中立不倚難於和而不流國有道不變
塞又難於上二者國無道至死不變卽所
謂避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此是

雲峰胡氏曰流字倚字變字皆與強字相反不流不倚不變三不字有累助是之謂

自強南北以勝人爲強其強也固於風氣之中君子以自勝爲強其強也純乎義理

而出乎風氣之外此變化氣質之功所以爲大也

意不通考束陽許氏曰七八九章皆言中庸而

過於中四強矯上兩節言守身應事之常
下兩節言出處至極之變強矯雖是言勇

而合中庸之體段而不流不倚不變正是立則防弊以教學者處

或曰不流不倚不變煞有工夫煞有氣力
非言本體也○當國無道時橫政所出橫

五

民所止無一事不可以激便較平日愈加慷慨愈加挺持東漢顧厨俊及之事可鑒也聖人當此只是磨不磷涅不淄危行言孫至死生存亡之際仍自平易無些子意氣非中和之養不能到此地位○至死猶言終身非必刀鋸在前鼎鑊在後時節

芭山張氏曰不流根和字來不倚根中立二字來不必說和便不流中立便不倚亦不可說和非強強處全在不流上中立未為強強處全在不倚上蒙引說未確至如蒙引所云和與中立字輕與下文國有道國無道一例尤惑之甚者也必不可從

右第十章

此章言勇之事
通考朱氏公遷曰剛勇主乎理義而言

十章

此章言勇之事
通考朱氏公遷曰剛勇在乎理義而

此史氏

不笑強初

索隱家反 索隱家反 索隱家反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季

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前漢藝文志孔子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顏師古曰索隱求索隱暗之事朱子曰深求隱僻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識緯之書便是三山陳氏曰說異之行如荀子所謂苟難者於陵仲子申屠秋尾生之徒是也格處趙氏曰深求隱僻之理是求知乎人之所不能知過爲詭異之行是求行乎人之所不能行朱子曰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節強字只就隱怪二字上看便可見若不是強於當知當行事尚不能盡力又何暇於隱怪處著力邪今乃能索隱而行怪非不當強而強何以及

之餘如至大至剛發強剛毅雖柔必強皆是此類但吾未見剛與強哉矯以德行言發強剛毅以德性言至大至剛以浩氣體段言雖柔必強以學問功効言又如夫子言好剛不好學是亦以德言之但不學則有其蔽此正理義血氣之幾也

其說

非我者云云孔氏曰君子

此 君子導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導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便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不能止也

雙峰饒氏曰此智足以擇乎中庸而仁不足以守之蓋君子而未仁者也由求自謂畫夫子之道而力有不足正夫子之所謂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季

雲峰胡氏曰此君子亦是泛說下文君子依乎中庸方是說成德問半塗而廢可謂知及之而仁不能守朱子曰只爲他知處不親切換守得不曾安穩所以半塗而廢若大智之人一下知了千了萬了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地到了自任不得耳通考史氏伯璿曰知行二者未嘗不相因強特成就結累此知行而已曰導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又曰此其知雖足以及之經文此句只說行能導道知意蓋於導字上見此行因知而有始也曰半塗而廢以力之不足又曰行有不逮經文此句連上行意亦當帶知意說而不逮經文此句連上行者是不行其知又因行而無終也經文但言行而知意自寓章句則以知行互文見意以發經文引而不發之旨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無悶知微知幾

如有污損缺失責令賠補

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

聖者能之而已

程子曰索隱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是

四書大全解中庸章句卷一 五元

陳氏曰不見知而或悔則將半塗而廢矣
雙峰胡氏曰既曰君子依乎中庸又曰唯
聖者能之何也蓋言君子之依乎中庸未
見其為難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難處
故曰唯聖者能之聖人德盛禮恭雖處既
聖之地未嘗有自聖之心也
蔡氏曰此再講知行仁勇而總結之索隱之
知非君子之知行怪之行非君子之仁勇
途而廢非君子之知行怪之行非君子之仁勇
雲峰胡氏曰第五不為知仁勇者是也
結之則言聖者之過愚者不肖者之不及此章
之前此說鮮能之中庸首尾相結如此兼
唯聖者能之又以見中庸非終不可結也
夫子不為於彼使自弗能已於此即此弗
能已處便見非夫了不能

可此許

吉穴福滿不枯
經反富富

四書大全解中庸章句卷一 卒

新安陳氏曰依乎中庸知仁兼盡不見知
而不悔不待勇而自裕如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章句知仁之盡仁之至不
賴勇而裕如總結三節弗為索隱行怪知
也依乎中庸知仁之盡仁之至也皆出於
自然則不賴勇也
朱氏公遷曰教不立故民鮮能學半塗故
弊故惟聖者能之小人反之則能之而不
欲也
史氏伯璿曰章句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
中庸而已此句隱然與上節遯世而行則
其能知處此知行之始類皆是因其能行見
殆文言所謂此知行之終之意乎不為知仁矣
與上節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之意相
反亦是因其行可見其知處此知行之終
事所以為知之盡仁之至也殆文言所謂
至之終之之意乎知有不盡仁有不盡如
上節半塗而廢者則不能無賴乎勇知盡
矣仁至矣尚何賴於勇乎故曰不賴勇而
意而發上節章句曰聖人於此非勉焉而
已不敢發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已耳此
耳○愚嘗合而裕如之意矣故於此發之
處遇蓋由於不富強而強也夫節是知行之
也末節是知行之有終始有終則強
不足道矣故曰不賴勇而裕如也達此則
經註之旨可識矣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卽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通考黃氏洵饒曰知仁勇所以造於道而成三達德○于路之勇未合中庸而曰子路勇者特就問強一章而言耳造道謂達道成德謂達德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全

以體之其爲道也非須臾可離非一蹴可到故惟勇者然後有以自強而不息焉大抵知仁勇三者皆此性之德也中庸之道卽率性之謂者也非有是德則無以體是道
雲峰胡氏曰自第二章至此大要欲人由知仁勇以合乎中知則能知此中仁則能體此中勇則能勉而進於此中然也於由之勇抑而進之也於同之仁許之也雙峰饒氏曰以上十章論道以中庸爲主而氣質有過不及之偏當爲第二大節
通考東陽許氏曰自第二章以來小人反中庸民鮮中庸之久賢知過中庸愚不肖不及中庸總嘆曰道其不行矣夫故自六章以後開示擇守中庸之方在知仁勇第七其義極於不能期月守

中庸起下章之能守舜知是全體之知顏仁是每事之仁人之於道不過知行之過而四章既言行之不行不明知者知所以至于中庸者鮮故六章言舜知行之意重八章言顏仁知之意重七章知其理而行未至九章是行所難而知未至故此二章處於知行之後而下接言勇之前蓋謂仁知常勇索隱知之下怪賢之過此不能擇乎中庸者聖人不爲也孔子前既有兩吾字以任身任之下文但言惟聖者能之其實依乎中庸卽夫子弗能已者聖者能之正是爲學者標的

史氏伯璿曰右以前十章是第二六節大槩發明知仁勇此後九章是一節皆是發明費隱蓋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全

德是人所能知能行者道是人所當知常行者必有能知能行之德然後可以施於當知當行之道故既論知仁勇卽以費隱繼之此二大節相承之次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雲峰胡氏曰費字當讀作費用之費芳味反說文散財用也
朱子曰道者兼體用該費隱而言也費是道之用隱是道之所以然而不見處○或說形而下者爲費形而上者爲隱曰形而下者甚廣其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就其中形而上者有非視聽所及故曰隱
陳氏曰此章就費隱上說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

此字不可作以爲此
至解至解至解

此之是之是之
性道費在內

雙峰饒氏曰首章由體以推用故先中而後和此章由用以推體故先費而後隱蓋中間十章極論君子中庸之事皆道之用故也
新安陳氏曰斯道廣大之用昭著於可見而其體藏於用之中者則隱微而不可見通考朱氏公遷曰道字自其發見昭著而言之中庸首章道不可離以下專以道之在己者言此章費而隱以下專以道之在萬物者言費而隱即是率性之道率性之道是費天命之性是隱
黃氏洵饒曰費用之廣隱體之微費之所能如此者必有理存乎其間而使之然也○後字即無聲無臭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又曰微與天地同體顯與天地同用易曰顯諸仁藏諸用
蔡虛齋曰本文只是言此道之用廣而其所以廣則有不可知者耳未必將體用做個骨子章句云者朱子解經法例如此蓋是平日看破天下許多道理出不得此兩字遂用此兩字以貫之
林次崖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此道之發用也而道之所以爲道則無聲無臭有非見聞之所可及故章句云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先儒以隱爲天命之性費爲率性之道象引用之愚所未喻
芑山張氏曰如何率性之道專屬費天命之性專屬隱况言費而隱在其中分指充極理存疑說是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

四書大全

中庸章句卷一

至

此字不可作以爲此
至解至解至解

此之是之是之
性道費在內

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朱子曰莫能載是無外莫能破是無內如物有至小而可破作兩者是中若得一物在若曰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了
勿謂無氏曰此章有大小費隱四字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
新安陳氏曰全段皆是說費在不言之表而不可見者爲隱
通考黃氏洵饒曰其大無外謂無所不包如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是也其小無內謂無所不有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也至于一座之微一息之頃莫非此道之理此皆費也此章當與第十六章互觀費而隱

四書大全

中庸章句卷一

至

四書大全

中庸章句卷一

奎

是因用以見體十六章是因體以達用上
 下察即洋洋上下左右
 史氏伯璿曰所以然者是太極之本體太極
 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離乎陰陽費即不離
 乎陰陽之太極隱即不離乎陰陽之太極
 耳不離者即不離者之所以然初非有二
 致也但所以然者則無聲無臭故隱而不
 可見爾章句以爲不可見正以其無形像
 之可見指陳雖爲魚之飛躍亦但其飛躍
 可見其所以飛躍則在乎心悟而已
 朱子曰人多以爲道之精妙處若足精
 妙處有所不知不能便與庸人無異何足
 爲聖人這至只是道之盡處不知不能足
 沒緊要底事他大本大根處元無欠缺只
 是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夫婦
 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
 不能是萬分中欠一分
 新安陳氏曰可知可能道中之一事是就

日用間一事上論如事親事長之類
 東陽許氏曰聖人不能知行非就一事上
 說提就萬事上說如孔子不知農圃及百
 工技藝細瑣之事聖人豈盡知盡能若君
 子之所當務者則聖人必知得徹行得極
 通考史氏伯璿曰一事即是夫婦居室之
 一事章句明指而言觀於或問亦以男女
 居室人道之常爲說可見不必外引事親
 事長爲證也此處言知言能皆是真能知
 之行之者初非泛泛知能所能皆是真能
 事長之道正是下章君子之道四中所求
 乎子弟以事父兄未能之事章句以爲聖
 人所不能者而謂愚不肖之知與能
 足當之乎男女構精形交氣感雖若鄧
 養不足道然真精妙合自是造化流行發
 育生生不窮之蘊與以愚不肖之夫婦他
 無所知所能而獨知此能此蓋與鳶魚飛
 躍同一機絨故章句或問獨以此當所知

四書大全

中庸章句卷一

奎

所謂之一事其意精矣
 家語觀周知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
 瞽瞍古知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
 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左傳昭公十七年
 秋鄭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公問焉曰少昊
 氏鳥名官何故也鄭子曰吾祖也我知之
 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
 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
 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
 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
 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自顓頊
 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
 民事則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
 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
 四夷尤信
 問以孔子不得位爲聖人不能祿位壽
 乃在天者聖人如何能必得朱子曰中庸
 明說大德必得其位孔子有大德而不得

其位如何不是不能
 朱子曰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
 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
 雙峰胡氏曰此章就夫婦所知所能而推
 之以至於天地之大道從發有萬物峻極於天
 而敘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先語大而後
 語小也
 新安陳氏曰天覆而生物地載而成物以
 天地之無私而生成之物或有偏而不均
 者當寒而寒當暑而暑作善降祥作不善
 降災正也乃有當暑而不寒當暑而不暑
 善而不祥不善而不災者是不得其正也
 是皆人所不能無憾於天地者
 蔡虛齋曰天地之大二句特因言聖人有
 所不能而更上一步言豈惟聖人雖天地
 亦有不能盡者所以甚言君子之道費耳
 其寔此章說道只指君子所當知所當行

者。非併黃天地以體道也。
或曰子思言聖人所不知不能。蓋言理之
隱者。雖天下之至聖。亦不能知不能行也。
若禮若官。孔子雖不知。而老聃鄉子。則知
之。如何謂聖人所不知。若天子之位。孔子
雖不得。而堯舜禹湯則得之。如何謂聖人
所不能。詳此而侯氏之言。未為是欲知此
章之旨。當深味子思之言。而以意會之。不
可泥諸家之註也。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鸛類。戾至也。察著也。

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

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李

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

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

焉。

雙峰饒氏曰。察是自然昭著。便是誠之不

可掩。鳶飛魚躍。必氣使之然。朱子曰。所以飛

所以躍者。理也。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若

不就鳶飛魚躍上看。如何見得此理。問程

子云。若說鳶魚上面更有天在。說魚下面更

有地在。是如。何。先生默然。微謂曰。天有四

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

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便。覺。有

練。動。人。處。○。鳶。飛。可。見。魚。躍。亦。可。見。而。所

必。有。一箇。什。麼。物。事。使。得。他。如。此。此。便。是

隱○問許多都說費處。却不說隱處。所謂
隱者。只在費中。否。曰。惟是不說。乃所以是
得隱。在其費中。舊來多將聖人不知不能。處
做隱。說。覺。得。下面。都。說。不。去。且。如。鳶。飛。天
魚。躍。淵。亦。何。嘗。隱。來。○。鳶。飛。魚。躍。無。非。天
語。體。之。所。在。猶。道。言。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出。入
是。解。上。面。察。者。著。也。言。其。上。下。察。也。此。一。句。只
中。察。與。此。兩。句。形。容。道。體。○。事。地。本。不。為。此
明。察。與。此。兩。句。形。容。道。體。○。事。地。本。不。為。此
三。山。陳。氏。曰。上。下。察。者。一。物。必。有。一。理。有。已。然。者
必。有。所。以。然。者。為。則。天。而。不。能。淵。魚。則。然。者
而。不。能。天。此。其。用。也。已。然。者。也。不。能。淵。魚。則。然。者
以。然。者。以。為。之。體。然。體。之。隱。初。不。離。於。用
之。隱。也。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李

溫陵陳氏曰。中庸之道。只在日用之間。而

不可他求。雖曰日用之間。而有至微至隱

者。存焉。亦猶鳶魚之飛躍。皆在目前。初不

離性分之內。○。凡說道之費處。其體之隱。則

在。其。中。矣。故。不。言。隱。非。於。費。處。外。所。有。隱。則

謂。隱。也。使。有。隱。可。見。有。隱。可。言。則。非。體。用

一。源。顯。微。無。間。矣。○。此。兩。句。引。得。妙。若。以。人。來。證

也。證。不。得。若。引。植。物。來。證。也。證。不。得。若。以。人。來。證

有。知。識。物。又。不。動。須。以。動。物。證。之。且。如

鳶。魚。何。者。有。知。識。但。飛。則。必。戾。天。躍。則。必

于。淵。然。如。此。又。不。是。人。教。他。要。必。有。使

之。然。者。須。如。此。此。又。不。是。人。教。他。要。必。有。使

獨。舉。鳶。魚。而。言。蛟。蜂。方。氏。曰。只。且。提。起。一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十一 李

二也故通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在即朱子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也性無不在是一物各具一太極是也性無不在實也而性之所以為性則隱也如萬率焉之性必飛魚率焉之性必躍於此見物物有自性之天物物有天性之性首章言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自第二章以至第十章無非率性之道亦無非因其天命之性也天地間無非是此性之著見處造端乎夫婦則是盡性之始事朱子曰幽閑之中祗席之上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非知性命之理者不足與語此新安陳氏曰鳶飛魚躍天機自動鳶飛天見此理之著於上魚躍淵見此理之著於下詩人此二句與體也本以與君子之作成人才也子思引之借以言此理之昭著非與也亦非此喻也理無形體於有形體之物上見得無形體之理偶引詩以鳶魚二物指言之耳拾焉魚而理固不可泥焉此理之昭著如程子於子在川上章論道體言曰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物生皆道體之顯然者是也此察字實對首句隱字可見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則隱而不可見者則終非見聞所及雖察也而實隱也通考吳氏程曰道體無所不在而獨舉此言者蓋所以明上下之意與易之天澤履相似者是自然昭著便是誠之不可掩也史氏伯璿曰陳氏云察對隱字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者饒氏意也其曰而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見聞所及者章句意也其曰雖察也而實隱也者指饒說以合於章句之旨者也然察之一字朱子是指出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李

之用言而隱在其中陳氏為專對隱言此則終不可得而強合者也朱子曰喫緊為人處是要人就此實地便見箇天理全體活只是不滯於一隅潛室陳氏曰大要不欲人去昏然窮冥中求道理處處平平會得時多少分明良活道問如何是喫緊為人處雙峰饒氏曰以觀川流而知道體之不息雲峰胡氏曰道體每於動處見本自活潑地聖賢教人每欲人於動處用功亦是活潑潑地鳶飛魚躍道之自然本無一毫私意勿忘勿助學者體道之自然亦著不得一毫私意新安陳氏曰章句引程子說蓋前而已說得文義分曉了恐人只容易過故引此語使讀者更加涵泳又恐枝葉太繁則本根漸遠故引而不發使學者於此致思焉通考吳氏程曰喫緊猶俗言著急活潑潑地是其見得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正如顏子卓爾孟子躍如之意黃氏向饒曰此一節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上下察也此一節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也致思二字見理之在人心無毫髮之間斷若有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其要只在慎獨董氏彝曰中庸鳶飛魚躍指道體之昭著而言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指集義養氣而言程子所謂同一活潑潑地則又非解本文之意是猶川上之嘆而程子亦以為其要只在慎獨史氏伯璿曰或問中發明此意已無餘蘊而讀者每猶有所未達此不過皆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滯礙之意而已其在為魚則為魚無知之物然飛必戾天躍必于淵是

誰使之然哉道之體用流行發見自然
然有莫知所以然而然者又豈特焉魚爲
然哉所謂天理流行無滯礙之意於此固
爲易見其在人心則人心不能無私天理
易至間斷性能以集義爲事則天理無時
不流行矣又無預期其効之心則自然無
所滯礙矣天理既流行而無滯礙則與焉
飛必戾天魚躍必于淵者同一活潑潑地
之意可識矣若不以集義爲事則如焉魚
之不能飛躍謂之天理流行可乎若集義
而預期其効則如提焉魚使之戾天躍淵
皆不出於自然則謂之無滯礙可乎天理不
流行而有滯礙則不得謂之活潑潑地明
矣
林次崖曰。上言夫婦可知能。聖人天地所
不能盡。此道無乎不在。固可意會。而其流
行活潑之妙。則未之見也。故子思復舉箇
焉魚來發明他。見得此道在天地間。都如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主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朱子曰。君臣父子人倫日用間無所不該
特舉夫婦而言。以見其尤切近處。○夫婦
人倫之至親至密者也。人之所爲蓋有不
可以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人事之
至近而道行乎其間。非知幾謹獨之君子
其孰能體之
新安陳氏曰。總結上文。謂君子之道始乎
夫婦居室之間。及其極至則昭著乎天高
地下之大造。端夫婦結夫婦與知能行及
語小莫能破數句。察乎天地結聖人不能

四書大全辯

中庸章句卷一 主

知行及語大莫能載已到焉魚上下察處
該括盡矣人苟知道造端乎夫婦則見道
之不可離而男女居室之間有不嚴密
矣
通考黃氏洵饒曰。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人
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言
其上下昭著處
蔡虛齋曰。讀此一章。直是能使人有不敢
離道之心。蓋知夫婦之愚不肖。皆可與知
與能乎此道。則吾之未至如此之愚不肖
者。其可以自絕于此道乎。知聖人之于此
道。猶有所不能盡。則吾之去聖人遠甚。知
又不可不百倍其功。而冀其有所造詣乎。知
天地之猶有憾。則又當知天地雖大。尚未
能得大極之全體。吾身雖微。而大極之全
體實具足于吾之一心。故潛天而天。潛地
而地。苟弘其道。則參天地贊化育。又可以
能天地之所不能矣。知焉魚之飛躍。各以
道則又當思吾爲萬物之靈者。當區處一
世之民物。使各得其所。所謂鳥獸魚鼈咸
若可也。錄是論之。信乎道之不可須臾離
也。
林次崖曰。結上文。用箇造端字。亦不苟此
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意欲人知所用
力處。
或曰。此節雖是結語。須挽歸君子身上。方
見結上篇起下道不遠人意。造端夫婦。即
戒懼慎獨。喜怒哀樂。屋漏敬信之事。察乎
天地。即天地位萬物育民勸民。威天下平
之事。當徵實說理。借化工陰陽。汎講道體
者。非○道盡天地。却不察則道不見。如詩咏
焉魚。雖道察上下。却是體道者從上下察
之耳。察者。君子所以盡其推求之用。使天
地與已相合處。就體道工夫。說方歸結得
若子二字。
芝山張氏曰。小註新安陳氏分結上文。悖

理不可從。

右第十二章

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

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雙峰饒氏曰始言中和以見此道管

於吾心次言中庸以見此道著見於事

物此言費隱以見此道充塞乎天地知

道之管攝於吾心則存養省察之功不

可以不加故以知仁勇言之知行之功不

著見於事物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

不加故以知仁勇言之知行之功不

天地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周故

自達道不遠以極於達孝又曰費隱是

申道不可離之意然道不可須臾離是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無時不然君子之道費而隱是無物不

有無時不然故德欲其久故敬以直內之功

業欲其廣德欲其久故敬以直內之功

由動而靜由靜而動不可有頃刻間斷

戒謹不肅恐懼不聞而慎獨是也業欲

其廣故義以方外之功自近而遠若小

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是也○此章論道

通考東陽許氏曰中庸是就人事上言

道之用費隱就天地人物上言道之用

先言中和見道之著見於事物費隱見

道之充塞天地後言誠見聖人與天地

為一中和以戒懼謹獨為存養省察之

功中庸則以知仁勇為入德之門費隱

諸章雜言其大小者欲人隨處致察以

全中庸之用皆求至於誠也

黃氏洵饒曰右第十二章此第二支其

下八章為節解

史氏伯璿曰此已下九章是第三大節

皆是發明費隱直至二十章始以三達

德行之五達道者為言却正是二大節相

承之次或疑君子之道費而隱之道不

止是五達道之道蓋道雖無物不有然

君子所當知當行至切至要者惟在於

五達道而已觀于十二章之末既以君

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者結之而下章遂

以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者結之而下章遂

五達道之道可乎章末言天道人道非

為下章說誠明明誠之事用之張本也蓋

以前皆是說用工明誠之事用之張本也蓋

用之則先知後行以學之事用之張本也蓋

間雖有說聖人事處不過亦以為學中

用之則先知後行以學之事用之張本也蓋

功而致其法自此以後多是成功之事成

之事為主蓋欲示學者以先行後知以聖人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也中間有說學者事處則依舊先知後

行乃是授學者以至此準的之階梯也

至於人道之極則亦與天道無間觀於

言人道者五章章末之言可見矣其詳

於後節言之饒氏分哀公問政章為二

章以屬下節者非是

子曰道不遠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

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

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

所以為道矣

四書大全

中庸章句卷一

圭

朱子曰此三句是一章之綱下而三節只是解此三句然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一
 句人之為道之為仁由己之為不可
 以爲道如克己復禮爲仁之爲
 黃氏曰率性之謂道道何嘗遠人此人字
 兼人已而言此道也又曰此指爲道之人已
 身而言己之身便具此道又豈可遠此身
 以爲道
 陳氏曰此道常昭著於日用人事之間初
 無高遠難行之事若欲離人事而求之高
 遠便非所以爲道如老莊言道在太極先
 之類無非高遠此三句語脉猶道不可離
 可離非道之謂
 雙峰饒氏曰道不遠人以道言也人之爲
 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以學道者言也遠
 道之人是指衆人人之爲道之人是指爲
 道之人

雲峰胡氏曰上章言性無不在其廣大也
 如此此章言率性只在人倫日用之間其
 爲實也又如此
 東陽許氏曰人之爲道而遠人此爲字重
 猶言行道不可以爲道此爲字輕猶言謂
 之道
 通考黃氏洵饒曰道不遠人此三句亦一
 小支其下三節非欲遠人以爲道之事亦
 不遠人以爲道之事皆不遠人以爲道之
 事可見是小節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
 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政而止
 詩幽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
 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

說與治人
• 能治人

四書大全

中庸章句卷一

圭

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
 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
 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
 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
 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
 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所謂
 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程子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人猶以爲遠
 君子之道本諸身發諸心豈遠乎哉道初
 不遠於人之身人之爲道而不近求之於
 其身尚何所爲道故有伐柯睨視之譬知
 道之不遠人則人與己本均有也故以人
 治人

朱子曰緊要處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
 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曾依得這道
 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如人之孝他本
 有此孝他却不曾行得這孝却亂行從不
 孝處去君子治之非是別討箇孝去治他
 只是與他說你這箇不是你本有此孝却
 如何錯行從不孝處去其能改即自是孝
 矣不是將別人底道理治他我但因其自
 有者還以治之而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
 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只是將我自
 有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執柯
 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不用更別去
 討法則只那手中所執者便是則然執柯
 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若此箇道理
 人人具有機要處便是初無彼此之別
 故中庸一書初間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主

之謂道只是說人人各具此箇道理無有
不足故耳從上頭說下來只是此意○君
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如水本東流失其
而西流從西邊遮障得歸來東邊便了
陳氏曰能改即止不以高遠難行底責他
只把能知能行底去治他
我亦人耳道不離吾身亦不離各人之身
然非彼柯假此柯之此也則取則天則自
則止若責人已甚違天則矣故曰忠恕違
道不遠
潛室陳氏曰衆人即天生烝民凡厥庶民
之謂只將他共有底道理治他乃天聖人
倫之類若以蠢蠢昏昏者爲衆人非張子
意
雲峰胡氏曰衆人同此性即同此當然之
則以衆人望人不致違以聖人責人也章
句分二節皆提起不遠人以爲道一句第
一節言以人治人皆欲其不遠人以爲道
第二節言已之施於人者不遠人以爲道
第三節言雖聖人所以責之已者亦不遠
人以爲道也
東陽許氏曰柯有彼此之異尚猶是遠道
在人身而不可離又非柯之比故教者只
消就衆人自身所有之道而治之耳行道
者不假外求治人者無可外加
通考史氏伯璿曰語錄云推以人治人之
義有曰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
道理來治我亦是將我自底道理自治
我之身而已按此雖與章句異亦可備一
說蓋道不遠人之字是以人對道而言
道便是人之理人便是人之身對道而言
對已之意下文人之爲道而遠人兩字
皆指爲道者言可見人即已也故此節兩
人字雖不必以爲對已而言亦可也只因

此不以人爲綱
章句爲綱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主

此上有君子二字則似乎此字對君子
言之者故章句願入解義以此爲君子
人之事又按中庸首章至此皆言自治
之事直至二十章方言知所以修身則知
所以治人爲天下國家矣其實上人是
自治恐亦可通君子以人治人猶曰君子
以在己之道自治其身之意爾下文忠恕
卽是以人治人之工夫改者改其待人未
能如待己者也至於待人能如待己者則
不遠人之道盡矣故當止而不可過有所
治也若有不盡則便是爲道而遠人者之
所爲反不可以爲道矣○章句之所謂衆
人非庸衆之衆雖堯舜之聖亦衆人中之
人耳改非略改而不必至於至善之謂若
但略改而卽止則孝不必十分忠不必
十分忠皆未可止邪雖堯舜之孝亦不遠
之道爾孝未至於堯舜便是爲子之道有
所未盡所以夫子之聖猶自謂所求乎子
以事父未能也胡氏之說非是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已之心爲忠推已及人爲恕違去也如
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
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卽其不
遠人者是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
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已之所不
欲則勿以施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

張子所謂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晉荀瑶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於齊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不知及僕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伐齊智伯智襄子也即荀瑶漢水名

朱子曰忠者盡已之心無少偽妄只是盡自家之心不要有一毫不盡湏是十分盡得方始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是不忠恕者推已及物各得所欲知得我是恁地想人亦要恁地而今不可不教他恁地三反五折便是推已及物問此只是如何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非忠者不能也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十 五

北溪陳氏曰忠是就心說是盡已之心無不真實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已心之真實者以及人物而已東陽許氏曰行道之方惟在忠恕自此行之則可至中庸之道故曰達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推已之恕也然非忠為本則亦無可推者矣蓋忠以心之全體言恕就每事上言所接之事萬有不同皆自此心而推然應一事時盡已之心推之則心之全體却又只在此故恕非忠無以本忠非恕不能行二者相須缺一不可所以經以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亦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黃氏曰此即已之身而得待人之道待人之道不必遠求不過推已以及人而已問論語中庸言忠恕不問朱子曰盡已推已此言達道不遠是也是學者事忠恕工夫到底只如此曾子取此以明聖人一貫

之理耳若聖人之忠恕只說得誠字與仁字盡字推字用得不得若學者則須推故程

子曰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達道不遠是也自是兩端說此只說下學而上達是子思掠下教人處論語則曰一以貫之又曰勿者禁止之辭豈非學者事論語

外明言夫子之道豈非聖人事○問到得忠恕正是學道如何云達道不遠曰仁是道亦勿施於人子思之說正是工夫夫子之這箇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便是天之忠恕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以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凡人責人處急責已處緩愛已則急愛人則緩若潛室陳氏曰此因恕而言仁耳恕是求仁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十一 六

之事推愛已之心以愛人恕者之事也以愛已之心愛人仁者之事也忠恕達道不遠轉一過即仁矣故張子曰忠恕達道不遠於饒氏曰道是大理忠恕是人事天理不遠於天理故曰忠恕達道不遠其理甚明通考史氏伯璿曰忠恕達道不遠其理甚明矣饒氏謂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而道之不遠於人者莫甚於此故下文推已以及而詳言之竊意忠恕是盡已之心推已以及人之事故已不欲而勿施於人固推已也己所欲而以施之於人亦推已也下文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二句是不欲而勿施於人者君子之道四至先施之未能一節是推已所欲以施于人者一反一正皆所以釋此一句之義也又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章句兼忠恕釋之至矣饒氏專爲恕之事者失之蓋此一節是不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全

以已之所惡者施之於人聖賢論忠恕也
就推已處說如夫子之告子貢仲弓亦此
意蓋其易見也知已所惡者勿施則已
所欲者自不容不施矣非但不施已之
所惡而已也然則章句自以已之心度人
之心以下似可以兼說下節之旨不但可
施於此節云
黃氏洵饒曰則盡仁之仁字還是說上道
字仁即道就忠信上說故曰仁就達德上
說故曰道
史氏伯璿曰雙峰以勿願勿施二句為恕
之事與章句異錄辨此已詳蓋恕由忠
出忠因恕行初無二致盡已之心在內本
不可見善觀者却於推已之際觀之則盡
已之意可見矣且如施諸已而不願之心
固非有不真實者是則不願者已之真心
也此真以非忠之未發者乎及其推以及
物亦即以此不願之真心而勿施之則發
於已者豈有一毫之不盡乎此即忠之因
恕見者然也以已之不願者推之而勿施
於人此則恕之由忠出者也章句合忠恕
而言至矣饒說非是
或曰此忠恕與他書忠恕不同頃句句切
道不遠人子臣弟友方是若只將一貫仁
恕終身可行絜矩等填入非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
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
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
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增刪文字
本字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全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
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
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
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訥則謹益
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
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
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
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
是也

黃氏曰此即人之身而得治已之道治已
之道初不難見觀其責人者而已
三山陳氏曰人之言常有餘行常不足言
顧行則言之有餘者將自損行顧言則行
之不足者將自勉此章語若雜出而意脉
貫通反復於人己之間者詳盡明切而有
序其歸不過致謹於言行以盡其實耳
朱子曰未能一焉固是謙辭然亦可見聖
人之心有未嘗滿處所求乎子以事父未
能也每常以事父者必欲其孝於我然不知
我之所以事父者曾否乎此便是則也所
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常以事君者必欲其
忠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君者曾否乎
此又我責臣之心而反之以我則其則在
君矣又曰事父未能須要知舜之事父方
盡得子之道事君未能須要知周公之事
君方盡得臣之道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道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全

理有所欠缺便非子與臣之道矣無不具
如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住不得
南軒張氏曰此章大意謂道雖不遠人而
其至則聖人亦有所不能而實亦不遠於
人故君子只於言行上篤實做工夫此乃
實下手處
格菴趙氏曰我之所望於人者即我所有
自盡之則不是將他人道理來治我蓋以
得於天之所同然者而自治其身耳
雙峰饒氏曰施諸已而不顧二句是恕之
事君子道四一節是忠之事所以為恕之
本者也忠為恕之本先論勿施於人而後
反之以責其所以盡已者語意尤有力大
學是明明德於天下而反推之至於誠意
致知中庸自獲上治民而反推之至於誠
身明善皆此意
朱氏仲曰言未能者欲先盡已也能盡平
已則恕可推矣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全

史氏伯璿曰饒氏以為忠之事皆夫之章
句之句讀訓釋至矣此一節亦忠恕之事
是推已之所欲求者施之於人也所求乎
求乎已如已之所求乎弟所求乎朋友皆
待已之類已之所求乎父以事君以事
兄以及先施皆是推已所欲求於子臣弟
者以及其父君兄弟友也四者皆曰未能
見子臣弟友之事親自不知不足者同一
心蓋與舜之事親自不知不足者同一
上文已之所欲以及人則孝忠弟信之道
欲推已之所欲以及人則孝忠弟信之道
此雖夫子之謙辭要亦不害其為聖人
自滿足之誠心也君子之道即上文不遠
人之道爾道不外乎人倫故以四者言之
推已及人即道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忠恕
事無不盡則道不遠人是乃為能改而可
矣故張子曰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蓋
謂是也若移章句前節自以己之心度人
之心至亦不遠人以己之道之事一段置
此節之下以總釋二節之旨更添而以已
之所欲者施之於人一句於前勿以施之
於人之下亦不遠人以己之道之事上仍
字為皆字則似極為明備蓋二節皆忠恕
節目皆不遠人以己之道之事也然則此
者章句但以己為責已自修之事也然則
忠恕之事抑亦有所本乎曰觀語錄嘗以
大學絮矩為此章之證則固亦以為忠恕
之意矣况況以為忠恕之事亦與章句責
自修之意無所礙庶乎亦有可通章句
庸德之行以下章句至矣饒氏以庸德為
孝弟忠信之類者近之矣蓋承二節忠恕
臣弟友之類又推而極之以至於盡忠之
也庸德以忠恕之事為德也庸言以忠恕
之事為言也待人有一毫不如待己者便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金

是不忠不恕故於庸德不可不踐其實於庸言不得不擇其可行忠恕之事難故每有不足不足則不敢不自勉以盡其所言忠恕之事易故每至有餘不如其行不自反以節其所易至於言無不如其行無不掩其言則言行是乎相顧而忠恕之事畢矣至此則人事盡天理得繇忠而與之一矣此所以胡不慥慥乎之言而贊美之也歟○饒氏謂前四語是責已痛德以下是勉人按此段皆是夫子責已自勉之辭而教人勉人之意在其上曰四者未能責已之辭也此便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之意皆聖人不自聖之謙辭也苟以下以見自勉之意便可見不以不能而遂已必求至於能而後可之意此便如抑為之不厭之意皆聖人純亦不已之誠心也合而言之可見聖人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意矣聖人尚爾況學者乎則其教人勉人之意豈必外此而他求哉蔡虛齋曰人倫有五君子之道四猶遺夫婦一倫者蓋此以責人責已言不可曰所求乎婦以事夫未能也故遺之朱氏公遷乃曰道所當然非所以求之閨門婦女也如此則易何以曰利女貞前章何以曰君臣之道造端乎夫婦朱氏此說誠為鑿矣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金

雙峰饒氏曰此章實承上章上章說道不遠人上章以費隱明道之體用而此章以忠恕違道不遠繼之以明學者入道之方蓋即夫子告曾子以一貫而曾子告門人以忠恕之意也意子思得其傳於曾子而於此發明之歟新安陳氏曰丘未能一固聖人謙辭然實足以見聖人愈至而愈不自至之誠如朱子所謂必如舜之事父周公之事君方為盡道語其極誠聖人所不敢自以為能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通考史氏伯璠曰按素來有從前之意似與見在之意不類見在乃是目今之事非從前意也今日富貴則今日行乎富貴明日貧賤則明日又行乎貧賤此之謂見在觀或問善游氏之說可見若以為素來則昨日富貴今日貧賤反仍素來所行可乎此二句一章之綱下文分應之通考黃氏洵饒曰君子素其位而行即曾點之意○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

云云今人如註
意求之素人

此舉而
言素而
行否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北溪陳氏曰素富貴行乎富貴如舜之被
夷狄如孔子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是也
行乎患難如孔子之居九夷曰何陋之有是也
如子何是也蓋君子無所往而不自得惟
為之是所當為而已
雙峰饒氏曰四者之中只有富貴是順境
三者皆逆境問上言四事下文在上位以
下只暗說富貴貧賤如何曰人之處世不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全

富貴則貧賤如夷狄患難不常有之素夷
狄謂適然陷於夷狄如蘇武洪忠宣事問
入字是入四者之中否曰入字闊上四者
特舉其繁隨其所至而樂存焉
倪氏曰順居一逆居三以見人少有不經
憂患者君子居易俟命以能視順逆為一
也
通考黃氏洵饒曰素富貴道行乎富貴素
貧賤道行乎貧賤素夷狄道行乎夷狄素
患難道行乎患難○行乎富貴如舜被
衣鼓琴之類行乎貧賤如舜居深山之類
行乎夷狄如孔子居九夷行乎患難如孔
子厄陳蔡文王囚羑里之類
史氏伯璿曰無入字總上文四素意而言
自得字總上文四行意而言此句是包括
上文四句之意屬之素位而行也但素位
而行不願乎外二句是反覆相形而言故
下二節亦反覆相應而言耳○按貧賤對

此舉而
言素而
行否

富貴言雖逆順不同皆常事也患難却對
康寧言夷狄却對中國言患難夷狄不唯
是逆又且是事之變者故言四者而常變
相半者不過以見處常處變皆無入不自
得耳常變相半而順一逆三者又不過以
處順易處逆難故略於順而詳於逆耳康
寧與中國亦常事之順者耳奚假言哉若
曰以見人少有不經憂患者則是人亦少
有不在患難夷狄者耶倪說非是
或曰五箇行字不涉浮汎凡位之所在在
我非該命氣數之謂所謂須臾不可離
也非該命氣數之謂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
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全

陳氏曰吾居上位則不陵忽乎下吾居下
位則不攀援於上惟反自責於已初無求
取於人之心自然無怨蓋有責望於天而
不副所望則怨天有求取於人而人不我
應則尤人君子無責望於天之心無求取
於人之意又何怨尤之有此處見君子胸
中多少洒落明瑩真個如光風霽月無一
點私累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
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問君子居易俟命與大易樂天知命相似
否潛室陳氏曰居易俟命學者事樂天知
命聖人事
格菴趙氏曰君子胸中平易所居而安素

位而行也富貴貧賤惟聽天之所命不願

手外也

朱子曰言強生意智取所不當得

朱氏伸曰易者中庸也侯命者待其分之

所當得故無怨尤論者反中庸也微幸者

求其理之所不當得故怨尤

通考黃氏洵饒曰謂所不當得而得與說

遇獲禽意不同

蔡虛齋曰侯命指那官通得食處君子無

心計較也是侯命也○此章本言君子此

兼小人一正一反一勸一戒之意○居易

者順理則福也行險者從欲惟危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

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全

詩傳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

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

則張布侯而設正

雙峯饒氏曰正乃是鵠字小而飛最疾最

難射所以取為的鵠取韋置於中正則畫

於布以為的

通考齊氏道傳曰按朱子曰問禮梓人有

皮侯采侯獸侯皮侯則設鵠乃大射之侯

亦三分其侯而居一中二尺畫朱其外次

白次蒼次黃次黑充其正寸使人如鵠其

旁畫以雲氣亦如正之數五正者天子也

諸侯則三正去玄黃孤大夫二正去青白

云天子能侯自質諸侯則燕射之侯細射記

畫獸頭於正鵠之處天子諸侯則以白土

赤土塗其布為質士則用布而不塗其側

所畫雲采亦如采侯之差等

東陽許氏曰射有三天子至大夫皆有之

士則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也三禮辨云

天子九十步侯諸侯七十步侯大夫五十

步侯步近者鵠差小取其巧也步遠者鵠

差大取其力也

趙氏德曰賓射之的謂之正正者正也欲

明射者內志須正也大射之質謂之鵠鵠

者直也欲使射者外體之直入射則張皮

侯而設鵠此乃天子將有郊廟之事以射

擇諸侯及羣臣貢士可以與祭者賓射則

張布於侯而設正諸侯朝會正以賓射之

禮以觀邦國諸侯者也

陳氏曰射有不中只是自責如君子行有

不得反求諸己蓋以證上文正已而不求

於人是亦不顧乎其外之意也

或曰以君子似射者非半射半君子亦非

蓋夫子當日特論射耳中庸引證意但當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全

於首尾見之○即孔子之言可見君子之

心只是一箇正已無求只是一箇素位而

行不顧乎外究之却本戒慎恐懼來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雙峯饒氏曰上章道不途人是就身上

說此章素位而行是就位上說此身放

開一步然位自此身所居之地猶未甚

遠下章言行遠登高卑近可以至於高

遠迤邐放開去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

卑

辟譬同

新安陳氏曰承上章言道無不在而進道則有序以君子之道提超言凡君子之道皆當如此也

通考黃氏洵饒曰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過云云略○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是凡天下事皆當如此下引詩及孔子之言但舉一事以明之亦猶詩之興也妻子兄弟皆卑近父母譬高遠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

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

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

耽亦樂也帑子孫也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全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於妻子宜

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

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三山陳氏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凡君子之道其推行之序皆然引詩以明之持舉

一事而言耳

雙峯饒氏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說得關

只引詩來形容却是切惟妻子好合如鼓

瑟琴故能樂爾室家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故能樂爾妻帑室家宜妻帑樂皆下面

始得即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新安陳氏曰兄弟妻子之間日用常行之

事道無不在不可忽其為卑近雖高遠實

自於此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正此意也子思引詩及夫子贊詩語蓋偶指一事而言非以自邇自卑之義為止於此詩所云而

或曰此章總見至邇而遠至卑而高宜妻

子兄弟順父母但言卑邇而不及高遠

渾渾發明一體感通之妙即此是邇即此

是行遠即此是卑即此是登高不必另補

高遠意宜爾樂爾便是率性便是道小註

黃洵饒妻子兄弟譬卑邇父母譬高遠不

可從

右第十五章

雙峯饒氏曰自道不遠人而下至此凡

三章皆近裏就實學者所當用功

東陽許氏曰此章專言行道必自近始

未有目前日用細微處不合道而於遠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全

大之事能合道者也君子之道其理勢

必當如此故於費隱之後十三章先言

修己治人必恕以行之而謹其庸德庸

言次十四章則言正己不求於外此章

則言自近及遠是言凡行道皆當如是

也引詩本是比喻說然於道中言治家

則次序又如此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

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

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

其實一物而已爲德猶言性情功效

朱子曰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皆是○風雨霜露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問何謂迹曰鬼神是天地間造化只是二氣屈伸往來神是陽鬼是陰往者屈來者伸便有箇迹恁地北溪陳氏曰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見於天地間者言之

朱子曰良能是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二氣則陰陽良能自其靈處○鬼神論來只是陰陽屈伸之氣謂之陰陽亦可也然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功用而言也○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一伸去便生許多物事一屈來便無了一物便是良能功用便是陰陽往來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奎

雙峯饒氏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而言只二氣良能指其能屈伸者而言程子只說他屈伸之迹不說他靈處張子說得精通考吳氏程曰鬼神雖是說氣而理實在其中故迹專以氣言而良能兼以理言然後其意始備大抵理形而上氣形而下而鬼神則形而上下之間者也不然朱子何以曰良能是說往來屈伸皆理之自然不假安排布置

許謙曰天地言其形造化言其理造化之理妙不可見惟見其成敗之迹耳

朱子曰二氣謂陰陽對待各有所屬如氣之呼吸者爲魂魂即神也而屬乎陽耳目口鼻之類爲魄魄即鬼也而屬乎陰

北溪陳氏曰靈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潑

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

之謂鬼以其歸也天地不窮寒暑耳衆動不窮屈伸耳鬼神之實不越乎二端而已

朱子曰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以二氣言蓋之靈爲鬼陽之靈爲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伸其既伸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底是鬼四時春夏爲神秋冬爲鬼人之語爲神默爲鬼動爲神靜爲鬼呼爲神吸爲鬼新安陳氏曰二氣以陰陽之對待者言一氣以陰陽之流行者言

朱子曰性情乃鬼神之情狀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是功效○視不見聽不聞是性情體物而不可遺是功效○性情人須是二氣之良能功用上認取其德之功用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奎

鬼神方氏曰性情言其體然之理曰鬼神之德曰鬼神之性其體然之理曰鬼神之性情狀即性情狀即功效也鬼神之長歛藏是執使之然他性情如此若生而成春長而成就成夏歛而成冬便是鬼神之功效

通考黃氏洵饒曰鬼神即陰陽可見者中庸其至矣乎以理言鬼神其盛矣乎以氣言理故言至氣故言盛鬼神爲物之體而物不能遺中庸亦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章句所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靜專其性動直其情大生焉其功合而之陰陽成者功也即此章觀之者情也陽生陰成者功也即此章觀之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功效也○

一似然其物而不見
然字中在體則見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皆就用上說良能之良即靈也妙用也
朱氏公選曰鬼神是造化而言是專言之
也主乎祭祀而言是偏言之也於二氣
能之中我祭其氣之與我相接者則理之
正也鬼神之德齊諸鬼神怪力亂神皆汎
以造化之鬼神言齊明盛服以下及敬
神事鬼神非其鬼而祭之皆特舉其祭
之鬼神言也又祭祀之可格者是鬼神之
靈質之而無疑者是鬼神之理夫子之不
語者是鬼神之妙
林次崖曰章句言性情又言功效亦非無
謂此都是就體物不遺看來方下此字面
蒙引說只是就體物不遺看來方下此字面
便好了又加功效不亦贅乎竊意性情猶
言才調蓋能體物處是其才也此鬼神之
性情也到那體物處是功效也蛟峯之說
于用也此鬼神之性情即性情狀即功效
但易曰鬼神之情狀性情即性情狀即功效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奎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
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之所不能
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新安陳氏曰陰陽之合為物之始陰陽之
散為物之終
問體物而不可遺朱子曰只是這一箇氣
入毫釐絲忽裏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奎

也是這陰陽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理
有是理無非實者○天地豈有一物不以
此為體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
消息變化無一非鬼神之所為者是以鬼
神雖無形聲而猶體乎萬物之中物莫能
遠也○此三句指鬼神之德而言視不見
聽不聞無形聲臭味之可聞可見也然却
體物者而不遺則其昭然而不可揜也所謂
體物者固非先有是物而後體之亦非有
德循之即氣而不可離也○離則無物矣
所謂不可遺者猶云無闕遺滲漏蓋常自
洋洋生活不間者猶云無闕遺滲漏蓋常自
始終無非二氣之往來伸屈是鬼神之德
為物之體而無物能遺之也○不見不聞
此正指隱處如前章詳於費而不見不聞
雙峯錢氏曰此章推隱而達於費以發前
不發之意也此章推隱而達於費以發前
章未發之意也然弗見弗聞已足以形容
其隱矣而復以體物而不可遺言者明隱
非空無之謂也故下文言微之顯而復以
誠之不可揜申之明隱之所以不能不費
者正以其實理之不可揜故也又曰道是
形而上者鬼神是形而下者此章即鬼神
之費隱以明道之費隱言觀鬼神之神至
隱而其用至明道之費隱以明道之費隱
者豈非有至隱以爲之體乎
未氏仲曰視弗見聽弗聞德之微也體物
不可遺德之顯也
新安陳氏曰鬼神為物之體故曰體物
猶貞為事之幹故乾卦文言曰貞固足以
幹事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
無不在也味其語意可互相發明也體
通考東陽許氏曰視弗見聽弗聞性也體
物不可遺情也使入承祭祀者功效也又
口體物者為物之體也幹事者為事之質

幹也

趙氏德曰易文言貞者事之幹朱子不義云言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物依此而立幹如木之幹事如木之華○二節言鬼神徧體萬物之中物莫能遺黃氏洵饒曰體物不可遺體字理氣兼在不可遺一物一太極然物之終始即二十五章物之終始幹事者天以理而散為萬物人以心而散為萬事心之貞固為事之幹

蔡虛齋曰依章句云體物猶易所謂幹事則鬼神與物當稍有後先之別終是氣先乎物也必先乎物何以體乎物物之終始也亦必有以終始之者○體物與幹事義例亦小異幹則外面有枝葉在體則再無餘物在外也章句猶字亦自分曉或曰不見不聞與體物不遺非兩截事譬之虛空執之無像扣之無聲而形形色色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奎

無一件不在其中雖欲遺不可得而遺也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焉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

謂此爾

禮記祭統篇謂齊其不齊之思慮以極致其齊也

陳氏曰齊明是肅於內盛服是肅於外內外交致之功也

問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似不是感格意思是自然如此朱子曰固是然亦須自家有以感之始得

雙峯饒氏曰使天下之人使字最好看見得他靈處

陳氏曰承祭祀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之類隨所當祭者誠敬以集自家精神則彼之精神亦集便洋洋流動充滿如神在焉

新安陳氏曰此章自體物而不可遺以上所說鬼神所包甚闊凡天地造化日月風雨霜露雷霆四時寒暑晝夜潮水消長草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奎

木生落人生血氣盛衰萬物生死無非鬼神自使人齊明以下方是就無所不包之鬼神隨祭而隨在流動充滿昭著發見無所不在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豈不可驗之於此哉

東陽許氏曰如在上如在左右此是於祭祀時見體物不可遺處所以章句言乃其體物不可遺之驗○前以天地造化二氣一氣言是言鬼神之神全後所謂承祭祀者如天神地祇人鬼及諸祀亦皆鬼神却是從全體中指出祭祀者使人因此識其大

通考東陽許氏曰祭有三曰天神地祇人鬼總言之亦通謂之鬼神大率天神皆陽類也其中亦有陽中之陰如月如五星之金水如雨師之類然終是麗乎天者地祇皆陰類亦有陰中之陽山林與川澤對則

四書大全辭中庸章句卷一 一

山林陽也原與照對則原陽也然終是麗乎地者惟祭人鬼則求魂於天求魄於地是合陰陽而祭之鬼雖是陰其中却合陰陽來格趙氏德曰案木火之神生物金水之鬼終物彼以春夏封秋冬故以春夏生物秋冬終物其鬼皆能生物終物也故此云體物而不可遺此雖說陰陽鬼神之鬼神亦附陰陽之鬼神故此云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兼人之鬼神也禮記祭義篇孔子答宰我問鬼神語朱子曰鬼神之露光景是昭明其氣蒸上感觸人者是蒸蒿使人精神凜然悚然如渙書所謂神章首尾皆主二氣屈伸往來而言而中間洋洋如在其上乃引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乃人物之死氣似與前後意不合何也曰死便是屈感召得來便是伸祖宗氣只存在子孫身上祭祀時只是這氣便自然又伸自家極其誠敬肅然如在其上是甚物那得不是伸此便是神之著也通考東陽許氏曰蒸謂香臭蒿謂氣蒸出貌末子謂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段光景蒸蒿是其氣升騰悽愴是使人慄慄感傷之意每文定曰此是陰陽乍離之際有此聲氣此是祭義所言正意若中庸章句乃是借此形容祭來格洋洋如在之氣象此是此召已散而復伸之氣與祭祀所指自不異氏復心曰此節言鬼神之德無所不在能奉承敬畏則此理昭然流動充滿於上下左右此陰陽鬼神之發見昭著處蓋體物不遺之驗黃氏洵饒曰昭明光也蒸蒿氣也悽愴情

扶音 此字指誠 之理而

步反詩 亦詩 作歌

也○就人上見故戒懼慎獨靈不可掩也林次崖曰上既說體物不遺復就祭祀上說此尤顯然易見故言之以為體物不遺之驗神之格思之神亦是此類之神但不就祭祀時言耳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

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陳氏曰言神明之來視不見聽不聞皆不可得而測度矧可厭敬而不敬乎通考黃氏洵饒曰神之格思洋洋在上在左右不可度思矧可厭服以承祭祀就

四書大全辭中庸章句卷一 一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

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延平李氏曰中庸發明微顯之理於承祭祀時為言者只謂於此時鬼神之神理昭然易見令學者有入頭處爾朱子曰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鬼神主乎氣為物之體物主乎形待氣而生蓋鬼神是氣之精英所謂誠之不可揜者誠實也言鬼神是實有者也屈是實屈伸是實伸也言鬼神是實者故其發見昭昭不可掩如此○上下章迭地說忽插一段鬼神洋洋如在其上所以未稍只說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

四書大全

中庸章句卷十

百

夫。陳氏曰此理雖隱微而甚顯以陰陽之正。來屈伸皆是真實而無妄所以發見之不。可掩如此詩三句說如左見聽弗聞意微。之顯誠之不可掩說如左見聽弗聞意微。雙峯饒氏曰中庸誠之一字方見於此蓋。為自此以後言誠字是本也後章誠字即此。章誠字但此章誠字是費之所以然處以。理言也後章誠字是以買眾費而有諸已。處以德言也皆所謂隱也。雲峯胡氏曰誠者中庸一書之樞紐而首。於此章見之漢儒皆不識誠字宋李邦直。始謂不欺之謂誠徐仲車謂不息之謂誠。至子程子始曰無妄之謂誠子朱子又加。以真實二字誠之說盡矣六經言誠自商。書始書但言鬼神享人之誠而中庸直言。鬼神之誠其旨微矣鬼神者造化陰陽之。氣誠者即造化陰陽之理也實有是理則。實有是氣其體甚微其用甚顯視不見聽。不聞微也前之所謂隱也體物而不可遺。顯也前之所謂費也前言君子之道以人。道言此言鬼神之德以天道言人道其用。也故先言用之費而體之隱者即在費之。中天道其體也故先言體之微而用之顯。者亦不出乎微之外言固各有當也體物。而不可遺章句以爲體物猶易所謂幹事。本非幹不立祭非幹易傾幹字釋體字最。有力此是鬼神未嘗使之而若有使之者。明盛服鬼神精爽直與人之齊明相接章。句謂此即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蓋前。此所謂鬼神無所不包此又就無所不包。之中提出當祭祀之鬼神來說是有指鬼。顯者末顯處示人然此其顯也必有所以。夫鬼神無聲無形於天下之物如之何其

四書大全

中庸章句卷十

百

體之於天下之人又如之何其使之顯然。一至於誠之不可掩如此也凡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而陰陽合散莫非真。實無妄之理後世此理不明有指鬼神於。佛老而競爲淫祀以微福者一何怪誕不。經至此哉嗚呼使天下後世而皆知天命。之性則知佛氏之空者非性矣皆知率性。之道則知老氏之無者非道矣皆知鬼神。之誠則知後世淫祀之幻妄者非誠矣朱。子以爲憂之也淡而慮之也遠信哉。新安陳氏曰末二句又該貫上章首五句。去雖因祭祀而發不止爲祭祀言也視弗。見聽弗聞鬼神之神妙雖無形而難知其爲。體物而不可遺則顯著而可見微字與誠。字對顯字與不可遺則顯著而可見微字與誠。自其實言之曰誠鬼神之神妙雖無形而難知其爲。實有是理故實有是陰陽之氣實有是氣則。實有是鬼神其所以爲物之體而不可遺。其所以洋洋如在之發見顯著而不可掩。者無非以其實故也鬼神之神德豈有出於。誠之外者哉。通考黃氏曰微說謂不見不聞顯謂。在上在左右誠說謂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身上說中庸言微顯者三首言言言言言。微卒章言知微之顯以心言此章夫微之。顯以理言也。或曰即鬼神以發明微顯之義耳非專言。鬼神也猶之逝者如斯不舍晝夜非專言。水也知微之顯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夫微。之顯二句正是發明成慎恐懼工夫無時。無處而可忽微顯非鬼神微顯即所謂莫。顯乎微也德即誠鬼神之神德之誠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天。命流行物與無妄總是一理耳。

右第十六章

胡氏曰此前三章說費之小處言日用之間道無不在此後三章說費之大處言道之至近而放乎至遠中間此一章以鬼神之微顯明道之費隱而包大小之義所以發上章未發之蘊而貫前後六章之指且爲下文諸章之論誠者張本也

百

可遺總而言之所該甚大卽一物言之
亦鬼神實爲之體茲非小歟以承祭祀
天子祭天地大也士庶所祭亦是祭祀
又非小歟
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自費隱章造端
夫婦語意來此章察乎入地意也一節
總言鬼神之小者四節與三節同五節
又總贊鬼神之德誠卽鬼神之神也○
此章獨言鬼神直以隱言所謂弗見弗
聞是隱體物不遺是費故曰兼費隱體
物不可遺是鬼神之小者故曰包大小是於
者言是鬼神之小者故曰包大小是於
費隱之中包大小也兼者竝舉之辭包
者涵養之謂
吳氏程曰兼者兼舉而明列其事包者
包括而默含其意
黃氏紹曰中庸自十三至十五章卽其
近且小者言則爲費之小自十七章至

蔡曰：此大孝二字，連功義了。

族
人
五
里
方
一
品
竹
樊
女
總
管
樊
去
爲
百
也
十
成
名
絲
實
也
二
去

百四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舜子孫不止乎此故以之屬二字茲之○左傳哀公元年夏后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哀公二十五年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我先王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獻捷獻入陳之功而不敢其俘也闕父舜之後當周之盛闕父爲武王陶正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胡公闕父之子湣亦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

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爲三國其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是賴言陳周之錫至今賴周德也
西山真氏曰舜以聖德居尊位其福祿上及宗廟下延子孫所以爲大孝舜所知考而已祿位名壽天實命之非舜有心得之也

宣氏曰書孟子論聖之孝言孝之始指事親之實也中庸言孝之終發明其功用之大也

新安陳氏曰孟子稱舜爲大孝以親底豫爲天子化言此稱舜爲大孝以德爲聖人尊之言何也常有人使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保如此尚謂之孝舜德爲聖人而能尊富養通考趙氏德曰夏后之時猶封虞思虞遂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鳩滿封之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夏

於陳左傳虞幕裔孫虞閼父爲周陶正武王以元女妻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帝祀滿謚胡公自胡公至桓公十二世入春秋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初立陳始終春秋凡十二公當哀公十七年楚滅之陳滅而田恒得政於齊至威烈王田和列爲諸侯卒爲建國秦始皇三十六年王建降秦滅齊二世元年齊王族田儋及從弟榮弟橫皆豪傑宗彊僭略定齊地皆自立爲王漢高祖召橫自到齊祀始絕
東陽許氏曰舜其大孝也與一句是綱德爲聖人下五句皆孝之目爲人子者以有德光顯祖父爲榮舜之德則至於聖人爲天子則祭祀奉養之禮極其尊有四海則祭祀奉養之具極其備宗廟享之却是就舜身上說昔舜傳禹禹卽位祀舜爲宗而父封商均於虞虞亦立廟祀舜及其祖父至周武王又封舜後胡公滿於陳則是子

孫保之也
蔡虛齋曰舜之子孫章句不舉商均而乃及虞思陳胡公之屬者指其雲仍之遠者言以見遺澤之無窮所以爲孝之大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餘歲

書舜典舜生三十徵庸二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問大德者必得位祿名壽乃理之常然獨孔子有德而不得位祿名壽惟得聖人之名耳此乃氣數之變仁山金氏曰此所謂聖人所不能也然爲教無窮而萬世享之通考黃氏洵饒曰舜生知之者又揖遜而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夏

得天下舜得其常孔子不得其常乃氣數有盛衰故也○此皆從十二章至十五章庸行之常推致至此
蔡虛齋曰此亦是卽舜之事而論其理如此與下文栽者培之同意非專就舜一人言也其曰舜年百有十歲者章句以證其寔亦見此節是因舜言也○言大德必得其位則可言必得天子之位則不可以舜事安在本文外爲當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爲培氣反而游散則覆

朱子曰因其材而篤焉是因其材而加學○物若扶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奏泊飽若已傾覆則生氣無所附著從何處來相接如人疾病若自有生氣則藥力之氣依之而生氣滋長若已危殆則生氣流散而不復相湊矣

永嘉薛氏曰天人之應至難言也而聖賢常若有可必之論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今曰大德而謂之必得其位必得其祿與名壽聖賢何若是為必然之論而亦豈能盡取必於天哉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加厚焉其本固者雨露必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必顛覆之其培之也非恩之也其覆之也非害之也皆理之必然者也

新安陳氏曰以理言則必然以數言則或通考東陽許氏曰栽培傾覆言天之於物

四書大全辭中庸章句卷一 草

其理如此實以喻人栽培屬人培覆屬天栽培傾覆乃篤也如此章大舜之德是栽也得四者是培之也桀紂傾也喪亡覆之也下引詩皆是因栽而培之章句氣至兩句只是培覆之訓詁不是說盡此節之意

蔡虛齋曰物字兼動植小註謂其本固者雨露必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必顛覆之以其本固釋栽者字極正當但雨露風雨字面却未是此只說得植物一章句云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散為覆氣字豈指雨露風雨之屬耶蔡氏氣即在那物身上是物自帶得箇培覆之理來也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此作顯申重也

雙峯饒氏曰栽培傾覆只將天之生物喻天之眷聖人嘉樂君子憲憲令德便是栽受祿保佑申之便是培東陽許氏曰可嘉可樂之君子其令善之德顯顯昭著宜於人民故受天之祿而為天下之主既受天祿矣而天又保之佑之復申重之其所以反覆眷顧之者如此又重明上文大德必得四者之一節也或曰引詩一段嘉樂天申上自帝王下達士庶無所不可此見詩之活潑亦見古人說詩妙悟處

故大德者必受命

四書大全辭中庸章句卷一 夏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問舜之大德受命正是為善受福中庸却言天之生物栽培傾覆何也朱子曰只是節節長將去恰似有物扶持他及其衰也則自節節消磨將去恰似有物推倒他理自如此惟我有受福之理故天既佑之又申之董仲舒曰為政而宜於民固當受祿于天他說得自有意思陳氏曰孔子德與舜同而名位祿壽乃與舜反何也蓋有舜之德而不得其應者理之常有孔子之德而不得其應者理之不得其常也大抵聖人之生實關天地大數天地之氣自伏羲至堯舜正是長盛時節堯舜稟氣清明故為聖人又得氣之高厚所以得位得祿又得氣之長遠所以得壽周衰以至春秋天地之氣數已微雖孔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夏

于亦稟氣清明本根已栽植然適當氣敷之衰雖培擁之而不可得所以不得祿位僅得中壽蓋理之不得其常也

雲峯胡氏曰目前言父母之順在於宜兄弟樂妻帑不過目前之事費之小者也此言孝之大在於宗廟饗于孫保則極其流澤之遠費之大者也此言費之大則曰居易以俟命聖人者也此言費之大則曰大德必受命聖人者也此言費之大則曰大德言不得厚其福可為居易者勤頌者覆之是所引詩專為裁者培之而言也

新安陳氏曰必者常理之辭必得其位至必受命六必字皆是常理之必然者此一節總結上文意

東陽許氏曰自舜其大孝至子孫保之一節言舜之事實自故大德至必得其壽一節泛言理之必然自故天之生物至覆之德之應如此故以大德者必受命結之通考朱氏公遷曰孝即其效驗而贊美之得其位祿名壽是驗諸天替腹底豫而天下化是驗諸人

或曰一部中庸皆明善誠身之事言人不

言天令德得天見人事感通必然處究竟只完得箇庸德之行此章雖專言天眷舜德却須推上一層直發大舜當日修德後心從大孝中看出天人相與之際見人事修則天在其中隱寓修道工夫在內若謂祿位名壽有天命便是小人無忌憚便是離道中庸本天命而歸功于戒懼語意恭如此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章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

二章亦此意

新安陳氏曰大孝也德為聖人以下皆是推極其至

通考黃氏洵曰後二章皆言費包隱○庸行之常即費之小推之以極其致即費之大然非有以盡乎費之小則亦無以極乎費之大若無前三章道德不能做得後三章事業可見費之大也○庸行之常亦是庸德之行與此對說故曰見道之用廣行之常謂舜之孝極其至謂天子位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海陵胡氏曰舜禹父則瞽瞍堯舜子則朱均所以惟文王為無憂

兼山郭氏曰憂勤者文王也無憂者後人之言文王也

雲峯胡氏曰文王父作子述人倫之常也舜之父子人倫之變也舜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此所以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此言武王之事，續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壹著戎衣以伐紂也。

書武成篇：王若曰：嗚呼！肇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詩閟宮篇：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續大王之緒。致天之嘏，于牧之野。問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與必得其名，須有堯舜與湯武，真箇爭分數，有等級，只看見人說：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處便見。

四書大全 中庸章句卷一 聖

三山陳氏曰：周家之業，自大王遷岐從如歸，市是時，人心天意，已有爲王之基。武王不得而辭者，以有天下，此蓋天命人心之極。蔡氏曰：大王雖未有翦商之志，然大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問孔子於舜言，必得其名於武王，言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語意似有斟酌。雙峯饒氏曰：反之不若性之之純，征伐不若揖讓之順。通考黃氏曰：饒曰：舜與武王皆曰尊爲天子，富有四海，言舜則曰德爲聖人，武王則曰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蓋舜性之也，揖讓而有天下，武王反之也。征伐而得天下，○一戎衣而有天下，是武王舉而滅商，若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則是以臣脅君矣。豈不誤哉。蔡虛齋曰：續繼也，緒業也，此正謂繼世耳。

之是
去聲王

四書大全 中庸章句卷一 聖

故雖之以成父志，其後文王遂大其國，武王遂有天下，後人因原其所自，曰：大王實爲翦商而夫子又推本文武之得天下，實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非大王實有翦商之圖，大伯實以商天下爲已物，而委之于季歷也。且書云：王季其勤王家，當王季時，亦何王家之有。蓋亦後人追而稱之云耳。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

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紬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

四書大全辨義中庸章句卷一 夏

通考史氏伯璜曰章句所以訓末爲老者蓋以下文卽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上祀見得武王老不暇及後周公乃成其志也此所謂武王末受命一句不是結上節意正是引起下文周公追王上祀之意而言耳

新安陳氏曰蓋者疑黜以意揣之觀武成稱太王王季文王可見矣史記周本紀曰稷別姓姬氏后稷卒子不密立不密卒子鞠陶立鞠陶卒子公劉立公劉卒子慶節立陶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頽立公叔祖頽卒子古公亶父立組紺卽公叔祖頽乃大王之父也通考東陽許氏曰堯封棄於郇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不密失其官自竄戎

四書大全辯
中庸章句卷一
夏

二王諸侯七疏七玉耳
新安陳氏曰無窮謂自大王以上及乎前
無窮盡直至於后稷也
新安陳氏曰上言葬祭禮此言喪服禮
朱子曰夏商而上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
周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
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
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
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姪在諸侯
者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
簡略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
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
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
陳氏曰周公推文武大王王季之意追尊
其先王先公又設爲禮法通行此意於天
下所謂推已以及人也此章言文武周公
能盡中庸之道
山陰陸氏曰經不言追王文王者以上言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夏

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之意文王與焉故也
 新安王氏曰追王之禮夏商未有武王晚而受命初定天下追王及於文考至周公因文王之祭武王之志追王上及大王王季不言武王追王者禮制定於周公故也
 大王以上追王不及而武成補后稷為先王蓋史官刪削之辭然追王止於三王而祀用天子之禮則上及先公蓋喪從死者祭從生者天下之達禮也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而祭以士非貶也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而祭以大夫非僭也武王為天子則祭先公用天子之禮其義當然祭禮殺於下而上致其隆喪禮詳於下而上有所略若夫父母之喪則自天子至於庶人賤無加隆貴無加殺孟子所謂三代共之者也
 潛室陳氏曰仲情於父母獨三年之喪上達於天子其他各有限節等差不可盡伸也
 雲峯胡氏曰周家自大王以至周公世世修德古所無也周公追王之禮特以義起古所無也所以中庸特表而出之此段須看章句推字與及字周公推文武之意以及大王王季於是始行追王之禮又推大王之禮以及祖紂以至后稷於是祀以天子之禮又推此及諸侯大夫士庶人使各得以行喪祭之禮孝心上下融徹禮制上下通行此周公所以謂之達孝也此章之末數達字所以有下章之首一達字
 新安陳氏曰三年之喪自庶人上達於天子蓋以子於父母喪服無貴賤之分一而已未二句只是申明上二句父母之喪即三年之喪朱子謂中庸之意只是主父母而言未必及其他者也
 或曰周公追王在武王時特以周家制度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夏

右第十八章

此章以費之大者而言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西山真氏曰人君以光祖宗遺後嗣為孝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
 江陵項氏曰舜為人道之極萬世仰之不可加也周為王制之備萬世由之不能易也此蓋古之盡倫盡制者故舉之以為訓也
 雙峯饒氏曰達孝是承上章三達字而言

言其孝不特施之家又能達之天下如斯
禮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是自上達下
期之喪至達乎天子是自下達上能推吾
愛親之心而制為喪祭之禮以通乎上下
使人人得致其孝故謂之達孝如所謂德
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是也
通考雙峯饒氏曰舜之孝是充極一家者
也武周之孝是放乎四海者也
朱氏公遷曰大孝至孝達孝不同以其不
可名言謂之大孝無以復加謂之至孝天
下稱之無異辭謂之達孝然至孝二字武
周猶得而有之大孝二字獨以稱大舜也
然則謂之大孝則至孝達孝有不必言者
矣

史氏伯璿曰或疑雙峯言大孝之旨如此
與孟子集註有異蓋中庸與孟子言舜之
孝所以大處不同雙峯只以中庸之意言
之是矣但其說達字之義與章句異則可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稟

疑矣蓋此下文有夫孝也者善繼人之志
善述人之事二句若是他人善繼善述無
大舜動人耳目處天下人安得通稱之哉
唯武王周公之善繼善述事功極盛如武
王承前緒以有天下周公成文武之德以
追崇其先祖又制為禮法以達之天下傳
之後世此其繼述皆非常人所及所以天
下後世人皆知其繼述之為善故皆稱
其孝而無異辭此其所以為達孝耳章句
訓釋無以加矣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
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
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

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西山真氏曰當時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
變通而變通亦繼述也
新安陳氏曰祖父有欲為之志而未為子
孫善繼其志而成就之祖父有已為之事
而可法子孫善因其事而遵述之
通考黃氏洵饒曰繼志是繼文王之心述
事是依文王之事繼志所為未遂述事所
為已成張子云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
善繼其志下文又以指上章下文言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
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稟

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
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
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
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
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
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祭法適士二廟
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
廟官師一廟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
問官師一廟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
盡人情耶朱子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
然如此又問今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却是
違禮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繼

若周者蓋春秋修祖廟陳宗器則通上下
言此特舉周王家以見制耳若下節所謂
有事于太廟傳言太廟而不及諸廟又序
爵云爵公侯卿大夫也亦就天子之祭言
蓋皆舉其大者不特章句如踐其位行其
禮皆指先王也本文要亦就其大者言之
耳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

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

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爲去聲
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
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星

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

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

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解於其長而

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

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

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

也

格菴趙氏曰左昭右穆者死者之昭穆也

羣昭羣穆者生者之昭穆也宗廟之禮非
特序死者之昭穆亦所以序生者之昭穆
新安陳氏曰王制所謂三昭三穆昭在左

左爲陽昭者陽明之義楊在右右爲陰穆
者陰幽之義以周言之書於文王曰穆考
文王詩於武王曰率見昭考父穆則子昭
父昭則子穆也子孫亦以爲序祭統所謂
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

通考趙氏德曰子姓者姓生也孫是子所
生故謂生爲子姓章句所引乃祭統之文
夫祭謂有十倫此條明第五倫見親疎之
焉者謂尸主既在廟所以昭穆如主人及
如昭穆列在廟所以昭穆如主人及衆賓
疎之序而不失倫類此之謂親疎之殺也

然必以太廟言者惟祭太廟之時則旅酬
尸主皆來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則
羣昭羣穆咸在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不
羣昭羣穆咸在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不

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不
羣昭羣穆咸在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不
羣昭羣穆咸在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至不

者言君之衆兄弟子孫在昭列者則爲一
色各自爲旅尊者在前列者在後若同班
列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此明第九倫長

幼之序也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星

新安陳氏曰宗伯宗人之屬祝大祝小
祝並見周禮祭以任職事爲賢次序與

祭之職事所以辨其人之賢也
朱子曰旅酬禮下爲上之勸先一人如鄉
吏之屬升解或二人舉解獻賓賓不飲却

以獻執事執事一人受之以獻於長以次
獻至于沃盥者所謂逮賤也○問酬導飲

也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酢主人曰酬導飲
又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酢主人曰酬導飲

是導賓使飲也賓受之奠於席前至旅而
後舉主人飲二杯賓只飲一杯疑後世所

謂主人倍食於賓者此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凡祭必立尸必擇賓賓

一人衆賓無算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
堂下西階之西祭則子姓兄弟皆會兄弟

者主人之黨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

四書大全釋中庸章句卷一 臺

舉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
主婦亞獻賓三獻及尸賓曰獻尸賓酌以
答主人者曰酢主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
進賓受之奠而未飲兄弟之少者舉解於
兄弟最長者於作階亦先導飲而長兄弟
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解於作階酬長兄
弟長兄兄弟西階前酬賓衆賓及衆兄弟交
錯以徧以及執事者無不徧卒受者賓爵
于篚此族酬之大略也
雲峰胡氏曰序爵所以貴賤賤者宜在所
略旅酬下爲上賤者亦得以伸其敬矣序
事所以賢賢老者若在所簡燕毛則於老
者獨加敬矣禮意周浹如此亦通乎上下
而言也
新安陳氏曰辨貴賤以爵序也辨賢以德
序也序齒以齒序也達尊三亦見於祭禮
中者如此
東陽許氏曰祭畢而燕今不知其儀亦於
楚茨之詩見其大意云皇尸載起神保聿
歸然後言諸父兄弟備言燕私下章曰樂
具入奏說者謂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祭
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所謂燕禮其可知
之彷彿若此○宗廟之禮一節五事禮意
至爲周密序昭穆既明同姓之尊卑序爵
是合同姓異姓之貴賤蓋皆指助祭陪位
者而言至於序賢則分別羣臣之賢否廟
中奔走執事必擇德行之優威儀之美趨
事之純熟者爲之賢者既有事則不賢者
亦自能勸雖然既有有事爲榮則事不及
之者豈能不有恥則又有事爲榮則事不
於廟中者皆得與於酬而在此賢不賢皆思
禮之所達然此合同姓異姓而通言至祭
禮已畢尸既出異姓之臣皆退獨燕同姓
是親親之禮又厚於疎遠者見制禮之意
文理密察意周備仁至義盡而文章粲

四書大全釋中庸章句卷一 臺

然通考黃氏河鏡曰宗祝有司之職事如執
爵盥洗之類也賓弟子即衆賓兄弟子即
衆主人毛髮之色別長幼謂昭與昭列長
幼穆與穆列長幼也爲坐次謂賓出後之
時也○宗廟之法廟皆向南而主皆向東
祭虛齋曰宗廟之禮禮屬生者所以序昭
穆主生者說章句云宗廟之次左爲昭右
爲穆此原生者所以立廟時已定不待祭時
者之昭穆則自其立廟時已定不待祭時
序之○序昭穆無間親疎同是太祖之子
孫則皆在序故云羣昭羣穆序昭穆異姓
蓋序昭穆者序親也正與序爵對序昭穆
內不容有異姓序爵內疑亦無同姓○公
侯自侯國言該伯子男也卿大夫自內朝
言該上士中士矣此以天子之祭承太廟
字說來此卿大夫指王廟者言外服公侯
既助祭則其卿大夫宜不預也○序事或
同姓異姓各選其賢能者以充職事宗是
掌廟之人祝是掌告神之詞者猶今之讀
祝者是也○有司是宗廟中有司者如今
之司帛司樽之類是也○曰宗祝是專舉二
者以見其餘也○曰有司以見不可枚舉但
繫言以總之不可謂有司之事即宗祝也
○序昭穆序爵序事各不相混不相涉看
來羣昭羣穆做一處序公侯卿大夫陪祭
者又做一處序執事者則各布列于其所
司之位○據旅酬下爲上之文則正賓正
主斷斷不在旅酬之外○導飲者自飲以導
賓飲也賓既飲仍以爵主人主人又飲以導
賓飲者下也故曰下爲上其曰賓子弟兄
弟之子正所謂賤者以其卑幼也○旅酬
不曰賓主而曰賓與兄弟者天子之祭主
便是天子天子是本支正嫡若傍支自有許
者云云天子是本支正嫡若傍支自有許

長之兄或弟亦可為主。其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編者各自爲主賓也。當如語類所謂主人飲二杯客只飲一杯者。方是導飲。○章句所謂各舉解于其長者蓋一時並舉。長非一人。賓弟子兄弟之子亦非止一二人。若必依次傳致則祭事尚未畢必俟一番旅酬既畢好生運久如終禮何必一時依次而舉。以廣飲福之惠則始終齊整矣。旅酬大抵是周飲福之惠但必少者奉觴于長者長者亦不容自享而因以頒少者其禮意自可以意會。若要盡歡以相飲則有祭畢之燕在。○燕毛序齒者昭與昭序齒穆與穆序齒非混而爲序也。混爲序則昭穆無別矣。此所以補序齒序事之不時也。若序昭穆時爵同則論齒至于燕毛時乃私宴也。宴于寢家人之禮也。故純論齒不復論爵矣。○宗廟之禮當貼云宗廟序立之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禮章句自明白此宗廟是高曾祖以上廟方有羣昭羣穆若是廟廟或只是昭或只是穆不得昭穆俱有。或曰大祖東向子孫西向故左爲昭而而南右爲穆而面北大祖以下諸祖以南北爲昭穆子孫以左右爲昭穆。○祖昭穆穆昭似當以西向大祖祭者之左右爲昭穆或曰毛老人也左傳不禽二毛是也。燕毛所以尊高年故曰序齒詩行葦燕父兄耆老可見然燕同姓雖大小咸在意切者必有執事與長者不同故曰燕毛註謂毛髮別長幼毛髮如何別得長幼恐未然蓋此于序昭穆時齒序已定至此又別老老之義故舍其少者而只燕其長者後儒于燕毛之說皆未明白懸泥看本註耳。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

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

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

繼志述事之意也

朱子曰記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室

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湏知得這意則

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

得繼志述事之意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新安陳氏曰善繼志述事至於如此所以

爲孝之至也

通考黃氏洵饒曰上文言祭祀之禮上下

通踐其位以下言郊禘明尊卑之分見得

聖人制禮也○祀上帝所以正天下之大

本道之所自出也○郊社天子諸侯禘

大經義之所由始也○郊社天子諸侯禘

天子

蔡虛齋曰子孫臣庶如何分臣庶即指其

子孫言也至今大子諸王對其君父皆稱

臣不可謂臣庶又在子孫之外蓋子孫皆

吾臣庶也一說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則異

姓諸侯亦在所親又凡有事于大廟者皆

臣庶也此較長

或曰舊說以春秋修祖廟一條爲尊祖考

宗廟之禮一條爲愛子孫臣庶不知愛子

孫臣庶亦爲尊祖考而然也總以祖考爲

此言武王
能與公
中之

詳見
太廟
即如

吳氏
必從

芑山張氏曰事死事亡二句不必分居於
其祭饒氏繼志述事分屬尤非蓋自春秋
節至郊社禘嘗總見善繼述處大註皆繼
志述事之意一皆字不分析最確况踐其
位三句繼志未嘗不寓其中如何專指述
事饒氏說宜刪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
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
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

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

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辜

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

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

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朱子曰周禮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

土先儒說祭社便是如郊特牲而社稷大

牢又如用牲于郊牛二乃社于新邑此乃

明驗五峯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此說

却好新安陳氏曰首句提郊與社則次句宜云

所以事上帝后土也今不然乃省文云
通考吳氏微曰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圓丘
夏至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此二禮相對惟
天子得行之天猶父也父尊而不親故冬
至祀天之外孟春祈穀於郊亦於圓丘五
時兆帝則於四郊亦惟天子得行之其他

有兩仁道
誠亦微

非時告天禮之重者則亦謂之郊禮之輕
者則謂之類言此非正郊也有類於正郊
焉爾地猶母也母親而不尊故惟北郊方
澤一祭為至重其次則祭地於社北郊之
祭天子所獨社之祭天子而下皆得行之
天子之社謂之王社諸侯謂之國社大夫
十人謂之社謂之里社此皆正祭除正祭
外天子諸侯各因事告祭重者於社輕者
但謂之官言非正社之祭其禮與社祭相
宜稱焉爾胡氏因不信周禮但見也書皆
以郊社對舉而言遂以為天子祭地亦只
祭社而已不知天子之禮為至重而諸侯
者有方澤祭地之禮為至重而諸侯不得
行也

通考朱子曰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冬至

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圓丘器用陶甒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辜

而祭祀於明堂
朱子曰游氏說郊社之禮所謂惟孝子為能饗親

能饗帝神嘗之義所謂惟孝子為能饗親

意思甚周密
譚氏曰治道不在多端在夫致敬之間而

已當其執圭幣以事上帝之時其心為何

如當其奠饗以事祖宗之時其心為何如

是心也舉皆天理無一毫人偽介乎其間

鬼神之情狀天地萬物之理聚見於此推

此心以治天下何所往而不當

雙峯饒氏曰序昭穆序爵序事序齒下為
上此親親長長貴貴尊尊賢慈幼逮賤之道
便是治天下之經敬其所尊慈敬其所
親仁也事死如生存誠也盡是三者考
也仁孝誠敬指心而言是又治天下之本
一祭祀之閒而治天下之道具於此故結
之曰明乎此者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雲峯胡氏曰上文孝之至也已結了達孝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享

二字此又別是一意蓋上章與此章上文
專以宗廟之禮言此則兼以郊禘之禮言
周公制為禮法未嘗不通上下之情亦未
嘗不嚴上下之分祭之禮通上下得行之
事上帝惟天子得行之故特先而後言之
曰此所以事上帝也明乎郊社之禮胡為
各分哉然不可犯也明乎天子得行之禮
則先郊而後社祭天惟天子得行之禮則
自侯國以至庶人各有社上下可通行
也明乎禘嘗之義胡為先禘而後嘗禘大
祭惟天子得行之嘗宗廟之秋祭上下可
通行也前章末言三年之喪庶人得以通
乎天子必有父也此章末言郊禘之祭諸
侯不得以通乎天子必有君也但言周公
之制禮如此而不足於魯之郊禘非禮其
意自見於不言之表此所以為聖人之言
也
張氏存中曰禮記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
祭春曰郊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蓋夏
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禘秋冬
同詩小雅曰禘祠烝嘗于公先王此乃周
四時祭宗廟之名也祭統所載與王制同
前論同
通考趙氏德曰禘者陽之盛嘗者陰之盛
言陰陽之盛則止乎禘嘗而不及烝者
蓋陽達於春物方蠢動陰終於冬物已退
藏故古之君子言郊社則以禘嘗對之亦
舉其盛者耳又曰文王世子宗廟之中以
爵為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
俊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上嗣祖之正
統表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之親也
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
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踐則守於君
考愛之滋也正室守太廟尊宗室而君臣
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弟守貴室子弟守下
室而讓道達矣合此而觀之可以知治國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享

其如示諸掌之義矣
甫田黃氏善曰鬼神之道一本同原觀感
應之妙可知其一矣嘗為四時祭祖宗之
親近者而易感禘為王者之祭其所自出
之帝故難感然猶是吾祖與此身氣脈相
貫社又與已不相親而感之亦難矣然古
今雖異皆同生天壤間均是人也昔郊祀
上帝不易感於此而能感於彼可見天命
性是一而兩頭一般於此而能感於彼可見
禮樂幽而鬼神一以貫之無非此物流行
著見而已知乎此則不過感應之理推之
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鬼神幽明與人間
隔猶無不可感之理而況於人乎
詹氏道傳曰周禮春官大司馬以祠禘嘗
烝為春夏秋冬四時祭先王之禮如王制祭統
所記春曰禘夏曰禘秋曰禘冬曰禘禘
嘗者趙伯循曰此蓋漢儒見春秋惟兩書
禘二春一夏而誤也以前為春祭亦誤爾
史氏伯雍曰胡氏之言因河東侯氏之說
而推廣之也侯說朱子不存於章句或問
而推廣之也侯說朱子不存於章句或問
地天尊地卑故先郊而後社爾禘大祭嘗
時祭禘大嘗小故先禘而後社爾禘大祭
然之祭不得不如先此者今既曰胡為先郊
而後社又曰胡為先禘而後社爾禘大祭
此可知其然者及至說出所見乃不過如
當以先社後郊先禘後嘗為序耶之意則又
得即上文所云者下言禘嘗之義又見
得宗廟之禮不出禘嘗而已禘大祭嘗小
祭嘗特秋祭舉其一也然郊禘者天子之
所獨社嘗者天子以下之所同武王周公
所制祭祀之禮不出郊社禘嘗而已此一
條悉舉其禮制而言而後贊其意義之淡
遠見得非武周不能制此禮也○祭天何

四書大全釋中庸章句卷一 臺

以謂之郊外也。郊對廟言。廟是人鬼之所養者。生也。宮室而居。故其死也。以生之所養者。奉之而為廟。若天地神祇。非室居者。故壇而不屋。今之山川社稷。皆壇也。○天子之社。便是地。豈社外又有地。故朱子取五峯胡氏之說。謂無北郊。取地之理。且引周禮及郊特牲為證。似無發矣。歸川吳氏乃反之以為天子祭地于北郊。之方澤。此只據禮記之說。且曰。胡氏以為天子之尊。亦只據祭社而已。蓋不知天子之社。即地也。顧隣初曰。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古者祭天必設地祇之位。而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岳四海之神。皆在此。古人合祀天地之說也。易之豫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渙曰。先王以享于帝。鼎曰。聖人亨以享上帝。皆不及地祇。書肆類于上帝。禮千六宗。以祀山川。而不及地祇。周公卜洛云。越二

朱子黃氏

四書大全釋中庸章句卷一 臺

周禮論國之神。左祖右社。是列于國中。初無方丘之設。天覆無外。地必盡疆。故諸侯皆得立社。以祭其所分之土。初非謂社為通祭地祇也。鄭康成以社為五土之神。左氏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自三代以來。祀之。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又禮運云。命降于社。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又禮運云。稷為越紼。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即地神。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直以社祭句龍。為人鬼。非地神矣。后土。后土即厚也。古字后厚通用。章句言郊祀天。社祭地。言上帝不疏意。直說郊祀。覆物之帝。社祀。載物之帝。或曰。郊社之禮。武周特創。本上善繼述來。必曰。所以祀上帝。祀先王。蓋王者有崇天禮地尊祖敬宗意思。無以自將。特假此禮。以將之。乃仁人孝子之心。不容自已。處若云。報天地祖宗便祖。○聖王宗廟中尊尊親親。賢賢貴貴。老老幼幼。皆處置得委曲周至。以此行之。家則家齊。行之國則國治。原是現前實事。更不煩推致得。○山張氏曰。前章三年之喪。庶人得以通。于天子。雖以通上下之情。然喪禮中許多等殺。上下之分。未嘗不嚴。此節却禘之祭。然諸侯不得以通乎天子。雖以嚴上下之分。然諸侯士大夫皆得以祀其先。上下之情。未嘗不通。若前專屬通情。此處專屬明分。便似劃定界限。截然兩段。周公制禮之初。意不如此。雲峯說呆滯之甚。

右第十九章

雙峯饒氏曰。以上八章。自第十二章至此。皆以道之費隱言。當為第三大節。

哀公問政

經正書舍藏書不准外借

哀公曾君名蔣

如有汚損缺失責令賠補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
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
則有是政矣

業氏少蘊曰水曰方竹曰策策大而方小
聘禮束帛加書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
名書於方既夕禮書贈於方書遺於策蓋
策以衆聯方一而已
通考黃氏洵饒曰水曰版竹曰簡版大簡
小大事書於水版小事書于竹簡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十一

事

林次崖曰此章自人存政舉後當分三節
看自爲政在人至知斯三者爲一節是說
修身事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至所以行
之者一爲一節是說治人事自凡事豫則
立至雖系必強爲一節又是說修身事總
之是又有人存政舉之意蓋修身不外以知
細分又有三層意蓋修身不外以知仁勇
行之五達道而已自修其身而至于知
天之知有其意矣未言其實也自天下之
達道五至知其詳也凡事豫以下至未始盡
其實矣未盡其詳也凡事豫以下至未始盡
其詳觀其意反覆前後絜應脉絡貫通
中間無一贅語語遠而不遺近極其遠
舜之治亦不過是極其近則庸君世主皆
可企及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
或曰中庸推原天人性命而中徵引帝舜
武周繼之以哀公問政蓋默寓夫子祖述
憲章之意須見得內聖外王合一處

空談性命而已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人立
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
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顧氏曰以蒲葦喻政之敏猶孟子以置郵
喻德之速
通考黃氏洵饒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
傳命彼以德言此以政言
月恒近解曰對哀公論政文武俱是君人
字專指君言存是道存不是驅嚙即所謂
人道也人道敏政道字含下道德誠明蒲
蘆須重遇其人方舉之易專言政易無謂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十一

事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氏分析說非是
芭山張氏曰此雖以政言而德在其中黃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家
語作爲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
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
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
也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
在修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
舉矣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臺

史氏伯璿曰章句既以道為天下之達道非君臣父子之類乎如此則仁就三達德之一知勇皆不過欲始終成所以行之者三之意
朱子曰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皆從這裏出
三山陳氏曰為政雖在得賢然使吾身有所未修則取舍不明無以為取人之則問仁亦是道如何說修道以仁朱子曰道是泛說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妙問這箇仁字是偏言底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如此說則是偏言
象山陸氏曰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身者人之本心者身之本不遺其本而從事其末不可得而治矣
西山真氏曰道與仁非有二致道者眾理之總名仁者一心之全德志乎道而弗他知所向矣仁則其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
新安陳氏曰仁其身三字精妙以三字包括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八字修道以仁如志道據德而依於仁修身工夫至於仁如可謂能仁其身而身與仁為一矣能仁其身則君身修是有君也以身為取人之準則則得其人是有所臣也君有臣則人存而宜乎政舉此所以繳結上文照應前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之說
新安倪氏曰此仁字以上文觀之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是自身上說歸心上兼心之德愛之理而言故章句曰仁者天地生也而真氏亦曰仁者一心之全德以下文

解夫 湯反當 列別反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臺

觀之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是又從身上說到親親上方以愛之理言故章句曰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便便有惻隱慈愛之意而朱子亦曰是偏言詳玩之則可見矣
通考史氏伯璿曰上文先曰人存後曰政舉此人字自是包君臣而言此則先曰為政後曰在人字勢正自不同為政必有主其為者非君而誰下文身字即是指為政者之身而言耳既曰為政又曰取人蓋曰人君為政在於得賢臣而取人之則又在人君之自身也此字相連成文取人之便是在人之人修身之身便是以身之身修是之道便是以道之道
慈愛之意淡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朱子曰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如今須要自體認得西山真氏曰人之所以為人以其有此仁也有此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雙峯饒氏曰人字之義難訓但凡字須有對待即其所對之字觀之其義可識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八字正與鬼字相對生則為人死則為鬼仁是生底道理所以以人訓仁人若不仁便是自絕其生理

西書太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一

東陽許氏曰仁者人也此是古來第一箇訓字言混成而意味深密體味之則具人之形必湏盡乎仁其所以盡仁則不過盡人道而已

通考史氏伯璿曰以人對鬼之說然乎天下豈皆有對而後義可明乎通者極力稱贊以為深得章句之意愚則以為章句已自分明政不必如此求奇可也

朱子曰宜指事物當然之理道理宜如此節者等級也如升降揖遜○問修德以仁繼裝裝得好如升降揖遜○問修德以仁繼以仁者人也何為下面又添說義禮曰仁便有義陽便有陰親親仁之事尊賢義之事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隆殺等差這便是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

北溪陳氏曰親親則有隆殺三年與期功

總之是也尊賢亦有等級如大賢為吾師次賢為吾友是也縱有隆殺等級便方節文而禮生乎其間矣禮所以節文斯二者使無過不及之患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也

雙峯饒氏曰等殺是人事禮是天理人事之輕重饒氏曰等殺是人事禮是天理人事之輕重饒氏曰等殺是人事禮是天理人事之輕重

通考黃氏洵饒曰修德以親親之殺親親而繼以尊賢之等九經簡於此矣○仁者人也合言之道也○義者宜也孟子急親賢為務義在仁之中也○孟子言義者從兄只在親親之中此只言尊賢就九經知人而言○仁是親親仁無不包親親亦在其中以親親一事言仁莫非全體切不可謂親親及一事之仁也

蔡虛齋曰似不可以仁義禮為性親親尊賢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為仁義禮之發親親

西書太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一

下文所謂親親之仁尊賢之義又曰禮則節文斯文者而已朱子小註曰親之義其中自有箇隆殺這便是禮蓋此仁義正與孟子仁之實義之實禮之實一般是以其發用者言非專以未發之性言也不然何以曰義者宜也又曰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可見是就已發者言○親親為大此親親所謂親睦九族者及宜兄弟和妻子皆是故親親有殺若專指事父母則無殺可言矣小註云待父母如此待宗族如彼可見兼九族義者宜也宜字主人言蓋事理本有所宜人則從而理會其所以宜故曰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分別便屬人矣

如尊者宜尊卑者宜卑之類

林次崇曰從來說親親為大皆以親親與仁民愛物對殊未是親親與五達道對說蓋曰修德以仁言五達道皆須以仁也曰親親為大言所急尤在于親親也今謂能親親則能仁民愛物與上修道以仁有倚交涉且仁民愛物是後面治人治天下固家事乃在修身之後此處方說修身而遽及此何也尊賢為大亦不可與事君敬長相對蓋謂欲盡親親之仁必疎尊賢之義能尊賢則親親之理明五達道亦將以次而明矣

月恒近解曰等殺即是禮了所生言此等殺乃天理生成的非私意安排不是先有禮而後發見等殺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下

陳氏曰知人有賢否之別賢者近之不肯者遠之有師友之賢則親親之道益明與不肯處則必辱其身以及其親矣程子曰不知天則於人之愚智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所不盡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故曰不信乎友不悅乎親矣朱子曰此一節却是側看根本在修身然修身得力處却是知天知天是物格知至知得箇自然道理學若不知天便記得此又忘彼得其一失其二未知天見事頭緒多既知天了這裏便都定這事也定那事也定○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修身皆得其理矣聞見之知非真知也只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也三山陳氏曰修身而不本於事親則施之無序失爲仁之本矣事親之仁不由尊賢之義則善惡不明失事理之宜矣事親知人而等殺不明不知天理者也書曰天秩有禮故於此又當知天所謂秩卽等殺也自禮所生也以上推其禮之所由生自君

四書大全辯
中庸章句卷上
一

子不可不修身以下釋其義之所以貫
雙峯饒氏曰孔子對哀公之語至不可不
知天處其間項曰雖多然大意不過兩節
而已始言政之舉息在乎人而其下自爲
政之本推之以至於修道以仁所以明爲
政之本在於仁也繼言仁義之等殺生乎
禮而其下自君子不可不修身推而至於
不可不知天所以又明爲仁之端在於智
也故兩節各以故字承之蓋爲下明善誠
身張本明善智也誠身仁也問章首專歸
重於人而以人訓仁下文又說義說禮今
又謂爲仁以智爲先何也曰義者仁之對
有箇仁自然有箇義禮又節文斯二者禮
者天理自然之節文不是人安排故於事
親知人歸宿於知天然非智不能知故未
句發兩知字前賢截從知天斷朱子合作
一章亦有淺意九經與爲政相應前面說
修身親親尊賢故後面九經節節發明修
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只是此三者爲綱目
敬大臣體羣臣懷諸侯乃自尊賢之等推
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乃自親親之
殺而推之也天下之達道五便是修身之
道天下之達德三便是事親之仁知天之
智只添得箇勇字
雲峯胡氏曰上文修道以仁卽是率性之
道知天之天字卽是天命之性但天命之
性是渾然者此從等殺上說是粲然者然
其粲然者卽其渾然者亦非有二天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天以理言事物所以然
之故也亦曰在人之天天人相貫此與命
以理言者相貫乃衆理之總原萬殊之一
本卽造化而在造化卽人心而在人心卽
事物而在事物在聖人則與之渾然而爲
一在君子則知天屬乎知致知求以明乎
此也事天屬乎行力行求以合乎此也
東陽許氏曰第一節文武之政全體大用

此字
指五
達道
體謂
以身
體而
躬行
之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
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
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
行之者一也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卽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

通考黃氏洵饒曰此先君臣者經世之主也先言父子者仁居四德之首孝居百行之先

朱子曰知底屬智行底屬仁勇是勇於知勇於行仁智了非勇便行不到○知仁勇是做的事誠是行此三者與實的心

蔡氏曰達道本於達德達德又本於誠誠者達道達德之本而一貫乎達道達德者也

西山真氏曰道雖人所共由然其智不足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以及之則君當仁臣當敬之類未必不昧其所以然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仁守之而勇不能斷則於當行之理或奪於私欲或蔽於利害以至蔑天常敗人紀者幾矣德雖人所同得然或不誠而勉強矯飾則知出於術數仁流於姑息勇過於強暴而德非其德矣故行之必本於誠一者誠也三者皆真實而無妄是之謂誠

雲峯胡氏曰虞書曰五教曰五典未嘗列五者之目至此則曰天下之達道五始列其目言之蓋曰天叙有典是言天命之性不離此五者曰敬敷五教是言修道之教不離此五者此曰達道是言率性之道不離乎此五者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孟子自教而言故先父子中庸自政而言故先君臣中庸不言親義別序信而道之一字足以兼之矣

黃氏洵饒曰知仁勇三者天下達德也知

翠翠上

仁勇行此三達道達道就人倫而言達德就天命之性而言三者皆出天命本然其分有不同者○知所以開其途歟勇所以遂其工夫只是成就一箇仁誠而已矣誠在達德之中

林次崖曰一者非他也誠也誠者非他也三者皆以實也知是實知仁是實仁勇是實勇是也知是實知則道自此知矣仁是實仁則道自此體矣勇是實勇則道自此強矣三者纔實道便自行不是既實後方去行道三達德是帶來的誠是用功處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
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
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四書大全辯
中庸章句卷一
臺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

仁在知外 一知句
激涉望隙

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
以不明不行也。

朱子曰生知安行主於知而言不知如何
行安行者只是安而行之不用著力然湏
是知得乃能行得也學知利行主行而言
雖是學而知得然湏著意去力行則所學
而知得者不爲徒知也○問諸說皆以生
知安行爲仁學知利行爲知先生獨反是
何也曰論語說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與中
庸說知仁勇意思自別生知安行便是仁
在知中學知利行便是仁在知外旣是生
知必能安行所以謂仁在知中若是學知
便是知得淺些子湏是力行方始到仁處
所以謂仁在知外○生知安行以知爲主
學知利行以仁爲主固知勉行以勇爲主
北溪陳氏曰就知仁勇等級而言之生知

四書大全辨
中庸章句卷一
臺

安行爲知知主於知就知上放重蓋先能
知之而後能行之也學知利行爲仁仁主
於行以行處爲重故知得渾是行得也周
知勉行爲勇此氣質昏懦之人皆不能知
懦不能行非勇則不足以進道
雙峯饒氏曰生知安行隱然之勇學知利
行非勇不可到周知勉行全是勇做出來
通考史氏伯璠曰詳分字等字是從理氣
上分別出來分是性分之分是性中所具
之理有此三者之分所以見之於用則各
有所屬知屬知一分行屬仁一分強於
行屬勇一分以分而言是平而分之如禮
記分無求多之分相似此主理而言也等
是等級之等是所稟之氣不齊故資質有
高下之等所以上等則以知爲重而主知
次等則以行爲重而主仁下等則以強於
知行爲重而主勇以等而言是豈而發之
如孟子凡五等四等之等此主氣而言也

臺

如此則三知屬知之分三行屬仁之分無
可疑者
陳氏曰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惟
其有清濁厚薄之分所以有知行三等之
別上等人之氣稟清明所以義理昭著不
待教而後知故曰生知賦質純粹所以安
於義理不待學習而能故曰安行此聖人
地位也其次者清多而濁少於事物當然
之理必待學而後知故曰學知賦質純多
而駁少蓋真知道理而篤好之如嗜欲然
故曰利行此大賢地位也又有一等人稟
氣濁多而清少須是困心衡慮然後發憤
以求知故曰困知賦質駁多而純少未能
利行且須勉勉強強力而爲之故曰勉行此
又其次等人地位也凡此皆其氣質之不
同者然本然之性無有不善或生知或學
知或困知及已知處則一般或安行或利
行或勉行及其行之成功則一般至此爲
書大全辯入中庸章句卷一 臺

野近 平如 之如 能去 聲

反賊快擒
二奴奴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子曰二字衍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
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
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
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爲
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
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莫

朱子曰上旣言達德之名恐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其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聖人之言淺深遠近之序不可差欠如此

西山真氏曰旣言三達德又教以入德之路夫知必上智仁必至仁勇必大勇然後爲至然豈易遽及哉苟能好學不倦則亦近乎智力行不已則亦近乎仁以不若人爲恥則亦近乎勇蓋好學所以明理力行所以進道知恥所以立志能於此三者用功則三達德庶可漸至矣

節齋蔡氏曰三知主知三行主仁三近主勇生知者知之知也學知者仁之知也困知者勇之知也安行者仁之仁也利行者知之仁也勉行者勇之仁也好學者知之勇也力行者仁之勇也知恥者勇之勇也通考史氏伯璿曰三知爲知三行爲仁二向便是上文以分而言之意三近爲勇之

次亦只是上文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
者勇也之意上節已知之成功乃勇之
此獨自學利以下求知之成功者說故曰
勇之次也
宋子曰仁則力行工夫多知則致知工夫
多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意自可見
之山陳氏曰所謂力行足以忘私者蓋世
之怠惰不為者皆所以自便其所欲故曰
私
問此章以力行言仁前章服膺勿失又以
守言仁何也雙峯饒氏曰守也屬行以擇
為知則當以守為仁以知為知則當以行
為仁各有當守與行如屬仁曰仁
者無私欲心無私欲然後能守能行今人
行不去只是被私欲牽制守不住只是被
私欲牽引耳
問呂氏元本云自私者以天下非吾事朱
子改之曰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如何蛟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聖
峯方氏曰呂公以公為仁有我為不仁力
行雖未是仁然足以去我朱子以純乎天
理為仁有欲便是不仁力行足以去欲故
近仁呂氏就愛上用說仁朱子就本體
上說仁也
朱子曰知恥如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
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
是則可憂也既恥為鄉人進學安得不勇
雲峯胡氏曰達德自是鄉人所同得之理而
此復以其近者言之誘人之進也蓋雖昏
惰之極亦未有不進者但患無恥耳周子
曰必有恥則可教侯氏曰知恥非勇也能
恥不若人則勇矣嗚呼彼悠悠者豈非無
恥之甚哉
東陽許氏曰非知非仁非勇不曰不是知
仁勇蓋知仁勇是德已至之定名若好學
力行知恥亦知仁勇之事但未全爾此體
貼三近字說

通考朱氏公遷曰論語兩章雖有入德成
德之殊而皆自一人之身合此三者言之
非各指其人之謂也中庸三知三行章句
以為知仁勇之事以分言者止自一人之
身合而言之聖人全此知仁勇其大當兼
知仁勇也以等言者各因氣質分高下而
言之勇者用力然後及乎仁仁者用力乃
能及乎知也然則入德之序知居仁之先
成德之序仁居知之首氣質之等知在仁
之上此其所以縱橫錯綜而不同與
芭山張氏曰三近非與生安近與吾之本
性近耳近者切近之近非遠近之近近即
未離本體之名○好學即理會達道知即
知此達道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不泯
于吾心者是知其不離吾身者是學重
近知不宜淺講好學以工夫尚在後面○
行非求行乎仁即是行此達道惟力行自
然真意流貫倫管中此便是近仁不必作
兩層說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稟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
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
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
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
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雲峯胡氏曰黃氏云此節當一部大學大
學以修身為本此章自首至此皆以修身
為要上文言修身而曰不可不知天者則
大學進推修身之工夫至於格物致知者

也。此言修身而曰治人治天下國家者。即大學順推修身之功。効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者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第一節天下之人生與我同類。皆在五倫之中。惟朋友一倫所包最廣。除却君臣父子夫婦長幼外。皆入朋友之倫。故大學言與人交。止於信。此朋友之交。是起道合之人。說蓋中庸是修道之事。教君子之書也。文字不可輕讀。過程氏復心曰。三知見道之方。三行達道之路。三近入道之門。以達道言。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非達德不行。以達道言。知仁勇非誠不行。以其分言。生學困知知之次也。安利勉行。仁之至也。知為成功。一勇之行。仁為主。困知勉行。勇為主。皆達德之行。必勇之近。乃入德之事。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夏

林次崖曰。知斯三者與知所先後一般。不是空知。是真箇去行了。不然怎說得知所以修身。
芑山張氏曰。知所以修身。就上文三近看出。五所以俱有工夫在。方孟旋云。吾以達德行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即是吾身行于天下國家處。豈不足治天下國家。按方說甚確。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

無不有也
本義
中庸
卷一

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辜

廣平游氏曰。經者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序有條而不可紊。
三山陳氏曰。施之治天下國家。可以常行而不變。故曰經。
倪氏曰。經者常也。即所謂庸也。
雲峯胡氏曰。羣臣相去疎遠。休戚不相知。必如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則可耳。庶民相去尤遠。休戚愈不可知。必如父母之愛其子。乃可耳。體字于字皆心誠求之者也。
三山陳氏曰。遠人非四夷。乃商賈賓旅。皆是離家鄉而求遠。非四夷。乃商賈賓旅。皆在諸侯之上。下文既有大臣又有羣臣。而此先云尊賢者。非臣之謂。正書所謂能自得師禮所謂當其為師則不臣者也。問中庸九經先尊賢而後親親何也。程子曰。道統先於親親。然不能尊賢。則不知親親之道。
陳氏曰。經有九。其實總有三件。三件合來

其歸一件蓋敬大臣體羣臣其本從
來子庶民來百工桑遠人懷諸侯其本
親親來而親親尊賢之本又從修身來
朱子曰體羣臣章句與呂說體字雖小不
同然呂說大意自好不欲廢也
新安陳氏曰親臣猶四體移之股肱大臣
豈不可乎朱子所訓不可易矣觀下文忠
信重祿所以勸士釋云待之誠而養之厚
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
則體字謂以身處其地而察之可移易否
乎
通考程氏復心曰言九經施之治天下國
家可以常行而不變故曰經大學新民自
新為先中庸依乎中庸修身為始大學止於至
善與中庸所依以知仁勇入貫之則皆誠也
東陽許氏曰此第三節
林次崖曰治天下國家只是九經九經下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臺
旁頭便說修身修身便是按上面修身說
來前面許多說話皆是為修身而設也後
面許多說話皆是自修身而推也故上文
說達道達德而結以修身下文說治天下
國家有九經而始於修身大學釋新民必
先自新即是此理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
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
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桑遠人
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
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

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
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
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
桑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
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
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新安陳氏曰表儀也如書所謂表正萬邦
之表得賢以師資講明故不疑於理
北溪陳氏曰不惑是理義昭著無所疑也
不眩是信任專政事舉無所眩迷也
朱子曰若百工聚則事事皆有豈不足以
足財用乎如織紵足以足布帛工匠可以
足器皿之類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臺
雙峯饒氏曰財用是兩字財是貨財用是
器用一人之身豈能百工之所為備如農
夫之耕農器缺一不可農得用以生財工
得財以贖用推此可見其餘蓋農工相資
則上下俱足
陳氏曰報禮重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
腹心也百姓勸君待民如子則民愛君如
父母庶民子來是也
雲峯胡氏曰道即前五者天下之達道立
是吾身於此五者各盡其道而民皆於吾
身取則也章句以為即是皇建其有極皇
極建而九疇敘君道立而九經行其自一
也尊賢尤與修身相闢修身則道成於已
尊賢則見道分明而無疑章句曰此九經
之效也道立是修身之效以下皆道立之
效
通考東陽許氏曰來百工是招徠諸工人

者言敬以其所持養者言道以其所踐履者言之所親愛以下五者以其所應接者

通考東陽許氏曰聽讒言則知人之道不明而賢者不安好色貨則必不能尚德而與賢者自相背馳改此三者而後能貴有德者尊其位爵位也此未言任以事蓋宗族且王於養若有才德則自隨所宜用之前言敬大臣則不貳是專任意後言官盛任使是優崇意其義不可一塗取任使謂足以任其使令時使則得以乘天時盡地利而所收者廣欽之又薄則民皆殷富而愈力矣

周禮天官宮正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稍食吏祿廩也稍者出物有漸之謂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臺

肉稟即稟給折送錢之類是也夏官稟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字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能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贊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而誅賞乃入工于司弓矢及繕人服盛矢器稟讀為芻稟之稟前幹謂之稟

新安陳氏曰食必與事稱有功不可負無功不可濫通考東陽許氏曰此官主弓弩箭矢故曰稟人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攻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善又賞之否者反此試本作考朱子曰遠人來至去時有節以授之過所為照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繡唐謂之給通所是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秋官遺人掌送逆辨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四方送逆及疆注疏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謂朝覲會同諸恤路

節道路之節旌節也夏官懷方氏掌來遠節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此類皆授節送逆之事

新安陳氏曰委積畜聚也周禮遺人掌牢禮委積証云委積謂牛米薪芻給賓客又司徒註少曰委多曰積通考東陽許氏曰地官遺人掌那之委積郊野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郎之委積以待羈旅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屯有積委入掌斂野之賦斂薪芻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聚之以待羈旅之等又懷方氏治委積館舍飲食此皆委積迎來之事也

通考趙氏德曰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行此大聘與朝晉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臺

或曰齊明盛服二句乃修身實地工夫若說飲明澄徹動容中禮便是身修以後事非所以修身也此節段段是有事做時修身以下皆然

蔡虛齋曰不徒曰親親而曰勸親親者蓋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吾能親吾親則人皆勸之而各親其親不然加一親字當作美文矣或曰官盛只是德懋懋官之意任使是委任而使之也任者倚仗之謂任而使之則虛心委付矣舊泥註官屬衆益足任使今專主優崇上說殊覺淺甚或曰九經明曰凡為天下國家蓋諸侯列國皆如是獨天王也若專作天子則周固已共主矣何必曰天下畏之又何必曰遠人封邦衛何必曰齊桓公之治亂持危也罷馬以為幣縶繫此桓公之厚往薄來也蓋王事終而衛事興矣

或曰往來皆當時列國卿大夫來朝聘之人非實往虛往名來利來之謂其人亦非盡如季札叔向子產韓宣子之流故下口嘉善矜不能晉公子于齊齊桓公以女妻之有馬二十乘及寓公之類與夫晉卿皆楚材之類皆所以柔遠人也往來二字不宜大狹爲之授節豐其委積註一端以見之耳沾沾拘泥者非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臺

三山潘氏曰三德行之者一所以實其德九經行之者一所以實其事
雲峯胡氏曰修身不實則欲得以閒理尊賢不實則邪得以閒正親親不實則疎得
以閒親推之莫不皆然
新安陳氏曰中庸一書誠爲樞紐論誠雖至誠者天之道處而始詳而誠之名已見於鬼神章誠之不可揜之一言誠之意已兩見於三德九經行之者一之二言矣誠之不可揜以實理言兩行之者一皆以實心言也
通考程氏復心曰以其序言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去讓遠色賤貨貴德所以勸賢自修身之始推之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官盛任使忠信重祿所以勸大臣與士自尊賢之等推之使百姓工斂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姓百工送往迎來朝聘以時厚往薄來所以懷諸侯自親親推之以其實言九者皆所以行在先誠其意中庸自修身至懷諸侯行之

致致 致致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覬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疾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朱子曰言前定何句若實不脫空也纔一語不實便說不去事前定則不困困時不曾做得臨時自是微不微便至於困行前定則不疚若所行不前定臨時便易得屈折枉道以從人矣道前定則不窮此一句又連那上三句都包在裏面是有箇妙用得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臺

陳氏曰上凡事一句乃包達道達德九經而言言下事前定一句乃指其事而言之也項氏曰言誠而必言豫者教人素學之也知之素明行之素熟而後取之則不窮矣雲峯胡氏曰上文言達道達德九經之所以行此則總言凡事之所以立蓋曰是誠也非一朝一夕之故戒懼慎獨養之者有素矣如此則先立乎誠而後事可立可立則可行矣章句以先立二字釋前定正與上二行字相應
新安陳氏曰四前定字所以申明上豫字也非以豫與前定爲誠乃是所當豫所當前定者謂先立乎誠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

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
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
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
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
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
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朱子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
實有此心如事親孝須實有這孝之心若
外面假爲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
不誠矣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異

新安陳氏曰所存所發指心而言所存靜
而涵養時也所發動而應接時也
問其事豫則立言與事行與道皆欲先定
于其初則不殆不困不疚不窮斯有必然
之驗故自不獲乎上不信乎朋友不順乎
親而推之皆始於不誠乎身而已然則先
立乎誠爲此章之要旨而不明乎善則不
可以誠乎身矣今欲進乎明善之功要必
格物以窮其理致知以處其義夫然後真
知善之爲可好而好之則如好好色真知
惡之爲可惡而惡之則如惡惡臭明善如
此夫安得而不誠哉以是觀之則中庸所
謂明善即大學致知之事中庸所謂誠
身即大學誠意之功要其指歸其理則一
而已朱子曰得之
殊氏曰此一節又推明誠不可不前定之
意洎自誠身明善始緊要在於明善善者
天命率性之本然湏是格物致知真知至

修身必先明四事
必四事修己
身先明四事
修己必四事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異

之所在是即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也天不
可不知善不可不明又見三德必以知爲
先也
通考程氏復心曰第四節包達達德九
經總言之豫與前定一皆誠也言不殆事
不困行不疚道不窮欲先立其誠也推言
素定之意治民獲上信友順親皆誠身之
用明善誠身之本以入德言則修身必先
事親以成德之效言則身誠然後親順
東陽許氏曰此節專提擲不可不誠之意
推至於誠身而止誠身又在明善明善即
格物致知誠身即意誠心正身修也事素
有誠則雖事變之來亦無所礙不誠便
困屈行素則雖有誠雖處夷狄患難莫不從容
不誠則將枉道矣道則通包上三章有誠
則應物必當出之無窮又曰自章首皆言
上之率下此言在下位却主下事上誠蓋
修道之教無所不該經四道字謂有其法

也董氏曰大學言誠意中庸言誠身大學
 細論其節目之詳中庸統論其成功之大
 林次崖曰所謂修身亦即上文修身說先
 立乎誠而又歸于誠身者誠原不在達道
 達德九經之外只是其處就是誠也故擇
 善固執工夫只是知仁勇立誠工夫亦不
 外知仁勇故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
 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或曰不說朋友信之却說信乎朋友正輕
 緊到自身上去所謂豫道也若泛從朋友
 上覓箇信來恐愈不得信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中並去聲從七容反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墨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
 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
 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
 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
 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
 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
 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
 不勉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此則
 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

其行知該下兩章中在勉固字以句

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問明善擇善何者為先朱子曰譬如十箇
 物事五箇善五箇惡須揀此是善此是惡
 方分明
 東陽許氏曰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擇善謂
 致察事物之理明者謂洞明吾心之理合
 外內而言之擇善是格物明善是知至
 三山陳氏曰善不擇則有誤認人欲為天
 理者免執不固則天理有時奪於人欲為天
 朱子曰誠者天之道誠是實理自然不假
 修為者也誠之者人之道是實其理則
 是勉而為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
 便是誠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只是反
 求諸己誠只是萬物具足無所虧欠○問
 在天固有真實之理在人當有真實之理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墨

聖人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無非天道之
 流行則聖人與天為一即天之道也天至
 於聖人必擇善而後能明是善必固執然
 後能實是善此人事當然即人之道也曰
 善北溪陳氏曰天道人道有數樣分別且以
 上天言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元亨而
 利貞貞而復元萬古循環無一息之閒凡
 天下之物洪纖高下飛潛動植青黃白黑
 萬古皆常然不易又如日月往來寒暑
 來萬古皆然無一息之差繆此皆理之真
 實處乃天道之本然也以人道相對誠之
 乃人分上事若就人論之則天道流行賦
 予於人而人受之以為性此天命之本然
 者便是誠故五峯謂誠者命之謂也蓋人得
 天命之本然無非實理如孩提之愛及長
 知敬皆不思而得非學而能即在人之心
 道也其做工夫處則盡己之忠以盡之信

四書大全辯

中庸章句卷一

一 臺

凡求以盡其誠實乃人道也又就聖賢論之聖人生知安行純是天理徹內外本末皆真實無一毫之妄不待勉而自中不待思而自得如人行路須照管方行得路中否則蹉向一邊去聖人如不看路自然路中行所謂從容中道此天道也自大賢以下氣稟不能純乎清明道理未能渾然其實無妄故知有不實須做擇善工夫行有不實須做固執工夫擇善是辨析衆理而求其所謂善致知之功也固執是所守之堅而不爲物所移力行之功也須是二者並進乃能至於真實無妄此人道也而雙峯饒氏曰不勉而中安行之仁也不思而得生知也從容中道自然之勇也或疑從容非勇曰今有百鈞於此一人談笑而舉之力有餘也一人竭蹶而不能舉力不足也然則聖人之於道也衆皆勉進而已獨從容非天下之大勇而何擇善近知固執近仁而勇在其中論誠者則先仁而後知以成德之序言也論誠之者則先知而後仁以入德之序言也雲峯胡氏曰自此以前十六章言誠之不可揜是以天道言誠上文誠身是以人道言誠所以於此總兩者言之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不勉而中者安行之仁不思而得者生知之知從容中道者自然之勇此以上皆言知仁勇學入德之事語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序也此以上見之又曰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此以下見之下章盡性仁也前知也無息勇也傳厚仁也高明知也悠久勇也如地之持載仁也如天之覆幬知也如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勇也往來皆言仁知勇而於此始焉至論學知利行之事擇善爲知固執爲仁又

依舊先知而後仁其所以開示學者至矣
通考東陽許氏曰第五節上二節皆言所
以行之者一然未分曉說出誠字至此方
明言之試者天之道指此理而言誠之者
指心而言下誠字雖以聖人之心而言然
聖人之心即天也誠者先仁後知以成德
言誠之者先知後仁以進德之序言
蔡虛齋曰誠者天之道二句是相承之言
非相對之言
或曰誠者無妄而體物者也以有誠之者
而誠乃見即所謂天之道亦惟有這誠之
之人天心纔有可指處正見誠之是人身
上的事必不容推諉實實有體受工夫在
○誠者非泛說誠實之初言乃指有生以
後真實無妄而渾全天理者言故曰天之
道言與賦畀之初不異耳若以誠者爲賦
畀此亦人人所同何獨以聖人明之

四書大全辯

中庸章句卷一

一 臺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朱子曰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審問時未暇謹思謹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將去初無先後也陳氏曰擇善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工夫盡用功多固執只有篤行一件工夫是擇善處真能知之則行處功自易也雙峯饒氏曰學必博然後有以聚天下之見聞而周知事物之理問必審然後有以訂其所學之疑思必謹然後有以精研其

學問之所得而自得於心辨必明然後有以別其公義利是非安於毫釐之微如是不至於差繆擇善至此擇之可謂精矣如是而加以篤行則日用之間由念慮之微以達於事為之著必能去利而就義取是而舍非不使一毫人欲之私得而奪乎天理之正而先學問思辨之所得者皆有以踐其實矣所執如此其固為何如此學知利行以求至於誠者之事也項氏曰學而又問則取於人者詳思而又辨則求於心者精如是而後可以行矣通考東陽許氏曰博學是總說一句在上面蓋為學規模不廣安能知道此是總言為學之意至其一事一物言之則亦須廣求遠取以反覆其理如是然後有可問者問思以下却是逐一事一節理會問須是詳審使答者辭盡意暢既問而得之矣又思之使自得於心可也思則必慎思之不及非慎也思之過非慎也思之泛非慎也思之鑿非慎也思既得之又加辨折使明徹無纖毫凝滯然後措之行事而篤焉是皆積累工夫自常人而誠之欲至於至誠非文理密察工夫積習安能攀緣而上王陽明曰問思辨行皆所以為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學射則必引矢中的學書則必操觚染翰學之始即是行了篤者敦實篤厚之意行之而不息也蓋學不能以無問問即學即行也又不能以無思思即學即行也辨既明思既慎問既審學既能了又從而不息其功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措之于行也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彙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

弗措不明
弗辨必強

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彙

朱子曰此一段是應上面博學之五句反說起如云不戰戰必勝矣之類也陳氏曰學問思辨智之事篤行仁之事弗措勇之事雙峯饒氏曰達道有五知此者曰知行此者曰誠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擇乎善所者曰誠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擇乎善所也五弗措所以篤行以固執之也知以求實行實勉之實則達德之實體立而達道之實通考史氏伯璿曰按章句釋此節之意曰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然則不為則已一句說有弗學意為字說學之意意則必要其成五字說弗能弗措也之意推此以例其餘則當以學問思辨行上五字句絕五之字著讀五也句絕或曰有弗學就其未學時言也若有弗學必須學學必須能非不學則已之謂或曰已百已千只形容弗措精神非限定為百為千也與弗措非兩層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

四書大全 中庸章句卷十 臺

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朱子曰雖愚必明是致知之效雖柔必強是力行之效

新安陳氏曰自人一能之以下乃子思子

警策只恐不能百倍其功耳若真能於此

五者下百倍於人之功則學力之至到決

可變化氣質之昏弱矣子思子豈欺我哉

莊子則陽篇吾為政焉勿齒莽治民焉勿

滅裂昔子為禾耕而齒莽之則其實亦齒

莽而報子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

子齒莽不用心也滅裂輕薄也

新安陳氏曰成已仁也進學不勇卒也不

能成已自棄其身於不肖之歸非不仁

明義之如九種
顯之如百反女

德得能不中
其此也可

四書大全 中庸章句卷十 臺

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雲峯程氏曰。前日鮮能曰不可能。此能百

倍其功。則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亦可謂

知矣。充之而義精可也。雖柔必強。亦可謂

仁矣。充之而仁熟可也。以此見得中庸非

不可能。能之者在平人。人之所以能之者

在乎勇。通考程氏復心曰。第六節言誠之目以

擇善言學問思辨學之所以為知。以固執

言篤行之利行。所以為仁。以愚柔擇執言

弗措。已百已千。困知勉行。所以為勇。此當

一部大學。朱氏公遷曰。此因氣質不同。主乎學力而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

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

爾。蓋包贊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

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

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

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
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
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
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
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
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
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陳氏曰此說孔子能盡中庸之道子思
引此以明道統之傳也
雲峯胡氏曰上章所述文武周公皆是
舉而措之之事此引孔子之言謂所傳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稟

一致使得舉而措之則亦猶是耳至第
三十章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則
愈可見其所傳之一致焉
新安陳氏曰論語堯曰篇歷敘堯舜禹
湯武王之事而以孔子答子張問政繼
之予思此章正此意也
或問章句第十六章兼費隱包大小而
言至此則曰包費隱兼小大何也雲峯
胡氏曰十六章則兼費隱而言不言小
大而包小大於其中此章則兼小大而
言不言費隱而包費隱在其中兼字包
字各有攸當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達道達德九經
尤事而皆一言之是其小者後專言
誠是其大者故曰兼小大而隱固在其
中至於誠一節全以理言豈非隱者然
聖人天道學者人道又豈駕虛言而遺
事故曰包費隱是小大之中包費隱也

諸章皆費隱中有小大故兩章費隱事
皆在上十六章鬼神先言大者後言小
者故曰大小此章先言衆目後言誠故
曰小大

史氏伯璠曰胡氏之說似乎得之但語
焉不詳猶未知其細辨兼包之義至曰
此章不言費隱則似乎有礙此章不言
隱耳未嘗不言費也愚則以爲兼則二
義並列一章之中而不可分蓋兼則一
總該二者之義而不可分蓋兼則一
無窮兼是本章所自有包非本章所有
亦不但中庸一書所有是凡天地間道
理此章無所不包雖中庸中所言不
亦是天地間道理亦在其中爾且以兼
之一字言之則各章但言費而隱在其
中不可以兼費隱言也前三章言小則
不言大後三章言大則不言小亦不可
以兼小大言也惟十六章言鬼神之事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稟

以不見不聞與體物如在二者並列於
一章之中則不見不聞正是隱體物如
在正是費故謂此章兼費隱也二十章
以文武之政治天下國家之九經與修
身事親知人三知三行三近擇善固執
等事並列於一章之中則政與九經正
是大小修身事親等事正是小故謂此章
兼小大也此二者皆本章自有其義則
所指固有有限矣若以包之一字言之則
十六章只是體物之一言可以包大小
二十章只是誠之一字可以包費隱益十
六章說鬼神神之費處不外乎體物之一
言而體物之一言則於費之大小可以
總該之矣陳定宇所謂體物不遺總而
言之所該甚大即一物言之亦鬼神爲
之體茲非小歟其言可謂至明白矣非
答問政之言雖非一事然皆不外乎誠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臺

只覺首段合與次段首意相接如云政也者蕭蓋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都接續說去又思修身段後便繼以天下之達道五知此三者段後便繼以天下之達道五九經亦似相接續自此推去疑只是一章後讀家語方知是孔子一時間所說乃是本來一段也

通之史氏伯嚭曰哀公問政者問治人之事也孔子答以人存政舉以至於不可不知天凡五節皆所以明治人之本在於修身也下文自天下達道五至三近三節詳言修身之道修身之道盡則治人之本立矣知斯三者一節是結上起下之過接處下文九經四節是詳言治人之事即哀公所問之政也凡此以上皆為人君言之耳然治人之事非人君一已所可自為也必在於取得其人而共治焉可也凡事豫則立一節又是結上起下之過接處下文在下一位一節說人臣欲輔上以治人者其本亦在於修身而已明善誠身則身修而有可以獲上之實矣下之所以獲上者有可以君之政在人取人者亦在是此一節終章首為政在人取人者亦在是此一節終章所謂豫豫所謂豫則知上文數語耳如出誠身一誠字則知上文數語耳如任者皆當以修身為本而修身者皆以誠為要也故下節遂言誠與誠之者以

如工者二也故下節遂言誠與誠之者以已上六章是第三大節皆是發明費隱

之性之端五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臺

直至二十章始以三達德行五達道者為言正是二大節相承之次或疑君子之道費而隱之道不止是五達道之道蓋道雖無物不有然君子所當知當行至切至要者惟在於五達道而已觀於十二章之末既以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者結之而下章遂以君子之道四為言為費隱之道非即五達道之道可乎章末言天道人道蓋為下章說誠明明誠之事用功則先知後行以前皆是說用功主中間雖有說聖人事處不過亦以為學中用功之法自此以後多是說成功之事蓋欲示學者以成後知以後多是說成功之事蓋欲示學者以成後知以後多是說成功之事蓋欲示學者以成後知以後多是說成功之事

授學者以至此準的之階梯也至於人道道之極則亦與天道無間觀於言人道者五章末之言可見矣其詳於後節言之饒氏分哀公問政章為二章以屬下節者非是

蔡虛齋曰章句于鬼神章則曰兼費隱包小大于此章則曰包費隱兼小大何與曰包者不明言但意所包含也兼者其所明言者也故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費矣此明言也末嘗兼小大而言而小大則皆在其中此章自修身以至子懷諸侯自生知安行以至于困知勉行大小亦皆兼言並舉矣而費之與隱則皆不出乎所言小大之中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

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

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通考東陽許氏曰章句德無不實德字說誠字聖人之德兼誠明

朱子曰此性字是性之也此教字是學知也與首章天命謂性修道謂教二字義不

同

葉氏曰聖人全體無一不實而明磨所照無一不盡此自誠而明也學者先明乎善

而誠也謂之性者全於天之賦予謂之教者成於已之學習

雙峯饒氏曰自誠明謂之性指誠者而言自明誠謂之教指誠之者而言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臺

朱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誠實然之理此堯舜以上事學者則自明誠謂之教明此性而求實然之理以誠而論明則誠明合而為一以明而論誠則誠明分而為二

陳氏曰下二句結上意可以至於誠可以

是做工夫處

三山陳氏曰自誠明者由其內全所得之實理以照事物如天開日月自然無蔽此

性之所以名大之道也自明誠者由窮理致知去其私欲以復全其所得之實理必

由學而能此教之所以立人之道也自誠明者誠即明也非曰誠而後至於明自明誠者尚須由明而後至於誠雖然及其成

功一也

勿軒熊氏曰首章言性道教道之一字前章備言此但言性與教誠明謂之性字知

安行之事先知而後知明誠謂之教學知

判行之事先知而後知

雲峯胡氏曰此性即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人物所同此則性之者也聖人所獨此教即修道之教但教是聖人事此則由教而人學者事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第二誠字帶用功意言之尚淺下言明則誠矣此誠則與誠明之

誠同入聖而非賢矣四明字不同第三簡明字與第一簡明字同第四簡明字與第二簡明字同則字意亦不同誠則明矣猶言誠便

明矣此則字意緊明則誠矣言能明理則可至於誠此則字意慢

黃氏洵饒曰首章言謂者直謂之也謂之者名之也稍緩○性即首章之性惟聖人

全其天命之性故曰性即首章之性惟聖人之教惟賢人由修道之教而入故曰由教而人○此明字與雖愚必明皆就心上說

右第二十一章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臺

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

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

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朱子曰中庸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次

言人道處皆存下工夫節次

陳氏曰此章兼天道人道而言

雙峯饒氏曰此章大意是繳上章言誠

者天之誠也此章之意是繳上章言誠

則去則天誠為二也此章之意是繳上章言誠

合則天人合一也此章之意是繳上章言誠

天道致曲章言人道而末合之曰唯天

通考朱氏公遷曰此下又分別天道人道

學者之事也餘如反身而誠與強恕而

以兩下能用故者已皆盡曰家
字可用字三上言能以守教引

否相理心
離果與

行相對亦入德成德之不同也但誠明
謂性誠者天道則專為聖人事反身而
誠則通為聖人與大賢以上事在下位
不獲上說從人事上來萬物皆備於我
說從天理上來誠之者知行兼備者也
明誠謂教先知後行而知為本也思誠
強恕則致知以後行之事也平居之日
講求踐履以實其實實是曰誠之行事之
際加之慎獨以審實與不實之幾是曰
思誠
東陽許氏曰此章以後誠字皆是指心
而言惟二十五章首兩誠字以理言
黃氏洵饒曰此章為第三支其下十二
章為節節
程氏復心曰此章性字是性之也此教
字是學知也此二字却是轉一轉說與
首章天命之謂性修德之謂教二字義
不同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十 墓

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
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
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
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
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
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
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
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

否為果體
二折用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十 墓

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
地參謂與天地並立而為三也此自誠而
明者之事也

朱子曰至誠之至乃極至之至如至道至
德之比
葉氏曰至誠者蓋聖人之全德無一之不
實極其至之謂舉天下無以加亘古今莫
能及者也
新安陳氏曰章句又推本天命謂性一句
而言天命之在我者即天理之賦予於我
而為性者是也察之謂生知由之謂安行
乃借孟子所謂舜察於人倫由仁義行之
察由二字用之謂知之與行之皆無不盡
也
問盡性即孟子盡心否朱子曰盡心是就

知上說盡性是就行上說能盡得真實本
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知覺之妙
用是盡心盡性是盡性盡心之盡不是做工夫之
謂盡言上面工夫已至至此方盡得耳
盡已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之
類盡人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之
如鳥獸魚鼈咸若○性只一般人物氣稟
不同人雖稟得氣濁本善之性終在有人
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使
復其善物稟氣偏無道理使開通只是處
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謂明處使之他所謂
得者用鞭撻方乘得此亦教化是隨他天
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贊天地之化育
人在天地間雖只是一理然天地之化育
自有分人做不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
能生物而耕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必用
人火能煖物而爨必用人財成輔相皆用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非贊而何陳氏曰此乃有德有位之聖人之事惟堯舜足以當之雙峯饒氏曰此與首章一般至誠盡性便是致中和贊化育便是天地位萬物育○問盡已之性可以兼知行言盡人物之性恐只是半知而言且如人物之性我如何行得他底曰盡其性者是知之行之無不盡之云也盡人物之性者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之云也如新民止於至善相似不是民之自新止於至善乃是新之止於至善問如何盡人之性曰如教以人倫使盡物之性曰如仲夏有義之類皆是問如何獵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之類皆是也雲峯胡氏曰天命之性木與實而無妄故聖人之心真實無妄之至始於木然之性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孟子盡心曰性窮理之事專就知言此兼知行言蔡虛齋曰惟天下至誠五字是提聖人名號若論義理則只是一箇至誠而盡已性盡其性又去盡人物之性也非待至誠了方去至聖為能聰明廣知云云也章句謂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方見得是易與天地準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也例蓋惟其能彌綸天地之道方見得是易與天地準耳○盡性盡人物之性即首章致中和者參贊則天地位萬物育矣不可謂盡人物之性為萬物育蓋盡人物之性者知人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還屬自身事○以天道人道分配仁知勇之說決非正意今且按史氏之說求之以盡性贊化育為仁至誠致曲為智至誠無息為勇有近似者至以自成為道為仁則其下文又自對成物之智而言而其言仁又自與上文言仁不類至于鄭氏濟又謂尊德性章有道德足與無道足容猶君子之強章不與塞至死不變之意是勇也其穿鑿牽合又甚矣按朱子只是反覆推明第二十一章之意章章都有林次崖曰盡人物之性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也緊要是知之明若不是周生民之故洞萬物之情如何處得他停當○可以當云有以能盡人物之性這便是有以贊化育了不是從此方可去贊化育哉或曰參贊成就人物上見之贊乃書贊贊來不專以配合言相參合而成者有天地不可無至誠也

芭山張氏曰。虛齋次崖說。宜玩按。小語。朱子性只是一般。云云。本朱子語。類然。語類此亦是教化二句。下尚有如虎狼。便只得。恒而殺之。驅而遠之。等語。愚意。合。雖。雖。遠。是。見。仁。存。義。正。作。用。並。行。不。悖。雖。殺。雖。却。仍。是。生。處。修。善。者。輒。割。去。此。語。非。是。王。陽。明。云。盡。性。者。只。在。人。物。之。性。上。盡。雖。却。人。物。更。無。性。可。盡。此。言。最。切。寔。但。雖。就。人。物。上。盡。却。先。從。已。身。上。做。工。夫。非。逐。在。物。求。盡。也。觀。格。致。誠。正。先。齊。治。平。位。育。在。致。中。和。之。後。可。見。○。袁。了。凡。齊。治。平。位。育。在。論。盡。性。就。天。下。也。非。知。明。處。當。之。說。此。處。文。化。字。之。義。即。不。賞。而。勤。不。怒。而。威。說。玩。下。以。盡。之。而。况。有。知。有。處。乎。按。疏。義。此。說。背。理。蓋。明。德。于。天。下。亦。須。知。之。明。處。此。說。當。非。併。知。與。處。而。空。之。也。若。云。有。知。有。處。便。是不。化。未。免。墮。人。虛。無。寂。滅。與。聖。賢。體。用。不合。此。袁。氏。求。淺。反。淺。之。病。必。不。可。從。

四書大全解中庸章句卷一 聖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或疑此章以後言天道人道間見迭出。潛室陳氏曰。道理縱橫說之無盡。如何。立定樣範。只合逐章體認。繞不費力。處。便是天道。著力處便是人道。以誠者之仁。發。明。通。史。氏。伯。瘡。曰。此。章。以。誠。者。之。仁。發。明。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

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四書大全解中庸章句卷一 聖

朱子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迹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北溪陳氏曰。自形著至變化。以致曲之效。言新安陳氏曰。形著明相似而有漸。皆誠之全體呈露於大用者也。形著明是一類。動變化是一類。明者形著之盛。化者動變之妙。通考黃氏洵。饒曰。誠則明見在內。著則明見在外。致曲即孟子擴充之意。致曲由明入誠。工夫在知行之間。物格知至之後。致曲與固執並行。不致曲則執德不弘。不固執則信道不篤。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致曲與致知不同。動者誠能動物。如信友。護親之類。新安陳氏曰。當看悉字。各字。悉是一一推。

必從。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之者之仁
發明人道也
朱氏公遷曰誠以心言學以至於聖人
之事也誠意即致曲之功即誠之為貴
之意此入德之事也自慊即曲能有誠
之謂即成已仁也之意此成德之事也
心廣則自然體胖成已則自然成物誠
形著明則自然有動變化之理此成德
之效驗又不期然而然也但至誠能化
是聖人事心廣體胖與時措之宜是通
為聖人與大賢以上事其效驗不同又
如此云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一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
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
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

神見音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
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
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
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
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作本蓋 符緯如故
變誤之尤誤

同與音作聲 附條註氏隱見二戰子
孫孫音第一 可此小節東之說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一

前左秋約前右冬灼後右周禮華氏掌其
燠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焚蕪迷獻其
絜帛歲終計其占之中否國有大事則先
絜帛而後卜小事則卜筮不相襲蓍龜皆
積龜積以木著積以華筮之法猶存而龜
卜之法則後世無傳矣華筮上聲荆木也
焦與焦同又去聲灼龜炬也禮少儀執燭
之燎亦謂之楚燎楚則華之類繁帛者卒
卜以帛書其名繫之於龜也
左傳定公十四年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
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
觀之若皆將有死焉是年定公薨哀公
七年魯伐邾以邾子益來
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朱子曰在我無一
毫私偽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孽
與蓍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

頁七

製

言天道也

經 168-103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墓

理散於事如吾臣之義父子之親皆屬
 故為用變誠言必有一意一則心有覺而
 道無為心所以為行道之本則行道惟人
 為能故以心為在人而誠亦猶首章章句
 不言性之所以為性而人之所以為人
 之意皆自此以後專為學者言之也朱
 子嘗曰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
 以管乎天下之理雖散在事物而其用
 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蓋理具於心
 而散在事物心主乎身而管攝眾理問者
 謂實理實心看來都是體者蓋但就心主
 乎身理具於心處言殊不思理具於心者
 誠以心言是就管攝眾理處說心道以理
 言是就散在事物處說理就管攝眾理處
 說心故曰本就散在事物處說理故曰用
 問者但知具於心者之為理而不知散在
 事物者之乃所以為理故如此疑耳雙峯

所見正與問者有契故曰誠即道也蓋皆
 不達子思朱子之意而致誤耳
 蔡虛齋曰朱子誠者自成是孤立懸空說
 這一句而胡氏據之以立說看來此一句
 亦是朱子未定之見蓋此章大意思正意
 思全在誠者自成也一句上如何謂是懸
 空說這一句到得道自道方着人自去行
 且下文章句云蓋人心能無不實乃為有
 以自成是此一句已兼人言是正誠之者
 之本領處又得為懸空說邪蓋以為着實
 說則此章重處在誠者自成以為懸空說
 則此章重處在而道自道然以此章正意
 求之及以下文章句玩之則誠意重而道
 意輕也章句矣
 林次崖曰此理具於心曰誠本諸心而見
 于事物之間則曰道誠即天命之性道即
 率性之道

小云兩字
是終始
字之終始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求之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求之
 貴 如有污損缺失責令賠補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
 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
 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
 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
 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
 者亦無不行矣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墓

朱子曰有是理則有是物徹頭徹尾皆實
 理之所為未有無此理而有此物也大意
 若曰實理為物之終始無是理則無是物
 故君子必當實乎此理也○誠者物之終
 始此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
 必有所終而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
 於有也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
 也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矣此誠所以為
 物之終始而人心不誠則雖有所為皆如
 無有也○誠則有物不誠則無物且如而
 今對人說話若句句說實皆自心中流出
 這便是有物若說空話誕妄不說實話雖
 有兩人相對說話以至枯死朽腐歸土皆
 有自萌芽發生以此物若無此理安得有
 有此實理方有此物若無此理安得有
 物○不誠無物以在人者言之謂無是誠
 則無是物如視不明則不能見是物聽不
 聰則不能聞是物謂之無物亦可又曰孝
 弟推此類求之可見○問誠者物之終始

四書大全

中庸章句卷一

聖

不誠無物此二句是泛說君子誠之爲貴
却說從人上去先生於不誠無物亦以人
言何也曰誠者物之終始固泛說若不誠
無物這不字是誰不他須有箇人不誠
得○誠者物之終始是解誠者自成一句
不誠無物已是說自道了蓋人則有不
誠理無不誠者恁地看覺得前後文意相
應
北溪陳氏曰誠者物之終始此誠字以實
理言不誠無物誠之爲貴此二誠字以實
心言蓋有是理而後有是物以造化言之
天地間萬物生成自古及今無一物不實
皆是實理所爲大而觀之自太始至無窮
莫不皆然就一物觀之亦然以一株花論
春氣流注到則生花春氣盡則花亦盡就
一花論氣實行到此則花開氣實消則
花謝凡物之終始皆是一箇實理如此不
誠無物是就人心論凡人做事自首徹尾
純是一箇實心方有此事實若實心間斷
雖做此事如不做一般如祭義云其立之
也敬以誠至已微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
面此是祭之終始皆一實實之心則祭之
爲物方成一箇物而非虛設若季氏祭終
而破倚以臨祭則是不誠與不祭何異
通考黃氏洵饒曰誠者物之終始此是言
兼人物蓋人之心就人說能無不實翻一
轉說有以自成即誠者自成而道在我者
即而道自道
東陽許氏曰物之終始物者兼事言不誠
不字就人言
程氏復心曰自此以上是說自成自此以
下是說成物
吳氏程曰章句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
有所爲亦如無有此以在人之實心釋終
始無物二句如或問中所論不違仁是也

四書大全

中庸章句卷一

聖

若人之心以下又繳歸上文謂全其天命
之本而達其性之道也
天台吳氏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便是無
物所以君子誠之爲貴章句何以天下之物
皆實理之所爲釋物字又以故必得是理
然後有是物釋始字復以所得之理既盡
則是物亦盡而無有釋終字下文又言故
人之心一有不實釋不誠二字則雖有所
爲亦必以誠之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
實乃爲有以誠之爲貴也申言誠者物之終始
以繳上文誠者自成是申言誠者物之終始
無不行矣是申言不誠無物以繳上文而
道自道也其一字不苛又如如此
林次崖曰有是誠則自然成箇物不待安
排也若無誠則雖安排亦不成箇物以是
道○誠者物之終始即誠者自成之意誠
兼實理實心物該天地人物事不誠無物
專主人之實心言此以起君子誠之爲貴
一句此子思之主意
陳紫峯曰誠者物之終始是申說誠者自
成也以實理言而兼人之實心在其中蓋
實理爲物之終始與實心爲事之終始一
也事亦物也而實心亦所以存此實理也
故只曰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也誠
無物此物字專以事言誠字專以心言誠
者物之終始已該不誠無物在其中不誠
無物只在誠者物之終始內抽出一端以
引起君子誠之爲貴也
或曰此節誠者二字只泛論道理若以誠
者爲誠者之人則下文何必又曰君子誠
之爲貴物兼我與天下言下所以成物物
字專指天下言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

知去聲

宜也

書大全辭

中庸章句卷

夏

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克己復禮爲仁
豈不是成已知周乎萬物豈不是成物○
成已成物之道無不備故能合內外之道
而得時措之宜蓋融徹洞達一以貫之而
然也○問時措之宜是顏子閉戶耒耨纓
冠之義否曰亦有此意湏知仁具內外合
然後有箇時措之宜
雙峯饒氏曰成已成物已與物雖有內外
之殊而仁知之德則具於己性分之內乃
合內外而爲一底道理○起頭說誠自成
其下說成物說道自道其下說合內外之
道見得誠不但成已道不但自道又能成
物而合內外之道也○知居仁先者以好
學言入德之知也知居仁後者以成物言
成德之知也
雲峯胡氏曰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
仁也與此言仁知若異朱子以子貢之言
上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

不必又添野

中庸章句卷一

夏

而有實主之分蓋知主知仁主行學與教
皆以知言故先知後仁知爲體仁爲用成
已成物皆以行言故先仁後知仁爲體知
爲用二者互爲體用愈見其性中之所有
而無內外之殊者矣時措之時字卽時中
之時性之德是未發之中時措之宜是發
而合乎時中之中
譚氏曰誠之體爲仁誠之用爲知誠之實
理可據曰德誠之實理可由曰道
顧氏曰外成物也內成己也分言之則曰
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合言之則曰性之德
也合內外之道也合言兼總之意
新安陳氏曰深繹此章誠本自成己也誠
之爲道本自道於己也此爲己之學也天
命之性具此實理誠者此理之實也實有
諸己故曰自成率性之道躬自行之道者
行此者也躬行於己故曰自道言皆自己
分內事也誠者物之根幹是乃事物之微
始徹終而無間斷者也不誠則心一虛僞
有物如無物矣是以君子必鑒此而以誠
之爲貴此誠之字如前章誠之者之誠之
誠之正君子事也誠固曰自成然非徒自
成己而已也旣自成己則必成物性者萬
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立必俱立成
不獨成己所以爲仁而體以立成物所
以爲知而用以行成己而不成物是有體
而無用矣仁知乃天命之性中固有之德
也成己之仁存於內而道自行於己成物
之知發於外而道亦行於彼固無內外之
殊所以合內外而同一道也誠亦成物豈
彼自成而已道亦合內與外豈徒自道而
己旣能由體達用由內合外則見於隨時
以舉而措之者豈不皆得其宜也哉由成
己之仁發爲成物之知則知固自仁中出
又能合乎時措之宜則義又從是而生而
義亦自仁中出矣仁也知也義也一以貫

理便又添
疑字一

四書大全辯
中庸章句卷一
聖

之皆實理之條目也
通考史氏伯瘠曰誠者自成是理之自然
未說到人力上下句道自道方是當著力
處陳氏實此者也實有諸已之言則未免
有攙說人力之病蓋未達誠自成只是物
物各具一太極之實理而已之意也其曰
率性之道躬自行之亦似未當躬自行之
亦非所以言率也其曰誠之爲道云者此
則饒氏誠者天道之意而誤爾
東陽許氏曰前自成謂自然而成後自成
謂自己成就也仁知皆性之德合內外之
道也時措之宜卽時中也性之德合內外
之道總仁智言
程氏復心曰成已仁之體成物是智之用
何氏潛齋曰合內外而爲仁智者誠也
莆田王氏曰誠者非特自成一已而已也
又所以成物也故章句以誠雖所以成已
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
書大全辯
中庸章句卷一
星
彼矣以釋之成已仁也成物知也章句以
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以釋之所謂克
復爲仁以成已知周道濟以成物也性之
德也指誠之成已成物故章句言是皆吾
性之所固有者此也合內外之道也指仁
知故章句言而無內外之殊者此也故時
措之宜也言誠一也以其成已謂之仁以
其成物謂之知而時措之無不可合言之
則成而已矣故章句言既得於已則見於
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章句之謹
嚴又如此
黃氏洵饒曰故時卽時中措之宜聖人地
位吾性之固有謂知行既得於已指實理
陳紫峯曰誠者自成也二節言理本實而
人當實心以成已也誠者非自成一節言
人能成已則自能成物也
蔡虛齋曰章句體之存用之發者猶孟子
言仁義爲並舉體用意耳非以知在外也

四書大全辯
中庸章句卷一
夏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吳

曰知猶謂之中謂之和二謂字非成已湏仁成物湏知也○不合外原無所謂內合內外猶云無外無內合者渾合之謂○成已仁也五句俱是發明誠者非自成已性體却根自成自道工夫來本性既合內外仁知而惟自成自道者能使所合者不離故時措之皆宜措如置物一般隨置在那裏悉皆妥貼也

顧隣初曰聖人之道以天地萬物爲一體非合之也吾性中無雜物獨成之已亦無雜已兼成之物故盡其性即所以盡人物之性盡人物之性乃所以自盡其性無二道也中庸語自成自道恐人之誤以爲偏于成已而道專于內乃以所以成物合內外之道申言之豈推而極之謂哉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陳氏曰凡假偽底物久則易間斷真實目

無間斷

問至誠無息說天地得否變峯饒氏曰人

之誠有至有不至聖人誠之至故可說至

誠天地只是誠無上不至

雲峯胡氏曰首句上便有故字承上章而

言也言誠自第十六章始二十章至二十

五章言誠莫詳焉此章特因上章言至誠

之功用於是以故字先之

新安陳氏曰自至誠無息至博厚則高明

言聖人之道

東陽許氏曰至誠無息惟至誠所以無息

有虛假則間斷矣惟無息乃見誠之至有

息則非至誠矣

通考史氏伯齊曰論語集註一貫章有曰

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則似不必拘也但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此處言聖人配天地之意則是說聖人而

非指天地爾

林次崖曰東陽許氏謂惟至誠所以無息

有虛假則間斷是也陳氏凡假偽底物久

則皆有間斷及蒙引難乎有恒之說皆不

可用如類子未免違仁于三月之後謂之

假偽虛誇可乎

或曰無息不專以靜時言事來即應應時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朱子曰久然後有徵驗只一日二日工夫

如何有徵驗問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果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

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

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

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

明

朱子曰此是言聖人功業者見諸家多作

進德節次說只一箇至誠已該了豈復有

許多節次不須說入裏面來古註不可易

○久是就他骨子裏說鎮常如此之意悠

遠是自今觀後見自無窮之意又曰悠

是擬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在

蛟峯方氏曰悠是其勢寬緩而不促迫遠

是長遠天幸功効氣象之促迫者便不長

遠如三代之治氣象寬緩五霸之治氣象

促迫故三代之治氣象寬緩五霸之治氣

然者見於外如晬面盎背之類是徵驗處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

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

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

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

明

朱子曰此是言聖人功業者見諸家多作

進德節次說只一箇至誠已該了豈復有

許多節次不須說入裏面來古註不可易

○久是就他骨子裏說鎮常如此之意悠

遠是自今觀後見自無窮之意又曰悠

是擬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在

蛟峯方氏曰悠是其勢寬緩而不促迫遠

是長遠天幸功効氣象之促迫者便不長

遠如三代之治氣象寬緩五霸之治氣象

促迫故三代之治氣象寬緩五霸之治氣

不已去久則是從後來總計前頭見得是
久者不息之積也。○至誠無息不息則
久都是說內邊久則微方說出來。誠中發
外也。善于中則驗于外矣。既驗于外則其
所驗者益悠遠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
深厚非悠遠如何有積亦猶非不息如何
有久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非其積
之博厚高明從何處發達亦猶久則微意
故博厚高明亦不可截作兩件事只是統
說聖人功業積得來博厚又從博厚上起
高明其載物覆物亦因博厚而分其類所
屬耳非真有一高明以覆之。一博厚以載
之如天地設位然。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
以成物也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宣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
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
地同用。

三山潘氏曰久是久於內悠是久於外
潛室陳氏曰不息則久是誠積於內微則
悠遠是誠積於外下却變文為悠久則是
兼上文內外而言者
問以存諸中者言則悠遠在高明博厚之
前以見諸用者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
後如何朱子曰此所以為悠久也若始初
悠久未稍不悠久便是悠遠方能至於高
厚今又由高厚以至悠遠也物至久則高
成而不壞不久則離成而易壞至此則與
大地同用矣此處似說得太高妙然王誠

是勇仁分
非知信

之德在我能極其至其功效氣象著見
天下自然如此能盡其道者惟堯舜為然
蓋堯舜在位日久自有許多博厚高明悠
久氣象也
雙峯饒氏曰此章承上二章而言所以勞
頭下箇故字蓋盡性仁之至前知知之至
而無息勇之至也又自無息推之曰不息
則久久則微微則悠遠已自闕了悠久字
在其中言積之久則驗於外悠有長之意
長而且遠則博長遠而不息則所積者厚
博厚則發達之盛而高且明此推其無息
之效故其序如此下一截指其成德而言
故先博厚而高明而後悠久○不息則久久
字指誠而言是見之於外便見得悠久是
外面底
新安陳氏曰自博厚所以載物至無為而
成言聖人配天地之道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宣

通考史氏伯雍曰按章句於微則悠遠以
下以為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於悠久成
物處云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固
宜亦有斟酌饒氏直指為無以異則言之
太快而不免有所遺矣至謂下一截指其
成德而言尤未當蓋至誠已是成德事其
下文但言其常於中而驗於外者如此耳
非如此而後德始成也雙峯乃曰下一截
指成德而言然則上一截非成德之事耶
此固所未喻者又曰悠久之悠即悠遠之
悠此指驗於外者言也悠久之久即久則
主悠之久此指常於中者言也兼內外者
章句無可疑矣今曰上久字是在內下悠
久是外而底則一久字果有同矣不唯
意若曰唯其常於中故驗於外者悠遠而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龜山楊氏曰配合也與孟子配義與道之

配同

陳氏曰同用以功言同體以德言

居覆幬之前何也雙峯饒氏曰博厚持載

指仁而言高明覆幬指知而言以入德言

厚持載之仁所以成德言則仁先乎知此博

悠久無疆代明錯行又仁知之勇也而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章

即嘗覆嘗載故物成耳離却上二句說成

物者非

邑山派氏曰悠久兼內外言三山潘氏分

屬內川梓理宜剛蒙引說是

或曰悠久即博厚高明至于悠久耳成物

于博厚高明後着箇悠久字天下豈有無

體之用哉但曰驗于外是何物驗之但曰

施于外是從何處施來內外體用便不相

離

或曰悠久即博厚高明至于悠久耳成物

于博厚高明後着箇悠久字天下豈有無

博厚高明則驗於外者又未嘗不常於中也首

尾相應如此况同一久字不應頓有內外

之與若以久亦可以言外耶則上文久與

悠遠分內與外又何為而不可易耶以此

見朱子之精密

黃氏海饒曰微則悠遠以下言由體而達

用博厚所以載物也以下因用以見體

蔡虛齋曰小註悠是久于外久是久于內

此說亦當蓋久字自兼內外也或曰然則

悠遠亦兼內外否曰露出久字見兼內外

悠字帶說故曰悠久即悠遠主于外而合

于博厚高明後着箇悠久字天下豈有無

體之用哉但曰驗于外是何物驗之但曰

施于外是從何處施來內外體用便不相

離

或曰悠久即博厚高明至于悠久耳成物

于博厚高明後着箇悠久字天下豈有無

體之用哉但曰驗于外是何物驗之但曰

施于外是從何處施來內外體用便不相

離

長說成章如贊物致
色澤發此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章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見音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

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爲而成以無疆而

言也

陳氏曰不見而章是不待有所示而功用

自然章著此處與地一般不動而變動則

猶有形迹至於不動則如天之變化萬物

無形迹此處與天爲一般無爲而成有所

爲而成尚有形迹無所爲而成其功用至

於悠久自不見其形迹此亦悠久無疆之

言也

問以不見指博厚不動指高明易曉無爲

而成與悠久無疆似不相貫雙峯饒氏曰

悠久是貫天地而言不見不動便是無爲

四書大全辯

中庸章句卷一

章

惟其博厚高明悠久所以能成物不見而章是品物流行不動而變是雲行雨施無爲而成是各正性命
雲峯胡氏曰無息便是久久便自然證驗於外不息則久是存於中者也悠久成物是驗於外者也凡功用豈無積之博厚發之高明者其博厚高明未必能久無絕不自真積力久中來也惟實於中者久故證於外者亦久內外此誠內外悠久終始此誠終始悠久朱子曰博厚高明悠久之形體悠久猶人之元氣有肯哉上章成已成物誠之者之事此悠久成物誠者之事曰成物而言皆指博厚高明之悠久而言東陽許氏曰不見不動只是言聖人無爲下句又總上二句地未嘗有意於生物而百穀草木禽獸昆蟲皆榮然可觀是不見而章也天未嘗有意變化萬物而有生之類皆稟命於天是不動而變也
通考黃氏洵饒曰博厚配地云云言聖人試天地如此者不見而章以下專言天地以明聖人
陳紫峯曰雖有章變成之異要之章則無不變變則無不成而不見不動亦即所謂無爲也聖人之治天下有田里學校禮樂政刑何嘗隱而不見寂而不動漠然無所作爲蓋其據事理之當然以應天下之事順吾性之本然以盡人物之性所謂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者也
芑山張氏曰此節只就上文贊其如此不是一進一步說不見而章三句總言其自自然然化分屬配地似未渾融本文語意不如此陳氏饒氏諸說功用昭著偏屬地變化萬物偏皆不可從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四書大全辯

中庸章句卷一

章

節齋蔡氏曰不貳則無間斷所以不息新安陳氏曰不貳者一也一即誠也惟其爲物誠一而不可得而測所以不息而其生物之多所以不可得而測度也生物不測下文今天天以後詳言之○自天地之道觀此言而盡至貨財殖殖焉專言天地之道觀此及下文兩提起天地之道可見上文皆是說聖人之道
或曰不測言物從不貳生出不能測其所以然非生之多不可量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新安陳氏曰誠一不貳接上文說來所以博極其博厚極其厚高明悠久各極其盛而有生物之功如下文所云也
或曰總是箇不貳貫徹其中故能博厚高明悠久如此博厚等字面上文俱見此只指出天地亦如是耳○博厚等不分屬天地蓋博也厚也云云總是天地之道着一

道幸。在天地之施功用處說不在形體。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
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
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
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
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
測鼃蠃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
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章

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
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
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
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朱子曰管中所見之天也是天也地大底
地只是天○問天斯昭昭是皆其一處而
言及其無窮是舉全體而言向來將謂天
地山川皆因一累而後致曰舉此全體而
言則其氣一入意蓋言天地聖人皆具此
三山陳氏曰入意蓋言天地聖人皆具此
實理無有駁雜無有間斷故能有此功用
耳
通考史氏伯雍曰至誠則自然無息無息
則自然實於中驗於外而與天地同其體

言歸於
實呼平章

用非至誠之後猶有待於不息而後能與
天地同其功用也或問力辨諸家之失
為其如此○按章句上文曰此四條皆發
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
意此曰然天地山川實非田積累而後大
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兩意字正相應蓋
至誠之德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及物之功
則未嘗不自近而及遠自小而至大也故
以天地山川積盛而能生物者為喻發明
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義
其辭則似以天地山川由積累而後大者
而實則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
可也
黃氏洵饒曰天地之道博也厚也云云是
兼言天地聖人○不貳不息發出則盛大
不貳不息體也盛大用發見於外也
或曰說昭昭說攝土說一勺卷石此正見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章
一物備萬物之體正見不貳之妙正見諸
小即語大處○即昭昭之多亦是天即攝
土之多亦是地可見無一處而非天地也
非先言至小以形盛大之謂○入山水二
段是子思立言妙處蓋天地大矣即就其
中舉一山水便完備天地之理更就山水
中隨舉一物亦莫不備天地之理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
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
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
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雙峯饒氏曰：道即率性之謂，雖天下之所共由，而非聖人不能盡，故獨舉而歸之聖人，亦猶前章言君子之道，以道雖愚夫愚婦之所可知，可行，而非君子不能知，不能行也。通考黃氏紹曰：中庸為傳道而作一書所

四書大全辨

中庸章句卷一

一章

節而詳言之，後則合為一節而統言之，是後一節之中，却該前二節所言之意，也。前二節則主於立本，用工以立其本，故但言三達德與費隱，以發明中庸後一節則主於達德，用成功而致其用，故分別天道人道，以致明中庸其實天道人道亦但於達德費隱上見之，此其大略也。其詳于第三十三章。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言無非道，前半篇自入德而言，則多君子之道，蓋自其公共者言之，人人皆可與知而能行也。後半篇自成德而言，故皆言聖人之道，蓋能體此道者，聖人所獨也。東陽許氏曰：此章當分聖人學者看。黃氏洵饒曰：此大哉包下文大哉。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朱子曰：洋洋是流動充滿之意。聖道發育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塞天也。底意思。陳氏曰：此一節言道體之大處，流動充滿乎天地之間，而無所不在，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四書大全辨

中庸章句卷一

一章

萬物發生發育於陰陽五行之氣，道即陰陽五行之理，是氣之所流行，即是理之所流行也。峻極于天，以道之體段而言，天下之物，高大無過于天者，天之所以為天，雖不過陰陽五行渾淪磅礴之氣，而有是氣必具是理，是氣之所充塞，即此理之所充塞也。此言道之大用全體，極于至大而無外，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天下莫能載之意也。」蔡虛齋曰：峻極於天，謂其高際夫天也。凡盈穹壤間皆道也。程子曰：天運而不息，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也。張子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雷霆，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此程張二夫子之言，皆是極道之全體而言也。所謂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者於此可見。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克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

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格。趙氏曰。經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

之類。曲禮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

問前既言大哉聖人之道矣。而復以優優

大哉冠於禮儀之上者。蓋言道體之大散

於禮儀之末者如此。朱子曰。得之。○禮儀

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天子冠禮

之類。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

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之小目

有三千條。

陳氏曰。此一節言道體之小處。雖三千三

百之儀而無物不有。蓋入於至小而無間

也。

雙峯饒氏曰。三百三千。莫非天理自然之

節文。何適而非此道所形見者。此言道雖

至大而其間節日至精至密。極其至小而

無內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小天下莫能破

之意也。然三千三百雖以道之至小者言

而。上句乃以優優大哉發之。疑若語大。而

非語小者。蓋此章本以聖道之大為言。然

謂成至小
微至小
可至小

合至小
成至小
不可至小

四書大全辭中庸章句卷一 章

上非是
下非是

四書大全辭中庸章句卷一 章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陳氏曰。道之大處小處。皆須待其人而後

行。饒氏曰。必得如是之人而後可行。如是之

道也。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凝聚也

成也。

朱子曰。發育峻極三千三百。皆至道。苟非

至德之人。則不能凝此道而行之。凝字最

緊。若不能凝。更沒些子屬自家。頭是凝。方

得。又曰。道非德不凝。故下文遂言修德事。

嬰峯語氏曰：德者得是道於已也。道之大小各極其至，故曰至道。德之大小各極其至，斯為至德。有是至德，然後足以凝聚是至道而為己有。否則道自道，已自已，判然二物，豈復為吾用也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燐溫之溫，謂故學之

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壹

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

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知，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

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

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

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

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

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

學者宜盡心焉

朱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下

五句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皆是細密

工夫。致廣大，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是尊德

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是道問學。

如程先生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道之為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內，無往而不

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

便須道問學以盡於小。

黃氏曰：存心則一念全萬理，具致知則逐

物皆當理會。

通考黃氏海饒曰：尊德性是小支，致廣大

以下節解。

朱子曰：致廣大，謂心胸開闊，無此疆彼界

之殊，極高明，謂無一毫人欲之私，以累於

此，纔汨於人欲，便卑汗矣。

雲峯胡氏曰：或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若

可以移解，廣高明，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若可

以移解，廣大愚謂二者雖總說尊德性，亦

有先後之序。意者萌動之始，止可言蔽一

為意所蔽，則廣大處已被窒塞了，欲則不

止於意而為物所昏，無所謂高明者矣。所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壹

朱子曰：極高明是言心，道中庸是學底事。

立心超乎萬物之表，而不為物所蔽累，是

高明。及行事則恁地細密，無過不及，是

中庸。厚是資質朴實，敦是愈加厚重，培其

根，有一般人實是敦厚，純朴，然或其踞不

以為非，便是崇禮。若只去理會禮文，而

不敦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

以學禮。

東陽許氏曰：大小相資，首尾相應，大言上

五節小言下五節，首言尊德性，道問學，一

句尾言下四句。

朱子曰：尊德性至敦厚，此上一截是渾淪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章

處道問學至崇禮此下一截便是詳密處
道雖之大者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
有上一截無下一截只管渾淪則茫然無
覺若有一截無下一截而無上一截只管要纖悉
皆知則又空無所寄
陳氏曰存心以極道體之大應前洋洋一
節致知以盡道體之細應前優優一節
雲峯胡氏曰讀此者往往因陳氏謂存心
是力行工夫遂疑高明溫故知新屬知殊
不知章句俱曰存心致知未嘗曰力行致
知何也大學補傳取程子或問十二節即
致知之事末後五節所以涵養本原之地
即存心之事也若謂存心便是力行下文
有口非存心無以致知謂之非力行無以
致知可乎大抵先要看本文大字與尊字
通至大心體本亦至大尊之則能存此
心之大所以能極乎此道之大恐未便說

朱此已名一
確言知處四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章

大故用力不自蔽不自累足矣涵泳乎此
敦篤乎此足矣不必於其中又分知與行
若致知工夫其中却自兼行而言非十分
細密不可也或曰書以中庸名自第二章
以後提起中庸言者凡七皆孔子之言也
中庸之道在知與行子思於此以道中庸
偏為學問致知之事何也愚謂首章子思
所言未發之中也即此所謂德性性是也
慎恐懼即此所謂恭敬奉持之意其引孔
子言中庸皆已發之中擇而行之莫先於
致知此以下皆中庸屬學問之事何疑口尊
德性以下皆有而字見得存心致知是兩
事未於敦厚崇禮不曰而而曰以何也愚
謂下而字則重在股謂存心不可以不愚
致知也以下字則重在股謂存心不可以不
致知也
通考史氏伯嚭曰章句以上四者皆為存
心之屬下四者皆為致知之屬者蓋上四
者皆是已如此者常欲保全之使不至於
不如此下四者皆是未如此者亦欲窮究
之求其得至於此詳玩章句之旨可見上
曰不以自蔽已便見得皆是已如此之意
能如教之已便見得皆是已如此之意此
常照管使倉不至破敝穀不至散失毋
為雀鼠所耗毋為盜賊所竊而己何莫非
存心之事乎下曰折理不使差處事不使
謬曰知所未知曰謹所未謹曰不使有差
未便可知皆是未如此之意曰不使有差
謬曰知所未知曰謹所未謹曰不使有差
其得至於此之意此譬如穀之未得入
倉者便須著力搬運使先後接續入倉未
穫者獲之未收者收之無有顆粒之或棄
不為他人之所得必至於倉實而後已何
莫非致知之謂乎或疑故是舊所聞乃得
之於外者與廣大高明本自如此者不同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一 堯

何乃皆爲存心之事曰廣大高明是得於
賦予之本然者故是所已知厚是所已能
若是得於前日學力之已然者二者雖有
不同然既皆爲吾心所有則但皆爲存心
之事而已況性無內外得於學力之已然
者亦不過復其賦予之本然者而已○又
曰胡氏說正爲成雙峯分知行而發極爲
精詳可謂度越諸編但以而字以字分配
章句二句之義則未必然章句此三句乃
通釋五句之旨非存心無以致知卽非尊
德性無以道問學之謂存心又不可不致
知卽尊德性又不可不道問學之謂下四
句皆當以此意推之嘗有問中庸溫故知
新與論語所言如何於朱子者朱子答以
中庸溫故重主於尊德性而言所謂得其
本而未自順也○今如通之說則溫故反爲
輕耶况存心是本子思豈應前四句皆重
下股耶假如如子思前四句重下股末一句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二 章

則應萬事之用不行而無以爲履事之本
矣故能存心則不以私意自蔽而後可以
盡精微存心則能涵泳其所已知而後可
以知新此皆存心以致知也存心則不以
私欲自累而後可以道中庸存心則可較
焉所已能而後可以崇禮此皆存心以力
行者也存心所以爲知行之本者如此若
知行相對言之則盡精微與道中庸知新
與崇禮又未嘗不先知而後行也饒雙峯
陳定宇惟不察此意故以知行互有先後
爲說饒氏猶知其不可爲訓強說先仁後
知之後陳氏併不達雙峯之旨但直以知
行先後交互爲說行先於知天下罕有是
哉按章句於致知不以私意自蔽則能盡精微
而有害於知故不致知不以私意自蔽則
則有害於行故不致知不以私意自蔽則
庸而行之力矣於溫故言已知於敦厚言
已能以知對能而言正與論語學而章或
問之言有契何嘗不帶行意但曰已知已
能則是心所得非求知能之事則溫之
敦之但當屬之存心爲知行之本耳故已
知者溫之則能日知所未知而致知之工
愈密矣已能者敦之則能日謹所未謹而
力行之工愈至矣觀其釋道中庸爲處事
崇禮爲謹節文二者亦皆帶行意思又
見下截兼知行未必不合經註意處至其
以知行相對而言之複者蓋以上截存心
言之則致廣大極高明是以得於前日之
本然者言溫故敦厚是以得於前日之學
力之已然者言
朱氏公遷曰學以會其理則學字屬乎知
學以習其事則學字屬乎行惟觀其對待
之語何如耳○致知力行與存心致知其
先後次序不同必也明此理而後能盡此
理此致知所以居力行之先也必使一念

十一 三

字而已。史氏伯瞻曰。詳味語錄。明哲是曉天下事。理之言云云。正是爲豫章陳氏講。見而說。何爲而又自爲此說耶。愚竊以爲引詩是。通鑑上文居上不驕至默足以容。數句故是。結之曰。其此之謂歟。今以爲但證隱居默容誤矣。况熈民之詩爲仲山甫作。山甫乃官。玉中典之。佐豈但默容也耶。蔡虛齋曰。此言其於道之大小精粗皆理會貫徹了。後盛德之效自然如此。然亦只是素位而行。意其有巧術也。乾九三進德修業。却可上可下。不驕不憂。正是此理。又何嘗有甚巧術機關在哉。朱子曰。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味朱子此語。又見得明哲保身之爲通。管上四句。不專謂默足以容也。朱子此說所救甚大。下文又以楊雄所言者爲是。占便宜法。故終被他誤。又云。若到舍生取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雙峯饒氏曰一篇之中論問學之道綱目備而首尾詳無有過於此章者也通考史氏伯璠曰此章兼費之大小而言而隱在費之中是以此發明人道也發育峻極便是教化處發育卽化意峻極卽敦意三千三百便是川流意此於川流意自易見皆只言費之大小雖費中有隱然未說出以示人也下文自尊德性道問學以盡乎下二章所言皆是但言費而隱在其中且至仲尼祖述章方說出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二句小德大德正是隱川流敦化則費矣或疑大德爲萬殊之本以爲言隱可也小德爲全體之本亦以爲隱可乎曰萬殊之本

義時。又不如此論其所救。又甚大。○至此則道理爛熟之後。定心所欲。不踰矩之境。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者也。非聖人而何。○新安陳氏以明哲保身。只是默足以容。史氏援語錄以破之。極爲詳明痛快。○問國有道。足以興。何獨以言曰。此對默而云也。國無道而默。循默之類。而推之。其所退藏。收斂處固多也。國有道而言。循言之類。而推之。其所直前敢爲處尚多也。聖賢之言。蓋多是舉一隅。而在學者之以三隅反。或曰。隨境咸宜。正是道。所保合凝萃之身。所謂成性以成身者也。身之保便是道之疑。莫在利害上說。○上節只在此節見。此節只是上節事。其斯之謂與。直指上一節。芭山張氏曰。陳氏云。引詩證無道默容。史氏云。通證上文。按史氏論確。蒙引說直玩。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章

即萬物統體一太極全體之分即物物各具一太極耳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離乎陰陽萬物統體處與物各具處皆如此不離乎陰陽者即費也川流教化是已不離乎陰陽者非隱乎舍大德小德將何以當之益費有大小大德小德皆有隱大德之隱非即教化者之大德乎小德之隱非即流者之小德乎若但以大德為隱小德不為隱則是費之大處有隱費之小處却無隱也造化本原上有隱事物各具上却無隱也而可乎蓋亦以天道流行人性感通之理而驗之乎蓋以天道對人性言之則天道即是全體處所謂萬殊之本也非大德而何人性即所謂萬殊之體也非之分也非小德而何然天道之流行處便是教化之意則費也人性之感通處便是川流之意亦費也天道之中漠無朕處固是費中之隱即大德是已人性之寂然不動處亦豈非費中之隱乎不謂之小德不可也以此推之則費隱之義尤為易見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不制之制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疎貴賤相接之體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章

也度品制文書名

禮記云禮也者猶體也朱子曰書名是字底名字如大字喚做大字上字喚做上字下字喚做下字易得差所以每歲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過這字是正與不正○看此段先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闊處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是甚麼樣氣象便有王者作改正朔易服色等事一齊改換一番其切近處則自吾一念之微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翦截裁成過先須看取他這大意思方有益通考東陽許氏曰書名者即字也名則其字之聲也如天字之形是書讀之曰天是名考者欲立其字形及讀之音聲趙氏德曰周禮秋官大行人七歲屬象胥論語言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論書名聳聲

音文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今曰字又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疏正其字使四方讀之古之文字少則曰名今之文字多則曰字字者滋也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朱子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體如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皆是天子制此禮通上下共行之故其次序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新安陳氏曰車同軌與制度應車亦制度之一端也書同文與考文應行同倫與議禮應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毫

故度可制也書同文故文可考也或曰夫子曰擊當時諸侯大夫陪臣有不忍言者特舉此萬萬不能改者繇其粗以告之使知大一統之義耳今天下三字內止有位字時字尚未有德字蓋今天下就守府之君言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朱子曰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尊居周世而欲行夏殷禮所謂居今世反古道周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同倫制度所以為法故車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

蔡虛齋曰禮樂即所議之禮所制之度所考之文也謂之禮者禮樂通套字要之禮一字盡該了不可謂樂在制度內以樂屬制度只說得樂器樂却無聲容情文度字如何該得或曰不敢作非與日用不知之民同遵王制而已孔子不倍直本戒懼深心本節有德二字不可略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冀

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朱子曰言有宋存焉便見杞又都無了如今春秋傳中宋猶有些商禮在○問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抵牾者然以此章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之意觀之則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從耳非以為盡當從周若答為邦之問乃其素志耳曰得之變峯饒氏曰無德是愚無位是賤作禮樂是自用自專問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專指賤者而不及愚者何也曰此章為在下位者言故於賤者特詳而未引孔子作簡樣子問今用之吾從周想是不敢議禮但從周而已曰當世用周禮吾亦從周禮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蓋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也
雲峯胡氏曰孔子所學周禮即周公所制
之禮第十八章言周公制周之禮有
其位而有其德也此章言孔子從周之禮
有其德而無其位也此章言孔子從周之禮
語有三疑語曰夏禮吾能言也此言孔子
也殷禮吾能言也宋禮吾能言也此言孔子
足徵而有宋禮之末不足徵也此言孔子
夏禮而宋禮之末不足徵也此言孔子
宋禮而宋禮之末不足徵也此言孔子
制禮而宋禮之末不足徵也此言孔子
從先王而宋禮之末不足徵也此言孔子
至春秋之時已非復周公制禮之舊如用
之者孔子明言其或用周禮樂則如此今用
也孔子雖不欲拘時俗之弊而亦不敢不
通考朱氏公遷此所以論語言宋不足徵中
言有宋存焉先儒之意以謂自二代之禮
言之則杞宋皆不足徵也杞宋二國言之
則杞宋皆不足徵也杞宋二國言之
之禮言之則杞宋皆不足徵也杞宋二國言之
言之則杞宋皆不足徵也杞宋二國言之
也故夏禮曰說殷禮周禮皆曰學而幸其
有宋存焉然雖有禮存而當世之法也
故又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觀觀而
尊尊有哀傷不滿之意焉
蔡虛齋曰此節夫子之所感者深矣一以
見先王一代制作其良法美意不得盡傳
於今二以見已不得取先王之遺典集其
大成以垂大法于後其曰今用之吾從周
者不得位而安為下不倍之道耳不然只
說從周便了何必遠引夏商云云蓋其意
甚遠其抱負甚大但此意非中庸此章之
肯中庸所重只在從周一意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通考史氏伯雍曰此章專言費之小者而隱在費之中亦是以此發明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

過矣

通考黃氏洵饒曰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人能寡過者謂堯舜之世民仁壽桀紂之世民天鄙而人得寡過矣之人天下之人也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章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

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

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

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三山陳氏曰上乎周為夏商禮非不善然於今無可徵民將駭而不信下而不達如孔子德非不善然不得顯位以行之民亦將死而不信
問程子曰上焉者為三王以前下焉者為五霸諸侯之事朱子之說不同何也蛟峯方氏曰上焉者無徵則夏商也經已言之下焉者不尊舍孔子誰當之若五霸則其

善不足稱矣故上焉者無徵則當以時言下焉者不尊則當以位言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臺

吾言者也

朱子曰此天地只是道耳謂吾建於此而與天地之道不相悖○問鬼神只是龜筮從與鬼神之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以人言對言第三句第五句是以隱顯二句是方來對言第四句第五句是以顯對言雲峯胡氏曰朱子謂先真識取聖人功用之大及其氣象規模廣闊處蓋大而視聽而能一天下之心徵諸庶民而庶民合建諸天地鬼神而天地鬼神合前聖之已往後聖之未來無不合者其功用如此章大悠遠而其本領只在人主一身上前章有其德也前章言無德位而作禮樂其終也

也必本諸身此言有德有位而作禮樂其始末也○朱子曰本諸身以下六節只是本諸身一句是致力處下五節皆以爲徵驗兩君子之道即上三節謂有位之君子行此三節之道必本於此身之有德則自有下五者之應若下五者不應是身無其德也

則用其力以修德通考黃氏洵饒曰建諸天地而不悖與天地同體質諸鬼神而無疑與天地同用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或曰道當因革便是三王的因革道當升降便是天地的升降至屈伸損益之道即鬼神從聖之道君子自信固如此不必迹合也或曰百世以俟猶云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猶云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必之我非必之百世以後也○不惑乃我自信其必然耳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臺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朱子曰此段知天知人處雖只舉後世與鬼神言其實是天理之至也聖人之道之至也惟知天理之至所以無疑惟知天道之至所以不惑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上文四句下文兩句却只說鬼神聖人二者蓋鬼神乃天地氣之靈者鬼神即該天地一句而以知天結之先聖後聖一揆即後聖該三王一句而以知人結之

四書大全辯

中庸章句卷一

一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

史氏伯璠曰意者天地著鬼神幽幽者難知三王已然後聖未然未著鬼神幽幽者難知但從難知者言之爾清所章先生嘗謂不謬不悖不是知意無疑無惑正是知意故以此結之也但上文六句而此只言四句抑有說乎蓋本諸身而未微諸庶民無以驗其德之不考諸三王則霸者之民雖虞如也亦豈足為信從之正哉故必考諸三王之成法自然有建天地質鬼神俟後聖之必然者矣此所以但以四句言也黃氏洵饒曰二十章知人知天與此章一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上說林次崖曰知天知人推原制作之無不合也惟其知天故制作合於天天地鬼神皆天也惟其知人故制作合於人聖人天人之至也然天無二理知天知人非二事知人之至則知天也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惟知人而至于天故制作合於人而又合於天不可分說○聖人制作皆是因天地自然之禮度文而為之故能盡善而合於天人若一毫不出於自然安得盡善然不明於天地之自然禮度文亦不可得也此所以貴於知天知人也○聖人議禮制度考文一拜一揖一分一寸一點一畫都是隨物稱量過使不差毫釐若非窮理之至衆物之精粗隱顯無不盡安能如此故蒙引曰以此知其理無不盡故做得來盡善或曰此節只作贊詞不必說係知天知人存疑推原云云非本文語意須知知天知人道理却包括在本諸身三字內此特指出言之耳

穀詩音聲起音如射去

四書大全辯

中庸章句卷一

一

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則則準則也

三山清氏曰行有成迹故可效法言只言其理如此未有事迹可據故人準則也陳氏曰遠者悅其德之被故有企慕之意近者習其行亦常故無厭教之心雲峯胡氏曰上文言質鬼神俟百世要其終也故申言微庶民之意原其始也蔡虛齋曰勸言行皆指三重言是三重之見于號令議論者也而人皆法之行是三重之重之自盡于吾身而措諸天下者也而人皆則之如此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寡過矣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陳氏曰在彼無惡是應遠之則有譽在此無射是應近之則不厭庶幾終譽是應世為天下道三句意蚤有譽又總結以永終譽意新安陳氏曰永終譽要其終而言蚤有譽由其始而言蚤有譽尚易永終譽難君子之道本不欲于譽也自然有譽乃諸身之驗所謂微諸庶民是也

是此史氏說又必詳其大以諸精之如

雲峯胡氏曰引詩在彼無惡在此無射以
永終譽徵諸氏曰庶幾夙夜本諸身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振驚二王之後助祭之
詩引之則所謂在彼無惡即遠之有聖之
意在此無射即近之不厭之意言君子德
盛道行民之敬慕愛戴如此故下文如此
之此指本諸身以下六事也
何濬齋曰引詩無射所以證上文而
結之此令聞令望所以著於天下也
史氏伯璠曰竊意未有不如於天下也
常看未有二字正是謂必有此而蚤有譽
六事方有永終之譽却謂必有此而蚤有
不字而先有譽也故曰未有蚤即先之意
有譽為始為易不知子思之意正是以為
無蚤有譽之理
黃氏洵饒曰是故君子動字是小支而而
世為天下法是故君子動字是小支而而
天下則即天下道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臺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新安倪氏曰按鄱陽李氏云章句取二
十七章結語分屬後二章以愚好自用
章言為下不倍然有位居無德則居上不
驕者也以三章言居上不驕然下焉
者雖善不尊則為下不倍者也妄謂此
二章皆平應居上不驕為下不倍二語
不必分屬二章李氏斯言亦不為無理
但聖賢立言自有實主前章有位無德
不敢作禮樂與章首愚好自用一句相
應而相反是固以居上而言然全章除
此語外於賤者特詳實則主為下不倍
而言也此章下焉者雖善不尊不信而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
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
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臺

朱子曰下襲水土是固土地之宜所謂安
土敦乎仁無往而不安
北溪陳氏曰前言堯舜文武周公能體中
庸之道此言孔子法堯舜文武以體中庸
之道也宗師堯舜之道堯舜人道之極也
效法文武之法三代法度至周而備也天
時者春夏秋冬之四時聖人法其自然之
運水土者東南西北之四方聖人因其一
定之理朱子謂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其
律天時如子不食不食不食必變其襲水土
如居魯逢掖居宋章甫乃其其事也其律天
舍行藏隨遇而安乃其行也其行以內言本
也事以外言末也蓋聖人能盡中庸之道
所以精處如此粗處亦如此
潛室陳氏曰祖述者法在其中憲章者道

在其內律天時者大則顯晦屈伸小則飲食寢處藥水土者大則坎止流行小則採山釣水細底道理為本為內祖底道理為末為外

雙峯饒氏曰。上二句言學之貫乎古今。下二句言學之該乎穹壤。

雲峯胡氏曰。中之一字。堯舜始發之。自堯舜至文武相傳。只是此中。天時水土亦只是此中。於堯舜曰。祖述於文武曰。憲章於天時曰。上律於水土曰。下襲便見夫子之法道皆寓乎法之中。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律天時如不時不食。是末夫子聖之時是本。襲水土如居魯而逢掖。是末安土敦乎仁。是本。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故考韓氏古遺曰。仲尼祖述堯舜之道。內通外達。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也。

四書大全辨 **中庸章句卷一** **章七**

也。本也。憲章文武之法。外也。末也。然文武之法。本乎堯舜之道。堯舜之道。見於文武之法。則內外兼本末該也。所因天時之運。內也。本也。所襲水土。一定之理。外也。末也。然水土一定之理。見於一定之理。則內外兼本末該也。

黃氏洵饒曰。堯舜之道。見於文武之法。文武之法。本乎堯舜之道。遠宗其道。則內兼外本該也。近守其法。則外兼內末該也。天之本然。之運。見於一定之理。地之一定。之理。本乎天之自然。之運。法其自然。之運。則亦內兼外本該也。因其一一定之理。則亦外兼內末該也。皆兼內外該本末○道無非法。法在其中。自然之運。見於一定之理。守其法。道在其中。自然之運。見於一定之理。自然之運。是內本因其一定之理。是外末

該本末者。道無非法。法無非道。言道則法在其中。言法則道在其中。此下標註之意。尤詳。

黃氏四如曰。聖聖相傳者。道自堯舜而始。明夫子所以遠宗而後備夫子所以近守而者。德至文武而後備夫子所以近守而節。夫子後天而奉天時。所以天時運行之。即法也。水土天地生成之常。夫子安土敦仁。所以法也。水土天地生成之常。夫子安土敦仁。又法天地。亦循中庸而已。中庸也。既法帝王。勿軒熊氏曰。此言夫子作聖工夫。祖述憲章。所以盡乎人之道。上律下襲。所以盡乎天地之道。

史氏伯璠曰。或疑經文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四者章句既曰。皆兼內外該本末而武問。但言上律下襲。二事不過二堯舜之道。文意蓋目雖有四事。不過二堯舜之道。文武之法。不過即於上律下襲之中。見之堯舜。文武所以施之天下。國家何者。不是上律下襲而已。或又疑或問所言之。亦在於上律下襲。之實。不知當以何者為本。為內。何者為末。為外。耶。曰。事理本不相離。精粗初無二致。若本自本。末自末。內自內。外自外。則理為虛器。事為粗迹。精粗皆不相干矣。姑以行夏時贊易。為一端言之。則以建寅之月為歲首。與父畫象數。皆其粗者。所謂末與外也。至于正之。所以當建寅。父畫象數。之所謂生。生不窮。則有至理存焉。即其精者。所謂本與內也。推此一端。餘可見矣。陳紫峯曰。承上數章言天道人道之事。盡矣。于此復以仲尼之事終之。以見中庸之道。盡于羣聖。而集其大成于仲尼也。或曰。聖人之德。已盡于此。節下節特容極贊之耳。不可以此節為道。不節為道也。

四書大全辨 **中庸章句卷一** **章八**

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辟音辟幬徒報反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陳氏曰如四時之相交錯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如日月之更相代日升則月沉月升則日沉

雙峯饒氏曰此章言孔子之德如地之無

不持載謂乘載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一之

不盡如天之無不覆幬謂括得天下許多

道理無一之或遺錯行代明謂夫子之道

無所不備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可止而止

可止而止亦如寒暑之迭用日月之互照

然持載如地之厚如日月之悠久之至也

新安陳氏曰此所取譬上二句以天地之

錯行代明如日月之悠久之至也

子與天地相似故不違底意思夫子得是

道之高明故無不覆得是道之博厚則無

不載夫子兼天地覆載備四時日月於一

身天地育萬物有榮悴生滅而夫子道內

生意常自如日月四時有盈昃伏而夫

子之道歷萬世不朽是夫子為大而天地

為小

勿軒熊氏曰就後兩截看上一截是言夫

子之德與天地之全體同其大

林次崖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章五

定位言下二句以陰陽之流行言

通考黃氏洵饒曰無不覆載道廣大之體

錯行代明道變通之用辟如以下四句夫

子與天地相似故不違底意思夫子得是

道之高明故無不覆得是道之博厚則無

不載夫子兼天地覆載備四時日月於一

身天地育萬物有榮悴生滅而夫子道內

生意常自如日月四時有盈昃伏而夫

子之道歷萬世不朽是夫子為大而天地

為小

勿軒熊氏曰就後兩截看上一截是言夫

子之德與天地之全體同其大

林次崖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相悖小德

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

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

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

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

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

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

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

譬之意也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章五

此溪陳氏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大化流

行萬物止其所而不相侵害也四時錯行

日月代明一寒一暑一晝一夜似乎相反

而實非相違悖也

新安陳氏曰小德如言小節大德如言全

體此言天地造化之理小德者一本之散

於萬殊者也大德者萬殊之原於一本者

也

朱子曰大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出那

敦化底出來這便如忠恕便是做那恕

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便是

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只是一箇道

理○此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地則見聖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章

雲峯胡氏曰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春夏生長秋冬肅殺日明乎晝月明乎夜是各得陰陽之偏而聖人之德則會夫陰陽之全小德川流是其然者也大德敦化是其渾然者也渾然者所以並育並行而聚然者已包於其中聚然者所以不害不悖而亦不過自渾然中流出故聚然者全體之分即所謂率性之道即所謂時中之中渾然者萬殊之本即所謂天命之性即所謂未發之中大德敦化四字即是首章大本二字章句以謂根本盛大而出無窮即首章句所謂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者也始以天地喻夫子終謂夫子即天地且不曰天地之大而曰天地所以為大夫子其即太極矣乎
通考黃氏洵饒曰二十七章道之大道之小十二章費之大費之小皆此章小德之川流所以然者大德之敦化也小德川流本乎大德敦化大德敦化見於小德之川流孟子論語言大德小德皆中庸小德之川流所以然者皆大德之敦化小德川流如夫之一貫小德者使萬物各得其所全體之分此一物一太極也大德者至誠無息萬殊之本此萬物體統一太極也
黃氏四如曰並育指無不覆載言並行指錯行代明言小大德二句此章綱領大德者夫子得是道之體如無不覆載並育並行者小德者夫子得是道之用如祖述憲章上律下襲不害不悖是也夫子能盡中庸之道所以小處如此大處亦如此
勿軒熊氏曰此下一截是贊夫子之德與天地之妙用同其化此天地所以為大一句總結上文
東陽許氏曰此章三節一節言聖人工夫二節言聖人之德如天地三節言天地之大兩辟如既以天地此其經又以四時此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章

其緯祖述憲章即攷諸三王而不謬上律下襲即建諸天地而不悖
蔡虛齋曰此節主天地言不主萬物言日月四時也故不害不悖處便見是小德之川流並育並行處便見是大德之敦化或曰不害不悖不就物與道言就天地之純物生時行言
林次崖曰萬物並肩而不相害者以一物各具一理初不相混也此小德川流也則各隨其性以生矣何相害乎○不相害只是各成箇物不相混亂如羽毛不入鱗甲意不是物相殘害○看來大德小德只天命之謂性一句便了自命處說則曰大德敦化自性處說則曰小德川流一自源頭說一自承受說○聖人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皆小德川流而本於大德敦化也竊疑天地之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行而不相悖皆小德川流而本於大德敦化也竊疑
章句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當時若不分貼並育並行不害不悖似更好
蔡虛齋曰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乃是備言其所以為大之實也本其所以為大萬物與日月四時俱就迹上看大德小德則說裏面所以主張之者也
或曰天地之所以大只在萬物四時日月凡聖人之所以大只在祖述憲章上律下襲非別有一德以主之而後成其大也推進一步說者非是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東陽許氏曰二十六章言聖人至誠與天地同道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以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下但言天地之盛大則聖人之盛大自見此章先言聖人與天地同道自萬物並育以下言則但言天地之大則自章則見前章則引文王之詩以結之此章則以孔子之所行起之二章相表裏無非形容聖人之德也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四書大全

中庸章句卷一 一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遍而廣濶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新安陳氏曰。泉便有箇發達不已底意。溥博淵泉四字。總詠狀上所列五德之體段。當用義時。則義發見之類。林次崖曰。淵泉二字俱重。淵靜深也。泉有本也。故章句曰。靜深而有本。蒙引曰。淵泉二字。是假借。非譬喻。

新安陳氏曰。唯至聖之德有此生知仁義禮智之體。故見於有臨有容有範有敬有別之用也。通考東陽許氏曰。聰者無所不聞。明者無所不見。庸者無所不通。智者無所不知。此生知之聖。總下四者而言。言其資質也。寬廣大裕。優厚溫順。和柔順從。此仁也。仁者度量寬廣。足以容物。故曰有容。發奮起強有力。剛不屈。毅堅忍。此義也。義則操守堅固。故曰有執。齊心之齊。莊貌之嚴。中無過不及。正不偏。不倚。中。正。以臨事。言此禮也。文理密察。知也。四者言其成德也。又曰。臨者。自上臨下之義。此謂聖人之德。首出庶物。然後足以臨下。黃氏洵饒曰。聰明庸知。此是小支。足以有臨。包下文四者而言。寬裕溫柔。以下足有節。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言其克積極其盛。而發當其可也。

新安陳氏曰。溥博則如昊天。淵泉則如深淵。非極其盛。而何見。言行皆發見也。民所以莫不敬。信。悅。以當其可也。當其可之謂尊親。極言其敬。信。說也。通考黃氏洵饒曰。克積極其盛。指天淵際見。指見言行。當其可。指敬。信。說。林次崖曰。不是至此。方如天如淵。至此方言其如天如淵也。見而民莫不敬。亦然。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新安陳氏曰。有是聖德之實。是以有是聖德之名。凡有血氣。人類也。尊之為君親之如父母。極震載人所及。處皆然。豈非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乎。此章言達而在上之大聖人。其盛德之全體大用。如此。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可以當此者。其惟堯舜乎。蔡虛齋曰。舟車以下。蓋極言之。不可謂極。言敬。信。悅也。若曰。敬。信。悅。則自聲名洋溢乎中國。處。便是極言了。此謂極言天下去處也。莫不尊親。謂亦知所以敬。信。悅也。

此處便是他德之所感。非必是聖人施德至此。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新安陳氏曰非謂五者之德爲小也蓋以此五者分別而言之又以發用言此下章之渾淪言之而純乎本體者則此爲小德之川流而下章爲大德之敦化章章明矣
通考史氏伯璿曰饒氏云此章言小德即是費愚謂言費則隱在費之中矣亦是以此發明天道又此章小德川流是專就聖人分上言故但爲費
朱氏公遷曰此章配天與高明配天溥之天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一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

著反直

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一

朱子曰經綸是用立本是體大本即中也大經即庸也經綸大經立大本即是盡此中庸之道
北溪陳氏曰經是分疏條理論是牽連相合大經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倫大本即是中者天下之大本一般中乃全體論如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兄是兄弟是弟夫是夫婦是婦各有條理一定而不亂故曰經如君臣之相敬父子之相親夫婦之相唱和兄弟之相友睦朋友之相切磨聚磨率比其倫類自然相合故曰綸惟聖人極誠無妄於人倫各盡其所當然之實皆可爲天下後世之標準故人皆取法之
雙峯饒氏曰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理之君仁其臣敬其君父慈其子孝其父是此而合之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經是分其條理綸是牽聯相合先經之然後可以綸之分而言之此當慈子當孝君當仁臣當敬各盡其道此經之類也合而言之父子相處必盡親親之仁君臣相接必盡絜矩之義共成其善此綸之類也其於五品之人倫事之大

四書大全卷一 中庸章句卷一 章

小者不皆然此固至誠者之能事而... 性盡其當然之實謂建其有極立之即致... 問夫焉有所倚朱子曰自家都是實理無... 自知化育不用倚靠別物事然後能如此... 如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日用間底... 人只是此心此理流行於天地人倫處是... 法則此身在此裏便是立本知天地化育... 是則知得他相似何用靠他物黃直卿云... 便是這箇實理自然經綸立本知化育更... 不用心力○問中庸兩處說天下之至誠... 而其結語一曰贊化育一曰知化育贊與... 知如何分曰盡其性者是從裏面說將出... 去故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以贊化育... 也經綸大經是從下面說上去如修道之... 教是也立天下之大本是靜而無一息之... 不中處知化育則知天理之流行矣乃大... 變峯饒氏曰大經是道大本是性性乃大... 經之本也天地化育是命又大經大本之... 所自來也

四書大全卷一 中庸章句卷一 章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也前章以時出之是小德之川流是時中... 之中此章大本是大德之教化是未發之... 中首章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此則加以立... 之一字大本是所性之全體本無一毫人... 欲之偽以雜之也立字不是用力字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誠以心言聖人之事也... 至誠前知言至誠之能事至誠贊化及至... 誠經綸言至誠之功至誠無息言其德... 效則悠遠以下措其驗於天下之氣象功... 天地相參知化則與天地相配贊化則與... 天地合其德前知則與鬼神合其吉凶... 林次崖曰所謂經綸亦只是各盡其當然... 之實而已各盡其當然之實經綸之義自... 見如為君止仁為臣止敬為父止慈為子... 止孝各盡其道是經也君仁其臣臣敬其... 君文意其子子孝其父以道相與是其綸... 也兄弟夫婦朋友皆然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臺

通考黃氏洵饒曰肫肫之義即書所謂五
禮五俾哉之俾義同前章天淵承傳淵
泉而言故先天而後淵此章天淵承經綸
立大本知化育而後知先淵而後天○其
孰能知之與知天地之知同
東陽許氏曰前言如天之知淵是衆人見聖
人之溥博淵泉以爲如天之知淵也此言其
天其淵是聖人見得一般聖人溥博淵泉
真是天真是聖人見得一般聖人溥博淵泉
至聖是發見於外者故衆人見其如天上章
淵而凡有血氣者皆尊親之此章至誠是
言其任中者故曰其淵其天而唯聖人能
知聖人也

經蓋仁者人也大經只是箇人道人不
仁何足以爲人靜深則有根本而不竭故以
北溪陳氏曰誠與天地同其大故其生育變
立本言此誠與天地同其大故其生育變
化與天地同其功故以知化言
潛室陳氏曰如天之知淵猶是二物其天其
淵即聖人便是天淵
雙峯饒氏曰肫肫其仁是說道淵淵其淵
是說性浩浩其天是說命問性命如何分
天淵曰性是成之者善指理之流行而賦於物
也命是繼之者善指理之分故一屬地一屬
者言也二者有動靜之分故一屬地一屬
天自聖人言之則靜定而存主處即是性
應用而流行處即是命其與天地之理一
也故曰其淵其天前章曰如淵其天猶是
聖人與天地相比並至此曰其淵其天則
聖人與天地爲一矣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臺

章以博厚高明爲功用者不同其淵之淵
字只當靜深字看其天之天字只當廣大
字看與其仁一例不可謂即淵即天也即
字與如字無異語意若曰肫肫然其懇至
淵淵然其靜深浩浩然其廣大也首一節
備言至誠之道肫肫其仁三句申明其意
也末節深贊其妙也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
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
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
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章言聖人

玉淵張氏曰上章云凡有血氣者莫不尊
親此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
能知之此章言大德無聲無臭非聖人不能知也
此章言大德無聲無臭非聖人不能知也
新安陳氏曰上章言至聖故以聰明聖知
言言曰肫肫然其靜深浩浩然其廣大也
至誠見至誠即至聖故以聰明聖知言
變言言聖直指其爲聖人惟至聖能知至
誠也此章言至聖人而惟至聖人能知至
在上之聖人而惟至聖人能知至聖人結
可以當此者其唯以聖子而知堯舜乎
通考朱氏公遷曰肫肫知聖知以質言仁義
禮智以性言肫肫知聖知以質言仁義
者過之則是氣質之偏又或武仲之質若知
由資稟而得之知雖可稱而未必天理之
純全也
陳紫峯曰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此功用
字只作能字看即所謂至誠之道也與前

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朱子曰至誠至聖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德之發見乎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至莫不尊親此見於外者至誠則是那裏面骨子聰明睿知却是那裏發出去至誠處非聖人不自知也○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為德也以德而言則外八觀其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誠所以為德故自家裏面却真箇是其天其淵惟其如天如淵故日月所照雨露其淵惟有血氣者莫不知尊而親之謂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謂自其裏而觀之則難也又曰此不是兩人事上章是以聖言之聖人德業著見於世其盛大自如此下章以誠言之是就實理上說其天其淵實理自是如此葉氏曰至聖指發用神妙而言至誠指大經大本之實理而言非至聖無以顯至誠之全體非至誠無以全至聖之妙用其實非二物也新安倪氏曰按饒氏以大哉聖人之道章至此為五大節通考史氏伯璿曰許氏云前章言表此章言裏章句則曰前章言至聖之德德主積於內者言之也此章言至誠之道道主行於外者言之也蓋聰明睿知之道實仁義禮智之德雖見於外實溥博淵泉積之於中者之所發也知化育立大本雖主於中而經綸大經其仁其天其淵者亦自外而見之也前章言德推其本而論之此於語錄表裏之言章句道德之說甚有折衷又曰饒氏云此章言大

四書大全

中庸章句卷一

臺

四書大全

中庸章句卷一

臺

德即是隱隱謂雖言隱而未始離乎費也經綸大經不可不謂之費至於立大本知化育則費之未嘗不本於隱可知蓋言費則不假言隱而隱在其中上章是也言隱則不假言費而費在其中上章離乎費而言隱則將論於空寂而非所以為隱矣其實此章亦是專就聖人分道又此章大德敦化亦是專就聖人分上言故但為隱○右以上十二章是第四大節皆反覆發明天道人道的旨意前第二節三達德三費隱二大節之意其中亦自三達德說入費隱上去也通三節之意推之則前後皆是自達德說入費隱上去但前二節十九章主於達德所謂費隱是達道其相承之次是達德而達道是達道學者事也此一節十章主於成功而言所謂仁盡性知前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道為誠之至則體用兼全而道外無德矣德外無道外無德此其所以相為表裏也此中庸一書首尾相應之大畧也其詳于下○此第四節章句以為言天道人道今皆以為發明中庸何也曰自第二十章以下十章章句以為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費隱章句亦以為皆以明此章之義者然則亦承第二節以發明中庸可知矣况又下章即言庸德之行舜大孝章句又以為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致其極後二章亦此意然則此九章皆為以費隱二章發明中庸可知矣以此二節言三達德費隱皆為發明中庸之意推之誠明以下十二章言天道人道處是申言三達德費隱而已大抵三達德與費隱不外乎中庸而天道人道又不外乎達德費隱○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其理雖無二致然德則有於天人之心道則散在天下之事當知當行之材料能行之器具是仁勇說入費隱上去者蓋必有能知能行之器具然後可以施之於當知當行之材料也今以前後所言推之則自第二章以下十章論三達德處皆反覆言擇字知行之義蓋先以人所能知能行者隱其下即至第十二章說君子之道費而行之所謂知即達德知所與能繼之謂行即達仁所能行之行爾以見斯道之用自達德仁所能行之行爾以見斯所當知當行者也故其下章或言費之大或言費之小大小雖不同皆是全體中所該何莫非人所當知當行者乎末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後二十章所終十章之義者又彰彰然以達德所以行乎達道者言於章中其意尤為易見自二十一章以下論三達德處亦皆反覆分別誠明誠難易深淺之不同蓋亦先以聖人學者所能行能知者言也直至六十七章說大哉聖人之道其下即申言費隱之大無外小無間者繼之此即申言費隱之義所謂大小即費之大小爾然後言尊德性道問學以下五句為學者修德凝道之方其事不外乎知行兩端而已德性即知仁之用也以見道之全體皆天人所當知當行者也故其下二章反覆乎不驕不恃之義又何莫非全體中之事亦行道者所當知爾知行之至必如仲尼述章取譬之意與下二章所謂至誠非至聖不能知至聖非至誠不能為之意而後於道之全體無所遺耳然則前後皆自知仁勇說入費隱上去者於此不難見矣○三達德與費隱是道理之名目天道人道是聖者之等級分達德與費隱為二節而詳言之後欲明聖賢之等級以示人故不容不致意於天道人前一節詳之此但申言其理以顯天道人聖賢之等級其義虛將欲明天道人道之同異以示人而不就達德費隱上言之則義之虛者懸空無所著落其不陋於老莊之虛者懸空無所著落其不陋德費隱上分別出天道人道之同異然後義之虛者於義之實者上見而聖賢於立本後一節主於致用大抵中節一書專為開來學而設故於學者立本致

四書大全

中庸章句卷一

章一

用之意爲詳其說聖人事與至誠之功
用亦不過皆爲學者立本致用之準的
而已唯前二大節主於立本故於入德
之工夫爲詳而於聖人之事爲畧其發
明中庸所以致詳於三達德費隱之義
者蓋以學者立本之要非三達德無以
爲入道之門非費隱無以見道不可離
之意也唯後一大節主於致用故於成
德之效驗爲詳而於下學之事爲畧其
發明中庸所以反覆乎天道人道之同
異者蓋以聖人之功用學之致用有
難易深淺之不同也前二節亦有言聖
人之事處如依乎中庸邇世不見知而
不悔舜大孝文無憂武王周公達孝誠
者天之道不勉不思從容中道之類皆
所謂以爲學者立本之準的而已者也
自此之外則皆學者入德之工夫也何
莫非主於立本而言乎後一節亦有言

四書大全

中庸章句卷一

章一

入之道而君子則爲學者期之也所謂
於入德之工夫爲詳於聖人之事爲畧
也後一節唯主於致用故其論達德處
於聖人之事則言仁盡性言知前知而
又言勇無怠以見聖人雖無所賴乎勇
而亦未嘗無勇也於學者事則言仁
致曲言知戒物而不言勇以見學問之
極功即是聖人之能事至誠能化時措
之宜皆是自學者至聖人處其勇亦統
於至誠無息之中矣其論大小費隱處
則以聖人之道發其端道雖無異於君
子之道然聖人則非學者所可稱也所
謂於成德之效驗爲詳於下學之事爲
畧也所以前二節中雖有聖人之事亦
是爲學者之法不過主於立本皆以人
道言之故但當以先知後仁爲序也後
一節則分天道人道而言其說天道處
則是自誠而明固當以先仁後知爲序
其說人道處則依舊是學者事雖則主
於致用既是自明而誠由教而入只當
以先知後仁爲序耳饒氏乃謂自誠明
章後皆以先仁後知爲序其亦誤矣唯
爲詳備所以知仁勇天道人道之言皆
於此章說出以此見得此章正是承前
起後所在也或者猶疑舜大知聖人事
也而亦統於學者立本之事可乎曰舜
雖聖人好問用中則學者入德之法也
○中庸之與達德費隱非有二知所以
知此中庸者仁所以行此中庸勇所以
此中庸者也費隱中庸之用隱即中庸
之體也中庸即知所不知仁所行勇所
體之隱用之費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
平常者也中庸之與天道人道亦豈有
二哉天道特自然盡此中庸人道特用
力求進此中庸者也達德費隱之與天

四書大全辯

中庸章句卷一

言義

為自其表觀之則易可乎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
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
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
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
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
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示錦裝衣
裝絅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已故

下反步

四書大全辯

中庸章句卷一

章

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
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
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
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
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
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
為已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
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葉氏曰上三章極言孔子體天之德與至
聖至誠之功用中庸之道至矣盡矣子思
又慮學者馳騁於高遠而忘下學之工夫
或失其指歸也故此章復自下學立心之
始務內至親至切者言之以漸進於上達
高妙至精至微不可擬議之地蓋再叙入
德成德之序也
通考黃氏洵饒曰極指無聲無臭
朱子曰禪衣所以襲錦衣者禪字與單字
同洗括加絅與絅同是絅麻織布為
朱子曰惡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自有
文在淡則不厭簡則不文溫則不烈而今
却不然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面而
陳氏曰衣錦而加絅示以微之示錦者美
在其中尚絅者不求知於外古之學者只
欲此道理實得於己不足欲求人知惟其
不求人知所以閑然雖曰闇然而道理自
彰著而不可掩猶衣錦尚絅而錦之文采
自然著見於外也

四書大全辯

經 168-140

是實心所存。妍媸自不相混。此皆據君子一段為已之心。詳言其理之必有者如此。蓋實理元自帶來。有莫之為而為之妙。不說君子之道。何處是淡簡溫。何處是不厭文且理。總是形容君子。然則此章之意耳。非是實事。○見于彼者。由于此。此指吾身言。而內含箇心在。風之自。自則純以心言也。風則自此而之彼者也。知風之自。動所由也。微之顯。則自其心之形于身。感于物者言也。○彼指人。此指我。此字兼身心不可全指心。蓋對彼字言。是人已相對身之中。便有心也。至下句風之自。則以形于身而加于人者為風。而其所以形于身者。則心也。故語錄曰。知遠之近。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此與章句正同。又曰。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其心之邪正也。此句即有可疑。何也。得失以身言。邪正以心言。則章句此句內無心了。恐非本文大意。而先儒遂以為自身而謹之。恐未免于誤也。

四書大全辨 **中庸章句卷一** **臺**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三山陳氏曰。潛雖伏矣。即首章隱微意。亦孔之昭。即首章莫見莫顯意。言隱伏之間。理甚昭明。君子內省。此處湏無一毫疚病。方無愧於心。君子所以不可及。只是能於

獨致其謹耳。上言入德之門。此以下言入德之事。此一節言人之所不見處。又申明首章謹獨意。下一節言已之所不見處。又申明首章戒謹恐懼意。

新安陳氏曰。人所不見。人所不知。也已之志。向已所獨知也。

東陽許氏曰。詩本言魚之潛於淵。可謂伏藏之深。然亦借之以言幾之存於心者。雖深而莫見。顯乎隱微。言獨之不可不慎也。通考黃氏洵。饒曰。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引此就心上言。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於人不及見。而能為慎。獨工夫。是他人所不見。愈加慎也。

蔡鹿齋曰。潛雖伏矣。二句。正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君子能于此。致其謹。故內省不疚。而無惡於志也。不可以內省不疚。做謹獨工夫。此以已能如此者言。故下贊

四書大全辨 **中庸章句卷一** **臺**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已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

朱子曰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南隅爲先見東北隅爲屋漏西南隅爲與人纔進便先見東南隅却到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深密之地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當室之白光所漏入也相在爾室只是教做存養工夫有惡須用察此溪陳氏曰抑詩卽是首章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意屋漏人跡所不到之地此處蓋已之所不睹須是真無妄常加戒謹恐懼方能無愧作君子爲已之功至此不待於動而應事接物方始敬蓋於未應接之前無入處已無非敬矣不待見於發言而後信實蓋於未發言之前本來真實無非信矣○此處一節密一節首章先說戒懼後說謹獨是從內面發出來此處先說謹獨後說戒懼是從外面說入來此雲峯胡氏曰上文引詩但見學者有爲已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夏

之心此兩引詩方見學者有爲已之學首章言慎獨此言人之所不見卽是獨內省不疚卽是慎獨內省而少有一髮之疚則是胸中猶有可惡之惡故必無疚然後無惡此爲已之功也首章言戒懼不睹恐懼不聞蓋動則有可睹此不動而敬卽是戒懼乎其所不睹言則有可聞此不言而信卽是恐懼乎其所不聞諸家以敬信爲民敬信章句以爲已之敬信與下文篤恭絜應此又爲已之功益加密者也首章先戒懼而後慎獨由靜時工夫說到動時工夫之幾此章先慎獨而後戒懼由動時工夫說到靜時工夫之極愈靜愈敬其爲已之功可謂密矣東陽許氏曰不動敬不言信是信敬在言動之前通考史氏伯喈曰許氏云尚庶幾也戒辭也屋漏室西北隅上爲圓竅以通明則其

下其暗人處其地則非獨人不見已分說自說其身尚不分曉以譬君子不但於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地而慎之於已所不知之地亦所當慎按此發得已所不知之意分曉愚竊以爲首章以隱微並言隱是幽暗之中微是細微之事唯幽暗之地有細微之事故有所謂獨此處說不愧屋漏則屋漏但是幽暗之中未有所謂細微之事故但爲已所不知之地能不愧於此卽戒懼不睹不聞之謂也或曰君子不動而微不言而信此躬行之無也民自從之待賞怒耳非併賞怒而爲清淨者非是

詩曰秦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夏

詩商頌列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鉞斫刀也鈇斧也新安陳氏曰其所以感人動物不待賞而民自勸不待怒而民自畏者以其自修有謹獨戒懼之本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

倡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朱子曰不顯二字二十六章者別無他義故只用詩意卒章所引自章首尚綱之云與章末無聲無臭皆有隱微深密之意故知當別爲一義與前章不同陳氏曰篤恭是申解不顯二字雖無人之境亦恭是篤厚其恭也東陽許氏曰章句篤恭言不顯其敬也謂自厚於恭敬未嘗見於言動之間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章

朱子曰此章到篤恭而天下平已是極處結局了所謂不顯其德者幽深玄遠無可得而形容雖下面不大聲以色德輔如毛皆不足以形容直是無聲無臭到無迹之可尋然後已北溪陳氏曰篤恭是不顯惟德意天下平是百辟其刑意此章至此凡五引詩一節密一節首篇說學須爲已不求人知第二節說致謹於人所不見處三節說致敬於已所不見處四節說不待言說而人自他五節說不顯篤恭其功効有自然之應乃中庸之極功也雲峯胡氏曰此兩引詩承上文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而極其效也唯其不言亦信所無言而人自信之有不待賞罰而化者惟其不顯亦敬故篤恭不顯其敬也而天下自平篤恭而天下平即首章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特首章是致其中而後

理說

四書大全辨中庸章句卷一 章

致其和此之謂篤恭者已致其和而益致其中也爲已之功愈密則德愈深而效愈遠如此夫德顯而百辟刑之宜也不顯而天下自平其妙殆有不可測者要之中心性之德不顯之德即未發之中戒慎恐懼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敬也此時而敬是不顯其敬此所以爲至德之淵微而有自然之應也新安陳氏曰不顯篤恭實原於尚綱闡然與慎獨戒懼深密之功下文更三引詩不過形容此不顯篤恭之妙而已過考東陽許氏曰不顯有二義一謂無迹可尋而不顯著一謂不發揚二說俱存其義始備篤恭而天下平即垂拱而天下治之意其功効至此已盡下段只是形容不顯之妙章句篤恭言不顯其敬謂自厚於恭敬未嘗見於言動之間史氏伯璿曰按章句於此四節皆以承上文言之則似饒氏前節効驗承前節工夫後節放驗承後節工夫之說疑於兩兩隔越不見章句各自相承之意而通說似乎可取但章句於相在爾室節云則其爲已之功益加密矣則是潛伏孔昭之詩爲已之功猶未如此之密也於不顯篤恭節云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則似奏假無言之詩德猶未如此之深效猶未如此之遠也其意若曰有前二節工夫則有後二節效驗工夫已密而愈遠篤恭天下平惟通以爲已之功加密與德愈深而效愈遠二句以爲此章對首章而言而發故以此二節效驗皆承不顯篤恭而發之效分明一淺一深靡爭爲篤恭而天下平之效若如此分則不顯之效淺不顯之效深恐無此理况經文先不動後不言通乃倒置其序以爲此二

四書大全辯

中庸章句卷一

黃

節相承之次可乎天下固無能慎獨而
能戒懼有靡爭之效而不能致天下平之
理但此章自下學為已謹獨之事推而
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則說工
夫自當自疎而密說效驗自當自淺而深
雖有漸次正不害其為有則俱有也然則
雙峯之說似乎得章句之旨通者分二節
效驗承不言不動之意固支離而不可曉
若以此章對首章為工夫疎密效驗遠近
之說如所謂首章是致中而後致和篤恭
是已致和而益致中之云則是天下真有
兩等戒懼真獨工夫先後如此不同邪殊
果是二時做工夫先後如此不同邪殊
思戒懼只是一樣戒懼慎獨只是一樣慎
獨特君子無時不戒懼亦無時不慎獨
先戒懼而後慎獨則戒懼之前又未嘗不
慎獨慎獨而後戒懼則戒懼之前又未嘗
慎獨靜即戒懼動靜無端故立言之序互
有先後無所不可耳

黃氏洵饒曰上五條詩始學成德疎密淺
深之序下三條詩贊不顯惟德功効○大
學始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卒歸
于天下平中庸始於戒懼慎獨而卒歸于
篤恭而天下平

芭山張氏曰史氏辨正雲峯以致和而益
致中之說甚確小註首章是致其中而後
致其和數句宜刪

詩云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
以化民末也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

四書大全辯

中庸章句卷一

章

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色也又引孔子
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
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
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
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
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
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
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
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
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
然後為至也

朱子曰無聲無臭本是說天道彼其所引
詩自說頌是儀刑文王然後萬邦作乎詩
人意初不在無聲無臭上也中庸引之以
結中庸之義嘗細推之蓋其意自言謹獨
以修德至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乃
篤恭而天下平也後面節節贊歎其德如
此故至子懷明德以至德輶如毛毛猶有
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蓋言夫德之
至而微妙之極難為形容如此今為學之
始未知所有而遂欲一蹴至此吾見其倒
置而終身迷亂矣○此章八引詩一步退
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
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自衣錦尚
絺以下皆只暗暗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

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小人未嘗微
得已。報得滿地人知。故曰的然而日亡。淺
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皆是收斂近裏。知
遠之通。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
學者能如此收斂。雖未可便謂之德。亦可
以入德矣。其下方言不懼屋漏。方能以慎
獨涵養。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動
不言時。已是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惟
德。予懷明德。德輶如毛。言之。一章之中。皆
只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
故以無聲無臭終之。○首章是自裏說出
外面。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置。約育
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約
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
也。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聖

王氏曰。此章是結尾舉一篇工夫之要。約
而言之。所謂極於密者也。
雲峯胡氏曰。此篇當作四節看。節意相
承。第一節。尚綱之詩。言下學立心之始。結之
以知微之顯。第二節。承知微之顯。之語。引
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以實之自慎。獨說歸
戒慎恐懼。而結之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第三節。承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語。不
顯以極其效。如第四節。承不顯之語。三
引詩至子無聲無臭。以形容不顯之妙。至
如此。朱子又恐學者因無聲無臭之語。而
又驚於高遠也。故結之曰。非此德之外。有
此三等。然後為至也。蓋所引之詩。似有等
級。然其妙。非杳冥昏默之謂。非虛寂寂滅
之謂也。故必提起德之一字。言之。首章曰。
道。此章曰。德。道字說得廣。德字說得親。
切。德者。得此道於心者也。首章開端。一天

字。原其所自也。此道之在我者。無不本諸
天也。此章結末一天字。要其所成也。德之
成。則能不失其道之在我者。而本諸天者也。
至此。則我本於天。天備於我。又不過即其
初。天命之性耳。無聲無臭之天。即吾不
顯之德。而不顯之德。即吾渾然未發之中。
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求之於中。而歸之於
即周子所謂太極本無極也。子思始引夫
子之言曰。中庸之德。其至矣乎。衆人之所
可至也。此言中庸之德。其至矣乎。衆人之所
贊其至也。聖人之所屬至也。然聖人之所
為。德之至者。不過敬之至而已。敬者。聖學
之始。以成始而終也。故此書以慎獨。戒
懼。始於焉。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卷一 聖

此所以為聖人之道也。君子惟能慎獨。又
通考東陽許氏曰。以無聲無臭形容不顯之
妙。則聖人之道。發於虛無。而曰上天之事。
於一毫不聞。而戒懼不使心之所存。所發
知。但見其應事接物。從容中道。與天為一。
耳。則不顯之妙也。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
謂神也。又曰。詩中言天道之無聲無臭。中
庸則言德之無聲無臭也。德本不可以聲
臭言。此但言無之極也。然上天之事。無聲
臭。聖人之德。亦如之。聖人即天也。則此
句。亦不是虛引。
史氏伯璠曰。載之訓事。事猶道也。不過言
天道之妙。無聲無臭之可聽聞耳。事豈有所
作為之謂哉。唯定字。以文害辭。以辭害志。
故有未的當之疑耳。如邵說。則天未是道。
如是。天之云。則天道始然而終。不然也。不
如定字之云。則天道始然而終。不然也。不
幾於道在太極之先。之謂乎。
朱氏公遷曰。此持敬之功。該動靜貫始終。
兼八德成德。功夫效驗。而言之。中庸首末

四書大全

中庸章句卷一

一

而章不同先言存養是體道之功先言省察是入德之序一則由體以及用一則由用而歸隱也大學誠意專欲審夫實與不實之幾故以省察為主焉然涵養用敬已在致知之前矣
林次崖曰此與首章語同而意不同首章言體道之功是始學事此章言入德之序是成德事言體道之功則先戒懼而後謹獨而其意則以切言入德之序則先謹獨而後戒懼而其意益以密在學者用功之初必常存敬畏而尤謹於獨然後工夫周匝而於道無少離若工夫向成處則必謹於獨知以至於已所不知然後工夫細密而於道益以深二者固並行而不相悖也蒙引似未分曉其動靜之分皆是先儒之說愚未敢以為然
陳紫峯曰中庸一書始之以天終之以天夫學所以學為人而始終以天焉者天人一也天不足以及人故始以天命之謂性自天而人而終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則自人而天也
或曰至矣是言德之至非以詩言為至也此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天命之性正歸到微之極微處
芑山張氏曰全章只是引詩咏嘆以見君子近裏工夫無往而不與中庸合即無性而不與天命合也位育自戒懼始學者不可驟等此意于言外見之說一節密一節者非是蓋中庸前此道理都說盡無復進步處逐節引詩皆收拾議論不即不離就工夫實說便呆甚

第三十三章

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

四書大全

中庸章句卷一

一

下學為已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子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黃氏曰中庸始言戒懼謹獨次言知仁勇終之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人教人之指先師曰中庸說下學處少而甚切如二達處多然說下學處雖少而甚切如二七章明善誠身擇善固執一段與二十章尊德性道問學一段無非提綱挈領切要之言也說上達處雖多亦豈漫散無統玄妙不可究詰之論哉學者果能字字審察句句精研章章融會由下學而上達焉則程子所謂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者見其理皆實理而為事之體非高虛也事皆實事而為理之用非粗淺也所謂其味無窮皆實學者之非虛言矣童而習之今猶有白首紛如之歎吁豈易哉
雲峯胡氏曰右須看極致馴致四字極致者上達之事也馴致者下學而上達之事也天理不離乎人事下學人事即所以達天理雖其妙至於無聲無臭然其本皆實學也朱子教人之深意備見於篇首所標子程子之語及此篇末之語學者當合始終而參玩之以求無負於朱子之教云
新安倪氏曰按饒氏以此章為第六大節
通考黃氏洵饒曰此章凡人引詩自為

一支首章之畧散為三十二章之詳括
盡於末章之畧○此無節解之一支
韓先生謂末章當目為一支章句於本
章之下註作大字書意亦可見
史氏伯璿曰右一章是為第五節

同有餘
讀下去

首之由通
用行以

四書大全辯或問卷

正書舍說言不准外

中庸或問

如有污損缺失責令賠補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為言呂氏
專以無過不及為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
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
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倚云者
程子所謂在中之義未發之前無所偏倚
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
見諸行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
不及猶行而不先不後理之當事之中也
故於未發之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
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不及之義語固各
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不及之
可名而所以為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
是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
於一事然其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
倚者之所為而於一事之中亦未常有所

倚倚也。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為體用。此愚於各篇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

朱子曰：在中是言在裏面，底道理未動時，恰好處，纔發時，不偏於裏，則偏於怒，不得謂之在中矣。非以在中釋中字。新安陳氏曰：此以不偏不倚與無過不及交互發明，以見非截然而二。朱子曰：未發之中是體，已發之中是用。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二

格庵趙氏曰：未發之中，只可言不偏不倚，却下不得過不及字，及發出來，此事合當如此，彼事合當如彼，方有箇恰好準則，無太過不及處。

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而子以爲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爲常矣。二說雖殊，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於久而後見，不若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異，而其常久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況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爲對，而下與

字皆庸也，不所程安
二平不易云見

義理
反時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三

非平常矣。

朱子曰：譬之飲食，五穀是常，自不可易，若珍異不常得之物，則可暫一食焉，能久乎？北溪陳氏曰：程子以不易解庸字，亦是謂萬古常然，而不可易，但其義未盡。蓋天下事物之理，惟平常切實，可得不易字，蓋天下事物之理，惟人所罕見，但可暫而不可常耳。平常不易，本作一意看。新安陳氏曰：極高明而道中庸，是中庸與高明對。君子中庸，小人無忌憚者，反中庸。朱子曰：中庸只是一箇道理，以其不偏不倚，故謂之中。以其不差異，可常行，故謂之庸。未有不中而不庸者，亦未有不庸而中者。惟中故平常，問堯舜禪授，湯武放伐，皆聖人非常之變，而謂之平常，何也？曰：堯舜禪授，湯武放伐，雖其事異常，然皆是合當

如此便是常事如伊川說經僅字合權處便即是等

曰此篇首章先明中和之義次章乃及中庸之說至其名篇乃不曰中和而曰中庸者何哉曰中和之中其義雖精而中庸之中實兼體用且其所謂庸者又有平常之意焉則此之中和其所該者尤廣而於一篇大指精粗本末無所不盡此其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

新安陳氏曰未發之中乃古人所未言之精義

四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四

朱子曰中庸該得中和之義庸是見於事和是發於心庸該得和○以性情言之謂之中和以理言之謂之中庸其實一也

曰張子之言如何曰其曰須句句理會使其言互相發明者真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此篇也

張子曰學者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

曰呂氏爲已爲人之說如何曰爲人者程子以爲欲見知於人者是也呂氏以志於功名言之而謂今之學者永及乎此則是

以爲人爲及物之事而涉獵微幸以求濟其私者又下此一等也殊不知夫子所謂爲人者正指此下等人爾若曰未能成已而遽欲成物此特可坐以不能知所先後之罪原其設心猶愛而公視彼欲求人知以濟一己之私而後學者不可同日語矣至其所謂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爲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亦曰欲使學者務先存養以爲窮理之地耳而語之未

四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五

瑩乃似聖人強立此中以爲大本使人以是爲準而取中焉則中者豈聖人之所強立而未發之際亦豈若學者有所擇取於其間哉但其全章大指則有以切中今時學者之病覽者誠能三復而致思焉亦可

以感悟而興起矣

藍田呂氏曰爲已者心存乎德而無意乎功名爲人者心存乎功名而未及乎德行若後世有未及乎爲人而濫其私欲者今學聖人之道而先以私欲害之則語之而不入導之而不行教之者亦何望哉聖人之學不使人過不使人不及立喜怒哀

樂未發之中以爲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其學固有秩序矣學者蓋亦用心於此乎用心於此則義理必明德行必修與大自輕其身涉獵無本微幸一旦之利者果何如哉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何也曰此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爲性也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己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六

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楊韓子之所云也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

此性此道全體之與言
此性此道全體之與言

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爲而無所不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獮之報本唯鳩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所得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隔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爲而亦豈人之所得爲哉修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七

朱子曰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
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
格庵趙氏曰天於賦于處周流而不已斯
之謂命人於稟受處該全而不偏斯之謂

+

性
黃氏曰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特殊其名以別天人之分耳○天地而非元亨利貞不能以行四時生萬物而非仁義禮智又何以統四端制萬事哉北溪陳氏曰若就造化論明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貞此四者就氣上論則物之初生爲元理上論也得就氣上論則物之初生爲元於時爲春物之發達爲亨於時爲夏物之成就爲利於時爲秋物之歛藏爲貞於時爲冬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者而言故謂之正自其歛藏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論則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固人性之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是天

五

地元亨利貞之理真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
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
北溪陳氏曰性與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
命在人謂之性又曰性命只是一箇道理
不分看則不分曉不合看又離了不相干
涉源就渾然一理中看得界分不相亂
莊子天運篇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
曰狼虎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
何爲不仁
化書曰蜂有君禮也螻蟻之有君也一羣
之宮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
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師之一罪
無疑與衆戮之
禮記月令季秋之月豺乃祭獸戮禽孟春
之月魚上水獺祭魚
詩傳云雉鳴水鳥今江莊間有之生有定
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
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上
以爲擊而有別擊字與至通言其情意厚
至也
朱子曰性是體道是用道便是裏面做出
底道理○問鳥獸亦有知覺但他知覺有
通塞草木亦有知覺否曰亦有如一盆花
得些水澆灌便敷榮若摧折他便枯悴凋
之無知覺可乎周茂叔意前草不除去云
與自家意思一般便覺有知覺只是鳥獸
底知覺不如人底草木底知覺又不如鳥
獸底○問虎狼蜂蟻之類雖得其一偏然
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
之全體而爲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
之能通共一處而全盡何也曰只有這一
處通便却尊人却事事物物得些便却泛
泛所以易昏
替室陳氏曰飛潛動植各一其生而不可
換便是率處若飛者潛之動者植之卽是
違其性非物之所謂率性矣

陳氏曰：因人生氣質之異而有過不及之
差，故於性有昏明而不能全，而所謂道者
亦乎是而失其本然也。聖人清明純粹，見
理分明，故因其性之自然者為之品節，而
歸之中，使無過不及，以為天下後世法。使
萬世皆得以通行是謂之教。○辨其親疎
之殺，如為之立五服，自斬至總，麻之類，
別其貴賤之等，如為之立君臣上下長幼
之序，為之制度文為，如三千三百之儀，輕
重疎密，各有等級，之不同，為之開導禁止
如司徒教民，以任郵誥，蠲之宜，制其取用
不孝不弟之刑，因其材，質之宜，制其取用
之節，如教人春耕夏耘，秋斂冬藏，穿牛鼻
絡馬首之類。
新安陳氏曰：所固有謂道，所本無謂私欲。
所至難謂異端之空寂，所甚易謂吾道之
教。
陳氏曰：釋氏以空為宗，以未有天地之先
為吾真體，以天地萬物皆為幻，人事都為
粗迹，盡欲屏除，了一歸於真空。老子以無
為宗，以道為超乎天地形器之外，如云道
在太極之先，却是說未有天地萬物之初，
有箇虛空道理，都與人事不相干涉。不知
道只是人事之理耳。又曰：老子清虛厭事
釋氏屏棄人事，世儒或訓詁解析而理不
明，或詞章綴緝而義不通，管商功利之徒
雖做得事業，亦只是權謀智術之私，而非
胸中義理去做，皆非所謂教矣。
西山其氏曰：朱子論性道教，皆必曰仁義
禮智，其視佛老以空寂為性，以虛無為道，
管商以刑名功利為教者，真妄是非不辨
而明矣。
朱子曰：因其所固有，謂今人把學問來做
外面添底事看，了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
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因其所甚易，是
日用常行合做底道理，是不可已者，非空

之遺精也言也率然得其子此二
謂德非依道清道分是事

守著這一箇物性。
新安陳氏曰：學問思辨致知之事也，持守
推行力行之事也。
曰：率性修道之說不同，孰為是邪？曰：程子
之論率性，正就私意人欲未萌之處，指其
自然發見，各有條理者而言，以見道之所
以得名，非指修為而言也。呂氏良心之發
以下，至安能致是一節，亦甚精密，但謂人
雖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格於形體，又為私
意小知所撓，故與天地不相似，而發不中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主
節，必有以不失其所受乎天者，然後為道。
則所謂道者，又在修為之後，而反由教以
得之，非復子思程子所指人欲未萌自然
發見之意矣。游氏所謂無容私焉，則道在
我，楊氏所謂率之而已者，似亦皆有呂氏
之病也。至於修道，則程子養之以福修而
求復之云，却似未合子思本文之意。獨其
一條所謂循此修之，各得其分，而引舜事
以通結之者，為得其旨，故其門人亦多祖

毒

程子曰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
而循之則道也又曰天降是於下萬物流
行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循其性是所
謂道也此亦通人物而言循性者馬則爲
馬底性又不做牛底性牛則爲牛底性又
不做馬底性此所謂率性也
朱子曰程子說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
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爲性所謂在天
曰命也纔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
在人曰性也○程子說物物皆有箇道理
在此便是道循性者是循其理之自然○
道是性中分派條理隨分派條理去皆是
道也
藍田呂氏曰性與天道本無有異但人雖
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格於莫爾之形體常
有私意小習撓乎其間故與天地不相似

主

所得遂至乎出入不齊而不中節如使所得於天者不良則何患乎不中節乎故長心所繫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皆道也在彼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分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隨喜怒哀樂之所發則愛必有差等敬必有節文所感重者其應也亦重所感輕者其應也亦輕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非出於性之所有安能致是乎朱子曰只是隨性去皆是道呂氏說以人行道若然則未行之前便不是道乎潛室陳氏曰呂氏只就人性起蓋不見天地大化故其說性說道說教皆不周普流通此朱子所以不取

黃平游氏曰天之命萬物者道也而性者書大全辭中庸或問

具道以生也固其性之固然而無容私焉則道在我矣若出於人爲則非道矣龜山楊氏曰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命之理而已謂性有不善者誣天也性無不善則不可加損也無俟乎修焉率之而已

程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人之生也直意亦如此若以生爲生養之生却是修道之謂教也至下文始自云能者養之以福不能敗以取禍又曰修道之謂教此則專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修而求復之則入於學若元不夫則何修之有

程子曰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朱子曰修道雖以人事言然其所以修之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

然非聖人不能盡。故程子以舜事明之。
言之所引論語雖非本文之意。大率以爲
蓋田呂氏曰。循性而行。無物撓之。雖無不
中。節於物者。然亦不無小過。小不及故。品
節之斯之謂禮。則子除喪而見孔子。子之
琴而彈之。切切而言曰。先王制禮。不敢過
也。子夏除喪而見孔子。子之琴而彈之。侃
侃而言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故心誠
求之。雖不中。不遠矣。然將達之天下。傳之
後世。慮其所終。稽其所敝。則其小過不及
者。不可以不修。此先王所以制禮。
藍田呂氏改本云。道之在人。有時與位之
不同。必欲爲法於後世。不可不修。

曰楊氏所論王氏之失如何。曰王氏之言

四書大全辨中庸或問 未

固爲多病。然此所云天使我者。猶曰
上帝降衷云爾。豈真以爲有或使之者哉。
其曰在天爲命。在人爲性。則程子亦云。而
楊氏又自言之。蓋無悖於理者。今乃指爲
王氏之失。不惟似同浴而譏裸裎。亦近於
意有不平。而反爲至公之累矣。且以率性
之道爲順性命之理。文意亦不相似。若游
氏以遁天倍性爲非性。則又不若楊氏人
欲非性之云也。

龜山楊氏曰。臨川王氏云。天使我者。是之
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性。是未始知性命之理。
其曰。使我正所謂使然也。使然者。可以爲
命乎。以命在我。爲性。則命自一物。若中庸
言天命之謂性。性即天命也。又豈二物哉。
如云在天爲命。在人爲性。此語似無病。然
亦不須如此說。性命之謂道。如易所謂聖人
者。異耳。率性之謂道。如易所謂聖人之作
易。將以順性命之謂道。如易所謂聖人之作
廣平游氏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則天
命也。若遁天倍性。則非性矣。
龜山楊氏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
曰然則呂游楊侯四子之說孰優。曰此非
後學之所敢言也。但以程子之言論之。則
於呂稱其深潛縝密。於游稱其穎悟溫厚。

四書大全辨中庸或問 七

謂楊不及游。而亦每稱其穎悟。謂侯生之
言。但可隔壁聽。今且熟復其言。究覈其意。
而以此語證之。則其高下淺深。亦可見矣。
過此以往。則非後學所敢言也。
或問既曰。道也者。不可湏臾離也。可離非
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
其所不聞矣。而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故君子慎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
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

也。其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以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慎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

四書大全辨

中庸或問

六

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而假人力之爲。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諸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蓋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於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爲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修以爲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

新學
口授
手授
戒謹
恐懼

訂
略
音

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爲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日月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慎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

四書大全辨

中庸或問

九

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徵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夫既已如此矣。則又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皆常情所忽。以爲可以欺天罔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間。無

所潛遁又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况既有
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聲音容貌之間
發於行事施爲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掩
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是以君子
既戒懼乎耳目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
爲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謹焉必使
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
理之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湏臾
之間矣二者相湏皆反躬爲己過人欲存

四書大全辨中庸或問

三

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此者
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爲言
以見君子之學必由此而入也

三山陳氏曰君子必欲存養特守以保全
之者其爲其不可離而去之如饑食渴飲
之不可無也
五子之歌云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
圖
曲禮曰凡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
云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朱子曰不見是圖既是不見安得有圖只
是要於未有不見之時先時先戒懼耳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只是照管所不到
念慮所不及處正如防賊相似湏要塞其

朱子曰隱微顯著未嘗有異豈怠於顯而
偏於獨哉蓋獨者至用之源而人所易忽
於此而必謹焉則亦無所不謹矣
朱子曰獨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
陳氏曰此兩節是做工夫處見得聖賢體
道之功甚密
新安陳氏曰體道者以身任此道如文言
所謂體仁

曰諸家之說皆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卽
爲謹獨之意子乃分之以爲兩事無乃破
碎支離之甚邪曰旣言道不可離則是無
適而不在矣而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則是要切之處尤在於隱微也旣言戒謹

四書大全辨中庸或問

三

不睹恐懼不聞則是無處而不謹矣又言
謹獨則是其所謹者尤在於獨也是固不
容於不異矣若其同爲一事則其爲言又
何必若是之重複邪且此書卒章潛雖伏
矣不愧屋漏亦兩言之正與此相首尾但
諸家皆不之察獨程子嘗有不愧屋漏與
謹獨是持養氣象之言其於二者之間特
加與字是固已分爲兩事而當時聽者有
未察耳

朱子曰：戒懼，是未有事時，在廟室，向不
門於屋漏，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時，雖獨
處，已有形迹了，雖伏矣，亦孔之昭，詩人
言：只是大綱說，又就裏面別出這
許多教人，又較密。
陳氏曰：潛雖伏矣，一節中，明首章謹獨意，
不說屋漏一節，申明明首章戒懼不睹不聞
意。

程子曰：要修持他這天理，則在屋漏有不
言而信者，言雖為形狀，養之則湏直，不愧
屋漏與謹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
曰：子又安知不睹不聞之不為獨乎？曰：其
所不睹不聞者，已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
言道不可離而下言君子自其平常之處。

四書大全辭

中庸或問

圭

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以至於此也。
獨者，人之所不睹不聞也，故上言莫見乎
隱，莫顯乎微，而下言君子之所謹者，尤在
於此幽隱之地也，是其語勢自相唱和，各
有血脉，理甚分明，如曰：是兩條者，皆為謹
獨之意，則是持守之功，無所施於平常之
處，而專在幽隱之間也，且雖免於破碎之
識，而其繁複備滯，而無所當，亦甚矣。
朱子曰：莫之一字，便見得是說已不睹不
聞處，○不睹不聞，是提其大綱說，謹獨乃

密其細微，方不睹不聞，不惟人所不知，自
家亦有所未知，若所謂獨，即人所不知，已
所獨知，極是要戒懼，自來人說不睹不聞，
與謹獨，只是一意，無分別，則便不是，戒謹
不睹，恐懼不聞，非謂於睹聞之時，不戒謹
也，言雖不睹不聞之際，亦致其謹，則睹聞
之際，其謹可知也。
陳氏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對道不可湏
史離，可離非道，包○子必慎其獨，對戒慎
乎其所以不睹不聞，惟非○其所不聞，句惟其道
不可湏，史離可離，非○其所不聞，句惟其道
不睹不聞，其所不聞，惟其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所以必慎其獨。

曰：程子所謂隱微之際，若與呂氏改本及
游楊氏不同，而子一之何邪？曰：以理言之，

四書大全辭

中庸或問

圭

則三家不若程子之盡，以心言之，則程子
不若三家之密，是固若有不同者矣，然必
有是理，然後有是心，有是心，而後有是理，
則亦初無異指也，合而言之，亦何不可之
有哉？

程子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為顯，見所
不見聞者為隱微，然不知理却甚顯也，且
如昔人彈琴，見聲響捕擲，而聞者以為有
殺聲，殺在人心，而人聞其聲而知之，豈非顯
乎？人有不善，而自謂人不知之，然天地之
理甚著，不可欺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明道之要，不可不誠，道
之在我，猶飲食居處之不可去，可去皆外

也誠以爲已故不欺其心人心至靈一
所不與也故其不善莫不知之他人雖明有
黃子游氏曰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
獨知之亦不顯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
龜山楊氏曰獨非交物之時有動於中其
違未遠也雖非視聽所及而其幾固已瞭
然心目之間矣其爲顯見孰知其微欲自
蔽吾誰欺欺天乎此君子必與其微也
問程子舉彈琴殺心處是就人知處言呂
游楊氏所說是就己自知處言章句是合
二旨而言否朱子曰有動於中已固先自
知亦不能掩人之知所謂誠之不可掩也
○問迹雖未形幾則已動上兩句是程子
意人雖不知已獨知之下兩句是游氏意
否曰然兩事只是一理幾既動則已必知
之已既知則人必知之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孟

曰他說如何曰呂氏舊本所論道不可離
者得之但專以過不及爲離道則似未盡
耳其論天地之中性與天道一節最其用
意深處然經文所指不睹不聞隱微之間
者乃欲使人戒懼乎此而不使人欲之私
得以萌動於其間耳非欲使人虛空其心
反觀於此以求見夫所謂中者而遂執之
以爲應事之準則也呂氏既失其指而所
引用不得於言必有事焉參前倚衡之語

亦非論孟本文之意至謂隱微之間有昭
昭而不可欺感之而能應者則固心之謂
矣而又曰惟虛心以求則庶乎見之是
又別以一心而求此一心見此一心也豈
不悞之甚哉若楊氏無適非道之云則善
矣然其言似亦有所未盡蓋衣食作息視
聽舉履皆物也其所以如此之義理準則
乃道也若曰所謂道者不外乎物而人在
天地之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是以無適而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孟

不有義理之準則不可頃刻去之而不由
則是中庸之旨也若便指物以爲道而曰
人不能頃刻而離此百姓特日用而不知
耳則是不惟昧於形而上下之別而墮於
釋氏作用是性之失且使學者誤謂道無
不在雖欲離之而不可得吾既知之則雖
猖狂其行亦無適而不爲道則其爲害將
有不可勝言者不但文義之失而已也

藍田呂氏曰率性之謂道則四端之在我
者人倫之在彼者皆吾性命之理受乎天

蔽錯雜就本性說平戾外逆就所行說學問思辨知工夫而益致其持守行工夫

曰呂氏之書今有二本子之所謂舊本則無疑矣所謂改本則陳忠肅公所謂程氏明道天子之言而爲之序者子於石氏集解雖嘗辨之而論者猶或以爲非程夫子不能及也奈何曰是則愚嘗聞之劉李二先生矣舊本者呂氏太學講堂之初本也改本者其後所修之別本也陳公之序蓋爲傳者所誤而失之及其兄孫幾叟具以

四書大全辨

中庸或問

三

所聞告之然後自覺其非則其書已行而不及改矣近見胡仁仲所記侯師聖語亦與此合蓋幾叟之師楊氏實與呂氏同出程門師聖則程子之內弟而劉李之於幾叟仁仲之於師聖又皆親見而親聞之是豈胸臆私見口舌浮辨所得而奪哉若更以其言考之則二書詳略雖或不同然其語意實相表裏如人之形貌昔腴今瘠而其部位神采初不異也豈可不察而遽謂

之兩人哉又况改本厭前之詳而有意於略故其詞雖約而未免反有刻露峭急之病至於詞義之間失其本指則未能改於其舊者尚多有之校之明道平日之言平易從容而自然精切者又不超砥礪之與美玉也於此而猶不辨焉則其於道之淺深固不問而可知矣

四書大全辨

中庸或問

五

武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皆不外於吾心也蓋天命之性萬物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

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謹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失焉，則爲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於無一毫之差謬，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爲有以致其和，而達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克塞無間，驩欣

四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三

論和體是致不
獨是致成中必

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者之的，行者之歸，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故此章雖爲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必至此而後已焉。其指深矣。

朱子曰：未發時是那靜有箇體在裏了，若靜而不失其體，便是天下之大本。立焉，或失其體，則大本便昏了。已發時是那動有許多用，若動而不失其用，便是天下之達道。行焉，或失其用，則達道便乖了。○大本不立，達道不行，則雖天理流行，未嘗間斷，而在我者，或幾乎息矣。

潛室陳氏曰：戒懼於不睹不聞時，此則未發時工夫。謹獨於隱微時，此則已發時工夫。非戒懼何以見其致中？非謹獨又何以格庵趙氏曰：愈敬愈密，是自其未發之體而存養之；愈精愈密，是自其已發之用而省察之。

朱子曰：和則交感而萬物育矣。新安陳氏曰：中者心之德，吾之心通乎天地之心，正則俱正矣。吾氣順和之驗也。以吾之氣正，則召天地之氣順和，則俱順矣。○由位育推其本於致中和，故曰：萬化之本原，自致中和極其功於位育，故曰：一心之神，用究極之惟大聖人能與於此。乃聖者果能盡致中和之工夫，則其學問之極功，亦可庶幾乎此也。

四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三

陳氏曰體用未嘗相離有是體方有是用
有是用方見是體

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以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邪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

四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三

必天翻地覆然後爲不位矣。兵亂凶荒胎
殯卵殪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爲不育矣。
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
可誣哉。今以事言者固以爲有是理而後
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爲無是事而
徒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
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爲盡
耳。曰然則當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聖賢
生於其世而其所以致夫中和者乃不能

春伐之國也 時伐之國也 孔孟之國也 唐虞之國也 國之治也 是之也 也 位下 分屬 中和 未確

四書大全辨
中庸或問

三

有以救其一二何邪曰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既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安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曰二者之爲實事可也而分中和以屬焉將不又爲破碎之甚邪

書大全辨中庸或問 三

曰世固未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能致和而不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亦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紊耳

樂記曰胎生者不殯而卵生者不殯音獨內敗也殖音璧况秋二反裂也朱子曰尊卑上下之大分卽吾身之天地應變固所之萬端卽吾身之萬物也黃氏曰如達而在上固是堯舜事業窮而在下只如在一鄉不擾便是一鄉萬物育在一家不擾便是一家萬物育

曰子思之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乃舉中而合之於和然則又將何以爲天下之大本也邪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言也周子之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愚於篇首已辨之矣學者涵泳而別識之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可也

朱子曰中庸之中是兼已發而中節無過不及者得名若不識得此理則周子之言更解不得北溪陳氏曰未發之中是就性上論已發之中是就事上論當喜而喜當怒而怒那

四書大全辨中庸或問

語

怡好處無過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謂和也所以周子曰中也者和也是指已發之中也

曰程呂問答如何曰考之文集則是其書蓋不完矣然程子初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而後書乃自以爲未當向非呂氏問之之審而不完之中又失此書則此言之未當學者何自而知之乎以此又知聖賢之言固有發端而未竟者學者尤當虛心悉意以審其歸未可執其一言而遽以

爲定也其說中字因過不及而立名又似併指時中之中而與在中之義少異蓋未發之時在中之義謂之無所偏倚則可謂之無過不及則方此之時未有中節不中節之可言也無過不及之名亦何自而立乎又其下文皆以不偏不倚爲言則此語者亦或未得爲定論也呂氏又引允執厥中以明未發之旨則程子之說書也固謂允執厥中所以行之蓋其所謂中者乃指時中之中而非未發之中也呂氏又謂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程子所以答蘇季明之問又已有既思卽是已發之說矣凡此皆其決不以呂說爲然者獨不知其於此何故略無所辨學者亦當詳之未可見其不辨而遽以爲是也

四書大全辨中庸或問

語

蓋田呂氏問曰先生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然則未發之前謂之無心可乎竊謂未發之前心體昭昭具在已發乃心之用也程子曰凡言心者指已發而言此固未當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三

也。惟觀其所先何如耳。藍田呂氏曰：中即性也。程子曰：中也者，所以狀性之體段，猶稱天圓地方而不可謂方圓，即天地中之為義，自無過不及而立名。而指中為性可乎？

問：渾然在中，恐是喜怒哀未發，此心至虛，都無偏倚，停停當當，恰在其中間，所謂獨立而不近四旁之心之體，地之中也。朱子曰：在處中矣，然只要就所偏倚一事處，不得謂之好，則無過不及矣。蓋無過不及，乃無偏倚者之所為，而無偏倚者，是所以能無過不及也。○如喜而不中節，便是倚於喜矣，但在喜之中，無過不及，怒哀樂亦然。故謂和問：孟子曰：中所以狀性之體段，猶天之圓以盡天地，則不可晦翁謂喜怒哀樂未發，則性也。愚意亦謂性與中一物耳。自天之

則性也。愚意亦謂性與中一物耳。自天之

所命則謂之性，自四者之未發，則謂之中。若如程子所論，豈謂性是虛物，中是著實些箇，其不同或在此，潛室陳氏曰：四者未發，當此境界，即是人生而靜處，故晦翁指此為性，蓋發則為情，非以中為性也。中只是狀其未發之時，體段如此，若便以中為性，則是稱周為天，稱方為地，而可乎？

藍田呂氏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乃所謂允執厥中者。又曰：聖人之學，以中為大本，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何所準則而知過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動，出入無時，何從而守之乎？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已。

蘇氏問於喜怒哀樂之前，求中可乎？程子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問呂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三

氏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落，如之何而可？曰：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

朱子曰：程子纔思即是已發一句，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即是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可以有加矣。

曰：然則程子卒以赤子之心為已發，何也？曰：衆人之心，莫不有未發之時，亦莫不有已發之時，不以老稚賢愚而有別也。但孟子所指赤子之心，純一無偽者，乃因其發而後可見。若未發則純一無偽，又不足以名之，而亦非獨赤子之心為然矣。是以程子雖改夫心皆已發之一言，而以赤子之心為已發，則不可得而改也。曰：程子明鏡止水之云，固以聖人之心為異乎赤子之心矣。然則此其為未發者邪？曰：聖人之心，未發則為水鏡之體，既發則為水鏡之用，亦非獨指未發而言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備矣。但其答蘇季明之後章，記錄多失本真，答問不相對值，如耳無聞目無見之

答以下文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參之其誤必矣。蓋未發之時，但爲未有喜怒哀樂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當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豈若心不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其言靜時既有知覺，豈可言靜。而引復以見天地之心爲說，亦不可曉。蓋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爲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纔思卽是已發爲比，則未可以爲坤卦純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无

視雜聽而致其精一，然非以是爲真足以全蔽其聰明，使之一無見聞也。若曰履之有絢以爲行戒，尊之有禁以爲酒戒，然初未嘗以是而遂不行不飲也。若使當祭之時，真爲旒纓所塞，遂如聾瞽，則是禮容樂節皆不能知，亦將何以致其誠意，交於鬼神哉。程子之言，決不如是之過也。至其答過而不留之問，則又有若不相值而可疑者，大抵此條最多謬誤，蓋聽他人之問，而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无

之是以屢言之而病愈甚殊不知經文所謂致中和者亦曰當其未發此心至虛如鏡之明如水之止則但當敬以存之而不使其小有偏倚至於事物之來此心發見喜怒哀樂各有攸當則又當敬以察之而不使其小有差忒而已未有如是之說也且曰未發之前則宜其不待著意推求而瞭然心目之間矣一有求之心則是便爲已發固已不得而見之况欲從而執之

四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甲

則其爲偏倚亦甚矣又何中之可得乎且夫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方其未發本自寂然固無所事於執及其當發則又當卽事卽物隨感而應亦安得塊然不動而執此未發之中邪此爲義理之根本於此有差則無所不差矣此呂氏之說所以條理紊亂援引乖刺而不勝其可疑也程子譏之以爲不識大本豈不信哉楊氏所謂未發之時以心驗之

則中之義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則發必中節矣又曰湏於未發之際能體所謂中其曰驗之體之執之則亦呂氏之失也其曰其慟其喜中固自若疑與程子所云言和則中在其中者相似然細推之則程子之意正謂喜怒哀樂已發之處見得未發之理發見在此一事一物之中各無偏倚過不及之差乃時中之中而非渾然在中之中也若楊氏之云中固自若而

四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甲

又引莊周出怒不怒之言以明之則是以爲聖人方當喜怒哀樂時其心漠然同於木石而姑外示如此之形凡所云爲皆不復出於中心之誠矣大抵楊氏之言多雜於佛老故其失類如此其曰當論其中否不當論其有無則至論也蘇子問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朱子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如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蓋田呂氏曰喜怒哀樂之發則赤子之心當求其未發此心至虛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赤子

四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望

之心發而未遠乎中，若便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

朱子曰：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寂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營欲，知巧之思，故謂未遠乎中。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

蘇氏問：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如何？程子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

朱子曰：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今却轉向見聞上去，所以說得愈多，愈見支離紛冗。都無交涉。此乃程門請問，記錄者之罪也。

蘇氏問：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程子曰：雖無聞，無見，然見聞之理，有始得。

蘇氏問：中是有時，而中否？程子曰：何時而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中，不中曰固，是所為皆中，然而觀於四時，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却於

書大全辨

中庸或問

里

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

朱子曰：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此易卦為純坤，不為無陽之象。所覺此易卦為純坤，不為無陽之象。若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者當之，不得合為一。說矣。故邵子亦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靜慮，方始見得。

程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程子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自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

四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四三

若主。○問其會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何日不可。此不誠之本。頂是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

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吾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莊。縹。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旒音流。冕之前後垂者。莊他口反。黃色。冕兩旁纘也。纘音曠。綿也。蓋以綿爲圓。而其色黃。名曰莊纘也。

朱子曰。靜中有物者。只是知覺不昧。或引程子語。纘有知覺。便是動爲問。曰。若云知寒覺暖。便是知覺。已動。今未嘗著於事物。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爲靜。不成。靜坐便只是瞌睡。

新安陳氏曰。絢謂之拘。以絲爲之。著焉。屢之頭以爲行戒。禁者承酒尊之器。名禁者以爲酒戒也。

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望**

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程子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纘說勿字便不得也。

朱子曰。便是祭祀。若耳無聞目無見。卽其升降饋奠。皆不能知其時節之所宜。雖有贊引之人。亦不聞其告語之聲。故前旒莊纘之說。亦只是說欲其專一於此而不雜他事之意。非謂奉祭祀時節無見聞也。

藍田呂氏曰。人莫不知義理之當。無過無不及之爲中。未及乎所以中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反求吾心。果何爲乎。回也其庶乎。屢空。惟空然後可以見乎中。而空非中也。必有事焉。喜怒哀樂之未發。無私意小知。擬乎其間。乃所謂空。曰。空然後見乎中。實則不見也。若子貢聚聞見之多。其心已實如貨殖焉。所蓄有素。所應有限。雖曰富有。亦有時而窮。故德則屢而未皆中也。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

四

應平聲後凡言不應者同

四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聖

曰小入之中庸王肅程子悉加反字蓋疊

上文之語然諸說皆謂小人實反中庸而不自知其爲非乃敢自以爲中庸而居之不疑如漢之胡廣唐之呂溫柳宗元者則其所謂中庸是乃所以爲無忌憚也如此則不煩增字而理亦通矣曰小人之情狀固有若此者矣但以文勢考之則恐未然蓋論一篇之通體則此章乃引夫子所言之首章且當略舉大端以分別君子小人之趨向未當遽及此意之隱微也若論一四書大全辨中庸或問 吳

漢書胡廣字伯始位至太傅性溫厚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憲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云萬事不理問伯始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唐書呂溫字和叔一字化光從陸贄治春秋貞元末擢進士第後遷戶部員外郎諡翰精富一時推讓性險躁諂諂奸利妄言宰相李吉甫陰事憲宗貶均州再貶道州後徙衡州柳宗元字子厚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綴一時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詞科授校書郎後遭貶柳州刺史程子曰小人更有甚中脫一反字小人不主於義理則無忌憚所以反中庸也亦有其心畏謹而不中亦是反中庸語意有淺深則可謂之中庸則不可藍田呂氏曰君子蹈乎中庸小人反乎中庸者也君子之中庸也有君子之心又達乎時中而小人之中庸也有小人之心反乎時中無所忌憚而自謂之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當其速可以久則久當其可以止則止可以速則速則皆然禹稷顏回同道當其可也舜不告而娶周公殺管蔡孔子以微罪行當其可也小人見君子之時中惟變所適而不知當其可而欲肆其奸心濟其私欲或言不知必信行不必果則曰惟義所在而已然實未嘗知義之所在有臨長而欲知乎禮意猖狂妄行不謹先王之法以惑流俗此小人之亂德先王之所以必誅而不以聽者也或問民鮮能久或以爲民鮮能久於中庸之德而以下文不能甚月守者證之何如

四書大全辨
中庸或問

哭

曰不然此章方承上章小人反中庸之意而泛論之未逮及夫不能久也下章自能擇中庸者言之乃可責其不能久耳兩章各是發明一義不當遽以彼而證此也且論語無能字而所謂矣者又已然之辭故程子釋之以爲民鮮有此中庸之德則其與不能替月守者不同文意益明白矣曰此書非一時之言也章之先後又安得有次序乎曰言之固無序矣子思取之而著

也可知未久不能
離不替月守

四書大全辨
中庸或問

哭

薄氣弱者則有以切中學者不能固守之病讀者諷誦替月之章而自省焉則亦足以有警矣侯氏所謂民不識中故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無非中者則其疎濶又益甚矣如曰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皆有自然之中而不可離則庶幾耳朱子曰民鮮能久緣下文有不能期月守之說故說者以爲久於其道之久細考二章俱去甚遠自不相蒙只合依論語說陳氏曰子思此書分章亦有次序皆是相接續發明去新安陳氏曰此數句乃讀中庸之要法程子曰中庸之爲德民不可須臾離民鮮有久行其道者也○中庸天下之至理德合中庸可謂至矣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鮮有中庸之德也蓋田呂氏曰中庸者天下之所共知也衆人之所難而亦不能久也惟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而未至乎誠雖心悅而不去然知不能不思行不可不勉在思勉之分而氣不能無衰志不能無懈故有日月至焉者有三月不違者皆德之不可久者也若至乎誠則不思不勉至于常久而不息非聖人其孰能之河東侯氏曰民不能識中故鮮能久若識得中則手動足履無非中者故能久或問此其言道之不行不明何也曰此亦

曰此
正分
互明
反說
家反

利時
反時

四書大全辨入中庸或問

辛

上章民鮮能久矣之意也。曰知愚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明也。賢不肖之過不及。宜若道之所以不行也。今其互言之。何也。曰。測度深微。揣摩事變。能知君子之所不必知者。知者之過乎中也。昏昧淺淺。不能知君子之所當知者。愚者之不及乎中也。知之過者。既惟知是務。而以道為不足行。愚者又不知所以行也。此道之所以不行也。刻意尚行。驚世駭俗。能行君子之所不必行者。賢者之過乎中也。卑污苟賤。不能行君子之所當行者。不肖者之不及乎中也。賢之過者。既惟行是務。而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又不求所以知也。此道之所以不明也。然道之所謂中者。是乃天命人心之正當。然不易之理。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習。習而不察。是以不知其至而失之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知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矣。

此類義不參
如說則子

四書大全辨入中庸或問

至

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矣。
三山陳氏曰。惟鮮能中庸者。久故知愚賢不肖各隨氣質之偏而失焉。
陳氏曰。人莫不飲食。是人間日用不可闕處。在人鮮能知其味。譬如道乃天之命。於我性之所固有。底不可以須臾離。是人不可不求知之。所以行矣。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或問此其稱舜之大知。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言如舜之知。而不過。則道之所以行也。蓋不自恃其聰明。而樂取諸人者。如此。則非知者之過矣。又能執兩端而用其中。則非愚者之不及矣。此舜之知。所以為大。而非他人之所及也。兩端之說。呂楊為優。程子以為執持過不及之兩端。使民不得行。則恐非文意矣。蓋當眾論不同之際。未知其孰為過。孰為不及。而孰為中也。故必兼總眾說。以執其不同之極處。而求其義理之至當。然後有以知夫無過不及之在此。而在所當行。若其未然。則又安能先識彼兩端者之為過不及而不可行哉。
三山陳氏曰。上章既嘆道之不行。此章遂以道之行者明之。知者過之。又鮮能知味。

此道之所以不行也。若舜之大知知而不
過則道行矣。蓋田呂氏曰：兩端過與不及，執其兩端，乃所以用其時中。時中者，隨時而處之，無所偏倚。得其平，故舜之所以為舜，取諸人，用諸民，皆以能執兩端而不失中也。龜山楊氏曰：執其兩端，所以權衡重而取中也。由是而用於民，雖過者可以反矣。
蘇氏問舜執其兩端，註以為過不及之兩端，是乎？程子曰：是曰既過不及，又何執乎？曰：執猶今之所謂執持，使不得行也。舜猶持過不及，使民不得行而用其中，使民行之也。

或問七章之說，曰：此以上句起，下句如詩之興耳。或以二句各為一事言之，則失之也。

四書大全辨中庸或問 至

或問此其稱回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替月守者而言，如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蓋能擇乎中庸，則無賢者之過矣。服膺弗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矣。然則茲賢也，乃其所以為知也歟？曰：諸說如何？曰：程子所引屢空，張子所引未見其止，皆非論語之本意。唯呂氏之論顏子，有曰：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

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為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數言者，乃為親切確實，而足以見其深潛縝密之意。學者所宜諷誦而服行也。但求見聖人之止一句文義，亦未安耳。侯氏曰：中庸豈可擇，擇則二矣。其務為過高而不顧經文義理之實也，亦甚矣哉。

程子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

四書大全辨中庸或問 至

張子曰：顏子未至聖人，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蓋田呂氏曰：如顏子者，可謂能擇而能守也。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故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察其志也，非見聖人之卓，不足謂之中。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在前，後而不可為像。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河東侯氏曰：中庸豈可擇，擇則二矣。此云擇者，如博學之審問之明辨之勉而中思而得者也。故曰：擇乎中庸。

或問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亦承上章之意，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蓋三者

四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孟子

之事亦知仁勇之屬而人之所難然皆必取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幸勢之迫未必從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雖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苟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之其旨深矣游氏以舜爲絕學無爲而楊氏亦謂有能斯有爲之者其違道遠矣循天下固然之理而行其所無事焉夫何能之有則皆老佛之餘緒而楊氏下章所論不知不能爲道遠人之意亦非儒者之言也二公學於程氏之門號稱高第而其言乃如此殊不可曉也已

程子曰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廣平游氏曰其斯以爲舜則絕學無爲矣
新安陳氏曰楊氏之說或問中已可見茲
不重出餘見下章
或問此其記子路之間強何也曰亦承上

四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孟子

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強不能而所謂強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強也蓋強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強也南方之強不及強者也北方之強過乎強者也四者之強強之中也子路好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其善而救其失者類如此曰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以不流爲強中立本無所依又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爲強哉曰中立固無所依也然凡物之情惟強者爲能無所依而獨立弱而無所依則其不傾側而偃仆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爲強也曰諸說如何曰大意則皆得之惟以矯爲矯揉之矯以南方之強爲矯哉之強與

顏子之強以抑而強者爲子路之強與此方之強者爲未然耳

三山陳氏曰南北之強雖不同要之皆偏耳至於汝之所當強者此則義理之強得強之中矣
問言中立而無倚則必至於倚如何是無倚朱子曰中立最難譬如一物直立於此中間無所倚著久之必倒去問若要直立得住須用強矯曰大故要強立
潛室陳氏曰中立者四邊虛則立不住易得求倚惟強有力者不假倚自然中立
藍田呂氏曰矯之爲言猶揉木也木之性能曲能直將使成材而爲器故曲者直者皆在所矯人之才有過有不及將使合乎中庸則過與不及皆在所矯
河東侯氏曰南方之強顏子之強似之故曰君子居之北方之強子路之強似之故曰而強者居之君子以自勝爲強故曰強哉矯

四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柔

或問十一章素隱之說曰呂氏從鄭註以素爲係固有未安惟其舊說有謂無德而隱爲素隱者於義略通又以遜世不見知之語反之似亦有據但素字之義與後章素其位之素不應頓異則又若有可疑者獨漢書藝文志劉歆論神仙家流引此而以素爲索顏氏又釋之以爲求索隱暗之

事則二字之義既明而與下文行怪二字語勢亦相類其說近是蓋當時所傳本猶未誤至鄭氏時乃失之耳游氏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與夫未免有念之云皆非儒者之語也

呂氏曰素讀如係係之係猶素其位之素也
廣平游氏曰遁世不見知而不悔者疑慮不萌於心確乎其不可拔也非離人而立於獨者不足以與此若不遠復者未免於有念也

或問十二章之說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

四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老

微密而不可見所謂費而隱也卽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至於氣化流行則陰陽寒暑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憾也夫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行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堯

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道也其大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爲費而隱也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爲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

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之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隱微之間尤可見道不可離處知其造端乎此則其所以戒謹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易首乾坤而重咸恒書首關雎而戒淫泆書記釐降禮謹大昏皆此意也

通考趙氏德曰韻書費字在八未者芳味切注微財用也其音如論語惠而不費之

與淵有淵
去也說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堯

魯又同韻及六至所收二費字悲位切乃魯邑名及姓如固而近費及費之費費者散也散乃廣之義故朱子釋以用之廣者正如財用之散是費有費之義又有用之義焉朱子曰造端乎夫婦言至微至近處及其至也言極盡其量夫婦則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玩狎之地日敗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幽隱之處倘知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戒慎恐懼則是上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爲力而有功矣

曰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張子以聖人爲夷惠之徒既已失之又曰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知夫婦之智濬諸物故聖人有所不與則又析其不知不能而兩之皆不可曉也已曰諸家皆以夫婦之能知能行者爲道之費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有憾者爲道之隱其於文義協矣若從程子之說則使章內專言費而不及隱恐其有未安也曰謂不知不能爲隱似矣若天地有憾鳶飛魚躍察乎天地而欲亦謂之隱則恐未然且隱之爲言正以其

非言語指陳之可及。故曰。舉費而隱。常
默具乎其中。若於費外別有隱而可言。則
已不得為隱矣。程子之云。又何疑邪。

張子曰。聖人若夷惠之徒。亦未知君子之
道。若知君子之道。亦不入於偏。
潛室陳氏曰。使所謂隱者。而聖人不知不
能則聖人亦不足貴矣。謂小而莫能破者。
為隱則小之為義非與。妙之謂也。謂之費
而隱者。費中有隱。非費之外別有隱也。

曰。然則程子所謂鳶飛魚躍。子思喫緊為
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
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

四書大全

中庸或問

李

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於天者
此也。在下則魚之躍而出於淵者此也。其
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
所能。而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
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子
思於此指而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
之。則為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
子以為子思喫緊為人處者。正以示人之
意。為莫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

四書大全

中庸或問

空

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
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古亘今。雖未嘗
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
見諸日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
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有事焉而
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
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云爾。非必仰而
視乎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
得之也。抑孟子于此言。固為精密。然但為學
者集義養氣而發耳。至於程子借以為言。
則又以發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
孟子之意而已也。蓋此一言。雖若二事。然
其實則必有事焉。半詞之間。已盡其意。善
用力者。苟能於此超然默會。則道體之妙
已躍如矣。何待下句而後足於言邪。聖賢
特恐學者用力之過。而反為所累。故更以
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事。而不為所累耳。
非謂必有事焉之外。又當別設此念以為

四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奎

正心之防也。曰然則其所謂活潑潑地者，毋乃釋氏之遺意邪？曰此但俚俗之常談，釋氏蓋嘗言之，而吾亦言之耳。彼固不得而專之也。況吾之所言，雖與彼同，而所形容實與彼異。若出於吾之所謂，則夫道之體用固無不在。然焉而必戾于天，魚而必躍于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而不可亂也。若如釋氏之云，則焉可以躍淵而魚可以戾天矣。是安可同日而語哉。

且子思以夫婦言之，所以明人事之至近。而天理在焉。釋氏則舉此而絕之矣。又安可同年而語哉。

程子曰：「為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子思開示學者切要之語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其意亦猶是也。』有得於此者，樂則生，生則鳥可已也。無得於心者，役役於見聞知思，為機變之巧而已。未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上處活潑潑地者，方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所滯礙之妙。蓋以道之體用流行，發見雖無間息，然在人而見諸日用者，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然後方見其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地，無滯礙耳。若見得破，則即此湏臾之頃，此體便已洞

四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奎

然。致。然。方氏曰：「或問中舊說，程子所引必有事焉與活潑潑地兩句，皆是指其實體而言。容其流行發見，無所滯礙，倚著之意。其曰：『必曰勿者，非有人以必之勿之。蓋謂有主張是者，而實未嘗有所為耳。』今說則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者，乃指此心之存，主處直謂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二說不同。如何？曰：「程子必有事焉，謂為魚之飛躍，必有所以然者，必有存主處，勿正心謂無勉強期必，非有心著意也。活潑潑地，是指天理呈露處，此朱子舊說之意。就為魚上言，今說却就看為魚之人上言。謂就費說，必自存其心，則道理躍如矣。朱子謂只從這裏收一收，這箇便在。朱子兩說皆精，但前說恐人無下手處，故改從後說之實。

潛室陳氏曰：「今做工夫，人心不會放去，又多失於迫切，不做工夫，人心裏自在，又却都沒一事。

問引君臣父子為言，此吾儒之所以異於佛者。如何？朱子曰：「為飛魚躍，只是言其發見耳。釋亦言其發見，但渠言發見却一切混亂，至吾儒湏臾辨其理分，君臣父子皆定分也。焉必戾于天，魚必躍于淵。

曰呂氏以下，如何？曰呂氏分此以上論中，以下論庸，又謂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恐皆未安。謝氏既曰非是，極其上下而言矣。又曰：「非指為魚而言，蓋曰子思之引此詩，姑借二物以明道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

為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包之量也。又非以是二物專為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欲學者之必觀乎此也。此其發明程子之意。蓋有非一時同門之士所得聞者。而又別以夫子與點之意明之。則其為說益以精矣。但所謂察見天理者。似非本文之訓。而於程子之意。亦未免小失之耳。游氏之說。其不可曉者尤多。如以良知良能之所自出。為道之費。則良知良能者。不得為道。而在道之外矣。又以不可知不可能者。為道之隱。則所謂道者。乃無用之長物。而人亦無所賴於道矣。所引天地明察。似於彼此文意。兩皆失之。至於所謂七聖皆迷之地。則莊生邪遁荒唐之語。尤非所以論中庸也。楊氏以大而化之。非智力所及。為聖人不知不能。以祁寒暑雨。雖天地不能易其節。為道之不可能。而人所以有憾於天地。則於文義既有所不通。而又曰人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孟子

分論至論
論費隱
論道
論費隱
論道

孟子
論費隱
論道

雖有憾而道固自若。則其失愈遠矣。其曰非體物而不遺者。其孰能察之。其用體字察字。又皆非經文之正意也。大抵此章若從諸家。以聖人不知不能為隱。則其為說之弊。必至於此而後已。嘗試循其說而體驗之。若有以使人神識飛揚。眩瞶迷惑。而無所底止。子思之意。其不出此也。必矣。惟侯氏不知不能之說。最為明白。但所引聖而不可知者。孟子本謂人所不能測耳。非此文之意也。其他又有大不可曉者。亦不足深論也。

藍田呂氏曰。此以上論中。此以下論微。此章言常道之終始。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惟能盡常道。乃所以為至道。上蔡謝氏曰。鸞飛戾天。魚躍于淵。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真箇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喫緊處。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又曰。鸞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鸞魚而言也。若指鸞魚言。則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若知勿忘勿助。則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又曰。鸞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子思之意。言上下察。猶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見天理。不用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孟子

私意也。非生徐無意。高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駟乘。張若前驅。馬昆閣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上聖者方明。一昌寓。二張若。三謂朋。四昆閣。五滑稽。六及黃帝也。此六名皆寓言。迷謂迷失其宗之道。廣平游氏曰。惟費也。則良知良能所自出。故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而能行焉。惟隱也。則非有思者。所以知。非有爲者。所以能。故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焉。蓋聖人者。德之成。而衆之大本也。過此以往。則神矣。無方也。不可知。無體也。不可測。此以七聖皆迷之地也。孝經曰。事父母。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蓋事父母之心。雖夫婦之愚。不肖亦與有焉。及其至也。天地明察。神明顯矣。則雖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此。此中庸所以爲至矣。

四書大全辨

中庸或問

奎

龜山楊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充實光輝之大。致知力行之積也。人而化之。至於不可知之神。則非智力所及也。德盛仁熟。而自至焉。耳。故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焉。○祁寒暑雨之變。其機自爾。雖天地之大。不能易其節也。夫道之不可能者。如是。而人能有所不遺者。其孰能察之。○新安陳氏曰。侯氏說已見章句。但其問本意。又如聖而不可知之神。之語。蓋侯氏亦以此爲聖人所不知之事。實則非也。朱子於章句已刪去此語矣。

或問十三章之說。子以爲以人治人。爲以彼人之道。還治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能知能行。而引張子之說以實之。則無乃流

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得爲道之全也。邪。曰。上章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湏臾離者也。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次。而或非日用之所急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今必以是爲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遲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失之而已焉爾。○曰。子臣弟友之絕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已者。如

四書大全辨

中庸或問

奎

於姑息之論。而所謂人之道者。不得爲道之全也。邪。曰。上章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湏臾離者也。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次。而或非日用之所急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今必以是爲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遲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失之而已焉爾。○曰。子臣弟友之絕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已者。如

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朋友之施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自脩之則具於此矣。今或不得其讀而以父君兄之四字爲絕句則於文意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哉。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矣

朱子曰此處主意立文與大學繫辭一章相似人多誤讀黃氏曰或以所求乎臣一句而有疑非也古人君臣字多通用諸侯有土者多稱君其下皆稱臣凡卑之於尊僕隸之於主便有臣義

曰諸說如何曰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義說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遠之意一矛一盾終不相謀而牽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深考乎程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爲忠恕其迹雖同而所以爲忠恕者其心

實異非其知德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已推已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謂此章違道不遠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已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已而萬物已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名之學者默識於言意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爲同也。餘說雖多大槩放此推此意以觀之則其爲得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矣

失自可見矣。違道不遠如齊師違穀七里之違非背而去之之謂愚固已言之矣。諸說於此多所未合則不察文義而強爲之說之過也。夫齊師違穀七里而穀人不知則非昔已在穀而今始去之也。蓋曰自此而去至於穀纔七里耳。孟子所云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謂昔本禽獸而今始違之也。亦曰自此而去以入於禽獸不遠耳。蓋所謂道者當然之理而

四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上

已。根於人心。而見諸行事。不待勉而能也。然唯盡已之心。而推以及人。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爲不遠。其曰違者。非背而去之之謂也。程子又謂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此則不可曉者。若姑以所重言之。則似亦不爲無理。若究其極。則忠之與恕。初不相離。程子所謂要除一箇除不得。而謝氏以爲猶形影者。已可見矣。今析爲二事。而兩用之。則是果有無恕之忠。無忠之恕。而所以事上接下者。皆出於強爲。而不由于乎中矣。豈忠恕之謂哉。是於程子他說殊不相似。意其記錄之或誤。不然。則一時有爲言之。而非正爲忠恕發也。張子二說。皆深得之。但虛者仁之原。忠恕與仁俱生之語。若未瑩耳。呂氏改本。大畧不盡經意。舊本乃推張子之言。而詳實有味。但柯猶

四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上

在外以下爲未盡善。若易之曰。所謂則者。猶在所執之柯。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柯者。必有睨視之勞。而猶以爲遠也。若夫以人治人。則異於是。蓋衆人之道。止在衆人之身。若以其所及知者。責其知。以其所能行者。責其行。人改即止。不厚望焉。則不必睨視之勞。而所以治之之則。不違於彼。而得之矣。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恕者推待已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於人。則其所以愛人之道。不遠於我而得之矣。至於事父事君。事兄交友。皆以所求乎人者。責乎已之所未能。則其所以治已之道。亦不遠於心而得之矣。夫四者固皆衆人之所能。而聖人乃自謂未能者。亦曰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此見聖人之心。純一不已。而道之體用。其大天下莫能載。其小天下莫能破。舜之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于瞽瞍底豫者。蓋爲此也。如此。然後屬

四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圭

中庸者常道之云則庶乎其無病矣且其曰有餘而盡之則道雖繼而不行又不若游氏所引耻躬不逮爲得其文意也謝氏侯氏所論論語之忠恕獨得程子之意但程子所謂天地之不忍亦曰天地之化生生不窮特以氣機闔闢有通有塞故當其通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則有似於恕當其塞也天地閉而賢人隱則有似於不忍耳其曰不忍非若人之閉於私欲而實有忤害之心也謝氏推明其說乃謂天地之有不忍乃因人而然則其說有未究者蓋若因人之不忍而有似於不忍則可若曰天地因人之不忍而實有不忍之心則是彼爲人者既以忤心失恕而自絕於天矣爲天地者反效其所爲以自已其於穆之命也豈不誤哉游氏之說其病尤多至謂道

四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圭

無物我之間而忠恕將以至於忘已忘物則爲已違道而猶未遠也是則老莊之遺意而遠人甚矣豈中庸之旨哉楊氏又謂以人爲道則與道二而遠於道故戒人不可以爲道如執柯以伐柯則與柯二故睨而視之猶以爲遠則其違經背理又有甚焉使經而曰人而爲道則遠人故君子不可以爲道則其說信矣今經文如此而其說乃如彼既於文義有所不通而推其意又將使道爲無用之物人無入道之門而聖人之教人以爲道者反爲誤人而有害於道是安有此理哉既又曰自道言之則不可爲自求仁言之則忠恕者莫近焉則已自知其有所不通而復爲是說以救之然終亦矛盾而無所合是皆流於異端之說不但毫釐之差而已也侯氏固多踈濶其引顏子樂道之說愚於論語已辨之矣至於四者未能之說獨以爲若止謂恕已

以及人則是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矣此則諸家皆所不及蓋近世果有不得其讀而輒爲之說曰此君子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也嗚呼此非所謂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者乎侯氏之言於是乎驗矣

朱子曰論語忠恕名義自合依子思忠恕之道不遠是也魯子所說却是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實只一箇忠恕須自看教有許多等級分明

慶源輔氏曰達道不遠者學者之忠恕也動以天者聖人之忠恕也會子一貫之忠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志

恕雖借學者之事而言其所以異者只是動以天耳所謂動以天耳者蓋於已上已全盡了不待推而自然及物也如所謂以已及物仁也此則夫子之一貫所謂動以天也

陳氏曰中庸說忠恕達道不遠正是說學者之忠恕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乃是說聖人之忠恕聖人忠恕是天道學者忠恕

是入道程子曰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

上蔡謝氏曰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

朱子曰忠恕只是一件事不可作兩箇看

○忠與恕不可相離一步

陳氏曰大緊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爲二物蓋存於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忠則是在我者心不十分真實故發出忠的心便是恕的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志

事做成恕的事便是忠的心張子曰所求乎君子之道四是有實未能道何嘗有盡聖人之心則直欲盡道事則安能其施盡如博施濟衆先舜實病諸舜舜之心是脩己以安百姓是亦克舜實病之欲得人人如此亦安得如此又曰虛者仁之原忠恕與人俱生禮義者仁之用藍田呂氏曰妙道精義常存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不離乎交際酬酢應對之末皆人心之所同然未有不於天者也若絕乎人倫外乎世務窮其所不可知議其所謂大無外則有一貫之安在其爲道也歟執斧之柄而求柯於木其尺度之則固不遠矣然柯猶在外而視之始得其則若夫治已治人之道於已取之不必視

之勞而自得於此矣故君子推是心也其治衆人也以衆人之所及知責其所知以衆人之所能行責其所行改而後止不厚望也其愛人也以忠恕而已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恕者推待已之心以及人者也忠恕不可謂之道而道非忠恕不行此所以言達道不遠者其治已也先施之乎人者反於吾身事父事君事兄先施之乎人皆衆人之所能盡人倫之事則雖聖人亦自謂未能此舜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瞽瞍瞽瞍者庸常人也庸常人也必行而己有問事兄弟交朋友信鄉鄰也必行而己有問而有答有唱有和信鄉鄰也必行而己有問而己不足而勉則德有止而不進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無是行也不餘苟言以自欺故言顧行有是言也不餘行而自棄故行顧言不足不敢不勉將以踐

美

四書大全辨
中庸或問

4434

經 168—185

四書大全

中庸或問

朱

不陵下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讓乎哉此在下位所以不
損上也陵下不從則罪其下援上不得則
非其上也是所謂尤人者也唐德之行庸言
之謹居易者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
至死不變更心逸日休行其所無事如子從
父命無所往而不受侯命者也若夫行險
以微一旦之幸得之則貪為已力不得則
不能反躬是所謂怨天者也已故君子正已
而求諸人如射而巳射之不中由吾巧
之不至也故失諸正鵠者未有求諸巧
身如君子之治已行有不得亦反求諸
則德之不進豈吾憂哉
黃氏曰素其位而行者即其位而道
行其中若其素然也舜之飯糗茹草若
將終身此非素食賤而道行乎貧賤不能
然也及其為天子被袞衣鼓琴若固有之
此非素富貴而道行乎富貴不能然也飯
糗茹草其位雖不同而此道之行一也至
於夷狄患難亦若此而已道無不行則無
入而不自得矣蓋道之在天下不以易世
而有存亡故無古今則君子之行道不以
易地而有加損故無得喪至於在上位不
知下知富貴之非泰也在下位不援上知
貧賤之非約也此惟正己而不求於人者
能之故能上不怨天不尤人蓋君子惟
能循理故居易以俟命居易未必不得也
故窮通皆好小人反是故行險以徼幸行
險未必常得也故窮通皆醜學者要當篤
信而已
龜山楊氏曰君子居其位若固有之無出
位之思素其位也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
誠樂莫大焉何須乎外之有故能素其位
而行無入而不自得也居易以俟命其
所無事也行險以徼幸不受命者也說遇
而得禽者蓋有焉君子不為也射有以乎

四書大全

中庸或問

朱

君子者射以容節比於禮樂為善內志正
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
後可以言中射而失正鵠者未能審固也
如射者豈他木哉及而求諸吾身以正鵠
志而已此君子居易之道也世之行險以
徼幸者一有失焉蓋思所以說遇也則累
於是矣
附纂黃氏商榷曰行險徼幸乃全是不好
德是識管甚子思言君子無入而不自得
得是得箇甚或者無以對河東侯氏曰是
不識箇甚之道理猶以吾儒語為釋氏用
得便理會不識說甚得之事是不成說話也
今人見筆墨須謂之筆墨見人須謂之人
是不須問點而識之是然識也聖人於道猶
是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是自得也豈可
名為所得所識之事也
或問十五章之說曰章首二句承上章而
言道雖無所不在而其進之則有序也其
下引詩與夫子之言乃指一事以明之非
以二句之義為止於此也諸說惟呂氏為
詳實然亦不察此而反以章首二言發明
引詩之意則失之矣
藍田呂氏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子不
順乎親不可以為父母故君子之道莫大乎
孝之本莫大乎順父母故仁人孝子欲順
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
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適成然後
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行遠登高者謂孝

子莫大乎斯其親者也自通白卑者謂事
乎妻子兄弟弟者也經要第卷下
子文王刑于寡妻姪有流傳則失其令昭顯
必自妻子始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孔
子所以告宰予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
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噓
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蓋指血氣
之類以明之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為
說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
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為神陰魄為鬼是以
四書大全辨中庸或問 今

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魂凝魄聚而有生陰
陽判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大傳所謂
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
正以明此而書所謂徂落者亦以其升降
為言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
伸而為神往者既屈而為鬼蓋二氣之分
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綜以
言亦各得其義焉學者熟玩而精察之如
謝氏所謂做題目入思議者則庶乎有以

識之矣

問宰我曰吾聞鬼神之盛也鬼也者鬼之盛也
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鬼也者鬼之盛也
又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是之謂鬼
然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
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或問
引之朱子曰夫子答宰我鬼神之說甚好氣
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人死時魂氣
歸于天精魄歸于地所以古人祭祀祭以
求諸陽灌以酒謂之醴又問其氣發揚于上
至神之著也何謂也曰人氣本騰上這下
面盡則只管騰上去如火之烟這下而薪
盡則烟只管騰上去一條傳昭明君蒿悽愴已
新安陳氏曰又一條傳昭明君蒿悽愴已
見本章章句下
問陽魂為神陰魄為鬼祭義曰氣也者神
之盛也而鄭氏曰氣虛吸出入者也耳目

四書大全辨中庸或問 今

之聰明為魂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
之靈乃鬼神也如何朱子曰魄者形之神
魂者氣之神魄是形氣之精英謂之靈
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二氣即陰陽而良
能是其靈處也口鼻之精明亦何故以血言
明以血言也耳之精明亦何故以血言醫
家以耳屬腎精血盛則聰聽精血耗則耳
聾矣氣為魂血為魄○問眼體也眼之光
為魄耳體也何以為耳之魄曰能聽者便
是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魄漸要散
音舜典云二十有八載帝乃徂落
朱子曰周禮言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三
者皆有神而天獨曰神者以其常常流動
不息故專以神言之若人亦自有神但在
人身上則謂之神散則謂之鬼耳鬼是散
而靜了更無形故曰往而不來又問子思
只是舉神之著而不言何以不言鬼曰鬼
是散而靜更無形故不必言神是發見此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全

是鬼之神如人祖考氣散為鬼矣子孫皆精神以格之則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非鬼之神邪理者陽之神魄者鬼之神仲見淮南子註○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氣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漸冷所謂魄降魂歸于天魄降于地而人死矣陳氏曰鬼神之義甚博程子就陰陽二字發用之迹顯然可見者言之張子亦言二氣自然能如此大綱只是往來屈伸之謂耳○陰精陽氣聚而生物乃神之伸也而屬乎陽魂遊魄降散而為變乃鬼之歸也而屬乎陰鬼神清狀大槩不過如此○祖是魂之升上落是魄之降下張氏存中曰禮記祭義篇之說朱子已及之易大傳即繫辭也或問所引以明此者不重出新安陳氏曰錯綜以言即朱子神之神神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全

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原之累耳唯妙萬物而無不在一語便是而以其他語考之不知其於是理之實果何如也侯氏曰鬼神形而下者非誠也鬼神之德則誠也按經文本贊鬼神之德之盛如下文所云而結之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則是以為鬼神之德所以盛者蓋以其誠耳非以誠自為一物而別為鬼神之德也今侯氏乃析鬼神與其德為二物而以形而上下言之乍讀如可喜者而細以經文事理求之則失之遠矣程子所謂只好隔壁聽者其謂此類也夫

蘇田呂氏曰鬼神者二氣之往來爾物感而動無不通於二氣故人有心雖自為隱微心未嘗不動動則固已感於氣矣鬼神安有不見乎其心之動又必見於聲色舉動之間乘間以知之則感之者其遊張子曰形聚為物物潰反原反原者其遊魂為變歟

藍田呂氏曰往者屈也來者伸也所屈者不亡所伸者無息

程子曰近取諸身百里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金

理之自然不... 生之有死... 何復資於... 近取諸身... 生於海元... 至如海元... 是皆已理... 則有來... 格應趙氏... 仲往來者... 以既屈之... 只有許多... 理之本然... 其鬼乎往... 生之故其... 而致生之... 所以神明... 人死時氣... 曾問明道... 怎生信得... 箇便是天... 人思議始... 鬼影響底... 張九郡君... 言之亢一... 士將一把... 道不得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金

得推此可以... 曰是他意... 四方上下... 應必於萃... 不可以為... 若無之問... 是無妄也... 無便無始... 自來精神... 朱子曰歸... 曾動此性... 在彼來而... 這月飛上... 無這花上... 廣平游氏... 也其德固... 求諸其心... 也若正心... 謂不可射... 不可射如... 皆彰矣故... 不可揜以... 龜山之問... 明之謂故... 其知鬼神... 妙萬物而... 河東侯氏... 賦也易曰... 之器鬼神

之可也。而鬼神之德如何。朱子曰。此言鬼神實然。德自爲德。侯氏解鬼神之爲德。謂鬼神爲形而下者。鬼神之德爲形而上者。且如中庸之爲德。不成說中。庸形而下者。中庸之德爲形而上者。雙峯饒氏曰。鬼神之爲德。與中庸之爲德。語意一般。所謂德指鬼神而言也。

四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余

已。楊氏乃忘其所以論孔子之意。而更援老聃之言。以爲顏子雖天而不亡者存。則反爲衍說。而非吾儒之所宜言矣。且其所謂不亡者。果何物哉。若曰天命之性。則是古今聖愚公共之物。而非顏子所能專。若曰氣散。而其精神魂魄。猶有存者。則是物而不化之意。猶有滯於冥漠之間。尤非所以語顏子也。侯氏所謂孔子不得其常者。善矣。然又以爲天於孔子。固已培之。則不書大全辯中庸哉問。全

四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全

四書大全辨中庸或問

父

如脩養之引年世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
 至於聖賢皆此道也
 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
 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命命天德氣之
 不可變者獨死生爾天而巳故論死生則
 曰有命以自其天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
 言其理也此大德之所以必受命
 藍田呂氏曰天命之所屬莫踰于大德至
 於祿位名壽之皆德則人事至矣天命申
 矣天之萬物其所以為吉凶之報莫非因
 其所自取也植之固者加雨露之養則其
 本必盛茂植之固者震風凌雨則其本
 先發至於人事則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
 助是皆因其材而篤焉栽培之傾者覆
 之者也古之君子既有憲憲之令德又有
 宜民宜人之大功此宜受天祿矣故天保
 佑之申之以受天命此大德所以必受命
 是亦栽培之義與又曰命雖不易惟
 至誠不息亦足以移之此大德所以必受
 龜山楊氏曰孔子當衰周之時猶木之生
 非其地也雖其雨露之滋而牛羊斧斤相
 尋於其上則是濯濯然也豈足怪哉
 河東侯氏曰舜匹夫也而有天下此所謂
 必得者先天而天弗違也孔子亦匹夫也
 亦德為聖人也而天弗違也孔子亦匹夫也
 也必得者理之常也不得者後天而奉天時
 常者舜也不得其常孔子也
 龜山楊氏曰顏淵之天壽不齊何也老子
 曰死而不亡曰壽顏淵之天壽不齊何也
 也非夫知性知天者其孰能識之
 河東侯氏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
 哉者培之傾者覆之非謂如孔子者也孔
 子德為聖人其各異禱壽就樂焉固以培
 之矣孟子所謂天爵者也何歎於人爵哉

祭為一更時準
禮月順後天

四書大全辨中庸或問

父

或問十八章十九章之說曰呂氏楊氏之
 說於禮之節文度數詳矣其間有不同者
 讀者詳之可也游氏引泰誓武成以為文
 王未嘗稱王之證深有補於名教然歐陽
 蘇氏之書亦已有是說矣郊禘呂游不同
 然合而觀之亦表裏之說也
 藍田呂氏曰期之喪達乎大夫者期之喪
 有二有正統之期為祖父母昆弟昆弟之
 之期為世父母叔父母昆弟昆弟之
 之子是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降旁親
 之期天子諸侯絕服而大夫降降謂尊不
 同故或絕或降也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
 如天子諸侯之絕服也如旁親之期亦為
 大夫則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
 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
 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
 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三
 年之喪達乎天子者三年之喪為父為母
 適孫為祖為長子為妻而已天子達乎庶
 人一也父在為母及妻雖服期然本為三
 年之喪但為父為母及妻雖服期然本為三
 之餘喪異者有三服而加杖一也十一月
 而練十二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二也夫必
 三年而後娶三也周穆后崩太子壽卒叔
 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則包后
 亦為三年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別
 人倫也親親之義也父為昭子為穆父親
 也親者適則不可不別也祖為昭孫亦為
 昭祖為穆孫亦為穆祖尊也尊者遠則不
 嫌於無別也故孫可以為王父尺子不可

孕

經 168—192

孫毓曰宗廟之制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差次而南朱子曰古者世祖之廟有夾室凡祧主皆藏之於夾室

通考趙氏德曰按三禮辨云宗廟昭穆或問之說詳矣佾謂昭于太廟室中則羣昭羣穆之主皆入列于牖下則小誤耳逸禘祫禮昭穆各用一尺蓋周之中世先王先

九十四

公之位已凡二十餘所使南北用向各列
 下假以先王考室之時言之后稷東向
 先公不甯以下十一尸先王大王以下十
 三尸南北相向每尸設二十六豆籩九俎
 八簋六鉶及尸與主賓獻酬之地蓋比明
 堂三倍之廣而二十餘尸各十一獻又有
 三酬亦非一日所能行也愚因李氏之說
 而攷之陳祈道禮書言禘祭之禮大王王
 季以上遷主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禘祭
 同文武以下若穆之遷主祭于文王之廟
 文王居室之與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
 之東而北面以下穆主直至親盡之祖以
 次繼而東階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
 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與東面以次
 亦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其尸
 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
 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
 六昭尸共一其實太祖廟三尸也其五齊

禮曰以酒醑賓
義曰以水醕賓

九

經 168—194

數即常即穆之為昭

成昭音

也乃王
行祖父

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
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
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為序若武
王謂文王為穆考成王稱武王為昭考則
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邲霍
為文之昭邲晉應韓為武之穆則雖其既
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
紛哉

四書大全

中庸或問

朱

朱子曰遷毀之序則昭常為昭穆常為穆
蓋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
穆皆移而昭不動○儀禮所謂以其班祔
恒弓所謂祔于祖父是也○古者立尸必
隔一位孫可以為祖尸子不可以為父尸
以昭穆不可亂也
禮記祭統篇云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
使為尸者與祭者子行也○北面而事之
所以明于事父之道也
格應趙氏曰后稷至文武十五六世文王
於廟次為穆故謂其子為昭管蔡邲霍者
文王之子也武王於廟次為昭故謂其子
為穆邲晉應韓者武王之子也

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
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為尊而右為卑矣
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

穆與昭
同音又
穆也

四書大全

中庸或問

朱

是則右反為尊而左反為卑矣而可乎曰
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
以昭穆為尊卑故五廟同為都宮則昭常
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
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
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
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
而無所易唯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
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
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
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與曰然
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
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為將納新主
示有所加耳非盡徹而悉去之也

朱子曰一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為
偶亦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為主而
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
於文王及其合食于祫則王季雖遷而武
王自當與成王為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
季之處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此四時之祫又曰三年
祫五年禘左右為尊果大祫則已毀皆陳

隱書大全辨中庸武問

百

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
預為設數故於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告
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
格處趙氏曰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
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周於三昭三
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觀春秋傳稱襄王
致文武於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於
於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
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
通考趙氏德曰文世室武世室蓋本於禮
記明堂位之言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
之廟武世室也鄭註此二廟象周有文王
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魯公伯禽
也武公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毀其室故云文
世室武世室者伯禽玄孫武公有武德其
廟不毀故云武世室按記禮者之意謂周
有文王世室武王世室成王賜魯以天子

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為是曰前代
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曰祖功
宗德之說尚矣而程子獨以為如此則是
為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也子不嘗

四書大全辨中庸武問

百

考之乎曰商之三宗周之世室見於經典
皆有明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
有公論若必以此為嫌則秦政之惡夫子
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為過矣且程
子晚年嘗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皆
當為百世不遷之廟以此而推則知前說
若非記者之誤則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
必其終身之定論也

朱子曰說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
者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了那七廟數也
格處趙氏曰若從諸儒之說則王者不遇
立親廟四與先祖為五其與諸侯五廟又
何別乎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
自昔有七廟矣故朱子以欲說為是
朱子曰商之三宗若不是別立廟只是視
廟時何不胡亂將三箇來立如何恰限取
太甲太戊高宗為之那箇祖有功宗有德
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為嫌所謂
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那
箇好底自是合當祭祀如何殺得
通考按史記始皇紀二十六年制曰朕聞
太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
臣議君也其無謂朕弗取焉其除謚法
程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文武之廟永永不祧
也所祧者文武以下廟如本朝太祖太宗
皆萬世不祧之廟河東閻浙皆太宗取之
無可祧之理也

的適下界投
音副反色

新漢
音

口條音反竹惡望九黠
 悔方角悔音反於

干果·入西

四書大全辨

中庸或問

五

曰然則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寢室之備猶大夫也曰廟之爲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稅複廟重檐諸侯固有所不得爲者也諸侯之黜陟斷磐大夫有不得爲者矣大夫之倉楹斷楠士又不得爲矣曷爲而不降

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三

哉獨門堂寢室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曰然則後世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而以西爲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始也夫漢之爲禮畧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爲一處雖衍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獨專一廟之尊也

武部
后光

沃松反站

甲辰
以於

四書大全

中庸或問

實

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爲抑損之私遠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顧乃拮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爲二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鼎俎而其合爲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旣褻而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而不尊是皆無以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而當世宗廟之禮亦爲虛文矣宗廟之禮旣爲虛文而事生事存之心有終不能以自已者於是原廟之儀不得不盛然亦至于我朝而後都宮別殿前門後寢始略如古者宗廟之制是其沿襲之變不惟窮窮賤士有不得聞而自南渡之後故都淪沒權宜草創無復舊章則雖朝廷之上禮官博士

中庸或問

百四

老師宿儒亦莫有能知其原者幸而或有一二知經學古之人乃能私議而竊歎之然於前世則徒知譏孝惠之備非責叔孫通之舞禮而於孝明之亂命與其臣子之苟從則未有正其罪者於今之世則又徒知論其惑異端徇流俗之爲陋而不知本其事生事存之心有不得伸於宗廟者是以不能不自致於此也抑嘗觀於陸佃之譏而知神祖之嘗有意於此然而考於史

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高

籍則未見其有紀焉若曰未及營表故不得書則後日之秉史筆者卽前日承詔討論之臣也所宜深探遺旨特書總序以昭示來世而略無一詞以及之豈天未欲使斯人者復見二帝三王之盛故尼其事而吝其傳耶嗚呼惜哉然陸氏所定昭穆之次又與前說不同而張琥之議庶幾近之讀者更詳考之則當知所擇矣

格庵趙氏曰山節謂樽櫨刻爲山形卽今之斗栱藻稅者謂侏儒柱畫爲藻文梁上

中庸或問

百五

短柱也。複廟者，上下一重屋也。重屋，謂承壁村也。謂就外檐下壁複安板檐，以辟風雨之洒。壁，黝黑也。至白也。地謂之黝牆，謂之至黝，削也。落磨也。倉楹者，蒼其柱也。新傾者，磨其根也。
 附纂黃氏洵饒曰：禮天子宗廟，山節藻梲，複廟重檐，穀梁莊公二十三年丹桓宮楹，傳曰：天子諸侯黝塗大夫倉土，黝二十四年刻桓宮桷，傳曰：天子之桷，斲之，響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磨之，大夫斲土，斲木，此通考。
 趙氏德曰：魏明帝青龍四年，高堂隆生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必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鹿庫爲次，屋室爲後。今園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未爲禮。晉武泰始二年春正月，卽用魏廟祭禮司馬公所謂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蓋可知矣。
 裴秀傳玄之徒，尚欲其君遵漢文以日易月之制，察先王之禮經，此司馬公所不能已於言也。原廟，謂又一廟也。胡致堂云：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設其袞衣，非他所也。謂廟中也。非他時也。謂祭祀時也。今以死者永冠，另出遊之，乃築複道於武庫南，於禮廢矣。使後世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者，則通說啓之也。其後漢明帝遂有朝原陵之失。此舉蓋生於原廟。
 朱子曰：更歷魏晉下及隋，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据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子孫之心，宜亦

前漢書叔孫通傳孝惠即位乃謂通曰先
帝園陵廢廟羣臣莫習從通為奉常定宗
廟儀法又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
惠帝為東朝長樂宮及問往數郡侯民作
後道方築武庫南宮奏事因請問曰陛下
何自築複道高殿衣冠月出遊高廟子孫
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曰吾聞古之
通曰人生無過舉今已作百計皆知急壞之
願陛下為原廟舉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
宗廟大孝之志上乃詔有司立原廟
後漢書明帝紀十八年秋七月壬子帝崩
於東宮前殿年四十八遺詔無起發廟藏
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掃地而祭行水
脯餼而已過百日惟四時設奠置吏卒數
人供給洒掃勿開修道故有所與作者以
市置宗廟法從事前書曰擅議宗廟者棄

四書大全

中庸或問

真

朱子曰不起廢廟明帝固不得為無失然
使章帝有魏類之孝其羣臣有宋仲義楚
子囊之忠則於此別有處矣况以一時之
亂命而壞千古之彝制其事體之輕重又
非如三子者之所正者而已邪又曰如李
氏所謂畧於七廟之室而為祠於佛老之
祠而不為木主而為之象不為禘祫祭之
王之行一酌奠之禮楊氏所謂舍二帝三
皆足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
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此議復此而徒
欲廢彼亦妄得為至當之論哉
朱子曰神祖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
將以遠追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謬不
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產氏之
昭以明下為義穆以恭上為義方其為父

四書大全

中庸或問

真

親廟四親廟二合之為三昭三穆其有功
德之主親盡廟當毀則別立一廟於昭穆
北廟之北親盡廟當毀則別立一廟於昭穆
之文世室武世室是也太祖二宗三昭三
穆謂之九廟此天子之制也諸侯所封之
君為太廟高曾祖祢為四親廟是曰二昭
二穆無二祢亦無有功德之宗故其祫祭
也但有貴祫而無太祫貴祫者遷二昭二
穆之主合祭於太廟太祫者遷三昭三穆
宗之外凡廟之已毀者皆得合食於太祖
廟一昭一穆則祖祢也上士二廟惟祖與
祢無太廟也中士下士一廟祢廟而已無
祢廟也庶人無廟祭父於其寢而巳中士
下士之常祭但得祭祢若欲祭祖則於祢
廟祭之上士欲祭祖則於太廟祭之又曰
大夫欲祭祖以上則於太廟祭之又曰朱
子所謂二主者此言繼禰之宗子載其考

類也。于精神常與神主相依。不別立祠版之上也。高祖本無廟。若或立功於國。君寵錫之。則合祭四代。上及高祖。大夫則祭於其太廟。上士則祭於其祖廟。中士則祭於其祖廟。又曰。大夫士有主。自伊川所定之禮始。然亦無害於義。但是有廟者。有主。其無廟者。其主理於墓所。若欲追祭。則設席依神而祭。於有主者之廟。況如今廟制皆非古。則只當循伊川所定之禮行之。

或問二十章蒲盧之說。何以廢舊說而從沈氏也。曰。蒲盧之爲果贏。他無所考。且於上下文義。亦不甚通。惟沈氏之說。乃與地道敏樹之云者相應。故不得不從耳。曰。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夏

沈說固爲善矣。然夏小正十月亥雉入于淮爲蜃。而其傳曰。蜃者蒲盧也。則似亦以蒲盧爲變化之意。而舊說未爲無所據也。曰。此亦彼書之傳文耳。其他蓋多穿鑿。不足據信。疑亦出於後世迂儒之筆。或反取諸此而附合之。決非孔子所見夏時之本文也。且又以蜃爲蒲盧。則不應二物而一名。若以蒲盧爲變化。則又不必解爲果贏矣。況此等瑣碎。既非大義所繫。又無明文。

可證。則姑闕之。其亦可也。何必詳考而深辨之邪。

曰。達道達德。有三知三行之不同。而其致則一。何也。曰。此氣質之異。而性則同也。生而知者。生而神靈。不待教而於此無不知也。安而行者。安於義理。不待習而於此無所弗也。此人之稟氣清明。賦質純粹。天理渾然。無所虧喪者也。學而知者。有所不知。則學以知之。雖非生知而不待困也。利而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夏

行者。真知其利。而必行之。雖有未安。而不待勉也。此得清之多。而未能無蔽。得粹之多。而未能無雜。天理小失。而能亟反之者。也。困而知者。生而不明。學而未達。困心衡慮。而後知之者也。勉強而行者。不獲所安。未知其利。勉力強矯而行之者也。此則昏蔽駁雜。天理幾亡。久而後能反之者也。此三等者。其氣質之稟。亦不同矣。然其性之本則善而已。故及其知之而成功也。則其

所知所至無少異焉亦復其初而已矣曰
張子呂楊侯氏皆以生知安行為仁學知
利行為知困知勉行為勇其說善矣子之
不從何也曰安行可以為仁矣然生而知
之則知之大而非仁之屬也利行可以為
知矣然學而知之則知之次而非知之大
也且上文三者之目固有次序而篇首諸
章以舜明知以回明仁以子路明勇其語
知也不卑矣夫豈專以學知利行者為足

四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耳

以當之乎故今以其分而言則三知為智
三行為仁所以勉而不息以至於知之成
功之一為勇以其等而言則以生知安行
者主於知而為智學知利行者主於行而
為仁困知勉行者主於強而為勇又通三
近而言則又以三知為智三行為仁而三
近為勇之次則亦庶乎其曲盡也歟
曰九經之說奈何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
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內靜而不存

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
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内外交養而動
靜不違所以為脩身之要也信讒邪則任
賢不專徇貨色則奸賢不篤賈捐之所謂
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
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矣
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貴德所以為勸
賢之道也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
婚姻欲其無相遠故尊位重祿同其好惡

四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耳

所以為勸親親之道也大臣不親細事則
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衆盛足任
使令所以為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而恤
其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趣事功
故忠信重祿所以為勸士之道也人情莫
不欲逸亦莫不欲富故時使薄歛所以為
勸百姓之道也日省月試以程其能既稟
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者無所
容隋者勉而能者勸矣為之授節以送其

四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聖

往待以委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
善不强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
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無後者續之已
滅者封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
大小相恤朝聘有節而不勞其力貢賜有
度而不匱其財則天下諸侯皆竭其忠力
以蕃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矣凡此九經
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脩身尊賢親
親三者而已敬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

居中方在殊
洲洋南星

誠補亦分濟聖
反微反見反古

四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聖

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富置之
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
已哉觀於管蔡監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
及其致辟之後則惟康叔聘季相與夾輔
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
意亦可見矣

西山真氏曰齊戒明潔以正其心盛服儼
然以正其容心正則容正故曰一其內所
以養其外容正則心亦正故曰齊於外所
物之時動者應物之際靜而存養則有以
全天理之本然動而省察則有以防人欲
於將然動靜兼用其力也然蔽以一言曰
敬而已內外動靜無不敬身安得不脩乎
前漢賈捐之傳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
也元帝初元元年珠崖又反發兵擊之詔
問捐之捐之對其畧曰至孝文皇帝閔中
國未安懷武備文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
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
處侯臣用事則諂臣杜口而元帝不行
三山陳氏曰有好賢之心而為饒諂之人
貨色之欲奪之則好賢之心衰而賢者去
矣故必去饒遠色賤貨而惟德之為貴然
後賢者肯為我留也○庶官無曠則大臣
得以總其幾於上而以道佐人主若官少
不足以備任使則大臣將親細務而不暇
於佐主矣○士者百官之總稱待之以不
誠則士不肯盡其心仕有時而為貧使仰
之之道所以既先忠信而又不當重祿也

格庵趙氏曰苟無忠信而謂爵祿足以驕士則士有守死而不食其祿者所得不過庸士耳
三山陳氏曰使民以時而薄其稅歛則民有餘力餘財而樂於勸功矣
新安陳氏曰時使不盡人之力薄歛不盡人之財
朱子曰因能授任以嘉其善謂願留於其國者也
西山真氏曰繼絕如周武王立夏殷後與滅如齊桓公封衛
書蔡仲之命篇云乃致辟管叔于商
左傳定公四年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
豈尚年哉五叔謂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
曰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葛
趙高朱異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奸獨任成亂范雎所謂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邪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此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能以脩身為本則回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為先則其所置以為大臣者必不雜以如是之人矣不

下今
類有之

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
豈有知其必能為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為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為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害愈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葛
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
史記趙高秦始皇時人二世時官至丞相恃恩專恣以陰謀殺入指鹿為馬殺二世望夷宮子嬰殺之
南史朱異字彥和梁武帝時官至中領軍貪財冒昧欺罔視聽茂弄朝權輕作威福死贈尚書左僕射
隋書虞世基字茂世隋煬帝朝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參掌朝政齋官責獻賄賂公行

字文化及斜逆世基亦見害
 唐書李林甫唐玄宗朝官至中書令封晉
 國公性陰密忍誅殺排擠大臣蕩覆天下
 固寵市權蔽蔽天子耳目死賜太尉揚州
 大都督
 史記鄒陽博學辯辭者也游於梁以說
 見禽乃從獄中上書其累曰百里奚乞食
 於路穆公委之以政寧戚飯牛車下而桓
 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
 於主而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
 屈於膠漆見弟不能離豈感於衆口哉故
 屈於生好獨任成亂
 秦昭王曰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
 政而臣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妒
 賢然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
 主不悟故失其位國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夏

上子何以言柔遠人之為無忘賓旅也曰
 以其列於懷諸侯之上也舊說以為蕃國
 之諸侯則以遠先近而非其序書言柔遠
 能邇而又言蠻夷率服則所謂柔遠亦不
 止謂服四夷也况愚所謂授節委積者比
 長遺人懷方氏之官掌之於經有明文邪
 周禮北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
 親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徙于他
 則為之旌節而行之○遺人掌邦之委積
 以待施惠鄰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
 委積以待羈旅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
 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一廬廬有飲

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
 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懷方氏
 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迎之達
 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曰楊氏之說有虛器之云者二而其指意
 所出若有不同者焉何也曰固也是其前
 段主於誠意故以為有法度而無誠意則
 法度為虛器正言以發之也其後段主於
 格物故以為若但知誠意而不知治天下
 國家之道則是直以先王之典章文物為
 虛器而不之講反語以詰之也此其不同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夏

審矣但其下文所引明道先生之言則又
 若主於誠意而與前段相應其於本段上
 文之意則雖亦可以宛轉而說合之然終
 不免於迂回而難通也豈記者之誤邪然
 楊氏他書首尾衡決亦多有類此者殊不
 可曉也

龜山楊氏曰天下國家之大不誠未有能
 動者也雖法度彰明無誠心以行之皆虛
 器也○九經行之者一者何誠而已然
 而非格物致知為足以知其道哉若謂意
 誠便足以平天下則先王之典章文物皆
 虛器也故明道先生嘗謂有關雉麟趾之

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耳

曰所謂前定何也曰先立乎誠也先立乎誠則言有物而不躓矣事有實而不困矣行有常而不疚矣道有本而不窮矣諸說惟游氏誠定之云得其要張子以精義入神爲言是則所謂明善者也

廣平游氏曰惟至誠爲能定惟前定爲能變故以言則必行以事則必成以行則無悔以道則無方誠定之教如此張子曰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四書大全辨

中庸或問

夏

曰在下獲上明善誠身之說奈何曰夫在下位而不獲乎上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故民不可治然欲獲乎上又不以諛說取容也其道在信乎友而已蓋不信乎友則志行不孚而名譽不聞故上不見知然欲信乎友又不可以便佞苟合也其道在悅乎親而已蓋不悅乎親則所厚者薄而無所不薄故友不見信然欲順乎親又不可以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乎身而已蓋

四書大全辨

中庸或問

夏

反身不誠則外有事親之禮而內無愛敬之實故親不見悅然欲誠乎身又不可以襲取強爲也其道在明乎善而已蓋不能格物致知以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雖欲勉焉以誠其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此必然之理也故夫子言此而其下文卽以天道人道擇善固執者繼之蓋擇善所以明善固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則大學所謂物格而知至也執之之固則大學所謂意誠而心正身脩也知至則反諸身者將無一毫之不實意誠心正而身脩則順親信友獲上治民將無所施而不利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慶源輔氏曰始則大學之次序中則中庸之極功

曰諸說如何曰此章之說雖多然亦無太得失惟楊氏反身之說爲未安耳蓋反身而誠者物格知至而反之於身則所明之

善無不實。有如前所謂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者。而其所行自無內外隱顯之殊耳。若知有未至。則反之而不誠者多矣。安得直謂但能反求諸身。則不待求之於外。而萬物之理皆備於我。而無不誠哉。況格物之功。正在卽事卽物而各求其理。今乃反欲離去事物。而專務求之於身。尤非大學之本意矣。

四書大全辨

中庸或問

享

龜山陽氏曰反身者反求諸身也蓋萬物皆備於我非自外得反諸身而已反身而至於誠則利仁者不足道也

曰誠之爲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真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真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爲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爲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

陽氏曰
先反求諸身而後求諸物

四書大全辨

中庸或問

享

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爲天也冲漠無朕而萬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爲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爲而一元之氣春夏秋冬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繆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爲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忤害雜之則所以爲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之發而

四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聖

貪昧雜之。則所以為義者。有不實矣。此常
 人之心。所以雖欲勉於為善。而內外隱顯
 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偽欺罔。而卒
 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惟
 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
 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
 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
 為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
 而其為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
 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
 容周旋。莫不中節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
 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
 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
 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為善。而不能不為。知
 其如是為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為善去惡
 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
 雖其不睹不聞之間。亦必戒謹恐懼。而不
 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

經

問

四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聖

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
 為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
 則所謂誠之者也。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
 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者目之。何也。曰若
 是者。自其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其為善也。
 誠虛矣。自其人欲之私分觀之。則其為惡
 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非天
 理真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
 其本然之善。而反為不誠耳。

陳氏曰。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
 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而夏長。
 秋殺而冬藏。元亨利貞。始終始復。循環不
 常。如此皆理之真實處。凡天下之物。洪纖
 高下。飛潛動植。青黃黑白。萬古皆然。不
 易如以木葉觀之。缺者常缺。圓者常圓。脩
 者常脩。短者常短。無一毫差錯。便待人力
 十分安排。撰造來終不相似。都是實理。自
 然於中。形於外。是實有惡於中。便形見
 於外。然誠者。真實無妄。安得有惡有善。不
 善。便虛了。誠只是實。而善惡不同。實有一
 分惡。便虛了一分善。實有二分惡。便虛了
 二分善。

新安倪氏曰。誠字有以實理言者。有以實
 心言者。以實理言。則惟天理得誠之名。而
 人欲不可以謂之誠。以實心言。則君子之

實於爲善者可以言誠而小人之實於爲惡者亦可以言誠也

曰諸說如何曰周子至矣其上章以天道言其下章以人道言愚於通書之說亦既略言之矣程子無妄之云至矣其他說亦各有所發明讀者深玩而默識焉則諸家之是非得失不能出乎此矣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臺

周子通書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聖誠而已矣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故誠則無事矣至易而行難果而確無難焉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朱子說具通書解中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心矣朱子曰無妄是我無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故次之○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皆力去做底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爲無妄則可謂聖人爲不欺則不可程子曰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者用也敬則誠又曰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敬則有意在

曰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

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爲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臺

陳氏曰學不止於博覽羣書凡天下事事物物道理皆須一一理會故曰博問不可不問深看端的可疑是何處然後問乃能盡朋友之情而疑可釋故曰審思不可不思而失之放蕩須是謹思則能精而不雜然後實有得於心實有所得則可以辨別衆理毫分纔析自然精明不差自學問思辨至此見得道理真實分曉然後篤力而行之則可以踐其實而不爲空言此五者不可廢一然亦有次序須從博學起又須繼四節目道理方實知所謂至善所在知行端的雖然不可易然後守之方可牢固

曰呂氏之說之詳不亦善乎曰呂氏此章最爲詳實然深考之則亦未免乎有病蓋君子之於天下必欲無一理之不通無一事之不能故不可以不學而其學不可以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莫

不博及其積累而貫通焉然後有以深造乎約而一以貫之非其博學之初已有造約之心而姑從事於博以爲之地也至於學而不能無疑則不可以不問而其問也或粗略而不審則其疑不能盡決而與不問無以異矣故其問之不可以不審若曰成心亡而後可進則是疑之說也非疑而問問而審之說也學也問也得於外者也若專恃此而不反之心以驗其實則察之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莫

朱子曰人須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然後可到簡易田地若不如此用工夫一蹴便到聖賢地位大段易了古人何故如此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乎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約也語云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須是先博然後約如何便先要約得人若先以簡易存心不知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將來便人異端去藍田呂氏曰學成者不欲進則已欲進則不故成心有則自處以不疑成心亡然後知不安於故而進於新者也如問之審審而藍田呂氏曰不致吾思以反諸身則學問命反之於我何物也知所以爲性知所以爲思則不得也慎其所以思必至於得而後已則學問問見皆非外鑠是乃所謂誠也

曰何以言誠爲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揜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夏

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鳶飛魚躍，流動充滿，夫豈無實而有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此，因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僞也。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復乎此而語其所以至於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真實無妄之極功也。卒章尚綱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已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夏

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蓋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
陳氏曰：自天地以至人物，小者大者皆是真實道理如此。
或問誠明之說，曰：程子諸說皆學者所傳錄，其以內外道行為誠明，似不親切。唯先明諸心一條，以知語明，以行語誠，為得其訓，乃顏子好學論中語，而程子之手筆也。
亦可以見彼記錄者之不能無失矣。張子蓋以性教分為學之兩塗，而不以論聖賢之品第，故有由誠至明之語。程子之辨，雖已得之，然未究其立言本意之所以失也。其曰誠即明也，恐亦不能無誤。呂氏性教二字得之，而於誠字以至簡至易行其所無事為說，則似未得其本旨也。且於性教皆以至於實然，易之地為言，則至於云者，非所以言性之事，而不易云者，亦非

程子曰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又曰孔子之道發而爲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由鄉黨之所載而學之以至孔子者自明而誠也及其至焉一也○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知其性然後反而誠之則聖人

張子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至于窮理也
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至于理自明誠者
先窮理以至于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會
以推達於天性也
程子曰張子言由明以至誠此句却是言

事

由誠以至明則不然誠卽明也
藍田呂氏曰自誠明性之者也自誠明反
之者也性之者自成德而言聖人之所性
也反之者自志學而言聖人之所教也成
德者至於實然不易之地理義皆此出也
天下之理如目睹耳聞不慮而知不言而
喻此之謂誠則明志學者致知以窮天下
之理則天下之理皆得卒亦至於實然不
易之地至簡至易行其所無事此之謂明
則誠
廣平游氏曰自誠明由中出也故可名於
生自明誠自外入也故可名於教誠者因
性而致無不明明者致曲故能自誠
達出楊氏曰自誠而明天之道也故謂之
性自明而誠人之道也故謂之教天人一
道而心之所至有差焉其歸則無二致也
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真王

或問至誠盡性諸說如何曰程子以盡已之忠盡物之信爲盡其性蓋因其事而極言之非正解此文之意今不得而錄也其論贊天地之化育而曰不可以贊助言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曰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則亦若有可疑者蓋嘗竊論之天下之理未嘗不一而語其分則未嘗不殊此自然之勢也蓋人生天地之間稟天地之氣其體卽天地之體其心卽天地之心以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臺

理一之義多而及於分殊者少蓋抑揚之勢不得不然然亦不無小失其平矣唯其所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乃為全備而不偏而讀者亦莫之省也至於窮理至命盡人盡物之說則程張之論雖有不同然亦以此而推之則其說初亦未嘗甚異也蓋以理言之則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固不容有漸次當如程子之論若以其事而言則其親疎遠近淺深先後又不

程子曰盡已為忠盡物為信極言之則盡已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偽而已於天命有所損益則為偽矣○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天之時之類也非謂贊助以至於命以序言助之有又曰如言窮理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是窮理便能盡性至命也○自人而言之從盡其性至盡物之性然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與天地參矣言人盡性所造如是若只是至誠更

成語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臺

不須論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及天聰明止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張子曰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既盡得已之性則性理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為先如此則方有序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遠近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盤田呂氏曰至於實理之極則吾生之所固有者不越乎是吾生所有既一於理則理之所有皆吾性也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所有天地之德柔強昏明之質雖異其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為柔強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已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故有淺深故為昏明蔽有開塞故為人物稟有多寡故為強柔稟有偏正故為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性偏而不正故知不若人之性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繫乎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盡也己也人也物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幾矣故行其所無事順以養之而已是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者也如堯舜之學尼希革毛毳絺毛無不與知則所贊可知矣天地之化育猶有所不及必人也並立為二大此之謂與天地參仲春民分教也四仲夏因春祈而天地參仲夏化也尾交接也希革毛希而革易也毛毳

鳥獸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唯毛鳥獸生，絀毛以自溫也。
廣平游氏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萬物皆備於我矣。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千萬人之一，一己之性，是也。故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萬物之性，一人之性，是也。故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同焉皆得者，各安其常，則盡人之性也。至於盡物之性，則和氣克寒，故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夫如是，則天覆地載，教化各任其職，而成位乎其中矣。
龜山楊氏曰：性者萬物之一源也。非夫體天德者，其孰能盡之。能盡其性，則人物之性斯盡矣。言有漸次也。黃化育參天地，皆其分內耳。又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則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己與人，物性無二故也。

四書大全辨

中庸或問

臺

或問致曲之說，曰：人性雖同，而氣稟或異，自其性而言之，則人自孩提，聖人之質，悉已完具，以其氣而言之，則唯聖人為能舉其全體，而無所不盡。上章所言至誠盡性，是也。若其次，則善端所發，隨其所稟之厚薄，或仁或義，或孝或弟，而不能同矣。自非各因其發見之偏，一一推之，以至乎其極，使其薄者厚，而異者同，則不能有以貫通乎全體而復其初。即此章所謂致曲而孟

子所謂擴充其四端者是也。程子之言大意如此，但其所論不詳，且以南基之射為說，故有疑於專務推致其氣質之所偏厚，而無隨事用力，悉有衆善之意，又以形為參前倚衡所立卓爾之意，則亦若以為已之所自見，而無與於人也。豈其記者之略而失之與。至於明動變化之說，則無以易矣。若張子之說，以明為兼照，動為徙義，變為通變化為無滯，則皆以其進乎內者言

四書大全辨

中庸或問

臺

之，失其旨矣。蓋進德之序，由中達外，乃理之自然，如上章之說，亦自己而人，自人而物，各有次序，不應專於內而遺其外也。且夫進乎內之節目，亦安得如是之繁促哉。游氏說亦得之，但說致曲二字不同，非本意耳。楊氏既以光輝發外為明矣，而又引明則誠矣，則似以明為通明之明，既以鶴鳴子和為動矣，而又曰：化非學問篤行所及，則似以化為大而化之之化，此其文意

不相承續且於明動之間本文之外別生無物不誠一節以就至誠動物之意尤不可疑今固不能盡錄然亦不可不辨也

問既是四端安得謂之曲朱子曰四端先後互發豈不是此若謂只有此一曲則是夷惠之偏如何得該聖人具全體一齊該了而當用時亦只是發一端如用仁則義禮智如何用上來得問雖發一端其餘只平鋪在要用即用不似以下人有先後間斷之意須待擴而後充曰然

四書大全

中庸或問

梟

左傳成公十六年潘旼之黨與養由基踣于誠發便是致曲去性上脩便是直養然同歸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

四書大全

中庸或問

梟

張子曰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則兼照則必將從義誠能從義則德自通其變則困通無滯

或問至誠如神之說曰呂氏得之矣其論動乎四體為威儀之則者尤為確實游氏必合於氣氣合於神之云非儒者之言也且心無形而氣有物若之何而反以是為妙哉程子用便近二之論蓋因異端之說

四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章

然也。苟未至於聖人，而其本心之實者，猶未免於間斷，則自其實有是心之初，以至未有間斷之前，所爲無不實者，及其間斷，則自其間斷之後，以至未相接續之前，凡所云爲，皆無實之可言，雖有其事，亦無以異於無有矣。如曰三月不違，則三月之間，所爲皆實，而三月之後，未免於無實，蓋不違之終始，卽其事之終始也。日月至焉，則至此之時，所爲皆實，而去此之後，未免於

四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章

知其在人爲實心，是以爲說太高，而徒至於交互差錯，以失經文之本意，正猶知愛之不足以盡仁，而凡言仁者，遂至於無事之可訓，其亦誤矣。呂氏所論子貢子思所言之異，亦善，而猶有未盡者。蓋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亦不但爲成德入德之殊而已也。楊氏說物之終始，直以天行二字爲解，蓋本於易終則有始，天行也之說。假借依託，無所發明，楊氏之言，蓋多類此。最說經之大病也。又謂誠則形而有物，不誠則輟而無物，亦未安。誠之有物，蓋不待形而有，不誠之無物，亦不待其輟而後無也。其曰由四時之運已，則成物之功廢，蓋亦輟而後無之意，而又直以天無不實之理，論夫人有不實之心，其取譬也，亦不親切。夫渡四時之運，豈有時而已者哉。

程子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學者不可以不誠

雖然誠者在知道本而誠之耳
廣平游氏曰誠者非有誠之者自成而已
其爲道非有道之者自造而已自成自道
猶言自本自根也
龜山楊氏曰誠自成道自道無所待而然

也
程子曰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語徹頭徹尾
不誠更有甚物也

藍田呂氏曰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
仁也學不厭所以成己此則成己爲仁教

不倦所以成己則成己之體也推是以致
己性以成己則成己之體也推是以致

智之事也自成德而言也學不厭所以致
吾知教不倦所以廣吾愛自入德而言也

此子思子貢之言所以異也
新安陳氏曰不厭不倦者進德之事子貢

蓋主知而言故以智爲體而仁爲用成己
成物者成德之事子思蓋主行而言故以

四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臺

仁爲體而智爲用也仁智之所以相爲體
用者仁即乾之元時之春智即乾之貞時
之冬也仁如元之始春之生義禮智皆仁
之推此仁之所以爲體而智之所以爲用
也然智以知之而後仁以行之如貞下之
起元冬藏之藏夫春生此智之所以爲體
而仁之所以爲用也
龜山楊氏曰其爲物終始天時也誠則形
形故有物不誠而著乎爲則有作輟故息
息則無物矣由四時之遇已成物之功廢
則尚何終始之有故以習則不察以行則
不著以進德則不可以久以脩業則不可大
故君子唯誠之爲貴

或問二十六章之說曰此章之說最爲繁
難如游楊無息不息之辨恐未然若如其

言則不息則久以下至何地位然後爲無
息邪游氏又以得一形容不二之意亦以

借之類也字雖密而意則疎矣呂氏所謂

不已其命不已其德意雖無爽而語下言

病蓋天道聖人之所以不息皆實理之自

然雖欲已之而不可得今日不已其命不

已其德則是有意於不已而非所以明聖

人天道之自然矣又以積天之昭昭以至

於無窮譬夫人之充其良心以至於與天

四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臺

地合德意則甚善而此章所謂至誠無息
以至於博厚高明乃聖人久於其道而天
下化成之事其所積而成者乃其氣象功
效之謂若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
者是已非謂在已之德亦待積而後成也
說章末引文王之詩以證之夫豈積累漸
次之謂哉若如呂氏之說則是因無息然
後至於誠由不已然後純於天道也失其
肯綮揚氏動以天故無息之語甚善其曰

天地之道聖人之德無二致焉顧方論
人之事而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未覺其語之更端耳至謂天之所以爲天
文王之所以爲文皆原於不已則亦猶呂
氏之失也大抵聖賢之言內外精粗各有
攸當而無非極致近世諸儒乃或不察乎
此而於其外者皆欲引而納之於內於其
粗者皆或推而致之於精若致曲之明動
變化此章之博厚高明蓋不勝其煩碎穿
鑿而於其本指失之愈遠學者不可以不
察也

四書大全

中庸或問

臆

廣平游氏曰至誠無息天行健也若文王
之德之純是也未能無息而不息者君子
之自強也若頤子之三月不違仁是也
龜山楊氏曰無息者誠之體也不息所以
體誠也
葉氏曰雖變文云不息若就聖人至誠言
之只是自然無息不可以不字爲學者用
力事也
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廣平游氏曰其爲物不二天地之得一也
一則不已故載萬物雖刻象形而莫知其
已蓋人之所以爲聖不已其德而已其
已蓋人之所以爲聖不已其德而已其

天人德命則異其所以不已則一故聖人
之道可以聖天者如此而已
藍田呂氏曰雖天之大昭昭之多而已雖
地之廣撮土之多而已山之一卷水之一
勺亦猶是矣其所以高明博厚神明不測
者積之之多而已今夫人之有良心也莫
非受天地之中是爲可欲之善不充之則
不能與天地相似而至乎大大而不化則
所以至于聖者充其良心德盛仁熟而後
爾也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
化德之盛也如指人之良心而責之與天
地合德猶指澤土而責之與華嶽振河海
之力指一勺而求其生蛟龍殖貨財之功
是亦不思之甚也
龜山楊氏曰誠自成非有假於物也而其
動以天故無息
龜山楊氏曰積而至於博厚高明則覆載

四書大全

中庸或問

臆

成物之事備矣其用則不可得而見也故
配天地無疆言之所以著明之也然天地
之道聖人之德其爲覆載成物之功則無
二致焉故又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所謂一者誠而已互相明也精一而不二
故能生物不測不誠則無物矣
龜山楊氏曰誠之一言足以盡之不息之
積也若夫擇善而不能固執之若存若亡
而欲與天地合德其可乎故又繼之天之
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皆原於不已
或問二十七章之說曰程張備矣張子所
論逐句爲義一條甚爲切於文義故呂氏
因之然須更以游楊二說足之則其義始
備耳游氏分別至道至德爲得之唯優優

大哉之說爲未善而以無方無體離形去
智爲極高明之意又以人德地德天德爲
德性廣大高明之分則其失愈遠矣楊氏
之說亦不可曉蓋道者自然之路德者人
之所得故禮者道體之節文必其人之有
德然後乃能行之也今乃以禮爲德而欲
以擬夫道則既誤矣而又曰道非禮則蕩
而無止禮非道則格於儀章器數之末而
有所不行則是所謂道者乃爲虛無恍惚

四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鼻

元無準則之物所謂德者又不足以擬道
而反有所待於道也其諸老氏之言乎誤
益甚矣溫故知新敦厚崇禮諸說但以二
句相對明其不可偏廢大意固然然細分
之則溫故然後有以知新而溫故又不可
不知新敦厚然後有以崇禮而敦厚又不
可不崇禮此則諸說之所遺也大抵此五
句承章首道體大小而言故一句之內皆
具大小二意如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故

也厚也道之大也問學也精微也中庸也
新也禮也道之小也尊之道之致之盡之
極之道之溫之知之敦之崇之所以脩是
德而凝是道也以其於道之大小無所不
體故居上居下在治在亂無所不宜此又
一章之通旨也

四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鼻

庸乃高明之極也又曰理則極高明行之
只是中庸也
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人體事而無不
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
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
行無一物之不體也○不尊德性則問學
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
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尊德性猶據於德德性須尊之道行也問
問得者學行得者猶學問也尊德性須是
將前言往行所聞所知以參驗恐行有錯
致廣大須盡精微不得齒莽極高明須道
中庸之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德遠大
所處則直是精約○溫故知新多識前言
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
而今至之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
高明而道中庸皆逐句爲一義上言重下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夏

言輕
田呂氏曰道之在我者德性而已不先
貴于此則所謂問學者不先乎口耳爲
之事而已道之全體者貴大而已不先充
乎此則所謂精微者或爲或監矣道之上
達者高明而已不先止乎此則所謂中庸
者同汗合俗矣
廣平游氏曰德性之問以辨之則擇善不明
性也非學以聚之問以行之則擇善不明
能致廣大尊其所聞行其素知充其德性
之能使無不該備此致廣大也非盡精微
則無以極深而研幾故繼之以盡精微然
始也離高明始也離方矣今則無方矣
然大通此極高明也非道中庸則無踐履
可據之地不幾於蕩而無執乎故繼之以
道中庸高明者中庸之妙理而中庸者高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夏

也自人而天則上達矣
龜山楊氏曰道之變極于天道之至也無
禮以範圍之則蕩而無止而天地之化或
過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體道而範
聞之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所謂
至德者體其是乎夫禮天所秩也後世或
以爲忠信之薄或行蓋道非禮不知天者
故曰待其人而後行蓋道非禮不止禮非
儀章器數之末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尚
何至道之疑哉
廣平游氏曰溫故而知新所以博學而詳
說之也敦厚以崇禮所以守約而處中也
龜山楊氏曰溫故而知新道問學之事也
敦厚以崇禮道中庸之事也
或問子思之時周室衰微禮樂失官制度
不行於天下久矣其曰同軌同文何邪曰
當是之時周室雖衰而人猶以爲天下之
共主諸侯雖有不臣之心然方彼此爭雄
不能相尚下及六國之未亡猶未有能更
姓改物而定天下于一者也則周之文軌
孰得而變之哉曰周之車軌書文何以能
若是其必同也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改正
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
其心志若三代之異尚其見於書傳者詳

四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辜

矣軌者車之轍迹也周人尚輿而制作之法領於冬官其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凡為車者必合乎此然後可以行乎方內而無不通不合乎此則不惟有司得以討之而其行於道路自將偏倚杭隄而跬步不前亦不待禁而自不為矣古語所謂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蓋言其法之同而春秋傳所謂同軌畢至者則以言其四海之內政令所及者無不來也文者書之點畫形象也周禮司徒教民道藝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大行人之法則又每九歲而一諭焉其制度之詳如此是以雖其末流海內分裂而書不得變也必至於秦滅六國而其號令法制有以同於天下然後車以六尺為度書以小篆隸書為法而周制始改爾就謂子思之時而遽然哉

四書大全辯

中庸或問

辜

通考吳氏程曰正謂歲之首也朔謂月之一日也周以建子為正以建午為朔商以建丑為正以建酉為朔夏以建寅為正以建戌為朔漢律歷志十一月子為天正十二月丑為地正正月寅為人正此蓋月之正也又云天統始於子地統始於丑人統受之於寅初此日之謂也蓋正者歲之始故古者每以歲首寅月為正月而周人亦稱歲首十一月日正歲每與歲終對言則者月之初凡朝會發命則必以是時行之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春秋官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之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首歲備存三歲備類五歲備省七歲備象否論言語協辭命九歲賜誓史論書名書不同

名所以同其文故使替史論之聽音聲三山陳氏曰按魯穆公元年子思作中庸蓋周威烈王之十七年也是時列國雖強猶用周制至秦吞併後始用六為紀而與六尺是改草之軌損於周者六寸矣又命李斯陳遼更制小篆隸書而後書之文始不同

或問二十九章之說曰三重諸說不同雖程子亦因鄭註然於文義皆不通唯呂氏一說為得之耳至於上下焉者則呂氏亦失之惜乎其不因上句以推之而為是矛盾也曰然則上焉者以時言下焉者以位

言宜不得爲一說且又安知下焉者之不爲霸者事邪曰以王天下者而言則位不可以復上矣以霸者之事而言則其善又不足稱也亦何疑哉曰此章文義多近似而若可以相易者其有辨乎曰有三王以迹言者也故曰不謬言與其已行者無所差也天地之道言者也故曰不悖言與其自然者無所拂也鬼神無形而難知故曰無疑謂幽有以驗乎明也後聖未至而難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臺

料故曰不惑謂遠有以驗乎近也動舉一身兼行與言而言之也道者人所共由兼法與則而言之也法謂法度人之所當守也則謂準則人之所取正也遠者悅其德之廣被故企而慕之近者習其行之有常故久而安之也

程子曰三王即三王之禮此即鄭註之說也呂氏曰上焉者雖上達之事如性之德之本不驗之於民之行事則徒言而近於荒唐下焉者雖下達之事如刑名度數之末隨時變易無所稽考則臆見而出於穿鑿二者皆無取信於民是以民無所

適從
三山潘氏曰通天下一理耳無生不在無時不然是以達幽明貫古今而無所不通

或問小德大德之說曰以天地言之則高下散殊者小德之川流於穆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聖人言之則物各付物者小德之川流純亦不已者大德之敦化以此推之可見諸說之得失矣曰子之所謂兼內外該本末而言者何也曰是不可以一事言也姑以夫子已行之迹言之則由其書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 臺
之有得夏時贊周易也由其行之有不時不食也迅雷風烈必變也以及於仕止久速之皆當其可也而其所以律天時之意可見矣由其書之有序禹貢述職方也由其行之有居魯而逢掖也居宋而章甫也以及於用舍行藏之所遇而安也而其襲水土之意可見矣若因是以推之則古先聖王之所以迎日推策頒朔授民而其大至於禪授放伐各以其時者皆律天時之

事也其所以體國經野方設居方而其廣
至於昆蟲草木各遂其性者皆樂水土之
事也使夫子而得邦家也則亦何憊於是
哉

得夏時出記禮運篇詳見論語八佾篇
自既灌而後章下
述職方以除九丘見尚書序職方即周禮
職方氏也
記儒行篇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
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逢掖即深衣也章甫
商之冠名宋商之後故用其冠
史記黃帝本紀云述日推策註策數也迎
數之也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
周禮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註

四書大全

中庸或問

臺

或問至聖至誠之說曰楊氏以聰明睿知
為君德者得之而未盡其寬裕以下則失
之蓋聰明睿知者生知安行而首出庶物
之資也容執敬別則仁義禮智之事也經
綸以下諸家之說亦或得其文義但不知
經綸之為致和立本之為致中知化之為
窮理以至於命且上於至誠者無所繫下

於焉有所倚者無所屬則為不得其綱領
耳游氏以上章為言至聖之德下章為言
至誠之道者得之其說自德者其用以下
皆善

龜山楊氏曰書曰惟天生聰明時又易曰
知臨大君之宜吉則聰明濬知人君之德
也故足以有臨寬裕溫柔仁之質也故足
以有容發強剛毅以致果故有執齊莊中
正以直內故有敬文理密察理於義故有
別
廣平游氏曰聰明睿知聖德也寬裕溫柔
仁德也發強剛毅義德也齊莊中正禮德
也文理密察智德也濬博者其大無方淵
泉者其深不測或容以爲仁或執以爲義

四書大全

中庸或問

臺

或問以爲禮或別以爲智惟其時而已此
所謂時出之也夫然故外有以正天下之
觀內有以通天下之志是以見而民敬言
而民信行而民悅此至聖之德也天地之
不心悅而誠服也凡爲天下之常道皆大
經五品之民彝也此爲天下之常道皆大
名於經而民彝爲大經經綸者因性循理
而治之無汨其序之謂也立天地之大本
者建其中于民也淵淵其淵非特如淵而已
浩浩其天非特如天而已此至誠之道也
○德者其用也有目者其所共見有心者所
共知故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道者其本
也非道同志一莫窺其奧故曰苟不固聰
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蓋至誠之
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
爲故其言之序相因如此
或問卒章之說曰承上三章既言聖人之

德而極其盛矣。子思懼夫學者求之於高遠玄妙之域，輕自大而反失之也，故反於其至近者而言之，以示入德之方。欲學者先知用心於內，不求人知，然後可以謹獨，誠身而馴致乎其極也。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而其所以平者，無聲臭之可尋，此至誠德德自然之效，而中庸之極功也。故以是而終篇焉。蓋以一篇而論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與夫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者，於此可見其實德。以此章論之，則所謂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者，於此可見其成功。皆非空言也。然其所以入乎此者，則無他焉，亦曰反身以謹獨而已矣。故首章已發其意，此章又申明而極言之，其旨深哉。其曰不顯，亦充尚絅之心，以至其極耳。與詩之訓義不同，蓋亦假借而言，若大乎敬止之例也。諸說如何？曰程子至矣。

呂氏既失其章旨，又不得其綱領條貫，而於文義尤多未當。如此章承上文聖誠之極致，而反之以本乎下學之初心，遂推言之，以至其極而後已也。而以爲皆言德成反本之事，則既失其章旨矣。此章凡八引詩，自衣錦尚絅以至不顯惟德，凡五條，始學成德，疎密淺深之序也。自不大聲色以至無聲無臭，凡三條，皆所以贊夫不顯之德也。今以不顯惟德通前三義而并言之，又以後三條者亦通爲進德工夫淺深次第，則又失其條理矣。至以知風之自爲知見聞動作，皆由心出，以知微之顯爲知心之精微明達暴著，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爲人敬信之，以貨色親長達諸天下爲篤恭而天下平，以德爲誠之之事，而猶有聲色，至於無聲無臭，然後誠一於天，則又文義之未當者然也。然近世說者，乃有深取其知風之自之說，而以爲非程夫子不能

四書大全

中庸

卷一

言者蓋習於佛氏作用是性之談而不察乎了翁序文之誤耳學之不講其陋至此亦可憐也游氏所謂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素獨與神明居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者皆非儒者之言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則又審於接物之事而非簡之謂也其論三知未免牽合之病其論德輶如毛以下則其失與呂氏同楊氏知風之自與呂氏舊本之說畧同而其取證又皆太遠要當取呂氏改本去其所謂見聞者而益以言智之得失動作之是非皆知其有所從來而不可不謹則庶乎其可耳以德輶如毛為有德而未化則又呂游之失也侯氏說多踈濶惟以此章為再叙入德成德之序者獨為得之也

新安陳氏曰詩意本謂豈不顯此則真謂其幽潛不顯如詩教止為語助詞大學則謂無不敬而安所止也

程子曰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尚不愧于屋漏是敬之事○聖人脩己以安百姓篤恭

四書大全

中庸

卷一

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之順之道也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至祀天事帝○道一本也知不二本便是篤恭而平天下之道又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矣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歸私智以為奇非敬也要之無敬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為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中庸言道只消道無聲無臭四字總括了多○中庸之語其本至于無聲無臭其用至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于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德成反本以盡中庸之道○不顯惟言而信不賞而勸不其所以不動而敬言而信不賞而勸不

忽而威儀有他哉之德而已○德輶如毛謂之德者猶誠之無不至乎誠也若至乎誠則與天為一○無我非勉非思渾然不可得而名者也○入之於形微矣有物而不可見猶曰無之則上天之事可知矣○不敬而敬不言而信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則德孚於人而忘乎言動矣然猶有德之聲色存焉至於不大聲色然後可以入乎無聲無臭而誠一於天○以見聞之廣動作之利推所從來莫非心之所出其無臭然其理明達暴著若懸日月其知微之顯歟○其中有本不待言動而人敬信○君子之善與人同合內外之道則為德非特成己將以成物故君子言貨色之欲觀長之私必達於天下而後已豈非篤恭而天下平者哉

朱子曰呂氏却是作用是性之意於學無

所統攝
廣平游氏曰無藏於中無交於物泊然純
素獨與神明居此淡也然因性而已故曰
不厭○無聲無臭則離人而立於獨矣○
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此
簡也然循理而已故文○欲治其國先齊
其家知遠之近也人親其親長其長而
天下平可不謂遠矣乎欲齊其家先脩其
身知風之自也易於家人曰風自火出而
君子以言有物行有常可不謂所自乎欲
脩其身先正其心知微之顯也夫道視之
不見聽之不聞而常不離心術日用之間
不可不謂顯矣乎○所謂德者非甚高而難
知也其遠而難至也舉之則思而得勉而中
如毛既以有所舉矣○思而得勉而中
是人道而有對於二手猶有倫若夫誠之
至則無思無為從○道是天道也故曰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四書大全辯中庸章句

龜山楊氏曰世之風皆有自清之監
和之不恭知其自○君子不由也
藍田呂氏曰墨子之愛○楊子為我其始未
有害也其風之末則不○無君無父而近
於禽獸伯夷之末則不○為清柳下惠之
不屑去以爲和知其風之末不免乎隘與不
恭君子不由則其端不可不慎也故曰差
之毫釐繆以千里其知風之自歟○德輶
如毛未至於無倫猶有德也而未化非其
至也故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爲至
河東侯氏曰自衣錦尚絅至無聲無臭至
矣于思再敘入德成德之序也

四書大全辯中庸或問卷二終

設說

史記反制
索隱反制
負司馬

概音
二之餘特
反式又音

大子部
夫辨昭

四書論語集註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知有浮薄絕棄其金帛
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
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
陬邑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
委吏料量平委吏本作季氏史索隱云一
本作委吏與孟子合今從之
爲司職吏畜蕃息職見周禮牛人讀爲機
義與札同蓋繫養牲
之所此官即孟
子所謂乘田
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
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

四書大全辯論語序說

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
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有聞韶問
政二事公欲封以
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有季孟吾
老之語孔
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
十三而季氏彊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
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
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
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有答子路
東周語定
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爲

時在三月 陽反計 陽反計 陽反計 陽反計 陽反計 陽反計 陽反計

司空又爲大司寇十年辛丑相定公會
侯于夾谷齊人歸魯侵地郭汝陽龜陰之用十二

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

兵孟氏不肯墮成圍之不克十四年乙巳

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諒少正卯與聞

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

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

行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爲十二年事適衛主於子路妻兄

顏淵魯世家以此以上皆爲十二年事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

虎而拘之有顏淵後及文王既沒之語既解還衛主遽

魯玉家見南子有矢子路及去適宋司

馬桓魋欲殺之有天生德語及微服過宋事又去適陳

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

能用有三年有成之語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

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有答子路堅白語及荷蕢

過門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

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

當在此時季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

此反失

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爲在此時又

以孟子所記數詞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

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語而所記

有異孔子如蔡及葉對田畝耕種荷蓑丈

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

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

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

來聘孔子絕糧當在去衛如陳之時楚昭王

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

史記云書社地七百里恐又反乎衛時靈

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有魯衛兄弟及答子

四書大全辯論語序說 三

貢夷齊子散正名之語而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有

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

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有對哀公及康

子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

叙書傳禮記有杞宋損益刪詩正樂有語

及樂正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年之語

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

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魯西狩

獲麟有莫我知孔子作春秋有知我罪我等

恒事亦
在是年
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
戌四月巳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
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
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卒伯
魚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于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
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
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
四書大全辯論語序說 四

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
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
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
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
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

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
曾讀

程子曰願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
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淡長

新安陳氏曰司馬遷史記有孔子世家朱
子纂其要於此
新安陳氏曰孔子父禱於尼丘山而生孔
子故以爲名若字
通考詹氏道傳曰史記關天下者爲本紀
有國統者爲世家其餘爲列傳惟於孔子
不敢入列傳而次之世家以其盛德且子
孫世有哲人也朱子欲學者知夫子始末
故節其事文大畧入序說疑者不入愚按
元衡陽蕭元益編洙泗大成始作先聖本

四書大全辯論語序說 五

紀泗水侯沂國述聖公至衍聖公以下作
世家充國復聖公顏子至宋元儒及許文
正公衡皆爲列傳并贊又以六經孔子之
言行字訓又作八志並做史記凡例云
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爲宋督所殺紇遂遷
于魯
通考仁山金氏曰宋殷後于姪自微子
仲五傳而至哀公熙生弗父何及厲公祀
弗父何以有宋授厲公而世爲宋卿何生
宋父周周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別
爲公族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姓也于孫
遂爲氏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
生防叔自孔父爲華氏所殺子孫避禍奔
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爲鄆大夫
追封啓聖王母顏氏名徵在顏父弟三女
追封啓聖王夫人愚按元封先聖父母制
曰關里有加系出神明之胄尼山請禱天
啓聖人之生狀率觀人文數求往哲惟孔

四書大全辯論語序說

六

氏之有作集羣聖之大成原道統則堯授
舜傳之周文王語世家則契至湯下逮正
考甫其明德也遠矣故生知者出焉有開
必先克昌厥後如大極之生天地如矩海
之有本源雲仍既襲於上公之封考紀宜
視夫素王之尊於戲君子之道考而不謬
建而不恃于以教典而叙倫宗廟之禮愛
其所親敬其所尊于以報功而崇德尚焉
其慶以福斯文齊國公其可加封啓聖王
魯國大夫夫人其氏可加封啓聖王夫人
新安倪氏曰孔子之生左氏春秋不書但
於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巳丑書春秋丘卒杜
預註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公
羊穀梁傳皆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孔子生
乃已西歲也與史記杜註皆不合
通考吳氏程曰公穀記孔子生襄之二十
一年公羊特書十有一月庚子於是年之
未穀梁書庚子於十月之後而世家稱二
十二年索隱謂史記以周正十一月爲屬
明年故誤然則孔子實生於二十一年巳
酉而世家逐節所紀歲數皆少一年序說
史記生年而附公羊月日於下似亦以十
一月爲歲首不與春秋同例胡勝勝編年
鄭奕夫通攷徒見集註引用史記欲相附
會而不察朱子之意與朱子之所由誤反
移穀梁月日以就次年可謂誤中大誤丹
陽洪慶善闕里譜系番陽程登庸年表辨
正議論正當援據的確程氏反覆數言
皆謂孔子生於巳酉十月二十一日庚子
無可疑者但穀梁解春秋以夏正則其十
月建亥乃左氏公羊用春秋書法書作十
子以十月生而公羊用春秋書法書作十
有二月庚辰朔彼豈不知十一月之無庚
子哉可見轉寫之訛明矣
賦敘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

四書大全辯論語序說

七

聚待賓客以旬聚待羈旅餘聚待頒賜共
祭祀之薪蒸賓客之芻薪器紀之薪材軍
旅之委積館軍旅之賓客其聚散之多如
此
雲峯胡氏曰此以後多用論語證以經證
史也此二事論語無所見則證之孟子亦
以經證史也
周禮地官司徒上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
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
職人而芻之注享牛前祭一日之牛也求
牛禱於鬼神祈求福之牛也職讀爲櫟識
謂之代可以繫牛棧人者謂牧人充人與
芻牲之芻牛人擇於公牛之中而以授養
之
問何以問禮於老子朱子曰老子曾爲柱
下史故知禮節文所以孔子問之聘雖知
禮然其意以爲不必盡行行之反以多事
故欲絕滅之
問齊景公欲封孔子田楚昭王欲封孔子
地晏嬰子西不可使無晏嬰子西則夫子
還受之否朱子曰既仕其國則須有采地
受之可也
朱子曰聖人欲往是當他召聖人之時有
這些好意思思來接聖人聖人當時亦接他
好意思所以欲往然他這箇人終是不好
底人所以終不可去如陰雨蔽翳重結不
解忽然消一處略略開霽雲收霧斂見得
青天白日這些自是好
問成既不墮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了便休
朱子曰不墮夫子亦去魯矣若使聖人久
爲之亦須別有箇道理
通考仁山金氏曰魯自三家四分公室魯
公無民久矣孔子雖爲大司寇爲其議政
交鄰可爾土地甲兵皆三家有也縱墮三
都三都之人民財賦豈遠爲公室有哉去
其城郭差可防三家之叛亂耳幸而公山

不狃以費叛侯犯以郈叛二子自以為患
故墮之易為勢至孟氏不肯墮成則成固
未易墮矣當時家臣知有其家而不知有
公室類如此然成終不可墮乎曰使孔子
而久於其仕安知其不墮使孔子別有所
為則雖不墮成亦可蓋孟氏非如季氏之
強而或亦邊齊之域也孔子用於魯于今
一年墮三都而不盡則魯月而可之說無
乃已處乎孔子固曰如有用我者此為授
之以國家言也三家者於孔子豈以土地
甲兵為之用哉其明年始攝相事與聞國
政將暮年而始曰攝曰與則前乎此年其
權可知矣孟子謂孔子於此為見行可之
仕益謂其或可以行耳而不可也學者忿然
則謂孔子得用於魯則未可也學而後去然
人之失職幸聖人之見用方且以反侵地
誅正邪墮三都為誇皆未為知孔子亦非
知事勢者

四書大全辯論語序說

八

通考仁山金氏曰荀子云孔子為魯相攝
朝七日誅少正卯朱子曰少正卯之事予
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
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
道乃獨荀况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
之失職故為此說以誇其權耳朱子之言
如此而於此猶存誅少正卯四字蓋存疑
耳
問設若魯亦致驕於大夫則夫子果止乎
朱子曰也須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須別
討一箇事故去
胡氏曰是時政在季氏夫子攝行相事而
已非為相也與聞國政而已非為政也定
公素不能立季孫既有所惑其不足與有
為可知也故不容於不行
朱子曰夫子於公山氏之召却真簡要去
傲於佛辟之召但謂其不能免我而已
新安陳氏曰索云古者二十五家為里

聖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
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故冉求
云雖累千社而夫子不封是也饒氏云書
社猶今人所謂書會也蓋卿大夫所當得
底地謂之社地如這箇却是君之所特與
故謂之書社孟子言以此養其徒也便如齊
王欲中國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相似
雲峯胡氏曰讀此者要須看太史公書法又
要看文公刪後書法如孔子在他國皆不
書年若干惟他國則歲反魯及在魯則歷書
之豈以在魯則歲反魯及在魯則歷書
然去魯適陳太史公書曰是歲魯哀公三
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又自楚反衛太史公
書曰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
年也文公皆刪之至孔子晚年歸魯文公
乃特書曰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
六十八矣言外微歎之意於書法可見也
問孔子當周衰時可以有為否朱子曰聖

四書大全辯論語序說

九

人無不可為之時也便若時節變聖人又
自處之不同問孔子豈不知時節變聖人又
用已曰聖人豈有逆料君能用我與否到
得後來說不復夢見周公與我已矣夫聖
人自知其不可為矣
通考仁山金氏曰按文翁石室圖七十二
人之數云顏回閔損冉耕冉雍子路端木
賜冉求仲由言偃卜商顓孫師曾參
澹臺滅明高柴宓不齊樊須有若公西赤
原憲公冶長南宮縉公析哀顏由商瞿漆
雕開公良儒秦商顏刻司馬耕巫馬期梁
鱣琴牢冉儒顏辛伯度公孫龍曹卨陳亢
叔仲會秦祖奚箴公祖茲廉潔遠壤宰父
黑公西箴漢駟赤冉季石處左邱秋黑商
澤任不齊榮旂顏增秦冉泰非漆雕從燕
級林放申黨步叔乘石子蜀施之常鄭
樂欣顏之僕孔忠漆雕容箴顏相又
史記家語所載間有不同凡七十七人

四書大全辯論語序說

士

好之者第四是好而樂之者
 程子曰讀論語須有疑然後能進今人讀
 書元不知疑所以不及古人孔門弟子如
 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直推至於禮
 後樊遲問仁知直推至於舉阜陶伊而
 不仁者遠始能無疑令人多於言上認了
 又安能疑
 問論語如何讀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
 慢所謂急不得者功效不可急所謂不可
 慢者工夫不可慢
 慶源輔氏曰程子言雖近而意則切使讀
 書者自知所以求益不至虛費工夫也須
 是熟讀涵泳使之通貫浹洽然後有日新
 之功如是則氣質變化月異而歲不同矣
 和靖尹氏曰論語之道通集記孔子嘉言
 善行苟能即其問答如已親炙于聖人之
 門默識心受而躬行之則可謂善學矣
 延平李氏曰人之持身當以孔子為法孔
 子相去千餘載既不可得而親之所可見
 者讀論語耳論語蓋當時門人弟子所記
 孔子言行也每讀而味之玩而澤之推而
 行之雖未至升堂入室亦不失為士君子
 也
 朱子曰所謂深長意味也別無說只是涵
 泳久自見得
 論語讀著越見意思無窮今日讀得些意
 思明日讀又長意思
 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添一
 兩字甚平淡然意味深長須當仔細看要
 見得他意味方好
 問謝氏說多過不如楊氏說最實曰尹氏
 語言最實亦多是處但看文字亦不可如
 此先懷權斷於胃中如謝氏說十分有九
 分過處其間亦有一分說得恰好處豈可
 先立定說今且須虛心玩理
 集註中解有兩說相似而少異者亦要相

四書大全辯論語序說

士

資有說全別者是未定也
 論語集註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
 些自是學者不奇用工看
 問集註有兩存者何者為長曰使某見得
 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為是二說皆通
 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
 但不可知爾又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
 某於論孟逐字秤等不教偏些小學者將
 集註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不多一箇
 字不少一箇字
 讀集註只是要看無一字開若意裏說做
 閑字那箇正是緊要字
 集註至于訓詁皆仔細看蓋要人字字思
 索到莫要只作等閑看便了
 問註或用者字或用謂字或用猶字或直
 言其輕重之意如何曰者謂是恁地直言
 者直訓如此猶云者猶是如此
 胡氏曰某其也正訓也某猶某也無正訓
 借彼以明此也某之為言其也前無訓釋
 特發此以明其義也為言謂其說如此也
 引經傳文以證者此字義不可以常訓通
 也
 集註於正文之下正解說字訓文義與聖
 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明白者即引
 用而不沒其姓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
 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高下
 去取也章末用圍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
 外之意而於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畧去或
 通論一章之意反覆其說切要而不可不
 知也
 集註內載前輩之說於下句者是解此句
 文義載前輩之說於章後者是說一章之
 大意及反覆此章之餘意
 胡氏曰字義難明者各有訓釋一章意義
 可以分斷者逐節註之一章之後又合諸

解而通言之欲學者先明逐字文義然後
明逐節旨意然後通一章之旨意也每章
只發本章之旨者附註後或因發聖人言
外之意者別為一段以附其後亦欲學者
先明本旨而後及之也

四書大全辯論語序說

西

讀論語孟子法

程子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
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
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
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
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
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
人之意可見矣

四書大全辯讀論孟法

新安陳氏曰程伯子諱顥字伯淳號明道
先生叔子諱頤字正叔號伊川先生朱子
先以明道伊川為別次以伯子叔子為別
後以其學同其說同更不分別總稱程子
河南人
朱子曰語孟工夫少得放多六經工夫多
得放少
慶源輔氏曰今之治二書所患不精爾果
能熟讀精思使其言皆出于吾之口使其
意皆出于吾之心脉絡條理始終洞然而
無纖芥隱昧不明之處則六經之言固可
以類推而無不明也
新安陳氏曰既治之治去聲不治之治平
聲按鄒晉昭曰此字本平聲借用乃為去
聲故陸氏於諸經中平聲者並無音去聲
者乃音直吏反平聲者修理其事方用其
力也去聲者事有條理已見其效也今自
此以後亦依陸氏例云○語孟既治學正
議精由是而治六經根本正而易為力矣
非謂真可不必治而自明也

如此然就裏面詳細處須要十分透徹
 一不盡○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
 之於身如克己復禮與出門如見大賓等
 事須就自家身上體看我實能克己與主
 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
 慶源輔氏曰讀書者能將聖人言語切已
 體察則定無枉費工夫一日當有二日之
 功若欲只做一場話說則是口耳之學耳
 又曰論孟只剩讀者便自意足學者須是
 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

四書大全辯讀論孟法

四

朱子曰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
 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
 須反覆玩味○論孟須是熟讀一一記放
 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貫通
 慶源輔氏曰學者須是將聖人言語熟讀
 深思晝夜玩味則可以開發吾之知識日
 就高明涵養吾之德性日就廣大方始見
 得聖賢言近而指遠故其意思自然厭厭
 飽足若以語言解著則意便死於言下自
 然局促蹇淺而有枵虛不足之意
 或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程子曰固
 是好但終是不浹洽耳

朱子曰聖人言語粗底微細底理會細底
 做細底理會不消得使渾渾語孟底地揀擇
 子史書及世間粗底書如何看得○問龜
 山與范濟美言學者當以水仁為要○問龜
 要將一部論語粗細齊理會過自然
 有貫通處却會得仁方好近日學者病在
 好高讀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讀
 孟子未言梁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
 十四卦便說繫辭其解語孟和訓詁註在
 下面要人情粗本末字字為咀嚼過○問

論語莫也須揀簡緊要底看否曰不可須
 從頭看無精無粗無淺無深且都玩味得
 熟道理自然出曰讀書未見得切須見之
 行事方切曰不然且如論語第一便教人
 學便是孝弟求仁便戒人巧言令色便三
 省也可謂其切○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泛
 說底今且要著力緊要底便是揀別此最
 不可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多矣聖
 賢言語粗說細說皆著理會教透徹蓋道
 體至廣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
 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窒礙
 處

四書大全辯讀論孟法

五

慶源輔氏曰人豈只將二書緊要處看便
 只是要求近功速效與天理已不相似所
 謂固是奸者蓋姑取其向學求道之意耳
 正使其有近功速效亦必至於偏枯蹇淺
 豈復有優游厭厭貫通浹洽之意

程子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
 句句是事實

朱子曰孔子言語一似沒緊要說出來自
 是包含無限道理無些滲漏如云道之以
 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數句孔
 子初不曾著氣力只是沒緊要說出來自
 是委曲詳盡盡道理若孟子便用著氣
 力依文按本據事實說無限言語方說得
 出此所以為聖賢之別也○論語之書蓋
 孔子大槩使人優游厭厭飲酒詠詩孟子
 之書大槩是使人探索力討反已自求故
 伊川曰孔子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
 實亦此意也如論語所言出門如見大賓
 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皆
 是存養底意思孟子言性善存心養性見
 孺子入井之心四端之發若火始然泉始

四書大全辯讀論孟法

六

達之類皆是。要體認得這心性下落。而
克之。於此等語。玩味。便自可見。○孔子教
人。只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孔子教
思。在其中。使人自求之。○孟子便指出了
性善。早不似聖人了。○論語多門。弟子所
集。故言語時有長短。短不類處。孟子就
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
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
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不傳。○論語
不說心。只說實事。孟子說心。後來遂有求
心之病。○問論語一書。未嘗說一心字。至
孟子只管拈人心說來。說去。曰。惟是心。曰。
求放心。曰。盡心。曰。赤子之心。曰。存心。莫是
孔門學者自知理會箇心。故不待聖人苦
口。到孟子時。世變既遠。人才漸不如古。故
孟子極力與言。要他從箇本原處。理會否。
曰。孔門雖不曾說心。然答弟子問。仁處。非
理會心而何。仁即心也。但當時不說箇心。

四書大全辯讀論孟法

七

不能入。又如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
哀。定哀。哀其體也。禮立而後用。行。無此三
者。則夫所行之得。失。與夫繁文末節。皆無
足觀矣。程子謂學者當以論孟為本。論孟
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聖人所以作
經之意。必有定見。然後法然無所疑。非後
世牽合勉強。所可擬也。程子於論孟中。反
覆致意。其旨深矣。有本有末。有體有用。聖
人之言。無所漏。漏。傳之萬世。無弊。先儒讀
書。精察見聖人立言之意。
又曰。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
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
朱子曰。語孟只熟讀玩味。道理自不難見。
且如老蘇輩。只讀二書。便翻釋許多文章。
出來。譬如攻城。四面牢壯。只消攻得一面。
破時。這城便是自家底了。如今學者。若先
讀得語孟二書。十分透徹。其他書都不費
力。觸處便見。
慶源輔氏曰。尺。可以量長短。權。衡。可以
補輕重。理。義。可以別是非。能知道。則何書
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哉。
新安陳氏曰。理。義。可以別是非。如尺。度。可
以量長短。權。衡。可以補輕重也。
又曰。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
奚以為。
朱子曰。人之為學。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
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
而論。不於身心上著切體認。則又何益。且
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
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顏子之賢。而
尚不能不達於三月之後。聖人乃曰。我欲

斯至，蓋亦於日用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不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蓋亦每事省察，何者？爲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爲徒言也。
慶源輔氏曰：讀語孟而不知道，則是口耳之學，未嘗著心玩味，未嘗至誠涵泳，未嘗切已體察也，故讀雖多，何益於事。

讀論語孟子法終

四書大全辨讀論語孟法

八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一

明

張曰積
張自烈

定

學而第一

此爲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凡

十六章。

朱子曰：此一篇都是先說一箇根本，胡氏曰：此篇首取其切于學者記之，故以爲多務本之意。
新安陳氏曰：揭君子務本一句，以爲首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一

一

篇之要領，此說本於游氏。朱子曰：采入賢賢易色章下，於此又自標之，如首章以時習爲本，次章以孝弟爲仁之本，三章忠信爲傳習之本，道千乘章以五者爲治國之本，皆是餘可以類推。慶源輔氏曰：道者人之所共，錄而後成，從入德雖在我，道者人之所共，錄而後成，凡此篇所論，務本之事，乃道所從入之門，而德所積累之基，學者必先務此，然後道可入而德可積矣。
朱子曰：學而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爲別，初無意義，但學之爲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學也者，以字義言之，則已之未知未能而致夫知之能之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尤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學。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學，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學者，果何學也，蓋始乎爲士者，所以學而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一

二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學是也蓋伊川先生之意曰今之學者有三詞章之學也訓詁之學也佔者之學也欲適道則舍諸者之學不可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為人而學而至於聖人亦不過盡其為人之道而已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志欲人而己皆切要之學之本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學而一篇皆是先言自修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而親仁在入孝出弟之後就有道而正焉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有母友不如己者在無求則不威之後今人都去自修只是專靠師友說話而所謂覺軒蔡氏曰學而名篇專以學言而所謂學者果何所學耶朱子首發明學之本惟在全其本性之善而已

通考程氏復心曰道者人所共錄之路德者已所得有之理如孝弟忠信是人所共錄之道能孝弟忠信便是已獨有之德才知有孝弟忠信便是人通之門能孝弟又能忠信便是積德之基

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

謝氏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一

三

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通考吳氏程曰為言言詞也謂此字之詞即彼字之義也釋經之例凡曰某某也皆正訓也有曰某某者某某也皆某某也皆正訓而借彼明此者也如政者正也而曰政猶正也政之為言正也其意只一般又曰古學字今效字學記效學同一字朱子曰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問此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學之事勉齋黃氏曰集註言學而或問以知與能並言何也曰言人之效學於人有此二者先覺之人於天下之理該洽貫通而吾懵然未有所知也於是日聽其議論而向之未知者始有所知矣於是日覺之於天下之事躬行實踐而吾悵然未有所能也於是日觀其作為而向之未能者始有所能矣人情非吾好為是詳復也聖賢之意備事物之情非吾好為是詳復也聖賢之意備事物之情非吾好為是詳復也

學之意念苟且思慮輕淺得其一二便以為足則其為疎率也亦甚矣學者觀于此亦足以得養心窮理之要矣曰若是則學之為言固無所不學也今集註于此乃以為人性皆善必學而後能明善而復其初何也曰學問之道固多端矣然其歸存於全其本性之善而已明善謂明天下之理復其初則復其本性之善也於論語之首章首舉是以為言其提綱挈領而示人之意深矣

四書大全

上論卷一

四

雲峯胡氏曰人性皆善天命之性也覺有先後氣質之性也必效先覺之所為或以所為為所行殊不知女為周南召南集註曰為猶學也論語曰為之不厭孟子記大子之言曰學不厭是以學字代為字集註于十五志學下曰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是以為字釋學字此曰效先覺之所為猶曰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此曰明善而復其初是也大學章句釋明明德說物格知至即是明善意誠心正身修即是復其初新安陳氏曰此論語中第一箇學字朱子挈要指以示人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所為不過知行二者效先覺之致知以知此理又效先覺之力行以行此理乃可以知明善而復其初矣明善者明本性之善以知言也復其初者復全本性之善以行言也學之道固多端其要歸在復全本性之善而已朱子所謂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從其能皆學之事也能指行而言知行皆通考仁山金氏曰王文憲以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此原其所當學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指學者之方也明善復初則學之效驗第一句訓下一句此看集註凡例又曰朱子或問中論學分知能二字集註合言之覺知也為能也明善知也復初能也勿軒熊氏曰學者復其本性而已學以明善明德之事以善及人新民之事朱子曰說文習字從羽從白月令所謂鷩乃學習是也○學是未理會得時便去學習是已學了又去重學非是學得了頓放在一處却又去習也只是是一件事如鳥數

四書大全

上論卷一

五

飛只是飛了又飛○問學是知習是行否曰知自有知底學自有知底習自有行底學自有行底習如小兒寫字知得字底地寫這是學便須將心思量安排這是習待將筆去寫成幾箇字這是行底學今日寫一紙明日寫一紙又明日寫一紙這得入於知上不習非獨是知得不行如何不能行於知上不習非獨是知得不行如何一句句中五字雖有輕重虛實之不同然字字皆有意味無一字無下落學之為言效也以已有所未知未能而效夫知者能辭也時者無時而不知也而字承上起下之也之者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也言人既學矣而又時時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也聖言雖約而其指意曲折深密而無窮盡如此聖人之學與俗學不同聖人教人讀書只要知所以為學之道俗學讀書便只是讀書更不理會為學之道是如如何○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謂學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謂習胡氏曰學之不已者學與習非二事也厚齋馮氏曰習鳥雛欲離巢而學飛之稱學謂學之於已習謂習其所學時時而習恐其忘也凡曰而者上下二義學一義也習一義也通考仁山金氏曰習字於六書屬諧聲謂形聲也勿齋程氏曰未知未能必放諸人是之謂學已知已能必熟諸已是之謂習朱子曰學要時習習到熟後自然說喜不能自已今人所以便住了只是不曾習不見得好此一句却係切已用功處○學矣而不習則表裏扞格而無以致其學之之道習矣而不時則工夫間斷而無以成其

四書大全

上論卷一

六

習之功是其胸中雖欲勉焉以自進亦
 無可即之安矣故既學矣又必以時習之
 則其心與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
 相矣而所學能者益固從容於朝夕俯仰之
 中凡其所學而知且能者必自悅於心
 而不能以語人者是其中心油然而得此
 味雖翫泰之悅於口不足以喻其美矣此
 學之始也○學到說時已是進了一步只
 說後便自住不得
 雙峰饒氏曰習字訓重故重險謂之習坎
 朱子曰浹洽二字有深意如浸物於水水
 若未入只是外面濕內而依然乾必浸之
 久則透裏皆濕習而熟熟而說脈絡貫通
 程子所謂浹洽是也
 南軒張氏曰學貴於時習
 程子曰時復思釋言學者之於義理當時
 細繹其端緒而涵泳之也
 通考吳氏曰重習者更互反復之意釋拙
 絲也思者如之
 雲峰胡氏曰時復思釋則習於心將以行
 之則習於身
 新安陳氏曰上一條以知言此一條以行
 言采程子二說以見學習當兼知行言也
 勿軒熊氏曰坐如尸立如齊出記曲禮如
 尸註曰視貌正如齊註曰整耳聽謂祭祀
 時
 朱子曰伊川之說則專在思索而無力行
 之功如蔡之說則專於力行而廢講究
 之義似皆偏了
 新安陳氏曰程子二條說學習兼知行言
 謝氏此條惟以時習於行言亦姑以坐立
 起例非止謂坐立時也其言時字亦與時
 時之意異朱子始末以備一說耳
 紫峰陳氏曰悅者悅于學也註中其進自
 不能已何正貼悅字

洛鑒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四書大全

上論卷一

七

芒山張氏曰新安陳氏云知行皆從心
 上用工此說最確然先覺處正全吾性
 處若離却已性擬效他人特優孟衣冠
 程氏勿軒專以效諸人屬學熱諸已屬習
 非也善體二句一項氣連讀去道理自明
 伊川上蔡之說未嘗不兼知行道理在
 力行道理在生立時偏講究道理在但朱
 子偏看耳本說原不偏也新安陳氏謂程
 子二條兼知行言是駁正專思索而無力
 行一句然疑謝氏此條惟以時習于行言
 則又拘矣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
 以善及人而信從者眾故可樂又曰說在
 心樂主發散在外
 朱子曰理義人心所同然非有我得私
 也吾獨得之雖足以說矣然告人而莫信
 率人而莫從是獨擅此理而人不得與於
 吾心之所同也如十人同食一人獨飽而
 九人不下咽吾之學足以及人而信從者
 外邪今吾之學足以及人而信從者又眾
 則將皆存心以學之乎
 則得吾之學而一己之私矣吾之所知彼亦
 知吾之所學彼亦能之則其權欣宣暢
 雖宮商相宣律呂諧和何足以方其樂哉
 此學之中也又曰近者既至遠者畢來以
 學於吾之所學而求以復其初凡吾之所
 得而悅於心者彼亦將有以得而悅之則
 可以見夫性者萬物之一原信乎其立
 俱立成不獨成矣○善不是自來獨有人
 皆有之我習而自得未能及人樂樂樂

○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是樂其善之
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衆乎曰樂其
信從者衆也大抵私小人底人或有有所見則
不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
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之教諸人而人
不能是多少可問今既信從者自遠而至
其衆如是安得不樂○信從者衆足以驗
已之有得然已既有得何待人之信從始
爲可樂須知已之有得亦欲他人之信從始
然信從者衆則豈不可樂○問朋來之樂奈
何曰惟以程子之言求之然後見夫可樂
之實耳且其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之云
纔九字爾而其無一字之虛設也非見之朋
而驗之實其孰能與於此
南軒張氏曰有朋自遠方來則已之善得
以及人而人之善有以資已講習相資其
樂孰尚焉樂比於說爲發舒也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一

八

新安陳氏曰以善之善則上一節人性皆
善及明善之善習說則善方成已朋來則
善方及人矣
朱子曰程子非以樂爲在外也以爲積滿
乎中而發越乎外耳悅則方得於內而未
能達於外也○說是感於外而發於中樂
則充於中而溢於外
慶源輔氏曰說是自知自能而自悅樂是
人皆知皆能而我與人同樂
雙峰饒氏曰說與樂皆是主發散在外言
字對上文說字而言則是主發散在外言
之
次崖林氏曰朋來之樂此見得聖人欲人
同歸于善處當以孟子樂得英才而教育
來參看以善及人信從者衆二句意相足
語錄云樂其信從者衆非是
芒山張氏曰有朋節程子專言及人南軒
兼言資已按南軒之說與孟子善與人同

南軒字子剛
人河及專

樂取諸人三句相發明或病其推深一層
之善亦自有可以資已處謂人莫已若與
悅不若已皆學者淺狹之過耳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已
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
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
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
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
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程子曰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一

九

樂由說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朱子曰有朋自遠方來而樂者天下之公
也人不知而愠者一己之私也以善及人
而信從者衆則樂不已知則不愠樂溫在
新安陳氏曰已誠有所學人之知不知何
加損於已朱子云爲學是爲已當然之事
譬如喫飯乃是要自家飽飽既飽何必問外
人知不知蓋與人初不相關也尹氏解此
一節正意故居先
雙峰饒氏曰朋是專主同類人兼指衆人
上而君大夫亦是專主同類人兼指衆人
朱子曰樂公而愠私君子有公共之樂無
私己之愠
雙峰饒氏曰說之深然後能樂樂之深然
後能不愠
雲峰胡氏曰說是喜意愠是含怒意喜怒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一

十

樂三者皆情也皆性之發也能復其性之善而情無不善學習之功大矣新安陳氏曰不見是而無悶出易乾文言不愠是於人而無悶於心引此語解不知之後愠甚切此條聯樂與不愠言故居尹說之通考仁山金氏曰有自得之說則有及人之樂有及人之樂則有君子之成德問猶知爲已則人知不知自不相干何以言逆而難朱子曰人待已平平亦不覺但彼人做全不足比數看待心便不平便是愠愠不是大故忿怒只心有些不平便是愠愠便是裏面動了○人不成德之君子其就略無纖芥不平之意非成德之君子其就知不知此學之終也○今人有一善便欲人有善而人或不不知之意不特此也見人不平況其不知已乎此不知不愠所以難也○問不愠之說孰爲得曰程子得之至論其所以然者則尹氏爲尤切使人之始學卽知是說以立其心則庶乎其無慕於外矣

慶源輔氏曰順謂理之順通謂理之通曰順曰通皆理也但處其難故不見是而無樂者猶可及處其逆者難故不見是而無樂非成德之士安土樂天者不能及也問集註言君子而復歸於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何也勉齋黃氏曰學而至於成德又豈有他道哉其所自來者亦不過是而已非體之之實孰能知之哉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一

十一

慶源輔氏曰此章總言始學始終三者之序有淺深而無二道也又慮夫敏者躐等而進怠者半途而止味者又或離析以求之或失其正而陷於異端故復發此義而使之正其始之所學然後時習以熟之則夫說之與樂可以馴致初不待外求而得也又曰不極其至則無以成其德故又以此說終之

雙峰饒氏曰集註謂德之所以成亦在乎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此言極上其味○此章六句其工夫只在第一句雲峰胡氏曰此章重在第一節而第一句時習二字最重故上文釋習字曰學之不巳此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又曰不巳焉於此見朱子緊緊教人處

新安陳氏曰此推本所以爲成德之終不過自學習說中來然學必貴乎正習必貴乎熟說必貴乎深而又加以不已焉學之時習而說乃後二節之本亦務本之意通考仁山金氏曰逆而難進步言學之正推本言程子此條順進而言也

爲君子

新安陳氏曰集註凡推說本章正意外之餘意必加一圍以問隔之此又以三節下三句發明餘意也必歸成已之說方可進於及人之樂然非造於樂之地步又不足於言成德君子也夫學者所以學爲君子學爲君子以進於樂而至於能爲君子學之至不亦君子乎終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深有意蓋自首篇首章至末篇末章皆拳拳以君子望學者宜乎朱子以爲深有意焉

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章言爲學之道學兼

四書大全辨

上論卷一

主

知行言首言學欲熟之於已中言學欲推之於人終言學者畢竟所以為已又曰四書所言者其多其等第不一今略取其的然有所指者以為發例此章不知不溫與不器之於天下也病無能疾沒世而民不稱矜而不爭貞而不諱之君子以德言為成德之辭正言之也不重則不威食無求飽博學於文有九思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君子以德言為學者之稱亦曰以學言也君子修己以敬先行其言不憂不懼之君子以德言敬上徹下之道因其人而廣之也所過者化有三樂而壬天下不與廣土眾民君子欲之依乎中庸篤恭而天下平之君子以德言為聖人之稱也君子篤於親正其衣冠君子有大道之稱其位故言凡以位言者必有其德而後稱其位故聖賢凡以君子為為人上者之稱必言所以為人上者之道微意可見也待於君子

有三愆之君子兼德位言之也餘不能悉舉者可以類推

虛齋蔡氏曰人不知而不溫此全是學力所到恒人于不知而溫則懈矣不溫者推知學為分內事說焉日有孜孜略不怠在

外者為欣戚作輟也德之成也可見

芭山張氏曰合三節現學之全而始終之序在其中不必重在一節也若專重第一節便失聖人語氣下二節雖艱時習來仍宜三股看道理自相融貫變學雲峰說未確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

四書大全辨

上論卷一

主

兄長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新安陳氏曰深意在善字上善事之中有無限難能之事未易言也

朱子曰只少有拂戾便是犯上不必至凌犯乃為犯如疾行先畏亦是犯上○干犯是心底亂到得作亂則為悖逆爭鬪之事矣問人子之諫父母或貽父母之怒此不為干犯否曰此是孝裏面事安得為犯然諫時又自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亦非凌犯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詞謙退不敢實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

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

四書大全

上論卷一

古

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
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
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
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
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
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
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
親故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朱子曰仁者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
德是專言則包四者故合而言之則四者
心之德而仁爲之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
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恭敬辭讓之理智
是分別是非之理也仁者愛之理理是根
愛是苗仁之愛猶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
滋味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者愛之
理愛者仁之事仁者愛之體愛者仁之用
仁之理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了愛去說
仁呂黎博愛之謂仁是情爲性了周子
說德愛曰仁猶說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
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
把博愛做仁了○仁便是本仁更無本了
若說孝弟是仁之本則頭上安頭伊川所
以將爲字屬仁字讀蓋孝弟是仁裏面發
出來底乃推行仁道之本自此始爾仁字
則流通該貫不專主於孝弟之一事也仁
就性上說孝弟就事上說仁如水之源孝
弟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
是第三坎也問爲仁只是推行仁愛以及

四書大全

上論卷一

主

朱子曰只是推仁愛以及物不是就這上
勉齋黃氏曰人之一心虛靈洞徹所具之
理乃所謂德也於虛靈洞徹之中有理存
焉此心之德也乃所謂仁也義禮智亦心
之德而仁者德之全體以仁能包四者故心
端而仁者德之全體以仁能包四者故心
德之名獨仁足以當之也故仁之爲德偏
言之則與義禮智相對而所主惟一事專
言之則不及義禮智而四者無不色也
諸葛氏泰曰混愛字則不知仁之體捨愛
字則不知仁之用故即理以明體於以見
理具於愛之所發見無體何以有用於以見
何以能愛因愛心之形而指其在中之理
故曰愛之理集註於孟子首章又倒置其
語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何也論語言爲
仁是以偏言者言之故以愛之理在先孟
子兼言仁義則以專言者言之故以心之
德在先然亦互相發明而非有二也
通考吳氏程曰愛之理是偏言之仁不涉
義禮智信而義者宜之理之屬各自見之
心之德是專言之仁包義禮智信皆在其
中二句小大不同各含全體用蓋心該衆理
言雖心體理用然謂體全而用偏則不可
朱子曰務本道生是泛言以起下句之實
所以集註下一凡字○本立則道隨事而
生如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
可移於長
朱子曰其爲人也孝弟此說資質好底人
其心和順柔遜必不好犯上仁便從此生
雲峰胡氏曰上文是泛言爲仁此節則專
言君子本立而道生又是汎言君子之於
凡事皆用力於根本孝弟爲仁之本又
言君子之行仁孝弟順德也犯上是小不順
雙峰饒氏曰孝弟順德也犯上是小不順

四書大全

上論卷一

其

弟即孝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非謂孝
猶忠恕之為道也
朱子曰為仁以孝弟為本守之本
之類是也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
之大本之類是也為仁以孝弟為本
是指其周備及物者言之以仁為孝
本仁字是指其本體發用處言之二
釋經非諸儒所能及伯子曰孝弟本
以生乃為仁之本此語最深切蓋推
弟之理本於父母之所以生所以為
之本也叔子曰孝弟順德也順德二
以盡孝弟之義而不好犯上作亂之
其乎其中矣讀者不可以不深思也
亦有仁義禮智四者曷嘗有孝弟來
外別有一物名孝弟乎但方在性中
見仁義禮智四者而已仁便包攝了
凡慈愛惻隱皆在所包故不止孝弟
天地一元之氣只有水火木金土皆
不曰江淮河漢言木而不曰梧檟棘
有彼而無此也問孝弟是為仁之本
禮智之本如何曰義禮智之本皆在
事親從兄得宜者行義之本也事親
有節文者行禮之本也知事親從兄
然者智之本也○孝弟固具於心以
發故是行仁之本○仁是理之在心
是心之見於事性中只有箇仁義禮
嘗有孝弟見於愛親便喚做孝見於
便喚做弟如親親而仁民而愛物都
是仁性中何嘗有許多數只有箇仁
親至於愛物乃是行仁之事非是仁
也故仁是孝弟之本推之則義為羞
本禮為恭敬之本智為是非之本自
習傳只是理會一箇心心只一箇性

四書大全

上論卷一

七

只有箇仁義禮智都無許多般樣見於事
自有多數仁義禮智○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
孝弟本出於仁論為仁之工夫則孝弟是
仁中之最切緊處當務此以立本而仁
生也○孝弟是合當底事不是要仁愛
物方從孝弟做去或問如草木之有根方
始枝葉繁茂曰固是但問如草木之有根方
然繁茂不是要得枝葉繁茂方始去培植
本根○問為仁以孝弟為本即所謂親親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孩提之童無不知愛
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是皆發於
心德之自然故論性以仁為孝弟之本為
首先是發出為本曰是道理都自仁裏發
到弟其兄又其次便到事君以及於他皆
從這裏出如水相相似愛是箇源頭漸漸
出○仁是性發出來是情便是孝弟孝弟
仁之用以至仁民愛物只是這箇仁行仁
自孝弟始便是從裏面行將去這只是一
箇物事○仁是性孝弟是用譬如一粒粟
生出為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為孝
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枝葉便是仁為孝
弟之本○問子於有子孝弟之章既以仁
為愛之理矣於巧言令色鮮矣仁之章又
以為心之德何哉曰仁者五常之首也而
包四者則德何哉曰仁之緒也而貫四端
為義偏言之則曰愛之理此章所言之類
是也專言之則曰心之德後章所言之類
是也其實愛之理所以為心之德○問既
曰本猶根也然則孝弟為仁之本仁為孝
弟之本同乎否乎曰然則孝弟為仁之本
則同而其所以為根則異行仁以孝弟為
根則其施於外者言也論性以仁為孝弟
為根則其施無序而無以極夫仁民愛物

四書大全辨

上論卷一

大

之效論性而不以仁為孝弟之根則其
無所而無以充乎孝親弟長之實○或問
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論
鮮是少若說鮮矣則未以爲絕無孝弟之
人猶有犯上之意邪○答曰孝弟之
人資質粹美雖未嘗學問自是無世俗一
等寵暴氣象縱是有之終是罕見到得寵
惡大過可保其決無言孝弟之人占得好
處多不好處少
雲峰胡氏曰有子以孝弟為行仁之本而
程子以仁為孝弟之本譬之木焉有子就
枝葉發端處說程子就根本上說程子之
言所以補有子之所不及也
新安陳氏曰言仁為論語一書之大綱領
南軒張子常類聚論語中言仁處為一編
名曰洙泗言仁錄此其首章云
通考仁山金氏曰有子此章分二節前節
以質言後節以學言中二句泛言承上生

四書大全辨

上論卷一

尤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質實也贊其性皆謙退不實言耶○蒙引云
未免室礙○說孟子所謂後從知愛稱長知
敬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可見天下無性外
之物○數語宜玩○又論性以仁為孝弟之本
一句○非本章正意○特發明道理耳○時儒直
將此一句與為仁以孝弟為本句並說○非
也○新安陳氏曰上段解此章正意○下句別
是一意○又推本言之○按此論自確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

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

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

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

知仁矣○

新安陳氏曰此章仁字以心之德言乃專

言之仁也

朱子曰巧言亦不專為譽人過實凡辭色

一箇為己為人若動容貌正顏色是合當

如此亦何害但做這樣務以悅人則不可

逐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巧言令

色求以悅人則失其本心之德矣○不待利

己害人然後為不仁也○人有此心以其
有是德也此心不在便不是仁○巧言令色
此雖未是大段惡處亦不難○容貌辭氣之
求人說便到惡處亦不難○容貌辭氣之
謂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

四書大全

上論卷一

三

世若曾子而字子輿則參乃服參之參上
南反
與氏程曰所金反一音七南反字子輿蓋
取參乘之義立則參前音所金反往往音
雖二而義則一
朱子曰三省謂即宮省之省從少從目蓋
官庭之門規察出入不令泛入故謂之省
所取反借作省察之省悉非反又云三字
平去二聲雖有自然使然之分然自然者
不可去聲而使然者亦可平聲故三仕三
已與三思無以異而三仕已無音三仕三
思與三思三復皆使然而集註於省思皆
闕凡此之類二音皆通
新安陳氏曰程伯子云發已自盡為忠循
物無違謂信大學章句已承之集註乃采
釋叔子之說勿齋程氏謂叔子之言為切
盡已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出乎內者
言也以事之實而無違所謂信也以驗乎
外者言也然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
出於忠者表裏之謂也○發於心而自盡
則為忠忠於理而無違則為信忠是信之
本信是忠之發○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為
內外始終本末有於已為忠是於物為信
○問曾子忠信却於已為忠是於物為信
辭立其誠之意曰莫是內面工夫已到此
內外只是一理事雖見於外而實在內告
子義外便錯子
陳氏曰從內面發出無一毫不盡是忠發
出外者皆以實是信
問曾子三省無非忠信學習之事然人之
一身大倫之目自為人謀交朋友之外得
無猶有在所省乎朱子曰曾子也不是截
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
毫未到處其他固不可不省特此三事
較急耳。

四書大全

上論卷一

三

朱子曰曾子三省看來是當下便省得
有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方始去改省
了却休也只是合下省得便與他改
新安陳氏曰易蹇卦大象曰山上有水蹇
君子以反身修德程傳曰君子遇艱蹇必
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
之無歉於心則加勉集註二句之所本蓋
在此有則改之易知也無則加勉非深知
曾子之心不及此使自省而無失只如此
而已則三失將又生矣豈日省勉勉不已
之誠心乎無則加勉四字可補本文意之
所未盡
朱子曰謀不忠則欺於人言不信則欺於
友傳不習則欺於師○三省固非聖人之
事然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蓋微有這些
事然此三者而己○為人謀時須竭盡自
己之心這箇便是忠問如此則忠是箇待
人底道理曰且如自家事親有不盡處亦
是不忠○為人謀一件事須盡自家伎
倆與他思量便盡已之心不得兩芥滅裂
姑為他謀如鳥喙是殺人之藥須向他道
是殺人不不得只說道有毒如火須向他道
會焚灼人不得只說道有毒○為人謀而
不忠是主一事說朋友交而不信是汎說
人自為謀必盡其心到得為人謀便不
子細致思他事便是不忠若為人謀事一
似為己為盡心○問為人謀交朋友是應
事接物之時若未為人謀未交朋友之
所謂忠信更如何教工夫曰程子謂舜雖
鳴而起孜孜為善若未接物時如何為善
只是主於敬此亦只是存養此心在這裏
照管勿差失便是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
乎其所不聞不為己謀則必欲實盡其心
朋友則必欲實踐其言講學於師則必欲

四書大全辭上論卷一
日若是他人合省之事更多在會子自省
實則只有此三者當省也不是下為己為
雲峰胡氏曰曾子早悟一貫之旨晚加三
省之功愈見其至誠不已之學蓋其所
省者無非推己及人因人反己之學即其
所謂忠恕者也或以為一唯在三省後非
矣
新安陳氏曰吾道一貫章及孟子時雨化
之章朱子訓釋非不明白謂曾子於聖人
泛應曲當處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人
知其體之一耳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
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旨
即應之速而無疑孟子謂君子之所以教
者五其一即有如此時雨化之如農人種
之功其力已盡惟待時雨之至即淳然奮
發而收成朱子以孔子之於顏曾當之參
二章以觀三省章此正是隨察力行處其

進賢

道學

四書大全辭上論卷一
悟一貫之旨而一唯正是人力已盡而時
雨化之之時如何反以悟一貫為早年事
加三省為晚年事乎
通考蕭田王元善曰詳集註則三者蓋曾
子平日誠切功夫初非有早晚之可言也
虛齋蔡氏曰要看三箇字有自脩自疑
之意正所謂省也朱子云有則改之無則
加勉亦從乎字生
芭山張氏曰須知傳習却亦有忠信工夫
在。三者之序。忠信為傳習之本。是本節
意。非正旨也。○內外分不得兩截。未
而不本諸內者。未有見于物而非有于
者。必謂有于己為忠。見于物為信。忠
心。上說信專就事上說。未免分析。朱子
知內外一理。既知信出于忠。而猶以出
內驗乎外。分言之何與。○三省只就
處做工夫。雖却接物工夫。便落空。便非
賢實際學問。觀顏子克己只在視聽言動
處可見。○新安陳氏謂三省在未聞一貫
前。此說自正。紫峰淺說與新安合。但以
人倦焉。日有莘莘之心。推之曾子雖既聞
一貫。三省工夫。終身不敢少懈。雲峰胡氏
之說。亦自合理。雖不駁也。○蒙引自述
勉人句。非是。纔說勉人。便寬了。自己
未。毋自欺耳。全是反躬自責。不必添
一層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
使民以時。
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
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
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

四書大全辨

上論卷一

三

國之要在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澤矣然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或問道之為治何也朱子曰道者治之理也以為政之心言也易為不言治曰治者政教法令之為治之事也夫子此言者心也非事也

朱子曰車乘之說疑馬氏為可據馬說八百家出車一乘包氏說八十家出車一乘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牛馬兵甲芻糧具焉恐非八家所能給也○此等

四書大全辨

上論卷一

三

虎曰要得古制大意細微處亦不必大考吳氏程曰千乘八百家出一乘則千乘為八十萬戶矣自古軍無實稱故雖魯衛陳蔡皆號千乘之國

東陽許氏曰三代之禮不能詳致所以集註只混說諸侯之地可出兵車千乘蓋夫子當時亦是大槩言之若馬氏謂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則為十二萬五千井此上數為多侯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則為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井有奇比上數為少包氏以九十家賦一乘其賦為重又無公田亦不計國都邑治民居殊未可曉蓋古之建國雖曰有方然山林川澤都邑巷必三分去一然後為田之數如馬氏謂方三百里之內為六鄉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出軍則家一人每乘戰士七十五人

合六鄉僅得千乘所以天子六軍二百里之遂亦然若是則孔子之言亦可該天子之國但自秦以來無人識敬字至程子方說得親切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故此合而言之身在一是則其心在一是而無一息之離其事在是則其心在是而無一念之離

覺軒蔡氏曰敬該動靜主一亦該動靜此章敬字乃是主動而言

問敬事而信疑此敬是小心畏謹之謂非主一無適之謂朱子曰遇事臨深履薄而為之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無適○問如何信了方能節用曰無信如何做事如朝更夕改雖商榷之徒亦不可為政要之下面三事須以敬信為主○問敬以事言而信則無不盡也曰信是與民有信期會賞罰不欺其民淺言之則魏文侯之期獵

四書大全

上論卷一

元

商君之徒木亦其類也
胡氏曰發於已敬則施於民者信矣
未子而後上之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
於上而後下相之關可以下之情方始得親
則君抗然於上而民蓋不知所向有此五
者方始得上下交接
而齊黃氏曰敬事而信敬與信對也節用
而愛人儉與慈對也此皆治國之要道故
又慈中之一事故獨系於後但言所存未
反治具故曰左傳農隙杜氏註謂各隨時
慶源輔氏曰○前四章是為學之本此五
者是治國之本
新安陳氏曰所存謂為政者之心未及為
政之條目也楊氏此說本於伊川伊川曰敬
之條目也揚氏此說本於伊川伊川曰敬
事以下論其所有存未及治具故不及禮樂
刑政
朱子曰敬事而信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
之本敬又是信之本要之本根都在敬上
若能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自古
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這箇敬字孔子修
己以敬是最緊要處
問反復相因朱子曰始須是敬能敬方能
信能敬信方能信節用能節用方能愛人能
愛人方能信於民時是下因乎上然有敬於
已而不信於人者故信了又須信亦有信
於人而自奢於人者故信了又須信亦有
儉而自奢於人者故信了又須信亦有
又時使不以時却如徒愛也是上因乎下
須看能如此方能如是又看能如此又不
可不如此之意反覆相因如何
潛室陳氏曰晦菴說五者反覆相因如何

四書大全

上論卷一

元

是反覆相因處處從敬事而信起說作下
去是如能信而後能敬如能敬而後能信
專一自能信而後能敬如能敬而後能信
自然能信而後能敬如能敬而後能信
於愛人而後能信如能信而後能敬如能
如自下而後能信如能信而後能敬如能
如自下而後能信如能信而後能敬如能
去如自下而後能信如能信而後能敬如能
荷簡變更如十分好方止信然做此一事
或昏或為權勢所移或為利害所動前日
是信便有妨於敬今日又變了如彼這便
去補這敬然只知敬所以著別下工夫於
行一令信如四時更不可移易此固是
然而自家奢侈之心或有時而生不能節
有害於信故又須著去節用力得然只
底節用不知有箇中底道理則或至於
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心下已有所吝
齋則凡民有饑荒不能去發倉賑廩恤貧
濟乏至於築城鑿池思患預防不可已底
事亦吝嗇了不捐財以為之是知節用而
不知所以愛人則節用又成落空了此節
用所以不可不愛人然既愛民又須使民
以時如春來當耕夏來當耘秋來當斂便
當隨時使去做至冬來閒隙之時方用他
得不然則所謂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
民之心而民不獲其澤矣此自下相因而
上如此
通考仁山金氏曰五者反覆相因此補胡
氏之意論有本則一節自生一節是下因
乎上論全備則一步須進一步是上因乎
下
若做此事方主一于此忽又一事有重于

此者則又當其主一之心于彼矣。不害其爲主一而無適也。紫峰陳氏曰：「反復相因是餘意。」蔡虛齋引亦言：「朱子在此五者之句，可見反復相因之說是餘意。」

芭山張氏曰：「真能敬，未有不信于民者。不能信到底，不可謂敬。真能愛人，未有復妨農事者。不能使民以時到底，不可謂愛人。此朱子信了，又須節用，節用了，又須愛人。此二條尚近理，至如敬了，又須信，愛人了，又須使民以時，說得未甚曉徹，不必附會。陳潛室別下工夫，于信去補這敬，其說尤不可從。高氏問辨錄云：「伊川言敬事以下諸事，皆言所存，未及禮樂刑政，豈以敬信只在心，而所行者未及乎？敬信乎？節愛只在心，而所行者未及乎？益乎？所施舉在于是，安得云未及爲政也？按高氏此論自確，或必欲附會朱子所云夫子此言者，心也，非事也。二句以證伊川之說，是說不可從。」

○五者皆本之心而達之事，不是偏就心上言。○愛人，人字說得廣，凡百官百姓賢人君子皆是。但是人皆當愛，使民以時，又專指民字言，使民以時，皆謂農隙之時。朱子云：「古者四時之田，皆于農隙以講武。」是四時皆有農隙也。次崔氏云：「使民以時，是農隙之時，不違農時之時，四時皆有可使之時也。不違農時之時，是春耕夏耘秋收之時，此時則不可使，按此論俱確。」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一

三十

洪氏名與字慶善丹陽人

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洪氏曰：「未有餘力而學文，則文滅其質，有餘力而不學文，則質勝而野，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一** **三**

朱子曰：「謹信言行相顧之謂。通考朱氏公遷曰：『信以學言，此與有諸已之謂信相對，但此以用功言，信之見於言者，無自欺之謂也。彼以成功言，信之存於中者，無自欺之謂也。』」

問汎愛衆，朱子曰：「人自是當愛人，無憎嫌人底道理。又問人之賢不肖，自家中自須有箇辨別，但交接之際，不可不汎愛爾。曰：『他下面便說而親仁，仁者自當親其如羣居不將一等相擾害底事去，聒噪他及不自占便宜之類，皆是也。』」

朱子曰：「汎愛而不說親仁，又流於兼愛矣。○問而親仁，曰：『此亦是學文之本領，蓋不親仁，則本末是非，何從而知之？』」

朱子曰：「只是行此數事，外有餘剩工夫，便

四書大全辨

上論卷一

三

可謂此工夫去學矣非謂行到從容地位
事此言雖近真箇行得亦自大段好文是
詩書六藝之文古人小學便有此等今皆
無之所以難又曰人須是知得古人之法
方做不錯若不學文任意自做安得不錯
只是不可先學文耳○問行有餘力而後
學文夫豈以講切為緩哉曰書固不可以
不讀但比之行實差緩耳不然則又何必
言行有餘力而後學耶
南軒張氏曰入孝出弟謹行信言汎愛親
仁皆在已切要之務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非謂俟行此數事有餘力而後學文也言
當以是數者為本以其餘力學文也若先
以學文為心則非篤實為已者矣文謂文
藝之事聖人之言貫徹上下此章推言為
弟為子之職始學者之事然充而極之為
聖為賢蓋不外是也此數言先之以孝弟
蓋孝弟人道之所先必以是為本推而達
之也
雙峰饒氏曰尹氏以文對德行有本末先
後之分說得文字輕洪氏以文對質言不
可偏勝說得文字差重朱子以學文為致
知與力行為對謂所知不明則所行不當
理發明文字甚重三者互相發明蓋但知
文之為輕而不交致抑揚之意則將有廢學之
弊故不得不固不可一日而不修學亦不可
一日而不講也
雲峰胡氏曰行有餘力者謂六事之中每
行一事有暇則便學文非謂每日盡行此
六事畢然後學文也若必欲盡行此六事
行之不給則恐終無學文之時矣又按熊
氏謂此章是小學自孝弟忠信入故先行
而後文子以四教是大學自格物致知入

野
下去

四書大全辨

上論卷一

三

之事然則十五入大學者獨非為人弟
人子者乎太抵聖人教人力行必以學文
為先故為弟子之職者力有餘則便當以
學文為重集註力行而不學文以下正自
該子以四教章之意在其中
新安倪氏曰文行二者以本末之重輕言
則行為重故此章先行而後文先本而後
末也以知行之先後言則文為先故四教
章先文而後行之先知而後行也以二章
觀之則文行之不可不並進可見矣
通考朱氏公遷曰言小子之學此章知行
兼備而行為重也大抵大人之學先乎理
小子之學先乎事此其次第所以有不同
也
紫峰陳氏曰學者講其說而習其事也既
有以教其本又有以廣其益弟子之職于
斯盡矣
邑山張氏曰離事何處見理離理言事事
特相連耳大人之學先乎理而事在其中
小子之學先乎事而理在其中徑將事理
分作兩截便有缺陷在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
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
必謂之學矣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
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
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
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一

語

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爲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故學而一篇大抵皆在於務本。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爲無弊也。

問伊川云。見賢而變易顏色。集註何故取范氏好色之說。朱子曰。孔子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中庸亦以遠色爲勸賢之事。已分曉了。變易顏色有爲爲之名。不若易好色之心。方見其誠也。故范說爲長。

朱子曰。不有其身是不爲己之私計也。雙峰饒氏曰。資賢亦朋友之倫也。賢取友雖均屬朋友之倫。而賢賢爲重。集註以四者言之。人論莫重於君親。此以賢賢居先者。以好善有誠方能行下三事也。中庸九經以尊賢先親親亦此意。

新安陳氏曰。易色是誠於好賢。竭力是誠於事親。致身是誠於事君。言信是誠於交友。朱子曰。人固有資稟自好不待學而自能盡此數者。然使其爲學則亦不過之此數。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一

語

者耳。故曰人雖以爲未學而吾以爲已學也。南軒張氏曰。雖使未學所行固學者之要也。新安陳氏曰。可見子夏之文學非事文藝之末。而重躬行之本也。

朱子曰。子夏此言被他說殺了。與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同。其流弊皆至於廢學。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正有道可謂好學之類。方爲聖人之言。○天下之理有大小本末。皆天理之不可無者。故學者之務有緩急。先後而不可以偏廢。但不可使末勝本。緩先急後。耳。觀聖人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其語意正如此。若子夏之論則矯枉過其正耳。○問夫子言則以學文子夏言吾必謂之學矣。兩章曰。聖人之言。錄本及未先後有序。其言平正無險絕之意。子夏則其言傾側而不平正。險絕而不和。易狹隘而不廣大。故未免有弊。然子夏之意欲人務本。不可謂之不是。但以夫子之言比之。則見其偏之若此也。

胡氏曰。以未學爲生質之美。若人固有得氣質之清粹而所爲與理暗合。然質之美有限而學之益無窮。故吳氏又慮其抑揚之有偏也。

勉齋黃氏曰。子夏此語與曾子三省是皆心存乎誠求造其極者也。然子夏務實行而卻文學曾子務實行而兼傳習則曾子之用功愈密而用心愈弘。是則子夏之所不能及矣。

芭山張氏曰。子夏此言與子路何必讀書之說不同。是朱子看煞了。不是子夏說煞了。能盡此數者其中却有寔地學問在。若資稟自好但偶合耳。不可謂能盡也。○子夏見俗學專尚文辭躬行倫誼往往闕失故發此論救之。必謂之學云者以爲此非

務學者不能如此。能是四者則學有長。無徒專尚文辭為也。非兼生質之美而。于夏既不謂質美不必學其流弊亦何至。于廢學集註添出苟非生質之美句。非于夏正意。○周子云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朱子云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按此言與于夏之意相發明。士苟不能盡倫教行。雖自謂能學。終是口耳粗淺學問。終是聖賢罪人。○曾子傳習處。皆其務寔行處。雖不廢講習。討論非專就文。學上着力。勉齋子務實行而兼傳習。一句直將傳習對文。學說便似傳習。只是文。學工夫便淺看了。傳習此處毫釐千里。學者宜深思之。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一

主

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

不堅固也

問既曰君子何故有不重不威朱子曰此是說君子之道大槩如此。○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慶源輔氏曰人不厚重則見於外者必無威嚴存於中者必不堅固。此亦與自然之符。

主忠信

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

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

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廣平游氏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如甘之受

和自之受采故善學者必以忠信為主不

言則已言而必忠信也故其言為德言不

行則已行而必以忠信也故其行為德行

止而思動而為無往而不在是焉則安往

而非進德哉

朱子曰忠為實心信為實事。○人若不忠

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源更有甚底一身

都空了今當反看自身能盡已心乎能不

違於物乎若未盡已之心而或違於物則

是不忠信凡百處事接物皆是不誠實且

謾為之如此四者皆是修身之要就其中

主忠信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冠

尊瞻視只是色非為學亦是且謾為學交

朋友未必盡情改過亦未必真能改過故

為人須是主忠信。○主忠信是誠實無偽

朴實頭主字最重凡事靠他做主。○問主

忠信後於不重不威何也曰聖賢言為學

之序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一

主

陳氏曰主與賓對賓是外人出入不常主

常在屋裏主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理都實

無忠信則道理都虛了主字極有力

問伊川謂忠信者以人言之則為忠信不以人

言之則朱子曰以人言之則為忠信不以人

言之則只是箇實理如惟天下之至誠便是以人言

之

西山真氏曰論語只言忠信予思孟子始

言誠程子於此乃合忠信與誠言之蓋誠

指全體言忠信指人用力處言盡得忠信

即是誠孔子教人但就行處說行到盡處

自然誠得本原子思孟子則併本原發以

予人也
新安陳氏曰不誠無物不者人不之也人
不誠實則無此事物集註所謂人不忠信
則事皆無實即不誠無物之意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母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
無益而有損

問必釋勝已者為友則勝已者必以我為
不如己而不吾友矣朱子曰但不可求不
如己者及其來也又焉得而却之我求勝
已者為友不如己者又來求我即匪我求
童蒙童蒙求我也○朋友幾不如己便無
敬畏而生狎侮豈能有益○無友不如己
者與勝已者處也○人交朋友須求有益
若不如我者豈能有益○大凡師則求其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一

堯

過則勿憚改

賢於己者友則求其勝者至於不肖者則
當絕之聖人此言非謂必求其勝已者今
人取友見其勝已者則多遠之而不及已
者則好親之此言乃所以救學者之病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
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
也程子曰學問之道無他也知其不善則
速改以從善而已○程子曰君子自修之
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
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

遠說不遠須知
近說外專厚知

學以成之
文以成之

以勝已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
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
勿憚改終焉

廣平游氏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蓋能改
一言之過則一言善矣能改一行之過則
一行善矣若過而每不憚改者其為善可
勝計哉

朱子曰最要在速字上著力凡有過若今
日不便改過愈深則善愈微若從今便改
則善可自此而積今人多是憚難過了日
子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一

堯

龜山楊氏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
望而畏之則重而有威矣不重則易為物
遷故學則不固主忠信求諸已也尚友取
諸人也取諸人以為善而友非其人則論
胥而敗矣故無友不如己者合志同方營
道同術所謂如己者也不如己者合志同
善則相戒故能相勸而善也過憚改亦不
足以成德矣
勉齋黃氏曰外重厚而內忠信則其本立
友勝已而速改過則其德進
慶源輔氏曰苟未至於聖人孰能無過倘
或畏難而苟安則過益以大志益以惜不
惟勝已之友將舍我而去而忠信之德亦
無以自進矣故以過勿憚改終焉要之自
始學至於成德惟改過為最急
新安陳氏曰君子之為學當以重厚為質
尤當以忠信為主而輔之以勝已之友終
之以改過之勇焉四者之中主忠信為尤

重能主忠信則念念事事無非誠實必能
實於重厚威嚴以堅其學實於取友收過
以進其學矣
紫峰陳氏曰四項各自說不必牽連過文
亦不可以首節為一截游氏總註未必是
夫子正意

芭山張氏曰須知外重厚必根內面說非
專在衣冠瞻視着力恭肅齋云威重難就
外面說其實與內面相闕故曰整齊嚴肅
則心便一按此論甚正○毋友二字最斬
截雖不能却不如已者之來胸中界限自
嚴必不與他相干驢耳朱子及其來也又
焉得而却之二句語意欠分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一

罕

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

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謹之遠者人之所易
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為則

已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龜山楊氏曰孟子云養生不足以當大喪
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則大事人子所宜慎
也故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
之有悔焉耳矣夫一物不具皆悔也雖有
悔焉無及矣此不可不慎也春秋祭記以
時思之所以追遠也齋之日思其所居思
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嘗思
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則孝子所以盡其
心者至矣以是而帥之民德其有不歸厚
乎

子曰謹終追遠自是天理所當然人心
所不能自己者自是上之人所當為不為
化民而為之能如此則邑德厚而民德亦
化之而厚矣
蘇氏曰忽略於喪祭則背死忘生者衆而
俗薄矣

雲峰胡氏曰古註云慎終者喪盡其哀追
遠者祭盡其敬集註依伊川說以禮與誠
罕有不敬者而未必皆盡誠未必皆盡禮祭
也惟民生厚民德本厚也歸厚不過復其
本然者爾豈存增益之哉

束陽許氏曰常人之情於親之終悲痛之
情切而戒慎之心或不及親遠而祭恭敬
之心勝而思慕之情或疎君子存心則加
於此送終既盡辟踊哭泣之情又慎喪歿
之禮如禮記殯而附於身者必誠必信葬
而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類祭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一

罕

遠者既盡孝敬之意又致追慕之情如禮
記所謂祭歿者如不欲生霜露既降有悽
愴之心雨露既濡有怵惕之心之類如此
則過於常人其德為厚上之人既如此下
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慎終存哀中之
敬追遠動敬中之哀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問

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

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抑反語

辭

通考吳氏程曰亢兩問子貢一問伯魚無
請問夫子之事家語雖收在弟子中而史

記却無故兩其說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一 聖

而觀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嘗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

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

西山真氏曰和兼厚字方盡溫之義和如春風和氣之和厚如坤厚載物之厚和不慘暴也厚不刻薄也朱子曰記言易直子諒之心易平易坦易直如曰直無諂諛諛諛之詞慈良也西山真氏曰莊主容敬主心自中發外故曰恭也儉非止儉約只是不於肆常收斂之意西山真氏曰節者自然之界限制者用力而裁制西山真氏曰謙謂不矜己之善遜謂推善以歸人新安陳氏曰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備固不止此此乃盛德之光輝發見於接人之際者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一 聖

林氏少穎曰形容聖人之盛德必推其著見者言之堯曰欽明文思舜曰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湯曰齊聖廣淵文王曰徽柔懿恭夫子曰溫良恭儉讓皆以其德之著者言之也朱子曰子貢謂夫子之求之此承子禽之言借其求字而反言之以明夫子未嘗求如孟子言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也新安陳氏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出孟子謂聖人身所經歷處則人皆化心所存主處皆神妙無不通也德言盛禮言恭出易繫辭不顯乎其外中庸言盛禮言恭朱子曰此五者皆謙厚謙退不自聖賢底意故人皆親信樂告之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來問底意今人却無非是求學者且去理會不求底道理方好通考新安吳氏程曰過謂身所經歷化謂

人無不從存謂心所存主神謂意無不達
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
斯和是也德盛禮恭則禮之所以恭者又
未嘗無其本也觀其言則引而不發其意
則有所不足於子貢之云者其肯深矣
仁山金氏曰此章緣子貢求之問甚低
故且就其接人處言之而反其求字之意
而其言遂欠內一層故集註曰盛德曰過
化存神曰德盛皆補其內而本註亦字及
謝氏三亦字蓋但指其外也
東陽許氏曰過化存神正是得聞邦政之
原補說聖人如此未易窺測而獨說子貢
未足盡聖人之德亦兼見子貢所造者淺
不願乎外却是關求字得字意言之凡圖
內本註皆是依經文說無一字閒慢無來
歷讀者須細把注字一讀貼經文看
不要作剝字放過此是讀朱子書之法
朱子曰此子貢舉夫子可觀之一節耳若

四書大全

上論卷一

聖

論全體須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雲峰胡氏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此
夫子中和氣象也子貢言溫而不厲言
恭而不言安言良儉讓則見不猛而不見
所謂威儀未足以盡盛德之形容不過以
其得聞國政姑以其光輝接物者言爾必
如子貢與時緩來動和等語乃足以見失
子過化存神之妙焉按饒氏謂此即聖人
中和氣象又謂集註過化存神未易窺測
之語與謝說三亦字皆發寓抑揚之意夫
苟是中和氣象則謝不當下亦字以謝氏
為發寓抑揚之意則其不足以下亦字以
氣象明矣饒氏前後二說自相反不可不
辨也
通考按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
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
慶源輔氏曰好德之心固有而易發私欲
之害蔽深而難除此所以夫子至是邦必

卷行去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
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四書大全

上論卷一

聖

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
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人之善惡然
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
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為孝矣○尹氏曰
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
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
忍故也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
而可以未改者耳

新安陳氏曰此為父子志趣事為之不同
者言之志者行之未形者行者志之已形
者也
慶源輔氏曰就事而言雖是就心而言對

四書大全

上論卷一

聖

不得為孝矣。雲峰胡氏曰：不忍改以心言，所當改以事言。可未改以時言。延平李氏曰：道者是猶可以通行者也。三年之中，日月易過，若稍稍有不愜意處，即率意改之，則孝子之心何在？有孝子之心者，自有所不忍耳。非斯須不忘極體孝道者，能如是耶？朱子曰：父在觀其志，此一句已自有處變意思。必有為而言觀其文，意便是父在時其于志行已自有與父不同者。父在時子非無行，而其所主在志；父沒時子非無志，而其所主在行。道猶事也。言道者，尊父之辭。三年無改，是半上落下之事。雖在所當改，但遽改之，則有失其親之心。有揚親之過之意，須三年後徐改之，便不覺若大故。不好底事，則不在此限矣。其不可以待三年者，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者，則又非常之變，亦不可以預言。善讀者推類而求之，或終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則不待三年而改，顧其所遇之如何。但不忍之心，則不可無耳。存得此心，則雖或不得已而改，亦不害其為孝。尹氏說得孝子之心，未說得事。游氏則於事理上說得聖人語意出。此章只是折轉說上一句，觀聖人之大經，下句就觀其行細看其用心之厚薄如何。行雖善矣，父道可以未改，而輕率改之，亦未善也。纔說三年無改，便是這事有未是處。若父道已是何用說無改？終身行之可也。大意不忍改之心是根本，而其行之權衡，則游氏之說盡之。○父在時，使父賢而子不肖，雖欲為不肖之行，猶以父在而不為。然雖無甚不肖之行為善事，而父有所不從，時有勉強而從父之為者，此雖未見其善行，而要其

四書大全

上論卷一

聖

志之所存，則亦不害其為賢矣。至於父沒，則已自得為，於是其行之善惡可於此而見矣。○問：志者志趣，其心之所趨者是也。行者行實，行其志而有成也。父在子不得專於行事，而其志之趨向可知。故觀其志，父沒則子可以行其志矣。其行實暴白，故觀其行。然三年之間，疾病哀慕，其心方皇皇然，望望然，若父之存而庶幾於親之復見，豈忍以為可以得行已志而遽改以從已志哉？存得此心，則於事有不得不改者。若迫於公議，不得已而改之，亦無害其為孝矣。若夫其心自幸以爲於是可以行已之志，而於前事不如已意者，則遂遽改之，當與不當哉？蓋孝子之處心，親雖有存沒之間，而其心一如父在，不敢自專，況謂之父道，則亦在所當改，而不可以未改。三年之間，如白駒過隙，此心尚不能存，而一不

如志，率然而改，則孝子之心安在哉？故夫子直指孝子之心，推見至隱而言，不必主事言也。若乃外迫公議，內懷欲改，而方且隱忍遷就，以俟三年而後改焉，則但不失經文而已。大非聖人之意耳。曰：此說得之。○或問：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孝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與此同否？曰：不同。此章是言父之所行有不善，而子不忍改，乃見其孝。若莊子之父，獻子自是簡賢者，其所施之政，若莊子之父，獻子自是能不改之，此其所以爲難。南軒張氏曰：若悖理亂常之事，孝子其敢須臾以寧？不曰孝子成父之美，不成父之惡乎？曰：父之過，則固非悖理亂常之事也。西山真氏曰：爲人子者，當隨所遇而裁之。自人君而言，則武纘文志，則終身無改，宣承厲之烈，則不待三年而改。若可繼雖不若文，而當改又不待三年而改，則所謂三年無改

者也。三年之間。惟盡哀慕之誠。姑以改爲之迹。不亦善乎。東陽許氏曰。此章主於觀人。但上兩句觀志行之大分。三年無改。又是觀行中之一節。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爲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爲用必從容而不迫。乃可爲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爲美。而小事大

事無不由之也。
四書大全辨
上論卷一
吳

朱子曰。節者等級也。文者不直截而回互之貌。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天下有常然之理。但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使有規矩。可以憑據。故勉齊黃氏曰。如天子之服十二章。上公九章。各有等數。此是節。若山龍華蟲之類。爲節。此是文。如冠如婚。此是人。若冠禮裏有三加。揖讓升降處。此是儀。若天子冠禮則當如何。諸侯則當如何。各有則樣。此是陳氏曰。天理只是人事中之理。而具於心者也。天理在中。而著於事。人事在外。而根於中。天理其體。而人事其用也。節文儀則四字相對說。節則無太過。文則無不及。儀在外有可觀。則在內有可守。義謂容儀有

榮然可象底意。與文字相應。則謂準則有確然不易底意。與節字相應。必有天理之節文。而後有人事之儀則。故先節而後文。人事其用。故先儀而後則。通考吳氏程曰。天理節文。人事儀則。上言經禮下言曲禮。節文謂品節文章。新安陳氏曰。因用而適其體。惟體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用以從容不迫。爲貴。從容不迫。蓋從自然中來。

朱子曰。禮之用和爲貴。見君父自然用嚴敬。此是人情。頭非絲抑勒矯拂。是人心固有之。同然者。不待安排。便是和。纔發出勉強。便不是和。○和是自家合有底。發見出來。無非自然。○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爲貴。然敬而和。著意做不得。纔著意。敬即拘迫。而不安。要放寬此。又流蕩而無節。節。須是直箇識得。然處則事事物物上都

四書大全辨
上論卷一
吳

有自然之節文。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嚴也。又曰。和便有樂底意思。故和是樂之本。○禮如此。之嚴。分毫不可犯。何處有箇和須知。造吾心安處。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須是如此。方安。不如這便不安。不安便是和。事至此。見得禮中。便有箇和。不是外面物。看○但不做作。而順於自然。便是和。是嚴敬中。順禮而安泰者也。覺軒蔡氏曰。有子專以禮之用言。朱子兼以禮之體言。禮之用。固貴於和。論禮之體。則禮中本有自然之和非禮之外。又加從容也。次崖林氏曰。斯爲美。斯字輕帶過。註此其所以爲美。說是新安陳氏謂指禮之和說。非是。芭山張氏曰。和之行于禮中。猶春氣之于

有所不行知和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萬物融浹充周分拆不得或謂禮嚴則強
強則濟之以和便似體先有不和的病痛
必借和來濟他是有是理了學者當以未子
小註為正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
徒知和之為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
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反而
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
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孫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一 辛
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
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
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
立也和者樂之所繇生也若有子可謂達
禮樂之本矣愚謂嚴而泰和而節此理之
自然禮之全體也毫釐有差則失其中正
而各倚於一偏其不可行均矣
朱子曰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知和而和
是放教和緩放教和便是離却禮了
新安陳氏曰禮勝則離樂勝則流二句出
樂記此章本即論禮未嘗論樂程子特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一 壬

樂字以言和字耳
朱子曰知和字上着只爭這些子禮
勝些子便是離了樂禮勝些子便是流了
知其勝而歸之便是樂禮勝些子便是
不可便指為樂是禮中之樂如天子八佾
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樂之有節處又是
樂中之禮也便見禮樂不相離○天下之
事嚴而不和者却少和而不節之以禮者
常多又曰如人人神廟自然敬肅不是強
為之禮之用自然有和意禮之和處便是
禮之樂樂有節處便是樂之禮○問從容
不迫如何謂之和不曰只是說行得自然如
此無那牽強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那禮
中自有箇從容底意思不是從容不迫那禮
從容不迫若離了禮說從容不迫便是自
恣又曰只是立心要從容不迫不得纔立
心要從容不迫少間便都放倒了且如聖
人恭而安聖人只知道合著恭自然不待
勉強而安纔說要安排箇安便添了一箇
○問禮之體雖嚴然而嚴然自然有箇博
節恭敬底道理故其用從容和緩所以為
貴苟徒知和而專一用從容和緩所以為
失禮之本今人行事莫是用先全禮之體
而後從容和緩以行之否曰是○知和而
和却是一向去求和便是離了禮且如端
坐不如箕踞徐行後長者不如疾行先長
者到這裏更有甚禮可知是不如疾行先
問伊川曰別而和別字如何曰分雖嚴而
情却通○問上蔡謂禮樂之道異用而同
體如何曰禮主於敬樂主於和此與用也
處又曰禮主於敬樂主於和此與用也皆
本之於一心是謂一體也○和是醇底敬
是合聚底和是發出來無不中節便是和
處○敬與和猶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問
先生常云敬是合聚底和是碎底敬是
以敬對和而言否曰然敬只是一箇敬無

角而所和字和云知
非和字和云知
和為字和云知
貴和為字和云知
字貴和為字和云知

的本然

四書大全辨

上論卷一

至

二節敬二更不敬矣和便事事都要和這裏也恰好那裏也恰好處也中節那裏也中節那裏也怒哀樂未發之中是和發而皆中節之理氣血磅礴氣象足恰好處皆是和○問禮樂之用相反相成曰且如而今對面端嚴而坐這便是禮合於禮便是和如君臣之間君尊臣卑其分甚嚴若以勢觀之自是不和然其實却是甘心為之皆合於理而自和矣西山真氏曰太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離而難合太和而無所限節則流蕩忘反所以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是就情性上說雙峰饒氏曰有子論仁論禮皆只說得下面一截上面一截須待程子朱子為發明

朱子曰自心而言則心為體敬和為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為體和為用大抵體用無盡時只管恁地推將去○和固不可便指為樂然乃樂之所繇生和有樂底意思新安陳氏曰嚴謂禮之體嚴泰謂自然之理及從容不迫此指上一節和謂知和之和節謂以禮節之之節此指下一節程范借樂字以形容和之字朱子要歸之論只言禮而不及樂的矣嚴而泰和而節六字斷盡一章大意

雲峰胡氏曰集註前一節分體用後一節獨說全體何也前章是因有子言用而推原其體後總說禮之全體則包前所謂體用者在其中矣如天高地地下合同而化便是嚴而泰如四時陰陽冲和有節氣有中和氣此便是和而節此固自然之理而禮之全體如此也然禮之全體嚴者未嘗不泰人則有嚴而失其中者矣未免倚於嚴之

聲皆近去聲

四書大全辨

上論卷一

至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

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循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此字係從前通成
約信字係從前通成
此字係從前通成
此字係從前通成
此字係從前通成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一

義

信之信則信是實理豈有不近義者哉
免齊黃氏曰以實之謂信事之已見而以
其質者也約信與人期約而求其實者也
此而信非信恭之本體也
雲峰則曰信恭之體也
事之宜體者非信恭之體也此獨曰
所謂信恭者非信恭之體也所謂體義
者亦非指本體而言集註未嘗輕下一字
朱子曰此言謹始之意始初與人約便須
思量他日行得方可諾之若不度於義輕
諾之他日言不可復便害信也○如今人
與人要約當於未言之前先度其事之合
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不令義則不言言
之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今不先度其
事且鵠突恁他說了到明日却說這事不
義不做則是言之不可踐也言而不踐則
是不信踐其所言又是不義是不先度之
故
朱子曰恭只是低頭唱喏時便看近禮不
近禮○如見尊長而拜禮也我却一拜被
詰問則無以答這便是為人恥辱有一
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謂說這則可恥
可辱者在我矣○近猶合也古人下字寬
亦大綱說雖未盡合禮義亦已近禮義了
○恭凡敬貌皆恭也禮則辨其異若與上
大夫接而用上下大夫之恭是過也過與不
及必取辱矣
雙峰饒氏曰有子氣象從容辭不迫切於
禮義皆以近言集註恐其寬緩故直以今
義中節言之不用其辭而用其意也
朱子曰因之為依勢敵而交淺如先主之
依劉表是也宗之為主彼尊我賤而以之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一

義

為歸如孔子之於司城貞子遽伯玉顏
終是也○依失其親若未遇害則宗而失其
親其害大矣然今日依之則後日有時而
宗之是以君子之有所歸也○因如徐
視焉則異日亦可宗主之矣○因如徐
辟之因因猶傍也親又較厚宗則宗主之
其初審其可親者從而主之可也
問曰大綱如此皆交際是致恭交際是依人朱
子曰此章須用兩截看上一截言近義恭近
禮因不失親是交際之初合下便思慮到
底下一截言可復遠取辱亦可宗是久後
無弊之效當初便當思量到無弊處○問
注因仍苟且且曰因仍與苟且一樣字因仍
猶因循苟且且是且恁地做一般
雲峰胡氏曰此章皆謹始之意與其悔於
終孰若謹之於始
東陽許氏曰約言必合於事之宜防其過
也致恭必中於禮之節無過不及也因不
失親擇交之道也上兩節欲明理下一節
要知人則皆無失上兩節皆明理者能之
三事各開言非相因之辭
芭山張氏曰離了本體信恭禮義便屬虛
偽信為約信恭為致敬雖指人之行此而
言未育離本體而言信恭者集註雖說義
者事之宜而心之制在其中雖說禮節文
也而天理在其中遠却心之制何處得事
之宜遠却天理何處得節文集註宜離心
而專言事事宜乎豈離天理而專言節文乎
獨言事之宜獨言節文者皆文耳安得謂
集註所云禮義者非指本體而言乎胡氏
不善讀註如此○此處因集註不言天理
獨曰節文便謂禮非指本體言如生事之
以禮三句註云禮解理之節文獨遺却天

此學者所以必求正於有道也。勉齋黃氏曰：尹氏所謂篤志為不求安飽而志力行不盡此章之旨，蓋此章謂之好學非也。後足以盡此章之旨，蓋此章謂之好學非也。篤志力行不自是亦無以見其所以為好也。

雲峰胡氏曰：必無求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就必敏慎，然後見其有好之之實必取正學有道然後不違夫好之之路，此足以見好通考朱氏公遷曰：學以行言，亦曰以行言而知在其中，前章言進德之事，此章言篤志力行之事，是皆主於行而言，但致知力行皆為學，而學問思辨亦為事，故學則不固是統言之，敏於事亦是兼言之，其所包者亦廣矣。虛齋蔡氏曰：好學意思，在無求字，敏慎字，就正字內面見得有汲汲不自己之意，須合三節意方說得是好學。尹氏全重在末句，意欠周匝。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一

堯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凡曰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

此章與前章同，以資貫注。

此章與前章同，以資貫注。

此章與前章同，以資貫注。

循理而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循理而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貨殖，貧後富而嘗用力於自守者，故以此為問。而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一

堯

新安陳氏曰：忘其貧不自知其富，則近乎貧富之外矣。東陽許氏曰：樂與好禮皆是心上言，故上面說心廣體胖，而說樂與好禮，此錄內以達外，行事安於處善，蓋其心樂於循理也。此錄外以原內也。樂一字全是心，故先言內，體有節文，於事上見其好之則在心也。故先言外，然體於安舒，鳥得而卑屈，心既樂循理，鳥得有矜肆，却暗隔上兩句，見得未若兩字意。龜山楊氏曰：貧而無諂，則貧不至於濫與夫貧而諂富而驕，蓋有間矣。然孔子可之而未善也，故又以貧而樂富而好禮告之。朱子曰：富無驕，貧無諂，隨分量皆可著力，如不向此上立，定是入門便差了。○貧則易諂，富則易驕，無諂無驕是知得諂諂不好而不為之所樂，是他自樂了，不自知。

四書大全辨

上論卷一

卒

其爲貧也。好禮是其所好者。禮而已。亦不
自知其爲富也。○自無語無驕者言之。須
更樂與好禮。方爲精。不可道樂與好禮
須要從無語無驕上。去蓋有人資質合
下便在樂與好禮地位。不可更回來。做無
語無驕底工夫。孔子意。做兩人說。謂一
人無語無驕。不若那人說。謂無語無驕。不若
勝他。子貢意。做一人說。謂無語無驕。不若
更樂與好禮。又曰。今人未能無語無驕。却
便要無語無驕。而樂富而好禮。如何得。子貢却
盡得無語無驕底了。聖人更進得他。貧而
樂富。而好禮地位。○問子貢。問貧無語無
無驕。伊川諸說。大抵謂其貨殖。非若後人
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今集註。謂其先貧
後富。則是亦嘗如後世。生作業矣。曰。聖
人既說貨殖。須是有些如此。看來子貢初
年。亦是把貧富。煞當事了。
厚齋馮氏曰。無語無驕。則知自守矣。然猶

與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

詩。衛風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
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
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貢自以無語無驕
爲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
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

四書大全辨

上論卷一

卒

之
朱子曰。所謂義理無窮。不是說樂與好禮
自是說切。磋。琢。磨。精而益精耳。○子貢問
無語無驕。夫子以爲僿。可然。未若樂與好
禮。此其淺深高下。亦自分明。子貢便說切
磋。琢。磨。方是知義理之無窮也。○無語無
驕。隨事知戒。足以自守也。然未見其於全
體。用功而有自得處也。樂與好禮。乃見其
心之所有。有非貧富之所能。樂者此子貢
所以有切。磋。琢。磨之譬也。治骨角者。既切
之。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
皆先略而後詳。先粗而後精之意。○子貢
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爲貧而樂富。而
禮底工夫。蓋不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
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或問大學傳引
此詩。以道學自修。釋之。與此不同。何也。曰。
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姑以發己之志。或疎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
者。
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

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辯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

朱子曰所已言謂處貧富之道所未言謂學問之功勉齋黃氏曰此章須是見得切磋琢磨在無語無事與好禮之外方曉得所已言所未言前之問答蓋言德之淺深此之引詩乃言學之疎密通考東陽許氏曰看此章者知處貧富之道是一事知義理無窮是一事讀書須能

附書大全辨上論卷一

推充而用之不可止泥文求義是一事圈外註淺深以學力言高下以見識言雲峰胡氏曰常人二者之病與學者切已之實病當看兩病字若只就貧富上說貧者病諸富者病諸必除諸驕之病然後可到樂與好禮地步若就義理學問上說則學者之病固多必先除切已之實病然後可求造道之極致也新安陳氏曰切必貴瑣瑣必貴磨此正意也必切方可加磋必瑣方可加磨此餘意也虛齋蔡氏曰子貢非以已事為問夫子亦就其所問理哉之耳註云許其所已能勉其所未至此是言外意○其斯之謂謂此詩所言其即貧不以無語為足而必求至于樂富不以無驕為足而必求至于好禮之謂也勉齋之言略可疑集註所謂及問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云云觀又

知二字便見得引詩所云乃夫子所未言者何謂告往知來一句說不得蓋斯之一字當有所指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

尹氏曰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知患也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朱子曰言不能知人則用捨之際不能進退不肯若學者不能知人則處朋友之際不能辨益友損友又曰論語上如此言者有三不病人之不知也病其不能也此言者有三不病人之不知也病其不能也若同而其意皆別病其不能者言病我有

附書大全辨上論卷一

所不能於道求為可知者當自求可知之實然後人自知之雖然如此亦不自為知之然之行以斷人之必知○是得道理明白自然知人自家不識得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問知人是隆師親友曰小事皆然然學做工夫到知人地位已甚高憂其病在己君子之學為己不暇病人之病而病在己之病也蔡氏曰學而未章與首章人不知而不慍意實相問里仁為美問衛靈公又三致意焉雲峰胡氏曰始以不知不慍終以此章學而一篇終始也始以不知不慍終以此章學以爲君子也希則結以患不知人終則結以不知言無以知人論語一書終始也門人紀次豈無意哉此兩句平說只是不必欲人

知我我知要知人但兩知字不同上知
欲知己之善下知却欲知人之善惡專
學意則上句不患人不知己知便自可
後章意則下句之意在己中便當明理
身自加精進使有可知之實則雖不求
知而人必知之矣下句則凡尊師取友與
人交際往來須知其善惡而趨避之然後
無損而有益然此專以學者言聖人則未
嘗指定也若推而高之則上下皆可通上
句論其極則雖居高位其處已應事唯循
天理上不欺其君下不病其民內無愧於
心何必欲人盡知吾心也否則則道平
譽之矣矣下句論其極則化而進退自
人而位而舉賢材為用為宰輔而進退自
官非知人之明其可乎否則資愚混清分
崩傾軋而亂區至矣
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皆自學者立心處言
之或聖其心而使之不近名或定其心而
使之不近利此其所以不同者中庸本章
所引尚綱之詩亦宜與不患不知之類相
解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一

畜

一終

學上

共
拱
亦
作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四書舍或言不准外借
為政第二 如有污損缺失責令賠補

通考勿軒熊氏曰五章言政皆以德為
本曰孝友曰孝慈自一身一家而推之
言孝四章行之於家者也言行二章行
之於身者也餘多言學凡讀書觀人之
法君子小人吾道異端之辨亦具焉未
後二章言德業為後篇起頭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
之

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
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二

一

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
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
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為政以
德然後無為范氏曰為政以德則不動而
化不言而信無為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
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
而能服眾

新安陳氏曰首訓正字本夫子政者正也
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之意蓋以政之理言
若第三章集註云政謂法制禁令則指政
之實事言也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二

四

也蓋此星獨居天軸四面如輪盤環繞在
轉此獨為天之樞紐是也又曰帝座惟在
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
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
晝夜不息而此為之樞紐欲動而不可得
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
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近其北距
天極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不免與二十
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
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一刻之或停
程氏復心曰樞門莫也天常轉動北辰却
是天之北極中間不動處如門莫相似故
為天之樞紐也仍不是不動只動時還在元
處二十八宿為經星金木水火土為緯星
朱子曰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為
政以德者不是把德去為政是自家有這
德人自歸仰如眾星共北辰北辰者天之
樞紐乃是天中央安樞處天動而樞不動
不動者正樞紐位樞有五星其前一明者
太子其二最明者曰帝座乃太一之常居
也其後一箇分不開得些子而不甚明者
極星也惟此一處不動眾星於北辰亦是
自然環向非有意於共之也○德與政非
兩事只是以德為本則能使民歸○為政
以德非是不用刑罰號令但以德先之耳
新安陳氏曰為政以德本也無為而天下
歸之效也無為而天下歸之本文未嘗明
言此意只是取象於北辰其中含此意北
辰為天之樞紐為政以德之君為天下之
極居其所譬人君之無為眾星共之譬天
下歸之也
朱子曰不是鬼然全無作為只是不生事
擾民德修於己而人自感化不待作為而
天下自歸之不見其有為之迹平問是以
德為政否曰不是欲以德去為政不必慮

不為

不為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二

五

以字只是為政有德相似○為政以德人
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字上却在德上蓋
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也豈無所為但人
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為而天
下歸之如眾星之共北辰也
慶源輔氏曰為政以德非不為也循天下
之理而任其無事也不能以德為政而
遽欲無為則是怠情廢弛而已
慶源輔氏曰范氏推廣程子之意併舉其
攷言之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
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
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
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
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
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
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
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
邪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
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
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朱子曰蓋知以一物蓋盡眾物
新安倪氏曰此詩本美魯僖公牧馬之盛

六

由其心思之正。如美衛文公秉心塞淵而
駭北三千之意也。作詩者未嘗以此論詩
之旨。夫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心焉。是以
取之。蓋斷章摘句云耳。
朱子曰。情性是貼思。正是貼無邪。○問思
無邪。莫是作詩者發於清性之正否。曰。若
關雎鹿鳴。文王大明等詩。固是情性之正。
若桑中溱洧等詩。謂之情性之正。可乎。只
是要讀詩者思無邪耳。○太史公說古詩
三千篇。孔子刪定爲三百。看來只是求得
許多詩。夫子不曾刪去。只是刑定而已。聖
人刑定好底詩。便要人吟詠興發。其善心
不好底。便要人起羞惡之心。皆要人思無
邪。○問集註以爲凡言善者。足以感發人
之善心。言惡者。足以懲創人之逸志。而諸
家乃專主作詩者而言。何也。曰。詩有善有
惡。頭面最多。而唯思無邪一句。足以該之
上。至於聖人下。至於淫奔之事。聖人皆存
之者。所以欲使讀者知所懲勸。
雙峯饒氏曰。諸家皆謂作詩者如此。獨集
註以爲詩之功用。能使學者如此。夫子恐
人但知詩之有邪正。而不知詩之用。皆欲
使人之歸於正。故於其中。揭此一句。以示
人學者。知此則有以識讀詩之意矣。
延平李氏曰。詩人興刺。雖亦曲折達心之
精微。然必止乎禮義。夫子刪而取之者。以
此爾。若不止於禮義。卽邪也。故三百篇一
言足以蔽之。只是思無邪而已。所以能興
起感動人之善心。蓋以此也。
問直指全體。朱子曰。詩三百篇。皆要人無
邪。然但逐事無邪。惟此一言。舉全體言
之。○思無邪。只是要正人心。約而言之。三
百篇只一思無邪。○思無邪。一句。便當
得三百篇之義。了三百篇之義。大槩只要
使人思無邪。若只就事上無邪。未見得實。

七

如何惟是思無邪方得思在人最淺思至心上○聖人言詩之教只要得人思無邪其他篇篇是這意思惟是此一句包說得盡○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問聖人六經皆可為戒何獨詩也曰固是如此然詩因情而起則有思欲其思出於正故得指思無邪以示教焉

龜齋黃氏曰直指則非微婉全體則非一事直指故明全體故盡此一言所以辭約而義該也

慶源輔氏曰微謂隱微婉謂委曲詩人主於諷詠規諫其言不直截說破常有隱微委曲之意

朱子曰行無邪求是誠思無邪乃可為誠是表裏皆無邪徹底無毫髮之不正世人無修飾於外而其中未必能正惟至於思無邪可謂誠

書大全辨上論卷二 七

雲峯胡氏曰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又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此是聖人事夫子言詩之用不應遽以聖人望人集註所以引此者蓋謂所思自然無邪誠也聖人事也讀詩而可使之思無邪誠之也學者事也集註引程子之言卽繼之以學者必務知要蓋可見也

新安陳氏曰程子此說是論誠非論詩東陽許氏曰誠是實理在人則為實心而君子不可不盡者也程子指出此誠字以明思無邪之實學者必使心之所思一於無邪方能全乎人心之實理也

禮器篇云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經禮三百幽禮三千其致一也詩經禮儀禮也如士冠禮諸侯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幽禮禮記也如冠禮始加再加三加坐如尸之類此是小節有三千

餘條
雲峯胡氏曰：「中」二字是書五十八篇之要，時之一字是易三百八十四爻之要，亦不可不知。
范山張氏曰：「程子」思無邪者，誠也。一色，特汎論道理耳。非遽以聖人望人。集註引此，備其說，使發明道理耳。繼之以「范氏」知要之說，與上引「程子」之言不相屬。非慮學者不能遽至于誠，而亟以知要示之也。雲峯胡氏說迂甚。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

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耻，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二

八

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亡也。

朱子曰：「道齊之以政，刑則不能化其心而但使之少革，到得政刑少弛，依舊又不知耻矣。問政刑莫只是伯者之事，曰專用政刑，則是伯者之為矣。」
通考黃氏震曰：「集註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或問謂免正以其革面而不取為非，真有免於罪戾耳。豈昌犯不義以至於化，上作亂而脫漏憲網，以幸免於刑戮之謂哉？」
二說似微不同，實於經文推言免字晦，於或問兩發以足之。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

治者補上
同治者

通謂則日時新聲遠去
通謂則日時新聲遠去

則民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耻於不善，而又有以至于善也。一說格正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為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當深保其本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二

九

新安陳氏曰：「前訓禮字云：天理節文，人事儀則，是以禮字之理而言此指五禮之文物而言。」
胡氏曰：「品謂尊卑高下之差。節謂界限等級之分。」
朱子曰：「道之以德，是躬行其實以為民先，而後可以教民弟，如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宜其兄弟而後可以教國人，也。○淺深厚薄之不一，謂其間資稟信向之不一，雖是威之以德，自有太過不及底故齊一之。以禮禮者，吉凶軍賓嘉五禮須令他一齊如此，所謂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也。○人之氣質有淺深厚薄之不同，故感者不能齊，一必有禮以齊之。如周官一書何者，非禮以至於歲時屬民，讓法之屬無不備其者，非禮以至於歲時屬民，讓法之屬無勉齊黃氏曰：「義理人心所同，得故善之當。」

為不善之可惡皆人心所同然者教之以
德禮則示之以所同得者故惡不善而進
於善有不待勉而從若徒以政刑強之使
但知君上之令不得不從初不知吾心所
有之理尚不知不善之可惡又安能進於
善耶
新安陳氏曰以躬行之德率民民觀感興
起於下化民之大本已立但民之感發者
不免有淺深厚薄之不同須以禮之制度
品節齊一之使淺薄者無不及深厚者無
太過其未盡善者皆截然於禮焉民耻於
不善此觀感於德之功又至於善乃齊一
於禮之效也
新安陳氏曰固不可無德禮亦不可無政
刑所謂不可偏廢也
新安陳氏曰禮記經解篇云使民日遷善
遠罪而不自知也集註本此句折之而分
輕重焉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二

朱子曰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不可專道
政刑做不好底但不得專用政刑耳聖人
之意只為當時專用政刑治民不用德禮
所以有此言聖人為天下何曾廢政刑來
集註後面餘意是說聖人謂不可專恃政
刑然有德禮而無政刑又做不得聖人說
話無一字無意味○先之以法制禁令是
合下有猜疑關防之意故民不從又却齊
之以刑民不見德而畏威但圖目前苟免
於刑而為惡之心未嘗不在先之以明德
則有固有之心者必觀感而化然稟有厚
薄感有淺深又齊之以禮使之有規矩準
繩之可守則民耻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
善
雲峯胡氏曰此篇首章言為政以德政與
德為一此章分政與德為二前章專言古
之為政者但知道之以法制禁令而不能

語文之曰陳新安

躬行以率之也故言政刑不如德禮之
如此而集註以相為始終合言於先又以
本末分言於後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文公恐讀書者謂聖人
之意前一節不如後一節只就德禮上看
而輕政刑故於圖外明此意聖人本具此
意非文公強合為一所謂有關聯聯趾之
意然後可以行周官法度本末之謂也集
註淺淡言進德厚薄言應事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古者十五而人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
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
此而為之不厭矣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二

朱子曰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
為志矣今學者誰不為學只是不可謂之
志於學果能志於學則自住不得志字最
有力量如饑渴之於飲食纔有悠悠便是
志不立

三十而立

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

朱子曰立謂把捉得定世間事物皆動搖
我不得如富貴貧賤威武不能淫移屈是
也志方是趨向恁去求計未得到此則得
而守之無所用志矣志是要求箇道猶是
兩件物事到立時便是腳下已踏着了然
猶是守住

四十而不惑

朱子曰既立矣加以十年玩索涵養之功而不知見明徹無所滯礙也蓋於事物之理幾微之際毫髮之辨無不判然於胸中更不用守矣

天命卽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

惑又不足言矣

十二

子之親須是知其所以親凡事事物物上須知他本原來處譬如一溪先知得溪中有水後知得水發源處○又曰天道流行賦予萬物莫非至善無妄之理而不已焉是則所謂天命也物之所得爲性性之所具爲理名殊而實一也學至不惑而又進焉則理無不窮性無不盡而有以知此矣理以事別性以人殊命則天道之全而性之所以爲性理之所以爲理者也自天命觀之則理性云者小德之川流也自理性觀之則天命云者大德之教化也通考勿齋程氏曰所稟厚薄所遇盛衰是曰天命朱子曰命者天理流行賦予萬物之謂也然而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言之則元亨利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之不易自其氣之運言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無端不可窮也

六十而耳順

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至不思而得也

和靖尹氏曰六十而耳順聞理卽悟
朱子曰知天命則猶思而得到得耳順則
不思而得矣聽最是人所不著力處今聖
人凡耳中所聞者便皆是道理而無凝滯
到得此時是於道理燭熟了聞人言語更
不用思量纔聞言便曉也○或問四十不
惑是知之明五十知天命是知極其精六
十耳順是知之至曰不惑是事上知知
天命是理上知耳順是事理皆通入耳無
不順今學者致知儘有次第節目

十三

慶源韓氏曰所知至極而精微表微裏
 故聲纔入心便通是非判然其實通神速
 之妙更不待少致思而自得其理也
 陳氏曰纔容少思而後得則是內外有相
 扞格違逆不得謂之順矣如夫子聞滄浪
 之歌卽悟自取之義是耳順之證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二

古

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蓋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二

主

朱子曰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著其體是不論矩左實只是一圓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止是用工處不惑知天命是意誠心正之效而所知日進不已之驗至耳順則所知又至極而精熟聖人亦大約將半生為學進德處分許多段說十五志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兩年止七十若更加數十歲也只是這箇路不是至七十歲便盡住了新安陳氏曰道言渾淪之體義言隨事適宜之用史記夏紀禹為人質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朱子曰胡氏言可謂聖人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子細玩味聖人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日用之間著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心所當知事是心所當為不要埋沒了他如修齊治平皆要此心為之此心皆自有許多節目只要人剔括將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新安陳氏曰聲即天地中而之聲自然可為律身即天地正大之體自然可以為度以此形容不踰矩也慶源輔氏曰亟者則躍等而進急者則半途而止亟心亡則能日就月將不極不止聖人示學者實兼此二意新安陳氏曰苟自謂吾學已至則便不是聖人新安陳氏曰自為立與不惑等名問此章如何分知行朱子曰志學亦是要行而以知為重立是本於知而以行為重

四書大全

上論卷二

六

志學言知之始不惑知命耳順言知之至
 立言行之始從心不踰矩言行之至三十
 五志學是一面而學一而力行至三十而立
 則行之效也志學與不惑知天命耳順一
 類是說知底意思立與從心所欲一類是
 說到地位也○聖人也豈有箇規模與人
 同如志學也是衆人知學時及其立與不
 惑也有箇迹相似若必指定謂聖人必恁
 地固不得若說聖人全無事乎學只空說
 也不得但聖人自有聖人底事○志字最
 要緊直須結果在從心不踰矩上然又須
 循乎聖人爲學之序方可○問自志學而
 立至從心所欲自致知誠意至治國平天
 下二者次第等級各不同何也曰論語所
 云乃進學之次第大學所云乃論學之規
 模
 勉齋黃氏曰十年而後一進者亦聖人之
 心至此而自信耳學雖已至而未敢自信
 必反覆參驗見其必然而無疑然後敢以
 自信此尤足以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
 苟惟謂聖人謙辭以勉人爲辭而終以獨
 辭耳故集註雖以勉人爲辭而終以獨覺
 其進爲說
 雙峯饒氏曰矩字尤爲此章之要致知是
 要知此矩力行是要踐此矩明此矩是守得此
 矩定不惑是見得此矩明此矩是又識得此
 矩從心不踰是行得此矩十分純熟矩者
 微此心之所自來耳順是矩十分純熟矩者
 何此心之天則是行得此矩皆法度之義規
 圓善於旋轉而無界限之可守矩方則有
 廉隅界限截然一定而不易智欲其圓行
 欲其方故以矩言之矩即義字正爲矩字而
 胡氏謂體卽道用卽義義字正爲矩字而
 雲峯胡氏曰自堯舜以至夫子聖聖相傳
 只傳此心夫子年十五時其心已自期於

四書大全

上論卷二

七

聖人到七十時其心猶不敢自謂是聖人
 若心實自聖而始爲是退託登聖人之心
 哉要之志學者此心所向之力立者此心
 所守之定不惑者此心所見之明知天命
 者心與理融而洞其所以然耳順者理與
 心會其順也自然而然而不踰矩者此心
 理渾乎爲一而有莫測其然者矣十年一
 進聖人之心聖人自知之故卽其近似以
 語學者欲學者皆心夫聖人之心也忘者
 不用其心如何到聖處
 新安陳氏曰聖人所志之學大學也大學
 之道知行爲要此章分知之始知之至行
 之始行之至朱子一條盡之矣聖學自心
 學而始至從心不踰矩而終始始終惟一
 學也心之所願謂之微從容中道大用行焉
 矣心之所節謂之微從容中道大用行焉
 能者常人所自志學而序進自微而大知
 其所謂矩賢人制其心之所微始能勉彊
 而不出於矩聖人制其心之所微始能勉彊
 私欲之累隨其心之所微皆天理無一毫
 流行自從容而不踰於矩學者苟能卓然
 立志以志乎聖人所志之學循其序而知
 行並進焉學與年俱長德與年俱進豈不
 能漸造於純熟之境而於希聖其庶幾乎
 通考仁山金氏曰矩心之天則也朱子於
 本文之下但隨文解義而其終總處最盡
 蓋聖人固是有聖人之資然聖人又自有
 聖人之學又自有聖人之進但非常人可
 可窺測耳立是聖人之誠不惑可以想見
 聖人之貫知天命可以想見聖人之一不
 惑者小德之川流是於萬殊處看一本知
 天命大德之敦化是於一本處觀萬殊耳
 順可以想聖人之化從心不踰矩可以想
 見聖人之神
 東陽許氏曰此六節皆是知行兼進不可

分作兩節。說文公是補程子意。方見聖人至誠氣象之全。
芒山張氏曰。三人未必然一句。程子。愚意。已。則。不。然。徒。測。度。聖。人。處。非。至。論。也。愚。意。已。則。不。然。徒。勉。後。人。為。人。立。法。方。托。諸。已。殊。非。情。實。聖。人。不。如。是。况。進。德。之。序。在。聖。人。亦。有。然。者。程。子。疑。未。必。然。到。底。看。不。透。不。必。從。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朱子曰無違通上下而言三家僭禮自犯違了不當為而為同為不孝若當為而不為亦不孝也詳味無違一語一齊都包在裏面或問無違曰未見得聖人之意在且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二

九

說不以禮蓋亦多端有苟且以事親而違理有以僭事親而違禮自有箇道理不可違越
新安陳氏曰無違二字簡要而涵蓄大有深意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御為孔子御車也孟孫即仲孫也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

胡氏曰三家皆魯桓公庶子初以仲孫氏為氏其後加以孫字公之子稱公孫也仲孫為孟者庶子自為長少不敢與莊公為伯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也故自以庶長為孟孟杜預作公子諸云仲慶父弑君放改為孟
新安陳氏曰恐其以從親之令為無違則失其本指
新安陳氏曰冀懿子得聞之也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祖之節文也人之爭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二

九

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為其所得為者而已矣

慶源輔氏曰此理字即指前不肯於理之理字言也禮是先王據事物之理品節之以成文者
朱子曰生事葬祭之必以禮聖人說得本闢人人可用不特為三家僭禮而設
陳氏曰始終一以禮事親則為敬親之至

矣然若何而記一於禮其中節文纖悉委曲是多步事皆不可不識
蕭田黃氏曰若不以禮便是不以君子之道待其親便是違背於禮
通考東陽許氏曰三家僭禮如視桓楹而設撥葬禮之僭也八佾舞於庭歌雍以徹俎祭禮之僭也葬禮諸侯用桓楹於椁前
後立二碑如大柱穿其中而爲鹿盧以綽貫其中以下棺變植謂之桓諸侯用四綽貫二碑大夫二綽二碑而枉形小視桓楹是用四綽貫大楹也撥者引喪之綈禮諸侯輶而設撥殯車也三家亦以撥引輶僭諸侯也輶效龍反
朱子曰爲所得爲只是合做的大夫以大夫之禮事親諸侯以諸侯之禮事親便是齊氏曰說與何忌孟僖之子昭七年僖子從昭公如楚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二十四年僖子將卒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

書大全辯上論卷二

事之而學禮焉時孔子年三十四矣建爲孔子御必在哀十三年魯以幣召還孔子後時孔子年七十矣僖子歿已久而懿子猶問孝可謂賢矣僖子嘗令二子學禮孔子不過卽其垂歿所命以教其子爾時三家習於僭非不欲以尊親也而不知道以隨其親於惡使懿子不違其親之命而悉以孔子所教生事而死葬祭之則凡其所用皆親所得爲而僖子之心慰矣奈之何其不然也聖人言不迫切而意深到學者所宜細玩
新安陳氏曰孔子此言雖若告衆人實警孟孫雖警孟孫仍可用於衆人含蓄深切所以爲聖人之言也
東陽許氏曰夫子曰生事葬祭皆以禮集註亦曰人之事親始終一於禮而不苟此是禮之中正處說過於此不可不及於此亦不可夫子雖戒孟孫之僭然當時於

所當爲者豈皆盡善則不及之意亦在其
中故又曰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爲三家發
者謂推廣之無不包也
芑山張氏曰說卽南宮敬叔按左傳昭公
十一年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侵禚泉丘
人有女奔僖子宿于蕢氏生懿子南宮敬
叔其事不可信

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

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爲孝亦通。

新安陳氏曰前說爲佳後說以衍餘意則可以解正意則迂晦矣

或問父母唯其疾之憂何故以告武伯朱子曰這許多所答也是當時那許多人各有那般病痛故隨而救之又曰其他所答固是皆切於學者看此句較切其他只是就道理上說如此却是這句分外於身心上指出若能知愛其身必知所以愛其父母

嬰峯饒氏曰非特有疾時憂無疾時亦常

憂其愛護之不謹而有以致疾此見父母
愛子之切慮不獨謹疾而已○凡所以守
其身下一字蓋不獨謹疾而已愚謂已
包後說之意在其中矣
雲峯胡氏曰夫子聖人也於疾且慎况凡
為人子者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
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
也犬馬待人而食亦若養然言人畜犬馬
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
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淺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十一 三

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
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
也子游聖門高弟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
愛踰於敬故以是淺警發之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作
一句讀至於二字其大馬也
肉子弟奴僕以下至犬馬也
問犬馬不能自食待人而食者也故畜犬
馬者必有不養之但大耳然則養其親
而敬有所不至不敬於大馬視其親乎
敬者尊敬而不敢忽忘之謂非特恭謹而
已也人雖至愚亦必以大馬視其親者然
殘微之間專敬一有不不至則是以
視其親者實無大馬而不自知也

聖人之言警乎人子未有若是之切者延
平李氏曰此一段恐當時之人習矣而不
察只以能養為孝雖孔門學者亦恐未免
如此故夫子警切以告之使之反諸心也
苟推測至此孝敬之心一不存焉即陷於
犬馬之養矣

朱子曰子游是箇簡易人如灑掃應對便
忽略了如喪致乎哀而止便見他節文有
未至處○或問父母至尊親大馬至卑賤
聖人之言豈若是之不平乎曰此設戒之
言也故特以尊卑懸絕之甚者明之所以
淺著夫能養而不能敬者之罪也
慶源輔氏曰能養未必能敬能敬則不至
於不能養也記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可
徒愛而不知敬乎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十一 三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
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食音嗣通考吳
氏程曰饌當難
謂同○程氏復心曰會音層與曾謂泰山之
曾同音釋文嘗也又不料之詞反詞也

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食飯也先
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
之有淺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
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

父母之色爲難亦通○程子曰告懿子告衆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憂之事子游能養而或失於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與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

四書大全

上論卷二

孟

新安陳氏曰論說也色見於面者婉順也容舉一身之容儀言之此三句禮記祭義篇之文也非以爲爲也惟淺愛之心根於中而後論說之色容見於外其所以難者乃有淺愛和氣之難也新安陳氏曰後說添承順父母字方可解問知敬親者其色必恭知愛親者其色必和此皆誠實之發見不可以爲故子夏問孝孔子答之以色難朱子曰此說亦好則就其人所患說然聖人雖是告衆人若就孟孫身上看自是大段切雖專就一人身上說若於衆人身上看亦未嘗無益○子游見處高明而工夫則疎子夏較謹守法度依本可觀而應對之論與博學篤志之說可見惟高明而疎故子游之藥若以色難告子游以敬告子夏則以水濟水以火濟火故聖人藥各中其病○問如何見子夏直義處曰觀其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孟子亦曰北宮黝似子夏是箇持身謹矩嚴的人問嚴威嚴恪非所義而或曰少溫潤之色直義莫是說其養之

四書大全

上論卷二

孟

剛方否曰只是於事親時無甚回互處○問夫子答子游子夏問孝意雖不同然今觀之奉養而無抑恩時愛之失主敬而無敬恭儉恪之備儘是難曰既知二失中問須是有箇處之理愛而不敬非真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敬非嚴恭儉恪之謂也以此爲敬則誤矣只把做件事小心畏謹便是敬○問孔子答問孝四章雖不同意則一曰如何曰彼之問孝皆有微意事親者孔子各欲其於情性上覺察不使之偏勝則其孝皆平正而無病矣曰如此看恰好勉齊黃氏曰事親之道非貴於聲音笑貌也而以色爲難者色非可以強爲也非其真有淺愛存乎其心惟恐一毫拂其親之意者安能使論說之狀貌見於顏面也哉其告子夏者所以發其篤於愛親之念也或曰敬與愛兩事常相反也敬則病於嚴威愛則病於柔順今其告二子者如此得無舉一而廢一乎曰敬與愛皆事親之不能無也父母至親也而愛心生焉父母至尊也而敬心生焉皆天理之自然而非人之所以強爲也然發之各有節而行之各有宜或過或不及則二者常相病而行之各有其所以偏者而警之者常相病而行之各有其所以餘也四章問孝其一則不辱其親其二則不辱其身其三則敬四則愛學於此矣此論語者聚而次之警人之意深矣新安陳氏曰問孝四章乃記者以類序次之一則欲其親三則欲其敬四則欲其愛以不憂其親三則欲其敬四則欲其愛親學者合四章而後體之事親之孝可得矣聖人之言如化工隨物賦形凡一部論語中其教人不同及問同答異者皆如此不但此四章也

佩音

生年即李師信

省悉

邑山張氏曰舊說承順父母一句不必入
集註蓋淡愛根于中便自有愉色婉容而
愉色婉容中便包得承順父母之意思而
色難色字就人子身上說較親切有味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

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通考仁山金氏曰吾
句愚按吳程以不違讀如愚句張師曾參校
張達善點本謂吾與回言終日自集註取李
氏之說始讀為句絕文意俱勝前此儒先亦
以吾與回言為句

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

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

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二 秉

之師曰顏子淡潛純粹其於聖人體段已

其其間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

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

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

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

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新安陳氏曰發如發揮發見之發非以言

語發明之也

慶源輔氏曰淡潛謂不淺露而德性淵宏
純粹謂無瑕疵而氣質明淨
通考仁山金氏曰淡潛純粹四字只是形
容顏子資稟氣象如此程子亦曰顏孟於

孔子其知之淺淡同只是顏子尤溫淳淵
懿近聖人氣象淡潛帶知見意純粹帶淺
行意淡潛是於不違如愚見之純粹是於
私亦足發見之淡潛知上氣象後篇吾言
無所不說者也純粹行上氣象後篇三月
不違仁者也

致幸胡氏曰夫子久已知顏子之不愚必
日退省其私者以見非無證之空言且以
明進德之功必由內外相符隱顯一致
學者之謹其獨也夫子與言終日則所言
多矣今存其大端

朱子曰默識心融固是他功淡力到亦走
天資高顏子一生知之次此之聖人已其
便與他相湊他所以淡潛只點他這些
也融字如消融相似如雪在湯中若不融
一句只是一句如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
事若不消只是一句如何在肚裏如何滋益體膚退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二 秉

省其私私者他人所不知而自
子能察之如心之所安燕居獨處之所為
見識之所獨見皆是與中庸謹獨之所同
○不違如愚不消說了亦足以發是聽得
夫子說話便能發顏子之私如此且如蒙
夫子退而省察顏子之私如此且如蒙
禮勿視聽言動顏子之私如此且如蒙
視聽言動顏子之私如此且如蒙
顏子退也發顏子之私如此且如蒙
顏子退也發顏子之私如此且如蒙
同○顏子退也發顏子之私如此且如蒙
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問顏子
不違與孔子耳順相近否曰那地位大段
高不違是顏子於孔子說話都曉得耳順
是無所不通○省其私私不專在無人獨
是之地謂如人相對坐心默然所趨向亦
易○問亦足以發是顏子於燕私之際

將聖人之言發見於行事否曰固是然私
 盡現於行事其理亦當有發見處然私
 之際尤無可見之理亦當有發見處然私
 顏子都無可見之理亦當有發見處然私
 行夫子與之言者一一做得出來不差豈
 不足以及發明夫子之道如今人說與人做
 一器用方與他說箇尺寸高低形製他聽
 之全然似不曉時及明日做得來却與昨
 日所說的更無分毫相似
 南軒張氏曰亦足以發其肅事斯語之驗
 與然識心說比於聖人耳順地位雖未幾
 及而已同是一理趣味矣
 覺軒蔡氏曰發者固是發明此理變亦有
 發見於發發之意夫子再不以不思而信之
 所以淡喜之也
 慶源輔氏曰默識是不待言說而自喻其
 意心融是不待思維而自與之為一觸處
 洞然自有條理者謂如行自己家庭中踐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二 天

經前折器用安頓條理次序曉然在吾心
 目之間也
 雲峯胡氏曰顏子之資降於生知故無難
 疑答問而自以知夫子所言之理顏子
 之學勇於力行故雖燕居獨處而亦足以
 行夫子所言之理不曰行而曰發此一發
 字最有力夫子嘗曰語之而不情者其回
 也然情則不發發便不情孟子曰有如其
 雨化之者先儒以顏子當之物經時雨便
 發顏子一聞夫子之言便足以發故周子
 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則
 不徒發之於人所共見之時而能發之於
 已所獨知之於顏子蓋真能發夫子約禮
 之教而為獨之學也
 芭山張氏曰退就顏子說亦可蒙引云退
 即孔子退也承吾字來謂顏子退則下有
 私字在思意退就顏子所值之時地言極
 就顏子心意之趨向言

同卷下

○子曰視其所以
 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
 朱子曰大綱且看這箇人是為善的人是
 為惡的人
觀其所由
 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
 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
 或曰由行也謂所以行其所為者也
 朱子曰為善的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
 若本意以為已事所當然無所為而為之
 乃是為已若以為可以求知於人而為之
 是意所從來已不善了如齊桓伐楚固義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二 无

也然其意所從來乃因怒蔡姬而伐蔡蔡
 潰遂伐楚則所為雖是而所由未是也
察其所安
 察則又加詳焉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
 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
 不變哉
 厚齋馮氏曰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
 觀觀詳於視也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
 察於地理察密於觀也
 程子曰視其所以觀人之大槩察其所安
 心之所安也
 朱子曰意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中心
 樂與不樂安是中心樂於為善自無厭倦
 之意若中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二

三

免於爲○同以是察人是節節看到心術
隱微處最是難事亦必在己者能知言窮
理使心通乎道而能精別是非然後能察
人如聖人也曰於樂處便是誠實爲善如
好好色如惡惡臭不是勉彊做來若以此
觀人亦須以此自觀看自家爲善果是爲
己果是樂否○所以是所爲所由是如此
做所安是樂否○譬如讀書是所爲豈不
好事然其去如此做又爲多致有爲已而
其所由從如何其爲已而讀者固善矣然
或有人出於勉彊者故又察其所樂○問聖
人於人之善惡如見肺肝當不待如此著
力曰這也爲善惡如見肺肝當不待如此
然聖人觀人也善惡地詳細如今人略看
便了這箇話便道聖人不慈悲地只略看
取舍○問觀人之道也有自善而人於惡
亦有事雖惡而心所存本好曰這箇也自
可見須是如此看方見好的鐵定是好人
不好的鐵定是此看方見不好的鐵定是
惡便曉然到觀其所由有不善這又勝得
當下便不是的人不是到這裏便做不好
勝前二項人不是到這裏便做不好人看
他只是不是他心肯意肯必不會有終○
所安是他平日存主智熱處他本心愛如
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彊畢竟所
樂不在此大第依舊又從熱處去如平日
愛個傲勉彊教他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
敬次第依舊自居做了心安
勉齋黃氏曰觀其所爲小人者不復觀之矣
觀其所由則先之爲小人者不復觀之矣
未善者亦不復察之矣察其所由之善而
欲知其安不安也蓋所以既爲小人何必
復觀其所由所由既未善何必復察其所

安
勿軒熊氏曰所由言意之所來所安言心
之所安意是發端處心是全體處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
在已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
人也

洪氏曰此夫子觀人之法聽其言觀其眸
子人焉廋哉此孟子觀人之法孟子之法
非有過人之聰明者不能夫子之法人皆
可用亦可以自考
新安陳氏曰在我者不明則亦何以察人
集註引程子之言以補本文之意知言如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二

三

孟子我知言能知人言之是非窮盡事物
之理則心如明鏡方能知聖人觀人之法
以察人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
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
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若夫記問之學
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識其不
足以爲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朱子曰記問之學溫故而不新只記得
硬本子更不去裏面搜尋得道理記得十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二

三

半只是十件記得百件只是百件這箇便
死假了知新則就溫故中見得這道理愈
精勝似舊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常
活不死殺中肅溫故而知新乃是溫故重
此却是知新則亦不可得而求矣○溫故而
而求知新則意乃為溫故而不知新者設
知新味其語意乃為溫故而不知新者設
不溫故固是為新師所以溫得又知新惟
亦不足以為新師所以溫得又知新惟
溫故而不知新故知新不足以為新師也這語
意在知新上溫故知新不足以為新師也這語
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熟漸發得出來
且如一理看幾箇人來問就此一理上一
人與說一箇道理都是自家就此一理上推究
出來所以其應無窮且如記問之學記得
一事便推第二事不去記得九事便說十
事不出所以不足為人師○問不離溫故
之中而知新其亦下學上達之理乎曰亦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二

三

是問於人者中庸之所謂故是存於已者
論語是即其一理而推見衆理之無窮中
庸是一件事中庸是兩件事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
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才一藝而
已
程子曰君子不器無所不施也若一才一
藝則器也
朱子曰君子才德出衆德體也才用也亦
具聖人之體用但其體不如聖人之大用
不如聖人之妙耳○君子不器是不拘於
一所謂體無不具人心原有這許多道理
充足若憤熱時自然看要如何無不周備
如夷清惠和亦只做得一件事○君子
不器君子是何等人口此通上下義是
成德全才之君子問子貢汝器也喚做不
是君子得否曰子貢也是箇偏處可貴而
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
貢偏處
南軒張氏曰人之可以器言者拘於才之
有限者也若君子則進於德進於德則氣
質變化而才有弗器者矣
勉齋黃氏曰各適其用不能相通以物言
舟之不可為車之類也以人言優為趙魏
老之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是也用無不周見
君子之不器體無不具原君子之所以不
器也
雲峯胡氏曰士君子之心虛有以具衆理
是其體本無不具也其心之靈足以應萬
事是其用可以無不周也格致誠正修齊

治平有以克此心之體而擴此心之用所以不器故凡屬於器者氣質之分量小士君子之不器者學問之功幾大也

○子貢問君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

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苟能行矣何事於言朱子曰言道只要自家行得說卻不得亦不是道理聖人只說敏於事而謹於言敏於行而謹於言言領行行領言何嘗教人不言○問先行其言謂人識得箇道理可以說出來却不要只做出言說過須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二

禹

是合下便行將去而後從之者及行將去見得自家所得底道理步步著實然後說出來說得不是杜撰臆度須還自家自本至未肯說得有著實處曰此說好南軒張氏曰君子主於行而非以言為先也故其言之所發乃其力行所至而言隨之也夫主於行而後言者為君子則夫易於言而行不踐者是小人之前則其行難而力言之於既行之後則其言實而信正君子進德修業之道也雙峯饒氏曰君子行在言前言隨行後自然言行不相違矣朱子曰只為子貢多言故云然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

周公而比私爾○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

陰陽晝夜每每相反然究其所以分則在

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

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

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朱子曰比之與周皆親厚之意周則無所不愛為諸侯則愛一國為天子則愛天下隨其親疎厚薄無不愛此愛若比則只是揀擇或以利或以勢一不愛若比則只是有愛憎所以有不周處又曰大槩君子心公而大所以周普小人心狹而常私便親厚也○只親厚得一個小人比相去不遠須分別得大相遠處周則徧及天下比則昵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二

重

於親愛無一人使之不得其便便是周但見同於已善者與之不同於已惡者便是比君子好善惡惡皆出於公心一善人於國於天下則一國天下享其治去一惡人於國於天下則一國天下受其害此小人比也善人與已無必傷害之此小人比也周若小人也必傷害之此小人比也易於公小人惟偏比阿黨而已南軒張氏曰君子小人之分公私之間而已則則不此比則不周天理人欲不並立也君子於親疎遠近賢愚處之無不得其分益其心無不溥焉所謂周也若小人則有所偏係而失其正其所謂比也若小人則所謂比也問取舍之幾當在思慮方萌之初審察之否朱子曰致察於思慮固是但事上亦須照管覺得思慮處失了便著於事上看便

舍彼取此
雲峯胡氏曰君子小人之公私相反而聖人
歷舉周比等之相似者其幾未易察故峯欲學
情易知相似者其幾未易察故峯欲學
者致審焉
新安陳氏曰通書曰幾善惡幾者善惡所
由分之微處也上文公私之際即所謂兩
間毫釐之差即所謂幾學者當審察於幾
微處而取其公合其私周比和同驕泰三
章皆當如此看以此章居首故於此包括
言之
通考朱氏公遷曰四書君子與小人並稱
者凡十七處則前不比和而不同恭而不
驕論於義則德成人之美易事而難說
也不仁者有三其曰小人中庸居易以侯命
小知有三其曰小人中庸居易以侯命
閻然而曰章皆以德言
雙峯饒氏曰所謂小人有數樣理理小人
以其器量之淺狹也樊須小人以其所務
者小也無為小人儒以其所業雖正而用
心則私也至以小人與君子對言者則指
其心術渾然不好底為小人宜與君子每
每相反也愚謂以君子小人對言之正以
明其德行心術之不同均可謂之以德言
者蓋德有凶有吉也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二

美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
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
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朱子曰學是學其事如讀書是學義理思
其中義理方得如做此事是學須思此事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二

美

道理如何只低頭做不思道理則
學者粗迹耳或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
倘事上體察則無可據之地而終不安
須是學與思互相發明○此學字便兼行
字意思如講明義理學也後效其所為便
有行意○思與學字相對說學這事便思
這事人說這事合他地做自家不曾思量
這道理是合如何則固然而已固似令人
說固兩既思得這事若不去做這事便不
能則梟凡不安如人學射雖習得弓箭裏
許多模樣若不曾思量這箇是合如何也
不得既思得許多模樣是合如何却不曾
去射也如何得○思則自富有得如食之
必飽耳○問學謂視聖賢所言所行而效
之也思謂研窮其理之所以然也徒學而
不窮其理則罔固謂昏而無得則其所學
者亦粗迹耳徒思而無踐履之實則殆始
謂危而不安則其所思者亦虛見耳學而
思則知益精思而學則守益固學所以致
廣大思所以盡精微曰學不專於踐履如
學以聚之正為聞見之益而言
慶源輔氏曰學之義廣矣雖不專謂習其
事然此之謂學則指習事而言耳徒學而
不求諸心則內外不協外雖勉強而中無
意味故昏而無得徒思而不習其事則理
事為二理雖若有所得事則扞格而無可
即之安故危而不安
新安陳氏曰學而思則理益明而不局於
粗淺思而學則理益實而不荒於高虛○
五者中庸談之之目程子之說本以論中
庸耳朱子采之於此以廣此章之意
雲峯胡氏曰朱子釋中庸學問思辨屬擇
善知之事也篤行屬固執行之事也此則
以學為習其事是行之事以思為求諸心
是知之事至若學而時習之又引程子之
子曰時復思繹則思又是學習之事若存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不同者要之專言學則學兼知與行思釋亦是學分學與思則思字屬知學字屬行中庸五者朱子謂學與行是學之終始問與辨是思之終始是也

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

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

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

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

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

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驥驂然入於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二

其

其中矣

新安倪氏曰周禮考工記有攻木之工攻

金之工或問有以攻為攻擊之攻言異端不必

皆者如何朱子曰正道異端如水火之相

勝彼盛則此衰此強則彼弱熟視異端之

害而不一言以正之亦何以祛習俗之

哉觀孟子所以答公都子好辨之問則可

見矣○異端不是天生出來天下只是這

一箇道理緣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

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正○問集

註云攻專治之也若為學便當專治之異

端則不可專治也曰不惟說不可專治便

略去理會他不得若是自家學有定止

去看他病痛却得○楊氏為我拔一毛而

利天下不為墨氏兼愛至不知有父如此

等事世人見他無道理自不去學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二

其

謂後人託為之蒙莊出而祖老子自此以

後始為虛無之祖而為異端不可辭矣按

孟子之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故凡非

通者勿謂程氏曰百家末技不能相通是

曰小道邪說誠行戾乎正道是曰異端

汪氏炎和曰程朱之時儒學亦有流於禪

者故集註有取于程說之痛切今學者絕

口於此程朱之功為多

問何以只言佛而不及老朱子曰老便是

楊氏孟子闢楊便是闢老如隱道長往不

來者皆老之流他本不是學老所見與之

相似○楊墨只是硬恁地做為我兼愛做

得來也淡不能感人佛氏最有情微動人

處初見他說出自有理從他頭便錯了如

人命之謂性他所以差曰佛初頭便錯了

儒見得都是實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二

其

慶源輔氏曰常言一事一物皆為一端與

端非聖人之道而別自為一件事道也揚

氏以為我為義而非聖人所謂義墨氏以

兼愛為仁而非聖人所謂仁所以為異端

西山真氏曰異端之名始見於此孔子所

指末知為誰老闢楊朱墨翟皆與孔子同

時特以誅泗之教方明其說未得肆耳或

謂孔子不闢異端非也如悖德悖禮之訓

已是闢墨潔身亂倫之訓已是闢楊矣

胡氏曰楊朱即莊周所謂楊子居者與老

聃同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宗師大禹而

晏嬰學之者也

新安陳氏曰孔子之時得朱未肆故集註

下一如字然則異端何所指乎孔子謂鄉

原德之賊孟子謂其自以為是而不可與

入堯舜之道則鄉原亦異端也老聃正同

當時而孔子於禮曰吾聞諸老聃則老聃在

當時未可以異端目之今之老子書元儒

四

勿軒熊氏曰：韓愈云：佛者夷狄之一法耳。後漢時流入中國，其初不過論緣業以誘愚民而已。後來却說心說性，雖聰明之士亦爲之惑。學者不可不力察而明辨也。新安陳氏曰：程子之時，明公高材，皆爲佛氏之言所陷溺，蓋其近理，所以害甚。集註采此條而中庸序亦曰：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皆所以闢端也。通考按程叔子云：今異教之害道家之說，則沒可闢。唯釋氏之說，衍蔓遂弱至矣。今日是釋氏盛而道家蕭索，方其盛時，天下之士往往從其學，自難與之力爭。惟當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則彼不必與爭。又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爲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昌險阻，犯荆棘而已。此數語皆所謂其害爲尤甚者也。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子路好勇蓋有
強其所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
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爲知
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
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爲知矣况
由此而求之又可有可知之理乎

朱子曰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曉會得如
正名一節便以爲迂和那箇知處也不知

定數 敢人 不得 用是 欺人 亦可 句泥

望

了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則無自欺之
敬其知固自昭矣若不說出來其知是使
人安於所不知也故程子說出此意經意
方完既不失於自欺又不失於自盡○聖
人只爲人將那不知者亦說是知終至於
知與不知終無界限了若人能於其知者
以爲知於不知者以爲不知而不強以爲
知此便是知了只爲子路性勇把不知者
亦說是知故爲他說如此○問學者之於
義理於事物以不知爲知用是欺人亦可
矣本心之靈庸可欺乎但知者以爲已知
不知者以爲不知則雖於義理事物之間
有不知者而自知則甚明而無蔽矣故曰
是知也以此真實之心學問思辨研究不
舍則知至物格意誠心正之事可馴致也
夫子以是誨子路真切要哉此章言之若
易而於學者日用間闊達處甚多要當步
步以自省察則切身之用蓋無窮也曰此

南軒張氏曰是知也言是乃知之道也
新安陳氏曰強其不知以爲知非惟人不
我告已亦不復求知終身不知而後已好
勇者多喜自高不服下人故有此弊此必
子路初見孔子時孔子以此箴之後來有
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及人告以有過則
喜則必改此失矣然終有見義欠透徹處
是以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
瓢之食爲非義也不知者以爲不知則人
必我告已亦必自求知豈非知之之道乎
通考東陽許氏曰章內六知字不同上下
兩知字總言心之知中間四知字指一事
之知
芭山張氏曰陳紫峯云是知也只貼入無
自欺之蔽一意此說甚善○知之爲知之
二爲字是胸中體勘到極透徹處正知與
不知毋自欺處非徒知的說是知不知的

○子張學丰祿

海符
反

行之行

矣

四書大全辨
上論卷二
聖

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顏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

新安陳氏曰：人以我爲尤，故曰罪自外。我自知其非理而悔之，故曰理自內出。

新安陳氏曰夫子分聞見言行疑殆對之朱子合而解之學不專則無可釋義

多見學既博矣必於多中稽以擇之關所未言未安者則非之焉

既精然後加謹慎以言行其餘之已信

字又自精字來不精則其約也非切要

約而荷簡之約爾學之博擇之精守之

言必當而人不我尤行必當而已無可

新安陳氏曰祿在其中餒在其中仁在

中直在其中樂亦在其中其訓皆同
朱子曰此章是教人不以干祿爲意蓋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二

行所當謹非爲欲于祿而然也若真能

○閑是閑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言

行聞亦屬自家言處見亦屬自家行處見亦互相發亦有聞而行者有見而言者

不可泥看聞見當闢其疑殆然又勿易之○學本是要立身不是要干祿

是言令行他自謹聖人會自見心知土便事有不得要祿先之道

又曰若人見得道理分明便不爲利

德行既修名聲既顯則人自然來求祿不

將以爲偶然多聞多見耳殊不知此正見

合用功處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爲學
天○出言或至傷人故多尤行有不至

而先覺故多悔然此亦以其多少言之耳

君子大居正之文以居敬為大而又窮理為貴也
致堂胡氏曰當時三家專魯公安得禮樂之柄哉使公復問孰為枉直而付舉錯之柄於夫子夫子必有所以處矣民心既服公室自張何至乞師於越而卒以族死哉
朱子曰當時哀公舉錯之權不在已問了只恁休了也若會問時夫子尚須有說○
問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往只是要得人畏服他聖人却告之以進賢退不肖乃是治國之大本而人心自服者蓋好賢而惡不肖乃人之至情若無以照之則人心豈有不服謝氏又謂若無以照之則人心豈為枉以枉為直矣若子大居敬而賞窮理此又極本原而言在人無知人之明則枉直必錯而舉錯未可宜矣曰此說得分明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二

吳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已孝於親慈於眾則民忠於已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教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益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幾四字

朱子曰莊只是一箇字孝慈是兩件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孝是做箇樣子慈則推以及人二者須一齊有民方忠於已若只孝而不慈或徒慈而不孝則民親樣子亦不得善者舉之不善者棄之民不能便勸惟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問康子之意必欲使人能如此聖人但告之以已所當為而民自應者方其端莊孝慈舉善教不能不期然而然者曰也是如此
吳氏曰康子謂君之稱而專其國廢父之命而殺其嫡可謂不忠孝於君親矣欲殺無道以就其嫡可謂不忠孝於君親矣欲殺上接下皆非其道而欲人盡道於已難矣哉
慶源輔氏曰此聖賢之言與事其有本效感應處皆當以此意推之則庶幾無謀利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二

吳

計功之私矣
新安陳氏曰不期而然乃自然之應何暇於使之然哉莊孝慈舉善而教不能使之使也
芭山張氏曰孝順德也未有孝而不慈者若只孝而不慈句礙理了况孝親寔有一辰其精神竭盡子道處非責民忠已纔去盡孝的道理孝是箇做樣子便似說向外面去失聖人當口語意○教不能三字不可怨朱子云若善者舉之不善者便去之誅之罰之則民不解便勸惟是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文字難看如這樣處當初只是大槩看了便休而今思之方知集註說得未盡詳朱子此論推之學者看集註亦須尋繹聖賢語意不可泥集註而害白文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

新安陳氏曰吳氏云夫子在魯不仕其故有三待賈而沽一也季氏逐君二也陽虎作亂三也史記云季氏強僭離於正道陽虎專政作亂故孔子不仕集註因以爲定公初年事然夫子不仕季氏蓋以平子逐君若謂強僭離於正道則季氏數世皆然而夫子何以又仕桓子乎定五年季平子卒桓子嗣位家臣陽虎作亂則定五年以後不仕者以陽虎也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二

吳

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則是亦爲政矣何必居位乃爲爲政平蓋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託此以告之要之至理亦不外是

新安倪氏曰書言孝友而起語獨言孝者友乃孝之推孝可包友也
朱子曰惟孝友于兄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政其序如此能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

聲乘去 任義 月觀 今反 五

政便是齊家緣下面有一箇是亦爲政不是國政又曰在我者存則人皆知孝在我者弟則人皆知弟其政豈不行於一家又曰政一家之事也故不止是使之家友耳然孝友爲之本也○此全在推字上今人只是不善推其所爲耳范氏言明皇友兄弟而一日殺三子正以不能推此心也新安陳氏曰孝友兄弟行於家者施於有政行於國者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書之本意不過如此朱子特發出推廣以爲家政之意
南軒張氏曰孝於親則必友於兄弟孝友爲政而家則施於有政亦是心而已矣雖不爲政而人勉夫子以爲政之事夫子告以爲政之道也
范山張氏曰頃知明皇友兄弟處未免僞而不真之病非獨不能推此心而已真能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二

吳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輓輓端橫木縛輓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軌輓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通考吳氏程曰鉤衡木也端猶前也大車之輓直且無撓駕馬則撓而曲之其最前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二

辛

鈞衡者為郭而亦通謂之轅輅為屈木以
駕牛而聯於橫木上曲句轅輅長一丈四尺
四寸平居與下曲其末而上的於轅輅與
言之則其上面曲處皆為轅輅之前轅輅與
前之橫木也其去心七寸以扼馬領於前使
不得出謂之轅輅其平處為轅輅合言之轅輅
輅也輅所以鈞而執之牛力全在肩馬力
散在一身軀軀執轅輅之轅輅輅輅有不
或問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朱子曰人而
無真實誠心則所言皆妄矣今日所言要往
東明日走在西去這便是言不可行○問
先生但謂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
無信亦猶是也而不及無信之謂人者無信
行何也曰信是言行相類之謂人者無信
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
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曰此與言不忠
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曰然
雙峯饒氏曰行之行指車言人無信之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

不可行亦猶是也
通考東陽許氏曰輅輅是車與牛馬接處
信是已與人接處此喻最切

陸氏曰也一作乎○王者易姓受命為一

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

新安陳氏曰此與三十年為一世之世不

也
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
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二

壬

馬氏曰所因謂三綱五常所損益謂文質
三統愚按三綱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
為妻綱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文質謂夏尚
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統謂夏正建寅為人
統商正建丑為地統周正建子為天統三
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
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
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
往或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
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
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識緯術數之學
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
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修身以至於
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敘天秩人所
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
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
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
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

也。因往世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四書大全

上論卷二

奎

朱子曰：質朴則未有文，忠則渾然誠確，無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有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文也，夏不得，不忠，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前漢律歷志：天統之正，始於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於丑，初日肇化而黃，至丑半日芽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藥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朱子曰：康節分十二會，言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蓋天運至子始有天地，至丑始有地，至寅始有人，是天地人始於此，故三代即其始處，建以為正。新安陳氏曰：正謂正月也，不曰一月而曰正月，取王者居正之義，迭建以為正，月故曰夏正，商正周正，康節分十二會，詳見皇極經世書。通考吳氏註曰：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黃鍾為天統，六月林鍾為地統，正月太族為人統，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為天正，林鍾未之衝，丑為地正，太族寅為人正。三正本於三統，故集註合言之，亦以馬氏之意，本在於三正，故爾。又曰：天以十一月復陽氣，地以十二月始生物，而人以正月興事，此子丑寅所以有天地人之分也。東陽許氏曰：堯舜禹皆用人統堯舜皆禪讓，故舜禹不改正殷周以征伐得天下，所以改正朔易服色以新視聽。新安陳氏曰：損其過而益其不及。

四書大全

上論卷二

奎

朱子曰：所因謂大體，所損益謂文為制度。那大體是受不得底，所損益之文章制度是底，底故隨時更變。○問：夫子繼周而作，則忠質損益之宜如何？曰：孔子有作，則併將前代忠質而為之損益，却不似商只損益而損益之及其終也，能無弊否？曰：惡能無弊？○問：其關者宜益其所多者，宜損其所少者，必然但聖人於此處得恰好，其他則損益過差了。曰：聖人便措置，一○中理。如周末文極盛，故秦興必降殺了，周恁地柔弱，故秦必變為強，周恁地纖悉，周微秦興一向簡易，無情直徑行，皆事勢之必變，但秦變得過了，秦既恁地暴虐，漢興定是寬大。○繼周者秦果如夫子之言否？看秦將先王之法，一切掃除，然三綱五常，不會民滅得如尊君卑臣，損周室若弱臣，強之弊，這自是有君臣之禮，如立法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有禁，這自是有父子兄弟之禮。天地之常經，自商繼夏至秦繼周，以後皆變，這箇不得，秦之所謂損益，只是損益得大甚耳。○此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亦只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如秦繼周雖損益有所未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古人未嘗不尊君卑臣，秦人因之，但人亦未嘗不德刑，並用秦人因之，但德則損之，而又損刑，則益之，而又益耳。新安陳氏曰：識緯如亡秦者，胡之識及赤伏符等，及諸經之緯書，術數如望氣厭勝風角等，皆是。新安倪氏曰：書曰：天敘有典，天秩有禮，三綱五常，即天敘之典，天秩之禮也。古今之通義，以所損益言權也。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二

五十四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諛也

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朱子曰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其鬼也○問非其鬼而祭之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類又如士庶祭其旁親遠族亦是非其鬼否曰是又如今人祭其麼廟神都是非其鬼問如用僧尼道士之屬都是非

見義不爲無勇也

知而不爲是無勇也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二

五

朱子曰此處要兩下並看就見義不爲上
看固見得知之而不能爲若從源頭看下
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爲之不力
勉齋黃氏曰非鬼而祭見義不爲事非其
類而對言之亦告樊遲問知之意也一則
不當爲而爲一則當爲而不爲聖人推原
其病之所自來則曰非鬼而祭有求媚要
福之心也見義不爲無勇敢直前之志也
新安陳氏曰知義而不爲是無浩然之氣
以配道義故也此章欲人不惑於鬼之不
可知而惟用力於人道之所宜爲他日夫
子語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亦
以鬼神對義而言與此章意合蓋嘗驗之
天下之人其詬瀆鬼神者必不能專力於
民義其專力於民義者必不詬瀆於鬼神
二者常相因云

廣川吳氏曰非其鬼謂所不當祭者也義
宜也謂事理當然所當爲者也非所當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二終

祭而祭之是祭所不當祭者見其當爲而不爲是不爲其所當爲者不當祭而祭求媚而已當爲而不爲其懦可知一過不及也夫子告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夫苟於鬼神知所遠而於義知所務焉戚乎其不至於祭所不當祭而不爲所當爲矣

通考吳氏徵曰非其鬼謂非其祖考所不當祭者也義謂義理所當爲者也非所當祭而祭之是祭所不當祭者見其當爲而不爲是不爲其所當爲一過不及也

芑山張氏曰吳氏徵一段與臨川吳氏說大同小異宜刪

富爲有
通考吳氏徵曰非其鬼謂非其祖考所不
富祭者也義謂義理所當爲者也非所當
祭而祭之是祭所不當祭者見其當爲而
不爲是不爲其所當爲一過一不及也
芑山張氏曰吳氏徵一旼與臨川吳氏說
大同小異宜刪

不爲是然其月作
芭山張氏曰吳氏徵一段與臨川吳氏說
大同小異宜刪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經正書舍藏書不准外借

八佾第三

如有污損缺失責令賠補

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凡二十

六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首言夏殷周之禮次言夏殷不足徵而後有從周之說周衰禮樂廢壞於魯蓋傷之言禮二十一章言樂三章通言禮樂一章夫子出處一章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三

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
或曰每佾八人朱詳孰是季氏以大夫而
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
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
疾之之辭○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
降殺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
差也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
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

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裁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

胡氏曰古者有姓有氏三家為桓公之後皆姬姓又自以仲叔季分為三氏也。左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官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杜預註云人如倫數踊引服虔云每倫八人。問八倫舊說有謂上下通以八人為倫者何如朱子曰是不可考矣然以理意求之舞位必方豈是其倫少而人多如此哉。洪氏曰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云爾者正君臣之大義春秋撥亂之意也。雙峰饒氏曰忍字有敢忍容忍二義而敢忍之義為長故集註以容忍居後。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三

二

趙氏曰敢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忍人是也容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君其忍之是也。雲峰胡氏曰前一忍字指亂臣賊子之心而言後一忍字指春秋誅亂賊之法而言新安陳氏曰自王政不綱亂臣賊子無所忌憚故敢於僭竊殊不知君子畏義安分自不忍於心豈問天吏之有無哉以此言之前說為優然自秉春秋之筆者言之則後說亦足以寒亂賊之膽也。東陽許氏曰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此事尚未敢忍為之何事不可敢忍為此忍字就季氏上說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其罪不可勝誅此事若可忍而不誅則何事不可忍忍此忍字就孔子上說如此說則說得兩可字意出。朱子曰為人臣子只是一個尊君敬上之心方能自安其分不忍少萌一毫僭差之

意今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倫尚忍為之則是已絕天理雖悖逆作亂之事亦必忍為之矣。○問小人之凌上其初蓋微階其禮之末節而已及充其僭禮之心遂至於弑父弑君此皆生於忍也故孔子謂季氏入僭舞於庭是可忍也曰敢僭其禮便是存無君父之心。南軒張氏曰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舞自賄其數而安焉於此而忍為則亦何往而不忍也亂臣賊子之萌皆銓於忍而已忍則安之矣。

慶源輔氏曰范氏就制度上說故以容忍為義言不可容忍之甚也謝氏就心上說故以敢忍為義言其心既敢於此則雖極天下之大惡亦敢為之矣。○謝氏先論人極其忍心而防微謹獨之意自有不容已者於其心而防微謹獨之意自有不容已者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三

三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徹直列反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

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程子曰周公之
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
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
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偷三家僭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三

四

雍徹故仲尼譏之
朱子曰八偷直是添人數未有明文故只
就其事責之雍徹則分明歌天子之詩故
引詩以曉之曰汝之祭亦有辟公之相助
乎亦有天子之穆穆乎既無此義焉取此
詩
變峰饒氏曰上章是罪其僭此章是譏其
無知惟其無知所以率意妄作以取僭竊
之罪上章是可忍也是言其不仁此章無
知妄作是言其不知惟其不仁不知是以
無禮無義
通考仁山金氏曰堂廟堂也上文庭亦是
廟庭蓋廟制室外為堂堂前為庭
西山真氏曰子無父母則無此身已因父
母而有此身則事親自合盡孝臣無君上
則無此爵位已因君上而有此爵位則事
君自合盡忠此只是盡其本分當為之事
非過外也
朱子曰這箇自是不當用便是成王賜周
公也是成王不是若武王賜之也是武王
不是雍詩自是成王之樂餘人自是用他
不得武王已自用不得了何況更用之於
他人又曰使魯不曾明天子之禮樂則三
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
胡氏曰按禮記明堂位篇云成王以周公
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
天子之禮樂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

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
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禮
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僭
天子之制三家僭魯遂至於僭天子程子
所以追咎賜受皆非也周公立為經制辨
名分於毫釐間將行之萬世而身沒犯之
將行之天下而子孫違之豈非周公之衰
乎
賈氏曰未嘗有天子之容未嘗有辟公之
相魯為諸侯之國自不當用而況於三家
之陪臣乎季氏非僭然不知其不當用蓋
一念之無君由之而不自覺則乾侯之避
豈待昭公而後知哉易曰臣弑其君子弑
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為國者其可不慎乎禮分於平時及其權
而勢得而後從而禁之亦已晚矣
厚齋馮氏曰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
於私家非禮也繇三桓始也唯三家皆祖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三

五

桓公而立廟故得以習用魯廟之禮樂而
僭天子矣夫天子之禮樂作於前安然不
以動其心則凡不臣之事皆忍為之矣
升菴楊氏曰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
有勲勞于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
禮樂漢儒魯頌闕官傳遂據此以解皇皇
上帝皇祖后稷之文程子曰周公之功固
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
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
也其論近矣其事則未之詳考也魯用天
子禮樂魯之末世失禮也非始於成王伯
禽明堂位之作周未陋儒之失詞也宋儒
以誣成王伯禽自漢儒附會之大過宋儒
考究之不精使成王伯禽受誣于千載之
下可歎孰甚哉成王命君陳奉魯以遵周
公之訓訓為言敬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
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按魯惠公請
郊廟之禮于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

天子蓋平王也。使成王果賜伯禽，則應公又何復請之有。其曰天子使史角往報之，蓋亦未之許也。平王猶不之許，而謂成王賜之乎。然則魯之饋禮，何始也。曰：者在春秋與魯頌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雩之饋始於桓也。閔二年書曰：禘于莊公。雩之饋始於閔也。信三十一一年書曰：四卜郊，郊之饋始於僖也。魯頌閔官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與與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于享祀，不貳。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蓋魯伯禽禽而下，十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論之，則其不出于成王之賜益明矣。元儒許白雲亦嘗考魯郊廟之事，不出成王之賜。然以程朱嘗引言之，終不敢議是敢于非周公孔子而不敢于非宋人也。學者膏肓之病也哉。

芭山張氏曰：楊氏此說與程朱異。然頗近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三 六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

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說天章論人自是句理之天從須下生不心就自正下子知

朱子曰：人既不自是，與那禮樂不相管攝。禮樂亦不為吾用矣。心既不自是，與那厚底人便行得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便不奈禮樂何。

敦齋黃氏曰：仁者心之德，心之全德，即仁也。游氏曰：人心亡矣，於仁之義最親切。慶源輔氏曰：不仁則心無其德，雖謂之心亡可也。

新安陳氏曰：孟子云：仁人心也。故其心而不知求游氏說當本孟子之意觀之。朱子曰：程子說固好，但少疎，不見得仁者本心之全德。本然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為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私心做得出來，安得有有序安得和。仁只是正當道理，將正理頓在人心裏面，方說得箇仁字全。○問：禮者天理之節文，樂者天理之和，樂仁者人心之天理，人心若存得這天理，便與禮樂泰合。不著曰：固是。若人而天理便與禮樂泰合，不著曰：固是。若人而仁當不得，那禮樂○問：仁者心之德也，不仁之人，心德既亡，方寸之中，絕無天理。平日運量，酬酢盡是非，皆淫邪之氣，無復本心之正。如此等，人雖周旋於玉帛交錯之間，鐘鼓鏗鏘之際，其於禮樂本意，皆是天理中發出來，自然有得禮樂本意，皆是天理中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皆正理也。此獨以仁言者，蓋謂專言之而包四者之仁也。陳氏曰：禮樂無所不在，如兩人同行，纔長先少，後便和順，無所爭，所以有爭，只緣少長之序亂了。又安得有和順底意於此。見禮本而樂後無序，則必不和。○

朱子曰：游氏言心程子言理，李氏言人，此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之意。蓋心具是理，所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三 七

以存其心則在人也

故以李說終之

雙峰饒氏曰游氏說得仁字親切而體樂

二字欠分明程子說得禮樂二字有意義

而仁字不親切必合二說而一之然後仁

與禮樂之意方備程子無序不和是說無

禮樂之本李氏鐘鼓玉帛是說徒有禮樂

之文亦必合二說而一之然後如禮樂何

之義方盡集註用意精深要人仔細看○

程子序字和字是就理上說若就心上說

則當言敬與和不仁之人其心不敬不和

無以為行禮作樂之本雖有禮之儀文而

儀文不足觀雖有樂之音節而音節不足

聽

勿謂然氏曰游氏兼禮樂之體用言程子

專指禮樂之體李氏專指禮樂之用

新安陳氏曰借禮樂者即人之不仁者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三

本文無此意但以次於前二章之後故云

然

通考東陽許氏曰游氏正說收為本註程

子說凡事上說李氏主人言故在圈外程

子說無序不和亦是禮樂之本故在李氏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而疑

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

勉齋黃氏曰本之說有二其一曰仁義禮

智根於心則性者禮之本也故曰中者天

下之大本其一曰禮之本禮之初也凡物

有本末初為本終為末所謂夫禮始諸飲

食者是也二說不同集註乃取後說曰儉

者物之質誠者心之誠則便以儉誠為本

又取楊氏禮始諸飲食以證之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

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

矣

問禮之全體朱子曰兼文質本末言之有

質則有文有本則有未徒文而無質如何

行得當時習於繁文人但指此為禮更不

知有那實處故放問而夫子大之想是此

問大段契夫子之心

勉齋黃氏曰得其本則質文華實皆在其

中蓋文之與華亦因質與誠而生也有本

則有末末固具於本矣如木有根本則有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三

枝葉華實其本立則此木全體枝葉華實

皆在其中也

雲峰胡氏曰須看其中三字得禮之本

則雖不便是禮之全體而全體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

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

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

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

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

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

禮也 不無中 四書 禮曰此 新反 舊反 禮也 不無中 四書 禮曰此 新反 舊反

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未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飲食故汗尊而杯飲為之簠簋豆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為之衰麻哭踊之數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三

十

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朱子曰治田須是治得無室礙方是熟若居喪而習熟於禮文行得皆無室礙無那惻怛不忍底意則哀戚必不能盡○冠昏喪祭皆是禮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易者治也言治喪禮至於習熟也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故禮云喪事欲其縱縱

朱子曰禮不過吉凶二者上句汎以吉禮言下句專以凶禮言儉戚只是禮之本而已及其用也有當文時不可一向以儉戚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三

十

為是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蓋自有簡得中恰好處○禮初頭只是儉喪初頭只是誠然初亦未有儉之名儉是終後來奢而言蓋追說耳東坡說忠實文謂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質

南軒張氏曰禮者理也理必有其實而後有其文文者所以文其實也若文之過則反浮而實而失於理矣夫理而失於奢寧過於儉也喪而易焉寧過於戚也若儉與戚其實則符奢則遠於實易則亡其實其勉齊黃氏曰聖人因俗之弊感放之意而為是言本非以儉戚為可尚特與其流於文弊則寧如此耳其言之抑揚得其中正如此

葉氏曰論禮之中雖以奢為不遜儉為固與其夫之不遜不若失之固猶為近本也是以用通乎儉喪過乎哀易以為小道謂

過者小而得者大也

記禮運篇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汗尊而杯飲黃梓而土鼓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注云古未有釜鼈釋未捭肉也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汗尊鑿地為尊也杯飲手掬之也黃讀為耳汗尊鑿地為尊也土鼓築土為鼓也

記檀弓下禮有徵情者有以故與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我狄之道也徵情者節哭踊也以故與物者衰經之制也徑情直行者哭踊無節衣服無制也

朱子曰楊氏謂禮始諸飲食言禮之初本在飲食然其用未具安有鼎俎簋豆也方其為鼎俎之始亦有文章雖簋簠而質減矣故云與奢寧儉又曰楊說喪不可徑情而直行此一語稍傷那哀戚之意其意當為之哭泣擗踊所以節之其本則戚而已

慶源輔氏曰祭與喪皆禮也范氏與其不若之言正與夫子所謂寧字義相宜然引之為說體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又卒而流於末也此常情之弊也物事也禮而儉則是事之末有文飾也喪而戚則其心之誠實自然也故為禮之本而夫子不告之以禮之大本以其不切放故也

雲峰胡氏曰本有二其末亦不同本根之本其末為枝葉枝葉出於本根而亦能庇其本根可相有不相無本始之本末流必有夫禮始於儉末也必奢故曰與其

曰寧孔子因未流之失不得已而為反本之論也

或曰易子疑其字按檀弓云喪具君子耻其具與易蓋相似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三 三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行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

○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嘆之也無非實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厚齋馮氏曰諸夏諸侯之稱夏大也中國曰夏大之也

鄭氏曰人倫一篇無非傷權臣之僭竊痛名分之紊亂其言與春秋相表裏有疾之

辭就不可忍疾之也奚取於三家之堂斥之也人而不仁如禮樂何鄙之也夷狄之

有君不如諸夏之無痛之也百世之下誦其言邇其心猶見其凜凜乎不可犯也

問程氏註以專責在下者陷無君之罪尹

氏註以專責在上者不能盡為君之道何如朱子曰只是一意皆是說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

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旅祭名泰山山名在魯地禮諸侯祭封內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三 三

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

時為季氏宰救謂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

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

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

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已之心安知冉有之

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

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

也

新安倪氏曰祭山曰旅書曰蔡蒙旅平九
山刊旅
記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
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
四瀆視諸侯視其社器之數諸侯祭
名山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國內山川只
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
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
南軒張氏曰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豈
受非禮之祭鬼神雖幽不外乎理人心猶
所不安神其享之乎意當冉有爲其家臣
將適有祭事故夫子欲其正教之
陳氏曰范氏說有其誠則有其神最好誠
只是真實無妄雖以理言亦以心言須是
有此實理然後致其誠敬而副以實心方
有此神若無此實理雖有此實心亦不歆
享如季氏不當祭泰山而冒祭是無此實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三 古

理矣假饒盡其誠敬之心亦與神不相干
涉神決不吾享矣古人祭祀須有此實理
相開然後七日戒三日齋以聚吾之精神
吾之精神既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自
有來格底道理
雲峰胡氏曰林放一魯男子爾猶知厭其
禮之末者泰山之神獨不惡禮之僭者乎
夫子爲是言豈林放因季氏之旅而有是
問歟
問歟
天理於將滅故其哀痛一切與春秋同意
朱子曰是
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皆爲諸侯大夫強階
而發而其辭則有輕重不同孰不可忍責
之也奚取於三家之堂議之也夷狄之有
君傷之也嗚呼於泰山之旅不觀於既灌
之後嘆之也五世三世希不失以至三桓

不勝必
之小人若出必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
而飲其爭也君子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
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
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
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
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
若小人之爭矣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三 五

胡氏曰大射之禮司射作三耦射三耦出
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所謂三揖
而後升堂也
胡氏曰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適次反位
三耦卒射亦如之所謂射畢揖降以俟衆
耦皆降也司射命設豐於西禮西勝者之
弟子洗觶酌奠於上勝者袒決遂執張弓
不勝者襲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
上遂以執觶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
堂少右不勝者連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與
立飲卒射畢上奠於豐下與揖先卒所謂勝
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
通考吳氏程曰勝者至飲也作一句謂勝
者揖之以升而飲也或於乃揖字句亦通
但不見我同升而飲之意又曰只可於
下者字微讀謂勝者揖之以升而飲也立
飲謂不勝者坐取觶立飲也
東陽許氏曰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

四書大全辨

上論卷三

六

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
燕射也射必有耦天子八畿內諸侯四畿
外諸侯六大夫二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
袂遂而立堂下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
耦同出北面揖旋轉當階北面揖行
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
於物以射樂作射者容體欲比於禮其節
欲比於樂各發四矢以較勝負比於禮其節
位侯衆耦升射皆如上儀畢凡飲酒賓客
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
飲之意以是爲罰
朱子曰射有勝負是相爭之地而猶若此
是不爭也畢竟爲君子之爭不爲小人之
爭爭得來也君子語勢當如此
慶源輔氏曰恭與遜皆禮之發也恭主容
遜主事爭則恭遜之反也君子恭遜則自
無所爭獨於射則皆欲中鵠以取勝故不
能無爭然其爭也升降揖遜雍容和緩乃

如此是則所謂禮樂未嘗斯須去身者其
爭也君子謂其異於小人之爭也以是觀
之則信乎君子之真無所爭矣○或問孔
子言射曰其爭也已此是孟子言射曰不怨
勝已者反求諸已此是全無爭潛室陳氏
曰惟其不怨勝已者其爭也乃君子之爭
而非小人之爭既謂君子之爭則雖爭猶
不爭矣君子之爭者禮義小人之爭者血

雲峰胡氏曰射有似乎君子此則謂射之
爭也君子蓋君子於射若不勝則謂射之
然不勝者未嘗少有怨勝已之心勝者亦
略無一點喜勝之心但惟見其相與雍容
揖讓而已豈不足以觀君子之氣象乎
芭山張氏曰其爭也君子猶云當其爭也
仍依然然君子耳補出非若小人之爭蛇足
語勢不如如此○或曰射以觀德正是消融
爭心的方法若訓必也射乎句爲惟于射

而後有爭六誤愚按此說自正或又謂此
說牽強非也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
今何謂也
倩七練反盼呼縣反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
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

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
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
飾故問之

四書大全辨

上論卷三

七

或謂師衛風碩人所云素以爲絢今一句
夫子所刪也朱子曰此句最有意義夫子
方有取焉而反見刪何哉且碩人四章章
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而見刪必別
自一詩而今逸矣
新安陳氏曰口輔面頰也易成其輔左傳
輔車相依
雙峰饒氏曰巧笑美目二句賦此素以爲
絢一句比也

子曰繪事後素

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
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
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
周禮冬官考工記畫之事青與赤謂之
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

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凡畫績之事後素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詩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三 六

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

朱子曰起予者謂孔子言繪事後素之時未思量到禮後乎處而子夏首以爲言止所以起發夫子之意非謂夫子不能而子夏能之以教夫子也○聖人豈必待學者之言而後有所起發蓋聖人胸中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無絲毫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也

新安倪氏曰記禮器云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理不虛道道猶行也引此以解此章方可通不

然禮後乎一句何以知忠信當先而禮文在後乎白受采可證繪事後素而忠信可爲質亦本禮器

新安倪氏曰學記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謂師善教以引其端使弟子繼師之志而開悟也

新安倪氏曰孟子云固哉高叟之爲詩也爲猶云講治國謂執帶不通

新安倪氏曰學記云教學相長也謂教者與學者交相長益

南軒張氏曰繪事後素者謂質爲之先而文在後也子夏於此知禮文之爲後可謂能默會之於語言之外矣故夫子有起予之言于夏也

如言于夏也蓋門文學之科而其所得益如此可謂知本矣

芭山張氏曰謝氏之說因子夏以及子貢發明可與言詩大意耶非註本章正旨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三 九

林次崖存疑乃云因論詩而知學正所謂起于子貢因論學而知詩稍未切獨何與

○考工記後素功之旨與朱子之意異按考工記註云素白采也後布之爲其易漬汗也今註皆依鄭玄之說蓋古人以素爲白采亦是五采之一采子以素爲粉地乃先五采而施者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

史記祀世家東漢公昔夏后禹之苗裔也
又宋世家微子削者殷帝乙之長子而紂
之庶兄也祀國名東漢公謚號也微子名
啓今云開者述漢景帝諱也
朱子曰孔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
不足證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商道是故
之宋而不足證也吾得坤乾焉說者謂夏
時爲夏小正坤乾爲歸藏聖人讀此二書
必是未嘗有發明處歸藏之書今無傳○問
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無其證是時文獻
不足孔子何從知得曰聖人自是生知聰
明無所不通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
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論博問所以知得杞
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問夏殷之禮杞
書大全辨上論卷三 三

辛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三
王

四書大全

上論卷三

主

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朱子曰以始祖配祭而不及羣廟之主不

敢襲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

不遷諸侯亦有始祖廟王者又推始祖之

所自出之帝以祀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

之始也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

祖之中東面之位而屬尊祿則於始祖廟中

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

居南面以配之也

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

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

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

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而失禮之中又

失禮焉故發此嘆也○謝氏曰夫子嘗曰

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

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吾觀

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

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

之當今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

朱子曰以始祖配祭而不及羣廟之主不

敢襲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

不遷諸侯亦有始祖廟王者又推始祖之

所自出之帝以祀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

之始也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

祖之中東面之位而屬尊祿則於始祖廟中

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

居南面以配之也

之也然則魯之郊禘皆後世之制而魯之

郊禘非禮也○謝氏曰魯之郊禘其衰矣

朱子曰魯之郊禘其衰矣○謝氏曰魯之郊禘其衰矣

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條暢也○謝氏曰魯之郊禘其衰矣

慶源輔氏曰周之祭祀先以鬱鬯灌地求

神於陰既奠然後取血嘗實之於蕭以燔

之以求神於陽也○謝氏曰魯之郊禘其衰矣

且國惡當諱解怠之失雖小然却是當時

土祭者切已之實病不可不有以箴之

新定陳氏曰魯之春秋時為諸侯望國周

之典禮儒書在焉○謝氏曰魯之郊禘其衰矣

問禘之說諸家多云魯躋僖公昭穆不順

故聖人不欲觀如何朱子曰禘是於始祖

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以

始祖配之即不曾序昭穆故周禘帝嚳以

稷配之王者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

此魯所以為失禮也○或問禮記大傳云

祖配之又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

自出又下云禮明矣然則春秋書魯之禘

何也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祭統云成王

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魯之

用禘蓋以周公廟而上及文王即周公之

所出故也○謝氏曰魯之郊禘其衰矣

慶源輔氏曰謝氏蓋併前章通論之此二

章及下章或夫子一并之言或記者以類

次之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

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

之至也

之至也

之至也

之至也

之至也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三

主四

延平李氏曰記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
 其衰矣以其難言故春秋皆因郊禘事中
 之失而書譏魯自在其中今曰禘自既灌
 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則是顛倒失禮於
 灌而求神以至於終皆不足觀蓋歎之也
 對或人之問又曰不知則夫子之深意可
 書太全辯上論卷三 岳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三

五

之然已自無廟只是附於始祖之廟然又
 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
 易感遠者難格若粗淺之人他誠意如何
 得到那裏不是大段見得道理分明如何
 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非是
 將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時則其
 人見得道理極高以之處他事自然沛然
 也○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
 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
 於此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故郊
 焉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
 而難通者若能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
 下以一人感萬民亦初無難者○問魯之
 郊禘自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是了後世
 子孫合如何而改曰時王之命如何敢改
 曰恐不可自改則當請命於天王而改之
 否曰是
 黃氏曰根於天理之自然謂之仁形於人
 四書大全辯人上論卷三 圭

四書大全

上論卷三

三

爲先王之禮而嘆之皆所以正名分爲世道計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

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

祭祀之誠意

新安陳氏曰以下句祭神見上單一祭字

爲祭先祖也

朱子曰孔子祭先祖孝心純篤雖死者已

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得竭盡孝心以

祀之祭外神如山川社稷五祀之類與山

林溪谷之神能與雲雨者此孔子在官時

也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

之接也祭先祖於孝祭神主於敬而如在

不可得而知又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
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誠敬者不
能知其禮不能行其事苟能知此理矣
其他事物之理又何難知之有苟能感
矣則惟而格天地者此誠而已惟而感
其他則亦此誠而已故曰理無不測誠
不格於天此誠而已故曰理無不測誠
厚齊馮氏曰中庸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
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夫子嘗爲郊
社禘嘗發此語至此復指其掌以示或人
也
雲峰胡氏曰於禘而洞幽明之理者理當
無所不明矣於禘而極感格之誠者誠當
無所不格矣始曰曰仁孝誠敬之至末獨曰
誠仁孝敬皆不可不誠而誠之至者仁孝
誠當無不至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夫子謂不知者諱之也
謂不欲觀者歎之也爲父母之國而諱之

四書大全

上論卷三

三

之誠則一○問人物在天地間其生不
窮者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聚
在此則理具於此今氣已散而無矣則理
於何而寓邪然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
祖考之氣流傳於我而未嘗亡也其魂升
魄降雖已化而無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
正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問斷吾能盡誠
自昭晰而不可離此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
者也曰人之氣傳於子孫如木之較然可觀
實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而實餘
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此等處從實事
上推之自見其味○問先生格於廟而日生
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根於理而日生
者則固浩然無窮故上蔡言我之精神
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此是說天地氣
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
引得他氣來不成無子孫底便絕無了如

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如太
公封於齊便祭與鳩氏之屬蓋他先主此
國來禮合祭他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
在其國者便不當祭道理合如此便有此
氣使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要之通天
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乎如在
上如在其左右虛空通塞無非此理自要
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問天地山川之
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亦兼以理言之上
古聖賢則專以理言曰有是理必有是氣
問上古聖賢所謂氣只是天地間公共之
氣若祖考精神畢竟只是自家精神曰祖考
亦只是這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
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
間事與天地相關這心便與天地相通如
諸侯不當祭天地相與天地不相關便不
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
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這氣

便與他相通如「澤莫列」許多邊豆體儀不成是無此氣姑漫為之。○問虛空中無非氣死者既不可得而求矣。子孫盡其誠敬則祖考即應其誠還是虛空之氣自應吾之誠還是氣只是吾身之氣曰只是自家之氣蓋祖考之氣與已連續。○問非所當祭而祭則為無是理矣。若果有誠心還亦有神否曰神之有無也不可以必然此處是意然這箇都已錯了。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已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理為虛也。

慶源輔氏曰有故謂疾病或不得已之事記坊記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又祭義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之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後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三 无

朱子曰誠者實也有誠則凡事都有無誠則凡事都無如祭有誠意則明便交無誠意便都不相接。○神明不可見惟心盡其誠敬專一在於所祭之神便見得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在此心之誠不誠不必求之恍惚之間也。胡氏曰祭先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先祖之遺也祭神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神之主也因其遠因其上而聚其誠意則自然感格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也。雙峰饒氏曰范氏意是說有此誠時方有此神若無此誠則併此神無了不特說神來格不來格也。慶源輔氏曰禮為虛非言此禮皆虛特指攝祭之禮而言耳誠為實則指如在之誠而言也。新安陳氏曰范氏有其誠之誠專指誠敬之實心言非但指誠實之實理言蓋古禮所祭未有不合實理之神此章本旨主於如在之誠必盡如在之實心斯見所祭之為實有矣。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陞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故時俗之語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三 无

因以與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祀竈中陽也夏陽氣盛於外祀於竈從熱類也中陽猶中室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復允教名室為壽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冬陰盛寒於水祀於行從辟除之類也五祀之主戶中竈主北向門行主南向竈主西向
朱子曰：「陰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陰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與以成禮。」五祀皆然，問五祀皆有尸以誰為之？曰：「今無可考。」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三
但墓祭以家人為尸，以此推之，祀竈之尸，恐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閭人之類。祀山川則虞衡之類。儀禮周公祭泰山，召公為尸。問主與尸其別如何？既設主祭於其所以主為卑何也？曰：「不是尊與而卑主，但祭五祀皆設主於其處，則隨四時更易皆迎尸於與，則四時皆然，而其尊有常處耳。」
雙峰饒氏曰：「五祀先設主席而祭於其所親之也。後迎尸而祭於與，尊之也。祭於其所近於與，止祭於與，又非神所棲故兩祭之以盡求神之道也。」
新安陳氏曰：「與乃一室中最尊處，五祀皆迎尸於與，雖有尊然尸竈之類，乃祭之主而與非祭之主也。以與之尊見竈為卑賤，夏屬火竈以火爨，夏祭主之當夏之時，用夏之事。」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與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與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與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為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朱子曰：「獲罪於天，只是論理之當否，不是論禍福。問獲罪於蒼蒼之天，抑獲罪於此道理，天之所以為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為天，故蒼蒼者，即此道理之天。」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三
慶源輔氏曰：「凡物必有對，惟天則無所不包，惟理則無所不在，故尊而無對。」
吳氏曰：「天雖積氣理寓氣中，逆理則得罪於天，而禍及之矣。」
新安陳氏曰：「天即理也，一句是昭昭之天，合人心之天，言之理原於天，而具於人心，逆理則自欺此心之天，是即欺在天之天，而獲罪非自外至矣。」
朱子曰：「緊要是媚字不好。」
雲峰胡氏曰：「纔說媚字，便已非理，非理則獲罪於天矣。」
朱子曰：「王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之意，欲孔子附已，故有媚與與媚竈之言，彼亦雖聞有孔子之聖，但其氣習卑陋，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孔子也。子曰不然者，謂媚與與媚竈皆非也。天下只有一箇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循違戾於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三

圭

得免其罪也。猶言違道以十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猶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辭，以拒王孫賈。亦使張氏曰：夫子謂苟獲罪於天，則媚與媚竈皆何所益？蓋胸中所有，一有不直，則為獲罪於天矣。夫欲求媚，是不直之甚者，也。斯言即禱祠而論之，而所以答其意者，亦無不盡矣。

西山真氏曰：聖人道大德宏，如天地故其發言渾渾乎如元氣之運，不曰媚與竈之非，但言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亦如對陽貨，但言吾將仕矣，其言渾渾然圭角不露，既非阿徇，又不違忤，此所以為聖人之言也。常人之於權貴，非迎逢苟悅，則必激觸使怒。雖直言激觸者，不失其正，然比之聖人，氣象猶未免陷於一偏。然此非勉強可及，苟欲師慕其萬一，惟敬以存養，使心平氣和。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乎文哉吾從周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

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三

圭

問周監於二代之制而損益之，其文大備。亦時使然也。聖人不能違時，為得不從周之格是也。朱子曰：周之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之時，亦不得不從也。使夫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爲百王不易之法，不專於從周矣。○聖人固當從時，王得位有作意，其從二代之者，不可從。設使從周也，蓋法令既詳，豈可更略略則姦究愈滋矣。○問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子曰：吾從周。其說似相抵牾。然中庸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若答南軒張氏曰：禮至周盛，且備不可有加，故夫子欲從周，使居制作之位，大體則從周矣。

其間損益之宜，如夏時殷幣詔舞，則有之矣。慶源輔氏曰：先王之制，與氣數相爲始終。而前後相爲損益，固非一人一日之所能。致也。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則以氣數至此，極盛而後，相承互爲損益，至此始集其大成也。夫子美其文而從之，豈苟云乎哉？新安陳氏曰：周之文亦承夏忠商質之後，風氣漸開，人文漸著，不得不然者，况武王周公制作之初，參酌損益，良不苟矣。夫子得不從之，蓋從周盛時文質得宜之文，非從周末文勝質之文也。

通考程氏復心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不得不從也。其亦與時宜之唐虞官百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而徵周富矣。燔黍捭豚，汙尊而飲，必其時可也。陳其犧牲，備其鼎俎，以至玄酒在室，醴酒在戶。

桑觀在堂澄酒在下不用於此時不文矣
實梓上鼓者亦必以其時可也琴瑟管磬
不用於此時不文矣此周監於二代所以
節制乎其文也此夫子所以欲從周也
世山張氏曰按小註法令既詳三句深于
治道非膠柱者可同日語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鄉人之子知
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廟魯周公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

助祭也鄉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

邑大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

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三

為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

問謹之至也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

禮者豈足以知孔子

公羊傳文公十三年周公稱大廟魯公稱

世室羣公稱宮周公何以稱大廟於魯封

魯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

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拜謂周公

及其子伯禽始受封時拜於文王廟也

朱子曰呼聖人之子與孔子之父相識

者朱子曰是禮也謂即此便是禮也

朱子曰入大廟每事問知底更審問方見

聖人不自足處執事不可不問固然然亦

須知聖人平日於禮固已無不知而臨事
敬慎又如此也又曰平日講學但聞其名
而未識其器物未見其事實故臨事不得
不問耳○問每事問尹氏謂雖知亦問敬
慎之至問者所未知也問所知焉似於未
誠尹氏之說聖人之心恐不知是曰以石
慶數馬與張湯陽驚事相對觀之可見雖
知亦問自有誠偽之別兼或人謂夫子為
新人之子則亦夫子始仕初入太廟時事
雖平日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
物也故問以審之理當如此必不每入而
每問也然大綱節目與其變異處亦須問

也南軒張氏曰禮以敬為主宗廟之事嚴矣

其大體聖人固無不知也至於有司之事

則容亦有所不知者焉知與不知皆從而

問敬其事也或以為不知禮聖人告之以

是禮也所以明禮意之所存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三

覺軒蔡氏曰聖人聰明睿知固無不知然

亦但知其理而已若夫制度氣數之末掌

之有司容亦有所不知者至若器物節文

已經講論及今方見之亦須問然後審也

吳氏曰邑大夫稱人春秋書人者左傳多

云大夫如文九年許人是也傳稱春秋仍叔

仲叔於奚亦此謂之子少賤稱春秋仍叔

之子左傳曰弱也章賦夫人之子皆謂父

之子也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使二子學禮

於夫子齊黎彌曰孔某知禮而無勇則夫

子以知禮聞可知矣

陳氏曰此章須於敬謹之至處玩聖人氣

新安陳氏曰於此略無不平之詞尤可以觀聖人氣象
芭山張氏曰朱子云呼鄉人之子是與孔子之父相識者愚謂此無明據語氣尤迂甚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不同等也記曰武王克商散軍郊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三

柔

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新安倪氏曰侯以布鵠以革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蓋方制其皮以爲鵠鵠小鳥而難中以中之爲備故謂之爲鵠
通考仁山金氏曰侯本侯射的之塚謂侯人射中也從侯從矢象形鵠即告字謂告人以所當中之處也取射禽獸之義故加鳥
東陽許氏曰天子三侯虎熊豹諸侯二熊豹大夫麋士布凡侯皆以布爲之形必方

大射之侯外一分以其名之布鵠之虎侯其皮綴於中爲的故曰棲皮爲鵠鵠之皮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則用彩色畫謂之正天子內朱次曰蒼黃玄諸侯三正朱白蒼大夫士二正朱綠燕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天子則白質而畫其獸頭詩侯丹質大夫士則止就布上畫之故曰畫布爲正今集註凡言畫布爲正是以賓射燕射之侯言棲皮爲鵠是以禮記射義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樂記註散軍則不廢農事郊射則不忘武備射官在郊故曰郊射貫革射穿甲革所以主皮也
朱子曰夫子亦非是惡貫革之射但是當時皆習於此故言古人之道耳如古人亦只是禮射不主皮若武射依舊要貫革若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三

柔

不貫革何益○先王設射謂孤矢之利以威天下豈不顯射得深中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發彼小犯殪此大兕之類皆是要得透豈固以不主皮爲貴而但欲略中而已蓋鄉射之時是習禮容若以貫革爲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若有人體直心正持弓矢又審固若射不貫革其體容自可取豈可必責其貫革哉此所以謂爲力不同科也射之本意也是要得貫革只是大射之禮本於觀德不全是裸股肱決射御底人只要內志正外體直取其中不專取其力耳○問古人射要如何用曰其初勉齋黃氏曰不主皮未嘗以貫革爲非也但取其中而貫與不貫不論耳雖矢不沒而墜地不害其爲中也若主貫革則唯有力者得射世之能射者寡矣不主貫革則人皆可射也

慶源輔氏曰時平則射以觀德世亂則射
主其革二者固各有所宜然其革之射可
暫而不可常武王之射是也
鄭氏註禮射謂以禮樂射大射賓射燕射
是也夫子引儀禮之文去上一禮字而讀
全句而味之意自明白蓋有禮射有武射
治世行禮射兵爭則尚武射此言古之道
也與古者言之不出皆是言古者以見今
之不古也
禮記蔡氏曰射不主皮
但當時尚武雖禮射亦主皮故夫子嘆之
或曰邪曷論語疏云古之射者不主皮古
之為力役不如今同科古之道也者結上
二事言前古所行之道也按此說穿鑿不
可從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三

朱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
篤反餼許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
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
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
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
貢欲去之

胡氏曰周禮大史頒告朔於邦國左氏傳
文公十六年疏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
受之藏於祖廟每月之朔以特牲告廟受
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猶意此司家
所以一侯國而侯國所以奉王命之常禮
也餼即特牲也必於祖廟者示不敢專且

小朱子
西

無實
二季
宣統
也記
也初
羊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三

朱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謂之視朔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
聽朔此章是魯事故集註止言諸侯之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
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也若併去
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
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
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
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新安陳氏曰朔受之天子藏之祖廟一禮
行而尊君尊祖之大節得焉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三

望

朱子曰愛禮存羊須見得聖人意思大當
 人只屑屑惜小費聖人之心所惜者禮所
 存者大也
 南軒張氏曰夫子之意以為禮雖廢而羊
 存庶幾後之人猶有能因羊以求禮者是
 則羊雖虛器固禮之所寓也玩夫子之辭
 意則子貢之欲去羊其亦臨侯而少味矣
 勉齋黃氏曰當時諸侯雖不告朔而羊尚
 在是禮之大體雖亡而猶有一節存也有
 一節則因此一節以復其大體若去羊則
 是併此一節之禮去之矣
 厚齋馮氏曰是時諸侯固自紀元而天子
 所存者僅正朔此禮蓋甚重也
 芭山張氏曰子貢去羊有激乎其言之猶
 云禮既廢矣安用此具文為哉非惜費也
 集註惜其無寔而妄費宜細玩無費二字
 總是維禮之意特不逮聖人語氣深婉含
 蓄耳胡氏既妄謂子貢未脫貨殖而蒙引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詔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三

望

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詔故孔子
 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
 君盡禮當時以爲詔若他人言之必曰我
 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詔而孔子之言止於
 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葉氏少蘊曰如拜下之類違衆而從禮宜
 時人以爲詔也
 胡氏曰聖人事君盡禮非自賢以駭俗內
 交以媚君也亦曰畏天命畏大人而已矣
 趙氏曰聖人必至禮而止故曰盡豈於禮
 之外又有加益哉當時君弱臣強事上簡
 慢反以爲詔
 新安陳氏曰按黃氏就盡字上深味之程
 子就人字上深味之於此見得聖人意思
 氣象可爲味聖言之法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
 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
 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尹
 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
 臣事君以忠

新安陳氏曰尹氏加一則字以此章爲定
 公言警君之意也君爲臣言則君雖不以

四書本全辯

上論卷三

聖

禮臣豈可以不忠
朱子曰為君當知為君之道不可不使臣
以禮為臣當盡為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
忠君臣上下而盡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
哉乃知聖人之言本末兩盡問忠只是
實心人倫皆當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忠
曰父子兄弟夫婦人皆自知愛敬君臣以
義合人場得苟且於此說忠是誠不足處
說
厚齋馮氏曰以尊居卑者易以簡富有節
義合各分雖嚴必各盡其道三家之強惟
有禮可以使之定哀以大抵聖人之言中立
不倚異時答齊景公之問亦曰君若臣臣
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必有以默動者八
本末兩盡令蓄不露此聖人之言也若乃
孟子國人寇讐之喻可以警其君而不可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樂音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
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

四書本全辯

上論卷三

聖

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
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
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
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
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
識其性情之正也
朱子曰此詩看來是官中人作所以形容
到寤寐反側外人做不到此樂止於琴瑟
鐘鼓是不淫也若沈湎淫佚則淫矣憂止
於展轉反側是不傷也若憂愁哭泣則傷
矣此是得性情之正○問關雎樂而不淫
哀而不傷是詩人情性如此抑詩之詞意
如此曰是有那性情方有那詞氣聲音○
關雎是樂之卒章故曰關雎之亂亂者樂
之卒章也故楚辭有亂曰是也前面須更
有但今不可改耳
南軒張氏曰哀樂情之為也而其理具於
性哀而至於傷樂而至於淫是則情之流
而性之汨矣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不踰
則性情之正也非養之有素者其能然乎
胡氏曰觀詩之法原其性情玩其辭語審
其聲音而已今性情難知聲音不傳惟辭
語可玩味爾然因其辭語可以知其性情
至於播之長言被之管弦則聲音亦略可
見矣
慶源輔氏曰哀樂性也木發則性也由性
之正故發于情亦正
雙峰饒氏曰自他詩觀之言憂者常易至
於悲傷如澤陂之詩曰有笑一人傷如之
何寤寐無歸澤陂之詩曰有笑一人傷如之

至於淫法如秦之詩曰南之外而許且
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是也
惟爾雅之詩最得性情之正
雲峰胡氏曰集註於思無邪曰使人得其
性情之正指此詩之用而言此則曰有以
淫哀不傷是詩人情性之正也如鄭衛之
詩樂過而淫哀過而傷則亦有非性情之
正者矣然讀者於此有所懲創則亦可以
得其性情之正集註前後可以參看
勉齋黃氏曰先生晚年再收訓集註止於
此章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
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三代之社不同者古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三 罟

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
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

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

唐孔氏曰夏都安邑宜松商都亳宜柏周
都豐鎬宜栗○問以木造社還是以樹爲
主朱子曰只是樹爲社主使神依焉如今
人說神樹之類以木名社如櫟社榆社
之類
沙隨程氏曰古者以木爲主今也以石爲
主非古也
通考程氏復心曰夏言后言氏殷周言人
何也得非禹本揖遜而得天下且承虞氏
之後故曰夏后氏殷周本征伐而得天下
且襲祖父之封故曰殷人周人也與舜
也禹王也言后所以別於帝氏者別其祖

之所自分而舜禹皆祖顓頊故舜禹爲虞氏
禹爲夏氏言氏所以別於禹况禹自有天
下而都於夏湯武由殷周以有天下固不
可例論也

趙氏德曰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

人心而征伐故言人

慶源輔氏曰按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

命戮于社蓋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陽右

陰陰主殺軍行載社主以行弗用命則戮

之於社也

通考趙氏德曰魯有二社一曰周社二曰

亳社周社者天子大社也亳社者商社也

武王勝商班其社于諸侯以爲亡國之

戒故魯有兩社也定公五年盟三桓於周

社盟國人於亳社則魯之二社亦聚民警

戒之地魯自昭公以來政由季氏視周社

之主固已甚愧而相去亳社則其間不能

以寸矣哀四年六月亳社災意者哀公之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三 罟

問因亳社之火而有所慮焉則一言之發
一語之對豈不有係於社稷之典廢乎是
時三家削魯國社幾危宰我不能以是爲
說反有妄對此夫子所以深責之也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

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

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

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

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
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問宰我所言尚未見於事如何不可救矣
子曰此只責他易其言未問其見於事與
未見於事所謂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蓋欲
使謹於言耳
慶源輔氏曰宰我在言語之科然觀此戰
栗之對則失於鑒流於妄者或不能免大
凡已所未曉之事而妄言以語人不惟無
益而失已欺人之弊有不可勝言者又兄
導人以殺戮之事哉此夫子所以深責之
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
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
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

四書大全

上論卷三

聖

朱子曰局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容受
不去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
屈之矣規模是就他設施處說○器小是
以分量言若以學問充之小須可大○問
孔子見他一生全無本領只用私意小智
僅能以功利自強其國若是王佐之才必
不如此故謂之器小曰是○問須是如孟
子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
下之大道方是大器曰是
勉齋黃氏曰局量指心之蘊蓄規模指事
之發見心者器之體事者器之用不能正
身修德則心之所向可知局量褊淺則規
模必卑狹未有不正身修德而能致主於王
道者
胡氏曰局量規模以器言褊淺卑狹以小
言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所以器小也本之
不立也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於王道器

此明說於
而條無花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
得儉焉於
或人蓋疑器小之為儉三歸臺名事見說
苑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
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四書大全

上論卷三

聖

劉向說苑善說篇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
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
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
可與謀天下其彊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
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
矣政之所不及善乃謂管仲則卒歸於子
之臺以自傷於民
朱子曰管氏有三歸不是一妻三姓女若
此却是借此一說意只舉管仲奢處以形
容他不儉下段所說乃形容他不知禮處
便是借竊恐不可做三妻說
厚齋馮氏曰以歸氏之左右與中故臺謂
之三歸
通考仁山金氏曰三歸之臺據算家有築
臺三歸法蓋方臺也其自相乘凡為若干
尺下方又自相乘為若干尺又以上下方
相乘為若干尺却以勾股法二分損二為

中方之數合上下中凡幾千尺以高尺
統之用積算法得方豈積尺之數凡幾方
尺謂之三歸法如此則但言其臺榭之盛
家臣之衆爲非餘爾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
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
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好去聲坫

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
也設屏於門以蔽内外也好謂好會坫在
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
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三 哭

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
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
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
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
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
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
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
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楊雄
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

者是也管仲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
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

下不復宗齊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
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
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
混爲一途故開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

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
遇爲功而不知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三 哭

趙氏曰古者人君別内外於門樹屏以蔽
塞之蓋小牆當門中也禮天子外屏諸侯
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
古註圖說坫以木爲之高八寸足高二寸
漆赤中
趙氏曰古者諸侯與鄰國爲好會主君獻
賓賓筵前受爵飲此反此虛爵於坫上於
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
爵洗爵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
爵於坫上主人酢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
飲畢反爵於坫也大夫則無之
通考東陽許氏曰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庭
皆有物以蔽内外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庭
爲之大夫以簾士以帷天子諸侯大夫士
侯大夫士設於門內庭中管仲位爲大夫
當用簾亦用諸侯之屏列國之君有相朝
之禮有會盟之理凡有好會主國之君先
故坫於堂兩楹間延賓升堂以爵勸酒獻
酢畢覆爵于坫上管仲大夫本無此禮今
亦設之當時齊霸而管仲當國諸侯朝齊

四書大全辭

上論卷三

聖

之以曾西之所不為天下後世始知有王
佐事業而仲始早霸圖始陋向微孔孟之
天地之正誼或幾乎熄矣
雲峰胡氏曰三代而後中國未有霸而仲
輔其君先之未育以大夫僭諸侯者而仲
塞門反坫先之春秋正其綱故責齊桓而
不責管仲論語紀其實故責管仲而不責
齊桓蓋皆不知有大學之道者也嗚呼是
時大學之書未出也夫子而後亦既有大
學之書矣然未聞有行大學之道者何哉
芑山張氏曰陳水司馬光云孔子稱管仲
之器小哉先儒以為管仲得君如此不勉
之以王而僅止于霸此其所以為小也愚
以為周天子存而管仲勉桓公以為小是教
之繁也此管仲所耻而不為孔子顧欲其
為之邪夫大人者特不用則已用則必以
禮樂正天下使紀綱文章粲然有萬世之
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管仲相桓公霸

諸侯禹跡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
職也而僂然自以為天下莫已若朱絃而
錢篋反坫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楊氏
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
人斯言得之矣按陳水此論未確先儒謂
管仲不勉桓公以王微其以王道致君耳
非必篡周天子之位而王于周也蓋公妄
責他不能勉君以王先儒此說亦不合聖
人本指或謂不行王道畢竟是器小正解
非也唯齊氏之說得之又王制公云管仲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孟子所謂天下之
大任者也不能如大人正己而物正此孔
子所謂器小者也按此說亦自合理學
宜詳玩之○器小是管仲定評與下二節
不相拈下二節不過隨疑隨解非為器小
作證仲雖能儉能知禮終無解于器小此
器字原與不器器字別是指其神明容受

聖

四書大全辭

上論卷三

聖

心之最微處一切功業皆歸此出聖人
破管仲心量只緣他矜詡意思未化耳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
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從大音泰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
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
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
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
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
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
繹如然豈官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
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成如書所謂韶之九成記所謂武之六成
是也
朱子曰味其語勢蓋將正樂而語之之辭
兩新張氏曰周衰樂廢蓋雖其聲音亦失
之矣聖人因其義而得其所以為聲音者
而樂可正也
覺軒蔡氏曰始作樂之始也成樂之終也
始作翕如則八音合矣從之純如則合而
和也皦如則和而又有別也繹如也以成
則別而又失於和也數言之間曲盡作
樂始終節奏之妙太師而可與語此其亦
非常人也歟
雙峰饒氏曰此章有三節始作是其初從
之以後是其中成是其終翕合之餘有

請見之
實從之
玉聲

純和之聲有明白明白之中無
方是作樂之始
厚齋馮氏曰純所謂入音克諧是已
謂無相奪倫是已
新安陳氏曰八音不合則不備故始生是已
合然不可拘迫生澀故從之欲其和然
易以混而無別故和中欲其然分明
分明中又不可斷續故又責釋如而樂於
是終焉自始至終合而和而明而樂
必兼此四節不可闕一則樂之始終條理
盡矣
通考程氏復心曰翁如者五聲六律羣然
合奏而無一音之不備純如者五音之中
有清濁高下之不齊羽瑟清而宮極濁宮
極低而羽極高苟無以節調之則彼此懸
絕而不相和必有律以和之使清濁高下
各有分數又須使宮自宮商自商不相陵
奪而後可釋如者五音既不相奪則血脉
易得間斷又須前倡後和官商相續纍纍
如貫珠故至於成
東陽許氏曰本註止具訓話不言旨意謝
說章意皆具而置團外蓋始從成爲作樂
三節翁及純嗽及釋乃三節中之節奏翁
之後繼之以純嗽又繼之以釋從則非翁
釋則不從此蓋經之本旨而朱子之意也
謝氏五音爲主以翁純嗽釋皆指此意而
見於一時樂之始終皆然蓋又一義則於
始從成三字稍緩者在團外
次崖林氏曰翁如與純如先後純如與
嗽如釋如則一時事不可分先後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
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
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四書大全

上論卷主

焉

子路以道孟子每言
子路曰

子路曰
子路曰

四書大全

上論卷三

焉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
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
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
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
喪欲速貧是也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
所振以警衆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
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
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
深矣或曰木鐸所以徇于道路言天使夫
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
于道路也
胡氏曰封人周官名掌爲畿封而植之左
氏傳所謂穎谷封人祭封人蕭封人皆此
類
胡氏曰封人有請見之心則非若沮溺之
獨介自高矣自言其得見君子之多則見
其好賢有素而所聞不淺狹矣雖其見聖
人而請問之辭不傳然意象和平進退從
容出語門人又深得其大致則賢而隱於
下位者也
張氏存中曰喪欲速貧出禮記檀弓詳見
孟子勝文公上篇
胡氏曰明堂位言振木鐸于朝
齊氏曰木鐸金口木舌若金鐸則金口金
舌春用木秋用金文用木武用金時與事

四書大全

上論卷三

美

之不同也
朱子曰這裏儘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
見得夫子這地這裏也見得儀封人高處
○問儀封人亦是據理而言若其得位失
位則非所及知也曰儀封人與夫子說話
皆不可考但此人辭氣最好必是箇賢有
德之人一見夫子其觀感之間必有所見
故爲此言前輩謂作者七人以儀封人處
其一以此
慶源輔氏曰聖人德容之盛觀之者固當
知所敬愛矣然封人之贊夫子則因所見
而驗所聞即其已然而得其將然不惟有
以見聖人之當乎
新安陳氏曰封人一見夫子能知聖道之
不終亂天意之不終忘斯世可謂知足以
知聖人且知天矣
慶源輔氏曰前說意實而味長後說意巧
而味短
雙峰饒氏曰夫子得位與不得位對人所
不能知其所以可知者夫子道德如是天將
使振揚文教以開天下後世也必矣或得
位或周流四方皆在其中
新安陳氏曰後說與喪字及天下之無道
久皆不甚相應朱子姑存之耳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

四書大全

上論卷三

美

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
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
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
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
遇之時然爾
朱子曰美如人生得好善則其中有德行
也實是美之所以處然
慶源輔氏曰聲容樂之聲舞之容也美之
實謂其聲容之所以美
胡氏曰韶盡揖讓繼紹之美武盡發揚蹈
厲之美
朱子曰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問說揖遜征
誅足矣何必說性之反之日也要就他本
身處說使舜當武王時畢竟更強似大武
使武王當舜時必不及韶○德有淺深時
又有幸不幸舜之德既如此又遇著好時
節武王之德不及舜又遇著不好時節故盡
美而未盡善○樂觀其深矣若不見得性
之反之不同處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
乎○樂便是德之影子韶武之樂正是聖
人一篇影子要得因此以觀其心○韶武
今皆不可考但書稱德惟善政至勸之以
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所謂九德之歌
九韶之舞是也武王之武看樂記便見蓋
是象伐紂之事所謂南者自南而北伐紂
也氣象便不恁地和韶樂只是和而已
朱子曰舜性之武王反之自是有淺深又
舜以揖遜武以征伐雖是順天應人
自是有不盡善處今若要強說舜武同道
也不得必欲美舜而貶武王也不得又曰
舜武不同正如孟子言伊尹之於孔

子不同至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
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不為是則同也舜武同異正如此故
武之德雖此舜自有淺深而治功亦不多
乎○問征伐固武王之不幸使舜當之不
知如何曰只恐舜是生知之聖其德盛人
自歸之不必征伐耳不然事到頭也住不
得如文王亦然且如殷始時周人散聚
祖伊恐奔告于受這事勢使自是住不得
若曰奔告于受則商人之忠臣義士何嘗
一日忘周自是紂皆迷溺
西山真氏曰聖人於湯武之事每微有不
足之意如論樂則以武為未盡善論泰伯
不幸而為此不獲已之舉也然恐後世遂
以湯武為非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
乎人論語微有不滿之意者恐後世亂臣
賊子借湯武之名以窺伺神器也易發華
夷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三

夷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

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
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
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朱子曰居上而不寬為禮而不敬臨喪而
不哀更無可據依以為觀矣寬敬哀本也
其本既亡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
之節哭泣擗踊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
敬哀了却就寬敬哀中盡量他若所行之是
否若不論量之限矣○如寬便有過不及哀
便有不淺深敬便有至不至須是有其本方
可就本上看他得失厚薄○寬有政教法
度而行之以寬耳非廢弛之謂也如敬敦
五教在寬蓋寬行於五教之中也○吾何
以觀之不是不去觀他又不是不足觀只
為他根源都不是了更把甚麼去觀他重
南軒張氏曰居上不寬則失所以為長人
之本其他雖有所為尚何觀乎為禮而下
敬臨喪而不哀則繁文末節雖多亦何
觀也然寬非縱弛之謂總其大綱使人得
以自效也
雙峰饒氏曰以字訓用謂用寬敬哀三者
觀之也蓋有此三者則其大體已得方可
就此觀其小節若無此三者則全體都不
是更把甚麼去看他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三

夷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三終

書大全辯論語卷變西書舍藏書不准外借

里仁第四

如有污損缺失責令賠補

通考勿軒熊氏曰前七章言仁餘多言學本之一身達之一家一國大略具焉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

朱子曰擇字因上句爲文問此章謝氏引孟子擇術爲證如何曰聖人本語只是擇居不是說擇術古人居必擇鄉遊必擇士又問今人數世居此土豈宜以他鄉俗美

四書太全辯上論卷四

而遽遷邪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近而言之若一鄉之人皆爲盜賊吾豈可不

知所避勉齋黃氏曰居必擇鄉居之道也薰陶染習以成其德明恤保愛以全其生豈細故哉

勿軒熊氏曰學而篇言親仁此言處仁後篇言以友輔仁又言居是邦友其士之仁者居養見聞之助薰陶漸染之蓋皆資於人者也

雲峰胡氏曰集註仁厚之俗四字有斟酌一里之中安得人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則美矣

新安陳氏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人之本心是非之心知乏端也不知則失其是非之本心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

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

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

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不

自亡非有所理而不自亂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

四書太全辯上論卷四

二

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

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爲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

惑則可然未勉於利之也

雙峰饒氏曰知者之於仁如小人之貪利皆深知篤好必欲得之

南軒張氏曰不知者勉強而暫處則有之差久則移於約樂無所不至矣

雙峰饒氏曰濫如水之泛濫淫如水之浸注久約者爲饑寒所逼而不能自守以至放蕩於禮法之外如水之溢出外去故曰濫久樂者爲富貴所溺而不能自守不知

不覺至於濫者如水之浸入裏來故曰濫
濫字是窮斯濫矣之濫字是富貴不能
濫之濫
吳氏曰約與豐對樂與憂對舉之互文也
故以久長言之爾
雲峰胡氏曰仁義禮智皆吾本心而仁統
三者仁一失則三者俱失矣所以於上章
焉得而知則曰失其本心集註之精審如此
則直曰失其本心集註之精審如此
東陽許氏曰不仁者久約則憂患而諸諛
卑屈之態
佚樂而
與約者曰
濫與淫意思
朱子曰仁者溫厚篤厚義理自然具足不
待思而為之而所為皆是義理所謂仁也
知者知有是非而取於義理以求其是而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四 三
去其非所謂知也○仁者安仁如孟子說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
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
必信非以正行也這只順道理合做處便
做更不待安排布置○深謂仁者淺謂知
者仁者之心便是仁知者未能無私意只
是知得私意不着脚的所在又知得無私
意是好所以千方百計亦要克去私意
慶源輔氏曰無適不然無所往而不安也
不易所守知而弗去是也
胡氏曰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被袷衣
鼓琴若固有之此安仁者之久處約長處
樂也原憲環堵之間汶汶之季文子齊
之晏平仲此利仁者之久處約長處樂也
雙峰饒氏曰安仁者心與仁一仁即我我
即仁故曰其仁即仁者之心與仁一仁即
與仁猶二於仁猶有間故曰於仁猶未是
仁不過判於仁耳

慶源輔氏曰存言其體理言其用知者有
所操存其體斯不仁有所經理其用斯有
亂仁者則不待如此一體一用皆自然而
然
雙峰饒氏曰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是
說他仁然處他人於此處能存於彼處或
不能存於此處能理於他處或不能理唯
仁者內而如此外而亦如此遠近精粗無
適不然內謂存處遠謂非日用常行處精
謂日用常行處粗謂非日用常行處精如
治詩書禮樂等事粗如治錢穀甲兵等事
存是心存理是事理
朱子曰吾心渾然一理無內外遠近精粗
須知非顏閔以上不知此味及到顏閔地
位知得此味猶未到安處○仁智雖一然
世間人品所得自有不同顏子曾子得仁
之深者也子夏子貢得知之深者也○或
問而今做工夫且須利仁曰惟聖人自誠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四 四
而明合下便自安仁若自明而誠須是利
仁
勉齋黃氏曰安仁利仁則所存者天理故
安於義命所當然而物欲不能以累其心
所以處約樂之久而不為之動也
吳氏曰易繫論語多以仁知並言樊遲亦
再問仁知大抵學問不出知行知主知而
仁主行也
雲峰胡氏曰不仁者失其本心者也安仁
者本心非有所存而自不失利仁者能存
其本心而惟恐失之嗚呼安之者不可遠
及失之者可為戒而守之者可為法矣
芭山張氏曰集註不為外物所奪一句正
見仁知能久處約樂處勉齋說甚確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

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程子曰：仁者用公，故能好惡人。公最近仁。

朱子曰：程子之言約而盡，公者心之正也。正者理之得也。一言之中，體用備矣。○公正，今人多連看其實。公自是公，正是正。這兩箇字相少不得。公是心裏公，正是好惡得來當理。苟公而不正，則其好惡必不能皆當乎理。正而不公，則切切然於事物之間，求其是而心却不公，此兩字不可少。

四書大全

上論卷四

五

程子只著公正兩字解這處，怕人理解不得，故以無私心解。公字好，當於理解。正字有人好惡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未必好惡當於理。然惟公而後能正，公是箇廣大無私意，正是箇無所偏向處。

胡氏曰：無私心，體也。好惡當於理，用也。心故先言當理，而後言無私心，能好惡是由心而達於事故，故先言無私心，而後言當於理。

通考：程氏復心曰：蓋有無私心而或不能當理者，非仁也。令尹子文是也。有當理而或不能無私者，亦非仁也。陳文子是也。人之於好惡，亦猶是耳。即此言之，則公正二字豈無內外體用之別哉？

朱子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若稍有此私心，則好惡之情發出來，便失其正。惟

仁者心中，原是正理。見人之善，則好之；見人之惡，則惡之。或好或惡，皆因人之有善惡。而吾心廓然大公，絕無私繫，故見得善惡十分分明，而好惡無不當理。故謂之能好惡。

慶源輔氏曰：仁者心之德，純是義理，纔有纖毫私欲，便是不仁。不仁，則其好惡自然與義理相違悖矣。

胡氏曰：好其所是，惡其所非，人之至情也。然有一毫私意，雜乎其間，則情而不真。

善愛而不知其惡者，有矣。故好惡當理，惟仁者能之。仁者之心，渾然天理，無一毫私意。其心之所好理之，所當好，其心之所惡理之，所當惡也。

雲峰胡氏曰：好惡之心，人皆有之。獨仁者能之。大學曰：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皆須看能字。好惡當於理，始可謂之能。不然，非能好能惡也。

四書大全

上論卷四

六

芭山張氏曰：世或有正而不公者，未有不正者也。世或有好惡偶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者，未有無私心而好惡未必當理者也。程子但言仁者用心以公，而不更言正，其說自確。朱子獨謂公正二字不宜連看，公而不正，好惡未必當於理。又謂人有無私心而好惡未必當於理，皆支離之甚。周子通書云：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蘇氏此言以推之學者，當以天地至公而己矣。蘇氏此言以好惡無不當理，數句為正。程氏復心附會無私心而或不能當理之說，引令尹子文作證，妄謂公正二字有內外體用之分，尤不合理。必不可從也。○慶源雲峰諸說在朱子游氏範圍內可刪。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楊氏曰苟志於仁未必無過舉也然而爲惡則無矣

胡氏曰苟字有二義有以苟且爲言者苟合苟美之類是也有以誠實爲言者此章及苟子不欲之類是也
朱子曰方志仁時便無惡若問斷不志仁時惡又生
勉齋黃氏曰人心不可兩用志於此必遺於彼所患者無其志耳夫仁者此心之全德誠志於仁則必先有此心天理之公而去其人欲之私惡念何自而生乎
潛室陳氏曰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人一心向東去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人亦然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四 七

勿軒熊氏曰論語言志有三曰志學曰志道曰志仁仁則直指本心尤親切矣
新安陳氏曰苟志於仁四字涵三意志於仁與志於道不同仁是道德之精純志是志向之堅定而又加以誠焉則於爲惡之事可保其必無矣
朱子曰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惟其不志於仁是以至於有惡此志字不可草草看
慶源輔氏曰過舉謂或用意過當或資質之偏或氣一之動志無惡則志爲之主也志在於仁則思慮自不到惡上矣
通書解曰有心悖理爲惡無心失理爲過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

得之不去也

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

或問君子而有以非道得富貴者何也
朱子曰是亦一時不期而得之非語其平日之素行也
勉齋黃氏曰博奕鬪狠奢侈淫肆之類皆所以取貧賤之道不以其道者謂無此等事而爲水火盜賊誣誤陷於刑戮之類以致貧賤也
程子曰無道而得富貴其爲可耻人皆知之而不處焉惟特立者能之
朱子曰不以其道得富貴須是審苟不以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四 八

其道夫是不可受不以其道得富貴却要安蓋我雖是不當貧賤然當安之不可於上面計較云我不當貧賤有汲汲求去之意○問富貴不處是安於義貧賤不去是安於命蓋吾何求哉求安於義理而已不當富貴而得富貴則害義理故不處不當貧賤而得貧賤則自家義理已無愧居之何害富貴人所同欲若不仔細便錯了貧賤人所同惡自家既無愧義理若便去其中分疏我不當貧賤便不是○富貴不以道得之如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之類
王氏曰審有兩端安只一路
葉氏曰富貴不苟處則可以長處樂貧賤不苟去則可以久處約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言君子所以爲君子以共仁也若貪富貴

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

矣何所成其名乎
慶源輔氏曰貪字與審字相反厭字與安字相反
新安陳氏曰名者實之賓因名字而適其實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四

九

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

朱子曰杜預謂草次之期言草草不成禮也便是此意左傳過信為次亦是苟且不為久計之意苟且是暫處非如大賓大祭之時顛沛如曾子易簣之時○無終食違仁是無時而不仁造次顛沛必於是無處而不仁
西山真氏曰此章當作三節看處富貴賤而不苟此一節猶是粗底工夫至終食不違又是一節乃存養細密工夫然猶是平居暇日事可勉而至至於造次急遽之

時思難傾覆之際若非平日存養已熟此鮮不失其本心若能至此猶必於是仁萬至細審工夫其去安仁地位已不遠矣然若無粗底根基豈有遽能造於細密者故必以審富貴安貧賤為本然後能進于此乃居功之序也

朱子曰此言內外大小皆當理會外若不謹細行則內何以為田地根本內雖有田地根本而外行不謹則亦為之搖奪如世間固有小廉曲謹而臨大節無可取者亦有外面界辨分明而內守不固者

慶源輔氏曰取舍之分在外審富貴安貧賤是也而實有動於內存養之功在內所謂無終食造次顛沛之違是也而實有益於外故取舍明則存養愈精密而無違缺之處存養密則取舍愈分明而無疑礙之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四

十

雙峰饒氏曰天下之所同欲者莫如富貴所同惡者莫如貧賤雖君子之心亦無以異於人也然人之常情欲之則必趨之惡之則必避之鮮有不因是而喪其所守者惟君子則不然於富貴未嘗不欲而得之不以其道則寧避之而不處於貧賤未嘗不惡而得之雖不以道亦寧安之而不去是則君子欲惡之與人同而去取之與人異邪誠以富貴雖可欲而所欲有大於富貴者貧賤雖可惡而所惡有大於貧賤者千乘萬鍾得之若可以為榮然義之不度而有害於吾本心之仁則適足以為辱不得之若可以為威然命之能安而無害於吾本心之仁則乃所以為樂人欲知此而於二者之間審所擇焉則天理人欲去取之分判然於中而存養省察以全吾本心之仁者自有不容已者矣是以古之君子戰兢兢兢靜存動察不使一毫慢易非僻之私得以留於其間而有終食之違焉造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四

士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四

士

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
惡不仁者真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
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而不使少有反
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朱子曰好仁惡不仁只是利仁事却有此
二等然亦無大優劣好仁者是資性渾厚
底惻隱之心較多惡不仁者是資性剛毅
底羞惡之心較多聖人謂我未見好好仁惡
不仁者又從而解之曰我意所謂好好仁者
須是無以尚之惡不仁者須是不使不仁
者加乎其身是好之篤惡之切非略略恣
地知好惡底○好仁者如好好色舉天下
之物無以加尚之若有以尚之則其好可
移矣若說我好仁又却好財好色便是不
書大全辯上論卷四 十一

雙峰饒氏曰好仁者於好上重惡不仁者
未便是仁因其惡不仁也而後能為仁故
曰其為仁矣其是將然之辭既惡不仁則
亦將為仁矣其是將然之辭既惡不仁則
不仁之事加於其身故也
芑山張氏曰蔡氏云惡不仁者不如好仁
之渾然其言近理若云論江夫好仁不如
惡不仁之有功力則外謬之甚蓋好仁至無
以尚工夫豈有些子虧欠如何說個不如
惡不仁有功力蔡氏妄為析別何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
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
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四 三

有不足者蓋為仁在已欲之則是志之
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
也

問一日用其力將志氣合說如何朱子曰
用力說氣較多志亦在上面了志之所至
氣必至焉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人
出來萎萎衰衰恹恹地柔弱亦只是志不立
志立自是奮發振作為這氣便生志在這裏
氣便在這裏志與氣自是相隨若真個要
求仁豈患力不足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

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
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
終以為易而又嘆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
○此章言仁之成德雖難其人然學者苟
能用其力則亦無不可至之理但用力而
不至者今亦未見其人焉此夫子所以反
覆而嘆息之也

朱子曰有一般人其初用力非不切至到
中間自是欲進不能所謂力不足者中道
而廢正是說此等人這般人亦未之見可
見用力於仁者之難得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之 四

慶源輔氏曰此章三言未見而意實相承
初言成德者之未見次言用力者之未見
未又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未見正以明
人不肯用力之意欲學者因是自警而用
力於仁耳
雲峰胡氏曰好仁惡不仁者利行之事用
力於仁者勉行之事皆未之見可嘆也用
力而未至者亦未之見益可歎也此不必
謂必無其人但謂我未見其人猶有不絕
望之意焉其勉人也切而待人也厚可於
此觀聖人之心矣
芑山張氏曰首節只是歎為仁者難下二
節說為仁甚易是鼓舞激勵人我未之見
其詞意若謂亦有力不足之見我未之見
是甚言無力不足之見也註中偶未之見
恐非本旨古註疏云蓋有能為之者矣但
我未之見也其理自勝然後學宜仍以集
註為正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

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

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

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久之仁不

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

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愚按

此亦但言人雖有過猶可即此而知其厚

薄非謂必俟其有過而後賢否可知也

朱子曰君子過於厚與愛雖於過然亦只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四

五

○人之過不止於厚薄愛忍四者併用只

是舉一隅耳若君子過於厚小人過於食

君子過於食小人過於通之類皆是然亦

不止此但就此等處看則人之仁不仁可

見而仁之氣象亦可識故但言斯知仁矣

劉氏曰周公使管叔監殷而管叔以廢畔

昭公不知禮而孔子以為知禮實過也然

周公愛其兄孔子厚其君是乃所以為仁

也○觀過斯知仁猶曰觀人之過足知夫

人之所存也若於此而欲求仁之體則失

聖人本意矣

慶源輔氏曰人情於人之過失多不致察

故夫子發此歎耳

蔡氏曰聖經渾渾涵涵但曰人之過也各

於其黨而厚薄愛忍自無不包但曰觀過

而觀人自觀自無不備但曰斯知仁而仁

不仁皆在其中矣

潛室陳氏曰過於厚處即其仁可知過於

解
反

薄處即其不仁可知觀其人之過可以知

其仁不仁矣○中舍不仁字○或曰聖人只

變峰使氏曰他見各於其黨兼君子小人

而言故下句亦作仁不仁說要之仁又雖

兼兩邊其意實重在這一邊觀過知仁惡

足見其仁一邊如底言雖過也然因其過

人則無處不薄無處不厚何待其過然後

知其不仁哉

後漢書吳祐謂掾帝時選膠東侯相祿政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四

六

之於此而觀其類乃可以得其用心之微

也或謂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仁同過

然後其仁可知記禮者之意亦可取乎曰

如此則是必欲得其人之過而觀之然後

知其仁恐非聖人之意也

雲峰胡氏曰人之過兼君子小人而言觀

過獨指君子而言仁者無心之過猶可知其

本心之存小人心之亡矣又何觀焉

芭山張氏曰雙峰謂其過猶足以見其仁

語意自明潛室云中含不仁字兼仁不仁

說似添出不仁二字了細看雲峰胡氏所

云觀過獨指君子而言益見尹氏之說不

必從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

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

○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

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

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

可乎

胡氏曰夫子但以夕死為可而今兼生順

言之者為其生順而後死安也果能有所

聞必不肯置身於一毫不順之地矣

新安陳氏曰生順死安四字本張子西銘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程子曰聞道知所以為人也夕死可矣是

不虛生也

朱子曰道只是事物當然之理只是尋個

是處若見得道理分明雖生固好死亦不妨

夕死可矣只是說便死也不妨非謂必死

也○近誠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第恐知

之或末真耳若是知得真實必能信之篤

守之固幸而未死則可以充其所知為聖

為賢萬一即死亦不昏昧過了一生如禽

獸然是以為人必以聞道為貴也○聖人

非謂人聞道而必死但深言道不一不聞

耳蓋將此二句末反之曰若人一生而不

聞道雖長生亦何為人而聞道則生也不

四書大全

上論卷四

七

必死之此

聞人無不死使誠聞道雖死何憾曰可矣

非謂必至於死也

齊氏曰子貢猶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必

如曾子之唯而後能聞爾

雙峰饒氏曰人不聞道則動作三為是非

道方知為子必不任在天地間做人既聞

忠每事順理而行生既順理則俯仰無愧

其死方安問如曾子得正而斃方死而安

曰曾子唯聞道所以須要易善曾元唯未

聞道惟知以姑息愛其親故以幸至旦為

請此章重在聞道不在死生

雪峰胡氏曰道者人之所以為人之道理

謂者此心真有得乎此理朝聞道而夕

動必無一毫私欲貫通者也苟無平日積累之

以為人之理與禽獸草木同生不可乎可

使有長生不死之說不復可乎不可乎可

矣二字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通考問朝聞夕死得無近于釋氏乎朱子

曰吾之所謂聞道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

友當然之實理彼之所謂道則以為幻為

妄而絕滅之以求其清淨寂滅者也為吾

之說者立脫變見萬端而卒無補於世教

之萬分也

四書大全

上論卷四

六

也設若朝聞世有道暮夕而死可無恨矣
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也按此說穿鑿
不所從

○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
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耻其

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程

子曰志於道而心役於外何足與議也

華陽范氏曰志於道者重內而忘外耻惡

衣惡食者未能忘外也徇其外而無得於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四 十九

志得不力只名爲志道及外物未忘則又

遷變了○問志於仁則能無惡志於道乃

猶有此病何也曰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

於仁大段是親切做工夫所以必無惡志

於道則說得來闊凡人有志於學皆是也

若志得來泛而不切則未必無耻惡衣惡

食之事○求安與飽者猶以適乎口體之

實也此則非以其不可衣且食也特嫌其

不美於觀聽而自惡焉若謝氏所謂食前

方丈則對客泰然蔬食菜羹則不能出諸

其戶者蓋其識致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

下矣陳氏曰志方求而未真有得安得無外

徒說而已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
此是不耻惡食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

者立而不耻惡者此是不耻惡衣前雖有云

咬得菜根何事不可爲是亦此意

葉氏曰心一而已役於物則害于道篤於

道則志於物天理人欲消長之幾聖人之

所深辨而學者之所當加察也

王氏曰未字見聖人待人寬厚處兩何足

字是先儒鞭迫緊切處

新安陳氏曰內重而見外之輕得深而見

誘之小斯人也與之議道則識高明而論

精微今云學道而尚羞惡衣食則與不學

無識之俗人無異其內不重得不深可知

矣言此以勸爲士而識趣卑陋者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

之與比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四 二十

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

肯也此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

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

自恣乎此老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

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

經 168—337

貴者之多也。蒲鼎大都。耦國故。獻公與二公子。鼎立為三公。吾誰適從。言城不堅。則為二公子。不知所適。堅之則為固。仇不忠。無以勉。齊黃氏曰。於天下言於天下之事。無不然。惟義之從。不可先懷適莫之念也。朱子曰。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合。便處則隨。而應之。更無所執也。義當富貴。則富貴。當賤賤。當生則生。當死則死。只看見義。理合如何。慶源輔氏曰。道是體義。是用聖人之學。以道為主。而隨事。此應有義存焉。處物為義。心無適莫。只看義。合如何。雖若有所倚。而實無所倚。道義變動。不居。本嘗有所倚。而故也。無適莫。而不主於義。則猖狂妄行。無適莫。而義之止。則步步着實也。雙峰饒氏曰。心不可先有所主。當於事至。物來。虛心觀理。惟是之從而已。老主虛佛。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四 三

主空。自謂無所住。著似乎無適莫。然無義為之據。依故至於猖狂。自恣。問吾儒。與於二氏者。何在。曰。吾儒則見虛空中。辟塞皆是。實理。故未應則無思。無為。而此理已具。已應則無適莫。而惟義之從。東陽許氏曰。無適莫者。有義為之主。無可無。不可者。義在。可則可。義在。不可則不可。爾心無住者。應事則可。亦可。不可亦可也。何獨應變不同於聖人。其應常亦未常有同也。

芭山張氏曰。蒙引謂無適莫三句。語勢要相連。說言無此二者。只有一義耳。無適莫。莫不是。此語處。若無下一句。亦不成。說語。按蔡氏此說。最善。體貼。但細看。只有一義。句稍着。像說說。個有便就中。有個方隅。在本文。只虛說。個義之與此。覺此義在。活潑潑地。如珠走盤。矣。只一事。非一家事。願公程明道謂王荆公曰。天下事。非一家事。願公。

路反焉 群處

平氣以聽之。深得此章之義。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而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問所貴乎。君子者。正以其無所待於外。而自修也。刑者。先王所以防小人。君子何必以是為心哉。朱子曰。無慕於外。而自為善。無畏於外。而自不為非。此聖人之事也。若自聖人以外。而自不為非。此聖人之事也。若以能見不善。如探湯。不使於外。以自修飾。身皆為其知有所畏也。所謂君子者。非謂成德之人也。若有所畏也。所謂君子者。非謂刑也。但言如此。則可以為君子。如此。則為小人。○樂善惡不善。猶曰。好仁惡不仁。必以刑言。則管仲所謂畏威。如疾。申公丞臣所謂慎罰。而自安於善。懷土之小人。特欲不待懷刑。而自安於善。懷土之小人。特欲全其所保。而未必有逐利貪得之心。其為善惡。亦各有深淺矣。○問此章君子小人。所懷不同。與周比。和同相反者。無異否。雙峰饒氏曰。懷土懷惠。固皆是為利。然與那為惡的。小人又似少異。但用心既殊。其終亦必至於相反。論語以君子小人對言者。甚雲峰胡氏曰。論語以君子小人對言者。甚。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四 三

多他章多指其所為者言此章則指其所
思者言所為者行事之著所思者心術之

微也
新安陳氏曰懷德者安於善懷刑者畏法

而不取為不善懷土者自戀其所有懷惠

者貪得人之所有又此所謂懷土與易所

謂安土不同易與樂天敦仁連言有安分

不外求之意此則集註曰溺其所處之安

又曰苟安其相去遠矣

東陽許氏曰德者人得於天之善理即大

學所謂明德君子常切思懷念不忘欲

至於至善之地小人不知有此狗其私心

惟思自適不能遷善以成德君子常念刑

法之可畏而自守其身不至於犯之小人

但思惠利之所在不能擇義惟務苟得雖

有刑法在前亦不顧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四 三

孔氏曰放依也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

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朱子曰放於利而行只是要便宜底人凡

事只認自家有便宜處便不恤他人所以

多怨

勉齋黃氏曰謂之放則無一言一動不在

於利者謂之多則其怨之者不但一二人

而已惟其放利所以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

為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

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

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為國乎

王氏曰讓以心言故曰禮之實

問讓者禮之實也莫是辭讓之端發於本

心之誠然故曰讓是禮之實朱子曰是若

玉帛交錯固是禮之文而擊拳曲跪非降

俯仰也只是禮之實這却偽不得既有是實自

讓方是禮之實這却偽不得既有是實自

然是感動得人心若以好惡之心而徒欲

行禮文之末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先

王之為禮讓正要以動人如何感化得他○先

為國則是禮讓為虛文耳其如禮何○問禮

者自吾心恭敬為虛文耳其如禮何○問禮

而言也君子欲治其國亦須是自家盡得恭

是也君子欲治其國亦須是自家盡得恭

方能以禮為國所謂一家讓一國興讓則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四 三

為國何難之有不能盡恭敬辭讓之心則

是無實矣雖有禮之節文亦不能行況為

國乎曰且不奈禮之節文何以為國

變峰饒氏曰孟子告梁王謂上下交征利

而國危又謂後義先利不奪不壓此正是

不讓處如何為國夫子是以春秋之時禮

文雖在然陪臣僭大夫大夫僭諸侯諸侯

僭天子故有為而言

雲峰胡氏曰能字亦緊要行禮非難能讓

為難常人雖欲讓私欲害之有欲讓而不

能者故書首稱堯為克讓讓者禮之實能

則實於讓

新安陳氏曰世人於辭受之際始或虛讓

而卒也實受非讓也必以辭讓之實心行

辭讓之實事始可以言讓有禮之實則為

國而有餘無禮之實則為禮且不足其不

能為國意蓋在言外也

通考黃氏紹曰國之不治起於爭爭起于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四

圭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

朱子曰猶言不怕無官做但怕有官不會做。朱子曰致君澤民之具達則行之無位非所患也。聖人所說只是教人不求知但盡其在我之實而已。南軒張氏曰患所以立求為可知皆為己者之事也。若有患無位與人莫已知之心一毫之萌則為徇於外矣。不患莫已知而

不讓而無禮。使有禮則上下之分截然。亂何從起。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爭何所生。故曰能以禮讓為國何有。芭山張氏曰林次崖存疑云此為當時上陵下僭而發詞雖若指人君其寔臣意居多。當時季氏據國政由已出正是臣意居聖人言此以寓箴規之意。魯君失政公室四分讓已過矣若更規之以讓非以水濟水乎。愚謂聖人只槩論政治之道不專規切季氏。况讓雖主退遜與委靡性懦迥別。以魯君失政公室四分而謂之讓認禮讓道理不明併失却聖人當日立言大指。存疑此說外甚。禮讓為國惟聖人實能盡此理于一身故其禮讓天地萬物無一之可傲在在依理而動則天地萬物總在吾和氣中。堯之允恭克讓皆其實然之理至誠充塞者也。此處不止是上下截然亂無從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四

圭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新安倪氏曰荀子勸學篇真積力久則入謂真誠之積用力久之。通考勿齋程氏曰方其靜也統宗會元萬有畢該是之謂體及其動也汎應酢醑隨事發見是之謂用貫乎始終不息不雜是之謂一。

四書大全辨

上論卷四

主

朱子曰：「一是一心，貫是萬事。看甚事來，聖人只這心應去，只此一心之理，盡貫眾理。」
○問：「未唯之前，如何曰『未唯之前』？見一事是一箇理，及唯之後，千萬箇理，只是一箇。」
如事君忠，是此理；事親孝，交友信，也是此理。以至精粗大小之事，皆此一理貫通之。
曾子先只見得聖人千條萬緒都好，不知都是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是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
工夫已到了，條萬緒一，身親歷之，聖人一點他，便醒觀禮記曾子之中，問喪禮之，變曲折無不詳盡，便可見曾子是一理貫通之。
會通來，一對萬而言，不可只去一上，須去萬上，理會若見夫子語一貫，便將許多合做底，都不做，只理會一不知却貫箇多散錢，只無一索子。夫子便把這索子與之。

四書大全辨

上論卷四

主

貫之若只說萬理一原，却只是論造化。與此章意不相似。
通考勿齋程氏曰：「人之一心，神明不測，具此眾理，而應萬事，寂然不動，此理固存，感而遂通，非由外鑲。仁包四者，該乎萬善，求仁得仁，斯為一貫。」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盡已之謂忠，推已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已推已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或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
○程子曰：「以仁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

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達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唯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會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四

无

新安陳氏曰譬則天地至誠數句就聖人分上移上一步借天地之道之體用以形容聖道之體用○朱子曰自此之外固無餘法便是那竭盡無餘之謂慶源輔氏曰聖道之體用與天地一則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曰自此之外固無餘法皆自然而莫之為而為故曰亦無待於推矣河東侯氏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恕不出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之功用之謂恕明道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箇除不得正謂此也朱子曰盡已之謂忠推已及物之謂恕忠恕二字之意只當如此說曾子說夫子之道而一貫乃聖人公共道理盡已推已不足貫一貫之緣一貫自是難說曾子借學者忠恕以形之○一貫自是難說曾子借學者忠恕以形容一貫猶所謂借粗以形容細○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學者則不能無異

可學分貼頁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四

三

此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仁義別耳曾子所言忠恕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爲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蓋既口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也○循天道至微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專以太虛無形爲道體而形而下者爲粗迹也○一忠一片實心做出百千個恕來○忠只是一箇心上恕則貫乎事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少者懷之亦是一箇一老者安之是這一箇一自忠而出所以貫之也○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思言大德小德張子言理一分殊只是是一個渾渾淪淪真底流行貫注他更下不得是一個渾渾淪淪真底流行貫注他更聖人是一箇無爲天地是一箇無心底忠恕位固是一個道理在三者自有三樣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此語極是親切○忠在聖人是誠恕在聖人是仁仁與誠則說開了惟忠恕二字相粘少一個不得○問夫子之道如太極天下之事如物之有萬物雖有萬而所謂太極者則一太極雖一而所謂物之萬未嘗虧也至於曾子以忠恕形容一貫之妙亦如今人以性命言太極也不知是否曰太極便是四到得生兩儀時這太極便在兩儀中特這太極便在八卦中覺軒蔡氏曰盡已之謂忠須是此心發得十分盡方是忠若留得一分未盡便不得謂之忠推已之謂恕須是推已心以及大如已心之所欲方是恕若有一處推不到便不得謂之恕此是學者著力之忠恕也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四

三

下文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朱子曰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此是天地聖人自然之忠恕也學者誠能由着力之忠恕亦可做到自然之忠恕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新安陳氏曰此曾子就聖人分上移下一步借學者忠體恕用之名以形容聖道之體用

朱子曰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偽妄以其必於此而本焉故曰道之體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以其必由是而之焉故曰道之用○忠即理實理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亦只以道實理流行發生萬物牛得之而為牛馬得之而為馬草木得之而為草木○一本是統會處萬殊是流行處在天道言之一本是元氣之於萬物有日月星辰昆蟲草木之不同而只是一氣之所生萬殊則是日月星辰昆蟲草木之所得以生

者一箇自是一箇模樣在人事言之則一理之於萬事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動息灑掃應對之不同而只是此理之所貫萬殊則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所當於道者一箇是一箇道理其實只是一本慶源輔氏曰集註又舉天地之體用而釋之雖不言聖人之體用然在其中矣故直言○萬殊之體道之用而已亦不復明言天地也○萬殊之實出於一本者指用之出於體謂萬殊之實出於一本也一本之所以為萬殊者指體之散於用謂一本之實散於萬殊也指用之出於體指體之散於用則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

西山真氏曰大地與聖人只是一氣字天地只一誠而萬物自然各遂其生聖人只一誠而萬事自然各當其理學者未到此地位且須盡忠恕二字誠是自然底忠恕忠恕是着力底誠孔子告曾子以一貫本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四

三

是言誠曾子恐門人曉未得故降下一等吉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即是誠雙峰饒氏曰一以貫之之字指萬而言萬者一之對也一是指道之總會處萬是指道之散殊處道之總會在一心者貫道之散殊在萬事以道之總會在一心者貫道之散殊在萬事者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嘗謂道字門曾子答門人何道不曰一本萬殊豈非兩字學者類而曰忠恕何也曰一本萬殊豈非兩字學者盡得忠恕便會以貫之也曰不若忠恕兩字學忠恕也忠恕是勉強底一以貫之是自然底主於誠身故其告人便就行處說

至誠無息喻夫子之至誠無息是以天地之其所是應曲當下言至誠無息者道之體是言夫子之心至誠無息乃道之體萬物各得其所是言夫子之應萬事各得其所為道之用

朱子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見周禮疏如比也此自家心推將去仁與恕只爭些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

慶源輔氏曰中心為忠謂中心所存本無一毫之外無彼此之心為恕謂如我之心而推之於外無彼此之間也

朱子曰以己是自然流出不待安排布置推己是着力便有轉折只是爭箇自然與不自然○以己及物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聖人是因我這裏有那意思便去及人如因我之饑寒便見得天下之饑寒自然知得我去及他便是以己及物如賢人以下不可不教也如此三反五折便是推己及物只是爭箇自然不自然

朱子曰天道是體人道是用動以天之天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四

三

只是自然○問天道人道初非以優劣言
自其渾然一本言之則謂之人道謂之天道自然此與誠
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語意自然不同○誠
是已感而見諸事物者所以謂之天道○
是自然○是問諸事物者所以謂之天道○
人之忠恕為動以天賢人之忠恕為動以
人矣又以忠為動以天賢人之忠恕為動以
已推而分此以內外而分盡已雖涉乎人
聖賢而分此以內外而分盡已雖涉乎人
為然為之在已非有接於外也縱橫錯綜
見其並行而不相悖則於此無礙矣又曰
中庸之言則動以人爾
潛室陳氏曰忠恕是對立底道理故以體
用言其體無妄故曰天其用推行故曰人
○黃天曰以聖人比學者聖人之忠是天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四

三

也陳氏曰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
不已即無息也此摘詩二句以言天地之
道至誠無息即天地之道之忠也出乾道
之變化以生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之
正此摘易二句以言萬物各得其性命之
天地之道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之至
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之至
道之體萬物各得其性命之至
是祖述程子此條而敷演之皆是用等語皆
一貫是將一貫放下說○曾子借天地以明
忠恕是將一貫提起說○程子借天地以明
胡氏曰渾然一貫提起說○程子借天地以明
間斷在學者則為忠在夫子則為一在天
變無不合乎理在學者則為忠在夫子則
變無不合乎理在學者則為忠在夫子則
為貫即用地隱而為萬物各得其所也一
體貫即用地隱而為萬物各得其所也一
所能知體不可見非學之至者不能知也
獨呼曾子語之問觀之當時侍坐非必一人
新安陳氏曰曾子之問觀之當時侍坐非必一人
以忠恕告之門人之才未達一貫故夫子
各因其才所以曰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
朱子曰忠恕名義自合依達道不遠乃掠
乎道也○曾子曰欲學自合依達道不遠乃掠
實只是程子又移上一階說天地之忠恕其
分明○或問曾子曰欲學自合依達道不遠乃掠
以發用流行處未造其精否曰不然聖人所
且見聖人之用不同而不知實皆此理流

三

美

經 168—345

四書大全辨

上論卷四

三

行之之語精察即致知也況大學成於曾子格物致知實大學之始教又觀記曾子問中禮之權變曲折纖悉必講明之豈有全不加意於致知而變化其氣質之魯者哉
通考仁山金氏曰首一條伯子語夫子之忠恕後條叔子語造化之忠恕違道不遠學者忠恕以已及物仁也一句上應無待於推下應動以天爾此是提起一級明夫子之道下學上達此是放下二級明曾子之意
通考朱氏文炳曰一貫忠恕體用而已矣曾子於此著明之而於大學尤推廣之修身以上所以體此忠也一之所以為體也齊家以下所以行此忠也貫之所以為用也此一貫忠恕為聖賢相傳之心法也
芑山張氏曰或問先儒以忠為一以貫之而貫何如曰若然則是夫子以一以貫之而

四書大全辨

上論卷四

三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
小人反是
朱子曰君子見得這事合當如此那事合當如彼但裁處其宜而為之○君子之於利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四
義見得委曲透徹故自樂為小人之於利亦是於曲折纖悉間都理會得故深好之○喻義喻利不是氣稟如此君子存得此心自然喻義小人陷溺此心故所知者只是利若說氣稟定了則君子小人皆由生南軒張氏曰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蓋義者無所為而然也凡有所為而然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存此義利之分也朱子謂義者無所為而然此言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者
象山陸氏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習所習者必在於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斯喻於利矣
雙峰饒氏曰此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而言所以於義與利之精微曲折各能深曉

程子是說喻以後事象山是說喻以前事
王氏曰篤好在喻後志習在喻先
陳氏曰天理所宜者只是當然而然無所
為而然也人情所欲者只是不當然而然
有所為而然也
新安陳氏曰君子喻義本善求利然義之
所安即利之所在義之和之利自在其中
小人喻利雖專求利然利必背義不義
之利利愈得而害愈甚矣要之義利之界
限學者先明辨其幾微必必其取舍
至深論其趣味則君子小人成天淵判矣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思齊者冀已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已亦
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四

堯

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

責人而忘自責矣

雙峰饒氏曰省謂警省非徒察也
程子曰見賢便思齊有若者亦若是見不
賢而內自省蓋莫不在已
鄭氏南升曰見人之賢者知其德行之可
尊可貴則必思我亦有是善天之所賦未
嘗虧欠何以不若於人必須勇猛精進求
其必至於可尊可貴之地見不賢者則彼
是情欲汨沒所以至此必須惕然省察恐
已亦有是惡潛伏於內不自知覺將為小
人之歸此言君子當反求諸身如此
慶源輔氏曰人心之明賢否所不能遁然
徒見之而不反諸身以致思齊內省之誠
則無益於我非為已之學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此章與內則之言相表裏幾微也微諫所
謂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
不從又敬不違所謂諫若不入起敬起孝
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所謂與其得罪於
鄉黨州閭寧執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
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四

卑

朱子曰幾微只是漸漸細密諫不要峻暴
硬要關截○問幾微是見微而諫否人做
事亦自有葛地做出來那裏去計幾微處
胡氏曰子之事親主於愛雖父母有過不
容不諫然必由愛心以發乃可故下氣怡
色柔聲皆深愛之形見者也所以謂幾微
而諫不敢顯然直達已意也
朱子曰又敬不違敬已是順了又須委曲
作道理以諫上不違微諫之意恐唐突以
觸父母之怒下不違微諫之心務欲置父
母於無過之地見父母之不從恐觸怒遂
止而不諫者非也務欲必諫遂至觸其怒
者亦非也
新安陳氏曰不曰若諫而曰幾諫孰字有
深味純就以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而巳
問微諫者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得孝
子深愛其親雖當諫之時亦不敢伸已
之直而辭色皆婉順也見志不從又敬不
違幾見父母心中不從所見便又起敬起
孝使父母歡悅不待父母有難從之辭色

而後起敬起孝也。若或父母堅不從所諫，甚至怒而撻之，流血可謂勞苦亦不敢疾。然愈當起敬起孝，此聖人教天下之為人子者，不惟平時有愉色婉容，雖遇諫過之時亦當如此。甚至勞而不怨，乃是深愛其親也。朱子曰：「推得也。」好。西山真氏曰：「起者疎然興起之意，就者反復純熟之謂。不諫是陷親於不義，使得罪於州閭等而上之，諸侯不諫使親得罪於國，天子不諫使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孰諫也。怒撻之流血，猶不敢怨，況下於此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撻亦起敬起孝。敬之外，豈容有他念，亦豈容有一息忘乎？」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四

望

芒山張氏曰：「全要看父母三字，靜思我幾諫正人子成親苦心處，徹底只這箇念頭，須想他委曲深至意思。」○幾諫前非不敬，不違時非不諫，又敬只是滿平其初，非有增益開口只說事，父母不說諫，父母事字中便含蓄敬字在。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已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即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已之所在，而無憂召已，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通經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胡氏曰：「已見首篇此蓋復出而逸其半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四

望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恐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南軒張氏曰：「以年之盛衰察氣之強弱，而喜懼存焉。亦人子盡心於其親之一事也。」王氏曰：「愛日之誠，四字於懼字旨意深切。」雲峰胡氏曰：「人生百年曰期，而能百年者，幾何人哉？始以其期言之，如年八十，猶可也；而期者僅二十年，可懼也。年九十，猶可也；而期者僅十年，可懼也。故可喜之新，安陳氏曰：「愛日者懼來日之無多，惜此日之易逝，而於事親之道，有不及也。」王安

石詩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得愛日之意

通才吳氏曰愛日謂及時奉養無懈於

芭山張氏曰一則以喜二句一氣直下

連看不宜截看喜懼非兩平非兩時喜處

便有懼之意思雲峰胡氏說得之○存疑

云不是空空一個懼欲及時盡力以事親

也故曰愛日之誠自不能已按此非添設

籠說到盡力懼字精神纔充足無缺○

朱子語類云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只是這

一事上既喜其壽只這壽上又懼其來日

之無多注中引既喜其壽又懼其來日

些如此却是兩事矣按此說親切宜玩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四

聖

可耻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

○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

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

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

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朱子曰此章緊要在耻字上若是無耻底

人未曾做得一分便說十分矣范氏說最

好只緣胡亂輕易說了便把行不常止事

非踐履到底為能及此○人之所以易其

言者以其不知空言無實之可耻也若耻

則自是力於行而行之出也不難易矣

厚齋馮氏曰古人言之必行不能躬行而

徒言之是所耻也後之學者直講說爾已

義理非不高遠而吾躬自在一所不知耻

之何哉

芭山張氏曰兩句一氣順連謂古者言不

輕出就就耻躬不逮耳而今則反是意在

言外若說古者言何以不出耻行不逮其

言便似下句釋上句集註所以不出為此

故也非語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曰凡

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慶源輔氏曰約與放相反約則守夫規矩

之中之放則遠於見矩之外

朱子曰約有收斂近裏着實之意非徒簡

而已或曰約恐失之吝嗇曰這約字只是

凡自收斂○此約字是實字若約之以

禮約其情則約字輕○問以約失之者鮮

凡人須要檢束令入規矩準繩便有所據

守方少過失或是侈然自肆未為不差錯

曰說得甚分明

南軒張氏曰凡人事事以節約存心則有

近本之意雖未能皆中節而失則鮮矣

芭山張氏曰解尹子云少言者不為人

忌少行者不為人所短少智者不為人所

勞少能者不為人所役此特守拙避患作

節謹度之意與字通約只是自守非有

行智而皆少之也時儒引開尹釋約字

庸甚當以朱子之說為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四

聖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胡氏曰自吾道一貫至此十章疑皆曾子

門人所記也

或問言懼其易故欲訥訥者言之難出諸

口行懼其難故欲敏敏者力行而不情也

朱子曰然

致堂胡氏曰敏訥雖若出於天資然可習

也言煩以訥矯之行緩以敏勵之錄我而

已不自變其氣質矣貴於學哉

南軒張氏曰言則欲訥行則欲敏蓋篤實

自修無一毫徇外之意也

雙峰饒氏曰此即矯輕警惰之法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四 望

必有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朱子曰德不孤以理言必有鄰以事言○

問鄰是朋類否曰然非為君子之德有類

小人之德亦自有類○此言有德者聲應

氣求必不孤立與易中德不孤不同彼言

敬義立則內外兼備德盛而不偏孤不孤

訓爰中太字

新安陳氏曰秉彜好德人所同同德相應

天理自然之合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德行道有得於心者指

有德之人而言之陳氏謂行道有得於心

者皆是因人用功處論如孝弟忠信之類

是也愚謂行道有得於心不能有加於明

德懿德德性之外正以復其明全其懿盡

其信而已是得於天者其本然之統體行

道有得於心者乃其脩之復之之條目也

不同如此若知德者鮮不恒其德之類則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程子曰數煩數也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

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

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

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

事同也

勿軒熊氏曰後篇言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皆此意也

新安陳氏曰大倫中以人合者皆主義義

有可否之分合則從不合則去不比父子

兄弟以天合者皆主恩恩則無可去之理

故君臣朋友之事同也

東陽許氏曰事君交友之道所當為者固

非一端此章以君友同言又同一數字所

以專主諫爭說

芑山張氏曰非教人諫不行便當去善不

納便當止須知諫何以不行善何以不納

總歸我精誠不足感格他徒用曉曉故自

取疎辱二數字有其口舌有餘精誠不足

徒止徒去也集註胡氏云云非子游語意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四終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五

公冶長第五

如有污損缺失責令賠補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通考勿軒熊氏曰前三章言孔門弟子十四至二十一章言列國大夫二十章至二十四章通論古今賢人末三章一言夫子之志夫子之學一言改過記者之微意程氏復心曰不說是格物窮理之端則汲汲於論人似非爲已之學

四書大全辯論上論卷五

一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縲息列反

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縲繫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

通考東陽許氏曰其必有以取之矣其字指長也聖人言其可妻是必長有德而有

以得聖人此言若云聖人有取乎長則不須用其字

朱子曰雖嘗陷縲紲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非謂以非罪陷縲紲爲可妻也慶源輔氏曰在我無得罪之道而不幸有罪自外至何足以爲辱在我有得罪之道雖或幸免其罪於外何足以爲榮故君子有隱微之過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不幸而遇无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裔夷之獄皆受之而無慙也雙峯饒氏曰可妻以其素行取之縲紲非罪以其一事言之在縲紲則似不可妻非其罪則無害於可妻也齊氏曰匡章非孟子遂爲不孝之子公冶長非夫子遂爲有罪之人天下之不遇聖賢者衆矣東陽許氏曰擇婿之意全在可妻也上下而却言長雖曾在縲紲自是爲人所誣累非長實有罪則縲紲不足汗行

四書大全辯論上論卷五

二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各适字子容謚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已也程子

曰此以已之私心窺聖人也。凡八避嫌。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况聖人乎。

朱子曰三復白圭見其謹言言行相表裏。謹言必能謹行矣。又曰邪有造是君子道。長之時南容必不廢棄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陷害君子之時南容能謹其言行必不陷於刑戮。新安陳氏曰此章本不見謹於言行意參。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五 三

以三復白圭章故云。厚齊馮氏曰免於刑戮非必免於縲紲也。縲紲之不免聖人所不能計。特計其能保身免禍。庶幾亂而刑戮易於陷之也。唯謹首領耳。蓋世亂而刑戮易於陷之也。唯謹身免禍。庶幾亂而刑戮易於陷之也。唯謹。范山張氏曰集註既云長之爲人無所考。則在縲紲一事亦未有明據。看本文雖在二字猶言長即使在縲紲中畢竟非其罪。非謂長實有是事也。東陽許氏曾在縲紲可泥甚。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曾無君子者斯焉

取斯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

德者故夫子既嘆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說苑子賤爲單父宰所父事者二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敬子賤以治人之術。朱子曰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獨交。取友親炙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胡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有才智仁愛爲單父宰民不忍欺以年計之孔子年時子賤方年二十餘歲意其進師夫子退從諸弟子遊而切磋以成其德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五 四

故夫子歎之如此。朱子曰論語中說君子有說最高者有大。樂說者如言賢者之類聖人於子賤南宮适皆曰君子哉若人皆大樂說。南軒張氏曰非特歎譽之多賢言美質係乎薰陶之效如此也。雙峯饒氏曰稱人善已可言厚又推本其父兄師友乃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

也曰瑚璉也。女音汝。瑚音胡。璉音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

賤故以已爲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新安倪氏曰按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璫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是商曰瑚夏曰璫也此因舊註想因瑚在上璫在下而誤耳外方內圓曰璫外圓內方曰簋

程子曰瑚璫可使施禮於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於四方可使與賓客言而已

朱子曰子貢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子貢是器之貴者與賤器不同然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偏處

南軒張氏曰瑚璫雖貴然未免於可器也賜能因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至則亦何所限量哉

雙峯饒氏曰用之宗廟故曰貴盛黍稷故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五 五

曰重飾以珠玉故曰華美子貢之才可使從政爲卿大夫是貴重也而有言語文章之可觀是華美也

胡氏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此以爲有用之成材者因下文瑚璫而加重其詞爾○或問子貢亦未至於不器之君子歟

朱子曰子貢能有所取以成德可充之以至於不器子貢雖有所用之成材尚有所局而未至於不器也

龜山張氏曰論語非史家編年此節合上節無年月日時可考不必上下牽連假令

又人問曰論語後儒腐迂不合理者莫此爲甚矣

朱子曰子貢亦未至於不器之君子歟

朱子曰子貢亦未至於不器之君子歟

朱子曰子貢亦未至於不器之君子歟

張問令尹子文哀公問弟子季康子問仲由果皆有因而後問耶蒙引說亦不可從蓋朱子晚年再改刪集註止于闕雖樂而不淫一章故此節不無拘泥若更改刪至此必刪此數語使朱子而有知當不以鄙論爲妄耳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仲弓

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

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程子曰有便佞之才者多入於不善故學不貴佞

朱子曰佞是無實之辨又曰佞是捷給便口者不是詭是箇口快底人却未問是不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五 六

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換得說話也如子路何必讀書之言子曰惡夫佞者是也

慶源輔氏曰仲弓從事於敬恕以求仁又在德行之科而夫子稱其可使南面今或

者又以爲不佞爲嫌則決非務外而事口者故以爲重厚簡默也人情徇外而不事內

求名而不務實故以佞爲賢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辦也憎惡也言何用

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辦而

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

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淡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四書大全

上論卷之五

七

爲才衛以視鮑之佞治宗廟然顏子爲邦之問夫子則告之以遠佞人蓋木訥者近仁多言者數窮佞多失言不佞不害其爲賢也新安陳氏曰或人稱仲弓之仁而短其不佞夫子不輕許許以仁反喜其不佞不佞是天然流行無一毫之間愛之理心之德六字所以盡仁之道爲甚大只此十字之約不惟諸儒累千百言莫能盡而前後聖賢所論仁字博精渾渾千條萬緒莫不總會於十字之中矣勉齋黃氏曰當理而無私心朱子據所聞於師者而言此章即已之所見而言全體二字已足以該當理無私心之義加以不問而發其所獨得故子文子章雖引師

說而或問乃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則亦引前章之說以釋後章之旨亦足以見前說之義爲詳且密也陳氏曰仁惟此心純是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全體云者非指仁之全體而言乃所以全體之也西山真氏曰仁者兼該萬善無所不備如人之頭目手足皆具然後謂之仁也雙峯饒氏曰此體字當作活字看即君子體仁之體仁之體本全故體此仁者不可以不全

四書大全

上論卷之五

八

雲峯胡氏曰全體而不息如真蔡之說則仁之體本自渾全如陳饒之說則是以人全體之愚玩朱子之意仁道至大是說仁全體而不息者是說仁者之人故著一者字蓋仁只是人之本心所貴乎仁者於此心本體無一毫之虧欠又無一息之間斷也新安陳氏曰胡氏通主仁者之人之說自是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爲仁此體仁之說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仁以爲己任弘也成而後已毅也仁者本心之全體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全體此仁即弘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不息即毅也必如此始足以參透全體而不息者之語歟通旨朱氏公遷曰愚承先君子之教曰仁之一字以成德言者不易言蓋無所不體而自然不息者聖人也能全體之而不免有息者亞聖者也體之未必能全而息之之時又多者仲弓子路以下是也若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而遠以爲仁則非惟未加不息之功而實不知全體之妙矣○又按指仁之全體而言則爲自然之德性自人能全體不息之而言則爲體道之成德

此皆專言之仁皆可謂之以德言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
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
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
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
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
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
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五 九

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
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
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新安陳氏曰未能真知此理而無毫髮之
疑則正當學時未是學而仕時
朱子曰斯之一字甚大有所指而言如事
君忠事父孝皆是這箇道理若自信得及
則雖欲不如是不可得若自信不及如創
勉強做得欲要自信得及又須自有所得
於這箇道理上見得透全無此子疑處方
是信○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
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於是雖已見
得如此却自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
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然未能決其將然
故曰吾斯之未能信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五 十

朱子曰大意便是本初處若不曾見得大
意如何下手做工夫若已見得大意而不
下手做工夫亦不可斯者非大意而何若
推其極只是性蓋帝之降衷便是
陳氏曰開於心體上未到昭晰融釋處所
以未敢出仕其心體上未到昭晰融釋處
或問開其下工夫不到頭故止於見大意
見道分明何也朱子曰人雖不見其大意
故安於小惟見之不明故存若一出一
不安於小如知其非至之淺深也今開之
所信者且其驗之於身又如此其切而手有
容自欺也則其見道之明又爲如何然曰
見大意則固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
慶源輔氏曰人惟見道不分明故所言合
糊不決今開斷然以爲未能信未可以仕
而治人故知其見道分明也
胡氏曰謂之見道分明者凡毫釐之未信
皆自知之也
慶源輔氏曰聖人明於知人何不能知但
其未信之實毫釐纖悉處與意味曲折不
若開自知之精耳
朱子曰據他之材已自可仕只是他不欲
如此小用了又欲求進是他先見大意了
方肯不安於小成若不見大意者只安於
小成耳如人食藜藿未食芻豢只知藜藿
之美及食芻豢則藜藿不足食矣又曰他
是不肯便做小底所謂有民者達可行
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問開之未信若
理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須是
真見得不義殺一不辜處便不可以得天下若
說略行不義略殺一不辜做到九分也未甚

害也不妨這便是未信處這裏更須玩味
省察體認存養亦曾見得決定地而不
可不信處耳○所謂然如大寐之得醒方始
是信處耳○開所謂斯是他見得此箇道
理了只是信未及他眼前看得只是這
般猶未純熟他是見得箇規模大不入這
小底窠坐曾點被他見得箇規模大不入這
皆所不屑爲到他說時便都恁地脫灑想
見他○只是天資高便見得恁地都不曾做
工夫○點見得高却於工夫上有疎略處
開見處不如點然有向進之意點則規矩大
開尤縝密○論資稟之誠慤則開優於點
語其見趣超詣脫然無毫髮之累則點賢
於開然開之進則未已也
慶源輔氏曰器言其志量也所見者大所
知者明則其志量自然不肯安於小成共
進進不已之意不至於大而化化而不知
之神不止也則他日所就果可量乎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五

上

雙峯饒氏曰集註釋悅字有三朱子謂悅
其篤志程子謂悅其已見大意謝氏謂悅
其不安於小成惟其不安於小成故篤志○
不安於小成惟其不安於小成故篤志○
按程子遺書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集
註采之以曾點事在後不欲學者躐之故
去上二字
雲峯胡氏曰已見大意已字有意味蓋漆
雕開已見大意而未析其微曾點已見大
意而易略於細使二子之學各有所進則
其已字當如此看
此也○已字當如此看
芭山張氏曰斯字諸說紛紛如朱子語類
云此章當於斯字看斯是拈箇甚麼語之
一字甚大有所指而言象山語錄云吾人
觀道只如家常茶飯故漆雕開曰吾斯之
未能信斯此也陳潛室云斯乃指心而言
心者萬用之源淮海近語云不曰道而曰

斯。蓋天地間只是此理而已。再無別物。故
直指之曰斯。或又云斯字論語中多有此
等。如知及之之字。一樣。學者須要理會。
云指此理而言。便是。賢語。愚按諸說。非失
之。泛。即失之。泥。或謂斯字直指。然言他
則心與理皆在其中。心能明理。然後可以
仕。此說亦自合理。若模糊恍惚。以爲不可
名言。特腐儒嚙語耳。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

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

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五

上

之言耳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

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

適於義也

慶源輔氏曰聖人欲浮海豈有憤世長往
之意其憂時閔道之心蓋有不得已者
子路不惟今日遂以夫子爲必行而喜其
與已其平日所爲多傷於剛果而不能裁
度以適義如率爾之對迂也之言皆是也
胡氏曰得時行道使天下無不被其澤此
聖人之本心也世衰道否至於無所容其身
豈聖人之不得已乘桴浮海雖假設之辭然
傷時之不得其用也如子路之勇於義不以
流離困苦而二其心故謂其能從我是皆
憂深思遠而形於言也子路不知夫子之

本心而喜夫子之與已可謂直情徑行而無所忤度也
注氏炎昶曰集註能不能字是揚而抑之處所能者稟賦之剛果所不能者學力之未至也

新安陳氏曰既云勇於義又云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何也蓋勇於義是略見大意能勇於行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是仕於術也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疾之是勇於義不知食出公之食為非義是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范山張氏曰總是非美無所取非揚裁成子路意未確○浮海非定語存疑云浮海不是泛舟○異有所遇耳謂道不行無所往矣吾將乘桴浮于海海上島夷之君或者有所遇乎按林氏此說迂甚蒙引看浮海句得聖人語意宜從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五

十三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左傳襄公八年悉索敝賦以討于蔡三十一年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
朱子曰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五

十四

朱子曰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意便是仁不仁三子之心不是都不仁但一事上不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仁苟於一事上曰不然蓋纔說箇仁字便是以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纔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而無私心所門工夫不過居敬窮理以修其身也求仁只是這些工夫未到此則德性常用若能至敬以窮理工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
慶源輔氏曰諸子之於仁蓋亦勉焉而未能有諸己也故或曰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耳方其志氣清明存養不懈則是心存而有其仁及私意橫生少有間斷則是心亡而無其仁矣將以為

有則有時而無將以爲無則有時而有既不能必其有無則以不知告之勿軒熊氏曰此與後篇由可使有勇求可便足民赤願爲小相章互見兵財禮樂乃國之大政而三子之才皆足以當之見聖門有用之學然治事之才易見本心之德難全故夫子皆不許其仁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女音汝下同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

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五

十五

明睿所照卽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

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胡氏曰十者數之終以其究極之所至而言二一之對以其彼此之相形而言

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朱子曰明睿所照推測而知兩句當玩味

明睿所照如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

知如將些子火逐些子照去

慶源輔氏曰問一知十不是知一件限定

知得十件只是知得一件限定知得二件只是知得二件不是知得一件限定

知得通達無所執泥知得周徧始終無遺

始則思而通久則明睿生而物無遺照矣

又曰惟是生知之聖人則全體昭著不待推廣若夫學而知之者則須居敬窮理漸漸開明固不能無淺深之異也胡氏曰顏子之於吾言無所不說可爲知十之驗又曰聞一知十豈有事可拾哉亦以況顏子明哲舉首見尾而已所不及耳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旣語以

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

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

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五

十六

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

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

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

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朱子曰凡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

知亦不肯屈服如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

高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

慶源輔氏曰自屈生於自知自知之明則

不容於不自屈也且自知之明則不安於

所以許之

朱子曰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底敏

悟曉得時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

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
曾顏而下便口口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
然終是曉不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去所
以孔子口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
新安陳氏曰孔門顏悟莫如顏子子貢可
以亞之所以終得聞性與天道與一以貫
之豈局於聞一知二者哉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
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

朽許久反朽音
汗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鏝
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
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淺責之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五

七

新安陳氏曰志謂心志氣謂血氣志先情
氣隨而昏則教無施處如朽木糞牆雕畫
之工無施力處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
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行去聲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夫子自言於予之
事而改此失亦以重警之也胡氏曰子曰
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
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而後已惟恐其
不及也宰予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

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然而倦
是宴安之氣勝傲戒之志情也古之聖賢
未嘗不以懈惰荒寧爲懼勤勵不息自彊
此孔子所以淺責宰予也聽言觀行聖人
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
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
行耳

覺軒蔡氏曰學者誠能立志以自彊則氣
亦從之不至於昏惰何有於晝寢故學莫
先於立志
慶源輔氏曰玩理以養心則志不昏以志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五

六

而帥氣則氣不惰志不昏氣不惰則有受
教之地而聖人之教可得而施也朽木不
可雕糞土之牆不可朽正以喻其志氣昏
惰而教無所施耳聽言觀行聖人明睿所
照不待是而後能至誠與人逆於詐故
非緣此而盡疑學者仁以體物教人不倦
故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也
范山張氏曰始今非兩時猶言吾原是要
如此而今不爾也須一申說觀行正欲使
行者自省不爾聽言者如此言者何獨自安
愒然有不樂觀的意思總是提醒宰予意
在言外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

慾焉得剛

焉於
虞反

剛堅彊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

四書大全

上論卷五

九

歎其未見申枻弟子姓名慾多嗜慾也
嗜慾則不得爲剛矣○程子曰人有慾則
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
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
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
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枻之
慾不可知其爲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
或者疑以爲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爲慾耳
問慾欲何分別朱子曰無心欲字虛有心
慾字實二字亦通用

四書大全

上論卷五

十

原齋馮氏曰枻之剛乃血氣之剛夫子所
言乃義理之剛也血氣之剛物慾得以屈
之惟義理之剛則不爲外物所奪爾
雲峯胡氏曰孟子論浩氣曰至大至剛
天地之正氣也悻悻自好客氣也或人真
中悻惑其剛之似而夫子識其不剛之此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
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
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
故夫子以爲非子貢所及○程子曰我不
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

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

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

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

朱子曰欲無加諸人此等地位是本體明

之事子貢未到此田地而遽作此言故夫

子謂非爾所及言不可以躡等

朱子曰此章程子晚年仁熟方看得如此

分曉說得如此明白所以分仁恕者只是

生熟難易之閒爾然底是仁生底是恕自

然底是仁勉強底是恕無計較無觀當底

是仁存計較有觀當底是恕

雲峯胡氏曰本文無字是子貢說勿字是

夫子說程子是借夫子說恕之事以見子

貢所論是仁之事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五

主

芭山張氏曰非爾所及也語氣微婉正觀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性

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

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

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

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躡

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

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

也

慶源輔氏曰威儀德之見乎容貌者文辭

德之見乎言語者

問子貢是問文章中悟性天道抑後來聞

孔子說性天朱子曰是後來聞孔子說性

章亦是性天朱子曰是後來聞孔子說性

發見處然他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後來是

聞孔子說性與天道今不可硬做是因文

章得

陳氏曰聖人教不躡等平時只是教人以

文章到後來地位高方箴以性與天道

新安陳氏曰堯之文章朱子釋以禮樂法

度與此不同者堯達而在上其文章見於

於治天下夫子窮而在下其文章惟見於

吾身在天下故以禮樂法度言在吾身故

以威儀文辭言也

王氏曰此理在天未賦於物故曰天道此

理具於人心未應於事故曰性即元亨利

貞仁義禮智是也文章至顯而易見此理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五

主

西山真氏曰文章二字之義五色錯而威

然有章文章可聞夫子作日以身教人

威儀文辭自然成文有章者皆是所謂吾

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

若性與天道則淵奧精微未可遽與學者

言恐其臆度料想馳心玄妙反躡等而無

所益故罕言之論語僅有性相近一語亦

已足兼言氣質之論語僅有性相近一語亦

易方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

謂道繼善成性方是正說性與天道亦可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

四書大全辯

上諭卷五

三

盡方好喫不盡又增加亦徒然
南軒張氏曰有所聞而實未副勇者之所
耻也唯恐有聞則其篤於躬行可知門人
記此亦可謂善觀子路者矣然此之得一
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則未免有強力之
意耳
慶源輔氏曰人之有勇多有用於非所當
用者子路之勇用以力行真能用其勇矣
勿軒熊氏曰子路勇於力行而致知工夫
不及所以成於孔聖之難
或曰此即子路聞斯行之之勇門人以爲
弗及而著之夫子以爲兼人而退之何也
雲峯胡氏曰著之者門人弗及其行之勇
推敬之辭也退之者夫子恐其徒事乎行
之勇而或之出也
山張氏曰子路之勇亦有用于非所當
用者如喜從浮海歟孔聖之難是也輔氏
謂其用以力行未確

第 1 卷

計總
反大

之弟

子朝
宋人
鄭七
天
種
孔
少
之
疾
之
妻
使
遇
室
之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自
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

聲奸
去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恥下問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爲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於初妻之姊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悝其爲人如此而

四書大全辯

上諭卷五

二五

春秋左氏傳云哀公十一年冬衛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嬀發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嬀寘于犁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譖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其嬀遣使室孔姑孔文子之將交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享則簋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

五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于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
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

美

伍氏諸國都及遼鄰車服尊卑各有分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五

毛

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
朱子曰有章是為章程係法有服是貴時
衣冠各有制度鄰國人謂取我田疇而伍
之取我衣冠而祿之是子產為國時示服
有定制不敢著底皆收之義中故曰取而
褚之又曰有章是一都一都各有規矩有
服是衣冠服用皆有等級高卑義字有剛
斷之意其養民則惠及使民則義惠與義
相反便見得子產之政不專在子寬就都
鄰有章與見得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
○或問四者亦有序乎曰行已恭則其事
上非有容悅之私而能敬矣惠於民而後
使之以義則民雖勞而不怨矣
新安陳氏曰事上之敬即行己之恭之所
推使民之義又所以濟其養民之惠也
張氏存中曰左傳文公三年秋八月丁卯
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仲尼曰威又

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矣
繼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居三
不知也又按家語顏回篇曰置六關王肅
云六關關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
行客故為不仁傳曰廢六關未知孰是姑
併錄之僖是閔兄嘗為臣位應在下下展
禽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于朝也六關
塞關陽關之屬所以禁絕來遊而廢之儀
蕭與民爭利也作虛器謂居蔡之室山節
藻稅也逆祀聽夏父弗忌諸僖公也爰居
海島也
厚齋馮氏曰自其立諸政作丘賦制參辟
鑄刑書言之其所未盡者誠多也自春秋
之時言之知君子之道者誠寡也聖人之
言褒不溢美貶不溢惡猶其所長之多而
所短自不能掩爾
雲峯胡氏曰集註於使民義獨跡其實而
言者子產為政三年與人頌之曰我有子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五

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植之及其卒
也孔子聞之曰古之遺愛也先儒云子產
精神全在義字上夫民之所以頌之夫子
所以取之者以其惠而能義孟子所謂惠
而不知為政姑指濟人一事而言爾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
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五

天

南軒張氏曰聖人論豫之六二介于石不
終日貞吉以為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為知幾蓋交道易以陵夷非正其志者莫
之能守也交久而敬不棄亦可謂善矣聖
人於人雖一善必錄天地之心也
勉齋黃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可不敬乎攝
以威儀相觀以善一有不敬則失朋友之
道矣惟其久而敬也則愈久而愈親拍肩
執袂以為氣合酒食遊戲相徵逐以為生
死不相背負未有能全交者也夫子美平
仲之善交友之道盡於此矣
葉氏少蘊曰夫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
故知其如此
新安陳氏曰一人之交初則敬久則玩久
而玩必不能全交久而不替初心之敬所
以為善交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居猶藏也蔡
大龜也節柱頭斗拱也藻水草名稅梁上
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藻

於禮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
民義而諛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
所謂作虛器卽此事也○張子曰山節藻
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
宜矣

朱子曰卜筮事聖人固欲人信之然藏龜
須自有一合當處今乃如此是他心惑於鬼
神一向倒在下筮上了安得爲知古說他
僭若是僭便是了不仁了今只主不知言大
夫不藏龜禮家乃因立此說藏文仲在當
時人說是非常底人孔子直見他不是處
便見得聖人微顯闡幽處
南軒張氏曰所貴乎知者爲其明見理之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五

元

是非也方其時世俗以小慧爲知故於文
仲有惑焉夫子明之使人知夫所謂知者
在此而不在彼也
新安陳氏曰不務民義本文無此意然諛
瀆鬼神二者常相關樊遲問知子曰務民
之義微鬼神而遠之可知矣朱子蓋卽
答樊遲問知之意以斷微文仲歟
朱子曰三不知皆是語瀆鬼神之事○國
語魯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
日城文仲使國人祭之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
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
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子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
穀於菟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
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
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
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
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左傳宣公四年初若敖娶於鄧生鬬伯比
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鄧淫於鄧子之女生
子文焉鄧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鄧子
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
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
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五

手

勉齋黃氏曰喜怒不形釋三仕三已無喜
愠物我無間釋舊政告新知有其國而不
知有其身通釋上兩節
通考仁山金氏曰左氏莊公三十年楚申
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至僂公
二十三年子元爲令尹三十八年子元爲
令尹子文爲令尹三十二年子文爲令尹其
後子文之爲令尹又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爲
令尹則是卒又爲令尹也卒而子文繼之
三仕三已別無所考子文之爲令尹也子
文先爲之治兵而子元復治之子元爲令
尹子文爲令尹其後子元又爲令尹子元
又曰立氏僂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
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頰
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
若國何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
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二十七年楚子將

國宋子文治兵於不義一人子而復治
 其治兵而後子之傳政於子而後治
 靖諸內而後治外所傳幾何按此傳政之
 說亦舊說也新之證但子文之傳政子玉
 乃以令尹實戰功城濮之役又重其事權
 以令尹實戰功城濮之役又重其事權
 事遂可以見矣
 或謂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
 忠見傳時便是仁也○問令尹子文之忠
 若其果無私意出於至誠惻隱便可謂之
 仁否朱子曰固是然不消泥他事上說湏
 看他三仕三已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
 尹又湏看他告得是否只緣他大體既不
 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如管仲之歸
 反故聖人却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
 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五 圭

通考張氏師曾曰未知焉得仁當為二句
 集註於令尹子文始之以未知終之以未
 許於陳文子始之以未知而終之以不許
 各為兩節且又有輕重於其間必讀作二
 句然後文義方通而得集註之意
 芒山張氏曰集註善怒不形數句只就行
 事氣象約略言之耳子文生平精神未必
 遠至此若果物我無間知有國而不知有
 身即此是忠便即此是仁如何又說他焉
 得仁觀勉齋朱子說自見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
 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一邦
 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

復抄
又反

聲

聲
同聲
下聲

聲
反

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齊大夫名杼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
 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匹也違去也
 文子潔身去亂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
 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
 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
 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愚聞之師
 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今以是而觀二
 子之事雖其制行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五 圭

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
 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遂以小者信其大
 者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
 章不知其仁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并與
 三仁夷齊之事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
 為義可識矣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
 所謀者無非僻王猾夏之事文子之事齊
 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
 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

附

三

經 168—367

似不可謂之全體顏子三月不違庶幾久而不息夷齊三仁事當理而心無私故皆同謂之仁于文文子之事非特心未能無私而事亦不當理何以得爲仁乎
 通考程氏復心曰全體不息大段從體上說來當理無私大段從用上說來全體不息是盡仁之實當理無私是求仁之要子路冉求文子子文一偏之性事偶當乎理者也不可以外著之似而許其仁也仁體平事當乎理固可因用以見其體之該性卽理而理無不在也仁根于心心雜乎私不可以用而許其仁之全情出於氣而氣或有偏也孔子罕言仁亦不輕許人以仁其罕言也欲求之事物之實而不虛慕其仁之名也其不輕許也不因其事爲之小而遂與其仁之大也知此可以知心德之全矣
 涂潛生曰忠者未必仁也而仁者未必不忠清者未必仁也而仁者未必不清忠與清皆仁中之一事心能全此仁則忠與清在其中子文文子之薨未知其果當於理而真無私心故不許其仁者以其出於一時之勉強耳
 左傳莊公三十年楚殺令尹子元以鬬殺於莠爲令尹信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子文以爲功使子玉爲令尹子文爲令尹凡二十八年注杜氏曰按莊公三十年楚成王立九年矣信公二十二年卽成王之三十六年也楚自武王三十二年僭稱王魯桓公之八年也武王五十年卒于文王立文王十三年卒子堵敖立堵敖五年卒弟成王立信公元年楚成王之十四年也楚伐鄭鄭卽齊故也五年楚圍穀於莠滅之六年楚子圍許許男面縛入伐隨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鬬

美

穀於楚帥師伐隨取成而還二十一年宋
 人以爲鹿上之盟以求詭侯於楚楚人許
 之諸侯會宋于孟楚執宋公以伐宋已而
 釋之二十二年楚人伐宋宋公及楚人戰
 于泓宋師敗績公傷股明年宋襄公死二
 十三年楚師伐陳討其煎于宋也此僭王
 猾夏之事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楚自熊通僭號是爲楚
 武王至魯莊公三十年子文爲令尹僖公
 元年楚人伐鄭與齊桓公爭諸侯連年侵
 伐於是齊爲陽穀之會僖之四年齊桓有
 次陘之師雖受盟於召陵而明年子文身
 有滅弦之師以威江黃道栢又明年楚明
 圍許與齊桓公爭鄭僖之十一年伐黃明
 年滅之十五年伐徐齊桓公救徐而楚卒
 敗徐于婁林及齊桓公卒僖之二十年子
 文身有伐隨之師以爭漢東諸侯二十一
 年宋襄公爲孟之會而楚執宋公以伐宋

又明年敗宋師于泓取鄭二姬以歸子文
 無諫也二十三年得臣伐陳取焦夷誠頓
 而子文以令尹賞之及晉文公立而楚伐
 宋伐齊子文又重子玉之權以遺之卒以
 致敗然猶爭霸不已凡此皆僭王猾夏之
 事朱子云如管仲三歸反坫聖人却與其
 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
 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
 通考仁山金氏曰崔杼之弑君申鮮虞責
 問丘嬰曰君昏不能正危不能救死不能
 死申鮮虞尚以責嬰况陳文子爲大夫其
 不能正君討賊安得無罪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宋向戌欲弭諸侯之
 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晉許之如楚楚亦
 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
 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
 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注杜氏曰按
 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齊君是時陳文子

書大全辨上論卷五 三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五

通考仁山金氏曰陳文子出入皆不見於
 春秋襄公二十五年經書齊崔杼弑其君
 光不書陳須無出奔二十七年宋向戌弭
 諸侯之兵齊人弗許陳文子請許之其六
 月齊慶封陳須無皆至會則是崔子弑君
 之三年文子已復反於齊預其大政而傳
 不明言其反其九月崔氏內亂慶封為杵
 攻崔氏盡俘其家杵至無所歸繼而外傳
 不言陳文子與謀與否二十八八年文子又
 主朝晉之謀其冬文子父子始與謀攻慶
 氏子朝須無以公歸慶封奔吳齊盡召羣
 公子於陳須無公尸崔杼于市焉其後文子
 卒其子無字用事至其孫乞厚施於國至
 桓桓簡公
 朱子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
 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
 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今子文仕於
 蠻荆執其政柄至於再三既不能革其僭
 王之號又不能止其猾夏之心至於滅弦
 伐隨之事至乃以身為之而不能正君樂亂又
 文子立於淫亂之朝既不能正君樂亂又
 不能先事而潔身至於請方伯以討其賊去國
 三年又無故而自還復與亂臣共事此二
 者平日之所為止於如此其不得為仁也
 明矣然聖人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
 雖不輕許而亦不輕絕也學者因其言而
 反以求之則于仁之理與人之所以得是
 名者庶幾其可然識乎
 雲峯胡氏曰子文知有楚而不知有周以
 春秋導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知有已
 而不知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
 矣

學為忠反初

南父聲三去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五

新安陳氏曰論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
 之私可見矣夫子只言未知焉得仁而朱
 子直斷其為不仁蓋本章外究竟到底之
 斷案也
 芭山張氏曰人固有無私心而處事未必
 當理者蓋心雖無私見理未甚融徹使不
 能泯應曲當耳未有事當於理而其心未
 必無私者若果私心未除處事焉能當理
 當理而無私心一句正見仁者體用兼該
 處宜一氣渾淪看不宜兩截分析看○清
 與忠特就子文文子行事言之未可與聖
 人同日語若聖人為之忠清裏便有仁朱
 子說是程子云亦只是清忠非也南軒分
 疏程說反贅○夷齊求仁得仁殷有三仁
 雖言事而德在其中饒氏云皆是事言
 并理之甚聖人當曰尚論夷齊微箕輩却
 是就事而求其心非遺心而事言事饒氏
 說宜刪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魯大夫各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
 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
 也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
 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
 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愚按季文
 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
 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
 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

思之爲尚
思之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

左傳文公六年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
喪之禮以行杜註聞晉災病故既而晉襄

公果卒
朱子曰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

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

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後人之以義制

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也○思之未得者

須著子細思到思而得之方是一思雖見

得已是又須平心更思一遍如此則無不

當○問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所思豈

止於三曰橫渠云未知立心惡多思之致

疑已知立心惡講治之不精講治多思莫

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推此求之可見思只

潛室陳氏曰若爲學之道則不厭思此只

爲應事言之耳

左傳文公十八年二月公薨文公二妃敬

屬諸襄仲敬嬴發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

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五

堯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五

罕

之愈淡而愈淡豈可以救限而君子物格
知至者萬事遂微事物之未皆有定則則
此語只是文子事抑衆人通法皆當以再
爲可耶不客有越思耶而程子又南故只
就爲惡一邊說也朱子曰物格知至者應
物雖從容然臨事豈可不思況未至此豈
可不熟思耶故以再思爲衆人之通法蓋
至此則思已熟而事可決過則惑矣
雙峯饒氏曰窮理是思以前事果斷是思
以後事
陳氏曰理之明則是非判斷之果則從違
決
新安陳氏曰務窮理明也貴果斷決也明
于方思之初決於既思之後若不明不決
而徒多思則愈思而愈惑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

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
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
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
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
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
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
可及也○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
故曰不可及也亦有不當愚者比于是也

衡 各 衛 千 張 甬 塞 莊 也 子 之

望

經 168—371

可愚說如何聖臣

四書大全

上論卷五

聖

新安陳氏曰以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及稱
 南容不辱免刑戮遠伯玉仕宋懷等例之
 則有道而知當是發舒以自見無道則隱
 當是韜晦而無為今益以武子之時有事
 無事可見反謂之知盡忠清難反謂之愚
 何也蓋處有道而安者易處無道而濟
 變者難武子當文公時安當矣知者行
 所無事此可及之知也當文公之失國國
 家多事而能竭忠冒險保身全君此知者
 所難而不取焉乃若愚而冒為之非黃愚
 也柳子厚曰武子邦無道則愚知而為
 愚者也不得為真愚是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愚謂迹之似愚也愚難
 不巧避沈晦不招禍而能委曲以濟君此
 其不可及也程子此段又是章外之意蓋
 比于是王族少師軍武子是九世公族邦
 無道之時皆當正救維持寓子以沈晦維
 待迄能有濟而且免患但衛侯出入始終

以亂亦是衛子欠匡救之功不無失諫之
 過蓋文公不禮重耳之時衛已失諫文公
 背華從楚又失諫其疑叔武又失諫已照
 而疑先期而入又失諫其再入也賂殺元
 頃及子環又失諫夫君無道而不諫但務
 沈默以兩全之雖不可及然君子濟世一
 以愚為尚亦有不當者故又出此下一條
 以補此章之意
 芭山張氏曰武子無所謂有道時亦不見
 何者是智只聘魯時湛露彤弓之對足見
 智處焦漪園云註以有道為文公時誤
 武子莊子之子公族之說父死子繼成公
 初年莊子會盟于向三年武子始盟完
 緣何遽事文公有道無道是成公有道
 是復國以後無道是失國以前成公有道
 諫而不可得非諫知人者蓋當成公時欲
 愚不可及自是設身處地語信如仁山之

學欲

前此

言者

亦在

斐

四書大全

上論卷五

聖

說則聖人妄許寧武矣。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
 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
 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
 畧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
 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
 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
 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
 而思其次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
 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
 端耳故欲歸而裁之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子比三至陳有匡人
 之難反衛再適陳蓋經宋牼之難主司滅
 貞子家後又自陳適蔡有絕糧之厄遂如
 葉楚昭將用孔子子西止之會卒三則又
 自葉反適陳久之在陳之時明年即自衛反
 此言蓋蔡於三在陳之時明年即自衛反
 章連後篇中行章及孟子末篇觀之則意
 極明備
 問何故只思狂士不及謂者朱子曰狂底
 却有軀殼可以繫策翁者只是以守得些
 便道是了所謂言必信行必果者是也○
 成章是有首有尾雖狂簡非中然却做得

這箇道理成箇物事不是半上落下的故聖人雖謂其狂簡不知所裁然亦取其成藝就如子路之勇真箇成一箇勇求之藝真箇成了一箇藝言語德行一箇齊被他做成了○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蓋他任也是做得箇狂人成○問孔子欲歸而裁之後來曾之徒弔喪而歌全似老莊聖人既裁之後何故如此曰裁之在聖人聽不聽在他慶源輔氏曰大凡學者易得有狂簡之病非篤志爲己者不能免也雖琴張曾點猶或墮於此失志意高遠即所謂志大也過高遠則勢利拘絆他不住故或可與進於道然溺於高遠又有脫略世故之弊故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是以不可不有以裁之而使歸於中正也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五 聖

微庵程氏曰狂簡者志大而略於事宜其梗槩疏率乃能斐然成章者蓋其稟氣英明賦質堅勁雖致廣大而不屑于精微然其規模之廣大實非卑下者所能攀雖極高明而不屑于中庸然其志趣之高明實非平凡者所能企也其立志之行豈不斐然可觀但各矜所自得非得聖人以裁之則廣大雖有可觀而精微未究高明雖可喜而中庸有未協且有琴張曾皙牧皮之失考其行而不謬焉者矣新安陳氏曰狂者易過中失正得聖人裁之則得中正矣狂則必貴於裁裁則不終于狂也

邑山張氏曰何故不及狷者此問泥甚聖人不當曰必也狂狷乎此章偶舉狂簡耳非謂狂的可以驅策狷者只是自來有所分別軒輊於其間也朱子說不必從

意辨有特介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免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

史記列傳索隱孤竹君是殷湯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姓墨胎氏名初字子朝伯夷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五 聖

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謚也地理志云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朱子曰伯夷介者宜其惡惡直是惡之然能不念舊惡却之他清之好處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伯夷叔齊不念舊惡要見得他胸中都是義理人之有惡不是惡其人是惡其惡耳到他既改其惡便自無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那人既改其惡又從而追之此便是因人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却不是惡其惡也此與不遷怒一般其所惡者因其人可惡而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只見他善處而不見他惡處聖賢之心皆是如此南軒張氏曰以夷齊平日之節觀之疑其狹隘而不容矣今夫子稱其不念舊惡何其宏裕也蓋於其所爲亦率夫天理之常而其一毫介於其間則是私意之所執而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狗物掠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而千駟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五 聖

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
朱子曰如此求之如此與只看他小事尚如此到處千駟萬鍾亦只是這模樣范氏曰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此大此語尤痛切謂至易得之微尚委曲如此若臨大事如何得肯綮枉其小便害其大此皆不可謂誠實也○問看孔子說微生高一章雖一事之微亦可見王霸心術之異處一便地得緯略氣象一便見得雅處氣象曰然慶源輔氏曰平心順理以應物則為直若有一毫計較作為則不得為直知乞醯以應人之求為不直則知所以為直矣然厚齋馬氏曰人謂申張國夫子以慈如其非則人謂文仲知夫子以乞醯知其非直夫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足過也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謝氏曰二者之可耻有甚於穿窬也左丘明耻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耻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

朱子曰足者謂本當如此我却以為未足而添足之故謂之足若本當如此則是自足了乃不是足凡制字如此類者皆有兩意

或問左丘明非傳春秋者邪朱子曰未可知也先友鄭著作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左丘明所耻巧言左傳必非其所作慶源輔氏曰此雖與穿窬事不類然其心陰巧譎詐以取悅媚諂傾陷則甚於穿窬陳氏曰穿窬者之志不過陰取貨財而止若過通以事人匿怨而友人有其甚於穿窬止於取貨財之謂邪故可耻有甚於穿窬也
朱子曰匿怨心怨其人而外與交也孔門編排此書已從其類此二事相連若微生高之心久而滋長便做得這般可耻事出來巧言令色足恭與匿怨皆不誠實者也人而不誠實何所不至所以可耻與上文乞醯之義相似

勉齋黃氏曰巧令足恭諂人也其可耻者卑賤而已藏怨外交姦人也其爲險譎尤可耻
雙峯饒氏曰此上二章皆是教學者立心以直舉微生高是要人微事亦謹舉左丘明是要人表裏如一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五 兕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
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或曰勞勞事也勞
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

朱子曰顏子是治箇驕字于路是治箇吝
字顏子之志不以己之能愧人之不能是
與物共○問無伐善無施勞善與勞如何
分別曰善是自家所有之善勞是自家做
出來底○無伐善是不矜己能無施勞是
不矜己功
南軒張氏曰人之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
服車馬之間此意未嘗不存焉于路蓋欲
克其私於事物間者其志可謂篤而用功
可謂實矣比於顏子則又宏焉理之所在
而有於已其於善也奚伐爲吾之所當爲
而已其於勞也奚施蓋存平公理而無物

之問也學者有志於求仁則子路之事
未宜忽要當如此用力以爲入德之塗
則顏子之事可以馴致矣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
之少者懷之

少去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
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
懷我也亦通○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
違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
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爾又曰子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五 辛

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
亞於浴沂者也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
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
免出於有意也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
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爲
也今夫羈勒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
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
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
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

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今二說其義。方集諸老者。我養之以安而後。方安於我。○問。此三者。莫是朋友。是其等輩老者。是上一等人。少者是下一等。八三者。足以盡該天下之人。否。朱子曰。

然。

趙齋黃氏曰。集註前說是作用。後說是效。

驗。後說與前說。動靜和意。思相類。自是。

聖人地位。但前說却有一心。自然物各付。

物之意。有天地發生氣象。况顏子。子路。皆。

是就作用上說。故前說為勝。

朱子曰。他人於微小物事。尚惡不能捨。仲。

由能如此。其心廣大而不私。已矣。非意在。

於求仁乎。○子路。顏子。孔子。皆是將已。與。

物對說。子路便是箇舍己忘私。底意思。今。

若守定他這說。謂此便是求仁。不成。子路。

每日都無事。只是如此。當時只因子路。偶。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五 至

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又就他那一。

事上說。然意思却只是如此。

趙氏曰。求仁。猶與仁為二。不達仁。則身已。

居仁而常。不去安仁。則心即仁。仁即心安。

而行之。無適非仁矣。

程子曰。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

勞。是他顏子。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

便是天理上事。

朱子曰。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

物我之心。夫子有善與人。物之心。○子。

路。顏子。只是性分上事。會無伐善。無施勞。

馬。顏子。則不足言矣。然以顏子。此之孔子。

則顏子。猶有善。勞在。若孔子。便不見存。

顏子。又曰。子路。底。較。粗。顏子。底。較。細。○子。

小。聖人。底。大。子。路。底。較。粗。顏子。底。較。細。○子。

然。都是。去。得。箇。私。意。了。只是。有。粗。細。○子。

路。收。斂。細。密。可。到。顏子。地。位。顏子。底。純。熟。

又展拓開。可到孔子地位。

西山真氏曰。聖門學者。誠實端然。言者即。

其所行。行者即其所言。苟躬行。有一毫未。

到。斷不敢輕。以自許。子路。為一人。勇於為善。

而篤於朋友。故所願如此。蓋。於。一。字。乃。

人心之深。害。私。苟。未。忘。雖。於。骨。肉。親。戚。之。

間。尚。不。能。無。彼。此。物。我。之。分。况。朋。友。乎。子。

路。之。言。雖。只。及。朋。友。然。觀。其。用。心。則。其。至。

公。無。私。可。見。矣。顏。淵。之。志。又。大。於。子。路。蓋。

視。已。之。善。如。未。有。善。視。已。之。勞。若。初。無。然。

觀。其。用。心。雖。至。堯。舜。地。位。亦。歎。然。常。若。不。

足。子。路。所。謂。車。馬。衣。裘。與。朋。友。共。特。顏。子。

善。中。之。一。善。耳。夫。子。之。言。志。又。大。於。顏。淵。

蓋。二。子。之。猶。未。免。於。用。意。若。聖。人。則。如。天。地。

然。一。元。之。氣。運。之。於。上。而。天。地。之。間。無。一。

物。不。得。其。所。不。待。物。上。若。力。然。後。能。之。又。

非。二。子。所。及。然。今。學。者。且。當。從。子。路。學。起。

必。知。子。路。之。忘。私。然。後。方。可。進。步。不。然。則。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五 至

物我之私。橫於胸中。如盜賊。如戈戟。然又。

安能有善。不伐有勞。不矜如顏子乎。况於。

聖人地位。又高。又遠。非用力。所可到。須德。

盛。仁。熱。從。容。中。道。然。後。不。期。而。自。至。耳。此。

非。始。學。之。事。故。必。先。學。子。路。之。忘。私。而。後。

可。

問。洛。沂。地。泣。慈。高。程。子。稱。子。路。言。志。亞。於。

洛。沂。何。也。朱。子。曰。子。路。學。雖。粗。然。他。資。質。

也。高。如。人。告。以。有。過。則。喜。有。聞。未。之。能。行。

誰。恐。有。聞。見。善。不。伐。選。聞。善。必。從。皆。是。資。質。

高。車。馬。輕。裘。都。不。做。事。看。所。以。亞。於。洛。沂。

故。程。子。曰。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

若。達。便。是。這。氣。象。也。又。問。洛。沂。是。自。得。於。

中。而。外。物。不。能。以。累。之。子。路。雖。未。至。自。得。

然。亦。不。為。外。物。所。動。矣。曰。是。

胡。氏。曰。以。氣。象。觀。之。子。路。發。於。意。氣。者。也。

顏。子。循。其。性。分。者。也。夫。子。則。渾。然。天。理。者。也。

也。子。路。所。以。亞。於。洛。沂。以。其。胸。次。灑。落。非。

五

四書大全解 上論卷五

五兩

之妙言其不易學者如此子貢贊其道之高言其不可毀者如此學不厭智也至夫子既聖矣以德言聖人江漢以濯之至瞽瞍乎不可尚已子貢賢於仲尼二章兼道人孟子言仲尼不爲已甚者以德行言聖人孟子言仲尼不爲已甚孔子自言君子依乎中庸二說互相發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章以功用言聖人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世衰道微至惟春秋手以事功言聖人繼往聖開來學則其功賢於堯舜撥亂世而反諸正則其功著於春秋宰我舉其說體言孟子卽其一事言見其禮而知其政至未有夫子也以禮樂言聖人豈惟民哉至未有盛於孔子也兼資質德行言聖人仲尼祖述堯舜章孔子之謂集大成至非兩力也兼德行學業言聖人子之所慎齊戰疾子釣而不綱戈不射宿兼德行事實言聖人子所雅言詩書

事君之際。述而不作。默而識之。蓋有不知而作者。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吾有知乎哉。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君子道者三。此七章見聖人自謙之辭。吾十有五至所欲不踰矩。十室之邑。我非生而知之者。德之不修。加我數年。文莫吾猶人也。此六章聖人謙已誨人之辭。

芭山張氏曰。朱子老者安于我云云。推到安信懷後一層。非聖人當日語氣。黃勉齋論甚確。○聖人氣象。凡見于容貌言辭者。總是應物。而朱公遷碎瑣分析。謂其數章屬容貌。某數章屬言辭。其數章屬應物。語氣殊覺窒礙宜刪。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五 堊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南軒張氏曰。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則懲創之深。省察之力。其必能含舊而新。是圖若是。則於進德也。就樂勉齋黃氏曰。自訟而見於言。不若不言而自責於心之深切。不言而心自咎。是改過之幾。蓋悔悟深切。則誠意所蓄。根溪力固。纔說出來。意思便消散了。

齊馮氏曰。不曰不見而曰未見。不敢絕天下於無人也。雲峯胡氏曰。訟者欲勝人。內自訟則勝人。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十室小邑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通考仁山金氏曰。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二畝半之宅在田。二畝半之宅在邑。凡邑三十二家。十室之邑。甚言其小。不滿三十家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五 堊

南軒張氏曰。聖人斯言。使學者知夫聖可學而至。雖有其質而不學。則終身為鄉人而已。

勉齋黃氏曰。夫子自言好學。固是謙辭。然聖人惟生知。所以自然好學。學者一出一入而不加之意。正以其不能真知義理之切。身故爾。

新安陳氏曰。忠信之質。聖人與人同耳。子學之至。則充極此美質而為聖人。不好學所以孤負此美質而不免為鄉人。美質之不可恃。而學力之所當勉如此。○朱子答問云。誼疏之讀。不成文理。校註疏音。焉如煙讀。屬下文。故朱子既音如字。且云屬上句也。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五終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經世書舍藏書不准外借

雍也第六

如有污損缺失責令賠補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

與前篇同

胡氏曰此章前一半與上篇大意同而八倫篇論禮樂亦與為政末相接大抵記聖人之言多以其類而卷帙之分特以竹簡之編既盡而止其篇目則聊舉其二字以為之別爾
新安陳氏曰亦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通考勿軒熊氏曰十五章孔門弟子二章列國大夫後十五章多言學博文約之德即至善所止也知之好之樂之即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六

上論卷六

此學也內夫子出處一章變魯變道一章則夫子之志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重

有人君之度也

厚齋馮氏曰人君聽治之位必體天地陰陽之衡背南面而衡明也
問竟洪簡重也是說仲弓資質地朱子曰夫子既許他南面則須是有人君之度這又無稽考須是將他言行來看如何慶源輔氏曰惟寬洪惟簡故重寬則有容故洪簡則守要故重寬與簡御眾臨下之道也故有人君之度而可以南面度以德量言也
洪氏曰語顏淵以為邦王者之佐也仲弓

南面諸侯之任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朱子曰莊子所稱子桑戶與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為友蓋老氏之流
朱子曰仲弓為人簡重見夫子許之以伯子亦是一箇簡底故以為問夫子言此人亦可者以其簡也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六

上論卷六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廢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六

五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
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
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
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
內存乎簡而簡則爲疎略可謂得其旨矣
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
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
朱子曰夫子雖不言其居簡之失而可字
已寓未盡善之意仲弓雖未喻可爲僅可
乃能默契其微旨分別出居敬居簡之不
同夫子所以深許之

雙峰饒氏曰無物只是無私意無私意則
能循理所以無物只是無私意無私意則
問集註何不全用程說朱子曰程子只說
得敬中有簡底意亦有自處以敬而行
不簡却說不及聖人所以居敬則行簡
二者須是周盡其所以不敢全用他說又
曰程子說自不害果能居敬則理明心
定自是簡又曰世間有居敬而所行不
是煩擾便是請客也須臨時兩三養換食
不勞擾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
尚清靜及至爲相每日酣飲不視事隔牆
小吏歌呼參亦酣歌以和之何有於居敬
陳謝子言自是兩事程子作一事看了道
此段若不得仲弓下而更問一問人只道
可也簡便過了故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
這亦見仲弓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

在道之理
內理之理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六

六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
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
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

行簡之方好○問仲弓之有仁君之度何以
知然耶曰以前篇不佞之義此章居敬以
行簡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謝氏以爲簡
以臨之莊以蒞之蓋近之矣然其深厚廣
博宜在人上之意則疑其主於德而言也
而而不曰爲政則疑其主於德而言也
問居敬居簡之義理著明故其所以見於事
者自然操得而義理著明故其所以見於事
處身者既務於簡而無煩擾之患若所以
以簡爲事則是民理準則所以行之者又一切
勉齊黃氏曰居謂身所自處行謂見於所
行觀其以居對行則是以處身對行事明
矣居敬而後可以行簡乎

芑山張氏曰程子云居敬則心中無物
所行自簡朱子曰云居敬則心中無物
臨其民它說而行簡以臨民則行簡自是
一頂這而字是別與起今固有居敬而
把得志重却反行煩碎底今說道居敬
則所行自簡却反行煩碎底今說道居敬
全用程說朱子曰云程子只說得一邊愚
兩件事矣况真居敬的人未有反行煩
碎者觀舜恭己無爲可見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六

七

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
 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
 也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
 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程子
 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又曰
 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
 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已何
 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
 已何遷之有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
 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
 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於己者
 不使萌于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
 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為好學顏子
 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
 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
 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
 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

此本言動之極

不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六

八

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
 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
 矣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
 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
 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
 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
 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
 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
 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為學者不過記誦
 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朱子曰不遷怒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
 如此却言動上乃是此二事與學全在禮
 是成效處○怒與過皆自己上來不遷不
 貳皆克己已上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
 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無空衡平既
 怒之後水清霧釋方過之萌瑕類莫逃既
 知之後根株悉拔此所以為好學而集註
 慶源韓氏曰真好學直字須仔細看
 新安陳氏曰人惟不能克己私故遷怒
 者私意之執滯也貳過者私意之隱伏也
 顏子之學真能克己故當怒未嘗不怒既
 怒則不遷之功過未嘗不知既驗則不貳
 皆克己之功過未嘗不知既驗則不貳

厚齋馮氏曰師有父兄之道故稱受教者
為弟子當是時曾子尚少好學而可以傳
道者惟顏子一人而已曰今也則亡言好
學者無存也不曰不聞而曰未聞不敢以
一己之聞見厚誣天下之無人又焉知來
者之不如今也
雲峰胡氏曰專說不遷怒怒每自血氣而
發顏子之怒在理而不在血氣故不遷
朱子曰懶於已只是畧有些子不足於心
便自知之即隨手消除不復萌作
許氏曰心過常小身過常大顏子雖有心
過無身過無身過易無心過難要當制之
於心而已
雙峰饒氏曰道者方法之謂言學以至乎
聖人底方法是此意也下文言學之道與學之得
其道皆是此意
問儲精朱子曰精氣流通儲蓄得二氣之
精聚故能生出人物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六 九

朱子曰本是本體真是本體人不雜人偽靜言其
初未感物時五性便是真未發便是靜
朱子曰性固不可鑿但人不循此理去傷
了他
朱子曰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
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力行求至如踐履
之事知所往如識路力行求至如踐履
雙峰饒氏曰日用功最緊要處在約其情使
合於中約是工夫中是準則四勿便是約
的工夫禮便是工夫中是準則四勿便是約
於中則心得其正而不蕩性得其養而不
鑿
雲峰胡氏曰程子此段議論皆自周子太
極圖說來天地儲精此精字即是二五之
精其本也真而靜真字即是無極之真特
周子自太極說來故先真而後精程子只
是天地說起故先精而後真儲字即是凝
字自古言性未嘗言五性圖說謂五行之

怒人說何下發一又 無聖偏如大怒王
則說謝上第已一之矣 可凡於註見句功已

生也各一其性故此曰五性具焉圖說謂
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此則曰其中
動而七情出焉蓋五性感動之後有善有
惡至於情既熾而益蕩則全失其本來之
善矣圖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聖人
立人極之事此曰約其情使合於中學者
究已之事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一三四條叔子二條兼
取伯叔子本字指五行之理真指五性靜
指未發約是工夫中是準則
雙峰饒氏曰不遷不貳皆是守而未化之
事若怒自然不遷心無過可貳則化而無
事於守矣
程子曰小人之怒在已君子之怒在物小
人之怒出於心作於氣形於聲以及於物
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怒在理則
無所遷動乎血氣則遷矣舜誅四凶蓋因
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六 十

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
來時便見是惡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
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
上蔡謝氏曰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則其所
好乃克已之學也
朱子曰顏子因物之可怒而怒之又安得
遷內有私意而至於遷怒者志動氣也有
為怒氣所動而遷者氣動志也或謂不獨
遷於他人為遷就其氣動而遷之便是遷
此却是中節非遷也○問不遷怒此是
顏子與聖人同節非遷也○問不遷怒此是
上說便小在顏子分上說便大蓋聖人無
怒何待於不遷聖人無過何待於不貳所
以不遷不貳者猶今人有所謂願無伐等
無施勞之意同猶今人有所謂願無伐等
是固嘗如此而今且得其不如也此所謂
血氣未嘗消釋物來觸著則乘此血氣之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六

士

有所移也。若蔡子之怒，不能得休歇而至於無一毫物事。雖在其間，或喜或怒，皆是我初無之。當此不以此動其血氣而應之，而在我初無之。容心不以此動其血氣而應之，而在我初無之。但此是顏子克己工夫，到後方如此。却不然，是以他克己工夫，說我工夫未到，那田地，是也。須知管不成道，我工夫未到，那田地，亦見得克己工夫，否曰：固是然，然克己亦非一端。如喜怒哀樂，皆當克，但怒是粗而易見者。爾○顏子於念慮處，少差輒改，而今學未到處，如雷大雨，且須逐事上檢點。而過也，不論顯微，如大雷雨，只是晴明時節，青天白日，更無些子雲翳。這只是甚麼氣象。○問：喜怒哀樂於當然者，人情之不可無者也。

但不可為其所動。爾過失，則不當然而然者，既知其非，則不可萌於再，所謂頻復之者也。二者若不相類，而其向背實相對曰：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見得道理透，自不遷不貳。○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夫子告顏子教他做工夫，要緊要工夫，却只在這上，如無伐善無施勞，不遷怒不貳過，是他到處，又曰：顏子到這裏，直是渾然更無些子查滓，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水流東，渾渾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問：顏子之學，渾渾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問：顏子之學，渾渾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

此理分明，必欲約其情，以合於中。剛決以克其私欲，既去天理自明，故此心虛靜。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之六

士

隨感而應，或有所怒，因彼之可怒而已。無與焉。怒，纔過而心又復寂然，何遷移之有。所謂過者，只是微有差失，然何遷移之有。即謂手消除，更不復萌，作爲學工夫，如此可謂真好學矣。○曰：所謂學者，只是學此而己。伊川所謂約其情，大學所謂明明德，中庸所謂天爵之謂性，皆是此理。

剛論顏子曰：論功則只是敬，與義惟其明與敬，纔覺便與一刃兩段。既明矣，又持之以敬，既剛矣，又輔之以動。念慮豈能再使之善，此所以謂之不遠復也。所以謂之不遠復，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也。○問：顏子之不遷怒，與喜怒哀樂，樂皆中節，如何潛室陳氏口當。

其怒時見理而不見怒，故怒所可怒而不遷。歸於他此，克己陽剛工夫，峻潔之甚，其要固歸於中節。但以中節言，顏子無起發人慶源輔氏曰：顏子不遷不貳，乃終身學力之所就。固非一旦收其放心，便能如此。亦非是學者克己之事，故集註以爲克己之外，功必其平日遇怒則克，不使之伏藏於內，以爲之根。怒不過於物，則久不自然，不遷過感其根，則久久自然不貳。○問：怒於甲者，不覺軒蔡氏曰：不遷怒，朱子謂怒於甲者，不謂過於乙。程子謂在物不在己，不貳過，朱子謂過於前者，不復知於後。程子謂只是微有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若不同矣。然程子是就怒已發念已萌而橫言之也。其理則一，必衆之方盡其意。○問：不遷怒也。

便到得且自念思難為始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

釜請益曰與之虎冉子與之粟五秉

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四

升廩十六斗乘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六

君子周急不繼富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

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

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

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

類語

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

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

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

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有乃為之請聖

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

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

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

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

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六

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

朱子曰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段

責他而原思辭祿又謂與爾鄰里鄉黨者

看來聖人與處却寬於斯二者可見聖人

常祿亦豈得而辭哉故聖人於子華謂周
 其義不繼富於原思謂母以與爾鄰里鄉黨
 天之理也聖人從容而不過賢者審處而
 不違若以私意加之則失其權度或與其
 所不當與為傷惠而或辭其所不當辭亦
 反為有害於廉矣
 覺軒蔡氏曰楊氏謂君子之於辭受取與
 之際苟非其義一介不以與人苟以其道
 舜受堯之天下亦不為泰而士或以齋與
 為吝寡取為廉者皆不知此也以冉求原
 思之賢猶不免是況世之紛紛者乎朱子
 云此說固然然子華之富所不當繼也而夫
 子於冉子之請猶與之釜猶與之庾不直
 拒之也原思之辭所不當辭也而夫子未
 嘗疾之又教之以有餘則當推之以及鄰
 里則聖人寬容崇獎廉退之意亦畧可見
 矣然則學者未得中行不幸而過率與無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六 五

吝者未盡無貪又不可不知也模按朱子廣
 楊氏未盡之意深有不補於世教且使世之
 吝者不得託於一介不與之說以益其陋
 貪者不得託於一介不與之說以益其陋
 私而輕財重義清苦廉遜之人亦將得以
 自見故併錄之學者所宜深玩也
 厚齋馮氏曰子華之使原思之幸非必同
 一時也記者以其辭受可互相發明故係
 於此爾
 新安陳氏曰一義字可斷盡此章弟子為
 師使義也自富而請粟請益非義也不繼
 富而與之少亦義也幸常祿當與義也有
 餘以周鄉鄰亦義也夫子於亦非吝於思
 非吝辭受取與惟義之當否爾冉求為
 請自多與以爲惠原思甘貧辭常祿以爲
 廉皆察義未精故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

辭之學

辭之學

山川其舍諸
 犁雜文騂赤色周入尚赤牲用騂角角周
 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
 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
 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
 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
 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
 曰以瞽叟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
 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
 過變惡而為美則可謂孝矣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六 六

潛室陳氏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
 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以其色既赤又且
 角中程度也
 問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伊川謂
 多一曰字意以仲弓為犁牛子也考之家
 語仲弓生於不肖之父其說可信否朱子
 曰聖人必不肯對人子說人父不善之
 此章前後作用人子說人父不善之
 言焉知賢才之故故孔子教之用人此說
 幸合然亦似有有理脈曰橫渠言大者苟立
 雖小未純人所不棄也今敬夫此說無他
 只是要回互不欲說仲弓之父不肖爾何
 不虛心平氣與他看古人賢底自賢不肖
 底自不肖稱其賢可以為法語其不肖可
 以為戒或曰恐是因仲弓之父不肖而微
 其障曰聖人已是說了此亦何害大抵人

彈丸

經 168—387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六

充

是三月後一向差去但只於道理久後緊
斷一斷便接續去若無這些子斷便是
聖人所以與聖人未達一間者以此
新安陳氏曰心本仁也心正達仁私欲
斷之耳日月至焉者私欲斷之時多天
理純全之時少顏子克己私為仁漸熟
故能三月之久心不達仁然猶未免三
月之或至於達仁也便過此而能渾然
則斷則與聖人之純亦不已者一矣
朱子曰三月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為土也
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我為客也誠知辨
此則不安於客而求為主於內必矣○三
月不違底是仁為主私欲為客日月至焉
者是私欲為主仁為客然那客亦是主
人只是以其多在外故謂之客敬則常不
要出外久之亦是在主是主是主是主
去時少也又曰日月至焉底便是我被那
私欲揆出在外是我勝那私欲不得○以

屋宇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
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穩出便入蓋心安
於內所以為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內雖
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穩入便出
蓋心安於外所以為賓日至者一日一至
此心常存日月一至此自外而至也一不
知有至未至意有誠未誠知至矣雖聖使
為不善亦不至為知未至雖聖使不為此
終進出來故於見得透則心自意勉循循
自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我者信言過此
以往未之或知言過此則自家著力不得
待他自長進去又曰三月不違主有時而
出日月至焉賓有時而入○問過此幾非
在我者曰這只是這箇難過便自住不得
便自不由已只是這箇難過便自住不得
要住不得所謂欲罷不能如種樹一般初間
無著力處○幾非在我如種樹一般初間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六

手

栽培灌溉及既成樹了自然抽枝長葉何
用人力問莫是過此則聖人之意否答曰
不然蓋謂工夫到此則非我所能用力
而自然不能已如車已推而勢自去如船
已發而機自行學者苦不能辨內外賓主
不能循循不已則有時而問斷矣孟子所
謂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此語說得盡
了又云學者無他只是要理會這道理此
心原初自具萬物萬事之理須是理會得
分明
勉齋黃氏曰仁人之安宅也以宅譬之三
月不違則心為主在仁之內如身為主而
在宅之內也日月至焉則心為賓在仁之
外如身為賓在宅之外也
北溪陳氏曰張子內外賓主之辨蓋起於
夫子至之一辭知內外賓主之辨常在天
理內而為主不逐人欲於外而為賓非真
知而足目俱到者不能到此田地主勢日
伸賓勢日屈其進進自不能已過此如車
輪運轉自然不停非吾力所能與此即日
進無疆地位也
晉室陳氏曰堤出張子此語正欲學者於
人後來必大可哀
新安倪氏曰內外賓主之辨朱子有二說
定字陳氏嘗論此以後說為優北溪謂內
外賓主之辨起於夫子至之一辭的是如
此所謂主焉者至於仁也勉齋仁宅之說
尤精到以此觀之朱子或問初說也語錄
乃後來定說也故今編存或問之說於前
而列語錄及黃陳之說在後俾觀者即見
優劣一遵先師之意云
通考吳氏程曰內而主則心與理一外而
賓則心與理二也勉齋有不息之意後
說言心在則為仁不在便為不仁其肯尤

切
徐氏晉生曰終食者言其存養之密三月
者言其持守之久一日者言其速日月至
焉言其疎此皆存乎一己者也若夫漸民
以仁學民以義教化行而禮樂興使民夷
於肌膚論於骨髓非三十年之久不可得
朱氏公遷曰勉齋黃氏云心不違仁專以
知覺言仁人心也合性與知覺言愚嘗以
此推之凡以心與義理為一者合性與知
覺言也以心與義理為二者專指知覺而
言也仁義禮智根於心是合性與知覺言
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專指知覺而言心
不在焉專指知覺言心正而后身脩合性
與知覺言孟子之不動心合性與知覺而
言也告子先我之不動心專指知覺而言
推此類可見嘗有邵使者按事于番問集
軒吳先生論語言心凡幾處亦有異同如
何先生應聲曰簡在帝心天之心也從心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六

主

所欲不踰矩聖人之心也其心三月不違
仁亞聖大賢之心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衆人之心也使若惺然歎服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
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
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
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為大夫果有決斷達通事理藝多
才能○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
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

去聲今平與
問又復去聲
問又復去聲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六

主

遂猶有所取況其才之美者乎
通考吳氏程曰惟三子句下文泛言用人
之法
月恒近解曰此亦聖門器使耳古今銓選
考課諸法即此可以類推管致三代以後
官得其人其稱其任與聖門器使合者莫
如國初為盛洪武中給事中薦士者莫
上問宜何官對曰宜武中給事中薦士者
高年少勇於敢為上曰才高多過中勇
者少循理遠使收民未見其可夫年少未
嘗歷練恃才輕忽用其血氣之勇鮮有不
生事擾民者且令就學以養其德性變化
氣質用未晚也又嘗論吏部曰觀人之法
有數等才德優者上才不及德者次之
有餘而德不足又次之苟二者俱無遂勢
變移任情威福言是行非此則小人不可
用也蘇我太祖之言推之果而不免孔悝
于學必無以變氣質養德性幸不免孔悝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
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名
在齊南魯北竟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
者善為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大彘。又從而從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爲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六

三

新安陳氏曰。始言善爲我辭。辭之之意甚決。真有德旋終言去之。汝上絕之之意甚決。真有德行者。審於進退之言也。朱子曰。仕於大夫。家爲僕。家人不與大夫齒。則上等人自是不肯做。若論當時侯國。皆用世也。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曾閔方得。南軒張氏曰。門人記閔子此事於問由賜求之後。其相去可見矣。通考仁山金氏曰。子夏嘗爲莒父宰。子游爲武城宰。子賤爲單父宰。費乃季氏私邑。夫子嘗欲達之。宜閔子所不屑也。朱子曰。謝氏說得。處若近聖賢氣象也。可以警那儒底人。若常記得這樣在心下。

則可以廉頑立懦。慶源輔氏曰。閔子心雖不欲臣季氏。而不遽形於言。姑令使者善爲已辭。此與入爲善意也。又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以示其必不從之意。其與人處已兩盡其道。如此。謝氏說由求之意。曰。是豈其本心哉。却說得好。剛者必取禍。謂子路柔者必取辱。謂冉求聖人道全德備。應用無窮。其於先見之知。苑亂之才。蓋兼有之。故於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亦無不可爲之事。若未至於聖人。而欲早見豫待。以疑方來之變。則於轆轤紛沓之際。未有不失其本心者。此閔子所以爲賢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六 三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爲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

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朱子曰伯牛之類以淮南子而言耳其信

否則不可知

喪大記疾病外內皆掃君大夫徹縣士去

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既曰病者雖恒在

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向南牖

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

通考仁山金氏曰牖誤當作牖蓋室中

北牆而南牖牖牆也古人室北牆上起柱

為壁而西壁間西北角有小圓窻名謂之扉

星漏然無北牖之名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六

五

南軒張氏曰如顏冉之死乃可謂命於

日短命於冉曰命矣夫蓋其脩身之道

疾又無域而止於是則曰命而已矣有取

死召疾之道則是有以致之而至非天命

之正矣

慶源輔氏曰伯牛非有致病之道有以致

疾則非正命矣伯牛非其不能謹而有以

致之故夫子歎其命矣夫然天既與之以

是德而復使之有是疾則於栽培之理益

亦不得其常者矣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

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簞竹器食飯也瓢瓢也顏子之貧如此而

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

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

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

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

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

意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

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

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

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

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

得之矣

朱子曰顏子胸中自有樂故貧窶而亦不

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其心底

做樂

朱子曰自有其樂自字對簞瓢陋巷言其

字當玩味是元有此樂

雲峰胡氏曰欲問顏子所樂何事當先問

顏子所好何學

程子曰所處於貧賤未嘗不樂不然雖富

貴亦常歉然不自得故曰莫大於理莫重

於義○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

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

巷者處富貴則失其本心顏子在陋巷難

是處富貴猶是○鮮于氏問顏子何以不

改其樂伊川曰君謂其樂者何也曰非

道而已曰使顏子以道為樂而樂之則非

顏子矣○問程子意謂顏子之心無少私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六

五

四書大全

上論卷六

毛

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樂，而樂只是也。孟子曰：「謂非以道為樂，則底所樂只是。」蓋非道與我為二物，但熟後便自樂也。○問：伊川以「為若以道為樂」，不知道與仁又却云：「顏子為樂，若以道為樂，則不知道與仁何辨？」曰：「非是。樂者，仁而已。不知道與仁，這仁如何用？非是。樂者，仁而已。不知道與仁，這仁如何用？非是。樂者，仁而已。不知道與仁，這仁如何用？」

之氣必項此勢未嘗不固賴
觀靜平處機當然是子

四書大全

上論卷六

毛

已不能改其樂者，是自家有此樂，他無奈。自家何以此見得聖賢地位？○問：顏子「陋巷而樂」，此則彼自輕，別無方法，別無意思也。曰：「此重則彼自輕，別無方法，別無意思也。」要尋樂處，只是自去尋，却無不做工夫。然樂底道理，而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非可樂之事，顏子不幸遠之，而能不以人

善像矣蔡說非是○此人所造諸須看它
當境何如誰當境乃是實際一些勉強不
得聖人就筆賦陋巷見出類于樂地正是
就寔際想像若僅懸空草擬樂字終隔了
一層袁了凡云人都說孔子稱顏子安貧
示詳實取顏子之精進按袁氏此說甚合
理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
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欲

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

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六 主

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

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

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

藝也

慶源輔氏曰心欲進而力有所不及也

新安陳氏曰力能進而心有所不肯也

朱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廢是好學而

不能進之人或是不會做工夫或是材質

不可勉者今女畫畫是自畫乃自謂材質
不敏而不肯為學首○問力不足者非干
志否曰雖非志而志亦在其中所見不明
氣質昏弱皆力不足之故冉求乃自畫耳
○問自畫與自棄如何曰也只是是一般只
自棄是就進上說到中間自住了自棄是

全不做
雙峰饒氏曰力不足者是氣質弱甚天聖
遠路行到中途氣力竭十分去不得方
始放下如此方謂之力不足冉求未常用
力便說力不足如季氏旅泰山且須救他
便說不能此是畫處
新安陳氏曰論語首章集註云說之深而
不已焉耳說貴乎深說苟深必欲罷不能
豈有自畫之患畫而不進說之不深故也
求局定於藝而不能充擴其弊原於畫以
自限耳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已小人儒

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六 主

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

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

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

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朱子曰聖人為萬代立言豈專為子夏說

此處正要見得義利分明人多於此含糊

文字便道別人不會便謂強得人此便是

小人儒毫釐間便分君子小人儒同為此學

決不如此○若子儒小人儒同為此學
也若不如此已分上做工夫只要說得去以
此欺人便是小人儒○子夏是箇細密謹
嚴底人中間細密於小小事上不肯放
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時好之弊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六

孟子

謂祭日月星辰水旱之類也。醺祭神以邇
沴氣。因合衆而飲酒也。後田役也。政謂開
射。當飲酒之類也。喪紀謂族相葬也。則
者皆聚衆無以共其事。既此人數之後。則
讀法以戒飭之。不以民少而忘教也。詳見
周禮地官。
胡氏曰。動必以正。則非但於行路而已。有
以自守。則非但不私。則而已。故又以可知。
可見總言之。因小以明大。因兩端以見全
體。
問。楊氏謂爲政以人才爲先。如子游爲武
城宰。縱得人。將焉用之。似說不通。朱子曰。
古者士人爲吏。恁地說也。說得通。更爲政
而得人。講論此亦爲政之助。恁地說也。說
得通。○問。觀其二事之小。而正大之情。可
見矣。非獨見厥明如此。亦見得子游游。廣
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日子游意。思
高遠。識得大體。

誦說之風息矣。愚按此言足爲後世法。然
人主既爲天下擇相。尤不可不慎。其利害
豈獨繫一邑哉。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
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卽莊周所
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
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爲功反奔
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
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入之心則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六

孟子

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
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入之心
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朱子曰莊子所謂孟子反蓋聞老氏懦弱
謙下之風而悅之者也

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國師伐我孟孫子
汝師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于郊
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
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朱子曰這便是克伐怨欲不行與顏子無
伐善底意思相似
南軒張氏曰奔而爲殿固已難能及將入
門是國人屬耳目時也反非惟不自有其
功又自揜其功深自抑損如此故聖人有
取焉爲學之害矜伐居多聖人取之以教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六

三

門人也
朱子曰欲上上之心便是私欲聖人四方
八面提起向人說只是去得私欲孟子之反
他事不可知只此一事先便得為法○問人
之伐心固難克然若非先知得是合當做
底事則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
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
若知凡事皆其職分之所當為只看得
甚麼樣大功業亦自然無伐心矣曰也不
是恁地只是箇心地不底人故能如此若
使其心地不平有私伐之心則雖十分知
是職分之所當為少間自是走從那一邊
去過茶不下少間便說我盡職分汝却
如何不盡職分便自有這殺心○孟之反只
是箇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孟之反
不伐與焉異之事不同蓋軍敗以驥為功
殿於後則人皆屬目歸他若不恁地說便
是自承當這箇驥優之功若焉異乃是戰

時有功到後來事定諸將皆論功他却不
自言也
雙峰饒氏曰人所以矜伐只為好勝之心
蔽了天理有些小功能自視不勝其大容
蓄不得只管矜伐若能恭伏此心則私意
消天理明便是有莫大功業亦只如一箇
字所以說得如此痛切
高中文問辨錄曰孟之反當時或是如此
亦未可知但曰故為此言以自誇其功則
甚不可不情為心害甚大學者不可不察
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
免於今之世矣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

厚氏曰此言人自遠爾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六

三

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
免蓋傷之也

問謝氏疑而字為不字余曰當從伊川
說謂無說之巧言與朝之美色難免於今
必見憎疾也
南軒張氏曰必有巧言令色而後可以免
於世則世衰道微可知中人已下以利害
存心者鮮不為之變易矣此聖人所以嘆
也
雙峯饒氏曰世教明則人知善之可好而
不好諛知德之可悅而不悅色矣
通旨仁山金氏曰而有字猶與字古者
兩事相兼者以而字中述之
芑山張氏曰范氏云有朝之令色無蛇之
巧言猶難免于當世據范氏主意乃在疾
時之好佞晦菴以巧言令色不得分輕重
而去其說

○子曰誰能不出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
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
而不知行不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朱子曰但纔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何
莫之云猶何莫學於詩耳若直以出不能
不由戶譬夫行之不能不由道則世之持
理犯義而不由於道者為不少矣又何說
以該之邪
南軒張氏曰即父子而父子在親即君
臣而君臣在嚴夫婦之有別朋友之有
信以至於一飲食起居之間莫不有道焉

於曰誰能不出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謂未
有出而不由戶者何事而不由於道乎道
不可離如此是以君子微以持之顯而必
於是造次必於是是以君子微以持之顯而必
西山真氏曰事親事長人之所同也然
必事親孝事長弟然後爵之進不然而則非
道矣此漢世入仕能知出必由戶而不知
行必由道欲人知行不可出必由戶而不知
新安陳氏曰夫子怪嘆時人蓋曉人以道
之當必行亦以見道之本不難行也與孟
子大道若大路然人病不求之意相似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
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六

堯

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
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
則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
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白可
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
雖有文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朱子曰史掌文籍之官如二公及王乃周
諸史并周禮諸屬各有史幾人
慶源輔氏曰史如周官太史小史之屬太
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所謂多
聞也大史小史皆掌喪祭賓客會同朝覲
軍旅之事所謂習事也先王盛時史職多

聞習事而誠實固無不足者世衰道微習
於外者多遺其內故多聞習事之史或有
誠實不足者下一或字其義備矣
新安陳氏曰先有質而後有文文所以文
其質也文得其方與質稱文不及則為
野文大過則為史史故文可損益而質無損
益學者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使文質
相稱則有彬彬之氣象矣集註分學者與
成德而言蓋始焉損有餘補不足乃勉而
為之到成德之境則自然純熟不待損之
補之而後文質始相稱也
程子曰君子之道文質得其宜也
朱子曰文質是不可以相勝競勝便不好
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不少了
些子意思若子貢文猶質質猶文便說得
慶源輔氏曰質勝文則野則質有餘而文
不足文勝質則史則文有餘而質不足學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六

堯

者能於其不足者補之於其有餘者損之
至於成德則文質班班然相雜而適相稱
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夫然後可以謂之君
子又曰野猶近本史則猶末矣
范山張氏曰成德則體全用矣須兼治身
治世說或云文質就學者身上說言動語
默威儀文辭皆是此所以屬之成德之君
子若說到世道奢儉制度文為上去則便
當屬制作禮樂之天子矣何以屬之君子
愚意文質若偏就學者一身看豈古今作
禮樂人便無言動語默威儀文辭耶安見
言動語默威儀文辭與主持世道無涉
必偏屬之學者一身耶聖人立言原自廣
大原自體用兼備本末具足雖就世道說
脫離學問不得偏就學者一身言脫離了
世道學問終覺缺陷然則專主世道與專
主學問說者皆非也學者不可不知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六

聖

理已得之於已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問不如樂之者此樂字與顏子之樂意思差異否曰較其大樂亦不爭多但此樂之者之字是指物而言是有得乎此道從而樂之也猶樂斯二者之樂樂循理之樂如顏子之樂又較深是安其所得後與萬物為一泰然無所窒礙非有物可玩而樂之也○此章當求所知所好所樂為何物又當玩知之好之樂之三節意味是如又須求所以知之好之樂之樂之之道方於已分上有得力處慶源輔氏曰尹氏之說即張氏之說食而知其味故嗜之嗜即所謂好也然其未至於樂者則難嗜之嗜而未飽飽則樂飽足猶有嗜好之意焉至於樂則飽滿饜足自得於心有不可以語人者矣張氏以人之食五穀為喻其曉人尤更明切故具載之然則知而不能好未能知其味也知之而

未能樂未能與之為一也繞到樂處則息無二學者苟未至於樂則當益鞭其後自強不息以求之必期至於自得而樂之之地則不能自己耳

雙峰饒氏曰論地位則知不如好好不如樂論工夫則樂原於好好原於知好知如格知至是知正身脩則心廣體胖而樂矣者意誠而心正身脩則心廣體胖而樂矣雲堅胡氏曰知不如好好知之深自能樂如樂在既有所得之後

新安陳氏曰學者之於道當自知之而始又必好且樂之而後為至非真知之不能好然既知之而樂當求進於好之非真知之不能得之而樂然既好之必當求進於樂之果能樂之則所好者方實得於已其樂有不可以語人者矣所謂自強不息者蓋如此

聲易去

聲易去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六

聖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或問中人上人是資質否朱子曰且不裝定恁地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時便都包得在裏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上以下不可將邪高遠底說與他怕他時下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一日強似一日一年強似一年不知不覺便也解到高遠處○問聖人教人不問智愚高下未有不先之淺近而後及其高深今中人以上之資遠以上焉者語之何也曰他本有這資質又須有這工夫故聖人方以上者語之○理只是致譬之水也有把與人少者有把與人多者隨其質之高下而告之非謂理有二致也又曰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訥蓋清明

剛健者自是一樣恭默和順者自是一樣
有病痛者自是一樣皆因其所及而語之
也

西山真氏曰道德性命者理之精也事親
事長洒掃應對之屬事之粗也雖盡其事
親事長之道則道德性命不外乎此矣中
人以下若驟然告以道德性命彼將何所
從入想像億度反所以違德性不若且從分
明易知處告之以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
屬如此則可以循序而用力不期而至於
高遠之地此聖門教人之要法也使學者
外問於人內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
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汎
然馳騁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
李氏曰中人以上雖未及於上智而於上
智為近故可以語上中人以下則於上智
為遠驟語以上則將妄意驟等非徒無益
而反有害矣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六 異

雙峯饒氏曰中人以上非是終不可以語
上且使之切問近思由下以進於中則亦
漸可以語上矣
新安陳氏曰道無精粗教有等緣資之近
上者可教以精深資之凡下者且當教之
以淺近苟遽以精深語之則無入精深之
漸終為凡下之歸也孰若且語之以淺
近使由淺近而漸入精深矣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
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
矣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
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

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
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

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
敬能遠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已也以所

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
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

朱子曰常人之所謂智多求人所以不知聖
人之所謂智只知其所當知而已自常人
觀之此兩事若不足以為智然果能專用
力於人道之宜而不足以為鬼神之神非
則真箇是知○或問所謂鬼神非祀典之
正何以使人敬之以為祀典之正又何以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六 異

使人遠之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曰
遠者以其虛幽故嚴之而不瀆耳若其非
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
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絕之固不使人敬
而遠之然亦不使人敬而遠之也
雙峯饒氏曰務民義敬鬼神而遠之兩句
當合看如未病謹疾既病醫藥人事所宜
也不務此而專禱鬼神不知也為善去惡
人道所宜也而專禱鬼神不知也為善去
務去惡而專禱鬼神以免禍皆不知也
朱子曰董子所謂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
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謂此也然正其誼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不先以功利為
心耳樊遲蓋有先獲之功故夫子既告以
此又以先事後得告之警之至矣○問理
難後獲是就虛心積慮上說事也從心
微傳來然仁字說較近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六

兗

新安陳氏曰動而不括出易繫辭下
 結也動而無結則不括出易繫辭下
 朱子曰此不是一般仁知而言是各就
 體而言世自有一般渾厚底人一般
 底人各隨其性有所成就如顏子之徒是
 仁者于其性之徒是知者是說天下有此
 兩般人耳○或謂寂然不動為靜非也此
 言仁者之無此動者蓋於靜中未嘗不靜
 謂無仁者欲之紛擾而安於靜中未嘗不
 若謂仁者欲之紛擾而安於靜中未嘗不
 靜乎○知者動而不動則知者亦豈動而
 不靜是意也○知者動而不動則知者亦
 不測是靜也○知者動而不動則知者亦
 於動山包藏發育之意是動也而安重不
 遷故主於靜故知仁動靜是體段模樣意
 思如此○仁自有壽之理不可以須臾
 掉看如周之生幸而免罔亦是有死之理
 ○仁者雖有動時其體只自靜知者雖有
 靜時其體只自動○仁主發生知周事物
 仁者一身混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山且
 壽壽是悠久之意知者周流事物而樂故
 動而樂水且樂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之
 意
 雲峯胡氏曰集註事理義理四字理一而
 已一事各具一理故曰事理在物為理處
 物為義故曰義理事無定用含動意義有
 定則含靜意
 雙峯饒氏曰體仁是以身體之如君子體
 仁之體夫知如水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靜仁
 程子曰知如木之流仁如山之安動靜仁
 知之體也動則自樂靜則自壽知者樂所
 水仁者樂山言其體動靜如此知者樂所
 運用處皆樂仁音壽以靜而壽仁可以
 知知不可以兼仁如人之身統而言之則
 以則之身別而言之則有四支

是為仁者動靜之理非在知中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六

辛

朱子曰惟聖人蔡仁知故樂山樂水皆
 之自聖人而下成就各有偏處○仁靜知
 動易中說仁者見之陽也知者見之陰也
 這物事大抵有兩樣仁配春知配冬中
 庸說成已仁也成物知也仁在我知在物
 孟子說成已仁也成物知也仁在我知在物
 在我之靜知在物見得這物事皆成已仁也
 仁之靜知在物見得這物事皆成已仁也
 知也教不仁之動知而靜言則是成已仁也
 知也教不仁之動知而靜言則是成已仁也
 理故靜知者明徹疏通達於事變故動但
 詳味仁知二字氣象自見得動靜處非但
 可施於文字而已○知便有箇快活底意
 思仁便有箇長遠底意思○知便有箇快
 自見得許多道理分明只是行其所無事
 其理甚簡以此見得雖曰動而實未嘗不
 靜也仁者靜然其見得雖曰靜而未嘗不
 在吾心無不相關雖曰靜而未嘗不動也
 動不是恁地勞攘紛擾靜不是恁地塊然
 死守這與樊遲問仁知章相連自有互相
 發明處問此是如鬼神之專去理會人道之
 所當行而不惑於鬼神神之專去理會人道之
 得日用之間流行運轉不容止息胸中曉
 然無疑這便是知者動處心下專在此事
 都無別慮繁絀見得那是合當做底事只
 恁地做將去是先難後獲便是仁者靜○
 問體字只作形容仁知之體段則可若作
 體用之體則不可仁之體可謂之靜則知
 之體亦可謂之動則不可仁之體可謂之靜
 耳曰所論體用甚善
 南軒張氏曰動靜者仁知之體樂水樂山
 言其體則然也動則樂靜則壽行無所事
 不其樂乎常永貞固不其壽乎雖然知之
 體動而理各不息靜固在其中矣仁知之
 靜而周流不息動亦在其中矣仁知之義
 非深體者莫能識也

慶源輔氏曰知者通達故周流委曲隨事而應各當其理未嘗或滯於一隅其理與氣皆與水相相似故心所喜者水仁者安仁故渾厚端重外物不足以遷移之其理與氣皆與山相似故心所喜者山知者隨事處宜無所凝滯故其體段常動仁者心安於理無所欲故其體段常靜樂壽以效言效謂功效此所以言其功效也括結疑也動而無所凝故其效樂常悠久也靜而悠久不變故其效壽新安陳氏曰夫子以知者仁者分言程子以仁知合言所謂體仁知者蓋指孔子也全體仁知渾然兼全仁中有知知中其天豈偏於知與偏於仁者各得其一端而已哉月恒近解曰後儒看壽字類主長生言非也徐幹中論云詩曰萬有千歲眉壽無有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六

至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耳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疆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

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六

至

有美惡故俗有醇疵至於變而之道則盡善盡美無以復加矣雲峯胡氏曰先儒云王伯之辨莫如孟子不知夫子此章所以辨王伯者嚴矣道王之道也當孔子之時齊有伯政之餘習變而耳魯則猶有先王之遺風一變可至於道集註政俗有美惡美者先王之遺風惡者伯政之餘習即此可見尊王賤伯之意魯齊之俗曰周元年齊仲孫貜謂桓公曰魯猶秉周禮哀公十一年季孫意欲行而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且子季孫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昭二年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此所謂循存周公之法也國語管仲爲政制國爲二十一都注云此非周制不立卒伍不脩甲兵作內政而寄軍令則可速得志於天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六

奎

下注云內政國政也此所謂從簡也桓公
功者也
今官長期而書伐蓋期年報功此所謂尚
朱子曰齊經小曰法度盡壞今須一變方
可至魯又一變方可至道盡壞今須一變方
但與章廢隆而已若得人以脩舉之則可
賢而尚功孔子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
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孔子曰後世微矣
齊自太公初封已自微得不大段好至後
桓公管仲出而乃大變亂拆壞一番魯雖
是衰弱不振元舊底却不段改換欲變
齊則須先整理已壞了一重變魯只是扶
以整頓起來這便隔了一重變魯只是扶
衰振弱而已苦論魯如左傳所載有許多
不好事只是却不曾被人拆壞恰似一間
屋其規模盡在齊則已經拆壞了這非獨
是聖人要如此損益亦是道理合當如此

○齊魯初來氣象已自不同桓公管仲不
能遵守齊之初政却全然變易了一向盡
在功利上魯畢竟先世之遺意尚存如哀
公用田賦猶使人來問孔子他若以田賦
為是更何暇問惟其知得前人意思所以
來問如桓公管仲却無這意思自道他底
是了一向做去不顧○以地言之則齊險
而魯平以時言之則齊厚而魯薄以勢言
之則齊強而魯弱以俗言之則齊尚今詐
而魯習禮義蓋其風氣本不同矣是以自
其後而可以至於周公伯禽之盛時已必一變
而後可以至於周公伯禽之後又必一變而後
可以及魯之衰也然當是時非夫子之得
邦家亦孰能成此一變之功哉○問施為
緩急之序如何曰如齊功則之習所當變
魯紀綱所當振便是急處變齊則至魯在
所急而至道在所緩至魯則成簡樸了就在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六

奎

上出光來
潛室陳氏曰王道猶人之元氣齊魯之初
均有此元氣只緣中間元氣各受些病齊
求速安不於元氣只緣中間元氣各受些病齊
時却得康強不知元氣已被此壞了魯未
曾用藥元氣却未壞聖人與調理出便自
渾然本來箇人齊元氣已耗於烏喙欲
治之定須先去烏喙一段毒始下得調
理方法齊魯俱是聖賢之後本都是王道
但魯則中間廢壞不曾修葺不曾改易周
公法則故聖人變魯一變便為可復王道之
舊齊自桓公以來一變為功利之習把太
公遺法一齊變了設若變齊須除去許多
功利了重新修葺一番始可復王道之舊
故變魯只用一許多氣力變齊須用兩許
多氣力
新安陳氏曰魯有變易之資聖人有能變
之道亦嘗用於魯矣而道終不得行所以
深可為魯惜也
芒山張氏曰聖人不獨望齊至魯而止至
魯正足是至道的階梯纔進第一步便要進
第二步歌胸不得此處却分不得緩急但
變處施為有緩急次第耳非謂至魯在所
急至道在所緩也朱子說稍泥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
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
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
失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
莫不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

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厚齋馮氏曰。觚。酒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觚物之有稜者也。

洪慶善曰。古者。以爵而爵。以觚。此夫子因獻酢之際。有所感也。

厚齋馮氏曰。顏師古曰。學書之蹟。或以記事。削木為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

孔子嘆曰。此也。竊謂觚為酒器。見於禮經。為木簡。見於漢書。則謂為簡。屬者。秦漢以後之稱。非孔子所謂也。木簡之觚。今文從藏。

朱子曰。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今花甌。中間有八角者。木簡似方。而六面。即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古人所以恁地。方時。緣是頓得穩。

四書大全 上論卷六

堯

朱子曰。夫子之意。本為觚發。而推之。則天下之物。皆然也。上觚。指其器。下觚。語其制。

觚哉。觚哉。嘆器之失其制也。南軒張氏曰。物必有則。苟失其則。實已非矣。其得謂是名哉。聖人重嘆於觚。意所包涵遠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

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四書大全 上論卷六

堯

可欺。使往視之也。自入井中。而可以救人。則其無是理也。蓋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又安得以此罔之。而使陷於井中哉。孟子之論。舜子產事。亦引此語。以彼證之。則明白矣。曰。仁視而井。實有人。則如之何。曰。蘇氏之說。所以處於輕重緩急之間者。密矣。蘇氏云。拯溺。仁者之所必為也。殺其身。無益於人。仁者之所必不為也。惟君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然猶挾其具。不徒從也。事迫而無具。雖徒從可也。其餘則使人拯之。要胡氏曰。愛不足。以盡仁。仁者必能愛。愛也。不可欺。以名仁。仁者必能覺。然則仁者之罔。安陳氏曰。好仁不好學。其蔽固愚。然徒有切於救人之心。而不察所以救人之理。仁者不當如是。其愚是故貴夫學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畔
畔矣夫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
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
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
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
而由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朱子曰聖人之教學者之學不越博文約
禮兩事博文是道問學之事於天下事物
之理皆欲其知之約禮是尊德性之事於
吾心固有之理無一息而不存○博文所

四書大全

上論卷六

至

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
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
物而動皆有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
泛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禮字
不可只作理字看是持守有節文處○非
博學則無以約禮不約禮則博學為無用
約禮云者前之博而今約之使就於禮耳
勉齋黃氏曰博文約禮語兩言之已覺不
順若謂約我為要然約之謂為要之已覺不
約為束文義順矣又非博約相對之義嘗
思之以博謂泛而取之以極其廣約謂反而
求之以極其要則於文義庶幾得之
朱子曰博學於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
得行時却只是一理所以為約若博學而
不約之以禮安知不畔於道徒知要約而
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

四書大全

上論卷六

至

○或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孟子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之以禮與孟子
博學陳氏曰博學必約之以禮是重在約
禮博學正將以反說約是重在博學蓋博
固不可不反於約然非博亦不能遽反於
約二者合而後備乃互相發也
雙峯饒氏曰知欲博守欲約人能如此用
工縱所得淺亦當不畔於道由此深入雖
與道為一可也豈止弗畔而已又曰詳味
此言一博一約相為開闔恐人墮於一偏
也因其所博從而約之恐人之失其序也
由博而約約有先後恐人之失其序也
必博而約約有先後恐人之失其序也
失之雖約而能約則無泛濫支離之失而博
其約不失之陋此博約之所以貴於兼盡
也然君子之博學正欲貫通此理以為反
約之地耳豈博學自博而約自約哉此博約
之所以相為用也然所以為之序則必

者天厭之天厭之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六

堯

由博而反約使事物之理有未究而遽執
吾所自得者以為據依則所止者未必天
下之至善所執者未必天下之約中而以
非禮之禮為禮者有之矣何以能不畔於
道哉此不博而徑約之過也
新安陳氏曰徒博文而不約禮固務博而
陷於支離不博文而欲約禮亦徑約而流
於狂妄博文屬知約禮屬行交勉並進始
可以弗畔於道矣
通考吳氏程曰汗漫渺茫貌言其無歸宿也
芑山張氏曰蒙引云博者在外約者約上
身來思意交際貌外邊說若博學則讀書
窮理工夫仍在裏面豈可謂博者在外乎
虛齋認博字既粗濫而林次崖存疑仍載
此說不為駁正皆舛謬之甚學者妄相附
會何也○博約工夫是隨時並進的而非
博學了文然後去約禮博學于文只是隨
日用事事物物上討出箇性靈來却不使

他散漫無統即反約于吾心歸到天則至
當恰好處全是內外合一之功至近至切
步步皆寔地可行者小註前之博而今約
之分兩時兩項非是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
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
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
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
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

合於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
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
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
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
而深思以得之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六

卒

厚齋馮氏曰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
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
必見寡小君寡小君煩見孔子謝辭不得
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
稽首再拜環珮璆然子曰吾鄉為不見見
之禮答焉史之所記如此
齊氏曰南子嘗以車轡轡止而復作知
其為蓬伯玉之賢況於夫子乎其欲見之
也乘彘好德之天也
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
入戊寅大夫宗婦觀用幣哀姜齊襄公女
以見莊公欲奢誇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
贊俱見○或問見其小君禮數朱子曰是
於禮無所見穀梁子以爲大夫不見其夫
人而何休獨有郊迎執贊之說不知何所
考也然記云陽侯殺穆侯而竊其夫人故
大喪廢夫人之禮則大夫見夫人之禮疑
亦久矣不行而靈公南子特舉之耳
朱子曰矢誓聲相近盤庚所謂矢言亦憤
激之言而近於誓者也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莊公立景
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
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
忠於君利社稷是與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
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六

空

子抄答易其辭因自軟
雙峯饒氏曰禮是先王之制道是天下事
物當然之理
程子曰古者大享夫人有見賓之禮南子
雖安靈公既以夫人處之使孔子見於是
時豈得不見○孔子之見南子禮當見之
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心也聖人豈
得而拒之
朱子曰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當夫
子時想是無人行所以子路疑之若有人
行時子路也不疑了孟子說仲尼不爲已
甚這樣處便見○問夫子欲見南子而子
路不悅何發於言辭之間如此之驟曰這
般所在難說如聖人須要見南子是如何
想當時亦無必皆見之理如衛靈公問陳
時也且可以款款與他說又却明日便行
齊景公欲以季孟之間待之也且從容不
妨明日又便行李桓子受女樂也且可以
致他不得受明日又便行看聖人這般所
在其去甚果不知於南子須欲見之到了
路不說又費許多說話又如此指誓只怕
當時如這般去就自是時宜聖人既以爲
可見恐是道理必有合如此可與立未可
與說吾人見未到聖人心下這般所在都
難說○此是聖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
他向有人問尹彥明今有南子亦見之
乎曰不敢見曰聖人何爲見之曰能磨不
磨源輔氏曰道大則善惡無所不容德全
則雖磨涅而不能使之變也故無可無
不可義之與比而己彼人雖惡然在我或
當見之則亦行吾之義而已豈懼彼之能
汗我哉聖人之行非常人所能測識子路
學識不足以知聖人想其於所不悅必有
過甚之辭故夫子重言以誓之曰我之所
爲若不合於禮不由於道則天必厭之而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六

空

華終我矣是其至誠惻怛之意所以
子路者至矣蓋欲啓子路之信以致其思
而使之自有所得於心耳
西山真氏曰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爲可
蓋聖人道大德宏可以轉亂而爲治化惡
而爲善孔子於南子則見之於陽貨亦見
之而公山不狃之召佛臘之召皆欲往焉
若大賢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小人
則遠之蓋就之未必能有所濟而或以自
汗焉故子路仕孔悝不得其死冉求仕季
孫無改於其德顏子閔子終身不仕蓋以
此也子路不悅者蓋以已之力量觀聖人
也
雙峯饒氏曰子路氣粗見偏卒未易回異
言則不入故與之矢言欲姑信此而思得
之
厚齋馮氏曰君子之於小人非禮不見故
小人之欲見君子必依乎禮則君子雖欲
辭焉而不可得已如陽貨南子夫子固不
得而絕之也
芑山張氏曰楊龜山云子見南子包承者
也此大人處否而亨之道朱文公謂非所
以爲訓若使大人處否而包承小人以得
亨利則亦不足爲大人矣王荆公云君
子有時而用禮故孟子不見諸侯有時而
用權故孔子可見南子按此二說道理甚
平易晦菴看將得驚天動地謂這般所在都
難說却將聖人心事添看了却添許多疑
碍○或又云子矢之辭亦甚昭矣而後世
王鮒劉子文猶有異說雖朱子謂矢爲誓
亦淺之乎觀聖人矣孔鮒云古者享夫人
與焉子時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享夫
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矢者直告之非誓
也○否者否塞之塞古者仕于其國則見其
小君子路意以孔子既不仕衛矣而又見
其小君是求仕也不說者不說夫子之仕

也。子直告之曰。予道之不行。其咎在予。天棄絕也。天之所棄。豈南子所能與。而吾道賴之行哉。見之者。不過答其禮耳。如此則聖賢之心。始自。而玉符之徒。亦無所吹其聲矣。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少有此德久矣。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六

奎

慶源輔氏曰。集註初本併不偏不倚言中。後去之。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至子思始著於書。程子因發中一名而合二義之說。若孔子之教。只是即事以明理。故集註直以無過不及言中。又況已有程子不偏之說於後乎。朱子曰。不偏者明道體之自然。即無所倚著之意。言平常則不易在其中。惟其平常所以不易。二不易二字。則是事之已然者。自後觀之。則見此理之不可易。若平常則日用平常者。便是。朱子曰。中庸之為德。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庸是依本分。不為怪異之說。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為。都不在庸。○中庸之中。是指那無過不及底說。如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中便是那無過不及之中。本章之意。是如。○問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恐道是總括。

劉辰

程子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六

奎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新安陳氏曰玩文意當是博施於民而又
能所濟者衆蓋博施自我之施思澤而
廣衆自衆人之被吾恩澤者而言濟衆難
博施是進步說有雖博施而衆不皆被
其澤者

朱子曰仁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有
賢人之仁有衆人之仁一事之仁也是仁
全體之仁也是仁仁字直聖字橫○仁以
道理言是箇徹頭徹尾物事聖以地位言
也不是離了仁而爲聖聖只是行仁到那
極處仁便是這裏聖便是充這裏到極處
不是仁上面更有箇聖○仁就心上說聖
却是積累得到這田地索性仁了
通考羅齋陳氏曰聖無不通大而化生知
安行與天同德
朱子曰言博施濟衆之事何止於仁必是
行仁極致之人亦有不盡堯舜也做不
了蓋仁者之心雖無窮而仁者之事則有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六 奎

限自是無可了之理○博施濟衆此固是
仁然不是人人皆能做底事必有聖人之
德又有天子之位而後可以當此若必以
爲聖人能之則堯舜亦尚以此爲病此非
言堯舜不能盡仁蓋堯舜有所不能耳○或
問必聖人而後能之乎曰此正謂雖聖人
亦有所不能爾必也聖乎蓋以起下文堯
舜猶病之意○問博施濟衆如何分別曰
博施是施之多施之厚濟衆是及之廣○
博施濟衆固仁之極功譬如東大洋海同
是水但出底必以東大洋海之水爲水只
是但見那湧子將人井時有水湧出隱之
心亦便是仁此處最好看○必也聖乎堯
舜其猶病諸此兩句當連看蓋云便是聖
人也有做不得處且云堯舜雖曰比屋可
封然在朝亦有四凶之惡又如孔子設教
從游者甚衆孔子豈不欲人人至於聖賢

扶夫 聲副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之極然而人人亦各自皆有病痛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
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
此

朱子曰立字達字之義皆兼內外而言謂
如在此而住得穩便是立如行要到底
達如身要成立亦是立學要通達亦是達
事事皆然若必以博施而後爲仁則終身
有不得仁者矣○子貢所問只就事上說
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就心上指仁之
本體而告之○問立達二字以字推之如
何曰立是安存底意思達是發用底意思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六 奎

○問欲立謂欲自立於世立人謂扶持培
植使之有以自立也欲達謂欲自達其志
達人謂無遏塞沮抑使之得以自達也曰
此說是○問立字達字之義曰此是兼龐
細說立是自家有可立達是推將去聖人
所謂立之斯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亦是
這箇意也○問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苟有
此心便有博施濟衆底功用曰博施濟衆
是無了期底事故曰堯舜其猶病諸然若
得果無私意已如此心仁則自心中流出
來隨其所施之大小自可見矣
通言朱氏公遷曰仁以其愛之所存而言
朱子曰克己復禮是心之德立人達人是
愛之理愚謂此自仁者之心主乎愛之理
而形容之非指愛之見於外者故集註以
爲狀仁之體之意與子貢無加諸人者同
皆是已及人之仁但夫子是順言其所
欲子貢是反言其所不欲

也淫甲彈危痿
病心肯反於

足飽贍 聲今平
也反 聲去
同 聲去
受下 扶夫育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六

奎

皆不屬已。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又曰論語言堯舜其拒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所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

聲為

不檢例施濟

進

朱子曰夫子分明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如此可謂仁之方則是言求仁當如此夫仁者與可謂仁之方正相對說○此章是三節前面說仁之功用中間說仁之體

奕

後面說仁之方○或問凡已之欲卽以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已之欲譬之於人，知其亦必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強固不同矣。

新安陳氏曰：博施濟衆，聖人所難能也。立人達人，仁也。安行此仁學者，未易能也。能近取譬，恕也。強恕求仁，學者所可能也。子貢以聖人所難能者爲仁，愈難而愈遠。夫子教其以學者所可能者求仁，切近而可進。

新安陳氏曰：仁者之心，聖人物卽已身也。體認得人物皆爲已，則此心之仁周流貫通，何所往而不至乎。

問：程子作一統說，集註章三以說是如何。朱子曰：程子之說如大屋一般。某說如在大屋下分別廳堂房室一般。○程子合而言之，上下似不相應，不若分兩截看。惟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六

究

之謂黃氏曰或以爲痿痺者不識痛痒之
謂也如此則覺者爲仁仁其可以覺言乎
日所謂仁者當於氣已不貫上求之
齊氏曰手足不屬已氣已不貫也天地萬
物不屬已心之不貫也身與手足一體也
外邪間之故與氣不相貫已與天地萬物
一體也人欲問之故與心不相貫通身與
手足之間者醫必有方通我與天地萬物
之間者聖人亦必有方然則怨者聖人示
新安陳氏曰仁之功則無窮聖人之心亦
與之相爲無窮
程子曰聖則無大小至於仁兼上下大小
而論之博施濟衆亦仁也博則廣而無極
衆則多而無窮聖人必欲使天下無一人
之惡無一物不得其所以然亦不見孔子言
諸○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
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衆問
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
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入倫
之至倫理也既通天理之極更不可以有
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
盡人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
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却仁與聖俱大
也大抵盡人道者即是聖人非聖人則不
能盡得仁道又曰此子貢未識仁故測度
而設問也惟聖人爲能盡仁然仁在事不
可以爲聖又問堯舜其猶病諸果乎曰誠
然也聖人惟恐所及不遠不廣四海之治
也執若兼四海之外亦治乎是嘗以爲病
也博施濟衆事大故仁不足以名之博施
濟衆非聖不能何曾謂仁之事故特曰夫
求之自反便見得也雖然聖人未有不盡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六

半

仁然教人不得如此指殺○語仁而曰可
謂仁之方也已者蓋若便以爲仁則反使
不識仁只以所言之爲仁也故但曰仁之方
則使自得之以所問爲仁便使天下而立
朱子曰子貢所問爲仁便使天下而立
定四海之民如堯舜也做不得何況華門
主賓之士聖人所以提起夫仁者已欲立
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正希仁之本體蓋
已欲立則思慮處置他人也達放開眼目
處置他人也達放開眼目推賢心胃此是
甚氣象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若能近
取譬者以我之欲立而不知人之欲立而
已之欲達而不知人之欲達如此則止謂
之仁之方而已此爲仁則到底能近取譬
立人欲達而達人此爲仁則到底能近取
未到底其次第如此○博施濟衆這取譬
盡人之道極仁之功非博施濟衆然必得
亦有所不足在仁固能博施濟衆然必得
時得位方做得這事然堯舜雖得時得位
亦有所不足○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不是
聖大似於仁仁只是一條正路聖是行到
盡處欲立欲達是仁者之心如此能近取
譬是學做仁底如是仁者之心如此能近
私復得天理便是仁何必博施而後克爲
若必得如此則有終身不得仁者矣孔顏
不得位不成此則有終身不得仁者矣孔
之義子貢凡三問仁聖人三告之以推已
度物想子貢三問仁聖人三告之以推已
端又問博施濟衆恐是子貢見孔子說仁
說否曰然然而夫子答子貢曰己欲立而
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至於答顏曰己欲
已復禮爲仁分而達人至於答顏曰己
說這兩般說分而達人至於答顏曰己
爲愛之理曰是如或曰一爲心之德一
時說這一面又有時說那一面人但要認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末

主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六終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溫厲申天記聖人容
貌不語與人歌食喪側章齊戰疾章記
聖人之言行爲衛君章桓魋章夢周公
章用舍行藏章富而可求章富貴浮雲
章記聖人之出處餘皆諫已誨人之辭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述舊傳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七

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
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
而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
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
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
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
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
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羣聖之大成而
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

不可不知也

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大戴禮虞德篇有商老彭之語包氏註云

商賢大夫

朱子曰孔子賢於堯舜非老彭之所及自

不須說但其諱退不居而反自比焉且辭

氣謙遜又出於誠實所以為盛德之至也

問述而不作如何程子曰此聖人不待立

止能述而已

問聖人不得時不得位只如此聖人得時

得位時更有制作否朱子曰看聖人告顏

子四代禮樂只是恁地恐不大段更有制

作亦因四代有此禮樂而因革之亦未足

作處○問春秋恐是作否曰其事則齊桓

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看來

是寫出魯史中間微有更改爾○問信而

好古曰既信古又好古今人多信而不好

或好而不信如好之者他也且恁地說信

之者雖知有箇理恁地畢竟是欠了箇篤

好底意思

楊氏曰孔子自謂述而不作孟子言孔子

作春秋春秋雖孔子作然其事則桓文其

文則史孔子自謂其義則其竊取之是亦

述而已

變源輔氏曰作者略觀諸經可見集大

成而折衷之亦於諸經見之然羣聖所作

因時制宜以成一代之制夫子折衷參互

訂正以垂萬世之法夫子賢於堯舜者在

是

雙峰饒氏曰春秋雖因魯史而修之然實

却是作蓋賞罰天子之事時王不能正其

賞罰故春秋為之褒善貶惡以誅亂賊於

既死之後是以匹夫而代天子行賞罰也

此事前古所無孔子始創為之故雖述而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二

詩道性情禮以正行樂以養德各是一事

如樂之小成夫子合六經而折衷之如樂

之集衆小成而為大成

新安陳氏曰諸家說此章多於述作二字

著意信而好古一句則忽略之夫信而好

古乃述而不作之本夫子嘗自謂好古敏

以求之又謂不知足之好學蓋人之所以

不知好古不能好學皆信而好古之所致

所以惟信而好古而不信或好而不信一

今人多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一條所以

不可無也

芭山張氏曰朱子云人多信而不好或好

而不信夫子既信古又好古新安陳氏曰

惟能篤于信道所以深好古道次崖林氏

云必信而後好不信亦不好也愚謂陳氏

林氏二說較朱子尤確必信定信信古又

好古作兩層說如我非生知節夫子但云

好古而不言信信古十室之邑節夫子但言

好學而不言信信學可遂謂聖人能好不能

信乎果能篤信未有不深于好信而不好

究竟不可謂信果能深好未有不始于信

好而不信究竟不可謂好白文信好各一

義先信次好者一而字好字精信信各一

醜在信字裏而信字分層次仍自渾渾信

兩層者尤非如必附會朱說以為雖不可

易則失之拘泥矣按合註劉野亦以新

安陳氏之說為然

邵堯夫曰孔子實易自伏羲祖三皇也序

書自堯舜宗五帝也刪詩自禹湯子三王

也修春秋自魯隱公孫五靈也愚謂觀邵氏

此言事雖述而功信于作非虛語也

孫奕示兒編云按大有卦匪其彭陸者步

即反于夏作旁老彭當讀如匪其彭之彭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三

也老子之言曰：好道者宜孔子之所自出。此言考諸曾子問有記孔子問諸老聃者。變矣。家語亦曰：孔子問禮於老聃。此說孔子欲自附于老子之側。之驗也。舊說謂老彭為彭祖。六經所不載。聖人所不道。非夫子之願比者。今不取。愚按孫氏指老為老聃。其說未為非。然必彭讀作旁。則穿鑿矣。不必從。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音志 又如字

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四

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朱子曰：非是聽人說後記得是得於心，自不能忘。奉事服膺而勿失也。

雙峰饒氏曰：默識與道聽塗說者相反。道聽塗說更不復留為身心受用。默識則其所得者深而所存者固矣。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皆是此意。

勿軒熊氏曰：先言默識者，聖門之學以沈潛淵默為本。

新安陳氏曰：不言而存諸心者，其功實不

言而心解者，其意玄。通考吳氏曰：識前一字音志，前說近是。子思子曰：識之，言也。上曰：默而識之，言人不能是三者，雖至人之德，亦難如平時講貫。

記者失却上語

說已

成物

見得

是此

人極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五

是作知識說。雲峰胡氏曰：學貴自得，故在默識自得而不自以為得，故學而不厭，自得而必欲人之同得，故教而不倦。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修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勉齋黃氏曰：修治也。謂去其疵類而全其善也。

上蔡謝氏曰：學須是熟講，學不講用盡工夫，只是舊時人。

四書大全

上論卷七

六

朱子曰修德是本如有害人之心便是仁
不修有穿窬之心便是義不修得是理之
磨礱勿令心者已是我有底物事更日
是事之宜我斷從義改不善須與分別義
合宜此却未有不善處不善便合須惡
速全體改之始得有不善處不善便合須惡
得是如不修德是甚麼物事如何須實見
何與做不修德是甚麼物事如何須實見
得之於吾心也然害人之心或有時而萌
謂修者不能修者也然害人之心或有時而萌
這許多說話好修治之謂更須自體之須把
說○問德之不修可以包下三句否曰若
從義改過略似修德裏面事然也別是箇
頭項講學自是講學誠意正心修身是修德如致
知格物是講學誠意正心修身是修德如致
學問慎思明辨是講學誠意正心修身是修德如致
曰不善自家做得得邪淫非僻底事從義是
雖無過惡然做得未恰好便是從義是
人說這幾句方是恰好在裏面從義是
不能底罪小不善不修方知學皆當著工夫
○問如大德不修在裏面從義是
此有如何曰修德是本修德方知學皆當著工夫
幸出則弟謹而信德是本修德方知學皆當著工夫
不講始似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遷善改
過是修德中要事蓋只修德而不遷善改
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德之不修至是吾
愛也這雖是聖人以此教人然學不厭之
意多見於此便有一毫自以爲聖人自憂也
兩川聖人而失其聖矣此是以然者亦自託
聖人固無是四者之憂所以然者亦自託

不說

四書大全

上論卷七

七

以教人之意
言軒張氏曰夫德不修則無以有諸躬學
不講則無以明夫善聞義不能徙則何有
於義不善不能改則安於不善而已豈
不可憂乎
勉齋黃氏曰德以修而日新學以講而日
明徙義則善日益改不善則過日損四者
修身之大要也不此之務可無憂乎
雲峰胡氏曰德必修而後新學以講而益
新徙與改皆是自新故尹氏以爲日新之
要
新安陳氏曰修德而繼以講學如尊德性
而道問學是也修德而繼以講學如尊德性
徙義改不善修德之條目而講學之效驗
也修德而能講學則行已應事始能知其
孰爲義孰爲非義孰爲善孰爲不善必徙
之改之始可以爲修德始無負於講學矣
不然德之不修自若也學亦徒虛言之講
耳聖人自不聖猶以是爲憂此聖所以益
聖常人不知憂聖人之憂此愚所以益愚
也
芑山張氏曰德之不修四項自應依白文
分說不必牽連說不必將上一句包下三
句說但細看修德必須講學講學正以修
德道理亦自有相貫通處若云講學自是
講學與修德不相干涉語意便覺窒礙如
朱子所云致知格物是講學正心修身是
修德未免分折支離之病按大學云欲正
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一氣聯貫說來便見得致知格物皆所以
爲修身地原非截然兩段安得謂格致專
是講學正修專是修德耶至于學問思辨
行之中庸總言擇善固執之目謂一不可
行之既篤然則後學問思辨有實際工夫
據豈判然劃定界限各不相通博學等偏
屬講學篤行一句偏屬修德耶此等似是

而非處。深思之乃見。必欲強相附會。則惑之甚矣。○朱子語類云。此四句修德是本。為要修德。故去講學。下面德義收過。則修德之目。愚按。要修德。故講學一句。說理分明。學者合小註語。類觀之可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燕居間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天天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天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大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四書大全

上論卷七

八

胡氏曰。申有展布之意。天有和悅之意。惟身可言舒布。故知以容言。惟顏貌可言和悅。故知以色言。○洪氏曰。易於形容。所不能言者。必曰如至。上蔡謝氏曰。善觀聖人者。可以得之於儀。刑蓋周旋中禮者。必其盛德之至。是以三子無時不觀。省於斯焉。燕居非鞠躬如不容之時。是以其容申申。非踧踖屏氣之時。是以其色天天。此之謂中節。○朱子曰。申申是言其不局促。是心廣體胖。後德地所謂色愉只是和悅的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問。申申。天天。聖人得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於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於放肆。惟聖義以養其氣。養之久。則自然。

下又復快

四書大全

上論卷七

九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

朱子曰。據文勢。甚矣吾衰也。是一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一句。惟其久不夢見。所以見得是衰。○新安陳氏曰。此亦道不行之符兆。自見於

吾身者。朱子曰：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慮然時止，時行無所凝滯，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是合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問：伊川以爲不是夢，見人只是夢寐，常存行周公之道耳。集註則以爲如或見之，不知果是如何？曰：想是有時而夢見，既分明說夢見周公，全道不見恐亦未安。程子之意，蓋嫌於因思而夢者，故爲此說。其義則精矣。然恐非夫子所言之本意也。○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欲行其道而夢之，耶則是心之耶，則又不應虛有此朕兆也。曰：聖人曷嘗無夢？須看他與周公契合處，如何？不然又不見別夢一箇人也。聖人之心，自有箇勤懇惻惻，但不能自己處，自有箇脫然無所繫累處，要亦正是以此卜吾之盛衰。○問

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十

夢周公是真夢否？曰：當初思欲行周公之道，時必亦是曾夢見。曰：恐涉於心動否？曰：心本是箇動物，怎教他不動？夜之夢猶晝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問：夫子未嘗識周公，烏得而夢之？曰：今有人夢見平生所不識之人，云是某者，蓋有之。○不是孔子夢是時，世衰，聖人與天地相應，若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武王太公皆八九十歲。○戴少望謂顏淵與聖人觀之，人事鳳不至，圖不出，聖人察之，天理不夢。周公聖人驗之，吾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這意思也好。○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是箇證兆如此。當聖人志慮未衰，天意雖定，八分之非以思慮也要之，聖人精神血氣與時運相爲流通，到鳳不至，圖不出，明主不興。

其言此自是恁地
程氏曰聖人誠有則其夢治他人思慮紛
擾則所夢亦亂或邪或正與旦晝之所爲
等爾善學者既謹其言動而又必驗諸夢
寐之間也
南軒張氏曰夫子夢見周公之心周公思
兼三王之心也
通考吳氏程曰甚矣吾衰也句註心身二
字絕句蓋承上文存行之語而以身心分
之雖未必程子本意然於義尤明○愚按
張達善點本心身二字皆作一讀又以勉
齋批點四書例推之凡者也相應爲讀則
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恐當自作一句下
文者字與也相應當作一讀於者字下庶
得程子之本意
芑山張氏曰衰字就聖人氣數時勢上見
若論聖人孳孳行道之意與天地萬物
相流通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豈有身老則
衰的道理志慮衰一句程子稍說得粗下
而集註復采之何也
明儒經翼王氏曰孔子要行周公之道成
東周之業豈不是好念頭此尚爲放不下
的好擔子及至晚年不復夢見周公全體
放下此是學到熟處所謂從心不踰矩是
也愚按此說新奇後學所樂聞但白文吾
衰二字說不去不必從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
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知焉則所適
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新安陳氏曰所之之往也
朱子曰志道如講學力行皆是

朱子曰志於道志字如有向望求索之
大學格物致知即其事也又曰志於道不
是只守箇空底須是至誠懇惻念念不忘
所謂道者只是日用當然之理事親必
孝事君必忠以至事兄而弟與朋友交
而信皆是道也志於道者正是謂志於此
也
胡氏曰道猶路也故適字他岐字皆自路
言之
新安陳氏曰知此二字是朱子說志道以
前事必知道而後志向在道即知止而後
有定知至善之所在而後志有定向也

據於德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
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七

三

有日新之功矣

朱子曰德是得這物事於我故事親必孝
必不至於不孝事君必忠必不至於不忠
若今日孝明日又不孝今日忠明日又不
忠是未有得於我不可謂之德惟德是有
得於我者故可據守之也若是未有得於
我則亦無可據者○問據於德曰如孝便
是自家元得這孝道理非從外旋取來據
於德乃是得這基址在這裏○德是心得
此道如欲為忠而得此忠欲為孝而得此
孝既得之亦會失了須當照管不要失了
新安陳氏曰未得之志在必得之既得之
方有可據守但又在守之固耳
通考仁山金氏曰初本作行道而有得於
心後改定從此第二篇德字雖改作得之
於心而不失不如此章之密
吳氏程曰按德者得也凡得之稟受與進

修者皆德也若必曰行道然後有得則明
德達德之屬皆不可通矣今本精當如此
况胡伯量得之朱子而命尤足據也
雙峰饒氏曰德字之訓前云得於心而不
失此云行道而有得於心何也曰前篇是
泛釋德字得是得之於天不夫是前篇是
已合此二者方盡得德字之義此則從志
道上來故云行道而有得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
全也工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
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朱子曰依如依手中庸之依相依而不捨
之意此心常在不少有走作無物欲之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七

三

果而純乎天理道至此亦活德至此亦活
○德是逐作上理會底得寸守寸得尺守
尺仁是全體太用常依靠處志道據德而
有一息之仁仁便間斷了○據德是因事
發見如困事父有孝困事君有忠依仁是
本體不可須臾離底又是據於德底○是
陳氏曰志道是一心向聖人路上行據德
是志道工夫成向之所志者今皆實得於
已如有物可執據依仁則據德工夫盡天
理與心為一矣據依仁則據德工夫盡天
杖容有時而離手衣則不容須臾離身一
節密一節也
西山真氏曰道者衆理之總名德則行衆
理而得於心者仁則心之全體也志乎道
而弗他可謂知所嚮矣仁則歸宿之地而
用功之親切處

游於藝

四書大全辭上論卷七

十

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

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胡氏曰玩物本非美辭然以六藝為物而

玩之非喪志之物也

陸氏曰游如人之游觀有時而為之

胡氏曰藝亦日用之不可無者乃是理之

妙散於日用間苟存未通亦為全體之累

慶源輔氏曰天理人欲不兩勝一盛則一

衰也

慶源輔氏曰不外物以未理而常玩物理

以養性

慶源輔氏曰先後之序謂道德仁藝之序

輕重之倫謂志據依游之倫先者重後者

輕也本與內謂道德仁未與外謂藝在彼

之序雖有先後在我之倫雖有輕重而未

嘗偏廢所謂兼該而交養也日用之間如

四書大全辭上論卷七

五

有君之理為臣之理志於道留心於

此理而不忘也德者得也既得之則當據

守而弗失仁者人之本心也既得之則當

又當依於仁而不違如所謂君子無終食

之間違仁是也游於藝一句比上三句稍

為小人無不之說輕說如蔡云有之不害

人於禮樂射御書數等事皆是理之所寓

游乎此則心無所放日用之間本末具舉

而內不交相養矣○自志道至依仁是從

粗入精自依仁而游藝是自本兼末○藝

是小學工夫若論先後則藝為先三者為

後者論本末則三者為本而藝為末習藝

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審視之意又前在

後文也此說得自好○問道為義理而後

之仁君臣之義者是也曰德者行之若父

子

之仁君臣之義者是也曰德者行之若父

子

者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若一尺而退也并儀者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也五駟取車有五種焉和鸞者和在式鸞在衡詩云并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也送水曲者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濇水也過君表者謂若毛傳曰得綏旗以爲門表纒質以爲機開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是其過君表即綏纒解是也舞交衛者衛道也御車在交道車旋應于舞節也遂禽左者御驅逆之車驅逆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人君自左射故毛傳云目左腰而射之達于右胸爲上殺又禮記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是也六書象形者日月之類是也象日月形體而爲之會意者武信之類是也人言爲信止戈爲武會合人意也轉注者考老之類是也文意相受左右相註也處事者上下之類是也人在一上爲上人下一下爲下各得其處事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大

得其宜也假借者令長之類是也一字兩用也諧聲者印形聲一也江河之類是也皆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但書有六體形聲寔多若江河之類是左形右聲鳴鵲之類是右形左聲草藻之類是上形下聲安之類是上聲下形圖國之類是外形內聲闕闕之類是外聲內形此聲形之等有六也詳見許慎說文六書本義九數者方田以下皆依九章算術而言云今有重差夕榮勾股也者此漢法增之馬氏註以爲今有夕榮夕榮夕榮夕榮夕榮夕榮與鄭異按今力以勾股替旁要則方原勾股之類也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修脯也十脰爲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

禮束修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九

爲贊也然此羔雁爲薄故曰至薄邢氏曰此禮之薄者厚則有玉帛之類故云以上以包之齊氏曰漢諸王致禮於其傅猶曰束修蓋問束修始相見之禮也人苟以禮束聖人未嘗不誨其往耳朱子曰薄之一字恐未說到辭氣容色之間亦未有不保其往之意恐不應於此遠及之也當詳玩之切氏曰人之有生同具此理雖以氣稟物欲之界而趨於惡然皆可反之而善聖人仁天下之心曷嘗不欲其爲善之塗哉惟自暴自棄在聖人亦無如之何故有往教之禮執贄而來禮雖至薄意則可取故未嘗不教之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教雖不輕棄人亦不苟授人仁義並行而不相恃也但聖人之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三

至其愛人也終無窮已而其責人也終不
或曰然則東修為東時後漢馬援在詩
如以東修為東時者非是東修之意乃
修屬前賢堅曰吾東修自立吾何忽忽相
髮束修得宿衛此漢人以束修為束帶修
編云觀鄭玄注論語請年十五以上也
漢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修訖無毀玷注
此意聖人設教雖互和闕黨童子所不拒
長少何擇焉惟延篤傳吾自束修以來為
人臣不陷于不忠為人子不陷于不孝注
云謂束帶修飾此說稍通然以修為修飾
則是束帶為束帶則非不若以檢束修飾
為正鄭均傳曰均束修安貧大守劉般束
修至行皆同一意方性夫解禮記束修之
問以為與論語名詞而實異其說謂約治
其身則無不誨之真得所謂人潔己以進
與其潔也之意
已山張氏曰集注小注作修脯未為非如
從延篤傳注則孫奕檢束修飾之說為長
後漢馬援傳注云束修謂束束修身與延
篤傳注合按合註謂檢束修治之說偏僻
不可從只重束教之誠上不重束修上此
論自確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
隅反則不復也

憤反復其又反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
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三

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平
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
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
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
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
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
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
然矣

慶源輔氏曰心求通而未得通則其意憤
然而不能自己憤有鬱鬱之意口欲言而
未能言則其貌悱然而不能自伸悱者屈
抑之貌
雙峰饒氏曰啓如啓戶畧開之也發如發
之張而為之發其機
華陽范氏曰憤則其慮也深悱則其進也
勇困而啓發之則其人必自得矣孟子曰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之化者謂
子是也成德者有達材者有答問者憤
悱之類是也私淑艾者舉一隅之類是
也
朱子曰悱非全不曉也曉得三五分只是
說不出學者至憤悱時其心已畧畧通曉
但心已喻而未甚信口欲言而未甚達故
聖人於此啓發之舉一隅而不能以三隅反
者非去理會舉一隅而不能以三隅反是
不能自用力者夫子所以不再舉也
南軒張氏曰此聖人教人之方也學貴於
思思而後有得悱者思慮積久而未達於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三

楊誠意。懇切於外也。憤則見於辭氣。排則見於顏色。於是而啓其端。發其蘊。則庶幾其聽之專。而感之深也。然告之亦舉一隅耳。必待其以三隅反。而後復之。此古之教者所以爲從容而使人繼其志之推類。苟遽以復之。則於彼亦無益矣。而新安陳氏曰。聖人固不倦於教。亦不輕於教學者。無受教之地。教之必不入也。朱子曰。憤排便是誠意。到不憤排便是誠不到。問程子云。待憤排而後發。則沛然矣。如何。有沛然底意思。朱子曰。此正所謂時雨之化。譬如種植之物。人力隨分已加。但正當那時節。欲發生未發生之際。却欠了些子雨。忽然得這些子雨來。生意豈可禦也。慶源輔氏曰。不待憤排而發。是強臨之耳。必待憤排而發。則猶水之流壅遏於此。有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亡自不能歌

朱子曰。未嘗飽有食不下咽之意。厚齋馮氏曰。禮記此蓋古禮然也是書所記禮儀多合禮經當世不行而夫子舉行之故門人以爲記耳。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三

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朱子曰。聖人不戚哭。了便去。歌如四時也。須漸漸過去。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不遠寒燠。故哭之日自是不能遽忘。○于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要把一個誠字包却。須要識得聖人自然重厚。不輕浮底意思。南軒張氏曰。臨喪則哀。食何由飽。哭者哀之至。歌者樂之著。一日之間二者不容相襲。若此也。學者法聖人而勉之。亦足以養忠厚之心也。慶源輔氏曰。在聖人分上二者皆自然安行。其情性之正莫非道也。識之者可以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合上聲 夫音扶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朱子曰。用舍由在。別人不由得我。新安陳氏曰。遇用我則安於行。遇舍我則安於藏。無固必也。朱子曰。命只是尹氏添此一腳。本文非此意。程子曰。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

四書大全

上論卷七

子

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不累於已爾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事舍之則無可藏惟孔子與顏淵有是事業在已分無內恭用之則成德出則有比事業在已分無他人豈有是哉故下文曰惟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用舍無預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去不得不問那命了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若中人之情則見面前做得他定不肯已所謂不得已而安之命者也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耻者然實未能無求之心也聖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貪富貴賤惟義所在謂安於所遇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他則曾子較命如何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竊意漆雕曾子亦能之曰舍之則藏易見之則難若開月之未必能行也聖人規模大藏難若止藏他一身然則許多物便都藏了衆人器其寶貝博去則許多物便都藏了衆人便沒計救世之心雖切然得便做便做無所係累故世之人心雖切然得便做便做無得便休他他人使有此若未用時則切切於求行舍之則未便藏藏之則有書云三代轉樂制度盡在聖人所以用之則有可其謂此固其可之具俱在領更全在無所係累處有許大本領則制度點化出來都成好物故在聖人則為事業衆人沒那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度亦只如小星收在兩個器具室裏都滿運轉都不得○此章專在兩個類字上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之類顏於用舍行藏之閒如鑑

非二難合雖用則謂下可者猶須是六藏之行之以藏可者深不難知

四書大全

上論卷七

子

則行潦則止○常人用之則行乃所願舍之則藏非所欲舍之則藏是自家命底不得已不奈何聖人無不得已不奈何底意何消更言命到得無可奈何處始言命聖人說命只為中人以下說如道之將行將廢命也此為子服景伯說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一等命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又安於命到聖人便不消言命矣厚齋馮氏曰道本期於用非獨善其身而已也然時不用我則有退藏而已用之而欲藏不仁也舍之而欲行不知也是時欲世者知藏而不知行此夫子所以旁觀一世推其淵與已同也說者乃謂淵不願仕是泥其迹而不知其心也為邦之問槩可見矣勉齋黃氏曰用之舍之存乎人則行則藏應乎已則無意無我可見矣用之行矣至舍之則藏舍之藏矣至用之則行則無必無固可見矣雲峰胡氏曰用行舍藏玩集註與語錄一當就胡氏曰用行舍藏玩集註與語錄一則字上看用舍在人而聖人無所必也三當就胡氏曰用行舍藏玩集註與語錄一行而舍之未必藏絕物者志義徇用之雖雖藏而用之未必行絕物者潔身亂倫舍之通考張氏師曾曰子謂顏淵凡二見如云用舍曰藏惟我與爾乃命而稱其善如云其汲也蓋文雖異而意則同前章子謂顏淵曰通為一句如子謂仲弓亦向絕而曰字亦自為一句是也如子謂仲弓亦向絕而曰字亦自為一句仁山金氏曰謂之行必有所施行之事謂

之藏必有。所留藏之具。孔顏有此不在言者。但孔子聖之時。可止久速。無意必。因我若伊尹。則聖之任未免於必行。伯夷聖之清。未免於必。蓋頭。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

朱子曰子路此問。雖無私意。然猶有固必之心。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馮。皮水反。好去聲。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壬

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爲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

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

新安陳氏曰。徒徒手而無所持也。問子行三軍則誰與。朱子曰。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好謀。然須要成事。蓋人固有三軍。而後成。非勇亦不能決。曰然。○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宜作相與之與。非許與之與。往無成者。多矣。孔子行三軍。其所以與共事者。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必成。而不成。何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審。蓋開時已自思量。都是了都曉得了。到臨事時。又更審一番。這懼字。正如知而後能。慮底慮字。相似。此本爲行三軍而發。故就行師觀之。尤見精密。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壬

南軒張氏曰。臨事而懼。戒懼於事始則所以爲備者。周矣。好謀者。或失於寡斷。好謀而不成。則思慮密。而其發也必中矣。敬戒。則密如此。古之人所以能成天下之事而不失也。豈獨行三軍而已哉。勉齊黃氏曰。臨事而敬。懼則有持重敬畏之心。好謀而無慮。則有周悉萬全之計。敬其事。則無忽心。無惰氣。臨事必能戒懼。非怯懦而忍懼也。成其謀。則不妄動。不亟驟。於事必有一定之謀。既成而不怠。於素自無僥倖。速成之弊也。無非抑其血氣之勇。而教之以義禮之勇焉。通旨朱氏公遷曰。言臨兵制勝之道。愚謂行師之要。主敬而已。夫子之所慎。敬也。夫而能謀。故好謀而懼。亦敬也。敬則心有主宰。而能謀。故好謀而懼。亦敬也。敬則心有主宰。不藏。是奸進底人。自有兩條。謝氏謂不用。

求行舍之不藏。只說得一邊。
胡氏曰：子路勇，不自過，故有是問，乃不用
而求行舍之而不藏者。
芭山張氏曰：行藏一理，如何分得難易？舍
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二句妄分低昂，終
是見不透。况細看舍之則藏，藏字用行的
道理，却皆包含在裏面。譬如秋冬收藏，時節
仍不廢春夏生長的作明，非做不得便休。
便謂之能舍藏也。得做便做，做不得便休。
這却是一個急流勇退一流人，去沮溺荷蕢
丈人，僅一間耳。學者宜更詳志。○奸謀而
成，朱子分兩截說。勉齋黃氏曰：奸謀而圖
成，只作一申說。勉齋說是。○臨事二句，汎
就素行說，非就行三軍言。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事，吾亦爲之。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好去聲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夫

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爲
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
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
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
問其可不可哉？爲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
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
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新說倪氏曰：太史公云：假令晏子尚在，願
爲之執鞭，其言本此。
陳氏曰：此章爲中人以下假設言之耳。命
所以安中人，義所以責君子。

朱子曰：上句是假設之辭，下句方是正意。
下句說從吾所好，便見上句執鞭之士非
所好矣。更須字雖字亦字，可見文勢重
在下句也。須要字細看，富而可求也，一
上面自是虛意言，而可求便是富本不可
求矣。此章最見得聖人言語渾成底氣象。
須要識得。
南軒張氏曰：夫子謂富不可求者，正於義
不可故耳。言使其於義而可，則雖執鞭之
事，亦有時而可爲矣。其如義不可求，何則？
姑從吾所好而巳。吾所謂好者，義是也。然
則所安以義而命，蓋有不言者矣。
慶源輔氏曰：蘇氏發得此章語脉，分明楊
氏又說得聖賢所以不求富貴之理，確實
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之所慎：齊、戰、疾。齊側皆反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无

齊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
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享
與不享，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
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
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
弟子記其大者耳。

禮祭統及時時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
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
楊氏曰：夫子齊必齋，食行三軍必臨事而
懼，康子饋藥未達，不敢嘗，觀此則其慎可
見。
慶源輔氏曰：聖人無所不謹，操而常存，豈

有不謹之時不操之事哉特於此三者尤致謹故弟子記以垂教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

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

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及其情文之備而

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以及

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

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三

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新安陳氏曰學之三月學之久因以忘味

之久否則三月字連下文無意味矣

記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

能通慶源輔氏曰文聲音也情實也

朱子曰子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學

之一節不知如何今正好看其忘肉味處

追裏便見得聖人之樂如是之美聖人之

心如是之誠又曰聖人聞韶須是去學不

解得只是休了學之亦須數月方然三月

大約只是言其久不是真個九十日至九

十一日便能知肉味想見韶樂之美是能

動人是能使人視端而行直某嘗謂今世

人有日不見先王之禮有耳不得聞先王

之樂此大不幸也○問孔子聞韶樂之三

月不知肉味聖人始亦固滯不化當食之

時又不免心不在焉之病若何曰主一無

適是學者之功聖人行事不可以此求之

也更是舜之樂盡善盡美而孔子聞之

有所契予心者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

符節是以學之三月而不自知其忘味也

○問其正也然夫子聞韶三月何故不知

得其正也然夫子聞韶三月何故不知

味曰也有時如此所聞韶三月何故不知

足以致其心也且如所聞韶三月何故不

能忘也○問程子以三月為忘食之自不

彼以一日聞樂而三月忘味聖人不當固

而忘肉味也然以史記考之則習之三月

非文之誤矣蘇氏說亦得之蘇氏曰孔子

之於樂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其

於文王也見其黜然而黑頤然而長其於

遠志見其黜然而黑頤然而長其於

可知是以三月而不知肉味

慶源輔氏曰夫子之學韶樂非但有以極

其聲容節奏而巳併當與大舜無不情載

之德當時雍熙平成之治所謂盡善盡美

也則其誠意之深而見於數息者如此誠

非聖人不足以以及是固非常情之所能測

厚齋馮氏曰舜之後封於陳為之後者得

用先代之樂自陳敬仲奔齊而韶樂有傳

當是時魯具四代之樂然恐不無差舛韶

之末最遠而獨得其傳於今夫子故曰韶

盡美矣又盡善也殆謂是與季札在魯觀

韶雖極稱贊未必如在齊之善夫子是以

學之而忘味之久

新安陳氏曰舜以上聖之德當極治之時

作為韶樂羣聖之樂無以加於此者故夫

子聞其音而學之忘味而深歎美如此想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三

如親見虞舜之聖學在雍熙之時契之凡
心而非徒聞之也聖學也又按論語於韶凡
三言之意者聞韶而學之最先謂盡美盡
善次之告類子以韶舞其最後數
通考仁山金氏曰三月自作一句點
吳氏程曰在齊絕句與子在陳同聞韶三
月以四字作一句學之二字史記增此以
釋其意非本文也
愚按張達善點本在齊句聞韶句三月一
讀不知肉味句
芭山張氏曰程伊川論語說云聖人不凝
滯于物安有聞韶雖美直至三月不知肉
味者乎三月字誤當作音字此聖人聞韶
音之美當食不知肉味乃嘆曰不圖為樂
之至于斯也門人因以記之而或又云既
有音又有三月字非文之誤愚謂是又存
三月當作音則失之穿鑿謂既有從
三月字則妄增其文亦失之支離矣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七

三

范氏說可也○丹鉛續錄云今之說曰不
意舜之作樂至于如此非也按古注相傳
謂不意齊之作樂至此耳蓋舜為君夔典
樂其盛宜矣若非舜工非夔而忽見于齊
廷詭齊也非詭舜也此一說也或曰齊之
田氏乃舜裔舜以揖遜有天下而田恒乃
殺其君故孔子聞韶而嘆曰不意盛德之
後而乃篡弒乎有所感也此又一說也愚
意此皆別生枝節耳不圖二字乃是聖人
歎韶語言形容不盡處以詭字代之又隔
一層矣二說皆不可從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
之

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

經傳

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
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
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
問之諾應辭也

朱子曰子以兵拒父是為衛君者以嫡孫承
重而問冉有疑夫子為衛君者以嫡孫承
重之常法言之則輒於義或當立也故疑
夫子助之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
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七

三

立叔齊父卒叔齊立伯夷伯夷曰父命也
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
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
商夷齊耻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
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
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
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
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
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

字得仁兩聲雙
字說句此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三

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
敝蹠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
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
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
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史記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
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及于戈可
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
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
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
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
伯孔子子道篇于路問曰魯大夫練而葬禮
耶孔子曰吾不知也于路出謂子貢曰吾
問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也
問魯大夫練而葬禮耶夫子曰吾不知也
子貢曰吾將爲汝問之問曰練而葬禮耶
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于路曰夫子無
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
南軒張氏曰子貢微其辭以測聖人之旨
可謂善爲辭矣
問二子之遜使無中于二子不成委先君
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朱子曰伊川說
以齊當立者叔齊雖以父命終非正理
恐以當立伯夷曰伯夷終不肯立奈何曰
國有賢大臣必請於天子而後立之問其
情願矣看來二子立得都不安以正理論
之伯夷稍優○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
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
可分輕重包各認取自家不別便處退一
步便是夷齊得之矣○淵贖與輒若有一
人識道理各相避就去了今淵贖欲入子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三

以兵拒父是多是少不順讓者以爲當立公
子鄒不知鄒是不肯做蓋知其必有紛爭也
使夫子爲政必上告天王下告方伯拔鄒
立之斯爲得正輒之逃當在靈公薨而夫
人欲立之之時○求仁得仁只是不傷其
本心而已二子不交讓則心不安心本仁
纔傷着本心則不仁矣
雙峰饒氏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人得之
而爲不忍之心若伯夷以父命爲尊是不
忍違其父叔齊以天倫爲重是不忍先其
兄若輒之拒嗣贖則是忍於抗其父矣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如何安得
雲峰胡氏曰人心誰無天理能合乎天理
之正方可即乎人心之安乃謂之仁伯夷
以父命爲重是伯夷之心合乎天理而後
伯夷之心方安叔齊以天倫爲重是叔齊
之心合乎天理而後叔齊之心方安集註
下一安字便見夷齊不怨若怨則不安矣
輒之拒父全無人心天理於心安乎
問子貢問衛君事朱子曰若使子貢當時
徑問輒事不唯夫子或不答便做答時亦
不能如此詳盡若只問伯夷叔齊何人也
曰古之賢人也亦未見分曉所謂賢人也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亦如何便見出處
一特皆當豈無怨悔處只再問怨乎便見
得子貢善問纔說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便見得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理剛輒父
子所向無非天理二子者相去奚啻瓠
玉直截天淵矣○問二子者相去奚啻
故問夷齊曰二子者相去奚啻瓠玉
弟讓國也○二子者相去奚啻瓠玉
乎曰此又當一審所以夫子言求仁得仁
是就身上本原處說凡讓國於不得已便
有怨夷齊之讓是合當怨地乃天理之當
然又何怨大綱衛君之固爲不是到此越
見得衛君沒道理又問于欲正名是公子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三

鄧否曰此又是第二節事第一節須先正
 觀父子之名問輒尚在則如何何正曰上有
 天子下有方伯伯問他不當立如何不正曰問
 子貢有怨乎之問何也曰夫子謂夷齊是
 賢人恐賢者亦有過之者於是問以決之
 看這事是義理合如此否如其不必讓而
 讓之則未必無怨悔之心矣夫子告以求
 仁而得仁者謂是合德地若不怨地是去
 仁而失仁矣若謂是合德地若不怨地是去
 所以知其必不為也○問伯夷不怨安嫡
 長之分以違君父之命叔齊不怨從父兄
 之命以亂嫡庶之義這便是求仁伯夷安
 於逃叔齊安於讓而其心舉無裡捥之處
 這便是得仁否曰然齊為賢則其不為衛君
 耳○問夫子以夷齊復有怨乎之問至聞得
 之意明矣而子貢復有怨乎之問至聞得
 之賢天下孰不知之子貢蓋不待夫子之
 言而知之矣然意二子雖賢而其所為或
 出於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無感慨不平
 之心則衛君之爭猶未為甚得罪於天理
 也故問怨乎以審其趨而夫子告之如此
 則子貢之心曉然知夫二子之為是心以燭
 激發之私而無纖芥之憾矣特是心以燭
 乎衛君父子之間其得罪於天理而見絕
 於聖人尚何疑哉故其所以必再問而後
 知所決也
 慶源輔氏曰世俗知其一不知其二見其
 一節之或得而於其大義之乖則不知察
 也則固得罪於父矣而以轉言之則子
 獨可以不稟命於天王下不受命於君父又豈
 可以不稟命於國乎是故為國家者不可無
 君父之倫而世俗之說未可遽以為信也
 齊氏曰父子也兄弟也君臣也人之倫也
 三才之所以立也二子之交讓也所失者

言辭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三

○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
 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食之也蔬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
 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
 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
 中也○程子曰非樂蔬食飲水也雖蔬食
 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
 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新安陳氏曰他人視為困極聖人樂無不
 在自不知其困極
 朱子曰聖人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形骸
 雖是人其表裏精粗無不昭徹其形骸
 欲不踰矩左來右去盡是天理只是從心所
 治○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貴不扣于
 是別自有樂處如氣壯底人遇熱亦不怕
 遇寒亦不怕氣虛則為所動矣○樂字在
 先理會得樂後方見不義而富貴於我如
 浮雲
 朱子曰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
 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息之或息
 也豈以貧富貴賤之異而有所輕重於其
 間哉夫子言此蓋即當時所處以明其樂

之未嘗不在乎此而無所慕於彼耳記此者例此以繼齊君之事其亦不無意乎○富貴非指天位天祿而言但言勢位奉養之盛耳此等物若以義而得則聖人隨其所遇若固有之無鄙厭之心焉但以不義而得則不易吾飯蔬飲水之樂耳○如浮雲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以彼之輕易吾之重若義而得富貴便是當得如何掉脫得如舜禹有天下固說道不與亦是恁地安處之又如所以長守貴也所以長守富也義當得之亦自當恁地保守堯命舜云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禱永終豈是不要求保守○孔顏之樂不必分不攷是從這頭說入來在其

中是從那頭說出來

南軒張氏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富貴本非可以浮雲視也惟其非義則浮雲耳陳氏曰欲知樂之實味須到萬理明徹私

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欲淨盡後胸中洒然無纖毫窒礙而無入不自得處庶幾有以得之矣又曰樂在其

中與不改其樂誠有間但程子於此却用不改字主意全別其添一能字而又繫於

疏食飲水之下者是雖疏食飲水亦不能

改聖人之樂便見本然渾然之樂元不曾

動比之顏子不改緊之回也之下是回不

爲簞瓢陋巷所改語意輕重自不同矣

雙峰饒氏曰樂是聖人之所固有富貴貧賤是時之適然人不處富貴則處貧賤聖

人之樂處富貴則在富貴中處貧賤則在

貧賤中然樂在富貴中見得不分曉在貧

賤中方別出故多於貧賤處說

新安陳氏曰孔顏所樂何事及自有其樂

程子之引而不發者也從事於博文約禮

庶得其所以樂朱子發程子之未發者也

必於顏子樂處言而不於孔子樂處言之

者知顏子之樂而後可知孔子之樂故以

劉忠定公安世字彥

孔所以誘顏顏所以學孔之工夫於顏樂處言之也在中之云不求樂而樂在其中見其樂之安焉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微見其樂之勉焉

通考東陽許氏曰孔顏之樂相類而有不同顏子不改其樂是顏子之樂不爲外物所改聖人樂在其中無所往而非樂也程子以不能改其樂釋樂在其中精神全在能字上與不改其樂自不同當味

通旨朱氏公遷曰孔子渾然天理而無所不樂顏子克己之私而自有可樂所謂貧而樂者以此○貧而樂理之足以勝夫私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者仁之可以廣其愛也富貴貧賤雖不同君子之樂無往而不在也

芑山張氏曰陳白沙云夫子薄不義也非薄富貴也事物雖多莫非在我厭薄之心何自而生果父不能容一瓢嚴陵不能禮

漢光此瓢此禮天下之禮不能無君子之心所不能已使二人之心果完具亦焉得而忽之也按白沙此論甚正當玩

書太全辯上論卷七

三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
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
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
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
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

已幾七十矣五廿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哉於易則彬彬矣

四書大全

上論卷七

罕

等爲聖人氣象○所謂大過如當潛不潛當見不見當飛不飛皆是過乾卦純陽固好大亨之中須知履霜有堅正非正則過矣又懼修省不知恐懼修省則過矣無大過矣爲此自謙之辭以教學者深以見易道之無窮又曰無大過是聖人不自足之意○聖人學易於天地萬物之理吉凶悔吝進退存亡皆得見盡自然無差失聖人說此數句非是慢然且恁地說聖人必是見得是如此方如此說

登軒蔡氏曰進退存亡之正易之道也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學易之道也聖人雖曰生知亦必有驗乎易蓋聖人之道即易之道也聖人進退存亡不失其正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也豈有過差乎夫子謂加我數年則於學易也不敢易謂可以無大過則合於易也無甚差皆

不敢當之謙辭也謂無此差則爲無差矣○聖人學易明乎進退存亡而不失其理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慶源輔氏曰易道無窮皆自然而然非年高德邵心與理協默識神會未易學也人之處世履於憂患之塗又不可以不學易故揮揚其辭以垂教如此學者察乎二者之閒則知易固不可不學且以夫子之德與年而尚欲假之以數年則又見其不可

四書大全

上論卷七

罕

長之理以陰陽對言則陽爲善爲吉陰爲惡爲凶獨言陽則陽自有吉有凶蓋陽得中則吉不中則凶陰亦然以天理言則爲消息盈虛以人事言則爲存亡進退蓋消則虛長則盈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暑極則寒寒極則暑此天道所不能已也人能體此則當進而進當退而退當存而存當亡而亡如此則人道得而與天合矣故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子之身全體皆易也

雲峯胡氏曰朱子謂夫子言此以教人使人知夫子老且學易所謂無大過者易占辭於吉凶悔吝之外屢以無咎言之大要只欲人無過故曰无咎者善補過也悔則過能改而至於吉吝則過不改而至於凶使人人人皆知學易則皆可以無大過此夫子教人之深意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聖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新安陳氏曰加我數年吟我之一辭則所謂無大過者夫子自謂之辭耳
 學易乃以五十之理數學易也。大衍之數五十。河圖中之所虛也。惟五與十參天兩地而倚數。合參與兩成五。衍之成十。五者十其五。十者五其十。參伍錯綜。易之理數盡于是矣。如此者五十字穿鑿殊甚。又二程全書云五十以學易。時年未五十也。不子未發明易道之時。如八索之類。不能無過謬。既贊易道。則易之類。可以無故言五十。以學易言。學者謙辭。學易可以無大過。差易之書。惟孔子能正之。使無過。差。如此者。無大過。只就易書說。尤偏曲。不可從。或又云此章非為寡過說。乃是聖人與易相契。極言易之不可不學。易之不易學耳。專為過字註脚。將無大過講得極微。

細者既非說夫子自幸。昔時有過。今幸無大過者之非。又有泛講易理者。尤非。按此說。本覺軒蔡氏無穿鑿偏曲之病。其論自正。○加我數年。非加年歲。須以工夫言。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聖

記之

朱子曰詩書尚是口說得底。惟禮要當執守。執禮亦是當時自有此名。是言人日用所常執守之禮。不可闕者。爾若宗廟郊社朝覲會同。非常則講之。有時亦不常及之也。雲峰胡氏曰誦說屬知。執守屬行。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是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許多事。慶源輔氏曰詩所以吟咏情性。故誦之者。可以理情。性理猶治也。書所以紀載政事。故誦之者。可以道政事。道猶述也。禮所以謂毫釐有所必計也。情性在外。而猶有廣狹之殊。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夫子常言之。又曰詩書雖假誦讀。然後能知其義。而達諸用。禮則全在人執守而行之。故禮獨言執也。然詩書雖在。於執守而行之。然始亦不可於所行禮固在。於執守而行之。然始亦厚齋馮氏曰易道精微。春秋紀變。樂在有司。非所常言也。詩可以興觀羣怨。以事君父。書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常道。禮又朝夕之所從事者。皆切於日用常行之實。故常言之。勿軒熊氏曰詩即樂也。孔子言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語伯魚學詩。禮可見平日。常言不遇如此。前章學易。則其晚年也。芑山張氏曰性情難在內。節文政事。却亦

不專在外。韓氏說未確。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葉舒涉反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
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
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
者與

新安陳氏曰一則葉公不足以知聖人一
則子路自難以言語形容聖人

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
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七 器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
以是二者僥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
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
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
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
宜致思焉

禮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
許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
之老也不年數之不足也僥焉日有孳
孳而後已
朱子曰聖人未必有未得之事且如此說
若聖人有這般事他便發憤做將去○忘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七 聖

也衆人縱如何發憤也有此無緊要心在
雖如何樂終有些係累乎其中不怨天不
尤人樂天安土安於所遇無一毫之私意
其妙處獨與之契合○聖人直是脫洒私
欲自意不著這兩句雖無甚利害細看來
南軒張氏曰子路以葉公不知聖人且欲
擬其形容而未知所對也夫子之意則以
爲即其近者告之斯可矣夫子所言發憤
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者亦好學
之至者也然則聖人之所以異於人者果
獨在於好學邪蓋生知而好學則是其所
爲生知者固亦莫揜矣謂聖人所以異於
人者在於好學亦豈不可乎
雙峯饒氏曰憤與樂相反聖人發憤便至
忘食樂便至忘憂是兩邊各造其極如寒
到寒之極暑到暑之極故曰全體至極兩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栗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者循環不已所以不知老之將至此是聖人之心純乎天理別無他嗜好所以自然學之不厭故曰純亦不已全體純貫樂至極說忘食忘憂純亦不已說不知老之將至王陽明曰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真無有已時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真無有戚時恐不必云得不得也
芭山張氏曰蒙引云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此兩句不可分貼須到不知老之將至後方見蓋其一憤一樂二者循環不已老死方已又云集註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小註所解或未然夫子一憤一樂循環于終身可見其無一善之或遺是謂全體無一善之不造其極是謂至極又無一時之或息是謂純亦不已本文三句要一氣讀下錄蒙引此說觀之小註雙峯饒氏說宜刪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朱子曰聖人此等語皆是格向下以教人亦是聖人看得地步闊自視猶有未滿足處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事實而但為設辭也○好古敏以求之聖人是生知而學

可事說勿謂明少軒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聖

者然其所謂學豈若常人之學也聞一知十不足以其盡之○聖人於義理合下便恁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敏求則多能之事耳其義理完具禮樂等事便不學也自有一副當但力可及故亦學之○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要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
南軒張氏曰門人見夫子之聖謂生而知之不可及也故夫子以是告之使果能好古敏以求之則是聖人亦豈不可希死味辭氣其循循然善誘可謂至矣
勉齋黃氏曰聖人雖生知義理然其為道廣大無窮故未嘗有自足之心亦必博學審問參之古人不能自己此其所以為聖人也
慶源輔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

者諸家多以爲勉人之辭故尹氏辯之以爲生而可知者自然昭著之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又曰好古敏求非生知者不能故生而知之者義理則自然敏於學以驗其實也放理與事一貫知與行相資
雙峯饒氏曰生知是合下知得此理好古敏求是又於事物上參究此理
勿軒熊氏曰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信字敏字當玩
蔡虛齋曰此古字與信而好古之古同即詩書禮樂之類不可說聖人好古敏求者爲禮樂名物之類聖人是總說生而可知者義理耳聖人已不自認了又安得偏指敏求者爲禮樂名物之類尹氏之說自非正意乃後學議論之辭然亦實理也
芭山張氏曰敏求亦非僅多能之事小註

云敏求則多能之事一句稍礙聖似不必從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雙峯饒氏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往來之可見者言也天地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其屈伸往來之迹耳新安陳氏曰神與怪不同故以怪力亂總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七

哭

言表神而出之或問夫子於春秋紀災異戰伐篡亂於易禮論鬼神今日不語何也朱子曰聖人平日常言蓋不及是其不得已而及之則於三者必有訓戒焉於神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人也然其言鬼神之理難明易惑而實不外人事鬼神之理在人事中如何見得曰鬼神只是二氣之屈伸往來就人事中言之如福善禍淫便可以元鬼神道理皆語中聖人不會說此問如動靜語然亦是此理否曰固是聖人全不曾說這話與人這處無形無影亦是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恁地說南軒張氏曰聖人一語一默之間莫不有教存焉語怪則亂常語力則妨德語亂則損志語神則惑聽故聖人之言未常及此

就是四者之中鬼神之情狀聖人亦豈不言之乎特明其理使人求之於心而也

若其事未嘗言之也

慶源輔氏曰異非常也勇力非德也悖亂

非治也三者皆非正理而聖人之心廣大

光明隱惡揚善自然不語及此至於鬼神

雖非不正然乃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其

理幽深非格物致知者而驟以語之則反

滋其惑故亦不輕以語人然能知所以為

人則知所以為鬼神矣

齊氏曰索隱行怪吾弗為之故不語怪好

勇過我無所取裁故不語力身為不善君

子不人故不語亂務民之義敬而遠之故

不語神

問孔子所不語而春秋所紀皆悖亂非常

之事陳氏曰春秋經世之大法所以懼亂

臣賊子當以實書論語講學之格言所以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七

哭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

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

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

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朱子曰人若以自修為心則率天下萬物

凡有底手無不無不修以發吾善性之正

善者回可師見不善者便恐懼修省亦吾

師也

雙峯饒氏曰此姑以一善一惡對言以見

善惡皆吾師或而人皆善則皆當從兩人

四書大全辨

上論卷七

辛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雷及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

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

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

已

程子曰天生德於予此聖人極高制以理
○問聖人見其勢不可害已還以理度
其不可邪朱子曰若以勢論則害聖人甚
易惟聖人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史
記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之下魋伐
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
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疑遭伐
樹遂微服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以此語

皆惡則皆當改便是與一云一行之身
此則言外之意南軒張氏云一行之身
善有不善亦莫非吾師也
正氏炎和曰尹氏以見賢思齊章合此章
說蓋取思齊自齊可足此章之義也善固
當從然不思與自齊未必能從不善固當
改然不內自省則已有不善未必能改
鄒淵山曰重能自得師說二人行大槩言
其至少至近者耳不必說一善一惡夫三
人行皆善則皆從一善皆不善則皆從一
必一時三人行便一善一惡則皆從一
擇字內有分別從與改俱根擇字來
或曰從之者從其善也改之者不從其惡
也○不可以改之者改之惡○書曰德無
常師主善惟師言師之廣也然猶專指善
言也至于不善亦可師則師益廣矣同行
即有師則師益近矣為勸為戒觸物皆然
有餘師也而亦何常師之有

四書大全辨

上論卷七

至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

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

之也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已然避患未嘗
不避患患雖深而處之未嘗不避患未嘗
避行而不休也○問桓魋其如予何此所
是聖人樂天知命處見定志確斷然以理
自信絕無疑忌顧慮之意曰是聖人自處
處驗之已然而知其決不能害已也又問
聖人既知天德於我決無可害之理矣
而避患又必周詳謹密者何邪曰患之當
避自是理合如此衆人亦然不必聖人為
然也○吳氏曰夫子平日未嘗以聖自居
及遭匡人桓魋之難則曰天生德於予文
蓋至是亦不能捨其聖矣一以德言一以
道言有此德則能任其道其言一而已矣
○其如命何聽命於天也其如予何則天
命在已而已與天為一矣故其論公伯寮
也猶以廢與不可知之辭道之若匡人桓
魋則為斷斷然自信之說

林次崖曰夫子平日不以聖自居及遇桓
魋則曰天生德於予畏于匡則曰天之未
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也○不以聖自居
者乃平日謙已之本心以道德自處者遇
患難而自信以慰門人而警強暴也
○山張氏曰集註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
一句宜含蓄說不宜涉誇詞或曰天既生
德于予則天之所以責予者不輕予之所
以承天者必不敢苟豈遂自暴而不思所
以免患乎桓魋其如予何語意蓋如此直
云自有天在非也按此說自正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
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

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驢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嘗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聖

朱子曰。要緊只在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處。須仔細認。聖人無不與二。三子處。在那裏。凡日用飲食間。皆要認得。○所謂吾無隱乎爾者。居鄉黨。便恂恂。在宗廟。便侃侃。與上大夫言。便誾誾。與下大夫言。便侃侃。自新。安陳氏曰。作止語默四字。所包甚闊。作與語之為教。人易知之。止與默之亦為教。所當知也。問伊川言。聖人教人。常俯就。若是不。一著教人。是聖人有隱乎爾。何也。朱子曰。道有大小。精粗大者。精者。固道也。小者。粗者。亦道也。觀中庸言。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此言道之大處。優乎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言道之小處。聖人教人。就其小者。而教人。便是俯就。然所謂大者。精者。亦只在初無二致。要無在學者。下學上達。自見得耳。在我則初無

聖人不為

隱也。高。適者。夫之過。易以陵。而進。則。子。自。以。為。無。隱。且。曰。無。行。而。不。與。二。三。子。則。高。適。者。不。敢。忽。其。易。而。致。謹。重。密。察。之。功。在。我。者。一。施。之。在。彼。者。各。以。其。資。之。高。下。而。有。益。焉。是。即。聖。道。如。天。垂。象。昭。然。而。有。目。者。莫。不。見。之。驗。也。豈。終。於。高。遠。而。不。可。冀。及。耶。延平李氏曰。孔子之示人。其道昭然。常存。手。動。靜。便。仰。視。聽。笑。謔。之。間。而。未。嘗。隱。也。彼。見。之。者。自。有。淺。深。○朱子曰。夫子嘗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而。言。性。與。天。道。則。不。可。得。而。聞。想。是。不。曾。得。聞。者。疑。其。有。隱。而。不。知。夫。子。之。坐。作。語。默。無。不。是。這箇道理。風。雲。流。形。無。物。露。生。無。非。教。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聖

聖人雖教人。洒掃應對。這道理。也在裏面。范陽張氏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使天徒頌然在上。何足以為天。惟其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故凡春生夏長。根莖枝葉。一皆天理之所寓。孔子於日用間。視聽言動。出入起居。無非道之所在。聖弟子由而不。知。習而不察。所以疑聖人。為隱。故夫子指之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觀是丘之一言。則知聖人。不。日。機。括。盡。於。此。而。決。之。當。時。聖。人。不。日。機。括。之。後。告。知。用。意。以。觀。聖。人。不。日。機。括。而。朝。廷。下。而。衣。服。飲。食。莫。不。屢。書。特。書。者。正。謂。此。爾。新安陳氏曰。體道與是神體物。而不可遺之。體。同。道。無。形。體。可。見。聖。人。一。身。渾。然。此。道。動。靜。語。默。之。間。無。非。此。道。之。所。呈。露。無。形。體。之。道。於。聖。人。身。上。形。見。出。來。是。所。謂。與。道。為。體。而。無。所。隱。於。人。也。

汪氏曰鄉黨一篇是門人有得於此言故
記得詳密如此
蔡虛齋曰把與字對隱字看其目不容
隱也所與者就在作止語默之間是丘也
言止之為丘是如此蓋丁寧之意一說吾
無行而不以示人者便是一箇丘在這裏
亦見其實無隱也
芭山張氏曰看得天何言哉一節明白則
無隱節不費詮疏矣此當于言外得之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行去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
信本也

四書大全上論卷七

孟子

朱子曰教不以文無由入說與事理便是
文詩書六藝皆文也如講說如何是孝弟
只是文行所謂孝弟方是行又恐行之未
誠實故又教以忠信到得為忠為信時全
在學者自去做方是實事○此是表裏互
說教人之道自外約入向裏去故先文後
行而忠信者又立行之方也○文行忠信
如說事親是如此事兄是如此雖是行之
事也只是說話在須是自家體此而行之
方是行○是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左是忠
信可傳者只是這文若行忠信乃是在人
自用力始得雖然若不理會得這箇道理
不知是行箇甚麼忠信是箇甚麼所以文
為先又曰其初雖是講學講學既明而後
修於行所行雖善然更須又之於心無一
毫不實處乃是忠信○問子以四教何以
有四者之序曰文便是窮理豈可不見之
於行然既行矣又恐行之有未誠實故又
教之以忠信也所以伊川言以忠信為本
然非忠信則所行不誠故耳因問行有餘

四書大全上論卷七

孟子

力則以學文何也曰彼將教弟子而使之
知大槩也此則教學者深切用工也問然
則彼正合小學之事歟曰然文行忠信是
從外做向內則以學文是從內做向外聖
人言此類者多要人逐處自識得
西山真氏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以力
行為先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者講學之
事主乎知忠信者修身之事主乎行此又
以知為先此二章實相表裏正當合而觀
之大抵致知力行二者不可闕一既知其
理不可不致知力行二者不可闕一既其
理二者並進則為學之功至矣
雙峰饒氏曰聖人施教之序且先使學者
讀書講明義理故先之以文既曉得義理
然後可以使之修行故次之以行行是外
而面底外面能行然後方可責其裏面誠
若外面顯見處尚未能行況裏面隱微之
地乎故忠信是結合處中庸先說智仁勇
而後終之誠亦是此意
陳氏曰學文所以窮理修行所以體是理
於身存忠信所以是實心就心上看信是實
勿軒熊氏曰忠是實心就心上看信是實
理就事物上看
雙峰饒氏曰教以學文修行知行當俱盡
也教以存忠信表裏當俱實也
新安陳氏曰學文者致知之事修行者力
行之事存忠信所以誠實於力行而忠其
體信其用也所以謂之四教
陳紫峰曰忠信有體用之分不然則只是
三件而非四教矣
或曰此亦自門人所見言之非聖人有此
而二之可乎
芭山張氏曰行豈專是外面行的饒氏說
未確按論語疏云此章記孔子行教以此
四事為先也文謂先王之遺文行謂德行

在心為德施之為行也心無隱謂之忠人言不欺謂之信細看施之為行句根在知也為德說則謂行獨外面者其不合于理可知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朱子曰有德而有才方見於用如有德而無才則不能為用亦何足為君子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恒胡登反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恒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堯

者不二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朱子曰善人是資質好底人自然無惡有恒只是把捉得定又未到善人自然好處在然善人有恒皆未知學問者也○問善人是資質大段粹美其心常在於善道所以自不至於有惡有常者則是簡實底人否曰是有常底也不到事是簡實底是有志於為善而不肯為惡善人則從來是地好善事依本分與人等級善人雖是資質好雖是無惡然不踐迹亦不入於室緣不甚曉得道理不可以道聖人只是慈地便住了○此但為思其上者而不可得故思其次之意

雙峰饒氏曰聖人是天生底君子是學而成底善人是氣質好底有恒是有常守底次乎聖人者為君子次乎善人者為有恒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

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

有恒者以質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

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

聖者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

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問亡而為有朱子曰正謂此皆虛夸之事不可以久是以不能常非謂此便是無常

也○以亡為有以虛為盈以約為泰則不能常謂如我窮約却欲作富底舉止縱然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堯

時暫做得將來無時又做不得如此便是無常亡對有而言是全無虛是有但少約

是就用途上說新安陳氏曰以學言者兼乎質以質言者則未學者也

朱子曰聖人也只是這箇道理但是他理會得爛熟後似較聖樣其實只是這道理

君子是事事做得去所謂君子不器善人則又不及君子只是知得有善有惡肯為

善而不肯為惡耳有常者又不及善人只是較依本分○問此章曰與氏曾氏說亦

得之與氏曰君子蓋有賢德而又有作用者特不及聖人爾若善人則粗能守成

緒不至於為惡而已非若君子之能而為也曾氏曰當夫子時聖人固不可得而見

豈無其人少而思見之也及其見則又恍而

進之曰君子哉若人凡此類皆得意而忘

四書大全辯

言善人明乎善者也有恒雖未明乎善亦必有一節終身不易者若本無一長而爲有之狀未能充實而爲盈之狀貧約而爲泰之狀此亦妄人而已矣孟子所謂兩集溝渟皆盈其潤可立而待也烏能久矣曰有無虛實約泰之分奈何曰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耳二者兼內外學之所至事耳爲之云者作爲如是之形作爲如是之事者也爲而無以繼則雖欲爲有恒不可得矣

南軒張氏曰聖人者肖天地者也君子者具其體而未能充實者也故聖人不得而見得見君子斯可矣善人資稟醇篤無惡之稱有恒者則能謹守常分而已故善人不得而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以善人之資而進學不已聖蓋可幾有恒而力加勉焉亦足以有至也若夫已無而以爲有已

書大全辯 **上論卷七** **要**

虛而以爲盈已約而以爲泰則是驕矜虛浮不務實者其能以有恒乎未能有恒況可言學乎

飽齋黃氏曰亡爲有虛爲盈約爲泰三者始終如一故能有常今其人不實如此也豈敢望其有常哉夫子稱聖人君子有恒之不可得見而卒及乎此又以明夫有恒者之亦不可見也

慶源輔氏曰學至於聖人則造乎極而無以復加矣君子雖未及乎聖人然其才德超出於衆則其爲學亦以成矣善人雖未必知學然其資質之美自然至於善而不至於惡至於有恒者則資質又有不及善人但亦純固而不務虛誇守其一端則終身不易者也

新安陳氏曰入德有門戶進德有闢奧自有恒而入學而充之以造其極有至聖域

調卷七

五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七

五

之理虛誇無恒者尚無入德之門戶况敢
 望進德造於闕與乎末三句言不常之失
 以明有恒之義學者以希聖爲標準而能
 以有恒爲入門其庶幾焉
 通考董氏舜曰孔子論人有四等曰聖人
 君子善人有恒者順而數之善人之下又
 有所謂有恒者孟子論人有六等曰善信美
 大聖神逆而數之聖人之上又有神人孔
 子數人才之不多見故順數其人品之不
 齊孟子則樂正子之質美故逆數其成就
 之有等蓋聖人君子善人未有不有恒而
 不能至者故善人之下又有有恒也聖而
 不可知之者謂之神非謂聖人之上又有
 所謂神人也
 蔡虛齋曰此言難乎有恒非正解其義而
 註云申言有恒之義者亦大壯彖薦剛以
 動故壯意
 林次崖曰蒙引云或以本無是善爲亡未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實有是善爲虛未能該衆善爲約者非也
 有恒以質言不可說涉于學去此說人所
 未到
 或曰舊謂知無恒之失則知有恒之義非
 是只是傷世意勉齋謂明有恒之不可見
 得之○此章在聖人吾不得句一截得見
 君子善人輕通到有恒去兩不得見不可
 就氣數之衰說須得勉人語意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綱以大繩屬綱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
 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
 賤爲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
 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爲也此可

見仁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

勿軒熊氏曰多能鄙事此亦可見慶源輔氏曰不曰聖人之本心而曰仁人之本心據此事只可謂之仁然曰本心則聖人亦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新安陳氏曰於取物之中有愛物之仁於此可見其本心

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是心之發。

也然於物也有祭祀之須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取之也自不得免焉於是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若夫子之不絕流不射宿則皆仁之至義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政行焉鳥獸魚鼈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天物者則固人慾之私

四書大全辯人上論卷七

卒

也而異端之教遂至於禁殺茹蔬殭身餓
獸而於其天性之親人倫之愛反恣然其
無情也則亦豈得爲天理之公哉故梁武
事雖不同然其揣天理以致亂亡則一而

林次崖曰。聖人不綱不射宿之心。與大舜不虐無告。文王惠鮮鰥寡同。或曰。只就聖心自然流出處看。謂聖人不得不取。與謂聖人節取者。皆非也。合窺焚章看出。聖人廣大氣象。與天地合德處。語意自活。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
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言

同說不作于與云者當妄字人云已

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厚齋馮氏曰柔柔詩云予豈不知而作古有此語

朱子曰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聞見皆欲求其多否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爲學矣擇字生於從字識則未便有從意故不言擇善聞見亦是互相發明不可泥看○多聞已聞得好話了故從中又揀擇多見只是平日見底事都且記放這裏○問不知而作是述作或只是凡所作事曰只是作事又曰問見大畧爭不多較所聞畢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七

空

竟多聞須別識善惡而從見則見得此爲是彼爲非則當識之他日行去不差也○未擇時則未辨善惡擇了則善惡別矣譬如一般物好惡夾雜在此須是擇出那好底擇去那惡底擇來擇去則自見得好惡矣多聞是聞前言往行從之是擇其尤善者而從之見是泛泛行得雖未必便都從他然也記著他終始首尾得失南軒張氏曰天下之事莫不有所以然不知其然而作焉皆妄而已聖人之動無非實理也共有不知而作者乎雖然知未易至也故又言知之次者使學者有所持循由其序而至焉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其善雖未及乎知之至然知之次也擇焉識焉而不已則其知將日新矣蒙源輔氏曰夫子言此雖是謙辭然於無所不通之聖自有不可掩者新安陳氏曰集註全不說聞見二字其不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奎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見賢通反

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

可拘泥明矣學干祿章亦只總之云多問見者學之博未嘗拘拘分別與見也通考仁山金氏曰此章問與見未易分明語錄亦不分說今以實事証之問善者而從之若夫子說夏殷商之禮有善殷者有從周者又如夏時殷輅周冕及刪詩之類此多聞三代之事所以不可不詳也多見而識之若夫子修春秋即多見當時之事記則善惡皆當存之者也知之次也蓋謙辭林次崖曰多聞亦可識多見亦可擇善而從此云然者互見耳

芒山張氏曰多見而識一句後儒無確解集註兼善惡言金仁山蔡虎齋皆依集註張南軒則專就善一邊而言愚按南軒說是蓋只說識其善語氣較直截明白不必兼惡言也○金仁山知之次也蓋謙辭凡七字宜刪集註已明不必復贅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奎

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違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南軒張氏曰以互鄉之修惡而童子又非得與先生長者抗禮者而夫子見之故門人惑焉夫子謂其進之志則善與其進而志善也而不與其退而不善也若於進而志善之時以其退而不善而拒之則何甚也聖人之謂凡人也其有已甚者乎則又何復言之謂凡人也其有已甚者乎則又何至公之心也慶源輔氏曰人前日為不善而今日向善未可知今日向善而後日為不善亦未可知若追其既往又逆其方來則已甚而待人狹隘矣

厚齋馮氏曰童子年少未嘗深染於其習俗而不可轉移聖人何忍遽絕之孟子不為已甚之說蓋出於此郝京山曰不與其退退者進不果之意今來求見是進他日變節便是退吾今與其進耳豈與其退乎進退在彼與不與吾無心何必責人已甚雖往日為不善今潔已求便可與何人必追問往日保其必善而後與之文義原無錯簡或曰與其進也三句緊着童子說人潔已三句推開說玩人字童子亦在其中而所指則廣矣

芒山張氏曰南軒說是存疑云依張南軒說則非錯簡然牽強當依朱子作錯簡為是林氏此說稍泥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爲遠者。反而求之。則卽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爲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奎

朱子曰。欲有好底。如我欲仁。可欲之謂善。不是情欲之欲。○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問。斯仁至矣。至若來至之意。曰。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或遠於三月之後。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蓋亦於日月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何。又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蓋欲每事省察。何者。爲禮何者。爲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吾心而得不爲徒言也。

南軒張氏曰。仁豈遠於人乎。患人不欲之耳。欲之斯至。不曰至仁。而曰斯仁至矣。蓋仁非有方所。而可住至之也。欲仁而仁至。我固有之也。

覺軒蔡氏曰。特人皆以仁道遠而難爲。故夫子以工夫之切近者。勉而進之。謂仁豈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蓋仁者心之德。緩一收歛。則此心便在。所以甚言其近且易。不待他求也。

慶源輔氏曰。仁者心之德。我固有之。非在外也。如手之執足之履。目之視耳之聽。不求而病其遠。此夫子所以發此論也。

少註滿一掃出此所集

雙峯饒氏曰。欲仁仁至。其至也固易。其去也亦易。須於既至之後。常加操存之功。方能不遠仁也。

新安陳氏曰。斯字甚緊。如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之斯卽此二字。貼斯字。

蔡虛齋曰。仁遠乎哉。且虛說。不可以註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貼在此句內。須安在下句。集註仁者心之德云云。都是解我欲仁。斯仁至矣。而仁遠乎哉之意。自見。○聖人此語。所以甚言其近且易。使人知自勉而不憚于用力也。人固有以仁道遠而難至者。故發此以示之。

林次崖曰。欲仁工夫。亦曰非禮勿視。聽言。執其大則仲弓之微。恕是也。

芭山張氏曰。欲字時。儒皆虛虛就天理萌動處說。尚有缺陷。覺軒工夫切近一句。宜死。次崖說尤能暢其旨。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奎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卽司寇也。昭公魯君名。

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胡氏曰。左氏傳註。陳楚名司寇爲司敗。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

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

君而知禮孰不知禮

取七住反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

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取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

子姓者然

禮坊記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

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厚齊馮氏曰古者男子稱氏辨其族也女

子稱姓厚其別也故制字姓從女百世而

婚姻不通者周道也稱孔子特孔子在陳

蓋記於陳也

慶源輔氏曰婦人稱姓周女曰姬宋女曰

子齊女曰姜楚女曰芊是也○胡氏曰謂

者何人謂之春秋哀十二年書孟子卒不

書葬疑謂之孟子者魯人諱之而謂之吳

孟子者當時譏諷之語也

新安陳氏曰不稱姬而冠之以吳終有不

可掩者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取同

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

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

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

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

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

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矣

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

慶源輔氏曰且以有過而人知為幸又可

垂教以警夫後世忌諱者

問昭公取同姓之事若王舉法則如何

斷朱子曰此非昭公故為之也當時吳盛

強中國無伯主以齊景公猶云既不能令

又不受命而主出而女於吳若昭公亦是藉

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而然也天王

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况

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亦已自知

其非矣

南軒張氏曰他國之大夫問吾國之君知

禮與否則但可告之以知禮而已及巫馬

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知禮乎若言為君隱之意則淺露已甚而

失和對之本意矣故但引已之過而已然

而安同姓之為非禮其義固已在其中了

聖人辭氣之問其天地造化與

吳氏曰夫子受以為過則昭公不得為知

禮則知隱諱者臣子之私是非者天下之

公以夫子答司敗與期可謂兩盡其旨矣

公以諱父之惡為直可取以隱君之惡為

直彼蓋知直之為公黨之為私而於父子

君臣之義蔑如也微夫子之道其隱乎

雲峯胡氏曰使夫子而不自引已之過則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聲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幸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突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朱子曰：予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今世間人，與那人說話，那人正說得好，自家便從中斷，如云：『已自理會得，不消說。』他自以此類看，聖人是甚氣象，與人歌，且教他自歌，便了，方令再歌，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歌，便恐混雜，他不盡其意，此則聖人有善，亦不得而知。今必使之反之，而後和之，便是聖人不掩人善處。

慶源輔氏曰：詳謂首尾節奏之備。雙峯饒氏曰：予與人歌，是與之同歌。反者，使之自歌，和則已之自歌也。

新安陳氏曰：集註取與二字，如孟子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初則取之既取，而許與獎勵之。

朱子曰：聖人天縱多能，其於小藝，不待取於人，而後足。乃欲得其詳，如此則謙遜審密可知也。然若不待其曲終而和之，則幾於伐已之能，以掩彼之善矣。故必使其曲終而始，和之，則既不失其與人歌善之意，而又掩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而不掩其善，有意於爲之也。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悅之意。○問：予與一事之微，而衆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如一

有得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突

何潛室陳氏曰：必使復歌者，既欲彰其善之實，又欲暢其歌之情，而後和之者，示我樂善之無倦，諒歎而淫佚之也只一歌詩耳。而意思綢繆容與，若此，豈非衆善之集乎？

慶源輔氏曰：氣象從容，故謙遜誠意懇至，故審密。

雲峯胡氏曰：此不過歌之善者，爾夫子所以取之善者，可知矣。

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

○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慶源輔氏曰：勉人爲其實而不廢其文，但有先後緩急之序耳。

雙峯饒氏曰：身行君子之道，而有得則爲君子之德矣。

朱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莫是疑辭猶今人云：『莫是如此否？』言文則吾與人一轍，如云：『聽訟吾猶人也。』若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與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之意。同○問：此章曰：『於文言其可以及人，足見其不難繼之意，言其不能過人，又見其不及。』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七

牛

工之意且合而觀之又見其雖不遜其能而亦不失其謙也於行言其未之有得則見其實之難焉見其必以得為效焉見其汲汲於此而不敢有毫髮自足之心焉一言之中而精意反復更出互見曲折詳盡至於如此非聖人而能若是哉
雲峯胡氏曰此文字解不遇者於言辭者爾
新安陳氏曰此文不在茲之文字重此必故集註以言行之難易緩急釋之
蔡虛齋曰若論文辭無分曉我也相似人若論躬行實踐之君子則我全未之有得是躬行君子則曰仁曰義一而足之身見之于事也此雖聖人之謙辭而足以見言之易行之難言易在所緩行難在所急也欲人之勉其實實者言之實躬行君子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謂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

人清以之為疑
聖道字註氏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七

圭

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
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孔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勿軒熊氏曰聖則仁之然而至於化矣聖非出於仁之外也
新安陳氏曰此專言之仁包義禮智故為心德之全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體而義用言仁則義在其中故為人道之備
朱子曰他也不會說是仁聖但為之畢竟是箇甚麼語人是箇甚麼
新安陳氏曰自為觀十五志學章可見教人觀博文約禮可見皆不外乎知行
雲峯胡氏曰此雖夫子不敢當聖與仁之名而愈見夫子有聖與仁之實
新安陳氏曰夫子雖不居仁聖之名而所行所教無非不息於仁聖之道不厭不倦即純亦不已也非已實有此仁聖之道則有時而厭倦矣
新安陳氏曰聖仁之道若天下無一人能與於此是終為虛器而無人能實之矣
朱子曰夫子固多謙辭到得說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公西華便說得所以有正唯弟子不能學也之說便說道聖人有不讓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處○其他人為之誨人不能無厭倦時惟
 聖人則不厭不倦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言
 正是弟子不能學處這若不是公西華親
 曾去做來親見是憑地如何解地說○
 仁之與聖所以異者大而化之謂聖若
 大而化之只可謂之仁此其所以異
 南軒張氏曰夫子雖不居聖然玩味辭氣
 其所以為聖者亦可得而見矣夫盡人道
 聖人也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聖人之仁天
 之無疆也
 慶源輔氏曰為之不厭者仁聖之實辦人
 不不倦者仁聖之施非在已者有仁聖之德
 豈能如是公西華蓋即為之不厭誨人不
 倦而見夫子實全仁聖之道非學者所能
 效也
 雙峯饒氏曰前以學不厭誨不倦為何有
 於我此却以二者自任何也蓋前章是泛
 說所以雖非聖人之極至而亦不敢當此

主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
 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
 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
 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七

主

其禮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
 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
 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
 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
 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
 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厚齋馬氏曰士有誅累生時德行以賜之
 命則誅問官六辟六曰誅是也禱疾亦誅
 其功德故謂之誅云
 朱子曰只是引此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
 謂欲禱皇天后土也禱雖臣子之禮其辭
 則述君父悔過遷善之意以解謝鬼神之
 譴怒
 問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
 我即天地鬼神天地鬼神即我何禱之有
 朱子曰自他人言之謂聖人如此可也聖
 人之心豈以此自居惟味丘之禱久矣一
 句語意深厚聖人氣象與天人之分自求
 多福之意可見
 雙峯饒氏曰誅如哀公誅孔子是也古誅
 文之意蓋曰往者疾病時嘗禱爾於神祇
 矣而卒莫之效蓋哀其死之辭也
 新安陳氏曰聖人素履無愧少壯老無
 非對越神明之時豈待疾病而後禱哉所
 謂禱久矣乃因子路引禱爾而言蓋不禱
 之禱也
 儀禮第十三篇註云謂門戶窻行中霤盡
 孝子之情五祀謂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
 朱子曰在臣子則不可在我則不可聖人也
 知有此理故言我不用禱而不責子路之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

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

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南軒張氏曰正已而不求諸人故坦蕩蕩
有欲而不自反故長戚戚坦蕩蕩非謂放
懷自適無所憂慮之謂也謂求之在已而
無必於外故常舒泰云耳

胡氏曰循理役於物乃蕩蕩戚戚之所由
生也理本自然循而行之則坦然而平不
愧不作所以舒泰為物所役則求名役於
名求利役於利行險僥倖患得患失所以
憂戚

四書大全卷七

上論卷七

美

廣也戚戚曰長無時而不憂慮也
蔡虛齋曰坦蕩蕩長戚戚皆兼內外言○
心廣體胖此只作仁者不憂說大學本意
較深

林次崖曰註坦平也又曰蕩蕩寬廣貌是
兩德小註蒙引都作一意說

芒山張氏曰蕩蕩根坦字來不必徑分兩
德長字不必對坦字說馮氏無適而不寬
廣無時而不憂慮亦未確程子內外註宜
玩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

賦鮮有不備雖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

故其守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

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

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

記故程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

而玩心也

慶源輔氏曰德性根於無極之真所以本
無不備氣質稟於陰陽五行之氣有剛柔
過不及之分所以鮮有不偏

雙峰饒氏曰全體渾然應上文德性而言
陰陽合德應上文氣質而言
朱子曰厲便自有威底意思不猛便有
溫底意思思溫威恭三字是主厲不猛安是
帶說如伯夷柳下惠猶未免偏下惠則溫
勝厲伯夷則厲勝溫○問集註云陰陽合
德竊嘗因其言而分之以上三截為陽而

四書大全卷七

上論卷七

美

下三截為陰似乎有合然又以上三截為
陰而下三截為陽亦似有合未之說決抑
聖人渾是一元氣之會無間可得而指學
者強為之形容如且以其說自分三才而

言則溫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屈奪則人
之道也嚴然有威之可畏而不可暴於物則
天之道也恭順卑下而恬然無所不安則

地之道也自陽根陰而言則溫者陽之和
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
恭者陽之主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

則溫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
不猛者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之健
蓋渾然無適而非中正和平之極不可得

而偏指者也曰此說推得亦好○溫厲之
說若直以厲為主誠可為一偏之論矣或
恐人氣質之偏而欲矯以趨中則有當如
是者亦不為過矣然聖人之溫而厲乃是
天理之極致不勉不思自然恰好處無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七終

差處要須見此消息則用力矯揉其
當自有準則不至偏倚矣○此雖是
人之德容如此然學者也當如此舉
獎蓋自舜之命夔已如此而皋陶陳九德
亦然○初學如何便得安除是孔子方
而安初要持敬也須勉強久後自熟
南軒張氏曰和順充積者其發見必溫然
溫而厲也德盛者其威必著於外威而不
猛也從容中禮者其貌必恭恭而安也溫
而不厲則和而無制有害於溫矣威而不
猛則為物所憚有病於威矣恭而不安則不
可以持久有損於恭矣從容而全盡者其
惟聖人乎
新安陳氏曰常人偏於溫則不厲偏於威
則易猛勉於恭則不安聖人溫而厲陽中
有陰也威而不猛陰中有陽也恭而安恭
者嚴威儼肅陰也安者和順自然陽也亦
陰中有陽也惟其不偏而中是以不戾而
和惟聖人有中和自然之德性所以有中
和自然之德容也
慶源輔氏曰用心不密則見其溫不見其
厲餘皆然
問此章是總言聖人容貌鄉黨是逐事上
說否朱子曰然此章就大體上看
通考勿軒熊氏曰以其發見者言溫者陽
之和厲者陰之嚴威者陰之慘不猛者陽
之舒恭則收歛陰也安則舒泰陽也然陽
用柔而體則剛陰用剛而體則柔溫與不
猛皆屬柔陰也厲與剛皆屬陽也恭屬
威厲一也亦陽也安屬溫與不猛一也亦
陰也故曰陰陽合德
或曰此與溫良恭儉讓一例看只是一箇
夫子門人見得他像足如此又却如此極
力摹擬只是形容不盡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七

美

同會代諸 扶夫

又復上書 天音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七

泰伯第八

如有污損缺失責令賠補

通考勿軒熊氏曰內六章言古之聖賢
八章記孔子之言七章記曾子之言凡
二十一章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
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
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
遜隱微無迹可見也蓋犬王三子長泰伯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八

一

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
日彊大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犬王因有
剪商之志而泰伯不從犬王遂欲傳位季
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
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
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
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
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
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為

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

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朱子曰古人辭讓以三爲節一辭爲禮辭再辭爲固辭三辭爲終辭通考仁山金氏曰三讓曰終讓或問亦嘗引之則此固遜字當改爲終遜則貼本文作終以天下遜於事理爲通蓋王季及文王至武王而終有天下○善按劉氏敵云所謂三以天下讓者言自竄荆吳以讓季歷也所以讓季歷者以季歷有昌也所以貴昌者以昌有發也泰伯見季歷既仁而文武又聖知天之意方大略周室必有天下故默焉而退是泰伯讓又明道亦云泰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爲天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八

二

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伊川云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此皆於經文三讓字親切問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恐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朱子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翦商翦商自是周人說若無此事他豈有自誣其祖左氏分明說泰伯不從不知是不從甚事通考仁山金氏曰按詩大王實始翦商不過謂周家翦商之業自大王始基之爾且大王遷岐在小乙之世至丁巳而高宗之殷道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乙祖甲二十八祀而生文王其時商未衰也大王亦安得有翦商之志哉况大王前日猶能奔國於狄人侵幽之時而今日乃欲取天下於商家未亂之見大王之心決不若此其特也

勿軒熊氏曰詩言實始翦商魯頌張大之辭與書言肇基王迹同意然則泰伯不從果何事也古人兄弟讓國如孤竹君之二子固亦有之泰伯之讓季歷即此類人知其以國讓不知其實以天下讓也洪氏曰仲雍之讓一也何以獨稱泰伯泰伯當立者也

朱子曰夷齊諱武王不信便休泰伯不從大王翦商却是一家內事與諱武王不同所以謂之難處○夷齊處君臣之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不可露形迹只得不得不分不明去某書謂大王有疾泰伯採藥不返疑此時去也通考仁山金氏曰泰伯採藥荆蠻而人心翕然歸之遂成吳國使其襲周邦之盛而爲之豈不足有天下故夫子斷之曰以天下遜也且泰伯之遜人知其遜國耳而豈知其遜天下哉故曰民無得而稱焉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八

三

吳越春秋古公三子古公周大王之本號後乃尊爲大王名實父長曰泰伯次曰仲雍一名虞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大任生子呂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與王業者其在昌乎泰伯仲雍望風知指古公病身因托名採藥于衡山遂之荆蠻斷髮文泰伯仲雍歸起喪畢還荆蠻國國民君事之自號爲句吳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故云泰伯三以天下讓荆者楚舊號以州言曰荆蠻者南夷之名正義曰泰伯奔吳所居城在蘇州北常州無錫縣界梅里村其城及家見存而云亡荆蠻者楚滅越其地屬楚秦滅楚其地屬秦秦滅楚故通號吳越之地爲荆及北人書史加云蠻勢之然也吳言勾者夷之發聲猶言於越耳吳名始於泰伯明以前未有吳號○問泰伯逃必之荆蠻斷髮文身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八

四

者蓋不示以不可立則上季之心不少其
位未定終無以仁天下遂父志而成其遠
者大者泰伯之讓上以繼大王之志下以
成王季之業無非為天下之公而不為一
身之私其事深遠民無能測識而稱之曰
此意甚好非惟說得泰伯之心亦說得王
季之心泰伯之權權而不失其正所以為
時中也逃父非正但事須如此必用權然
後得中雖變而不失其正也○大王見商
政日衰是以有翦商之志泰伯惟知君臣
之義截然不可犯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
心之所安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泰伯之
心即夷齊扣馬之心天地之常經也大王
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古今之通義也於
二者中須見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乃善○
論語兩稱至德一為文王發是對武王誓
師而言一為泰伯而發則是對武王而泰
而言若論其志則文王固高於武王而泰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八

五

與亡之際而欲全君臣之義其事類夷齊
而又泯其迹也
變峰薛氏曰泰伯逃以成父之志所以
順天命於幾微而下為他日開極民水火
之地非特遜國而實以天下遜也
新安陳氏曰泰伯既不從大王翦商之志
苟不併與仲弟逃之則大王無由傳之季
歷不得遂其志矣今日泰伯與仲弟俱逃
遂傳季歷以及武王而有天下是周有天
下由於泰伯之逃人但見泰伯之逃而不
知其實以天下讓其讓隱微無迹可見更
涉三世事幾浸滅人安得而稱之必待夫
子推原問得天下之由發其潛德之幽光
而後人始知之歟
通考朱氏公遷曰德之極其盛者即其一
事而言之
仁山金氏曰王文憲謂此章用古註修人
未及改也竊嘗以經考之大雅皇矣之二
章曰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維此王季
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
受祿無喪奄有四方讀此詩者則知泰伯
之言又當考諸此可也然魯頌稱翦商文
公謂大王自錫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
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以
是推之則語錄雖山於門人所記恐不足
以証集註也
林次崖曰蒙引斷以朱註泰伯不從為是
以天下讓最是然以愚見當太王之時商
道雖云衰微猶未至很俱太王如何遽萌
剪商之志縱有此亦將如何施設不但太
王之志不如此其亦將如何施設不但太
王自遷岐之後聲勢日大若以泰伯繼之
定是不可矣泰伯有見於此故逃之荆蠻
以避之後人追念泰伯當時之去不日定
於太王夫追念泰伯當時之去不日定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八

六

國讓季歷寔以天下讓於商云季未註大
 王有剪商之志而泰伯不從二句是誠可
 與雙湖曰太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興
 未久也後一百有餘年殺始亡且武王十
 三年以前尚無非事商之心則剪商之志
 非但不出之於心亦次不萌之於心特以
 其有賢子孫有傳位之志于以望其國祚
 之綿延焉耳豈有一毫觀望之私哉詩
 稱實始剪商特謂王季文王之立於商大
 王以武王非有天下推原其故則剪商之
 自太王始耳非謂太王真有剪商之心也
 邑山張氏曰小註金仁山集註所序論甚
 確存疑說可從案引云觀集註所序見大
 王所以翦商之志者一則以商道寢衰二
 則以周日疆大三則又以孫昌之盛有王
 則天下之理又云泰伯若從大王剪商之志
 則天下為泰伯有矣故曰三以天下讓非
 四後宋文武有天下而推原以歸于泰伯
 也其實何曾以天下讓也按蒙引此說以
 傳舍朱註則得之矣謂其能論世知人則
 未也學者當以存疑之說為正○蒙引又
 云若季歷又生子昌有聖德恐亦未敢遽
 擬其有天下也未知朱子所連云云果出
 何書考史記史記安能得聖人之心于
 千載之上乎少微鑑載雙湖胡氏之說及
 通鑑前編金氏之辨似于義甚精直考之
 是謂虛齋既知胡氏金氏之說便不當傳
 會而註大王剪商一句惜其衡論之未確
 耳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憊勇而
 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意結里反

意良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

可此分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八

七

四者之弊
 朱子曰絞如繩而頭絞得緊都不寬舒
 地若不合恭後却要去恭則必勞若合當
 謹後謹則不憊若合當勇後勇則不亂若
 不當直後却要去直若合當義後義則
 不當軒張氏曰恭而無禮則自為罷勞慎而
 無禮則徒為畏懼勇而無禮則流於陵犯
 直而無禮則傷於急切然則其弊如此何
 所貴於恭慎勇直哉蓋有禮以節之則何
 莫非天理之當然無禮以約之則是人為
 之私而已是故君子以約諸己為要矣
 慶源輔氏曰恭慎柔德也勇直剛德也四
 者雖皆美德然無禮以為之節文則過而
 為四者之弊
 雙峰饒氏曰恭而過則病於夏畦者有之
 是謂勞慎而過則畏首畏尾者有之是謂
 意勇而過則犯上作亂者有之是謂亂直
 而過則證父攘羊者有之是謂絞四時以
 得中為貴禮是中底準則無準則則失之
 過故有弊
 通考勿軒熊氏曰六句皆以則字為轉語
 上四則字其弊也是反說下二則字其效
 也是正說
 蔡虛齋曰勞憊亂絞只就無禮處說不是
 無禮了方勞憊亂絞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
 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
 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憊勇

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吳氏曰君子以下當自爲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謹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雲峰胡氏曰君子不弛其親故舊無大故則不棄周公之言與此同一忠厚之至也新安陳氏曰親親仁也上仁則下興仁不遺故舊厚也上厚則下歸厚上行下效也朱子曰橫渠說未敢決以爲定不若吳氏分作兩邊說爲是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

四書大全辭上論卷八

八

吾知免夫小子

扶未音

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水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覆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尹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

保其身以沒爲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爲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况虧其行以辱其親乎

新安陳氏曰述前日常恐難保此身幸今日得以全保此身也性尤全受之曰此推廣餘意形體固全受德可謂之全歸尤爲辱親也記祭義樂正子春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親可謂全矣亦謂德行之不可

四書大全辭上論卷八

九

朱子曰曾子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乃敬之意此心不存則常昏矣今有人皆睡著遇身有痛癢則驟然而醒蓋心所不能已則自不至於忘中庸戒謹恐懼皆敬之意○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啓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釐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失事只是多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是多一少之過箇心累不檢點便差失了至危者無如人之心所以曾子常常危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南軒張氏曰曾子當死生之際其言如此也戰戰兢兢履薄冰之謂全而歸之無失也至是而知免於戾所謂全而歸之

也

慶源輔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此祭義所載曾子之言也今若此

可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矣曾子平日見

道明信道焉故能始終不息如此

西山真氏曰曾子之答手足也蓋以為知

免矣而易簣一節猶在其後使其終於大

夫之簣猶為未正也全歸之難如此學者

其可不戰兢以自省歟

雲峰胡氏曰范氏正恐學者但以曾子不

虧其身而已則將有僥倖苟免之意故又

特以不虧其行申言之所以厲中人也曾

子嘗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至此可謂

能實踐其言矣

或曰曾子平日戰戰兢兢只為這一個念

頭臨死纔了當不但謂手足無傷也人若

有曾子之心便足能達比干之身首分裂

與啓手啓足只一般不然老死臚下亦與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八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窮反本故言

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

而識之也

慶源輔氏曰人性本善其惡者役於氣動於欲而陷溺也至將死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自謙云爾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

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

事則有司存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

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

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

謂有理也籩竹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八

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皆是修

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

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籩豆之

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

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

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

遠矣正顏色則不妄斯近信矣出辭氣正

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正身而不外求故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

存
分
不
則
是

此
語
捨
大
不
在
無
所
不
在

見於外曾子蓋以修己為為政之本若乃
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朱子曰暴則言之過慢柔者之過人之容
貌少得和平不暴則慢如人狼戾固是暴
稍不溫恭亦是暴倨肆固是慢稍怠緩亦
是慢

朱子曰正顏色亦着力不得須是裏面正
後顏色自正正其顏色即近於信表裏如
一正顏色而不近信却是色莊多見人顏
色自慙地而中不慙地者如色厲而內荏
色取人而行違皆外面有許多模樣所存
却不不然便是與信遠了只將不好底對看
便見近字是對上遠字說

新安陳氏曰顏色以見於面者言
朱子曰今人議論有雖無甚差錯只是淺
陋者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八

主

者此是倍○斯字來得甚緊斯遠暴慢猶
云便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動出都
說自然雖正字却似方整頓底意思蓋緣
顏色亦有假做恁地而內實不然者若容
貌之動靜氣之出即容為不得

新安陳氏曰三體圖說遠盛稟稟修脯模
鮮之屬豆盛豆醕之屬
新安陳氏曰此語甚闊遠豆器物皆包在
內

和靖尹氏曰曾子所謂容貌乃粹然見於
面者言離氣如修辭立其誠有德如有言
是也暴慢鄙俗非謂人也謂已所有爾故
曰遠

朱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指夫道之
所以可貴者為說故云道之所以可貴者
有三事焉故下數其所以可貴之實止看
世止人雖有動容貌者而便辟足恭不能
遠暴慢雖有正顏色者而色取仁而行違

遠暴慢雖有正顏色者而色取仁而行違

多是虛偽不能近信雖有出辭氣者而巧
言餘辭不能遠鄙倍這便未見道之所以
可貴矣道之所以可貴者惟是動容貌自
然便會遠暴慢正顏色自然便會近於信
出辭氣自然便會遠鄙倍此所以貴乎道
者此也○以道言之固不可謂此為道彼
為非道然其本在此則其末在彼所貴在
此則其賤在彼矣遷豆之事非是說置之
度外不用理會只去理會動容貌三者蓋
此三者却是自家緊要合做底遷豆是付
有司管底其事為輕耳今人於制度文為
一一致察未為不是然於已身都不照管
於大體上欠闕則是棄本而求末者也遷
豆之事亦道之所寓但非在所當先而可
貴耳○問集註舊以三者為修身之驗為
收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
之有素則不能也事是做效驗說如是則
動正出三字只是開字改本以驗為效非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八

主

其以下改為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
有造次頃刻之違者也如此則工夫却在
動正出三字上某疑正字尚可說做工夫
動字出字豈可以為工夫耶曰這三字雖
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處作效
驗方能有病故改之若專以為平日莊敬持
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底人便
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倍耶○此章之指
蓋言日用之間精粗本末無非道者而君
子皆其平日涵養工夫至到之驗而所以
正身及物之本也故君子貴之若夫遷豆
之事則道雖不外乎此然其分則有司之
守而非君子之所有事矣蓋平日涵養工
夫不至則動容貌不免鄙倍矣一身且不能治
誠實出辭氣不免鄙倍矣一身且不能治
雖欲區區於禮文度數之末是何足以為
治哉此乃聖門學問成已成物著實效驗

雖欲區區於禮文度數之末是何足以為
治哉此乃聖門學問成已成物著實效驗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八

政者千將死詩言之非如異端揚眉瞬目妄作空言之比也
陳氏曰此章直在貴字上集註舊本則平特涵養之說也
舊說雖有根源却在本則三言之外起意其工夫全在日前而目下則諒謂任其自爾不若今本工夫縝密親切既可以包平日涵養在前又從目今臨事以至於一息未絕之前皆無有頃刻之違其所謂操存則在始終兼貫其義為長
汪氏曰集註合操存省察為說乃朱子欲為學者計故以學者二字提出所謂其分則有司之守如樂記曰鐘筵席陳尊俎列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又如周禮有遷人皆有司也
新安陳氏曰所貴乎道不示之高虛而在乎容色辭氣之間可謂切實矣操存即平

西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八

倍也皆心術之所形見者也不正其內安能使其外之無不正乎有諸中必形諸外制於外必養其中則心可正理可明敬可存誠可固修身之要孰有急於此者乎此曾子將死之善言不獨可為孟敬子之師法而已
胡氏曰曾子之疾見於語者二見於檀弓者一此章最先前章次之易簣最後又曰曾子是時氣息奄奄性命僅存須臾而聲律身度心與理一乃如此釋氏坐忘幻語不誠不敬豈能倣其萬一哉
通考朱氏公遷曰此持敬之功貫乎動靜而言之孔子言出門使民存養之意多曾子言所貴者三省察之意多二章皆即其氣象之中而見其功夫之所在若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中庸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又專以功夫言而氣象因可見也
芭山張氏曰曾子非專就外邊而言集註特發明曾子之意耳如勉齋黃氏說便似曾子所言有缺爾待集註補出正內一語看曾子言存養此條宜刪○孔子言出門使民雖主存養未嘗遺省察况聖人語言周備渾全豈有存養意多遺却省察的道理朱氏公遷之說似泥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按音
校計較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已不足在

人不必得為在已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問以能問於不能朱子曰想是顏子自覺得有一事便能處但不比常人十事曉得九事窮惟恐一善不肯問人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雖多而肯問於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者而已○犯而不校蓋是他分量大有犯者如蚊蟲過前自不覺得何暇與之校耶○問從事於斯是著力否曰若是著力却是知自己是見得顏子如此非謂其著力也問幾字朱子曰聖人全是無我顏子是不以我去聖人却尚有箇人與我相對在聖人便和人我都無了○問以能問於不能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八

朱

與平
與非

能容天下之理而不見已之有餘能容天下之人而不見人之不是○或曰上半節有歎羨追思意與泛論不同當日若直將吾友說起便不見得此一段光景虛提事在面前而因以想像吾友則婉轉之思溢于言外若無若虛從好學引到虛心上來形容他心事不是推原口氣芭山張氏曰昔唐太宗問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使深不可測廣不可知易辭以蒙養正以明夷莊子若其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凌人飾非拒諫則上下情隔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繇此也按穎達斯言雖專規大宗後之為人君者亦足以戒矣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八 七

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必然也○程子

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朱子曰託孤寄命有才者能之臨大節而不可奪非有德者不能也○何君子才德出衆之名曰有德而有才方見於用如有德而無才則不能為用亦何足為君子新安胡氏曰周禮疏云六尺年十五故知為幼君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故知為國政也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二者不可偏廢有其節無其才雖無欺人之心而未

足有亦光
處不亦光

泥青法延
亦亦亦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八

足以及託恐不免為他人所欺也雖無竊人之心而未足以寄恐不免為他人所竊也為人欺竊而徒死無益矣荀息死于冀齊是也有其才無其節則大者不足觀矣霍光奪於妻顯是也二者雖若槩言而節為之本

問此章本是兼才節說然緊要處却在節操上朱子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有其節雖死何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心却被人欺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竊之心却被人竊了也是自家臨大節而不可奪却受人之寄矣自家徒能死也濟得甚事故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眾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君子須是事事理得方可若但有節而無才也嘆

做好人只是不濟得事耳○問託孤寄命雖資質高者亦可及臨大節而不可奪非學問至者恐不能曰資質高底也都做得一句難譬如說有猷有為有守託孤寄命是有猷有為為臨大節而不可奪却是守託孤寄命新安陳氏曰既有可託可寄之才又有不可奪之節則始之猷其為君子人者今決知其為君子人矣大意以節為重而才以成之節也者才之所恃以立才也者節之所賴以成者猷

雙峰饒氏曰既以才節並言復引程子節操之說者以所重在於節也

問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貫上二句蓋惟臨大節而不可奪方見得可以託可以寄耳

夫託孤寄命幸而無大變未見其難也唯其幾微之間義理精明危疑之時志意堅定雖國勢搶攘人心搖兀猶能保輔勿孤

六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八

而安其社稷維持百里而全其生靈利害不能移其死生不能易其守故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斯足以當夫所謂可以託可以寄矣朱子曰此段亦好鄙意正如此說然可以二字蓋猶在其才言之不可奪處乃見其節重處正在此也

蔡虛齋曰大節所在以事變言不君子身上說謂臨大節所在利不苟就害不苟去也託孤寄命分為兩事看兩可以字可見託孤必兼寄命如周公之于成王是也亦有寄命而非兼託孤者如高宗諒陰聽于冢宰季任為死處守是也○臨大節不可奪有生者有死處守是也○臨大節不可奪耳蓋承上文二可以字說來恐不消說到死處然成敗利鈍非所逆睹亦不可拘定兩句下一句不必分難易說愚意小註不可從○蒙引看大節與集註異集註節字對才看就君子身上節操說蒙引只就事變言耳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弘寬廣也毅強忍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

新安陳氏曰寬則容受之多廣則承載之濶強則執守之堅忍則負荷之久

朱子曰弘是寬廣却被人只把做度量寬容看了便不得弘是執德不弘之弘弘是無所不容心裏無足時道理事物都著得若容民畜衆也是弘但是外面事今人多作容字說了則弘字裏面無用工夫處○弘字只對隘字看便見得如看文字只執

九

可此勿
圖修得

斷是
信友

說不
是分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八

干

弘則能任此擔惟毅則能到得遠集註本
註及第二條程叔子之言正說此意無規
矩隘陋乃取伯子之言增入反說以盡工
夫交進之詳爾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
之可謂重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

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

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

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朱子曰須是認得箇仁又將身體驗之方
真箇知得這擔子重真箇是難世間有兩

精重分弘仍補
泥遠屬毅將氏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八

至

也則無一念之間斷所以不可不盡仁之
任重而道遠如此是豈可以易為哉曾子
平日三省不使有一貫致力於大學格致誠正修
齊治平不猶戰兢而不一理之或遠非弘而何敢
手敢足猶戰兢而不一理之或遠非弘而何敢
楚非毅而何此所以卒任傳道之際得正而
朱子曰曾子言此所以卒任傳道之際得正而
處又言臨大節而不可奪見他教處曾子弘
新安陳氏曰此章初以弘毅二字並立對
說細味之任重而道遠而字已作一意貫
已所以任此仁者身體力行而後已者何事哉即
也程子謂弘大剛毅然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到不假訓釋辭約而意貫矣
秦虛齋曰看集註必字及不容字後四句
全說得任重而道遠未嘗在士者用工處若
是所以當弘毅處弘是有擔當毅是能耐

一種有一種全不知者固全無摸索處又有
之者今自家全不曾擔著如何知得他重
與不重所以學不貴徒說須要實去驗而
行之方知
慶源輔氏曰仁包四者無物不體以為已
任可謂重矣非寬洪容受何以勝其任且
曰必欲身體而力行之則異乎說仁而但
欲知謂之者矣與強忍堅決無有間斷死而後
已此志不容少懈則信乎求仁者不可有
造次顛沛之遠矣
覺軒蔡氏曰弘毅不可執一而廢一蓋弘
者易失之不毅者易失之不可不弘然弘毅
之任重道遠又惟歸於仁可也蓋仁道最
大孔門傳道莫大於求仁蓋仁之道非全
體而不一息者不該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
無一理之該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

弘毅之實一也。
或曰弘毅只是一箇心。自其有容處謂弘。自其有執處謂毅。仁只是一箇心之德。只是足任重之意。死而後已。只是足仁以爲已任之意。弘而不毅。何以任重。毅而不弘。則道遠者何物。本文只說士必弘毅。乃可任重而道遠。非謂弘任重而毅致遠也。若將弘毅分屬重遠。則破碎支離而失其完理矣。○弘是心體。不是度量。若說度量。便着在氣上說了。毅卽弘之有終。道遠卽任重之到頭處也。
芑山張氏曰。新安陳氏說是。諸家弘毅分屬重遠者。皆不必從。覺軒弘易失之不義二句尤淺陋。

子曰興於詩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八

三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

新安陳氏曰。如二南之正始。爲正鄭衛之淫奔。爲邪。○抑揚謂聲音高下。反覆謂前後重復翻倒。○此字指詩而言。學者之初得力在此。

立於禮

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

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新安陳氏曰。恭主一身而言。敬主一心而言。處已之道也。辭者解使去已讓者推以與人接物之道也。方也。節文品節文章也。度數制度數目也。既有以爲處已節物之本。而周旋曲折又能緻悉如此。○恭敬辭遜禮之本也。節文度數禮之文也。○人肌膚本有所會。筋骸本有所束。至此又愈堅固。○此字指禮而言。學者之中得力在此。○慶源輔氏曰。禮雖本於恭敬辭遜。然規矩森嚴。節目明備。外足以固人之肌膚筋骸。而內足以禁人之非心。遏志學者之中於此固執而允蹈焉。則足踏實地。卓然自立。而外物不足以搖奪之。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八

三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

四書大全

上論卷八

音

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而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灑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禮。今古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性情。舞踏所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

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前漢志。聲宮商角徵羽也。晉志。土音官其數八十一。一為聲之始。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火音徵。三分官去一。以生其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也。金音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三屬金者。以其濁。火宮臣之象也。羽三分商去一。以生其數六。十八屬木者。以其清。民之象也。凡聲專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太不遇。陰律為呂。律以統氣。類物曰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呂以旅陽。宣氣曰林鍾。南呂應鍾。大呂夾鍾。中呂皆曰律。陽統陰也。絲曰絃。石曰磬。木曰祝。散金曰鍾。匏曰

四書大全

上論卷八

音

此八音也。示子曰。書云。聲依永。律和聲。蓋人聲自有高下。聖人制五聲。以括之。宮聲洪濁。其次為商。羽聲輕清。其次為徵。清濁洪纖。其中為角。又制十二律。以節五聲。五聲又各有高下。每聲分十二等。謂如黃鍾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夷則為徵。蕤賓為羽。至無射。為宮。便是黃鍾為商。太簇為角。中呂為徵。林鍾為羽。然則無射之律。只長四寸六分。而黃鍾長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鍾長六寸。則宮聲樂下。而商角羽三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夾鍾大呂黃鍾太簇。是也。蓋用其半數。謂如黃鍾九寸。只用四寸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宮聲可以繁之。其聲和矣。看來十二律。皆有清聲。只說四者。意其取數之多者言之。新安陳氏曰。邪微謂私欲之汗惡。皆蕩滌而無餘。查滓是道理。勉強未純熟者。皆消

融而無迹。易曰。精義入神。孟子曰。仁在乎熟之而已。易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新安陳氏曰。此字指樂而言。三節當看始中終三字。及三箇得之字。皆學之得力處也。問五聲十二律。作者非一人。不知如何能。和順道理。朱子曰。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雖是有許多。却打成一片。清濁高下。長短大小。更唱迭和。皆相應。渾成一片。有自然底和氣。不是各自為節。奏歌者歌。此而已。學者舞。此而已。所以聽之。可以順道。德。以成之。是。先有典。詩。立禮。工夫。然後用樂。而言也。非如志于道。四句上一字。謂成功。而此心也。只是這一心。更無他說。典於詩。與此心也。立於禮。立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八

主

善惡是非勸戒有以起發其意故曰與人無禮以爲規矩則身無所處故曰立此禮之文也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不和樂則無所自得故曰成此樂之本也古者玉不去身無故不徹琴瑟自成童入學四十而仕所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義以養其心舞踊以養其血氣故其才高爲聖賢下者亦爲吉士由養之至也○學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善惡治亂廢興禮者所以立也○不學禮無以立樂者所以成德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詩較感發人故在先禮則難執守須也○詩較感發人故在先禮則難執守須血脈流通精神者所以涵養前所得也○與於詩是底成於樂成於樂是大底與是自然恁地與理爲一凡有毫髮不善都蕩源得盡了這是甚氣象

慶源輔氏曰樂雖始於詩歌而聖人依之以五聲和之以十二律更唱迭和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所以合天人之和以養人之耳目說人之情性蕩滌其邪穢而使之不存消融其渣滓而使之盡仁熟之地而涵泳而優游焉則能至義精仁熟之地而於道德各極其和順而無一毫勉强拂戾之意也興則起立則不反成則渾全此三節其間甚濶學者於此真憤而力久焉則自知之

吳氏曰古詩樂相表裏言之不足而歌生焉歌之不足而舞生焉歌舞生而樂作矣聖人以爲未也又爲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以相其歌羽旄干戚以飾其舞而樂於是乎大備君子於樂或親爲其事或觀聽其聲容或講習以知其意內而一心外而衆體蓋莫不有養焉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八

主

齊氏曰十三學樂誦詩則已通於樂章學舞則已通於舞節至成於樂則淪肌浹髓而莫能名手舞足蹈而不可已

雲峰胡氏曰興於詩知之事成於樂則知之精故曰義精立於禮行之事成於樂則行之熟故曰仁熟

新安陳氏曰夫子屢以詩禮教人至此則參及於樂成於樂所以成就其始焉中焉之興於詩立於禮者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興詩是感發立禮是持守成樂是融化

黃氏紹曰興詩立禮成樂此言於學文而有得也詩禮樂爲六藝之一但謂之游則與興立不同過庭之訓自初學之所急者言之聖人教人雖不出乎文行忠信至於施教則又未嘗無緩急先後之序也

朱子曰古人自少時習學樂誦詩學舞不是到後來方始學詩學禮學樂興詩立禮成樂不是說用工次第乃是得效次第○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埙篪簫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然詩本於人之性情有美刺風喻之旨其言近而易曉而從容詠歎之問所以漸漬感動於人者又爲易入故學之所得必先於此而有以發起其仁義之良心也至於禮則有節文度數之詳其經至於三百其儀至於三千其初若甚難強者故其未學詩也先已學幼儀矣蓋禮之小者自爲童子而不可闕焉者也至於成人然後及其大者又必服習之久而有得焉然後內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德性之守得以堅定而不移外有以行於鄉黨州閭之間達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其醇醑之際得以正固而不亂也至於樂則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尤不可

四書大全辭上論卷八

夫

使人論服淡髓而安於仁義禮智之實又
有非思勉之所及者必其甚安且久然後
有以成其德焉所以學之最早而其見效
反在詩禮之後焉
潛室陳氏曰此章先禮而後樂內則先樂
而後禮此章非為學之序乃論其終身所
得之先後也學之序當如內則至其將來
得力處其先善心與起是於詩上得力其
次操守植立是於禮上得力至末梢德性
純熟是於樂上得力
慶源輔氏曰詩易於禮禮易於樂與者淺
立者深成則又其深者也故其先後之序
如此
通考勿軒熊氏曰灑掃應對詩書六藝收
其放心養其德性是曰小學窮理正心修
己治人知必周知成不獨成是曰大學
問成於樂是古人真箇學其六律八音習
其鍾鼓管絃方底於成今人但借其音義

以求和順之理如孟子樂之實樂斯二者
亦可以底於成否朱子曰古樂既亡不可
復學但講學踐履間可見其遺意耳故曰
今之成材也難○此章與志道據德章不
同彼就德性上說此就工夫上說只是游
藝一辭意思耳
西山真氏曰自周衰禮樂崩壞然禮書猶
有存者制度文為尚不可考尋樂書則盡缺
不存後之為禮者既不合先王之制而樂
尤甚焉今世所謂大抵鄭衛之音雜以夷
狄之聲而己適足以蕩人心壞風俗何能
有補乎然禮樂之制雖亡而禮樂之理則
在故樂記謂制禮以治身致樂以治心外
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中
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莊
敬者禮之本也和樂者樂之本也學者誠
能以莊敬治其身和樂養其心則於禮樂
之本得之矣亦足以立身而成德也三百

四書大全辭上論卷八

夫

篇之詩雖云難曉今諸老先生發明其義
了然可知如能反復涵泳真可以感發興
起則所謂興於詩亦未嘗不存也
胡氏曰程子因世變而歎傷學者當因其
尚存者而深考之不可以自畫也
雲峰胡氏曰無程子之說後世遂真以成持
成材之難矣況詩自性情中流出非吾心外物
為難矣况詩自性情中流出非吾心外物
禮是敬樂是和亦非吾心外物也
通旨朱氏公遷曰言為學之序自其成功
而言也此章兼知行言為學之序自其成功
立禮成樂是行之功况知之而後能之
者皆有知行兼備之意也○又按此二章
是學者為學之序若十五志學一章是聖
人自言所得之序又志學至不踰矩至聖
人希天徹首徹尾是聖人善信至聖神是
希賢希聖至於希天自首至尾是學者至

於聖人又十五志學與可與共學一章其
等第亦不同志學則適道在其中不惑則
理明義精可與權矣不踰矩則聲為律身
為度齊曰語錄謂禮指文樂指本非也集
註立禮起句便云禮以恭敬辭遜為本不
見全是文辭成樂起句便云樂有五音十
二律不見全是本解大抵詩禮樂皆在外
○興立成皆以已能者言謂其興也得以
詩其立也得以禮其成也得以樂興起其
好善惡惡之心時猶未及乎立也至于立
則真有是善是無是惡矣立猶是自守至
于成則義精仁熟和順于道德無所事守
矣此三段自始學至于成德者也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

知其所以然也○程子曰聖人設教非不

使之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

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是後

世朝四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朱子曰民但可使由之耳至於知之必待

其自覺非可使也由之而不知不害其為

循理及其自覺此理而知之則沛然矣必

使知之則人求知之為勝而由之則沛然矣必

言由之則不復由而惟知之為勝而由之則沛然矣必

之知則知之必不隨其淺深自有安處使

及者無以異此機心惑志所以過坐而與不

由雖是他自教以人倫皆是使之由不可

以德齊是以禮教以人倫皆是使之由不可

緣逐箇與他解說○問不知與百姓日用

而不知同否曰彼是自不知此是不能使

知之○不可使之知謂凡民爾學者固欲

知之○不可使之知謂凡民爾學者固欲

之○不可使之知謂凡民爾學者固欲

新安陳氏曰此理當然之則必有所以然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八

三

子云也序畢
一樂音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八

三

之故當然之理雖凡民可律以持循其所

以然之妙在學者難遠求其領會而況於

雙峰饒氏曰兩之字皆指此理而言民可

使之以仁而民從之樂紂歸天下以暴而民

亦從之以其無知故也若知得仁為暴是暴

為非則帥之以暴而不從矣以此觀之民

不特不曉其所以然於所當然者亦未易

使之曉

新安陳氏曰借狙公之愚羣狙以此後世

之愚黔首不使之知也

列子云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將限

其食先誑之曰與若芋朝三而暮四足乎

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暮

三足乎衆狙皆笑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

皆由此也

慶源輔氏曰所謂聖人不使民知者乃老

氏愚民莊子以智籠愚之說朝三暮四朝

四暮三詭譎不誠聖人而肯為是哉使民

家喻而戶曉者聖人之本心不能使之知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

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

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善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八

三

程子曰人而不仁君子當教養之不盡教養而惟疾之甚必至於亂又源輔氏曰好勇者有果於作亂其而為亂此其亂在我惡不仁本善也惡之過當使其人無所容事窮勢迫彼將以不肖之心應之肆其不仁之毒以求免未有不激而生亂者此其亂在人而致亂亦在我也
雙峰饒氏曰好勇而不疾貧未必遽至於亂疾貧而不好勇亦不能為亂不仁之人力能誅則誅之不能誅而疾之至於無所容身則致亂必矣大學之屏諸四夷是力能誅之如舜之誅四凶是也何為而致亂乎
通旨朱氏公遷曰此即其私意而言之惡不仁之人本得好惡之正然疾之已甚則是惡之無節而流於不正矣又按不能去之而疾之已甚則致亂之由也力能去之則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是除亂之本也此論語大學之言所以並行而不相悖與
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既為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確之罪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之已甚則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伯溫此論自正但愚意治天下者與其寬待小人而後思其亂之禍而薄其罪莫若慎防小人于始進之時使爾無自而生夫疾之已甚聖人所戒病其徒疾惡而無以制亂耳豈姑息養姦之

謂哉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八

三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吝鄙嗇也○程子曰此甚言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朱子曰誇人所無是驕挾已所有是吝自言言多才多藝可見故借以明之雲峰胡氏曰本文如字使字皆假設之辭廣源輔氏曰德出於理才出於氣世固有優於德而短於才者然德優其盛則才亦無不足若但有其才而無其德則雖有智道為向上一著事
鄭氏曰不言周公之德而言才美蓋有德則必無驕吝有美則驕吝吝或有之朱子曰聖人只是平說有周公之才美而驕吝連他才美壞了况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程子所云

有德則自無客與驕客相問又是發餘意先說得正音分曉然後說此方得○問氣歉則不盈盈則不歉如何却云使驕且客曰如曉此文義客惜不肯與人說便是要去驕人非驕無所用其本非客無以爲驕驕者客之所發客者驕之所藏客之所不驕之所恃也弱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客而實而歉於實者所以盈於虛也○客爲主蓋客其在我則謂我有你無便是要驕人爲是要驕人所以吝

西山真氏曰程子謂驕氣盈客氣歉文公曰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未有驕而不吝未有吝而不驕此一章更當熟思盈與歉各是一病文公乃以爲二者相因而生又謂驕生於吝何也蓋吝者氣不足也惟其無浩然之氣所以鄙陋局促客受不得內而德善未有少進便自以爲有餘

書大全辨上論卷八

雷

外而勢位稍或高人便有陵忽之意俗諺所謂器小易盈正此謂也惟其小而吝是以易盈而驕使其有江河之量無不容受則雖德至於聖賢而不以爲足位至於王公不以爲可矜前章所謂弘毅弘則規模廣大而不吝矣不吝則不驕矣正當參玩也

胡氏曰驕張王吝收縮始以驕吝於財觀之其所以閉藏乃欲資以矜夸其所以矜夸卽閉藏者爲之地也根本技葉相爲貫通集註特發此義以示人欲人知其病根而藥之驕之證發於外吝之病藏於內發者易見藏者難知學者欲剪其技葉當先拔其本根可也

或曰此原是極言驕吝之不可雖才如周公且不足觀天下豈有周公之才而驕且吝哉神揚以見意耳必欲正言則泥矣

芭山張氏曰驕吝皆餘中達外呆分驕發

于外客藏于內語欠貞活胡氏說不可從○後世大臣無美才却亦不驕客只容容苟祿耳此等害天下尤甚

穀祿也至疑當作志爲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况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不至於穀宜不易得也

志世。此說深得聖人語意。二程類語云。爲學三年而不至于善。是不善學也。如此看穀字。與小雅戠穀式穀穀字同。未免穿鑿。

聲好去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奇行 竟知 何謂 之為 誠信 此而 不而 何正 也

問答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八

美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

隱

見賢 通反

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

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

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舉一世而言

無道則隱其身而不見也此惟篤信好學

守死善道者能之

朱子曰未仕在外則不入已仕在內見其

紀綱亂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不早見

幾而作則亂必危亡不可去矣

齊氏曰君子在危之外則不入在亂之中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八

毛

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邦無道富且貴焉耻

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

碌碌庸人不足以爲士矣可恥之甚也○

晁氏曰有學有守而去就之義潔出處之

分明然後爲君子之全德也

慶源輔氏曰所貴於士者爲其進而用則

有可行之道退而藏則有能守之節故退

不失已進不欠義若成無焉則是碌碌庸

人而不足以爲有仁矣冒士之名而無士

之實豈不可恥之甚哉

洪氏曰邦無道而富貴固可恥邦有道而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八

朱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子

貧賤何足恥乎蓋有道之邦必用有道之士無可用之道所以為恥也
雙峯饒氏曰邦有道而貧則無學也邦無道而富貴是無守也
勿軒熊氏曰學者先須辦得篤信守死底心又做得好學善道底事然後於出處去就見得明守得定用之有可行舍之有可藏也篤信是知之真守死是行之篤
雲峯胡氏曰首兩句雖四者相為用不可缺一然集註曰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則第一句最重蓋有學貴乎有守然必有學然後能有守學問之深者雖以之處死生之變可也而況於去就之義出處之分哉危殆而不可亂而居雖死不足以為善有道無可見而貧賤無道不能隱而富貴難生而深為可恥此皆無學力者之所為也故夫子曰信而好古曰好學求曰好學其教人獨於此奉奉焉

子曰師章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板七至學
全建育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八

朱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

新安陳氏曰本文不過思不出其位之意問而告乃推廣餘意也
或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朱子曰此各有分限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此間只得守此○夫子之言無上下之異但為不在此位則不謀此政耳自下而推如士不可侵大夫之職以至天子不可過于天道乃為備耳然不止此又當知前後大備而盡得聖人之意
慶源輔氏曰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不義而不可為也問而不以告不仁而不可為也雙峯饒氏曰此章本意只當自下而上不在大夫之位則不議大夫之政不在公卿之位亦然范氏又自上而下以為天子不可治三公之職三公不可為卿大夫之事乃是推說蓋經筵告君之語也若又從而旁推之則左不可侵右之語也若又從而察亦有分守聖人之言無所不包故可推而無適不通也
林次崖曰此只是不相侵越職分之意謀是謀欲為之也故不可若窮居思天下之事草茅言當世之務亦可謂出位乎
陳紫峯曰集註程子曰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然溫公欲除給事中之問而程子竟不言何也須更有說
或曰天下惟不在位可不謀其政未有在位而不謀其政者此正戒尸位非戒出位總要人求稱其位的意思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闕雅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四書大全辭上論卷八

罕

程子曰洋洋盈耳美也孔子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後自太師而下入河海或問闕雅之亂何謂樂之卒章朱子曰自是已作樂只無此詞到此處便是亂其初必楚辭註曰亂者樂節之名國語云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輯成也凡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樂記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古賦亂曰皆卒章也師古曰古賦未有亂亂理也總理一賦之終南軒張氏曰聖人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師摯實傳其聲音者也新安陳氏曰據國語則當以闕雅之末章為亂以夫子之聖而正樂以師摯賢而任樂故一時音樂美盛如此自師摯適齊繼者皆不能及所以追思而歎美之論語言魯樂者四章語魯太師樂在先自衛反魯次之聲適齊又次之此章其最後歟通旨朱氏公還曰此自樂之中專主聲音而言之語魯大師樂一章言正樂之道後三章兄聖人正樂之功蔡虛齋曰闕雅一詩在詩則為首章在樂則為卒章故曰亂闕雅之亂洋洋乎盈耳也終以該亂言而始至終皆美盛也林次崖曰曰闕雅之亂所奏之樂必是大武蓋周家王

通篇之意為亂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恇恇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恇恇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馬之蹄齧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

四書大全辭上論卷八

聖

朱子曰狂是好奇高大便要做聖賢宜直恇是愚模樣不辭一事底人宜謹愿恇恇是拙模樣無人為底人宜信今皆不然夫子所以絕之慶源輔氏曰狂者多率直無知者多謹厚無能者不解作為今乃不然非常理也事出非常則非聖人之所知此雖是甚絕之辭然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人故又知其為不屑之教誨也新安陳氏曰狂恇恇者氣稟之偏蔽不直不願不信者氣質之不美既拘於氣稟而氣質又不美如此直稟才失雖曰甚絕之辭辭使其知為聖人所絕而改焉則不肖之教誨是亦教誨之也慶源輔氏曰氣質不齊中才以上有德而無病信矣中才以下有是德必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猶可取也若有是病而無是德則下之下者棄才也以是三者品量

天下之才無餘蘊矣
潛室陳氏曰狂者只是說大話立大論底人這是狂人凡心下有事都說出在外亦無遮蔽但直行將去也好今有狂人者都無地說大話立大論至於到利處但知有已反以義責人却不直個者凡事只說恁地謹愿不敢忘動也好而今個者却不恁地妄動恁恁者無能為底人也都一向恁地朴厚也好而今無能為底人也都會用許多說詐狂恁恁這得之於氣如此至於不直不恁不信都却習得如此有是病而無是德也是天下之素人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疎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八

望

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

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朱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今學者却恁地慢了譬如捉賊相似須是著氣力拚神千方百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他如何奈何能何
新安陳氏曰為學之道當如湯之撿身若不及成王之夙夜不逮常如有所不及然此心常恐其或失之荷自謂已至失之也必矣一說也又一說如追逐然既如不及矣尚恐果不能及而竟失之又如一說如攀上水船之追前船不可少緩既如不及而不能前進又恐失之而反退流也學貴日新無中立之理不日進者必日退如不及者如不能日進也猶恐失之者恐其反日

退也
朱子曰此君子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而兢兢尺寸之陰也
陳氏曰此章大意說為學用工如此之意程子曰不得放過又發明恐失之義才放過待明日便緩便失了
邑山張氏曰集註宜細看人之為學二句雖就功用而言而心在其中蓋離却此心功亦無自而施耳其心猶疎然一句從用功內提出個心字正見用功之心如此非如不及言功而遺心猶恐失言心而遺功也蒙引後說上句專以功言下句以心言非是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八

望

以位為

朱子曰與天下不相關如不曾有這天下相似今人纔富貴便被他的勾惹此是為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直是高所謂首出庶物故夫子稱其巍巍
一說否曰據本文說只是崇高富貴不道否曰據本文說只是崇高富貴不心雖有天下而不與耳巍巍是至高思大凡人有得些小物事便覺累其富有天下下一似不曾有相似豈不是
又陳氏曰舜禹不以天下動其心於不見其巍巍
齊曰原來舜禹也只是內重而見外獨舉舜禹以舜禹本是匹夫一旦有只出望外而却不以為意尤見其巍巍

說下活
為便天到

莊氏言
是說以

或曰以位為樂。庸俗之見也。不足以形。亦
禹不以位為樂。憂勤惕厲。賢者之見也。亦
不足。以形。舜禹。不以位為樂。就中又不足
張皇。鄭重。不似匹夫。而有天下者。乃足見
舜禹之巍巍耳。若看做恣睢。唯虛無。則又非
也。○有天下。不與。譬如大虛。未嘗遺天地
萬物。而實無一物之留也。不與。故無為而
治。不與。故行所無事。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
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
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
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以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八 聖

言語形容也。

朱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只是尊堯之
詞。不必謂堯獨能如此。而他聖人不與也。
雙峰饒氏曰。天之巍巍。以形體言。堯則之
以德言。則乃準則非法則也。準如易與天
地準言。與天地平等也。天如此。大堯德亦
如此。大與之平等。若言法天。特賢君之事
耳。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事業也。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法度
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爾。○尹氏
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

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可名者其功業文
章。巍然煥然而已。

新安陳氏曰。上文巍巍言天之高。此巍巍
言堯功業之高。

德之與天同高。大者不可得而名。其功業
文章猶可得而見。功業文章之可見者。皆
其德之不可名者之所發見。呈露也。

新安陳氏曰。此似以為法則之則。朱子想
以未二句取之。
雲峰胡氏曰。天之德難名也。所可見者其
四時生物之功。日月星辰之文耳。聖人與
天地一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八 聖

蔡虛齋曰。蕩蕩民無能名。此是堯與天同
其大處。非謂德之所施也。況此德字就君
德言。下文云。特君德中指其一二而已。

其辭難。以言語盡也。正是民無能名處。新
安之說未當。○或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
與此獨贊堯之盛。何也。惟其有堯治功之
盛。是以有舜治化之盛。因舜之無為。益以
見堯之大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

勿軒熊氏曰。夜虞書命禹宅百揆。禹讓
契皋陶。禹治水土。益稷為有功。舜欲讓位於
皋陶。禹欲讓位於益。則功德之著可知矣。
新安陳氏曰。虞廷之臣五人。其尤也。

四七

經 168—477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九

子罕第九

如有污損缺失責令賠補

通考勿軒熊氏曰此與述而篇相類多
記聖人謙已講人之辭與其言行交際
與夫出處之類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
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龜山楊氏曰夫子對問仁多矣曰罕言者
蓋言求仁之方而已仁之本體則未嘗言
朱子曰罕言者不是不言特罕言之耳罕
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

四書大全辯論上論卷九

在其中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
不言利但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害
義矣○命只是一箇命有以理言者有以
氣言者天之所以賦于人者是理也人之
所以壽夭窮通者是氣也理精微而難言
氣數又不可盡委之而至於廢人事故聖
人罕言之也仁之理至大數言之不惟使
人驟等亦使人有玩之之心蓋舉口便說
仁人便自不把當事了○問竊謂夫子罕
言者乃放於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
義之所安處曰利用出入之利亦不可去
尋討尋討替便是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
足以和義只云利物不言自利又曰只元
亨利貞之利亦不可計較計較者即害義
為義之人只知有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
勿軒熊氏曰易六十四卦皆言利尤詳於
性命之原罕言者非與門人常言之道欲
慶源輔氏曰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

四書大全辯論上論卷九

言也中庸正言理而氣在其中語則汎來
其槩也
芭山張氏曰李翱云聖人于道無不言但
罕有其人是以罕言耳按此說雖用幹旋
非聖人當日本旨不必從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其人姓名不傳博學而無所成
名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
也

節齋陳氏曰孟康註董仲舒傳達巷黨人
乃項橐
雙峯使氏曰黨人見聖人無所不知不能
達以此為聖人之大不知聖人所人在於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

吾執御矣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已承之以謙也○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為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九

三

雙峯饒氏曰六藝禮樂為大夫子只說射御射御藝之卑者御又最卑朱子曰達巷黨人本不知孔子但歎美其博學而惜其無所成名謂不以一善得名也此言至為淺近然自察過言者觀之則於此便見聖人道純備不可以一善名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其所然者聖人有所不知故孔子不欲以黨人而稱者自居而曰必欲使我有名則吾將執御矣南軒張氏曰達巷黨人夫豈知本末精粗一疑其不能以偏成也夫豈知本末精粗一以貫之之道哉故夫子但舉一藝自居而無又於藝之中復居其大者以見夫道之無

生反

持反

乎不在
厚齋馬氏曰射御成名王良造父是也凡事於一善精於一業者乃能成名如信人善人惠人則其善專故也如稷之播弄之射秋之奕則其業精故也學之博難各極其專且精不可得而為一事名矣無所成者乃夫子之精所以為大而不為小也幸之民無能名此竟之所以為大也幸新安陳氏曰惟道全德備故不可以一善名使可以一善名則所長止於此不足以為大矣黨人惜聖人之大而不以一善得名豈知聖人之所以為大正在於不可以一善名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九

四

麻冕緇布冠也純絲也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為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朱子曰八十縷為升古尺一幅只闊一尺二寸如深衣用十五升布已似如今極細絹一般這處又曉未得古尺又短於今尺若盡一千二百縷須是一幅闊不止二尺二寸方得胡氏曰麻績麻為布冕冠上板也謂之緇布冠者染布為赤黑色也冠者首服之總布冠者冠中之別號禮朝服十五升冠倍名冕者冠中之別號禮朝服十五升冠倍之鄭注八十縷為升升字當為登登成也雙峯饒氏曰前漢書食貨志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程子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如此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二寸爾却用其細密難成可知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通考仁山金氏曰古尺僅當今尺五寸五分弱其二千四百縷雖用細絲減半亦無所容况麻質粗又非可甚細者八十縷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泰驕慢也○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

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也

慶源輔氏曰按燕禮君燕卿大夫禮也公率取大夫所酌解與以酌賓降西階下再拜復再拜稽首也又觀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侯氏曰先已拜於堂下而君辭之則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九

五

是不曾受其拜故升堂再拜以成之孔子時君弱臣強徑自拜于堂上故孔子云然

范氏曰衆人之所爲君子酌焉或從或違惟其是而已以衆爲公義而舉從之非也權衡輕重不可以鉢兩欺故純儉雖不及禮而可從拜上則虧君臣之義雖舉世而行之亦不可從也

尹氏曰聖人處世可見於此蓋非有意於從違合乎義而已

趙氏曰制度節文之細猶可以隨時至於

變乎三綱五常者萬世而不可易所謂君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新安陳氏曰程子欲學者凡處世事皆當以義裁之以此爲例而推其餘也通考吳氏程曰此一章見夫子處世立身之法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已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九

六

用禁止張子曰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

識之不足以記此

程子曰意是發動處意發而當即是理也發而不當是私意也問聖人莫是任理而不任意否曰是

胡氏曰理本於天意出於己大學以誠意爲言蓋好善惡惡一有不實則所謂意者爲私意意不可以孤行必根於理而後可此獨以意言則私心之發也

趙氏曰四者分之則各爲一事合之則相

爲終始胡氏曰意必在方有作爲之先故曰事前華陽范氏曰私意動於內而係於事則有

已不而得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九

七

必則守而不移故有固固則不能忘已
故有我是三者皆出於意故意為之先
問意如何得朱子曰凡事順理則意自
正然意者主理而言不順理則只是自家
私意○問意必固我曰意自初創如此有
私意便到那必處○必處○凡人做事必先起意
不問理之是非必期欲事成而己事既成
是非得失已定又復執滯不化是之謂固
三者只成就得一箇我及至我之根源愈
大少間三者又從這裏生出意又生必
又生固固又歸宿於我○必者迎之於前
成者滯之於後意是為惡先鋒我是為惡
就利貞是好事此是不好事實是奸底成
就我意是惡底成就○無意者渾然天理不
任私意無必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無
固者過而不留無所凝滯也無我者大同
於物不私一身也四者始於意而行於必
留於固而成於我必之時淺固之時長意
是始我是終固必在中間一節重似一節
也
黃氏曰即事而言其別有四以心而論其
本則一天理流行廓然大公物各付物泊
然順應此心如鑑止水止而一毫之繫累
無所容焉此其所以自始至終而絕無四
者之病也
新安陳氏曰集註四者相為終始以下乃
以常人之私欲細分之以此四者相為終
始又平分之作兩截判以事而後又翻
轉說終而復始如元而亨利貞貞下又起
元有三節意皆說常人之累於私如此非
謂夫子之心無私亦有人此三件而數也聖
人之心惟純乎大公而渾然一無私耳細
察之則皆無常氏曰此誠意章事子絕四與
通考勿軒熊氏曰此誠意章事子絕四與

○子畏於匡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九

八

顏子四勿章最宜潛玩我是有已有已即
是私意但就私意上分得細意是私意方
起我是私意已成聖人泯化更無查滓顏
子則尚有些未盡所以未達一問
新安陳氏曰天地大公而已四者才有一
則累於私小無復大公氣象何由與天地
相似
問橫渠說略有疑朱子曰人之為事亦有
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化去者
若謂絕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曰子絕一便
得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是一
疵也
雲峯胡氏曰心兮本虛聖人絕此四者亦
不失其本虛之心而吧意似微雲點翳我
心則昏霾之甚矣夫大虛中本無一物聖人此
心渾是天理亦無一物也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
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新安陳氏曰恐人誤以畏為怵迫懼故
本孟子子有戒心訓
厚齋馮氏曰匡宋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
弟子顏魁時與虎俱夫子適陳過匡顏魁
御匡人識魁夫子貌又以虎匡人以兵圍
之五日弟子懼故子曰如下所云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
道而曰文亦謙辭也茲此也孔子自謂
新安陳氏曰道者禮樂制度之本禮樂制
度者道之寓道無形體顯設為文而後乃

可見爾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
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
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
也天既未欲喪此文一匡人其奈我何言
必不能違天害已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九

九

程子曰於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
不得與於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
天爲一矣蓋聖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
語自不覺耳
朱子曰後死者是對上文王文言之如曰
未入人之類此孔子自謂也與天生德於
予意思一般斯文既在孔子孔子便做著
天在
南軒張氏曰文也者所以述是道而有傳
也文王既沒聖人以斯文爲已任也己之
在與否斯文之喪與未喪係焉是二者豈
人之能爲哉天也不曰喪已而曰喪斯文
蓋已之身即斯文之所在也
樊峯饒氏曰天生聖人以任斯道達則爲
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窮則繼往聖開來
學天意如此人安能違天而害之有夫子
之德有夫子之道而後可以如夫子之自
任否則妄也
雲峯胡氏曰文不在茲之文即文王之所
以爲文也文王接堯舜禹湯之統夫子接

大旨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
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九
十

孔氏曰大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與
者疑辭大宰蓋以多能爲聖也
杜氏曰按春秋之時以太宰名官者惟吳
宋與魯耳吳有太宰嚭宋有太宰華魯事
平公即位後九世至平公乃以向帶爲太宰
餘年其間或廢或否雖未可知然左氏及
史記亦不復載或不可考也况孔子過宋時
適桓司馬之厄遂微服而去豈復有問子
貢者歟疑此太宰即吳嚭也吳與魯會繒
于隱公欲殺桓桓以求太宰其後不復見
于隱公欲殺桓桓以求太宰其後不復見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橫肆也言不為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
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多能乃其餘事故言
又以兼之

朱子曰天放縱他作聖得恁地不去限量
他問愚不肖是天限之乎曰也是天限量
他一般如這道理聖人知得盡愚不肖要
增進一分不得拘定在這裏殆庶幾也如
而今說將次

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
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九

士

言由少賤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
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
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朱子嘗問學者曰太宰云夫子聖者歟何
其多能也是以多能為聖也子貢對以夫
子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是以多能為
聖人餘事也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也是以聖為不在多
能也三者之說不同諸君且道誰說得聖
人地位著諸生多主夫子之言曰太宰以
多能為聖固不是若聖形容聖人地位則
子貢之言為益蓋聖主千德固不在多能
然聖人未有不不多能者夫子以多能不
以律人故言君子不多能尚德而不尚藝
意而其實聖人未嘗不多能也○又曰太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知我乎以下熟有曲折意思聖人不直
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這
便見聖人待人處地溫厚
南軒張氏曰多能雖不害其為君子然為
君子不在乎多能
慶源輔氏曰若以多能率人則人將拘束
而忘本尚才而不務德卒無以入聖賢之
域矣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辰試用
也言由不為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

○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
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并記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九

士

之

問吾不試故藝朱子曰想見聖人事事會
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小技藝
之可見矣

新安陳氏曰多能亦聖德無不通之驗太
宰說多能為聖知其未不知其本也子貢
謂聖而又多能知其由本而該末也孔子
自言與琴牢所聞皆謙辭耳
通考吳氏程曰不試為句字牢合作琴牢
或子開子張吳氏蓋承古註之誤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
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孔子謙言已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

道自非必此原自必此

反問二子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九

三

無餘蘊矣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

則豈聖人之言哉

趙氏曰叩乃叩擊有發動之意
朱子曰兩端就一事而言說這淺近道理
新舊深遠道理也便在這裏吾有知乎哉
無知也此聖人謙辭凡聖人謙辭未有無
因而發者這上面必有說話門人想記不
全須求這意始得如達巷黨人稱譽孔子
傳學而無所成名聖人乃曰吾執御矣皆
是因入譽已聖人方承之以謙此處想必
是人稍道聖人無所不知謙人不倦有這
意思但聖人方道是我無知謙亦不憊有這
人不倦但聖人何故自慙地謙自今觀之人
無故說謙話便似要人知模樣
慶源輔氏曰始終以事言本末以物言上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九

四

下以道器言精粗以事理言必如是而後
該括得盡夫子之言人必發動其兩端而
盡告之
新安陳氏曰聖人雖言已無所知然教
人而竭盡其理如此非上智周知之者不
能也
朱子曰人極其高大人自難企及若更
不備則人愈畏憚而不敢進賢人有未
就處人未甚信服若不引而自高則人將
以爲淺近不足爲不是要人尊已蓋使
人知斯道之大廣幾疎動著力去做孔子
嘗言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又言吾
其爲東周乎只作平常閑說孟子言如欲
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便說得廣
是勢不得不如此
雙峯饒氏曰如答樊遲問仁智只是眼前
事子夏推之則舜湯之治亦不過此故于
兩端爲竭焉

慶源輔氏曰程子論佛氏之學如管中窺
天只見上去不見四旁是語上而遺下也
又曰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于倫理者是
語理而遺物也
問執兩端與竭兩端如何朱子曰兩端也
只一般猶言頭尾也執兩端方識得一箇
中端兩端言徹頭徹尾也蓋也問只此是
一言而盡這道理如何
有數言而盡者如樊遲問
曰知人此雖一言而盡
盡如子路問政公問政
如子路問政公問政
聖人之言上下本末始
雲季明氏曰大舜是教人之
而用其一夫子是教人之
木嘗道其一也
芭山張氏曰聖人語嘿當可有人詰問
辨道而發者亦有感物自言不因人詰問

循道而發者信如朱子所云此節上面必有說話門人想記不全則論語中默而識之節我非生而知之節若聖與仁節皆似聖人謙詞皆聖人哭地說來上面亦必有許多說話矣亦是當日門人記不全矣况云方道是我無知識亦不是識人不倦又似上半截因人稱其無不知終言無知下半截因人稱其無不德終言盡情何鄙夫說白文本五句一氣而朱子徑勞作兩段矣却聖人當日渾渾淪淪氣矣至家引附會朱說皆與聖經不合皆不可為訓識者無徒為曲說所蔽可也或謂予此處辨駁朱子失之大苛却不思聖賢道理使朱子復起當必諒予苦心當不以予言為非予自知僭妄無所逃罪以俟後世而已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九

五

鳳靈鳥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河圖

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

已止也○張子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

義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

矣

南軒張氏曰鳳至圖出蓋治世之徵也聖人歎明王之不興而道之終不行耳慶源韓氏曰聖人之道行則文章著見于外聖人制度之類也故鳳至圖出以兆文明之祥鳳以其文采圖以其卦畫文明之祥不至則夫子之道不行故知其文章已

新安陳氏曰吾道文明必有其應鳳至圖

出文明祥瑞之應也夫子有其德無其時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必作過之必趨

齊衰喪服冕袍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

裳貴者之盛服也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

行也或曰少當作坐○范氏曰聖人之心

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

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九

六

外一者也

邢氏曰言齊衰則斬衰從可知也禮玉藻曰衣正色裳間色鄭曰冕服玄上

纁下問作與趨者敬之貌也何為施之于齊衰

與瞽者朱子曰行與趨固是敬然敬心之

所由發則不同見冕衣裳者敬心生焉而

因用其敬見齊衰者瞽者則哀矜之心動

于中而自加敬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哀感自然內外如

一其未感也如止水如明鏡一有所感則

隨感而應敬愛之心感于內而作趨之

容見于外皆自然而然不知其所以然也

變孝饒氏曰范氏說外面作與趨皆由其

裏面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而然尹氏

又說他人裏面雖有此未必便見于外聖

人裏面如此外面也如此二說互相發明

常反 蠟反 位反 咽苦

喟嘆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爲象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嘆之也

新安陳氏曰象形也初未有的見時如此
程子曰仰之彌高見其高而未能至也鑽
之彌堅見其堅而未能達也此顏子知聖
人之道而善形容者也

七

朱子曰高堅是說難學前後是說聖人之
道捉摸不著皆是譬喻如此聖人只是一箇
箇中底道理高堅前後只是箇中庸不可
能益聖人之道是箇恰好底道理不著意
又失了纔著意又過了只是難到恰好處
○顏子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
焉在後不是別有箇物事只是做來做去
只管不到聖人處若做得緊又太過了若
放漫做又不及聖人則動容周旋都是這
道理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

朱子曰所謂次序者非特以博文約禮分先後次序傳文約禮中各有次序先後淺

雙峯饒氏曰高說彌高彌堅妙說在前在

上蔡謝氏曰顏子學得親切仰之彌高鑽

之彌堅無限量也以見聖人之道大膽之
在前卽不及忽焉在後又差以見聖人

之道中觀此一段卽知顏子看得親切博

朱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

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溪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

底工夫愈密

大

覺軒蔡氏曰博學條目多事著夫理會禮却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禮聽也是這禮言也是這禮動也是這禮若博文而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詳此數條解釋已極分明學者合下便有著力處若更推之則文非特文章文華之文凡剛柔之往來上下之交錯微而天理之節文著而法度之愼然者皆是也極其博則貫通融會而天下之理洞然于吾心而無所蔽禮非特儀禮典禮之禮凡天理之本然人心之固有截然而有定則者皆是也極其約則操持固執而天下之理渾然于吾身而無所虧博文近乎致知約禮近乎力行下博則無以造乎約不約則無以盡乎博變峯饒氏曰先博我以文以開廣我之知識然後以我以禮使我于視聽言動上能由乎規矩準繩而所守得其要

進考勿齋程氏曰學文無窮必究其理是

曰博文。檢求有要。必循其則。是口約禮。
朱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與博學于文。
約之以禮。一氣。但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孔
子。是泛言人。朱博文。而又約禮。以是畔
夫道。而顧于則更汲于此。平侯氏謂博文
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今說
愛爾歸氏曰。致知格物。知之事也。克己復
禮。行之事也。所行卽是所知。非于外之
別有。所謂行也。
朱子曰。博我以文。是要四方八面。都見得
周匝無遺。至約我以禮。又要收向自己身上
來。無一毫之不盡。兩事須互相發明。若博
文而不約以禮。便無歸宿處。
覺軒蔡氏曰。不說窮理。又不說格物。只說
博文。蓋文字上該乎理。而比之理。則尤顯
下該乎物。而比之物。則尤精。不說理。只說
禮。便是與復禮之禮同。此禮字。便有檢束
便有規矩。革繩若只說理。便泛了。更求兩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益悅之。浚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

非知
孔子
因曾
點而
喻蘧

用行事之間。非所謂窈冥昏默者。程子曰。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間也。○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爲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竭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朱子曰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于此以醇
醅萬變處卽前日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

是親切不似向來無提議處不是離高堅
高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者也
實齊黃氏曰吳氏所釋卓爾之意最為切
大不可幾及然亦不過性情之固高明廣
際飲食起居之際應酬之務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之常出處去就辭受取舍以至十
政事施設之閒無非道之寓
雙峯饒氏曰窮窮冥冥至道之精昏然
然至道之極引吳氏之說以明之
求之高遠故引吳氏之說以明之
卓爾之地位也至此地位則其理為至精
至微非淺智浮識之所能知矣理為至精
而能化矣夫能為之謂才勿忘勿助長則不
其所能為之才則其工夫蓋非才所能及
矣此其所以著力不得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九

三

新安陳氏曰此將孟子善信美大聖神之
次第以配此章大猶是力行積累之功化
則久以純熟自然無迹之妙
則夫子教人不出博文約禮二字門人莫
不知惟顏子有所進有所見故高者有可
攀之理堅者有可入之理在前在後者有
可從而審其所以不可企及也朱子曰得
而已此門人所以不可企及也朱子曰得
之○顏子到這裏自覺得要著力而無所
容其力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賢者
若著力不得今日勉之明日勉之勉而大
于不勉今日思之明日思之思而至于不
思自生而至熟到此裏直待他自熟○仰
高鑽堅磨而忽後此猶是見得未親切在
也○已只是脚步未到蓋不能得似聖人從
容中道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九

三

潛室陳氏曰前此猶可以用力到此則自
大趨于化自思勉而至于不思勉介乎二
者之境所未達者一問非人力所能為矣
但當據其所已達者容涵養勿忘勿助至
于日浚月熟則亦將忽不期而自到而非
今日之所謂預知也
新安陳氏曰先難指仰鑽磨然後得指如
有所立卓爾由字指善誘博約
問程子言到此大段得力不得胡氏又曰
不怠所從必欲至于卓立之地何也朱子
曰未由也己不是到此便休了不用力但
工夫用得細不似初間用得許多粗氣力
這處也只是循循將去如何大段著力
得只恐地養熟了因舉橫渠云大不可為也
化不可為也養熟了因舉橫渠云大不可為也
是就這博約交稱中微而欲罷不能便只
是下這十分工夫夫去做得到這數時便是
欲罷不能之效眾人與此異者只是爭這
箇欲罷不能做來做去不知不覺地又住
了顏子則雖欲罷而自有所不能不是勉
強如此顏子用工專精方見得夫子動容
周旋無不中處皆是天理之流行卓然如
此分曉到這裏顏子些小未能渾化如夫
子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高堅前後
也欲罷不能以後文約禮中間用力之方
問顏子此說亦是立一箇則例與學者求
道用力處故程子以為學者須學顏子有
可依據孟子曰才大難學者也曰然
南軒張氏曰即之彌高愈進愈難攀也鑽
之彌堅愈鑽愈難入也瞻之在前則若不
及忽焉在後則又過之恭得其不迫為難
也○大子則循循然善誘人從容不迫其
序而進之博文約禮使之集眾義于其
之問宅至理于隱微之際使我自不能
盡吾之才以極其至則見夫所立卓爾蓋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九

三

至此非力之所能爲此顏子所以謂然而
 歎歎反觀詳味則顏子學聖人始終之功
 孔子教人先後之序與夫聖人之道之至
 皆可得而研求矣
 潛室陳氏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到此際
 力無所施乃冰消雪釋查滓融化之境雖
 聖人不能授顏子且把博文約禮作依據日
 積月累人十已千將來不知覺自有豁然
 融會處
 雙峯饒氏曰不急所從是發明雖欲從之
 末由也已不是恁地住了請事斯語是約
 我以禮時事三月不違仁是有所立卓爾
 特事
 新安陳氏曰此章顏子初見聖道之無窮
 盡無方體非特不能從之亦未的于見之
 也及夫子博以文約以禮知行功疾方見
 聖道之卓然有立的于見之與初之仰鑽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九

四

在吾前勇猛趕上則又在後而我又過之
 終難到無過不及處此是用功第一箇關
 節及夫子見顏子求道如此用力而終未
 有捉摸處遂教且從博約工夫循序以進
 文欲其博以至於萬理俱融可以擇中而居
 之而不偏禮欲其約以歸于一私不存可以應
 物而動皆存則顏子敬領于斯百信其功
 交進互發日見趣味以至欲罷不能而竭
 其才及其久也義理昭明本心純熟向之
 堅高者今皆識其大本前之瞻忽者今皆
 見其定體凡其處已治人應事接物雖精
 粗巨細萬變不同莫不各有不偏不倚無
 過不及道理其曰如者非謂似未見蓋
 此等地位非可以言語形容求達者自悟
 衆人固不識也故以如言之此又用功第
 二箇節顏子擇乎中庸至矣盡矣此之聖
 人守之也所謂未達一間也以顏子天資
 功力豈不能盡力以求速化然化可以養
 而己蓋欲從容少假歲月以俟其自化此
 又用功第三箇節顏子作聖工夫本末可
 謂曲盡此程子所謂學者當學顏子有所
 依據也
 朱氏公遷曰此大賢希聖之學知行兼備
 者也克己復禮主敬行恕皆以用力言顏
 淵喟然之歎與曾子三省之云亦自以用
 功言顏子不遷怒貳過孟子知言善養氣
 皆以成功言若子貢之論顏子則與學問之
 才學而言之曾子之稱顏子則與學問之
 中略兼德行而言之也
 芭山張氏曰二程云它人見孔子甚遠顏
 子聽之只在前後但只未在中間耳若孔
 子乃在其中此未達一間者也又云瞻之
 在前過也忽焉在後不及也如有所立卓
 爾聖人之中也愚意此說雖極力形容終
 是着像語况因前後二字生出中字過不

及字未免墮入蹊徑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前氏曰此必夫子失司寇之後未致其事之前也若夢奠則子路欲于衛久矣大夫老而致仕後得從其列無家臣者無祿故也

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

吾誰欺欺天乎

病間少差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九

三

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

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

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淺矣

朱子曰久矣哉不特指那一事是指從來而言子路一時不循道理本心亦不知其爲詐然于路平日疏其所不知以爲知只有一毫不誠便是詐也
慶源輔氏曰子路之意以夫子之聖其喪不可以同衆人必當有以尊異之而夫子嘗爲大夫有家臣矣故欲爲家臣治其喪以尊異之也然不知聖人之喪豈以家臣之有無爲輕重也哉○既斥子路以行詐而又自謂其欺天蓋以見義理之不可犯也如此

且予與其死于臣之手也無寧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于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范氏

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簣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爲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

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九

三

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禮記檀弓篇曾子寢疾病樂正克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晝大夫之實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曰然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知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也歟黃氏曰久已哉責子路之素行如此也欺天者曉之以理之正且予以下則告之以利害之實聖人之言委曲詳盡如此注氏曰禮記易簣章一正字足以斷此章

賈木反 賈粉反 賈徒反

聲去

聲去

而賈子路故引之賈子易讀而死為得其
正夫子荷死于家臣之手不臣其死彼執
獨之童子尚知大夫之簣不可不為子路
乃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乎况夫子席
不正且不坐割不正且食况臨死生之
際乎范氏引此見聖人心矣於生死一而
已矣
新安陳氏曰有家臣而用家臣理也無而
用之非理也天者理而已非理則欺天矣
子路欲尊夫子豈知陷于欺天尊夫子者
反所以累夫子歟
范山張氏曰吾誰欺二句緊承上行詐來
即所以責由非聖人自謂欺天也本文語
意自明集註與輔氏皆另添一層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九

毛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
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藏也匱匱也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
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
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范氏曰君
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
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
太公之居於海濱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
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銜玉而求售也
南軒張氏曰子貢以美玉為喻疑夫子將
終藏而不售也若夫子之意則以為君子
豈不欲施用於世乎然其不輕售者必待
其可而後出耳如子貢所謂求善賈則非

聲去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
之意
後漢東夷傳夷有九種曰暎夷于夷方夷
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九種見
書旅獒
新安陳氏曰此章當味求字與待字不待
賈而求之則併與本然之美失之矣待賈
者安於命義之正求賈者涉於奔競之私
席珍待聘可也
意則不求沽也此亦子貢初年語至答武
子子禽之問必不尚以夫子出處為疑矣
雲峯胡氏曰子貢嘗答子禽曰夫子之求
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蓋以子禽之
問病在一求字也今子貢之問亦自病在
一求字豈問夫子者在先而答子禽者在
後歟
賈而求之則併與本然之美失之矣待賈
者安於命義之正求賈者涉於奔競之私
席珍待聘可也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九

天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問此及浮海章是戲言否朱子曰只見道
不行偶發此數非戲言也○問九夷尚不
化何故不化中國曰當時中國未嘗不被
聖人之化但時君不用不得行其道耳○
問子欲居九夷使聖人居之真有可變之
理否曰然
南軒張氏曰欲居九夷與乘桴浮海之歎
同或人未之喻則以為真欲往也故疑其

通以為不可居夫子之所以告之者乃行乎夷狄之道蓋忠信篤敬何入而不自得也
慶源輔氏曰聖人能必居夷之化而不能於中國必使其道之行則天也
厚齋馮氏曰箕子封於朝鮮東夷之地也何陋之有雖然夫子去父母之國尚遲遲其行況舍中國而之夷乎是蓋有激而姑云爾非素志也
新安陳氏曰陋在彼不陋在我吾子所過者化若居夷狄必將用夏變夷陋習自可化矣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九 无

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朱子曰是時王迹熄而詩亡其存者謬亂失次孔子自衛反魯復得之他國以歸定著為三百五篇於是雅頌各得其所以南軒張氏曰聖人未刪詩以前篇章交錯不以其序者亦多矣故反魯之後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衡舉雅頌蓋其大者耳陳氏曰不及風者則固多不正之聲廟朝不奉二南亦用之房中耳故正樂只言雅頌
胡氏曰聖人雖生知然於聲音節奏必考而後詳必驗而後信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亦其事也

新安陳氏曰現知道不行於當時故歸而正詩樂以傳之來世詩者樂之章詩得其所以而後樂得義正聖人追言其故故先樂而後詩耳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九 三

新安陳氏曰彼三者以為為雖非聖人之極至猶不敢當謙而又謙之辭此則視前三者事愈卑而其謙謙之意愈切矣
朱子曰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密道理却愈無窮故曰知崇禮卑
○聖人自謙言不曾有此數者常有慊然不足之意衆人雖見他仁之全熟義之至精他只管自見得有欠缺處
南軒張氏曰此章視之若易能然行之無憾則未易也蓋於天理之當為者未盡其道而於人情之易動者不踰其則雖聖人亦極乎是理而已夫子教人每指而示之使人皆可就焉
慶源輔氏曰此章所以警學者使自察於踐履之間不忽於卑近不達於微小之意蓋深切矣
雙峯饒氏曰事公卿父兄事生之禮喪事死之禮常情多謹於事生而易忽於事死不特三年之喪如其功總之輕者皆不可以不勉二件皆是大宗目不為酒困是至小底然亦其難有時被人勸而稍多飲便能使人神昏氣亂常人在往微視以為小事聖人之心無時不有亦因可以勉人耳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也○程子曰此道體也天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九

圭

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通考勿齋程氏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無聲無臭是曰道體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九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九

圭

朱子曰此是形容道體伊川所謂與道為體此二句最妙其嘗為人作觀瀾詞其中窮道之本然之體不可見今悟有本之無窮之體如陰陽五行為太極之體○日往月來等未是道然無這道便無這箇了有這道方有這箇既有這箇就上而便可見得道是與道做箇骨子若說天只如此高也者如此厚便也無說了須看其所以如此者如何○道本無體此四者非道之體也但因此可見道之體耳那無聲無臭底便是道只於無聲無臭上推究如何見得道因有四者方見得那無聲無臭底所以說與道為體○道無形體却是這物事盛載那許多物事所以指物以見道親切易見胡氏曰夫子因所見之一物而言程子因

四書大全辨

上論卷九

奎

夫子之說，循舉三者而言，天道遠，可見，而
不專於水，亦不專於四者，而造化之流，
行，近而口鼻之呼吸，莫不皆然。
意齋黃氏曰：夫子所云，蓋合道器兼體用
而言。
新安陳氏曰：天之運，日月寒暑之往來，水
之流，萬物之生，皆自然不息者。程子維水
流於其中，言之水流，蓋其一端耳。道無形
體，之可見，就此有形體之數，猶上發見出
來，所謂與道為一體也。
新安陳氏曰：易乾卦象傳曰：天行健，君子
以自強不息。集註之意，本此，是乃勉而行
之者。
朱子曰：大抵過去底物，不息猶天運流行
不息，如此亦警學者要當如此。不息蓋聖
人之心，純亦不已，所以能見之。○問：道無
一息之停，其在天地則見於日月往來，寒
往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終萬古

四書大全辨

上論卷九

奎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
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史記孔子居
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搖
巾，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慶源輔氏曰：好色惡臭，與好德皆出於自
然。人之常情，於好色惡臭，則誠實好之。惡
之，至于好德，則多虛偽，不實。故謝氏有此
說。而又言：民鮮能之，大凡至誠而好，則內
外表裏如一，而心志容色皆應有不可掩
者。
新安陳氏曰：夫人不罷，蕭自蔽，公與同車。
過市，無耻，執甚焉。孔子此言，因靈公

顏色而祭也
范氏曰集註采史記衛靈公無常誓
只是勉人須實好德按此說自正新安陳
氏附會集註不必從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
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簣土籠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子
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
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
自往耳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九

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
不在人也

南軒張氏曰學以成德爲貴也止者吾止
也進者吾往也進止係乎已而由乎人哉
慶源輔氏曰其止者非有尼之者也乃吾
自止耳其進者非有起之者也乃吾自往
耳又觀內省而自強不息而爲學之終始
蓋不待外求而得之矣
新安陳氏曰其注乃自強其止乃自棄自
強者不戒不止自棄者止而必不成謂有
二四章之義如詩六義之比此止言爲山而
未嘗言爲學然爲學之義見於言外此外
松柏驥力苗秀章是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
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
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
不及也

朱子曰語之而不惰惟於行上見得顏子
不惰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欲罷
不能皆是其不惰處又曰顏子所得夫子
說語自然止不得若他人聽過了半疑半
信若在若心安得不惰
慶源輔氏曰心解謂知得透徹聞一知十
是也力行謂行得至到純竭吾才是也
雙峯饒氏曰惟其心解所以力行夫子稱
顏子所以厲羣弟子也
新安陳氏曰顏子惟明肅故聞夫子之言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九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
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久而孔子惜
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朱子曰顏子未到那成就結髮處蓋他一
日規模許大若未到成就結髮處必大段
可觀
逆齋黃氏曰智愚賢不肖之分惰與不惰

止與不止之間耳知逝者如斯之意則謂不容於止且情矣
通考朱氏公遷曰頤淵之死前牛之疾夫于皆有傷嘆之辭然於頤淵則歸之於天於伯牛則歸之於命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蓋亦未如之何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朱子曰苗須是秀秀須是實方成不然何所用學不至實亦何所用此聖人勉人進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九

毛

學意也
南軒張氏曰養苗者不失其耕耘無逆其生理雨露之滋日夜之養有始有卒而後可以臻厥成或舍而弗耘或耘而助長以至於一暴十寒則苗而不秀秀而不實矣學何以異於是是有質而不學苗而不秀者也學而不能有諸已秀而不實者也新安陳氏曰此章或謂孔子惜顏子非也此以比始學而不發達發達而不成就者學者不可以方苗而秀自止當以既秀而實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

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尹氏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大戴禮修身篇曾子曰年二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七十而未壞雖有後過亦可以免矣問後生可畏是方進者也四五十而無聞是中道而止者也朱子曰然慶源輔氏曰年富則進學有餘日力彊則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九

美

進學有餘功故足以積學而有待年少而德業進修則未易量而可畏已老而實際名銷則不足畏而可哀集註謂警人使及時勉學爲盡之矣
南軒張氏曰有至于四五十而知好學者如中廟所謂困而知勉而行聖人猶有聖焉若後生雖有美質而悠悠歲月則夫所謂四十五十者將轉盼而至可不懼哉變峯饒氏曰曰可畏期望以勉勵之曰不足畏釋前二句見勉勵之意重不成只說他不不足畏了便休
老山張氏曰白文焉知來者句特汎言之耳聖人未嘗以我方人集註插入我字便失却本文語意註中凡拘泥添設如此類者學者宜知所去取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與與

之言能無說乎釋之爲貴說而不釋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異言者婉而導之也釋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異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釋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異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尚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九 堯

庶幾其能改釋矣從且說矣而不改釋焉則終是不改釋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新矣陳氏曰如絲有端緒尋求其端緒而思慮紬繹之也孟子曰如漢武帝見汲黯之直深所嚴憚至帳中可其奏可謂從矣然武帝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豈非面從如孟子論好色好貨齊王豈不悅若不知釋則徒知古人所謂好色不知其能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徒知古人所謂好貨不知其能使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一積倉行者有裹糧也新安陳氏曰既曉論則有能改釋之幾矣而止如此此等淺可責朱子曰異謂與類與他說都是教他做每事重處在不改不釋聖人謂如此等人與他說得也不濟事故曰吾未如之何也已

卷九

南軒張氏曰法言明義而正告之異言委曲而間導之也自非諱於惡而無忌憚者其間之能無面從與說意乎然聞善將以善其身也苟惟暫說而不改其故面從而不改其身則亦何有於已哉慶源輔氏曰從法語說異言秉彜之性也從而不可改者物欲堅強而不屈就於理說而不釋者志氣昏惰而不反求諸心爾學之不進德之不修家之不齊國之不治皆由是基之若此之人雖聖人亦莫如之何也已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出而逸其半

新安陳氏曰弟子各記所聞有詳有略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九 罕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已故

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

之志矣

南軒張氏曰志者中有所主也三軍雖衆其帥可奪者資諸人故也匹夫雖微其志則不可奪者存諸已故也夫使志而可奪則不得謂之志矣雖然此所謂志謂守其道而不渝如虞人非其招不往之類是也若守志如私意而不知從義則是夫其所主之志之任意則可耳非志也勉齊黃氏曰共姜一婦人也而以成自誓其志之不可奪如此况志於仁志於道可得而奪乎

慶源輔氏曰三軍之勇而衛一人宜若不可奪也然其可奪者勇非在我也以其志非在外也○志與意不同意是發動處志是存主處夫子所謂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其可得而奪乎如可奪則豈足以爲志哉

洪氏曰志氣之帥也故以爲喻

雙峯饒氏曰三軍有千箇箇心匹夫只是一心若三軍離心則神便被人奪了匹夫之志在我而已故不可奪此是教人立志新安陳氏曰志公而意私初守得定故不可奪此是志後守不定爲人所奪便非志矣志搖奪於私意只可言意耳李密云勇奪母志非也若其志如共妻可奪乎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九 望

其由也與

敝壞也緼泉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美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勿軒熊氏曰緼泉著出記玉藻云緼爲繭緼爲袍鄭云下有著之稱緼今之新綿緼今之緼及舊絮疏好者爲綿惡者爲絮朱子云袍謂夾衣有綿在袖底趙氏曰泉著則雜用泉麻以著袍也如今麻片筋類可謂之夾襖中者

雲峯胡氏曰禮韻附字亦作者通作褚作褚以緼裝衣之謂

子路爲氏曰與美衣服者並立而此心不動其志足以帥氣而不可奪矣烏得不與之然特其立志之初也

不佞不求何用不臧

佞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佞不求則何爲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彊者必佞弱者必求

朱子曰李閔祖云佞是疾人之有求其已之無推明得呂氏說○問彊必佞弱必求曰世人見富貴底不是心裏妬嫉他便羨慕他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九 望

慶源輔氏曰彼者嫉人之有而欲害之也求者耻己之無而欲取之也是皆爲外物之所累者也能於外物一無所累焉則何往而不善哉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謝氏曰耻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爲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

而進之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九

聖

問子路終身誦之此子路所以不及顏淵
 處蓋此便是誦車馬衣裘與朋友共
 之而無憾底意思然也自謂便是無
 邪無伐善施勞底意思也子曰所謂終身
 誦之亦不是他矜伐只是將這箇做好底
 事終身誦之要常如此便別無大過○問
 人惟中無所養而後饒得以此害其心故
 不能自安於貧而後饒得以此害其心故
 動物欲行焉故雖可已而不已蓋子所謂
 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饒得之者得我而
 為之類蓋有不可勝窮之長由是以失其
 本心而忌嫉忮害生焉否則語曲以求之
 而不不自知其為卑汚淺陋之甚也子路之
 志不牽乎外物之誘夫子稱之欲以進其
 德惜乎不能充此而上之至有終身誦之
 之蔽不然單顧陋巷之樂當與顏子同之

日用工夫信乎不可遽已也曰然
 新安陳氏曰子路能如此本可進於道今
 誦所引詩而自喜其能則不復求進於道
 矣夫子所以一揚一抑之也
 新安陳氏曰是道謂不伎不求之事何足
 以減承何用不減之語而反之
 慶源輔氏曰義理無窮此特一事之善若
 遽自以為為喜則不復求進於道蓋喜心
 於自足而忘心生於自喜故夫子反言此
 以警之
 替室陳氏曰子路好勇必無求自足於
 此而道之故孔子因其無日新之功而進
 焉又曰子路於世間名利關大界限分明
 處已見得破但其工夫未臻未入聖賢閭
 室所以聖人常欲抑其所已能進其所未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
 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
 ○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
 者必周于德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九

聖

南軒張氏曰力量之淺深平時未易見也
 惟當利害艱難之際則可見其所守者矣
 人徒見其平時之能處也而不知其所守
 之有素也松柏之質堅剛矣獨於歲寒之
 時而後人知其後凋耳
 慶源輔氏曰小人之在世或被化而隨於
 為善或畏威而說其免罪故其迹或與君
 子無異也臨利害遇事變則疆於為善者
 或汨於欲而忘其勉疆之心則惟利之趨
 說於免罪者或乘其變而以爲罪之未必
 及已則放僻邪侈故其真情發露而不可
 揜惟成德之君子則素其位而行雖造次
 顛沛而未嘗違也故其所守然後可見○
 得於天者必周故能不變於邪世
 胡氏曰小人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者猶
 春夏之交萬物青蔥雖有堅脆之不齊然
 未可辨也及事變之來小人則隨時變遷
 君子則所守不易非生意憔悴而松柏獨
 亦猶重陰沍寒生意憔悴而松柏獨蒼然
 不凋焉
 厚齋馮氏曰歲寒今之建丑月也木葉無
 不凋而是時松柏獨不凋則知後於衆木
 之周也
 新安陳氏曰松柏在春夏無異衆木必經
 歲寒方見其後衆木而凋零以比君子在
 平時無異衆人必經事變方見其異衆人
 而特立後凋雖待歲寒而後可見松柏之

有心則貫四時而有常托物以比君子其
意凌矣此章知詩六義之比
新安陳氏曰士窮乃見節義韓退之語疾
屋知劉草板蕩識忠臣唐太宗語孟子曰
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雙峯饒氏曰松柏至春後方易榮故曰後
周必有松柏之操然後能不為歲寒所變
以此必有君子之德然後能不為利害事
變所移臨利害遇事變是兩件士窮見節
義以利害言世亂識忠臣以事變言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
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程子曰仁者不憂樂天者也
朱子曰仁者天下之公私欲不萌而天下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九 聖

胡氏曰公理不能勝私欲則憂患多端仁
者至公無私與理為一理所當然則貧賤
夷狄患難皆素其位而行無往而不自得
所以不憂也
朱子曰孟子說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今有
見得道理已分曉而反憚怯者氣不足也
慶源輔氏曰勇而謂氣足以配道義者配
則合而有功之意如陰陽也有義理之
勇有血氣之勇氣本屬陽性配乎道義則
為道義之助而可以言勇所謂不懼者非
悍然不顧也主乎義理而言故以配乎道
義明之
朱子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此
誠而明明而誠也中庸三者之序亦為學
者言問何以勇皆序在後曰未後做工夫
不退轉此方是勇○問知者不惑明理便
能無私否曰也有人明理而不能去私欲

三皆從何處來
此章是說知者不惑

者然去私欲必先明理無私欲則不屬於
物故勇惟聖人自誠而明可以先言仁後
言知至於教人當以知為先○有仁知而
後有勇然則仁知又少勇不得雖曰仁能
守之只有這勇方能守得頭方接得
去若無這勇則雖有仁知少勇亦恐會放
倒了所以中庸說仁知勇三者勇本是箇
沒緊要底物事然仁知不是勇則微不到
頭半塗而廢○問人之所以憂惑懼者只
是窮理不盡故如此若窮盡天下之理則
何憂何懼之有因其無所憂故名之曰仁
因其無所惑故名之曰知因其無所懼故
名之曰勇不知二說孰是曰仁者隨所寓
而安自是不憂知者所見明自是不惑勇
者所守定自是不懼夫不憂不惑不懼自
有次第○問知之明非仁以守之則不可
仁以守之非勇而行之明非仁以守之則
關一而知為先曰此說甚善正吾人所當
自力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九 吳

慶源輔氏曰仁者知之體統故論德則以
仁為先知者仁之根柢故論學則以知為
首勇則仁知之發也未能仁知而勇則血
氣之為耳蓋學之序不惑而後不憂不憂
而後不懼德之序不憂則自然不惑不惑
則自然不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
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為此事也程子曰可
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
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九

兗

經有不差者矣
 公羊傳桓公十一年九月宋人執祭仲何
 祭仲仲以為知權也權者何權者反於
 經然後有善者也○韓康伯註祭仲云權
 反經而合道必合乎義順而後可以行權
 也
 程子曰反經合道為權公羊倡之何休和
 之何休註公羊傳其意未嘗反經古人多
 結用權字繞說權便是變詐不知權只是
 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纔合義
 便是權也
 朱子曰經與權之分諸人說皆不合若說
 權自權經自經不相干涉固不可若說事
 須用權經須自經而行權只是經則權與經
 又全無分別觀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
 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則權與經須有異
 處雖有異而權實不離乎經也這裏所爭
 只毫釐伊川說權只是經恐也未盡嘗記
 龜山云權者經之所不及這說却好蓋經
 者只是存得箇大經大法正當底道理而
 已若精微曲折處則非經之所能盡也所
 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曲盡其宜以濟經
 之所不及耳所以說中之為貴者權權者
 即是經之要妙處也如漢儒說反經合道
 此語亦未甚病蓋事也有那反經底時節
 只是不可說其事要反經又不可說全不
 反經如君令臣從父慈子孝此經也若君
 臣父子皆如此固好然事有必不可已處
 經所行不得處也只得反經依舊不離乎
 經耳所以貴乎權也孔子曰可與立未可
 與權立便是經可與立則能守簡經有所
 執立矣却說未可與權以此觀之權乃經
 之要妙處處非見道理之精密透徹純
 熟者不足以與權也○立是見得那正當
 道理分明了不為事物所遷惑可與立者
 能處置得常事可與權者能處置得變事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九

平

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處事之方有經有
 權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
 而眾人亦可能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以權
 則惟大賢能不失其正可與立未可與權
 蓋言其難如此○經有不可行處而至於
 用權此權所以合經也○君臣父子定位
 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傳子繼道之
 經也事有不幸而至於不得已盡如其常則
 謂之變而所以處之之術不得全出於經
 矣是則所謂權也夷齊季札之徒所以輕
 身公其國而不取即乎其心之所安寧損其
 此也又曰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
 ○權是時中不中則無以為權矣○漢儒
 反經之說只緣將下文誤作一章解故其
 說相承曼衍且看集義中諸說莫不連下
 文畔范氏蘇氏不如如此說程子說漢儒之
 誤固如此要之反經合道一句思之亦通
 綠權字與經字對說纔是權便是變却那
 箇經雖謂之反經可也然雖是反那經却
 不悖於道雖與經不同而道一也○經者
 道之常權者道之變道則是箇體統貫乎
 經與權○漢儒說權是離了箇體統貫乎
 說權便道權只在經裏面且如周公誅管
 蔡與唐太宗殺建成元吉其推刃於同氣
 雖同而所以殺之則異蓋管蔡與商遺民
 謀危王室此是得罪於天下得罪於宗廟
 不得不誅之若太宗不可謂之權○伊川見
 公可謂之權太宗不可謂之權○伊川見
 漢儒言反經是權恐無忌憚者得借權以
 自便因有此論○伊川將經做箇大底物
 事經包得權此說本好只是據聖人說可
 與立未可與權須還他是兩箇字經自是
 經權自是權若如伊川說便廢了權字始
 得權只是經之變這便是反經今須曉得
 孔子說又曉得伊川之說方得○權與經

讀大

讀以
字亦
通

扶古

難易

可以合道是謂背其星子而可以得其分
兩也。有是理乎。蓋經乃有定之體。權乃無
定之經。無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為正
也。愚按高中玄此說頗能發明經權之義
學者宜深思之。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唐棣郁李也。偏晉書作翩然則反亦當與

翩同言華之搖動也。而助語也。此逸詩也

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

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朱子曰此唐棣自是一篇詩與今常棣詩

別論語及召南作唐棣爾雅作棠棣無作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九

聖

常者而小雅常字亦無唐音爾雅又云唐

棣棣常棣移則唐棣常棣自是兩物而夫

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

或問偏之為翻朱子曰非獨晉史為然角

弓之詩固有翻其反矣之句矣

汪氏曰韻書移下註云其華反向後合詩

云翻其反而據此讀如字亦可尤與遠叶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

意○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

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但曰未之思也

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慶源輔氏曰是理之在人以為易知乎則
在人之理本自不可知也。以為難知乎則
人之志而不肯下堅苦之功若言其難則

人之進而遂生疑畏之意但曰未之思也

夫何遠之有則只是平鋪地道著無一毫

助長益生之意所以極有含蓄意思深遠

極有涵蓄者該道體之微顯進學者之工

夫皆寓其中意思深遠者令人涵泳之但

覺意味淵永無有窮盡也非聖人之言而

克爾哉

新安陳氏曰逸詩所謂爾思以思其言

夫子所謂未之思以思此理言理之所在

思則得之何遠之有不思則不得始見其

遠耳何以知爾思之為思其人以室字知

之但不知所謂爾思者指何人耳然辭意婉

而平利無褻狎態東坡以為思賢之詩亦

或然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九

聖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九終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十

鄉黨第十

如有污損缺失責令賠補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即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

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十

上論卷十

程子曰鄉黨一篇自畫出一篇聖人可須更離皆在裏面許多道理皆自聖人身上迸出來惟聖人做得甚分曉故門人見之熟以是記之詳○鄉黨說聖人容色處是以有事時觀聖人說燕居申申天天處是以無事時觀聖人學者須知聖人無時無處而不然

南軒張氏曰此篇於夫子言語容貌衣服飲食之隆察之精矣聖人之道如是其高深也茫然測度懼夫泛而無進德之地故即其著目一實而盡心焉存而

味之則而象之於此有得則內外並進

慶源輔氏曰聖人之高深不可馴致矣

大至小至於容色治國一家立憲陳紀制禮

此實大心中流出但愈細則愈密愈近

則愈實故鄉黨一篇記聖人之容貌學之

色如是之詳且悉者正所以示聖學之

正傳以垂教於後世也

問鄉黨一書言凡十門又言孔子

安陳氏曰即孔子做底便是衆人合依

以教法書之

雲峯胡氏曰鄉黨形容夫子之一動一

靜可得而直達其辭者曰必曰不不可

變易而無非道之所在者歟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十

上論卷十

通考吳氏程曰入太廟係重出不在數內

勿軒熊氏曰首五節記夫子至朝廷言貌次四節記夫子衣食飲食居處其餘則夫子自一鄉至一國凡事居交友之道容貌之變言動之細皆備記焉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

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朱子曰鄉黨不是不語但較之宗廟朝廷

爲不致多說耳○或問恂恂曰以書詩訓

詒考之宜爲信實然亦有溫恭之意

慶源輔氏曰似不能言者所以形容信實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之意大凡人饒信實則言自簡默況聖人之表裏如一者乎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節溫恭之意
吳氏曰廟廟以不能言信實在心而誦於發言之外則鄉黨矣生於斯長於斯父兄宗族聚於斯故夫子若之其貌言如此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十

三

吳氏曰宗尊也尊奉之故曰宗宗廟朝廷皆謂魯也
胡氏曰在宗廟而明辯則可以識制度文飾之精微升降揖遜之委折在朝廷而明辯則上之所布者不悖於理下之所受者不礙其害
吳氏曰古人於言語所不能形容者輒以連綿字狀之如詩之詠文王曰穆穆聖人穆穆文王如見文王之德容心志此篇最上於形容夫子之動容周旋時然於言辭之表見之
雲峯胡氏曰此篇記夫子之容貌言動然其動莫先於紀言故首一節以言先之夫子在鄉黨非不言而似不能言在宗廟朝廷則當言必言而猶謹於言言心聲也此心治實則謂而不發此心謹慎雖不訥而亦不輕發信實謹慎不足以言夫子之聖而愈見夫子之所以聖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此君未親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闔閭和悅而諄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十

四

慶源輔氏曰侃侃謂能守禮義而無所回屈
朱子曰下大夫位不甚尊故言可得而直遂上大夫前雖有所諄須有含蓄不盡底意不如侃侃之發露得盡也○和說則不○和悅終不成一向放倒了到合當辨處須辨始得○內不失其事上的禮而外不至於曲從知古人用這般字不是只說字義須是意思方下此字如史記云魯道之衰有比之意思方下此字如史記云魯道之衰朱子曰之聞漸斷如也漸聞字同這正見和說而諄意思
北溪陳氏曰先言和悅後言諄和悅者事長順也諄則不諄隨矣
儀禮疏上大夫卿也國皆有三大卿五大夫言上大夫是三卿則此下是五大夫也二上七士與五大夫轉相副成則三卿宜有

君在則跼如也與與如也

南軒張氏曰此吾在位之時在朝在廟燕見皆然也

明氏曰中者不至於過適者當其可
度而稱以曰踴躍二字皆從足蓋心懼而
立不寧也踴躍是恭敬不寧與與又却
皮儀中適此所以爲聖人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上

五

新安陳氏曰中適得其中心而且安適也若
作中節解何不曰適中乎
勉齋黃氏曰下大夫侃侃接下以嚴上大
夫嚮嚮事上以和敬而不忘向君忠敬之
道備矣
雙峯饒氏曰與與作平聲讀者威儀中適
之貌言雖恭敬不寧而威儀却皆從容中
適參敬之中有和意也作如字讀者與之
又與不忘君之意蹴踏敬君之至也與與
愛君之至也敬有餘而愛不足則疎愛有
餘而敬不足則褻聖人兩皆具足蓋莫非
中和氣象
愛海顧氏曰恭敬不寧如此而意又不忘
何言亦非聖人不能也
齊氏曰曰未視朝則其待同列也或莊或
和所施各異君既視朝則其視君也一於
齊衆專誠而已樂諸上下之間而其辭貌
各得其宜可見矣

三石似擲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廣土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踴
盪辟號皆敬君命故也

夢源輔氏曰賓人主使之接賓此見儀禮所以接賓者盡人主之禮意而致賓之無違於禮也勃如顏色之變躡如容止之變正敬于中則容變于外自然之符也聖人周未嘗不敬但君命之臨則敬必愈至耳

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

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

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

四書大全辯人上論卷十

六

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檐整貌。

周禮行人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各隨其命數賓次於大門之外主人使摯者出而請事卿爲上摯大夫爲承摯士爲紹摯主國之君公則摯者五人侯伯四公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強半下於賓以示謙也若其傳命之制賓立於庫門之外卽大門直闕西北面介者以次立於西北東面每介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出接立於庫門之外直闕西南面摯者以次立於君之東南西面每摯相去亦三丈六尺末摯與末介相對東西亦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命上摯請問末故蓋雖知其來朝不敢自許其朝已恐其或爲他事而來所以示謙也上摯受君命而傳之承摯逕遞傳至末摯末摯傳至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于賓賓命上介復命復以次傳之摯而達於

上君然後主君進而迎賓以入
朱子曰古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摯賓有介
賓傳命於上下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
朱介介傳之末摯末摯傳之次摯次摯
傳之上摯上摯傳之主人然後賓主方相
見

蔡云模曰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
賓

周禮春官大司馬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
位一命受祿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
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
牧九命作伯受祿始見命為正吏受職事
也受服受祭受服為上士也受位受下大
天之位也受器受祭為上大夫也賜則
則者法也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
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
里之者方二百里以上為成國賜官子
男入為卿治一官也此五六命之卿賜官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十

七

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也賜國王之卿
六命出封加一等者就侯伯之國也作牧
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事征伐于諸侯為
一州之牧也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
二伯得征互侯九命者長諸侯為方伯也
○秋官司寇大行人以九夷辨諸侯之命
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
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冕服九章介九人
禮九年摯者五人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
冕服七章介七人禮七年摯者四人諸伯
執躬圭其地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藻圭
五丈冕服五章介五人禮五年摯者五人
諸男執蒲圭其地皆如諸子之禮九儀謂
命者五介侯伯子男爵者四孤卿大夫士
也
朱子曰揖主人傳命出揖主人傳命入也
慶源輔氏曰左右手如賓自南而北則居
東者在賓之右而賓在其左故用左手以

趨進翼如也

揖賓居西者在賓之左而賓在其右故用
右手以揖賓如北然後兩相向也又曰禮
如言其衣之前後襜褕如其齊整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慶源輔氏曰凡人疾走則手易散臂易掉
今疾趨而進而張拱端好如鳥舒翼所謂
造次不違者是也
釋名曰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至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紆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為君摯相之
容

四書大全辨上論卷十

八

朱子曰古者賓退主人送出門外設兩拜
賓更不顧而去國君於列國之卿大夫亦
如此
新安陳氏曰紆緩也解也賓雖退主君敬
猶存摯告賓去不顧則主君之敬可緩解
也
○宋谷之會孔子相禮恐即摯相之相宋
子曰相自是相摯自是摯相是相禮儀摯
是傳道言語故摯用命數之半是以次傳
說
趙齋黃氏曰色勃足履被命之初也揖與
趨進行禮之際也賓退禮畢之後也皆天
理之節文所當然至於揖之左右衣之前
後手之翼如皆禮文之至末者聖人於此
勸容周旋無不中禮盛德之至也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也。

池也

५३

不中門行不履閭

中門中於門也謂

也閩門限也禮士

不踐閭謝氏曰立

書大全辯人上論卷十

九

不恪

朱子曰：棖如今袞頭相似。闔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掩扉，人君多出在門外見人，當棖闔之間爲君位。○或問：中門之說曰：疏云門中有闔兩旁有棖，中門謂棖闔之中，然則門之左右扉各有中所謂闔門左扉立於其中是也。

南軒張氏曰：立不中門，避所尊也行不履門行以度也，非獨人公門爲然，特如此記之耳。

雙峯饒氏曰：中門有闔兩旁有棖，棖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闔是中門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當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爲左，入則以西扉爲左，士大夫出入皆由左，皆由右出，以闔西爲右，入以闔東爲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棖闔之中，但扶

過位色勃如也足躐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寧立之

所謂寧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

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禮記曲禮下天子當俵而立諸侯北面
見天子曰親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

侯西面而朝依狀如屏風以絳爲質高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綉爲斧文也亦曰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十

+

保爾雅曰門屏之間謂之宇
問過位註云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朱
曰如今人廳門之內屏門之外似周禮
謂外朝也○問過位色勃如也位謂門
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曰古今之制不同
之制係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
於門屏之間屏者乃門間蕭牆也今殿
亦設之三公九卿以不設位於廷中故
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
下
雙峯饒氏曰天子至尊何以立而不坐
古無坐見臣下之禮至秦尊君卑臣始
君坐臣立之制○門屏之間謂治朝也
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
在路門內則宁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
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爲不同爾問
制何如曰樹小牆於當門以蔽內外也

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揖摠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摠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

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朱子曰攝齊者是畏謹恐上階時踏著裳有顛仆之患○或問升堂攝齊則手無所執歟曰古者君臣所執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為贊而已笏則指之揮於腰間用以記事而已不執以為儀也○又問欲復古乃不脩贊而執笏於是攝齊鞠躬之禮廢升堂而蹴齊者多矣

胡氏曰初則身如不容次則言似不足又次則氣似不息若愈近則敬愈加也至於舒氣解顏若少放矣而取階餘敬久猶未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十

士

忘則聖人所以存心也可見矣

慶源輔氏曰升則肅降則舒氣之有張弛也○鼻息出入人之所不能無也但心敬則氣肅其息微細自不覺其出入一似不

息者也趙氏曰古者諸侯之堂七尺尺一級使裳

之齊去地尺則升階不躡之也○兩手摠衣去齊尺出記曲禮上氣容肅出玉藻篇

班氏曰賦每寤寐而索息兮師古曰索息言醒而喘息也長楊賦不敢惕息師古曰惕息懼而小息也息出入氣也

出降一等還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

復其位蹐蹐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

六反字上

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

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

復位蹐蹐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

朝之容

朱子曰此是到末稍又加整頓眾人未稍便撤了聖人則始乎敬終乎敬問何以知進字為衍文曰降而盡階則為趨而退不得復有進字

南軒張氏曰出降一等色始舒也沒階翼如復其位蹐蹐始終以敬也

勉齋黃氏曰此記在朝之容有五節一入門二過位三升堂四下階五復位

雲峯胡氏曰始入門而如不容其敬即已可見至其出也既怡怡而復蹐蹐則其敬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十

士

愈可見故集註始以為敬之至末以為敬之餘

新安陳氏曰此章當玩入與出字入以

○執圭鞠躬如也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

如戰色足蹐蹐如有循

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

信如不勝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

也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

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

蹐蹐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

周禮冬官考工記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
昨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

寸謂之躬主伯守之命主者主所命之主

也韓對執馬耳則之可也豈與守蒲
豈不言之者闕耳○禮郊特牲云大夫執

圭而使所以申信也
朱子曰圭自通贄見通信之物只是捧至

君前而已少間仍退還○或問命主曰古
者耆矣受封天子授之以圭以爲瑞節

慶源輔氏曰一圭之重能有幾何豈有不

問執主上如揖下如授既曰平衡而又有

上下莫不心與手齊如步趨之間其手微有上下但高不至過揖下不至過授否朱

子曰得之○上加揖下如授舊說謂上階
上下階之下亦好但此方說升堂時其

士

容如此既升堂納主於君前卽不復執之
以下故說徹下堂不得所以只用平衡之

說言之上下謂執圭之高低也

此則升降之間得其節矣

吳氏曰臨事而懼莫過於戰字則莊而

且櫪文
玉舉前曳踵踣踣如也踵足

後跟也。略舉前趾拖曳後跟不離地也。

齊寧防顛仆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
山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

和也儀
發氣滿容

新安陳氏曰庭實旅而奉之以玉帛
氏之用玉璧以玉帛之玉與上文執圭不

相妨彼乃命士也
問聘享之禮朱子曰
正行聘禮畢而後行

享禮聘是以命主通信步間仍舊退還命

馬之類皆拜之以獻退而又以物獻其卿

大凡三國之方畢所歸之物皆受但少
間別有物以回之又固延實曰皮幣與馬

皆陳於庭故曰庭實○問餐禮有容色儀禮謂發氣滿容何故如此曰聘是初見時

故其意極於恭肅既聘而享則川主筵以

此作不爲實見其煎上卑則漸然也

私覲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十

古

節記孔子爲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

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

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

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朱子曰享禮乃其君之信私覲則聘使亦

有私體物與所聘之國書及其大臣○私
覬是所遺之大夫餞以召命行聘享之禮

畢却行私禮參見他國之君也問私覲

何也曰胡氏以爲若聘禮所記孔子所行

者正也當時太夫階於拜君於是不有虞
實族百如享禮然則非正矣故記曰庭實

族百何爲乎諸侯之虞此說是也
雲峯曰氏曰非敬無以盡聘問之禮非和

無以通聘問之禮
新安陳氏曰方聘則專於敬既聘則漸而
和
勉齋黃氏曰此章言出使有三節執圭登
之正也享禮則稍輕私說則又輕矣故其
容節之不同也如此
厚齋馮氏曰據左氏史遷所載恐不無軼
事是書出於門人之親記烏得而疑之
雙峯饒氏曰按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去
魯適衛無十三年適齊事不知見氏何據
而云以上數節必夫子朝見損聘時弟子
隨從見而記之

○君子不以紺緇飾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湯赤色齊服也緇絳
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者飾領緣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十

五

通考吳氏程曰絳古巷反炎紅色練小祥
服以熟布爲之者或作也字非綠俞綸戈
弱二反
弱源以飾練服是絳色練服是小祥後
表服如何用絳色爲飾朱子曰便是不可
疑此箇制度蓋異絳是淺紅色紺是青赤
色揚者字也如今人鴉青也○齊服用絳
三年之喪既葬而練其服以爲飾
雙峯饒氏曰集註本古註說以爲飾
練云源氏古註誤以練爲飾疑當問
新安陳氏曰通取絹切縹是淺絳色歟則
亦多黑必之色古註以縹當縹殊不相似
至於紺近齊服考之註縹亦無明證要之
二色皆似赤非赤其色不正故不用爲飾
與
釋名云紺含也青而含赤色也

紅紫不以爲褻服

禮記集說卷之四

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
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
可知

朱子曰紅紫非正色青黃赤白黑五方之
正色也綠紅碧紫騷五方之間色也蓋以
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爲東方
之間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
碧爲西方之間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
赤白而成紅爲南方之間色以水之黑克
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爲北方之間色以
土之黃克水之黑合黑黃而成騷爲中央
之間色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十

六

朱子曰自隋煬帝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
賜紫次朱次青後世遂爲朝服然唐人朝
服猶著禮服京師士人行道間猶著衫帽
南渡後變爲白衫後來變爲紫衫皆戎服
也
南軒張氏曰紺齊服緇練服不以爲褻服
疑而重喪祭也紅紫間色不以爲褻服無
時而不居正也
慶源韓氏曰朝祭之服禮服也
以爲褻服則不以爲正服可知不以爲服可知不
齊氏曰後世朝祭服綠服緋服紫蓋不特
制度盡變於拓拔總而其色已失其正矣
故集註有微意焉
通考吳氏程曰間色五方正色也如白爲
紅赤黑爲紫雜以二則間矣
釋名曰紅絳也白色之似絳者也紫纁也
非正色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

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

見形以類反

慶新

楊先

音

衫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絺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絺而出之於外欲其

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繡絲是也

新安陳氏曰詩傳蒙覆也繡絲之屬感者家謂加絺絺於表衣之上所謂表而出之也見鄭風君子偕老篇周禮掌葛以時徵絲絺之材于山農疏曰以其為出于山故也月令孟夏天子初衣暑服注云絺絺曲禮云為天子制瓜巾以絺諸侯巾以絺王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皆貴絺而賤絺

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十

七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麕鹿子色白狐色

黃衣以裼裘欲其相稱

朱子曰緇衣羔裘乃純用獸皮而加裏皮如今之貂裘覺軒蒙氏曰按鄭氏云中衣外裘皆相稱也緇衣羔裘之上必用布衣為陽緇衣羔裘是謂便君臣日視朝之服也素衣麕裘視朝之服卿大夫土亦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麕裘黃衣狐裘則大端息民之祭服也胡氏曰古者衣裘不欲其文之著故必加單衣以覆之然欲其色之稱玉藻所謂羔裘絺衣以裼之是也齊馬氏曰羔裘朝服鄭詩刺朝晉詩刺在位是也麕裘聘享之服見聘禮狐裘蜡祭之服見郊特牲

褻裘長短右袂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十

太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趙氏曰此私家所著之裘長之者主溫也袂是裘之袖短右袂者作事便也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既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南軒張氏曰程子云疑上文當連齊而言故曰必有蓋齊日不用當日之寢衣所以

新安陳氏曰裘之上加單衣以禦風見裘之美曰緇加全衣重裘於裘之上以充其美曰褻故玉藻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褻也充美也卑雅曰大曰羊小曰羔羔性羣而不黨又皆純乳象體其德宜施于朝故古者以為朝服說文云鹿子曰羴又曰羴鹿一歲曰羴二歲曰羴三歲曰羴鹿書云鹿之為物善接其類而羴尤出于天性故先王取焉聘禮曰羴裘皮弁○袒而見裘曰裼揜而充裘曰褻素衣麕裘則羴裘之上素衣其正服也黃衣狐裘則羴裘之上緇衣其正者著裘于內而以緇衣覆之謂之裼裼之言露可見之辭所以示美呈好而為飾也

狐貉之厚以居

厚齋馮氏曰曲詩云一之日于貉取彼狐

狸為公子裘則從古固然居不厭溫故取其厚者以為燕服若出則以輕裘為便也

去喪無所不佩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鬴之屬亦皆佩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十

九

九

其他如鬴之屬亦所當有事而不可闕者故雅居喪則可去上喪則無所不佩也
竟軒蔡氏曰按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則否
玉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紱此是明去喪則佩但日無所不佩則又不止於玉又按內則子事父母左玉佩用左佩紛紆刀礪小鬴金燧右佩玦捍管籥大鬴木送鬴貌如錐以象骨為之鬴管皆所以備尊者使令也此是明無所不佩但去喪之時恐不同子事父母之時而紛紆可取人於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簞也也遺刀礪也木燧鑽火也稱其服用則字從人名其器則字從玉

非帷裳必殺之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褻積而旁

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

褻積而有殺縫矣

問褻積恐若今裙製近要有殺也要半下

謂近要者袂半於下面齊也齊倍要謂向

下者闊倍於上面要也不知旁無殺縫如

何恐是深衣之制裳下面是裁布為之近

要者殺縫其小以打半下之法所以旁有

殺縫也朱子曰惟裳如今之裙是也褻積

即是褶處耳其幅自全安得謂近要有

殺縫邪慶源輔氏曰禮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

而人身之要為小故於要之兩旁為褻積

即今衣褶也

變率饒氏曰要半下取深衣篇要縫半下

之語齊倍要取玉藻篇縫齊倍要之語

胡氏曰裳之如帷者上之裳皆然惟深

衣則以布幅裁而不易置之下齊倍於要

三之一不為褻積

新安陳氏曰深衣之裳以布六幅斜裁為

十二幅三分之一皆在上三分之二皆在

下要袂齊闊要不用褻積而旁有斜裁之

殺縫惟朝祭之服惟裳用正幅者不殺之

非帷裳而如深衣者必殺之殺謂要殺於

齊者一半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十

十

十

幅多而闊須著縗屨竹筒以求令寒而乾
身此所謂縗也
白虎通云所以名爲裳何衣者隱也裳者
郭也所以隱形自蔽也○裳下飾以羅
爲表以縗爲裏其色天子諸侯朱大夫素
士玄黃裳之雜色也凡七幅每幅長七尺
三幅後四幅爲兩章縗絲未黼黻于其上
縗即裳按釋名章也謂連接羣幅而爲之

素衣素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李氏曰素裳朝服玄冠祭服用之於吉故
不以弔

南軒張氏曰弔必變服稱其情也
胡氏曰吉凶異服故色之黑者不以弔

慶源輔氏曰誠於哀死故內外如一也
禮記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十

三

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

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

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李氏曰周禮云正月之吉又云月吉讀邦
法皆因吉禮以別凶賓軍嘉兩所謂月吉

也
慶源輔氏曰若未致仕時乃常禮有不必

記
勉齋黃氏曰古人衣服不苟如此蓋衣身

之章也輕用之是輕其身也後世朝祭之
服皆不如古而士君子之服其色其制無

許工天亦明 禮所必謹與皆齊
齊見治天 齊有日氏反則

齊必有明衣布

齊必沐浴浴竟卽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十

三

也以布爲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陳氏用之曰明衣以其致精明之德用布

以其有齊素之心
明衣之袂屬幅而不削明衣之裳前三後

四而不裳積衣之長也下膝與要廣者異
矣裳之長也及足附與無見膚者異矣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如葷遷坐易常處也○

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

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朱子曰不茹葷是不食五辛今致齊有酒
非也但禮中亦有飲不至醉之說

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
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後漢淫續傳續諸洛陽尹興時為尹興時故
英謀反連及太尹尹興時為尹興時故
坐就獄續被掠考訊內尚屬終無異辭母
遠至京師規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絲與續
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進之續雖見考
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對食悲泣
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故曰母來不得相
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為獄吏卒逼傳
意氣續曰因食餉羹識母自調和故知來
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曰
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
之使者問諸調舍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
上書說續行狀帝即赦與等事還里禁錮
終身續以老病卒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十 重

禮記內則謂蒸豚包苦實藟藟藟實藟
藟魚卵實藟藟藟藟藟實藟藟藟實藟
藟腥醢藟藟藟藟藟藟藟藟藟藟藟
包豚殺其惡氣故謂腹實藟藟藟藟藟
也卵鄭氏讀為鯢魚子也以魚子為藟
朱子曰藟非今所謂藟如內則中數般藟
隨其所用而不同
雙峯饒氏曰當看其字其是指其所食物
而言藟之為品非一飲食各有其宜如食
魚藟宜用芥藟食魚用卵藟食藟腸藟
藟藟藟用藟藟如內則所云是也古之制
食者使人食其物則用其藟必有義
不食氣味用宜必是相制不得之則非特
朱子曰一言語一動作一飲食都有是有
非是底便是天理一動便是一飲食如孔子
大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無非天
理即口腹之人不時也食不正也食失任

也食便都是人欲都是逆天理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

食以穀為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為人
合權故不為量但以醉為節而不及亂耳
程子曰不及亂者非唯不使亂志雖血氣
亦不可使亂但決洽而已可也

朱子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非特肉也凡
蔬果之類皆不可使勝食氣
北山陳氏曰聞之老壽者言人得元氣以
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則穀氣
穀氣勝則帶元氣元氣充行者壽夫子不
使多肉勝穀食氣者養生之理當然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十 重

樂記曰酒食者所以合歡也
慶源輔氏曰酒所以為人合歡而人之飲量
各不同也故不預為之量而以醉為節雖
以醉為節而又不及於亂此亦聖人從心
所欲不踰矩之一端
覺軒蔡氏曰集註謂以醉為節或者猶過
疑其或導人於醉也殊不知醉字所以釋
經文之無量而繼之以為節二字而以不
及亂承之正所以戒人之溺於醉也況詩
中如既醉如賓之初筵未嘗不言醉但醉
甚至於亂威儀則為失耳所謂集註一字
不可增減移易者正謂此也
胡氏曰亂者內昏其心志外喪其威儀甚
則班伯所謂淫亂之原皆在於酒是也聖
人飲無定量亦無亂能蓋從心所欲不踰
矩是以如此
新安陳氏曰無量不及亂以夫子則可程
子是決洽而已為限量此學者所當法

學者當以有量學聖人之無量否則恐致亂矣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

康子之藥同意

鄭康成訓沽為惟沽之沽朱子曰沽市皆買蓋從鄭注詩云無酒沽我毛氏註謂一宿酒為沽蓋三代無沽酒者至漢武帝時方有惟沽則沽酒似以一宿酒為是田文曰脯乾肉也周禮曰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事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十

毛

本草云薑味辛微溫久服去臭氣通神明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慶源韓氏曰沽酒市脯不食聖人衛生之要也不撤薑食聖人養生之問也不多食當食者不去可食者不多惟理是從所欲不食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

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此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朱子曰若出三日則人將不食而厭棄之非所以敬神惠也南軒張氏曰公家之祭不宿肉受神惠於公所欲亟以及人也家祭之肉不出三日懼其或敗而起人之慢易非事神之道也故或出三日則寧不食焉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十

毛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為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朱子曰食對人寢獨居故即其事而言之素問五臟生成篇諸脈者皆屬於目諸髓者皆屬於腦諸筋者皆屬於節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肺藏主氣故也新安陳氏曰范說主禮楊說主氣范為優揚亦不可廢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為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新安陳氏曰瓜字本齊論然瓜即菜意重作必為是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十 无

新安陳氏曰古席地而坐置豆於地故置祭物於豆間之地
朱子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也曰必齊如則明無不敬之祭也
勉齋黃氏曰飲食以養生故欲其精然亦能傷生故惡其敗至於失節縱欲無不致其謹焉聖人一念之微莫非天理學者不可以不戒也
慶源輔氏曰養氣體不以傷生聖人飲食之正也窮口腹以快其欲常人飲食之流也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謝氏曰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間纔有不正處便與心不相合心亦不安朱子曰聖人之心無毫釐之差謂如事當慈地微時便便要地微
慶源輔氏曰形於外者雖小不正不處則存於中者密矣
葉氏少蘊曰此句與前不正不食同
葉氏方為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生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為正者也
吳氏曰危坐為跪安坐為居凡禮坐皆謂跪也
雲峯胡氏曰此曰不正不坐後曰必正席一席之微亦致嚴於不與必之二字聖人之心無不正也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十 辛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禮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慶源輔氏曰鄉黨尚齒故其出視老者以為節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

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

孔子居鄒之事

夏官方相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以百練而特難以索室毀瘡方相猶言放獍如今懸頭是也帥與靈同注與讎同馭疫以索室中疫鬼而驅逐之

五、

問子孫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故祖考之精神依於已若門庭戶窻之屬吾身朝夕之所出處則鬼神亦必依已而存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家之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爲天子者這一箇神明是多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惟○問鄉人雖古人此禮節目不可考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十

三

想漢樣亦非後世俚俗之所爲者曰後漢志中有此想亦近古之遺法

尊帝馮氏曰禮記特牲云鄉人禴夫子朝
 服立於阼存室神也以其達陽氣故陽於
 文從示從步以逆疫去難故饌於文從人
 從難莖鄉人之意主於逐疫而先王制禮
 不禁國以達陽氣也禴無通稱也雖出於
 鄭從其事義於數矣而儼然朝服以立於
 阼階外示其敬肅鄉人亦知所止不敢升
 皆以驚室神神亦得以依已而安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朱子曰古人有先禮遣使問人於他邦則主人從背後拜而送之
慶源輔氏曰使者所以將我之命往見其人拜而送之則如親見其人矣不以遠而

此虞已敬也

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此孔子凡以物問遺人于他邦，必再拜而送其使者，所以示敬也。

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

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

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

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

收蓄董矣、必吉之直也、此一節已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十

三

子與人交之誠意

朱子曰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飲食則嘗而拜之蓋今未達故不敢拜而嘗耳已而達焉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南軒張氏曰於此一事之間而得三善焉胡氏曰孟子謂大夫有賜於士而得受於其家此必拜其賜之禮也未達者所用之品所療之病皆不知也一有不宜則疾生焉聖人謹疾不敢嘗也受之以禮而告之以實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
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南軒張氏曰仁民愛物固本朝也方退朝
始問之時惟恐人之傷故未暇及於馬耳
邢氏曰子退朝也人之以退朝知之
吳氏曰廐焚子退朝也人之以退朝知之
馬而傷故問人傷否而已更不問馬記之
所以示教難記家語皆載此事家語云國
左傳疏曰廐焚子退朝也人之以退朝知之
野秋分慶功始藏水寒草枯則皆還廐此
周典之制也
廐馬舍也周禮校人掌領良馬而養乘之
注云四馬為乘三乘為皂三阜為繫六繫
為廐六廐為校此蓋名廐之始也按校人
天子十二閑邦國六閑然則閑廐之制自
周始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十

三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
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
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
故不敢殺也
武問不正不坐豈必賜食而後正之宋子
曰帝固正矣至此又正以為禮也曲禮上

人請入為席矣蓋既升又跪正席豈先為
不正之席至此然後正之哉蓋敬讓之至
耳
雙峯饒氏曰賜食有親當先以奉親夫子
先嘗時已孤故也
慶源輔氏曰所賜既殊所處亦異如繼照
形毫釐不差聖人之時中也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
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為君
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十

三

南軒張氏曰禮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
祭然後祭今於君之祭已則先飯恐君之
客已也必先飯者以食為先也
儀禮云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偏嘗膳
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
俟君之食然後食注將食猶進食膳宰進
食則臣不嘗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卧不能著衣束帶又
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
帶於上也

問疾君視之方東首常時首當在那邊禮
記自云衾常當東首矣平時亦欲受生氣
恐不獨於疾時為然朱子曰當時多東首
亦有隨意卧時節如記云諸席何向請莊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何趾這見得有隨意向時節然多是東
故玉藻云居常當尸寢常東也常寢於
北牖下君問疾則遷於南牖下
雙峯饒氏曰君未視疾容自隨意所適者
但君視則必正東首之禮
慶源輔氏曰一息常存不致廢禮况有疾
而君視之乎加朝服施紳蓋禮之變也亦
禮之宜也然亦必病不能支方可如此
去琴瑟寢東首于北牖下
大夫微縣士

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十

圭

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胡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其死也無父族母
族妻族無旁親主之是無所歸也為朋友
者不任其責則轉於溝壑而已故曰於我
殯此節獨記一日字必嘗有是事人莫知
所處而夫子有是言也古者三日而殯三
月而葬但曰殯而不曰葬則其親者在遠
必計告之未及故也
吳氏曰殯於堂曰殯葬於野曰葬殷人殯
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兩階之上此殯蓋
有館於夫子者歟死而就便殯於其館耳
殯殯曰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殯
館死於我乎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
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此一
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新安陳氏曰車馬不拜義也祭肉必拜禮
也
雲峯胡氏曰此篇集註於義之一字凡三
見之朋友既以義合當殯而殯義也當饋
亦義也義所當為不可辭義所當受不必
拜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十

圭

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儀范氏
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
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
居不容非情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
已申申天天是也

慶源輔氏曰容儀謂奉祭祀見賓客之容
貌威儀也然居家亦自有居家之容所謂
申申天天是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之
極乎莊敬耳聖人德盛仁熟雖寢與居亦
有常則也
厚齋馮氏曰寢所以休息易於放肆也故
肆則氣散而神不聚居所以自如無事乎
容儀也為容則體拘而氣不舒蓋寢而尸
之過於肆居而容則過於拘二者皆非養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也見前篇

南軒張氏曰狎謂與習熟者褻謂見之頻數者洪氏曰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謂不相識者也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謂素所親比者也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十

三

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况其下者敢不敬乎

前漢書鄧食其曰王者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大者人資而生者也商禮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簡民之數詔司寇司冠獄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令戶籍也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於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慶源輔氏曰變色而作謂改容而起以敬也新安陳氏曰主敬客故爲設盛饌客敬主故變色而作若不敢當也怡然當之則爲不敬不知禮矣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猛烈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四書大全辯上論卷十

三

問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如此朱子曰固當常如此但亦主於疾風迅雷甚雨若平風雨也不消如此問當應接之際無相妨否曰有事也只相應王氏曰迅雷風烈天之威也天子當自察於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察於國士庶人當自察於身恐懼脩省何可已哉

○升車必正立執綬

綬挽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綬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慶源輔氏曰正立則身不偏倚執綬則不忘有事范氏所謂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皆得之新安陳氏曰古人乘車必立惟老人安車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南軒張氏曰三者非獨恐其惑衆也蓋以其非在車之容故耳

无

謹之非勉而能蓋動容周旋自中乎禮其見於乘車者如此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人濟名邦

開苦
壁反

見形 句反

小 新 聚
反 紀 反 詐

事而發故以爲有闕文也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勇共
反九
嗅用
許反
又又
反居

子路不達以爲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

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憂謂雉

四書大全辯
上論卷十

中

記所聞以俟知者

問陳而孔子行魯受女樂而孔子去卽此義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伊尹俟湯三聘

四書大全辯論上論卷十

聖

而後出即此義也古人所謂三善養老
 辭而退雖相見會聚之間猶謹諸此見
 止久速之際乎賈誼賦所謂鳳縹緲而高
 逝今夫固自引而遠去此即德德舉矣之
 意又曰鳳凰翔于千仞今竟德舉而生之
 此即翔而後集之意也後世如漢穆生以楚
 王戊不設醴而後集之意也後世如漢穆生以楚
 新安陳氏曰此章文義畧不順而意亦可
 通色舉翔集即謂雉也夫子見雉如此曰
 此山橋邊之雉其見幾而飛而翔當而下
 時哉其時也蓋謂時當飛而翔而翔而下
 皆得其時也蓋謂時當飛而翔而翔而下
 之夫子不食三嗅而路不悟以為時物取雉供
 人也雉一食三嗅而路不悟以為時物取雉供
 之去就何可不得其時哉若移山梁雉子
 一句冠於此章之首則辭意似尤明云

蔡氏曰士之脩於身行乎族里者至鄉黨
 而脩立乎朝行乎天下者自鄉黨而出此
 篇所係不亦重乎夫子萬世之標準也此
 兄宗族之間若臣朋友之際莫不曲盡其
 道非肩肩於其間也蓋其理一理然而泛
 曲當人見其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一言語
 一容貌一舉動無不合也若曾子一貫之說
 盛禮恭自不期而合也若曾子一貫之說
 與此篇相發明學者可不思學孔子以自
 立於鄉黨哉

通考董云曰共者向也眾星共之子路共
 而立皆向之義嗅依是劉註蓋古字如此
 若以嗅為嗅食之嗅則夫子之不食何待
 於嗅此以常情料聖人也夫子平日珍在
 不能自適道大而不見容厄於陳蔡宋衛
 屢矣春秋之時非夫子之時也文章可聞
 適足以立天下之非故於春秋以作使麟
 於終於發麟詳出非其時春秋以作使麟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十終

隱其德匿其形又安得而獲之夫子感麟
 與歎惟同意學當當參看
 臨川吳氏曰山梁雉字亦篆文之誤也
 上三嗅而作當說作理不宜采入集註
 芭山張氏曰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五

明

張自烈 如南汚損缺失責令賠補
張自熙 定

先進第十一

此篇多評弟子賢否凡二十五章

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

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趙氏曰評其賢則能者勸評其否則不能者勉無非教也然此篇稱賢者三倍於否亦足以見賢之衆矣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一

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

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

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朴而以爲野人

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

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

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朱子曰禮樂只是一箇禮樂用得自不同如升降揖遜古人只是誠實行許多威儀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

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慶源輔氏曰時俗易得逐流而徇末聖人常欲損過以就中聖人之所以轉移時俗者其過化存神之妙雖未易窺測至於損過就中之用則有不可易者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一

二

問孔子從先進是夫子無取於文也然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夫子又從之何邪潛室陳氏曰從先進是夫子欲復文武周公之舊即從周也文必似周公之舊方可從之魯即從周也文必似周公之舊方可從之周末文弊已不足爲文矣從周者三代損益之勢當然從先進者周末文弊救之當然並行不悖
問夫子用禮樂而從先進是欲從質邪抑欲文質之得中邪雙峰饒氏曰聖人之道無適不中用禮樂而從先進在當時則爲崇質在理則爲適中
新安陳氏曰文武周公監夏殷之禮而損益之夫子稱曰郁郁乎文蓋謂其文質得中即彬彬之文也此周盛時之文即先進之所從事者此章從先進之云正是厭周末之文過其質而欲從周盛時文質得中與從周之言初不相妨而可互相發從周正是欲從先進耳

通考宋氏公選曰先進於禮樂因論其文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一

三

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問何以知其爲弟子所記朱子曰吳氏例云凡稱名者夫子之辭或弟子師前相謂之辭稱字者弟子自相謂之辭或弟子門人之辭或以此章盡爲夫子所言者考之不審也
朱子曰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爲行言德則行在其中德行是兼內外貫本末全體底物事那三件各是一物見於用者也
○問德行不知可兼言語政事文學否曰當就這項上看如顏子之德行固可以備若他人固有德行而短於才者○問四科之目曰德行者潛心體道默契於中篤

志力行不言而信者也言語者善爲辭令者也政事者達於爲國治民之事者也文學者學於詩書禮樂之文而能言其意者也夫子教人使各因其所長以入於道然其序則必以德行為先誠以躬行實造具體聖人學之所貴尤在於此非若三者各勉齊黃氏曰四科之目因其所得而稱之

舉其最優者爲言也
雙峰饒氏曰聖門之教有大綱領有小條目小條目如長於政事者與言政事長於文學者與言文學是也如今人能文者告之以作文之法曉事者告之以處事之法此是各因其材然本領不正能文者無緣做得好文章曉事者無緣做得好政事又須示之以大綱領使之治心脩身從本領上做將來

慶源輔氏曰夫子之門如此十人者固高矣然受業身通者凡七十人則豈獨此十人可名爲哲哉故程子引曾子以爲證而斷十哲爲世俗之論所以教學者使未於聖人之門不止此十人也
新安陳氏曰曾子哲之子是時尚少不得與陳蔡之從故不在列又如若有若雖賢亦以不從此行而不在列焉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一

四

雲峯胡氏曰德行即孟子所謂有成德者言語政事文學即孟子所謂有達才者然孟子於成德之上有如時雨化之者集註所謂顏曾是也如此見論語四科不過門人所記而孟子五教又能發門人之所未發
通考仁山金氏曰曾子傳道有若似聖人公西赤之才勝宰我淵臺或明之才亞於子路子羔之才次於閔子樊遲之才亞於冉有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子賤之政原思之宗其他諸賢未易枚舉開元禮既拘

十哲之數其後顏子升伯而以曾子補十哲是矣曾子升伯而遂以子張備十哲可乎景定之禮以顏曾思孟為四哲前次議者猶以顏路曾皙伯魚在下列為未安則亦復古之制而已古者賓客之制前為堂而後為室宗廟之祭先室而後堂事而序之禮先獻酬而後燕禮今二小之祭先用饗禮性幣旅饗享先而南面於堂以顏曾思孟伯繼用燕禮筵豆簠簋奠先聖而東面於室以顏曾思孟伯繼用燕禮筵豆簠簋奠餘從祀雖東面夾室可也焉斯為得之其或曰當時孔子在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而如陳遂入蔡陳蔡連界而近楚楚昭王聘之陳蔡大夫發徒圍之孟子所謂君子厄于陳蔡之間者也又孔子凡兩次適陳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一

五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義理昭融同不因人之問而後有所知亦不以人之不問而遂有所疑顧豈有待於學者之助哉然疑而問問而益得以發其精微若子夏之起予則亦不能無也胡氏曰以非助我而言似有不足於顏子

聖問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一

六

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吳氏曰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語者之誤勉齋黃氏曰父母昆弟之言或出於私情人無所非問於其言是為公論夫子所以稱之慶源輔氏曰父母昆弟稱其孝友者固有之矣然或溺於愛蔽於私則誠否未可知知也至於人皆信之無有間言則誠著而德彰矣胡氏曰按韓詩外傳閔子早喪母父再娶

生二子繼母獨以蘆花衣子嘗父之欲
逐其妻子嘗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
母得免逐其母聞之待之均平遂成慈母
今誦其言謂然則但之意溢於詞表故內
外無有異詞也

雲峯胡氏曰孔門豈獨閔子為孝而夫子
獨稱之他人之孝處人倫之常閔子之孝
處人倫之變處變而不失其常此夫子所
以稱之歟

新安陳氏曰夫子惟稱其孝集註兼及於
友者蓋友于兄弟就昆弟之言見其友也
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
矣乎蓋孝友一理孝者必友不友則非孝
矣只觀三子單之語友之實可見則非孝
必訓非只訓別異自明白外人稱之不異
於父母兄弟之言非孝友之實稱中著外
能如是乎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於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一 七

孝閔子以德行稱亞於顏子宜哉
通言朱氏公遷曰此孝即其孚於人者而
稱之見稱於天下為武周之孝見稱於衆
人為子鵠之孝見稱於宗族為士之次者
之孝德行有大小故其孚於人者有廣狹
也
或曰本文只說無間于父母兄弟之言耳
若就中填出許多後母仲李等語舉其子
而罵其父母兄弟失聖人渾然口語矣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
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
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

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
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
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
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家語弟子行篇云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
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宮綽之
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與士
未子曰南容三復白圭不是一旦讀此乃
是日日讀之玩味此詩而欲謹於言行也
雙峯饒氏曰表與裏對實與華對言為表
而行為裏行為實而言為華各舉其一以
互見免於刑戮只是不以輕言妄動取禍
苟免
若當言而言雖箕子之囚比干之死豈容
苟免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一 八

林次崖曰謹言則行在其中范註謹其言
必能謹其行稍差謹言是必度其可行者
方言不可行者決不言故曰行在其中子
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有子曰信近於義
皆謹言之事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
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
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
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慶源輔氏曰聖人一言之間輕重之等則
有截然不可亂者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槨外棺也請爲槨欲賣車以買槨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一 九

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葬可以無槨駟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說
說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一 十

問以弟子之年考之則回之死先於鯉故有以鯉也爲夫子之設言者信乎朱子曰以人情言之不應如此且王肅信家語最篤而亦以此爲年數之錯誤今安得固守而必信之乎南軒張氏曰聖人正大之情天地之情也鯉雖不可以並淵然在已則子也無槨則亦已矣淵雖賢而父之葬子也亦稱家之有無而已又何必強爲之槨乎夫子視淵固猶子也不得舍車於鯉則亦不得舍車於淵矣厚齋馮氏曰伯魚聞詩聞禮未爲不才視禮檀弓篇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使子貢說駟而賻之駟馬曰駟賻也助也助喪用也王制曰命服命車不躬於市問命車朱子曰記禮云大夫賜命車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子天喪子

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顏黃氏曰顏子在則夫子雖亡而不亡以道存也顏子死則夫子雖存道固無傳

終亦必亡而已矣故以顏子之死而為已之喪也
 新安陳氏曰夫子之道賴顏子以傳者也顏子死則道無傳孔子他日雖死而不死仁故不謂天喪而曰天喪予良可悲矣
 洪氏曰孔顏一體也何何敢死予在故也天喪予曰死故也
 雪峯胡氏曰夫子上接文王之傳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然則道統之絕續皆天也
 芭山張氏曰存新安說則勉齋一條宜刪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一 士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

皆性情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勉齋黃氏曰以夫子之聖而得顏淵蓋將相與講明斯道以示天下後世其為助大矣不幸而短命死焉夫子安得不與喪予之嘆而不自知其為慟邪
 新安陳氏曰親不自知其慟若過也然哭顏淵而慟非過也其哀之發而中節者歟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禮檀弓篇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
 潛室陳氏曰喪禮固有分亦須兼稱貧富固有分雖得為而貧不能舉禮者故云稱家之有無分不得為者不在此限孟子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兩言最盡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新安陳氏曰蓋顏路以請車為梓觀之勢顏路聽之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一 士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嘆不得知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南軒張氏曰顏子在聖門門人莫先焉故於其喪門人記夫子所以處之者甚詳仁之至義之盡也

勉齋黃氏曰門人欲厚葬尊賢之情也子曰不可安貧之義也蓋不以情勝義所謂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也喪予之嘆有慟之哀非厚於顏子也為道也請車却之厚葬責之非薄於顏子也為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

慶源輔氏曰此與請車弗從事異而理同顏路請車為梓溺於愛也夫子不遂許之裁以義也夫子責門人之厚葬蔽以理也

葬路從而聽之牽於私也聖庸之所以今天理人欲之閒而已雲峯胡氏曰無臣而為有臣非理也豈所以葬夫子家食而厚葬非理也豈所以葬顏子蔡虛齋曰厚葬兼棺槨說或曰棺槨是殯非葬也此說非不知死葬之以禮此句內有殯意在不成只是葬理也又與葬字喪具稱家之有無不合可見棺槨在內葬之一字兼衣衾棺槨墳墓說○看此一章書須以曾子易簣事來參看蓋聖賢於道理直是要無纖毫之遺憾君子愛人以德意猶未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四書太全辯下論卷十一 士

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

以深告之也

通考南軒張氏曰合言之來而不測則為神往而不返為鬼分言之天地山川風雷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神考祠享於廟皆曰鬼就人物言聚而生為神散而死為鬼就一身言魂氣為神體魄為鬼朱子曰反只是推轉來謂推原於始却折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頭之意慶源輔氏曰死生者氣之聚散耳尚不能推原其始而知氣聚故生必不能反要於終而知氣散故死也新安陳氏曰深意在二所以字易繫辭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對焉知正後子路循其序而不躐等也新安陳氏曰由明而幽由始而終則為有

四書太全辯下論卷十一 古

序未能事人而先欲事神未知生而先欲知死則為躐等易繫辭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朱子本義曰通猶兼也晝夜即幽明死生鬼神之謂問一而二二而一是兼氣與理言之否朱子曰有是理則有是氣有是氣則有是理慶源輔氏曰晝夜者氣之明晦也死生者氣之聚散也故晝夜之道即死生之道也明則有幽聚則有散理之自然也一而二不同二而一者雖是幽明始終之不同而其理則未嘗有二也潛室陳氏曰死生人鬼雖幽明之事了不相關然天地間不過陰陽聚散屈伸聚則生散則死理為神屈為鬼有聚必有散有伸必有屈理一而分則殊分殊而理則一非微昧不可究詰之事也

四書太全辯下論卷十一 主

新安陳氏曰告之以所當先能先知者是即所以深告之
朱子曰事人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如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闕亦安於死而無愧矣○事人如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其所當事者事鬼亦然苟非其鬼而事之則謬矣○問未可知生焉知死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則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來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者須要一一盡得這生死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矣○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日

音反新保見音開
諸樂與行前義似

四書太全辯下論卷十一 主

然人死氣雖終歸於散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社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可感通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生必無是理也至伯有為厲伊川云別是一般道理為其人氣未盡而強死自是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
雙峯饒氏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如人有箇父母活在這裏尚不會奉事得死後如何會奉事
蔡氏曰事人鬼以所能之事言知生知死以所知之理言
通考朱氏公遷曰子路問事鬼神舉其祭祀之鬼神言而夫子之不語者是鬼神之妙也

○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朱子曰閭閻者外和內剛德氣深厚所謂和悅而諍者也侃侃則和順不足而剛直稍外見矣前篇之訓罔亦如此○冉有子貢侃侃如也侃侃剛直之貌以二子氣象觀之則之達求之藝皆是有才底人大凡人有才便自暴露便自然有這般氣象

說破

目錄

字郎

入舍

大

爲人

有軒張氏曰孔慳被劫子路死之若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然其從孔慳如擇之不善不幾於不得其死乎若此于可謂得其死矣然則求其害仁者謂之不得其生可也子路雖不得其死與此類回不可同日語矣

新安陳氏曰夫子初謂由不得其死然只如平常說死非正命之謂未說到不得死所處先儒云慷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此是後來處死之得失使子路能因夫子警之而變其粗厲之氣習使夫子之言不中上也若能審義而仕以義而死則死得其教不可謂之不得其死矣而子路終不能也惜哉

四書大全辨下論卷十一

通旨朱氏公遷曰此以氣象言餘如不達如愚是顏子之氣象堂堂乎張也是子張之氣象與此類同皆氣象見於容貌之間者也又顏淵季路侍一章見二子之氣象見於言辭之間者如此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一章見四子氣象見於言辭之間者如此然浴沂詠歸有高明廣大之氣象朋友共敝有勇知方有敦厚質實之氣象顏淵之氣象則近於孔子之自然冉有公西華之氣象則亞於子路之篤實者也

魯人為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為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晉爭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如仍舊貫之善

南軒張氏曰先儒謂長府為藏貨財之府貨財之府無故而改為得無示人以崇利聚歛之意乎故閔子以為當仍舊貫而不必改也慶源輔氏曰古人改作必不得已者也改作府藏意必可已而不已者故子騫以是諷之

子曰夫人不言必有中

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南軒張氏曰有中中於理也雙峯饒氏曰觀此章可見閔子問問之氣象始言仍舊貫如之何辭氣雍容似有商量未決之意此和悅意也繼之曰何必改作則有確乎不可易者此諄之意也長府之不必改作人咸能言之夫子所以稱之

四書大全辨下論卷十一

者不特取其言之當理亦喜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有德之言也新安陳氏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即此長府也改作之事經傳不載使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溥矣閔子本不尚言語而言必有中惟有德者能有此言也專事言語者其言未必雍容簡當如此

蔡虛齋曰仍舊貫二句只是一連串意無有始而商量未決繼而確乎不易之意但其辭從容而厲皆先輕而後重如答季氏使者亦然也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芑山張氏曰正介甫知改作之勞民傷財而不知新法之虐民窮國此讀書不通徹處朱子承其言入集註所謂不以人廢言者也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四書大全辨

下論卷十一

三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與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著所義正事能且謂苟
推門經非之辨司難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四書大全辨

下論卷十一

三

荀子曰君子行不貴苟難雙峯饒氏曰觀答問交一章及曾子稱其堂堂可見子張才高意廣觀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可見其好為苟難觀先傳後倦章可見子夏能篤信聖人之教而謹守之觀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之言可見其規模狹隘朱子曰二子合下資質是這模樣子張常要將大話蓋將去子夏便規規謹守看論語中語蓋將去子夏便規規謹守看論語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此說話固是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這是大賢以此孔子告子夏如云無為小人儒又云無欲速無見小利如子夏自言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之類可見二子晚年進德雖不可知然子張之語終有慷慨激揚之氣子夏終是謹守規矩也

聖人非不知
其然也

愈猶勝也

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為至，賢知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一

三

言也以才質論之，則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以義理論之，則過與不及，皆為失中。而於道均為未至也。慶源輔氏曰：過不及，生乎氣稟之偏，中則與不及也。初焉毫釐過乎中，與不及乎中，而不知所以自抑，則過者愈過，不及者愈不及。積之至久，則相去不啻千里矣。新安陳氏曰：集註不過引中庸賢知愚不肖之說，以發明過猶不及之意，非指子夏為愚，不肖也。正文之意，只言過不及均失中耳。聖人之教，以下本文未有此意，說聖人造就二子，而欲歸之中道，乃此章言外之意。○曰：過猶不及，只就過不及論道理，不是。○師商論人品，此處不宜露出中字，聖人亦甚含蓄，須體貼說。

之其如責也伐并
攻嚴攻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求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為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一

舌

慶源輔氏曰：師道尊嚴，而朋友親暱，理固然也。聖人愛人終無已，天地之心也。雖絕之而猶不忘乎愛，雖不志乎愛而事之當絕者，又不忘已此仁之至義之盡也。新安陳氏曰：泛觀鳴鼓攻之，似是惟罪責棄絕之耳。集註謂猶使門人正救之於嚴厲之義，氣中有愛厚之仁意焉。孔子之心，微朱子其孰能知哉。

四書大全下論卷十一 孟子

孟子曰使能反身脩德則知吾身自
貴而不急於仕矣
曰人最怕資質弱若求之使却是自
不如此云可使足民而反為季氏聚斂
之徒只緣其心術不明他處所在都自
知此又按不出一向從其惡○問冉求學
於夫子於門弟子中亦可謂明達者今乃
為季氏聚斂何邪曰冉求之失不待聚斂
而後見自其仕於季氏則已失之矣當是
時建官重任皆為公族之世官其下則尺
地一民皆非君之有士惟不仕則已仕則
未有不仕于大夫者也使求仕於季氏能
勸之其強僭而忠於公室則庶乎小貞
之吉矣今乃反為之聚斂是使權臣愈強
而公室愈不振也故孟子以無改於其德
而賦粟倍他日言之蓋不自知其學之未
至而以從仕為士之常是以流廢而至此

四書大全下論卷十一 孟子

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
訪焉季氏卒用田賦左傳與公十一年亦
載此事所謂富於周公者此也夫季氏欲
變則公之生以自富其心固不安於君子
之義而使冉有問之冉有自止之可也然
然問孔子之言以反命而力止之可也又
去反為之宣力而不辭此夫子所以切責
之也
雲南胡氏曰春秋於為長府不書必問子
阿之罪則矣朱子以冉求之失不徒見
於聚斂而已見於冉求之失不徒見
之得豈不在於辭費宰之初微
蔡虛齋曰范氏冉有以政事之才施于季
氏此句最好蓋嘗因是推之荀彧以謀略
才敏施之劉裕皆失其所施故易曰離利
或曰季氏富于周公周公指魯也猶諺云
敵國富也周公宜富之說殆非至論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
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
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
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為人矣
家語弟子行篇高柴自見孔子出入於戶
未嘗越履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啟蟄不殺
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是高柴之行也○致思篇蒯瞶之亂季羔

逃之走郭門守門者曰彼有缺季孟曰君
子不貽笑曰彼有資季孟曰吾子不貽笑
曰如比有室季孟乃入焉
朱子曰不徑不實乃安乎無事時可也若
當有室至患難如何事守此以候其變此
朱子曰以爲愚觀聖人欲服過宋以守不徑
不實之說不爲然子孟也守得定若更
學到通變處盡好正緣他學有未盡處○
柴也足箇謹厚底入不曾見得道理故曰
愚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魯
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辨不
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爾故學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一

老

以誠實爲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
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朱子曰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他不肯放過
直捷捱得到透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畧
綽見得些小丁便休今一樣教底見得容
易更不難堅牢到底捱得到畧曉得處便
說這事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舍
若這事看未透直是捱得到盡處所以竟
遂見得透徹實會不得便放下了如
何得通透終於魯而已○若是魯鈍者却
能守其心事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
上落下多下專一○曾子遲鈍直辛若而
後得之○問參也魯魯却似有不及之意
曰魯自與不及不相似魯是質朴渾厚意
思只是鈍不及底恰似一箇物事欠了些

師也辟

辟辟

慶源輔氏曰遲鈍者不能便明了須用工
夫方透聰明者所見雖快猶淺淺方涉
其藩而自謂入其與者多矣曾子之資魯
鈍初若難入而求之不致有易心故其誠
篤而無始終作輟之殊所以其造反深也

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慶源輔氏曰子張務外留意於容儀

由也彥

彥彥

彥彥粗俗也稱彥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
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一

夷

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
章之首而通爲一章

慶源輔氏曰由粗俗夫子嘗以爲野
南軒張氏曰愚則專而有所不通魯則質
而有所不敏辟則文煩彥則氣俗此皆其
氣質之偏夫子言之使之因所偏矯勵而
擴充也
問榮惠參魯師辟由彥此乃生質之偏如
此夫子言之所以欲四子充其偏而歸於
中也然參竟得道統之傳何也勉齋黃氏
曰愚者暗辟者少誠實彥者粗俗若夫魯
則質厚而已未嘗不明未嘗不誠實未嘗
粗俗比之參子已爭些現質厚者爲之難
一爲之則確實下正直用力到底如弘毅
如易簣筆處皆可見安得不傳道邪如教
慶源輔氏曰愚者知不明魯者才不敏便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四書大全

下論卷十一

无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
貧竄動心而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
近道又能安貧也

慶源輔氏曰此與易大傳其殆庶幾乎同
問集註中言近道又能安貧又字似作兩
截蓋樂道故能安貧而安貧所以樂道也
朱子曰世間亦有貧美而安貧者皆以爲
知道可乎○空爲匱乏其說舊矣何晏始
以爲虛中受道蓋出老莊之說胡氏嘗非
之謂聖人之言未嘗有是屢而有間是頻
復耳方其不空之時與庸人矣遠哉且下
文以子貢貨殖方之尤見舊說之不可易
也
薛室陳氏曰第說屢空到此境界不改其
樂是幾於樂天之事以此說顏子事理平
實與下文貨殖不相反而地位峻絕

許則遺其內則俗則略乎外遺乎內則誠
不足略乎外則文飾不修此四子情實之
處也夫子所以言者欲使之以自覺以治其
偏而歸於中
厚齋馮氏曰柴參近道而柴欠疏通參欠
明敏師而過中而師欠誠實由欠精審
雙峯饒氏曰四者皆指其所偏唯曾子能
於偏處用工故後來一貫之雅至鈍反成
至敏問偏於鈍者如何用工曰人一已百
八十已千而已
范山張氏曰廖粗俗也非此學乎外觀靜
軒廖則氣俗可見輔氏專就畧乎外言未
確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中夫

四書大全

下論卷十一

无

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
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
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
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
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爲此
矣○范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絕而不
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
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爲心則是不能
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
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
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史記言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貨法云廢
舉停貯也與時逐時也物賤則買而停貯
貴則逐時轉易貨賣
新安陳氏曰貨殖是不如其安貧不受命
是不如其樂道
程子曰貨殖便生計較纔計較便是不受
命不受命者不能順受正命也
葉氏曰或者不喻乃謂子貢真好利者夫
使進學孩圃夫子猶以爲小人豈有子貢
而無一言以正之乎
慶源輔氏曰不受命而貨殖非樂天也億
屢中非窮理也人能樂天安命則心與

四書大全

下論卷十一

三

一自能發言中理不待億度若億而後
中雖其才識之明亦幸而已其曰屢中則
不中者多矣
左傳定公十五年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
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
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
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
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
月相朝而皆不虔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
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
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此年公薨哀七年師
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夏五月壬申
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
者也
問回也其庶乎屢空大意謂顏子不以貧
寡動其心故聖人見其於道庶幾乎不
知貧富之定命而於貧富之間不能無留
情故聖人見其平日所講論者多出億度
而中朱子曰看文勢也是如此但顏子於
道庶幾却不在此聖人謂其如此益見其
好子貢不受命也在平日聖人亦不因其
貨殖而言
勉齋黃氏曰夫子之論回賜一則言其得
道之不同二則言其處貧富之有異蓋舉
兩事反覆言之貨殖則不如屢空億中則
不如其庶也
雙峯饒氏曰此章與前章不同前章是指
氣質之偏此章是言二子造道與用心之
異庶乎與億則屢中封造道之異也屢空
與不受命貨殖對用心之異也子貢好方
故以顏子與之並言欲其以此自勵也
考朱氏公還曰賢哉回也回也此自勵也
空皆謂其所能而稱之顏淵子路子夏
子貢皆為以理自守者然守之近於自然
其能者子路也守之嚴而

附此
見時以
說之
際不可

四書大全

下論卷十一

三

不免以已方人者子貢也是其所守者雖
同而其氣象不同則如此
蔡虛齋曰貨殖生也非其蓄心于
生計則貨殖不生殖與屢空正相反非謂
殖那貨也殖聚也屢空是因回之貧而見
其安貧貨殖是因賜之富而見其求富屢
空只當貧字貨殖只當富字○註內子貢
不能如顏子之安貧屬屢空以樂道屬庶
貧說不可以安貧屬屢空以樂道屬庶
○子貢既不能安貧屬屢空以樂道屬庶
但不可分說上文近道安貧此二句道子
貢之不如顏子處是言其短下句却舉他
長處說勉齋之說未穩○屢中須看屢字
才質之敏而科事耳與言必有中不同彼
以理言此以事之成敗言出于料者也彼
非以料中也○饒氏造道用心之說似未
害然全依他說則是以不受命貨殖對屢
空以億則屢中對其庶乎似大拘耳聖人
亦是信口說出未嘗立字骨也細思自覺
煩碎
芭山張氏曰蒙引說甚確屢空貨殖宜依
註邾京山云空者大虛之名惟道集虛屢
空即夫子空空絕四之類告往知來開一
知二何異貨殖猶後世智囊書簾之寶億
意度也不以虛令而以億測多一意見便
增一障蔽終為貨殖之家而已此說與蒙
引異不可從○虛齋分別億則屢中言必
有中此論其精但云彼以理言此以事之
成敗言便早甚如言必有中看破仍舊改
作的利害亦是見得那事勢成敗處因執
玉簪仰而知死生存亡此際却是子貢看
得道理明白特其中不無有意無意天
公私淺深之別耳從分事理說非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已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新安陳氏曰孟子曰有諸已之謂信此已
是進信一步而說善人矣

下論卷十一

三

問善人之道曰如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之類又問如太史公贊文帝爲善人意思也是曰然只爲他截斷只到這裏不能做向上去所以說道不依樣子也自不爲惡只是不能入聖人之室問善人者未能有諸已乎南軒張氏曰不能有之則安得善然所謂有諸已者則亦有淺深故善人謂其不能有諸已則不可謂其盡夫有諸已之道則亦未也慶源輔氏曰質不美則不可謂之善人然質美而好學則進進不已雖大與聖可以循至又不止爲善人而已也雙峯饒氏曰上一句是善人之所以爲善人下一句是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所以不踐迹以其天資之美也所以不入室不能進於聖賢之奧以其無學問之功也通考朱氏公遷曰自賦質而言善人生質雖美然必學而後可以入道也自進德而

事善人有恒者皆有入道之資此其所以爲可取也

進而不已有天資而無學力以充之則

蔡虛齋曰。註中雖字然字。似不必用來替。

聖人論語是朱子解書意者用以替聖人說則聖人是評論他話不見是答子張問善人之道。

或曰就善人一時規模說非謂他究竟不能入室○迹者所由入居室之路也○若迹

之不踐焉。能凌空而往乎。師好高遠。夫子以此警之。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如字

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爲君

下論卷十一

毒

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入也、

言指論字貌指色字

程子曰論篤言之篤厚者也取於人者惟言之篤厚者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未

乃可知也。不可以論篤遂與之必歎其行事。

雲峯故曰君子者有德必有言中魚實
外自然篤實色莊者有言不必有德外篤
實中未必篤實

雙峯饒氏曰上言論篤下以論篤分君子與色莊論篤亦可謂之色莊乎蓋色字所

該甚廣凡形於外者皆可謂之色經傳中
有專指面色言者色溫是有該貌而

言者巧言令色是也有該言貌而言者此
章色莊是也有該言貌行事而言者色取

仁是也。問色取仁如何。見得該行事而言曰。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廉即所謂色取也。
凡言說。篤實貌亦在其中。色莊只是言。色偽為于外者。言亦色所在。一頓一咲。皆色也。
○君子者。心口如一。色莊者。心與口違。君子有德者。必有言也。色莊者。有言不必有德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一 三

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關耳。若冉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為者。逡巡畏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

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胡氏曰。勇於行者。使之有所稟。則行必審。行之不勇。者不專。勉其行。則愈流於退。漸專。勉其行者。非不稟命於父兄。稟命自其所必能。不待教之耳。

新安陳氏曰。由求之問。未必同時。亦未必互問。問同。答異。亦偶見而疑之。非其能問。則聖人造化二子之心。誰知之哉。前師商執賢章尹氏所謂聖人之教。即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之說。與此章參看。正可相發明云。

芒山張氏曰。總是成就他。一面行。一面退。之亦寓進。原只是他兼人。不是退他。行也。註稟命。須活看。只箇中將父兄作準。則行時。嘿加付度。不率爾憑臆妄行耳。按郝京山論語詳解云。善行不同。有父兄得主者。亦有父兄不得主者。子路好勇。子曰。君子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一 三

義以為上。此何必問父兄。冉有與朋友之。栗五秉。有父兄在。亦不可直行。非謂君子正心脩身。皆須稟命父兄也。聖教兩端。言此論甚正。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何敢死。

女音

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况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而已。即

許友以死則如此義何曰有可者遠行
虎之譬也有不可者如游俠之徒以親
戚之乃爲人報仇而殺身則亂民也
顏路在顏子許人以死何也朱子曰事

毛

既亡乃爲人報仇而殺身則亂民也
顏路在顏子詩人以死何也朱子曰事

美

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此可以相發明。
謝氏說恐未然。蓋死非難。處死爲難。故

孟子若不幸而遇難，回便當一死矣。既
金則曰：可以不死，又安敢輕擲一死哉？
看來只是不敢之敢，設回當日違指其生
則為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矣。故曰：子在
回何敢死？惟我與爾有是夫，此足證矣。如
郝京山曰：惟我與爾有是夫，此足證矣。如
由求輩勇怯過當，進退失中，故記此于由
求之間。韓退之以敢死作敢先，非也。死字
有深味。朱註引胡氏一懼迂濶之論，如請
討復讐，甚為無稽。聖人若死賊手，何足為
聖人？夫子方自信匡人無如子何，而世儒
却擬匡人殺夫子，是何等猥褻之見。春秋
無天子，何得有方伯？此類子開戶添巷所
不願見者。今年為匡人作亂，從顏子請與
師，明年又為衛輒拒父，聽孔子告往討，是
必仲尼顏子為天子方伯乃可，此等議論
真同畫餅。
或曰：吾以女為死矣，驚喜之詞，非意料之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一 堯

語子在。非天不死夫子也。夫子自不以匡
人之難而輕死也。此處正以能不死為道。
若三子不在，回敢不死，大謬。吳氏說不必
從。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與平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
之。

慶源輔氏曰：二子以聖門高弟而仕於李
氏，雖視顏閔為嫌，然其德望才業固非常
人。比季氏之家，其必知所尊敬矣。故子然
以此自多而致問也。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出處
之已

慶源輔氏曰：季然自多其家得臣二子而
致問，則其言色之間必有矜大之意。且大
臣既非家臣，所可當而二子又不足以盡
大臣之道，故特輕以抑之。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
行已之志。

朱子曰：不可則止不合則去。
勉齋黃氏曰：以道事君，謂審出處之宜，盡
責難之義，必守我之正道，而不容悅以苟
順君之私欲也。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一 罕

勉齋黃氏曰：大臣者異乎羣臣而超乎其
上者也。具臣者等乎羣臣而混乎其中者
也。以道謂審出處之宜，盡責難之義，不可
謂進不以正，言不見從，此大臣之所以異
乎具臣也。

曰然則從之者與與平

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為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
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漆許
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

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
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
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
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
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
矣

四書大全

下論卷十一

聖

問孔子言由求爲具臣曰弑父與君亦不
從也由求如是而已乎龜山楊氏曰弑父
與君言其大者蓋小者不能不從故也若
季氏旅泰山伐顓臾而不能救之之事是
已又問然則或許其升堂且皆在政事之
科河也曰小事之失亦未必皆從但自弑
父與君而下或從一事而不得爲不從若
弑父與君則決不從矣進此一筆便爲大
臣如孔孟之事君是也故孔孟雖當亂世
而遇庸暗之主一毫亦不放過
問仲由冉求氣質不同恐冉求未必可保
仲由終是不屈朱子曰不要論他氣質只
這君臣大義他豈不知聖人也是知他必
可保然死於禍難是易事死於不可奪之
節是難事纔出門去事君這身已便不是
自家底所謂事君能致其身是也如做一
郡太守一邑之宰一尉之任有盜賊之虞
這不成休了便當以死守之亦未爲難惟
卒遇君臣大變利害之際只爭些子這誠
是難
南軒張氏曰弑君父不從何必由求而能
之曾不知順從之臣始也惟利害之徇而
已履霜堅冰之不戒馴習蹉跌以至從人
弑逆者多矣如荀彧劉穆之之徒始從操

四書大全

下論卷十一

聖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扶
下同
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
以害之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於出公未爲之死求於伐顓臾惟知爲季
氏子孫憂於父子君臣之義能精察之否
乎夫子於此實欲折季氏之不臣故許由
求爲死節之臣耳
蔡虛齋曰以道事君謂不以容悅事君不
去之此兩句自相連帶註亦要看得清

者小矣者不語
子路見多知而

而口人後焉本
言給以蒙用前

厚齋馮氏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
聞子羔將為成宰遂為衰蓋子羔重厚有
德足以化民子路以費數時難治所以特
舉之然子羔雖重厚有德而未學則聖未
明而用必窒遠使之治數時之邑非所以
全之也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
為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為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惡去聲

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
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即仕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一 聖

以為學其不至於慢神而不虐民者幾希
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
辯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
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
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
及於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
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
以政為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
而以口給禦人子惡其佞也

書下致知而學皆
治無大誠不致知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一 聖

朱子曰佞不是語佞是口快底人事不問
是不是臨時撰得話來也好可見其佞○
子路當初使子羔為費宰意本不是如此
只大言來答孔子故惡其佞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子產曰脩開學而後
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朱子曰子路非謂不學而可以為政但謂
為學不必讀書耳上古未有文字之時學
者固無書可讀而中人以上固有不待讀
書而自得者但自聖賢有作則道之載於
經者詳矣雖孔子之聖不能離是以為學
也捨是不求而欲以政學既失之矣况又
賁之材及此但因為佞而惡之○三代以
六經雖未具考之書禮則廢之教胥子敷
五典與成周鄉官樂正之法所以教夫未
成之材者蓋有道矣三代而下則既有書
修已治人之術皆聚於此學者豈可不之
讀而遽自用乎苟謂不必讀書將自恃其
聰明率意妄作而無忌憚其失不但卑陋
而已

南軒張氏曰子羔學未充而遽使為宰其
本不立而置之於事物酬酢之地故夫子
有賊夫人之歎夫民人社稷固無非學然
學必貴於讀書者以夫多識前言往古
之人所以蓄德者實有賴乎是德立於已
而後可以言無適而非學也如子路之言
將使學者以言無適而非學也如子路之言
之功其甚至於廢古而任意為弊亦不可
勝言者故夫子所以責之之深也
慶源輔氏曰學之已成而仕以行其學德
恐動與靜遠用與體乖而或有失其宜者
况於初未嘗學而可遽使即仕以為學乎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哲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長上聲

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

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

德於此亦可見矣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

則女將何以爲用也

東陽許氏曰夫子之於弟子於其平日言行問答之間固知其學力之所至然其將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一 望

有所待而欲爲之志則不能知也問之者欲知其自知之如何使之知有未至而自勵非獨觀人亦所以教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

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

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

帥五百人爲旅因仍以穀不熟曰饑萊不

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

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厚齋馮氏曰子路齒先諸子又勇於進道

皆以三年爲斷蓋古者三歲考績要其成

也子路亦曰三年有成

新步陳氏曰國介居大國間勢難爲當兵

荒後時難爲能致富強且化民使向義必

政教兼舉而後能之子路蓋以其實才展

畫思繼而言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

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於此方六七十里

小國也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

富足也侯若子言非已所能再有謙退又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一 吳

以子路見哂故其辭益遜

朱子曰子路使民非若後世之孫吳冉有

足民非若後世之管商

亦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

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相去聲

經 168—549

四書大全

下論卷十一

聖

新安陳氏曰求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今
 赤若毅然欲從事於禮樂則是以君子自
 居故必先為避辭也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
 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
 會殷見曰同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大
 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
 或覲秋或遇冬更進而朝朝朝朝也欲其
 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觀之勤也欲
 其勤王之專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
 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
 征討之事則既朝觀王為壇於國外合諸
 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
 盟是也殷猶舉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
 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
 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
 時分來終歲以備時聘曰問殷類曰視時
 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

臣既非朝歲不敢演為小禮殷類謂一服
 聘焉五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以禮衆
 慶源輔氏曰周禮所謂殷即衆也類即見
 也○禮有玄端而冕若玉藻天子龍衰以
 祭玄端朝日諸侯玄端若玉藻天子龍衰以
 而冠若朝玄端章甫是已玄端而委貌若
 甫如仲端委立於虎門是已鄭云端取其
 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是已鄭云端取其
 正謂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廣袤
 章甫猶布冠也夏曰毋追商曰章甫周曰
 委貌其制相比皆以潔布為之蓋三代常
 服行道之冠也
 厚齋馮氏曰會同
 而兩君相見亦曰
 侯朝於天子寡矣
 而設夫摘紹禮樂
 末之言當為兩君相見
 之有同盟當是時諸
 侯朝於天子之禮也

四書大全

下論卷十一

吳

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
 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
 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
 與點也
 冠者耕反舍上聲舞雩士免反莫
 四子侍坐以齒為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
 瑟故孔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間歇
 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
 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

裕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已祓除是也沂水
 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
 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
 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
 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
 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
 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
 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
 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

言外視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嘆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張存中曰史記仲尼弟子傳仲由字子路十人也少孔子九歲曾點字皙與子參皆侍孔子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按史記家語載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則曾點必少孔子十餘歲合居子路之次

四書大全辯入下論卷十一 兗

朱子曰曾點所見不同方侍坐之時見三異乎三子者之撰看其意有鳳凰翔于千仞底氣象新安陳氏曰單單衣袷袷衣至此時則衣無絮也問浴之爲盥濯祓除朱子曰漢志三月上巳祓除官民潔於東流水上而蔡邕引此爲證是也韓愈李翱疑裸身川浴之非禮而改浴爲浴不察此耳通考巴川楊氏格曰魯秉周正朔莫春建辰之月孟風春日載陽蠶桑之時也曾點舍瑟之對今味其辭旨則四時寒燠之代序與裴葛衣服之異宜有與時偕行自樂之妙沂水在魯城南當是時也風和日暖景明物熙童冠詠歸與天地生物同一春意若以爲寅月沂水之凍方解雋擅之風尚寒浴沂詠歸非其時矣新安陳氏曰此等句皆是就本文反復玩味以想像曾點勝次而於無中形容出有朱子曰曾點都不待著氣力說只是他見得許多自然道理流行發見觸處皆是但

一事而言之耳看他鼓瑟希鐙兩舍而作從容暇豫悠然自得處無不是這箇道理今人讀之只作尋常語說當時記者亦足多少仔細又曰門人請記含瑟事欲見其從容不迫灑落自在之意耳慶源輔氏曰理欲不兩立湏是人欲淨盡然後天理自然流行隨事隨處不待勉強川力自無纖毫欠缺處然惟聖人心與理一而後能體用兼備自然然而若曾皙則以天資之高而於此有見焉耳故集註者有以見夫四字便自斷得曾皙所學之分量分曉與後面程子所謂曾點狂者未必應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之說相

四書大全辯入下論卷十一 辛

胡氏曰卽其所居至之常者莫春融和之時沂水祓除之事與其朋儕游泳自得乃其分所宜爲而目前所可爲也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者如必得國而治之然後見其用則在我者輕在人者重人必知我則有以自見人不我知則將無所用於世矣此點所以異於三子也新安陳氏曰直與至於之妙作一句細分之上下同流接天地字各得其所接萬物字○集註此一節二十二字又是自無形容出有來其言外之妙趣不可以尋常解書訓話體貼之例求之必待學力進眼目高後自然默會之可也慶源輔氏曰卽其所居之位則無出位之思樂其日用之常則無作意之爲便見得曾點不願乎外無入而不自得之意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說得點之事實胸次悠然以下數句又形容得點之樂處集註此一段凡二次改削前後見得如此平實學者當深味之朱子曰曾點見得事物上皆是天理流行良辰美景與幾個好朋友行樂去日

四書大全卷十一

下論卷十一

問之問莫非天理在在處處莫非可樂○
志也點獨鼓瑟其間漠然若無聞者及夫
子問之然後瑟音少間乃徐舍瑟起對焉
而悠然遜避若終不肯見所為者及夫子
慰安之然後出不得已而言而其志之所存
又未嘗少出與其位蓋肅然若終身焉者
此夫子所以與之也曰何以言其與天地
萬物同流各得其所也曰莫春之日生物
暢茂之時也春服既成人體和適之侯也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長少有序而和
也沂水舞雩魯國之勝處也既浴而風又
詠而歸樂而得其所也夫以所居之位而
言其樂雖若止於一身然以心而論則固
也夫又安有物我內外之閒哉程子以為
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謂此
也或曰曾皙胸中無一毫事列子馭風之

四書大全卷十一

下論卷十一

排得來安排時便奏合不著這處便有甚
私意來自是若不得私意聖人見得只當
閒事曾點把作一件大事看說他見得這
天理隨處發見處處皆是天理所以如此
樂○曾點見得道理大所以堯舜事業優
為之視三子規規於事為之末固有間矣
是他見得聖人氣象如此雖起乎事物之
外而實不離乎事物之中是箇無事無為
底道理却做有事有為之功業天謀大事
也做得絳樣小事也做得此所謂大本所
謂忠所謂一者是也○曾點氣象固是從
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因甚到得如此始得
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
不累事其胸次灑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
者故雖夫子有知或知爾之問而其所對
亦未嘗少出其位焉蓋若將終身於此者
而其語言氣象則固位天地育萬物之事

不遠千里
以言者
言者以
言者以
言者以

是見得大意曾點雖見大意又少却事上工夫三子雖就事上學又無曾點脫灑意

新安陳氏曰曾點所言想正對莫春之時使非對景而言亦無意思又按三子所言者爭功其志實而小點所言者理趣其志高而大點不及三子所言之實三子不反無所見之高一以一時所言之實三子規規於事爲之末而點超然於理趣之高宜夫子獨與之也而今而論學者必有曾點見處之高以立其體又有三子行處之實以達於用始爲無弊不然無不流於狂妄矣通考卷一百一十五金氏曰與點所以激三子下文之辨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一 奎

也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朱子曰禮者理之顯設而有節文者也言禮則理在其中矣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

發意

新安陳氏曰此三子之言志實而小點之言志高而大

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一 奎

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持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夫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

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一 堦

問曾點言志如何是有堦舜氣象。朱子曰：明道言萬物各遂其性，此句正好看堦舜氣象。且看莫春時物，態舒暢如此，曾點情思又如此，便是各遂其性處。堦舜之心，亦只是要萬物皆如此耳。然曾點却只是見得未必然，能做得堦舜事。孟子所謂狂士，其行不掩焉者也。○行有不掩，非言行背馳之謂，但行不到所見處，爾曾點之學，無聖人爲之依歸，怕有老莊意思也。未便做老莊，只怕其流入於老莊。○三子所志，雖皆進不得若曾點所見，乃是一國之小，向上更堦舜之治，天下亦可爲矣。蓋言其志者，大而不可量也。譬之如水，曾點之所用力者，水之源也。三子之所用力者，水之流也。用力於源，分之處則其功止於一派；用力於流，則放之四海亦猶是也。然使點遂行其志，則恐未能掩其言，故以爲狂者也。○其室陳氏曰：凡狂者志高而行不副，謂其志高故見大意，終不入聖人之室。○此於見大意終不入聖人之室，以禮道理問程子云：子路只緣不達爲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如公西赤冉求二子語言之間，亦自謙遜，可謂達禮者矣。何故却無曾點氣象？朱子曰：三子只是曉得那禮之皮膚曉不得那禮之微妙處。若曉得那禮便見得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流行而不息，合而化而樂興焉，底自然得理矣。曾點却見得這箇氣象，只是他見得了便休，緣見得快，所以不把當事。他若見得了又從頭去行，那裏得來。○問三子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一 堦

皆事爲之末，何故子路達得便是這氣象？曰：子路才氣去得他，雖幾暴些，纔理會這道理便就這箇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上面却是這箇氣象，求赤二子雖是謹細，却是甚麼樣才氣？○問子路就使達得，却只是事爲之末，如何比得這箇曰：若達得時，事事都見得是自然底。天理會得道，理雖事爲之末，亦是理也。莫春者，春服既成，何嘗不是事爲來？○問爲國不循理，則必任智力，不任智力，則循理，不能出此二途。點有見乎長育流行之體，天地萬物之理，所謂自然而然者，但吾不以私意擾之，則天地順序而萬物各得其所以爲，當敗壞業也。子路則以才氣爲之，亦能使之有成，不可支持之處，而吾爲之，亦不免有任智力之意。故志氣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意。故志氣激昂，而氣象勇銳，不若曾點之意。○問：自理明，自然有曾點氣象。○到爲國以禮分上，便潛室陳氏曰：爲國以禮，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事各當事物，各當物，終日在天理上，此堦舜氣象。○雲峯胡氏曰：以三子言之，子路未達爲國，以禮求於禮樂，不敢當，亦則若有志於禮樂而所言宗廟會同禮之末耳。○新安陳氏曰：以夫子與點分別而言之，故云夫子不取，非謂夫子真不許其得國而治之也。○朱子曰：曾點是他見得到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無虧無欠，是自然如此。堦其見便是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底意思。惟曾點便見得到這裏，聖人便做得到這裏。○朱子曰：他見得這箇大意，思於總密處未必便理會得，如千兵萬馬，他只見得這

四書大全辨下論卷十一

無異乎點而深厚沉潛淳實中正必有過
於點者故其見雖同而其得則異於點也
點之以其用力之篤則遂與回等而非點所
及也曰哲之不及乎回參而卒未免為狂
者之歸何也曰天下之理固當存心而
未嘗不形見於事物焉察乎實行夫是以
乎德性而不亦見於事物焉察乎實行夫是以
精靈不遺而表裏相應內外交養動靜如
一然後可以為聖聖之全功也點之志則
大質則高識則明則遠然深厚沉潛淳
實中正之意有不足焉則見高而遺早見
大而畧小見識有餘而行之不足趨向雖正
而行則遠此所以不及乎回參也雖然自
回參而論之點誠有未至自學者論之點
之所見豈可忽哉規規翦翦於文義之間
語點也

四書大全辨下論卷十一

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皆即其所志而言之
也若伊尹之志是後賢追論其志如彼伊
尹顏淵有隱顯不同而尹之志則顏所能
為由求亦視顏氣象差小而所言皆其能
事或曰點爾何如節只將註中萬物各得其
妙與老安少懷友信無廣狹也時儒以與
點為與狂者猶就註中人欲盡處天理流
行原本上一半說若單說道不行而隱因以
各得其說一端耳若說道不行而隱因以
與點則其說淺陋甚矣○夫子喟然與點
不與老安少懷毋意必

從不作必能 克如平身能禮已解蒙 當此禮復以作復克山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五

顏淵第十二 如有污損失責令賠補

通考勿軒熊氏曰此篇多記孔子弟子與君大夫問答十章君大夫同六章夫子之言五章曾子子貢子夏各一章凡二十四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五下論卷十二

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於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為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

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五下論卷十二

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皆心之德而仁包義禮智故曰本心之全德朱子曰聖人下箇克字譬如相殺定要克勝得他○克已亦無別巧法如孤軍卒遇強敵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問已私有三氣質之偏一也可目口鼻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類三也就是夫子所指朱子曰三者皆在裏香下文非禮勿視聽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胡氏曰耳目口鼻之欲皆因已而有故謂之私慶源輔氏曰反猶歸也如行者之反歸於家也朱子曰所以喚做禮而不謂之理者有著實處只說理却空去了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所以謂之天理之節文者此理無形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有君臣便有事事底節文有父子便有事事底節文其他莫不皆然慶源輔氏曰天理即全德也節者其限制等級也文者其儀章脈理也不曰理而曰禮者理虛而禮實以其有品節文章可以依據也勉齋黃氏曰心之全德莫非天理則言仁而禮在其中事皆天理而心德復全則言禮即仁安有復禮而非仁者哉其曰事皆禮則事皆合乎天理矣

三

四

經 168—557

曰爲仁由己用力之機要也非禮勿視聽
 言動用力之條目也欲收克復之功者其
 亦勉諸此而已矣
 問歸德與也謂天下皆與其仁却載程子
 語天下一歸仁謂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
 曰惟其事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於這
 事做得恁地於那事亦做得恁地所以天
 下皆解其仁若有一處做得不是必被人
 看破了○問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曰人
 能克已則問克已復禮則事事皆仁而合
 天理耳○問一日之間如一事不害其爲
 爲事一日克己復禮則一事不害其爲天
 下歸仁
 雲峰胡氏曰能克己欲之私是理勝欲能
 克性質之偏是德勝氣集註克已說人爲
 未曾說氣質故復引謝氏說以足之
 問此性是氣質之性否朱子曰然亦無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五
 難易凡氣質之偏處須從頭克去謝氏恐
 人只知得裏面小小不好處氣質而忘其
 難故云然○人之氣質有偏所見亦往往
 不同如氣質剛底人則見柔處多而處事
 必失之太剛柔底人則見剛處多而處事
 必失之太柔須先就偏處克治○跛倚踞
 傲未必要盡是私意亦有性坦率者伊川云
 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妄也亦須克去
 復禮工夫方始做得四代禮樂底事○克
 己之已未是對人物言只是對公字說猶
 曰私耳呂氏克己格語曰稱揚遂以爲己
 既中立於我故則天下之大莫不皆在
 吾中說得來恁地大故人皆喜其快殊
 不知未是如此問與叔之意與下文克已
 之曰全不干涉此只是自修之事未說著
 外而在口頭是恁地思之○初無各驕作
 我義賊只說得克己一邊却不到復禮處

聲中去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
 斯語矣
 師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
 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
 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
 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
 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
 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六
 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
 以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程子
 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
 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
 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
 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
 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
 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七

安其內克已復禮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
有季爨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
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
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
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
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
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
理則裕從微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
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
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
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
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

學者尤宜深玩

朱子曰克己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
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便
禁止之便克去○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
處何待下此四勿工夫曰只心術間微有
些子非禮處也須用淨盡截斷了他力量
大這人便教他索性克去○問非禮勿視
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如此
類工夫却易視遠惟明幾不遠便是不明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八

聽言動皆合禮即所以復禮也。能知是日
用問莫非天理之流行而仁在其中矣。書
說命篇云惟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不事陳氏曰事承相之事。○
新字是死字。○
朱子曰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
雙峰饒氏曰如吾與同言終日回於吾言
無所不悅夫子平日多與講論皆是悟之
以文到此四勿正是約之以禮。○顏子所
克之已私只是微過不是顯過。然顯過易
見微過難見也。○
朱子曰由乎中而應乎外乃勢之自然。是
推本觀禮言動問者皆自中而出。泛言其
所以養其方是說工夫處。○問克己工夫從內
而外自業而外之意。○問克己工夫從內

四書大全

下論卷十二

九

面做去反說制於外如何曰制却在外又問此是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曰制於外便是用慶源輔氏曰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何有形迹可見然操則存舍則亡而操之之要則以視爲之則而已蓋人之視最在先遇不當視者才起一念要視他便是非禮故當以視爲操心之則陳氏曰心虛靈知覺事物纔觸即動而應無蹤迹可尋提處胡氏曰心今本虛者體也應物無迹者用也體無所望則用無所滯此其本然也葉氏曰目者一身之昭鑒五行精華之所聚於心尤切目動則心必隨心動則目必注心之虛靈千變萬化欲加檢防先以視爲準則陳氏曰蔽指物欲之私而言中指心之體而言即天理之謂也物欲之蔽接於前則心體逐之而遷矣朱子曰人之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爲操心之準則此兩句未是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而視欲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已而復禮也如是工夫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矣故曰久而誠矣陳氏曰物欲克去於外則無以侵撓吾內而天理寧矣許氏曰制是於天理人欲之界上截然限斷使不正之書非禮之色不得以接於吾目克已卽制之於外復禮卽以安其內胡氏曰克已復禮者言上文乃所以用力於此也久而誠矣者非禮勿視未是仁真積日久自然誠實則可謂之仁也蔡氏曰始而克復有以用吾力久而誠則私欲淨盡表裏一貫自無所容其力矣朱子曰四者惟視爲切所以先言視而視箴之說尤重於聽也○物至則智足以知

四書大全

下論卷十二

十

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如此到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慶源輔氏曰人心所稟之常性乃得之於天而聽其所當聽不聽其所不當聽者卽秉彜之性也胡氏曰不言聽而言知音聽者知之初知者聽之後因知而此心爲之動故以知言其實一也陳氏曰指形氣之感而言物欲感而知覺萌遂爲之引去矣化則與之相忘如一而無彼我之間也朱子曰防閑其邪妄於外而存其實理於內也朱子曰視是將這裏底引將去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來所以云閑邪存誠○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不可有要視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也過了不可有要聽之心說性曰互換說何以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何以特說心聽箴何以特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彜本乎天性道理本自在這裏却因難得外面言語來誘之聽所以就性上說蔡氏曰或疑聽箴之說亦可移爲視箴用殊不知視是自內而引出外聽是自外而引入內視爲先聽次之所以視箴說得尤切雲峰胡氏曰眼在前不正之色只是前一面來故曰蔽交於前其中則遷耳在兩傍不正之聲左右前後皆可來故曰知誘物化遂亡其正目之明在外固當制之於外以安其內耳之聽在內故准在內者知止有定乃可閑慶源輔氏曰疎屬氣妄屬欲不爲氣所動故箴不爲欲所分故專陳氏曰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則內專此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士

一篇開要處
書曰惟口出好與戎蔡氏傳曰好善也戎
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
陳氏曰門之闢關所繫在便弩之張弛所
繫在機人心之動有善惡由言以宣之而
後見於外是亦人之樞機也
蔡氏曰出好則吉則榮與戎則凶則辱發
於口者甚微而召於彼者甚捷可不畏哉
廖源輔氏曰易則心不妄言故必至於妄
妄則則心不精一故必至於支離
朱子曰上四句是說身上最緊切處須是
不躁妄方始靜專自安心自微主不成
如何去接物下云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四
句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四項病
痛傷易則謹言傷煩則支已肆則物件出悖
則榮辱惟其所召是就身上謹傷易則謹
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物間都說得周
備

陳氏曰易者輕快之謂躁則傷於易誕者
欺誕之謂而易中之病也煩者多數之謂
妄則傷於煩支猶木之枝從身之旁而道
出者乃煩中之失也
蔡氏曰易則誕由其妄而不專也煩則支
由其煩而不靜也內不靜故已肆而物悖
由其肆而不謹也
雲谷胡氏曰是輕言煩是多言肆是放
言肆則純乎不謹矣朱子以為是四項病
而諸家只解歸躁妄二字非矣
朱子曰哲人志士說兩般人哲人只於思
慮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做志士便於做出
了方見得雖是兩般大抵順理便安裕從
欲便危險○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這
箇是該動之精粗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為
於外不可不守看文字須得箇骨子諸公
且道動底那箇是緊要答曰順理則察曰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士

要連從欲惟危都是這足生死路頭
陳氏曰結上文二者之動雖微顯不同然
循理之公則皆無候於中故裕遂人欲
私則易陷於下故危
廖源輔氏曰造次克念不息之誠也戰兢
自持敬謹之體也
覺軒蔡氏曰造次克念以誠於思言凡學
者動於心不可不存克念之誠戰兢自持
以守於為言凡學者動於身不可不加以
持之念
陳氏曰雖急遽苟且之時亦必誠之於思
則其涵養之功密矣常恐懼戒謹守之於
為則其操存之力篤矣
謂志士及其成功一也故曰同歸
新安陳氏曰商書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
此伊尹之言本謂習於惡而與性成者程
子引用此句則言習於善而與性成者也

此性字蓋以氣質之性言與上文本乎天
性之性不同天性乃以天地之性言也
微菴程氏曰物欲之外至禁防於視聽俾
此仁之全體湛然清明無一毫之或蔽私
欲之內萌消弭於言動俾此仁之妙用割
然中節無一毫之或乖見非視聞非聽見
兼思貌而聽言洪範五事備於此矣不必以
勿為心也真氏謂勿指心而言非禮勿視
勿聽戒謹以存養也觀制之於外以安其
內及閑邪存誠之語可見所以防其外入
而動於內也聲色之非禮雖甚顯而在外
遇其外者不能入能禁防於視聽則此仁
之全體湛然清明矣非禮勿言勿動謹獨
以研幾也觀人心之動發禁躁妄及誠之
於思守之於為之語可見所以謹其自內
出而接於外也念慮之非禮雖甚微而在
內萌於內者不能自已能警省於言動則

三

民然後有此敬也。愚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是高山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果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新安陳氏曰：敬以持己。則私意無所容。於內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於外。於是天理流行。而心德全矣。

陳氏曰：敬者吾心之所主。而仁之存也。恕者吾心之所以達。而仁之施也。主敬持己。行恕及物。則內外無私意。而仁在是矣。

新安陳氏曰：上章天下歸仁。是以克己復禮之教言之。此章內外無怨。亦以行恕之效言之。考驗之。考驗也能使內外無怨。可以驗我之能敬恕。若內外尚有怨者。是我於敬恕猶有未至也。此之謂自考。

朱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著那出門使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緊接著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這裏道理方透徹。試一片流水注出來。到這裏方住。中間也問將下得。效驗到這裏方是做得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門外間纔有一人怨他。便是未徹。便如天下歸仁。底纔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到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富貴康寧。人所不欲。死。亡貧苦。人所惡。所欲者。必以同於人所惡者。不以加於人。○能敬者。必以同於人所惡者。有敬而不能恕。底人。便以理會。自守。却無溫厚愛人氣象。若恕而無敬。則無以行之。須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聖人言語。極謹密。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下面又便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都無些欠缺處。問此意。則體用兼備。曰：只是

六

如此自家身上。常是持守到接物上。又如此。則日用之間。無少間隙。私意直是箇所用。可見聖人說得極密。○問。如以爲人豈人所欲。便是不恕。始得曰。伊川云。爲字。須兼忠字說。忠是盡己。而後推之爲恕。夫以別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爲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強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乃其私心。若其真心。旣以犯罪。亦自知其當刑矣。今人只爲不理會忠而徒爲恕。其弊只是姑息。○問。恕有是非。如何都得他無。曰。此只說恕得是底。○弟子之問多矣。揭二子有請事之對。蓋度其能踐此言而後對記者。亦以其充此對而記之也。

慶源輔氏曰。不敬則私欲萬端。害仁之體。不恕則徇己。遣人泥仁之用。必敬以養之。恕以達之。則私意無可萌之時。無可著之處矣。

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六

王氏曰。主敬則內有以全其心之德行。恕則外有以推其愛之理。

雲峰胡氏曰。敬以持己。是收斂此心入來。恕以待人。是推擴此心出去。

新安陳氏曰。程子恐人認見質承祭作勉。強拘束之敬。故云然。蓋欲如所謂禮之用。和爲貴也。

新安陳氏曰。又恐人外貌如此。而中心不如此。必於一念萌動已所獨知之處。而致謹焉。便是持守此敬之法。

雙峰饒氏曰。心廣體胖。周旋中禮。持敬之氣象耳。至於用功。却在謹獨上。蓋人但見其出門使民耳。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則人所未知而已所獨知者。於此謹之。則得其用力之要。

曲禮曰。儼若思。此靜時敬也。

新安陳氏曰。觀其動時敬。則其靜時敬可

問程子只說作敬先生便說敬以持已怨
以及物看來須如先生說方全朱子曰程
子不是就經上說是偶然摘此二句所以
只說作敬
南齊張氏曰平日之涵養一於敬則出門
使民之際皆此心也
雙峰饒氏曰平時固是敬謹出門使民時
尤加敬謹此只就出門使民說起則只是
動時事蓋出門使民是與人交接之時於
此時有敬謹之心則交接之間私意不存
而得以盡其推已及人之恕矣
朱子曰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持
守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類○仲弓
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顏子於仁剛健
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厲風行微將去仲弓
則自歛藏嚴謹微將去伊川曰質美者明
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
莊敬以持養之類子則明得盡者仲弓則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七

莊敬以持養之者也顏子如創業之君仲
弓如守成之君○克復乾道是一服藥打
磨了這病敬恕坤道是服藥調護漸漸消
磨了這病持敬行恕雖不曾着力去克已
復禮然只一般若把這箇養來養去那私
意自是著不得○問克已工夫與主敬行
人欲是則行之非禮是截然分別猶是保
養在這裏未是天理矣○克已復禮如內
養得至亦全是天理矣○克已復禮如內
自治○問持敬克已工夫相資相成否乎
曰做處則一但孔子告顏子仲弓隨他氣
實地處則一但孔子告顏子仲弓隨他氣
以能克已若不克已非禮而視聽言動安
能為敬又曰敬之至固無已可克者是無所
不敬故不用克已此是大敬如聖敬日躋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太

從。

於緝熙敬止之敬也
潛室陳氏曰顏子工夫索性豁開雲霧便
見青天故屬乾坤工夫著力淘盡泥沙
方見清氣象便會得
聖賢氣象便會得
厚齋馮氏曰主傳云仲尼云古語有之曰
克己復禮仁也蓋古有此語惟顏子可以
從事於此又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
則也亦古有此語惟仲弓可以語之
蔡氏曰以放言之亦有不同顏子底便可
天下歸仁其應廣而速仲弓底只可那家
無怨其應狹而緩
芭山張氏曰家引云上章天下歸仁此章
邦家無怨總是仁之效○然即歸仁之反也
小註蔡氏分廣狹緩速非是○內外非判
然相離惟私意無所容于中○獲私意無所
容于外○恕以及物處却歸內無私意方能
與物相流通新安陳氏分內外說者不可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魋之弟

子曰仁者其言也詘

詘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
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
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
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朱子曰仁者之人言自然詘在學者即當
自謹言語以操存此心如今人輕易言語

是他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
雲峰胡氏曰集註於顏淵則曰心德之全此則曰德之一端亦不過四勿中之一也
朱子曰這是司馬牛身上一項病去得此病則方好將息充養爾○問仁者其言也
詎只是詘於言意思否曰詘於言而敏於行是詘人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也詎是
說持守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今人只信口說方說時他心裏也自不知得○問
聖人答司馬牛其言也詎此句通上下言否曰就他身上說又較親切人謹得言語
不妄發即求仁之端

曰其言也詎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詎乎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尤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愚謂牛之爲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爲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噪必

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朱子曰心存則自然不敢胡亂說話大率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爲之也若不取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然亦是存得這心在
慶源輔氏曰心存則行自然難而不苟動言自然詎而不苟發此心得之自然豈易能哉而牛之意則以詎其言爲強閉而不出故易視之而以爲仁道之大不但如此而已也
新安陳氏曰言仁以心存爲本心存則言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三

不易心存則事不苟所以集註於此章兩以心存言之
朱子曰仁者心常醒見這事來便知要做得合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爲之難故似都不取輕易言若不仁之人心常如睡睡相似一兩句說了○問爲之難者不謂仁之難爲邪曰仁者之言無不詎蓋知事之無不難也豈獨仁之難爲而後難於言邪且必告此則凡事皆可易言而獨於言仁爲不可易矣豈其然乎
朱子曰司馬牛如何做得頗子仲弓底工夫須是逐箇理會仁譬之屋瓦已是大門打透便入來敬恕是第二門言詎是箇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迂回得些是隨他病處說
陳氏曰語牛之說又下於雍非秘其精義而不以語之也以牛多言而躁若不語以

其病所切則彼之躁必不自覺終身爲此
心之累而無由可進於仁必使之先致謹
於此去煩而簡去躁而靜則心無所放而
言每難其出入德次第方可漸進而仁可
求矣
通考朱氏公選曰仁以學言亦曰以用功
言之充其愛之理於樊遲子張則兼人心
事理而言之於司馬牛則即其德之一端
而皆徹上徹下之道也各因其人而言之
也○又按顏冉之所聞者爲仁之道其餘
四子之所聞者求仁之方若子貢問爲仁
夫子告以事賢友仁則又爲爲仁之資與
此不同蓋此類欲人反求諸已彼則欲其
求輔於人也
蔡虛齋曰蓋其德之一端謂仁者之德不
止此此特其衆德中之一德耳小註四勿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主

中之一說未切
或曰爲是心裏經營爲難卽是心常慎重
故爲之難者乃心不輕也非僅事不苟也
若謹以事不苟訓爲之難何啻千里○爲
之難不是力行難乃其難其慎之意朱註
心常有事不苟事之不苟根心常存說
爲之難卽是心常慎重處不作兩層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難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厚齋馮氏曰內憂其兄外懼其禍也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
疚夫何憂何懼

朱子
陸子
一入

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
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
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易而忽
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
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
遣之也

雙峰饒氏曰無愧是不疚之本不疚是不
憂懼之本

朱子曰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不
知夫子自說內省不疚自然不憂懼來○
有憂懼者內有所慊也自省其內而無所
病則心廣體胖何憂懼之有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主

慶源輔氏曰不憂不懼者疑若有之而強
排遣之也何憂何懼則是自無憂懼耳蓋
君子自然之德也○牛之再問雖易於言
然足以發聖人未盡之蘊使吾德少有疵
則不免憂懼憂懼氣象歉索也內省不疚
而何憂懼與孟子集義生浩然之氣仰不
愧俯不作之意同
林次崖曰平日所爲能內省不疚則合
于鬼神明則合于人禍患無自而至罔不
至于憂懼縱有意外之患可憂懼亦不之
憂懼矣故曰夫何憂何懼不至於憂懼者
惠迪吉也不憂懼者理直氣壯也
或曰惟內省不疚方能不憂懼全要見不
憂不懼之難險處惺惺原是易處錯處不
曾做得工夫流體匪聖人答司馬牛語意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為亂而將死也
左傳哀公十四年春西門無令兄弟何也朱
子曰以傳考之桓魋欲弑朱公而欲殺死
子其惡著矣而其弟子願子車亦與之同
惡此牛所以憂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為
而為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重

陳氏曰天者命之所自出命則天之所賦
於人者故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
之命其實一而已
慶源輔氏曰順謂不拂受謂不拒只此二
字便是處死生富貴之要訣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
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
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
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矣蓋子夏
欲以寬牛之憂而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

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
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圖而語
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
而以哭子喪明則以敬於愛而昧於理是
以不能踐其言爾

慶源輔氏曰既告以安命又勉以脩身使
兩盡其道

趙氏曰若安於命而不脩己是有命而無
義聽乎天而不盡乎人矣

雙峰饒氏曰敬在心恭在容敬易能無失
為難間斷則失矣恭易能有禮為難有節
文是致恭又能中節如足恭則恭而無禮
矣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重

新安陳氏曰死生富貴惟骨體其在天恭
敬禮節則富貴其在己敬而無失又恭而
有禮之本也子夏皆兄弟之語有疵集註
下一如字謂人皆愛敬之如兄弟則意足
而辭當矣
朱子曰子夏當初只要開廣司馬牛之意
只不合下箇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了
慶源輔氏曰觀喪明事則牛之失乃移於
商之身而不自知也
雙峰饒氏曰此子夏寬牛之憂而推其原
以廣之也人之兄弟共一箇父母此固是
親若推其原則人又只是共一箇天地大
父母自共一箇天地觀之則兄弟為有限
兄弟也此意豈不甚廣然畢竟他人之兄
弟其情安能及得己之兄弟意雖廣大語
實有病圖則活潑則死凡圖底便活方底
便不動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壬

何也愚意但當說敬難而無失尤難恭難而有禮尤難不宜壓倒敬恭字信如韓氏所云便似及恭祖後甚至無失有禮終是精微的工夫與本文語意合否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謂莊陸反惡蘇路反

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床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已之寃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

新安陳氏曰喪明事與此不同然其為憂受之情發不中節而過其則則一耳雲峰切氏曰西銘亦曰民吾同胞曰皆吾兄弟但自乾父坤母說來句句是理一而分殊子夏曰四海皆兄弟似近乎理之一至曰何患乎無兄弟則不知有分之殊矣此集註所以欲讀者不以辭害意也或曰向魑公族也戴武穆壯之後宋之公族善敗得失具矣牛有保世充宗與覆亡之悲故隱憂如此左傳于牛之奔與卒墜皆致詳之哀其不得志也非人人亡兄弟之通說耳或曰敬不是空空戒懼有寔事在凡委曲幹旋正身格物處皆是敬而無失恭而有禮皆一串無兩層

芑山張氏曰無失有禮之難正見敬恭難處非敬易能無失為難恭易能有禮為難也饒氏說未是而蒙引存疑皆不加辯正

界後所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壬

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寃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易剝之六四剝床以膚象曰切近災也朱子曰謂是謬人是不干已底事纔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閑言冷語掉放那裏說交來不覺想是愬切已底事纔說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問人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人打被人打便說被人要殺蓋不如此不足以觸動他也齊氏曰水之潤物其浸以漸故游揚以誣善者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痛痒立見故激以切已利害之言曰膚受之愬

朱氏曰若事本非實而譖者遽然極言其事愬者泛然不切於身則亦不足以感人矣故以此二者之相為反對而互言若見慶源輔氏曰浸潤膚受皆以巧譖而行其譖愬者也然使之不行則非既明且遠者有所不能子張之為人務外好高於事必有怨畧自足之病而無深潛縝密之功乎

日不過觀其皮毛意象以爲有得於人情之細家事理之精微則未必能察也故夫子因其問明而始舉二事以告之使其反諸身而知有所戒矣
蘇氏曰諸想之言常行於胸中而隨迎者蓋一有所聞而急心應之也明且達者虛以察之則不旋踵而得其情矣
雙峰饒氏曰浸潤者其來舒緩實受則其來急迫一緩一急緩則不暇覺急則不暇詳一要覺一要詳覺與詳是兩事集註以何處蓋必者料想之辭子張是箇易疑易信底人易疑生諸易信生想
鄭氏舜舉曰善形容小人之情狀無若聖人之言凡諸想者使其正言之則人人皆識之矣惟其便僻側媚入人以漸雖智者或不察也
蔡虛齋曰註云達則明之至也何以置在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毛

圈外曰此句不差只是視遠惟明一句遠字與本章不同與上句不合蓋自爲一說亦不必與書本旨合也書言視遠惟明與聽德惟聰一類
林次崖曰遠是明之達也蒙引曰爲明不足以致之是也
或曰不行謂諸想雖巧而不得行之于我也非我立意提防不行人之諸想也此視鈎深致遠之明大不同不然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達非加明一層譬之鏡焉其體明其照遠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脩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新安陳氏曰民信之美以教言之民所以信之本則孔子未之及所以未之及者推本而信以教化行言之如信於人與人交止於信皆是也兵食能足然多兵而教化行民斯信之矣非謂止足食足兵民便信之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夫

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朱子曰安字有味

去上同聲

四書大全

下論卷十二

朱

問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朱子曰是民
自不立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朱子曰是民
信則相守以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而臣棄
其君子素其父矣
其源輔氏曰非於理有所見而必欲究其
精微之蘊者不能如此問非據理之極而
於膠轕肯綮之際如燭照數計無纖毫之
疑者不能如此答之也
朱子曰此只因足食足兵而後民信本是
兩項事子貢却做三項事認了信字便是
在人心中不容變底○制田里薄賦歛使民
有餘而後信○使民有餘而後信○使民
無欺詐離叛之心所謂民信之也問兵之
可去何也曰食足而民信則民親其上死
其長如子弟衛父兄手足捍頭目可制死
以捷堅利矣必不得已而去則兵或可無

所教四出備也
左字通上

四書大全

下論卷十二

朱

不可頃刻無也
朱子曰去食去兵是處變之道如忽
然水旱之餘食有不繼俾然寇難之來如
禦不及然後可去若為政常法如何可使
兵食不足然後三者俱全處事之常而可
處事之變蓋兵食外物客有而可去○問古者藏
是於農心之德故無時而可去○問古者藏
兵於農兵非不足也三年耕有一年之積
九年耕有三三年之積也三年耕有一年之積
足食足兵豈亦後世富強之術與齊氏曰
考井田之法周人常以五萬卒夫以無事而耕
萬四千夫之養七十有五萬卒夫以有事而耕
者言卒以農隙教以備有事者言夫無事
則並隸於司徒有事則隸於司馬也夫無事
是以五夫養一卒有事則以五夫養一卒
信之矣信其有養有教使民勇且知方也民
真可以敵王所雠也雖曰三者其實只是
一事天下未有食足而兵不足食足兵足
而民不信者也子貢再問而孔子曰去兵
非去兵也食足而民信則民固皆兵也子
貢三問而孔子曰去食苟學於民則雖緩
急之極而亦終不忍以饑寒去也然則亦
素耳
雲峰胡氏曰集註於信字先謂教化行而
民信於我而不離叛也信字先謂教化行而
謂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是處變
而不失信
或曰自古豈有足食足兵民信之國而至
于終不得已而去兵食者哉子貢言其變夫
亦言其理之不易者而已○時說多以兵
食足為民信如此則夫子但曰足食足兵
可矣何必更說民信如此則去兵去食可
矣何故曰民無信不立蓋信未嘗不在足
兵食之中而足食足兵不可以盡民信之

事專務足兵食者富強之主也。足兵足食而民信者帝王之治也。此是聖人舉王政之全以告子貢處。○去兵去食蓋有所待而去之。至于民信則去兵而食在。去食而制挺可捷也。去食者去倉廩貯積耳。然而制挺之益蓋急公效上皆善食也。聖賢問答原非倉卒無聊之計。○去兵猶言可使制挺堅甲利兵也。作散遠師卒者非是陳勝吳廣鉏耰白挺起而秦兵之不

四書大全下論卷十二 王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於舌則

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原齋馬氏曰鄧析謂一言而非駟馬弗追一言而追駟馬弗及蓋出於此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

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

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四書大全下論卷十二 王

慶源輔氏曰有質斯有文有文須有質不可相無皮譬則質也毛譬則文也皮毛俱在然後虎豹犬羊可辨文質兼存然後君子小人可明若盡去其毛獨存其皮譬則盡去其文獨存其質爾如是則虎豹犬羊之貴賤君子小人之賢否皆不可辨矣朱子曰棘子成全說質固未盡善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之弊又錯若虎豹犬羊之貴賤君子小人之賢否皆不可辨矣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爲本如寧儉寧戚之意○問棘子成之言與夫子之言答林放何異而子貢非之若是邪曰夫子之言權衡審察而詞氣和平蓋未始以文爲可盡去也若子成則詞氣矯激而取舍則過中矣其流之弊將必至於棄禮滅法如西晉君子之爲者故子貢惜其言之失而力正之也曰何以言子貢之言有弊也曰子成之說偏矣而子貢於文質之間又一視之而無本末輕重緩急之差焉則又矯子成之失而過中者也蓋立言之難如此自非聖人孰能無所偏倚而常適其平也哉雙峰饒氏曰此章當作三條看棘子成之意欲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子貢之意則以爲文質相等集註則謂質爲本文爲末本則重文則輕然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其流將有棄禮滅法之弊文質相等則不分本末而無所重輕故集註謂棘子成與子貢胥失之

雪峰胡氏曰子成之言固失之然子貢曰
大猶質質猶文猶字無本末輕重之差亦
豈所以論君子必如夫子曰質勝文則野
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斯言無
弊矣
或曰造物生虎生豹生犬羊其毛色然各
別子貢比擬原非借喻分之虎與豹異虎
豹與犬羊異合之而文猶質質猶文虎豹
之質猶犬羊之質何謂議去議留須知鹿
文非質真文都與質相附離文質一體子
成語文不真故發去文之論耳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
加賦以足用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三

蘇氏曰稱名者庶人對君之禮孔子嘗為
大夫故止稱姓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
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
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
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為什而取二矣故
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新安陳氏曰以通力均收二句照應通也
均也之訓
同溝共井之說詳見孟子滕文公問為國
集註下

子貢曰徹是人家皆通力合作九百畝田
則計畝均分公取其一如助則人家各
耕百畝同出力耕公田此斯徹之謂也
惠公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
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什取其一遂以為
常故曰又左傳初稅畝非禮也穀生不過
藉以豐則也周法民耕百畝公取中畝借
民力而治之故曰藉稅不過此過此則非
禮矣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卽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踰其旨故
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

足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毒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
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
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
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
軍國之湏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而百
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
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
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

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

困矣又惡知盡徹之當務而不為迂乎

朱子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百姓既

足不咸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厚

歛亦不濟事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君雖厚

勉齋黃氏曰君孰與不足但言民既皆足

矣則君雖不足當竭力以奉其上矣何不足之

患哉君孰與足言民既不足矣則君雖獨

足無人與君足者無人與君足則君亦安

能保其足哉節用則薄取而有餘民之富

新安陳氏曰節用則盡取而不足民既貧

即君之富也多用則盡取而不足民既貧

君誰與守其富哉宣公稅畝後哀公加賦

經傳無聞仁言之利溥哉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重

則上困 雙峰饒氏曰征斂無藝則下困費出無經
問哀公之不足非不足也什取其二不歸
於公室而歸於三家也雖徹而何補於哀
公之不足邪朱子曰徹法行則自一夫百
畝等而上之大夫卿各有所差等以至野
君什卿祿之制皆可以次第而舉不惟野
人之井地均而君子之穀祿亦平矣
若欲徹反本之論也欲以私意而觀目前
理而觀於長久則未者有一重後日之弊
憂而求末不至於覆亡不止古今一律耳
愈氏舜舉曰民之財即上之財民之財即
上之財民之財即上之財民之財即上之財
役民所為能寬其稅斂則民得遂其生而
出力以供公上者必衆何患其不足也不

然室家離散田萊荒蕪上何所取以足用

厚齋馮氏曰古者什取一以給公上而征

則君足後世書取而歸之公上故民雖不

足而君亦未嘗得足哀公十二年十三年

皆而益運年用兵於外又有奔喪此所以

生之常談而世笑之以為迂濶者也然有

國者足食以稅足兵以賦夫魯之兵甲已

數倍於古季孫以兵不足而欲用田賦故

夫子曰有周公之典在魯之稅畝已加倍

於古哀公以二猶不足而欲加稅故有若

對曰盡徹乎是知有若之講聞於夫子者

有素也

勿軒熊氏曰接論語有若之言凡四章一

言仁一言禮一言信義皆為學之大本一

言微法亦為政之大經體用具矣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美

芭山張氏曰蒙引云行徹之所以能富國
者其道在節用存疑云既欲薄賦又欲妄
用如何濟得故註加節用意如不節用只
着民富來供我亦難按節用二字是理財
要領處後世但知加賦不思節用民力耗
而國與俱弊豈得為長計哉○足不足即
從欲之行不行見出空說君民一體稍悉
按唐陸贄曰君養人以成國人載君以成
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
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
獨豐公庾不及編氓此言與有若之論正
合足國者不可不知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
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二

三

問崇德辨惑何以有是目而子張樊遲皆以爲同也朱子曰胡氏以爲或古有是言或世有是名而聖人標出之使諸弟子以爲入道之門戶也其說得之矣曰主忠信從義之所以爲崇德何也曰主忠信則其從義也有地而可據從義則其主忠信也所以日積而益高也○主忠信主字頭重看與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從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與徙去令都令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徙義他地便德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即空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主忠信而不徙義却又固執○主忠信是割脚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忠信是箇基本徙義又是進處無基本徙義不得有基本不徙義亦緣何得進南軒張氏曰不主忠信則無徙義之實不能徙義則其所主者亦有時而失其理矣二者蓋必相須然後德之所以崇也陳氏曰主忠信則存無不誠而本以立徙義則動無非理而行以進互而言之能主忠信則所徙者實光輝而日新此德所以日新而高自有不容已者變降饒氏曰本如屋之有基日新如土培其基日至於高也忠信是德徙義是崇徙義者今日所爲未是明日見得今日未是處便徙不是處遷入是處愈遷愈高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二

三

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朱子曰溺於愛惡之私而以彼之生死定分爲可以隨己之所欲且又不能自定而一生一死交戰於胸中虛用其力於所不能必之地而實無所損益於彼也可不謂之惑乎南軒張氏曰惟此一端則凡欲之而妄者皆惑也問辨惑何不教之以辨之方雙峰饒氏曰僕知其辨以爲難在此是即所謂辨也齊氏曰崇德屬行辨惑屬知新安陳氏曰欲人生死意子張或有此蔽故因言之果能主忠信以立積德之基徙義以爲進德之地則德日進於高明而所見亦高明於以辨惑何難之有况欲人生死又惑之易辨者也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是可竝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以此

慶源輔氏曰誠善主忠信之事補過徒義之事不蔽於私辨惑之事堂堂難與並爲仁蓋務外不務內者後世以此爲范山張氏曰家引云合是二者方見德崇此語甚確但云內主忠信使存于心者無一念之不實外從乎義使共于事爲之間無一毫之不當理如此分析內外大泥蓋從義雖似就外面事爲看而所以從義的工夫仍屬內恐未可硬分內外言也虛齋不其及此何也存疑云愛惡只作一人看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方說得大崖此說可從○誠不以富二句程子以爲齊在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是集註不必兼朱嘗說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堯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史記世家季平子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于乾侯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南軒張氏曰爲政以序彙倫爲先彙倫不敘則節自難維亦無以順治矣君君臣臣

三又而發七
休論於
相及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早

父父子子彙倫所爲敘也雖彙倫之治亦不越乎此貴於盡其道而已慶源輔氏曰此三綱之六者故以爲人道之經政事之本左傳昭公三年晉少姜卒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齊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貨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欲無獲民將焉避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妾也弗知不知其他惟知齊將爲陳氏四豆爲區區斗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也家量貸公量收貨厚而收薄也山木如市四言公重賦歛也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養遇也踊則足者履也刑足者多故踊貴與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二十六六年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於民也厚公厚教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情陳氏而不亡則國其歸之矣公曰是不可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

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
左傳哀公五年齊燕昭王不威而死諸
子歸如之子不威而死諸
言於公曰君之商賈也子不威而死諸
公曰二三子君之商賈也子不威而死諸
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
茶寅羣公子於萊秋景公卒冬公子嘉公
子駒公子黔奔衛公使公子陽生來奔
六年八月陳筮子使公子陽生來奔
是為悼公公使朱毛遷諸子於不威而死
殺諸野幕之下燕姬景公夫人不威而死
也諸子庶公子也齊景公夫人不威而死
也公曰二三子云云意欲立茶而發也
國惠子名夏高昭子名張萊齊東鄙邑公
子嘉等皆景公子在萊者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聖

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

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楊氏曰

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

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

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

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五世孫田釐子乞事
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
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
弗禁由此田氏得齊家心宗族益強景公

關一覽
止作止

太子死後有寵曰芮子生子茶景公病
命其相國惠子為昭子以子茶景公病
平兩相國高立茶是為昭子以子茶景公
悅欲立景公他子陽生陽生素與乞歡
孺子之入公室也陽生奔齊田乞與大夫
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殺之惠子奔莒晏
孺子奔魯田乞使人迎陽生至齊遂立陽
生於田乞之家是為悼公四年田乞卒子
茶田乞為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恒立
是為悼公成子鮑牧與悼公有郤殺悼公
人共立其子子鮑是為簡公田恒與鮑俱
為左右相田恒心害鮑止鮑子之政以
權弗能去於是田恒復脩釐子之政以
斗出貨以去於是田恒收齊人歌之曰姬
氏之徒逐試簡公於徐州恒立簡公出奔
氏是為平公田恒為相言於平公曰德施
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聖

行之行五年齊國之政皆歸於田恒於
是盡誅鮑晏及公族之強者而割齊自安
平以東至琅邪自為封邑大於平公
之所食田恒卒子襄子盤代立襄子卒子
莊子白代立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和遷
齊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康公
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
年太公和立二年卒子桓公午立六年卒
子威王因齊立二十六年自稱為王以令
天下
問景公審能悅夫子之言而繹之則如之
何朱子曰舉齊政而授之夫子則君臣父
子之倫正之有餘矣惜其不能而齊卒於
亂也
雙峰饒氏曰就景公身上言之則景公自
不能盡君之道致其臣陳氏厚施於國自
故楊氏云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

求其所以然者是說景公不能反之於身以盡君父之道也
厚齋馮氏曰聖人之言各當其分而萬世無弊信斯言也謂君則君臣則臣父則父子則子可也謂君則臣臣則父父則子子亦可也
雲峰胡氏曰履霜堅冰至景公不能諫其幾於先矣雖善夫子之言何益哉
蔡虛齋曰此不但是為政之事然亦不可不謂之政以政者正也及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來看可見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聖

朱子曰半言辭未畢而人已信之也胡氏曰折者折而二之也治獄之道兩辭具備曲直未分混為一區及乎別其孰為曲孰為直判然兩途所謂折也
慶源輔氏曰忠信者折獄之本明決者折獄之用徒明決而不忠信則無以孚於平昔徒忠信而不明決則無以斷於臨時
覺軒蔡氏曰忠信所以立於中明決足以昭乎外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

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聖

慶源輔氏曰片言折獄非可以取辨於言也所以養其言之所自發者必有其素而左傳哀公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于路辭季而信子路之有謂之曰于乘之國不信其盟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非能
勉齋黃氏曰人惟忠信也不惟可以通天誠懇之心以蒞之則吾心膠擾昏惑既無以察人之情偽吾以許御彼彼亦以許應之又安能片言而服人哉故片言折獄而實之以無宿諾也
蔡虛齋曰忠信明決正是無宿諾意如踐言而不欺者忠信也急于踐言而不滯者明決也但忠信明決說該得廣而無宿諾只是其中一事雖是其中一事而子路明決之先如此也故集註云言出而人信服之也又曰由其言之有素也取字由字即上文故字意而輔氏蔡氏之說皆小矣○射之來奔也願得子路之一言雖不盟其信尤固于盟使子路辭康子使冉有論之由曰魯有事于小邾由更不敢問故一

韓上命而死其城下以攻之可也今彼叛君來奔是不臣也而臣而齊其言是義之也由不能看子路此意何等剛正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

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

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南軒張氏曰夫人之所以至於爭訟者必有所由而能於其本而正之則訟可無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聖

記者以此承上章有以見仲由之道為未弘也

新安陳氏曰聽訟者決民之爭無訟者躬行化民而民自不爭無訟可聽非禁之使然然化潛孚若使之耳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

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

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

此

朱子曰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事上說居之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在做

主不放倒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著實故集註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心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事事靠實做去也○行固是行其所居居是常常

德地提省在這裏若有頃刻放倒便不得新安陳氏曰居如居敬之居存諸心立其本也行如行簡之行發於事達諸用也

慶源輔氏曰不曰不仁而曰少仁正與曾子然而未仁之說同聖人不輕絕人以不仁况子張乎惟其少仁故慘性之意不足而無誠心愛民也

新安陳氏曰少仁或謂其未仁或謂難與並為仁可見矣政以治民故以少仁言其無誠心其病源也不息之謂誠始如是終不如是則非不息之誠矣不欺之謂誠表以無倦以忠藥子張之病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聖

雙峰饒氏曰此論為政之心不說為政之條目若為政之條自子張想已熟講而知之矣

陳氏用之曰孔子於子張兼無倦與忠而教之若子路則教之以無倦而已

厚齋馮氏曰子路勇於有行慮其不能繼也子張多浮少實易於始勤終怠故竭兩端而告之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夫

重出

已見雍也篇但彼有君子二字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

是

成者誘掖獎勵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
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
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二

聖

聖胡氏曰誘掖以迎之於未成之先獎
勸以作之於將成之際
胡氏曰所存以心言所好以情言君子存
心本於厚故待人亦厚而惟恐人之不厚
之不善也小人本於薄故待人亦薄而惟
善而亦欲人之趨於善也
惡故已有是惡而亦欲人之濟其惡
南軒張氏曰君子充其忠愛之心於人之
美其樂之如在己也從而扶持之又從而
勸獎之惟欲其美之成也於人之惡則從
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可則哀矜之惟患其
惡之成也欲小人之則以刻薄為心幸人之
有過而疾人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從而
又從而齊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從而
毀之君子小人之所操存未嘗不相反也
勉齋黃氏曰小人之惡謂迎合容養
以成其為惡之事也不成人之美忌克詆
毀使不得成其善也
鄭氏舜舉曰君子視人之善猶己之善故
開導誘掖以成之視人之惡猶己之有疾
故規戒掩覆以止之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
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已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

國盜
作邪
見形
何反

潛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昆背叛
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
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
欲而不能也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二

哭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
不欲雖賞之不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為盜民亦知
耻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
民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邪孔子
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慶源輔氏曰上者下之倡在上者不貪欲
則民之視之亦知以是為貴矣民知以不
貪欲為貴則雖賞以誘之使為盜竊而其
心愧耻自不肯為之矣尚何盜之患哉所

謂難賞之不為乃假設之言以見民之必不肯為耳

左傳哀公三年季孫宿曰命正當曰無死

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也則

肥也可季孫宿曰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

言命其國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

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或告遂奔衛康

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

死欲付以後事故勅令勿從已死也南孺

子請退辭位也共劉魯大夫常正不反畏

康子也

厚齊馮氏曰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

也國政可專也民獨不為盜乎

雲峰胡氏曰盜生於欲康子魯之大盜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兗

夫子答其患盜之問不直曰苟子之不盜

其辭婉而意深矣上下三章當通看不欲

正也欲善亦正也使康子移其欲利之心

以欲善民豈特不為盜而且皆為善矣此

所謂帥以正而民無不正也

或曰多欲則欲重欲重則民窮民窮則不

得已而為盜按張橫渠正蒙曰欲生于不

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不為盜使以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

必偃焉於

為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為欲善則民善

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

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

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南軒張氏曰在上者志存於殺則固已失

長人之本矣烏能禁止其惡乎欲善之心

純篤發見於政教之間則民將率從不

如風之從者則其動其就有不從者然則民之所

以未之從者則其動其就有不從者然則民之所

汪氏曰康子欲殺惡人以成就善人夫子

則欲化惡人亦為善人意謂上之所欲者

善非特不待於殺且化惡為善矣集註以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平

一則字代本文而字而意深切著明最宜

著眼玩味

西山真氏曰民性本善為上者以善迪之

未有不趨於善者

厚齋馮氏曰康子三問雖非必一時之語

然其意蓋相屬也夫子所答皆自其身而

求之

吳氏曰書君陳曰爾惟風下民惟草風草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問達為所行通達何也朱子曰其在那也
車上則獲乎上治民則得乎民其在家也
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此吾之見於行
者莫不通達而無所繫礙焉斯可謂之達
矣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
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至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
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
詳言之

雙峰饒氏曰聞是求聞於人達是人自信
已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 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
自牧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脩
於已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此則只是自
高更不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
人之為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纔自高便
不濟事○察言觀色只是察人言觀人色
若照管不及未必不以辭氣加人此只
自家工夫不要人知既有工夫以之事親
則得乎親以之事君則得乎君以之交友
友而朋友信之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是在
在家必達之理子張只去聞處著力聖人
此語正中其肯綮實直好義等處專是就
實色取人而行達專是從虛
雙峰饒氏曰質直忠信底人固難得但亦
有直情徑行不去隨事裁度而所行容有
不合宜處故忠信又要合義察言觀色慮
以下人是一件事子張常愛居人故告以
謙退詳審之意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

聞在家必聞

善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朱子曰：聞者是箇做作底。專務放出外求。人知而已。如色取仁而行違。便是。不務實而專務外。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而收斂。不得。只得自擔當不放。退此其所以爲虛名而無實行也。○色取仁而行違。不惟是虛有愛憐之態。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厲而內在皆色取仁而行違也。○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這只是粗。將去專以大意氣加人。子張平日是這般人。故孔子正其病。此章大意出不得。一箇是名。一箇是實。呂氏謂德孚於人者。必達矯行求名者。必聞。此說却好。慶源輔氏曰：使其色取行違而中不安焉。則務實之心猶未盡喪也。惟其自以爲是。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垂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垂

而無所忌憚。此見其專務於名。夫名生於實。則名亦何害。惟無實而徒有虛譽。則務之意。日生而進脩之力。日怠矣。二者若相相似。然所行不通達者。名譽自然著聞。名譽著聞者。所行未必通達。其實有不同如此。

雙峰饒氏曰：色取仁之色。與觀色之色不同。觀色專主顏色。言色取說得濶。凡發出來。可見處皆是色。色者見於外行者。行於已。不見於外者。皆似合於仁。檢點他行已處。却不實。只是欺人而已。居之不疑。示人以不疑也。此乃求名之人。要人信已。故自居之不疑。若自居於疑。又誰信之。

齊氏曰：以質對色。則一真一僞。以直對達。則一順一逆。質直者。內有餘而外自見色。取仁而行違者。外若有而內實無也。

雲峰胡氏曰：聞者病在取字。凡物在外則可取。仁者吾心之所固有。若曰可取。即是

在外而不在內矣。

慶源輔氏曰：程子務實。務名之論。可謂切當。爲吾之未能事親也。故學事親。爲吾之未能事長也。故學事長。爲吾之未能正心誠意也。故學正心。而誠意爲吾之未能齊家治國也。故學齊家。而治國爲吾之未能務實而學。則其脩爲之誠踐履之功。循序而進。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欲吾之有孝名也。故勉焉以爲忠。欲吾之有忠名也。故勉焉以爲孝。欲吾之有廉名也。故勉焉以爲廉。欲吾之有信名也。故勉焉以爲信。是之謂務名。而學則惟欲其名。之有聞而已。所謂大本即實理也。實理根於性。具於心。要在反求而自得。學有向外。近名之意。則失之矣。爲名而學。則是僞者。謂其不循實理而驚外妄求也。爲名雖若清爲利。雖是濁。然一有爲之之意。則便是利心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

者脩者治而去之

新安陳氏曰惡之形于迹者易見匿於心者難知乃惡之根也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於爲已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四書大全辨下論卷十二 堯

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汗已而不責人則已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蠢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利欲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脩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忘其身以

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慶源輔氏曰先難謂先從事於其所難後獲謂後其所得而不起計獲之心也夫爲所當爲本非難事然自學者言之則自情而動自爲而非義其機生其勢發非勉強則有所不能故以爲難也爲其事者固必有其功然方其爲自之始而遽欲計其功焉則易盈易涸輕得輕喜尚何德之可崇哉故心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不亟不徐循吾理行吾義而已此所以德日積而不自知也

因書大全辨下論卷十二 堯

且先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爲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爲矣德者理之得於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爲而無爲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纔爲些小利害計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也○問先事後得莫是因樊遲有此而愈高也○問先事後得之曰此是後面道理而今已要知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做合做底事便純是天理纔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箇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纔有人欲便這裏做得一兩分却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削了如何得會崇聖人于千萬語正要人來這裏看得破

朱子曰須截了外面他人過惡只去自家這點方能自攻其惡若纔檢點他人自家這東便疎心便麗了

慶源輔氏曰常情觀人則明自觀則暗責

人則嚴自責則輕故惡常燕匿於心纔有心去交人之惡則於已之惡便齒弄而不暇自治矣
慶源輔氏曰人本無惑惟為忿所蔽而不知利害之所在故惑蓋忿心之發易矣死而橫肆苟不懲之於始則終或至於忘身及親此辨惑者所以當懲其忿也
雙峰饒氏曰近利則有計較之心而不能先事後得鄙則吝於則已粗則暴戾而不能忍小忿故夫子因其病而藥之
新安陳氏曰自治其惡與自懲其忿皆崇德所當為之事乃其目也
問子張樊遲問曰答異何也朱子曰子張平日喜怒必有過當故告以收斂著實做工夫事樊遲以請學豫圖及夫子答問觀之是都谷粗暴底人皆是隨其失而告之
林次崖曰人心不可兩用况恒情責人恒重責已恒輕縱有心去治人則已之惡不暇治矣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所以為修德也應是惡之匿于心者人所不知而已獨知之脩德工夫只在謹獨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問愛人知人是仁知之用聖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遲却不告以仁知之體朱子曰體與用雖是二字本末未嘗相離用即體之所以流行者也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耳

朱子曰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便有分別兩箇意思自相反了故疑之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朱子曰每常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推是舉直錯諸枉仁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知直枉一側去愛他也不得大抵唯先知了方能順放得個仁聖人只此二句自包上下後來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思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雙峰饒氏曰樊遲問仁知是二者平說夫子亦平答之及再答以使枉者直二句方是申說仁知問夫子之言何獨歸重於知曰雖歸重在知然此心所以舉直錯諸枉依舊是從仁上發來蓋直者此心天理之公能舉直則是發此天理之公是亦仁也直枉專指人而言諸象也諸象人之枉者即下文選於眾之意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遲以夫子之言專為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湯有

四書大全辯入下論卷十二 堯

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旣問於師，又辨於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慶源輔氏曰：子夏一開其說，便嘆聖人之言所包者富，不墮於一偏，不滯於一隅，卽知人之中以見愛人之實，推乎知之用，以及乎仁之功，其於仁知之體用蓋已深體

人知所謂舉直錯枉也不仁者皆化爲
卽愛人之仁能枉者直矣夫子二語
已包子夏之意子夏之言益發明夫子
音遲問於師又問於友其問之弗知弗
者歟

雙峰饒氏曰此章愛人知人是仁知之淺近處包含無所不盡則深者遠者亦在其中深遠卽枉者化爲直處雲峰胡氏曰知人愛人是分言知仁之用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合言知仁之相爲用蓋仁也義禮知仁之中自有知知藏仁義禮知之中自有仁知仁本相爲體用故見於舉錯之際知仁又自相爲體用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樊遲問仁知二章皆主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二
李

乎事理而以用功言嘗聞之先君子曰聖賢之稱仁者知者蓋有不同自一夫之心兼仁知而言則爲全體之聖各執其一體指其仁知而言則爲成德之人蓋學者之爲學則當兼致其力以變化氣質之偏以擴充全體之極也又按自其資稟各有所偏而言則仁者自仁知者自知自其成德之淺深而言則仁足以兼乎知知不足以兼乎仁也

蔡虛齋曰富哉言乎言只是一句言不爲富其富者言中所含之意也然不可說出兼仁智看下文註中蓋宗此句正應吾見于夫子而問智意選于衆舉舉陶伊尹舉直錯枉也而不仁者遠則能使枉者直矣然則夫子斯言豈專爲智者之事哉○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一條饒氏解得不是只淺淺恁地說欲樊遲得受用也然舜湯云云亦不外此便是包含無所不盡此與

道千乘之國章所謂聖人之言雖至近上
下皆通者同與本註嘆其所包者廣矣
子夏之言依程子解亦通則是得者下
一段只是說箇舉直錯枉云云的模樣如
是耳不知朱子如何地解且朱子此解
既不得子夏包含意出又不知樊遲畢竟
曉解否朱子蓋因吾見于夫子而問知一
句紹應出來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
無自辱焉

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
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
而見疏則自辱矣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奎

朱子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道得
善始得
雙峰饒氏曰忠告者盡此心之誠既誠矣
不能善其辭說以道之恐其未能從二者
俱盡而彼不從然之宜上未能忠且善焉
而泛然告之道之遠以彼不從而止則是
在我者猶未盡便欲責人非交友之道也
齊氏曰善道者心平氣和語朋意盡成從
容深遠而有餘味或清切簡當而可深思
大半欲伸己意而聞者不忤也如此而猶
不見省數必取疏知以退者所不為也然
則非忠告之難而善道之為不易爾
勿軒熊氏曰忠告是心盡忠善道是言盡
善內外皆兼到
或曰不可則止非棄之也機未投且俟之
尚可得復圖若數則不惟重友之過且使友
以得罪見絕無可望矣始終是欲成就之

○管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
日進

慶源輔氏曰為仁由己朋友但能輔助我
以為仁而已
覺軒蔡氏曰以文會友致知之以友輔
仁力行之事
新安陳氏曰人之講學脩德皆有資於朋
友既資朋友以講學而致其知尤資朋友
以輔仁而力於行則學進而德亦進朋友
為吾之行之助於行則學進而德亦進朋友
東陽許氏曰為仁而不取友以爲輔則有
孤陋寡聞之固會友而不以文則有羣居
終日言不及義之失
雲峰胡氏曰上章友之資於我者不可無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二 奎

忠告善道之益此則我之資於友者賴其
講學輔仁之功
林次崖曰以文會友只是以朋友講習註
講學以會友講學只在會友內舊言會友
以講學蒙引謂先講學然後以會友此說
不是蓋會友引講學又在會友之外且講學必
後會友則講學又在會友之外且講學必
與人講不是只自家講且既分講學會友
爲二亦將會取善與輔仁爲二邪其不通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變平書舍藏書不准外

子路第十三

如有汚損缺失責令賠補

通考勿無熊氏曰前十八章多言政十
九章以後多言學下二章多言政凡三
十章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
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朱子曰先是率他欲民親其親必先之以
孝欲民長其長必先之以弟勞是為他勤
勞如循行既而勤課農桑之類
雙峯饒氏曰集註以先之為先其行勞之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三

一

為勞其事是又分政之本末而言行者政
之本孝弟忠信之類是也事者政之目農
畝師役之類是也行與事雖是分說其實
是政裏面事

請益曰無倦

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

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

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

姑使之深思也

朱子曰勞苦亦人之難事故以無倦勉之
南軒張氏曰先之勞之固足以盡為政之
道矣而子路猶請益焉則告之以無倦使
之教焉乎是二者而已

此只道理
此非如理
其失
曰徒
無好

覺軒蔡氏曰夫子方答以先之勞之子路
遽又請益則其勇躁之意可見故但告以
無倦所以救其勇躁之失也
雙峯饒氏曰大凡事使人為之則易身親
為之則難其難先之勞之皆是不便於已
底事所以易得始勤終怠尤不容不告之以
此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三

二

須要無所喜無所厭只平平嘗嘗幹得去
纔是無倦按此說看無倦二字甚確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

舉賢才

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於彼

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

失誤也大者於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

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

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

政益修矣

朱子曰先有司而後紀綱立而責有所歸
○此為政隨其小大各有司須先教他
理會自家方可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
出入盈絀之數其是教他逐一自具來自
新安陳氏曰黃氏饒氏云先有司一句是
總腦赦小過舉賢才皆承先有司而言宰
家臣之長其為政之要當以分任有司為
先既先有司矣赦有司之小過故常人可
以自勉舉有司之賢才故季氏幸而已范氏
以爲舉在此心也豈但爲季氏幸而已范氏
賢才須兼言其義方備有司中才德有餘
而位不足稱者固當舉而進之上位如有
司之才德不稱其職則又當別舉有才德
者充之如此方說得舉賢才規模闊若專
說舉有司之賢才則狹矣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三

三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
人其舍諸

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
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
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
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
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
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爾○范氏

新義

曰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

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

三者不可以爲季氏幸况天下乎

新安陳氏曰各親其親及人不獨親其親

二句本出記禮運程子引以爲證若曰人

各舉其所知之賢才然後不獨舉其所知

之賢才

朱子曰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開濶故如

此人之心量本自大緣私故小蔽錮之極

則不可喪邦矣○人各舉其所知則天下之

事無不舉矣不患無以知天下之賢才也

與邦喪邦蓋極言之然必自知而後舉之

之意固非謂仲弓有固權市恩之意而此

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此

亦不爲難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

私也

雙峯饒氏曰仲弓之心不如聖人之廣大

仲弓以自已聰明爲聰明故有焉知賢才

之問聖人則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故說

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之有限如聖人之言則未

嘗求其盡知自無往而不知雖合天下之

賢才舉而用之可也

慶源輔氏曰范氏蓋經筵勸講之說所以
推廣其理以感切君心者至矣
蘇氏曰有司既立則責育所歸然當赦其
小過則賢才可得而舉也惟庸人與姦人
爲無小過張禹胡廣李林甫盧杞是也若
小過不赦則賢者避罪不暇而此等人出
矣
吳氏曰仲弓子貢子路冉有皆事季氏仲
弓子貢夫子未嘗責之于路之責又不若

四書大全辨

下論卷十三

五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

子自楚反乎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名爲先。謝氏曰。正名雖爲衛君而言。然爲政之道皆當以此爲先。

新安陳氏曰：刪贖，乃輒之父也。刪贖欲人君衛而輒拒之，是不父其父。父，廟曰：「爾輒。」

繼靈公是禰其祖
吳氏曰凡事皆有各不可不正亦不特衛
輒父子爲然
齊氏曰祖非禰也而禰之父非讐也而讐
之無父之人非君也而君之名之不正孰
大於是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於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厚齋馮氏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夫子正名之論蓋不與輒也時輒已立十二年矣子路之所謂迂者蓋爲輒也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圖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三

六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新安陳氏曰集註於正名名不正此三以實字言前云名實紊此云名不當其實又云無以考其實蓋名當其實則名正名實紊則名不正名者實之實實者名之主也實字於名最緊切

問言與事似不相干涉朱子曰如一人被火急取水來救始得却教他取火來此便是言不順如何得事成○輒以兵拒父以父爲賊是多少不順其何以爲國何以臨民

雙峯饒氏曰夫子謂必也正名是事事皆要正名君臣父子固是正名中之大者然

此吳氏
可此條

中法

事不成則禮樂不與禮樂不與則刑罰不中

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故禮樂不與禮樂不與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四書大全

下論卷十三

七

朱子曰事不成以事言禮樂不與以理言蓋事不成則事上面都無道理了說甚禮樂○大凡事須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若不成就則禮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與則無序不和如此刑罰安得不顛倒慶源輔氏曰無一事無禮樂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事成而有禮則樂自與不然則樂壞乖舛又烏得有禮樂哉禮樂不與則凡施之政事者無非私意率皆倒行逆施無序而不和所謂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亦必然之理也吳氏曰此禮樂非玉帛鐘鼓之謂事物物得其理而後和之謂也名不正言不順則事物之理而後和之謂也名不正言不順則事物之理而後和之謂也名不正言不順則事物之理而後和之謂也

此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聵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夫蒯聵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

四書大全

下論卷十三

八

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於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

新安陳氏曰名指名之言實指可行言謂行事之實也一事苟謂言之苟其餘皆苟謂事不成禮樂不與刑罰不中也夫子所謂名不正以下反說名之必可言昭應

次第其即
在略以
反立反否

發註
法

子南 僕郢 御車 也余 無子 勸職 奔也

下論卷十三

前而各不正則言不順言之必可行照應
前而各不正則言不順則事不成此是正說言無所
苟又反說從名正言順來蓋於言苟且卽
是名不正言不順其餘必無往而不苟且
矣
左傳定公十四年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
朝太子蒯聵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旣定爾
妻猶壺歸吾艾殺人人子羞之謂戲陽速曰
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
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
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
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南
子宋宋女宋朝宋公子也娶宿求子宿也
喻南子父老也假壯豕也喻宋朝戲陽速
大子家臣也
左傳哀公二年初衛侯游於郊子南僕公
曰余無子將立女對曰罪不足以辱社稷
君其改圖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
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
乃立輒晉趙鞅納衛太子於戚
問胡氏說使孔子得政則是出公用之卽
謀逐之此豈近於人情意夫子果仕衛必
以父子大倫明告出公使自爲去就而後
立郢之事可議也朱子曰此說得之但聖
人之權亦必有非常情所可測度者○問
胡氏這是論孔子爲政正名合當如此設
若衛君輒用孔子孔子旣爲之臣則此說
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
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夫子須先與斷約
如此做方與他做若輒不能然則夫子決
不爲之臣矣○子路爲人粗於精微處多
未達合下仕衛便不是了孔惺卽出公之
黨他不以出公爲非故其事惺自以爲善
而爲之而不知其非義宜其以正名爲迂

下論卷十三

雙峯饒氏曰集註引胡氏說蓋以其辭嚴義正可爲萬世經常作主使亂臣賊子知所警懼故特著之若真欲行此實是孔子爲衛世卿而有權力當靈公初死輒未立之時爲之則可

邇考朱氏公遷曰此見聖人救亂之本衛輒之事兩見於論語必也正名是夫子正言其義不爲衛君是因論夷齊而知夫子不與之心大抵衛輒之事非夫子不能正或曰當時使夫子執衛國之政其所以正名者必自有說後世若胡文定之所謂立郭朱晦菴之所謂避父及近世王陽明之所謂感化非不爲衛國處分然終是以已之心度聖人之心而其在聖人神化莫測恐未必止是也○按樂記曰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然則衛君待孔子

四書大全辨下論卷十三 十

爲政孔子以王道爲先務乃舍禮樂刑政而先正名何哉易豫之象曰聖人以順動刑罰清而民服象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作以崇德者樂也薦之上帝配祖考者禮也刑罰清本于禮樂與禮樂興本于豫頌以勳其言相爲表裏明堂位言周公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繼之以張大刑而天下大服與此用意孔子崇王道而正名是急亦周公之用心也豈得爲迂乎

芑山張氏曰名三言順秉禮樂在內非名正屬禮言順屬樂也小註吳氏分屬外甚名不正以下一步緊一步見正名關係爲政如此典禮樂只是那和順的道理運行于百凡事體中非制禮作樂之謂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

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菜蔬曰圃

朱子曰役智力於農圃內不足以成已外不足以治人是濟甚事新安陳氏曰兩言吾不如雖不顯闢之已純拒之矣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新安陳氏曰此小人是位而言者下文集註云禮義信大人之事也是自此小人之上推貴而對言之南軒曰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正本此意○問古之聖賢若大舜伊尹皆躬耕畝畝習農圃事何聖人深斥樊遲是潛室陳氏曰遇此時則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三

士

習此事遊聖人之門所學者何事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禮義信大人之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負縷為之以約小兒於背者○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闕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於其

又復扶

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慶源輔氏曰在已者皆盡其道在下者各以其類應之所謂正已而物正者非大人之德其孰能之變峯饒氏曰居大人之位有大人之德四方之民自歸之而為之耕稼豈必自耕稼哉范齊黃氏曰貧而為農圃之事亦未為過者樊遲之志豈亦有為許行之說者而慕之歟故夫子以大人之事告之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三

士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也權說唯此獨如君不
是孫之孔聖之為命

問誦詩三百何如見其必達於政朱子曰
其中所載可見如小夫賤賤聞之門至
其情狀皆可因之而知之而聖人所以修
德於己施於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所
載之美惡讀誦而誦詠之如是而為善如
是而為惡若之不以自修於身者如是是
合微底事如是是而不合微底事待得施
治人如是而當賞如是而當罰莫不備見
如何於政不達若讀詩而不達於政則是
不讀讀也又問如何使四方必能專對曰
於詩有得必是於應對言語之間委曲和
平
胡氏曰詩之作也有邪有正皆原於人情
理之正則可以知風俗之盛衰政之得其
情背事理之正則可以知風俗之衰政治
之失故誦詩而有得則可以達於政矣詩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三 圭

之言溫厚則不至於薄和平則不至於忤
長於風論則人易曉故誦讀而有得則能
言詩
雙峯饒氏曰詩本人情人情有善有惡讀
詩而有得則知人情之所好者在善處所
惡者在惡處得之於心施之於政則必能
順民之所謂好而違其所惡其政無不善矣
是之謂達詩之言辭多宛曲風論而不直
致使者所以傳之於命措辭最難才委靡則
流於弱而取侮於人則剛直則又委靡則
而貽禍於國若善其辭命婉正得體不
舉君令非誦詩而有得於詩人命辭之體
者不能也春秋諸國往來多尚辭命故夫
子併指此為讀詩之驗問專對曰使有正
有介正使不能答則介使助之如正使自
能致辭不假衆介之助是謂能專對達與
專對非誦詩時思量要如此調詩而有助
得則自然有此驗以訓用為字只指助

此字是
言後是
非言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
從
南軒張氏曰從違之本不繫於令繫於所
以示之何如耳
雙峯饒氏曰身正是身教令不過言教以
身教者從以身教者從
或曰若只身正一邊說令行不得警策須
就不正一邊說得危悚不正之弊非徒令
之行不行從不從也總歸到身上危乎其
危要見令不可恃意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三 圭

慈祥豈弟之政必能為溫厚和平之言要
之三百篇固多易三百八十四又書五十
八篇禮三千三百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
事皆多也窮經而不能致用皆多而無益
者也舉詩以例其餘爾

窮子曰今人不曾讀詩如誦詩三百授之
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誦詩後
須達於政能專對始是讀詩未讀二南時
一似面牆到讀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
抵讀書只是此法
問詩三百篇人未有不讀者也而達於政
能專對者何其少耶勉齋黃氏曰亦視其
所以讀之者何如耳為人所為已邪誦詠
邪踐行邪誦詠者何如耳為人所為已邪
能踐行邪誦詠者何如耳為人所為已邪
於身切實而專確則亦矣不達於政而
厚齋馮氏曰讀書必明其理明理必達
用讀書不明其理記誦之末學也明理而
不達諸用章句之腐儒也子刪詩在晚
而平日兩言詩三百則知子之刪去者無
幾特釐正之以繫於風雅頌之末云耳
雲峯胡氏曰習溫柔敦厚之教者必能為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或曰申屠嘉不受私謁則可以拆幸臣之
仲舒正身率下則可以事驕王魏相以廉
正魯氏不能誣袁安任以素行實氏無
以善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
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蘇氏曰是歲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
衛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
不臣卒之哀公孫於邾而死於越出公奔
宋而亦死於越其不相遠如此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
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三 五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畧之意合聚也
完備也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

累其心○楊氏曰務為全美則累物而驕
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

物為心其欲易足故也
新安陳氏曰由合而完由完而美既見其
循序漸進而無欲速之心而其合完美皆

曰苟而已又見其所欲易足而有節曾無
盡美之心非賢而能之乎
慶源輔氏曰居室務為全美是為外物所
累得之則驕心生失之則否心生
新安陳氏曰楊氏只於苟字上見有節不
盡美之意不見循序不欲速之意必如上

文朱子之說則該備矣

問公子荆善居室也無甚高處聖人稱善
何也朱子曰善居室不極其華麗則牆
傾壁倒全不理會子荆自合而完而美循
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
心在聖人德盛此等事皆化而不足言在
公子荆則能如此故聖人稱之○問公子荆
夫一事之善而稱之又安知其無所長
其一事之善而稱之又安知其無所長

長樂陳氏曰士庶之家多循理世祿之家
多怙侈其勢然也荆為衛之公子善於居
室而未始有累焉此季札所以謂之君子
也

蔡處齋曰人知苟字重而不知矣字之意
或曰始有尚未至于合他便自以為苟合
就他未完未美處便自以完美居之正見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三 未

子荆隨境自安絕無歎羨意

○子適衛冉有僕
僕御車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斂
以富之
雙峯饒氏曰田是所耕之田孟子所謂百
畝之田勿奪其時是也里是所居之地孟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子思謂五穀之宅樹牆下以桑是也田出穀粟里田中自穀粟則不後有布帛則不與二書之之道

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

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

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

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

富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傳臨

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三 七

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

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於上言行

政事皆可師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雙峯倪氏曰制田里薄賦斂立學校明禮

義各是兩事相因田里是富之源不制

田里則衣食無所從出如何可使之富然

富於民矣學校是教之之地不立學校則

教化無所從施如何可使之知禮義然學

校雖設而不明禮義以道之則人心無自

而不可廢

南軒張氏曰庶矣則富富之富矣則富教

之聖賢仁民之意無窮而施之為有序也

新安陳氏曰庶而不富則民雖繁其生而

此聖賢初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三 太

迎於門屏交禮道自昨階三老升自賓階

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

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饗就爵

而饋視饗在前視饌在後五更南面三公

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恩以見禮

遇大尊顯故也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之事

老謂李躬年耆學明五更謂桓榮授帝尚

書也薛廣德天子之學名安車坐乘之車以

蒲裝輪令老者坐而安穩也交禮報拜也

醕音流後也視饌視饌饌也食多饌饌故

置之於前也視饌視饌饌也食多饌饌故

孔子為生聖顏氏為先師盡召天下尊師

考德以為學官數臨幸觀釋菜命祭酒博

士講論經義賜以束帛生能通一經者則

署吏廣學舍千二百區諸生員至三千二

百自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受經諸通

一經者聽入貢限四方秀艾拔策負素空
集京師文治潤物興於是特置高第百濟
吐蕃高麗等羣酋長並遣子弟入學鼓箠
連堂者凡八千餘人紆施使良方後問閣
狀伏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蓋盛也與
相如哀二世賦金入會宮之尊職全字同
謂于貴反音位火光也經音詩粗結也一
曰繒屬廣韻續似布

○子曰苟有用我者昔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昔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紀綱
布也有成治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
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按史記此蓋爲

四書大全辨下論卷十三 九

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朱子曰聖人爲政一年之間想見已前不
好底事都革得盡到三年遷財足兵強教
行民服聖人做事時須一切將許多不好底
撤換了方做自家底必三年方可有成也
南軒張氏曰期月而大綱立三年而治功
成然三年之所成者即其期月所立之規
模也充之而已矣
東陽許氏曰期月而可謂興衰撥亂綱紀
粗立三年有成謂治定功成治道大備
葉氏少蘊曰出衛不用已而言又論善人
王者之功此書所記先後初無序亦有一
時之言而併記之者若此編是也所謂用
我者非嘗試而使之也舉國委已而聽之
也哀公以夫子爲中都宰一年而四方則
之矣谷之會攝行相禮齊人遂歸魯侵疆
反爲司寇游無罪非飾賈男女行者別於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誠哉是也

四書大全辨下論卷十三 十

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化殘暴之
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謂化民於善可以不
用刑殺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
曰漢自高惠至於文景黎民醇厚幾致刑
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去殺不
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
待百年其化亦不止此

問善人之爲邦如何可勝殘去殺程子曰
只是能使人不爲不善善人不踐跡亦不
入於室之人也
問集註謂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乃聖
人之事善人未易至此朱子曰聖人比善
人自足不同緩之期求動之斯和殺之不

聖人之不甯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此
年工夫積累到此自是亦能使人與於善
不陷刑辟如文景義致刑措豈不勝殘去
殺
雙峯饒氏曰勝殘是我之善化足以勝其
殘暴云我民無極惡大罪可以不用刑
微其能勝殘所以可去殺謂之亦可者
微其不足之意似有未能必其殘暴盡勝
殺果盡去之意蓋亦所謂義致刑措者也
善人力量其極功只到得此地位以上更
去不得
新安陳氏曰上二句說本章下二句隱然
說下章聖人即王者不待百年即一世化
不止此即仁澤浹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三

主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為一世
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於成
王而後禮樂興即其效也○或問三年必
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
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
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而禮樂可興
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說文三十年為一世從世而曳長之
朱子曰自己之仁而言之這箇道理浸灌
遠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人皆是這箇
道理浸灌遠徹○所謂仁者以其天理流

行融液洞徹而無一物之不體也舉一世
而言固無一人之不然也求之詩書性成康之世足
以當之
雙峯饒氏曰此仁字是教化浹洽無一人
不貫徹底意思與其他仁字不同蓋仁者
以天地萬物為一體須漸民以仁摩民以
義節民以禮使其化薰透徹融液周遍
以至於四海之內無一人不歸於善如入一
身之間生意貫徹四肢百骸無少痿痺相
似故謂之仁且如堯舜之世固是黎民於
變此屋可封然苗頑猶未即工亦是堯舜
之化未貫徹處必三苗既格然後東漸西
被朔南暨聲教無處不貫徹方是堯舜致
治之仁
南軒張氏曰使民皆由於仁非仁心涵養
之深仁政薰陶之久莫能然也此則非善
人所能及矣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三

主

雲峯胡氏曰勝殘去殺者如能去人之疾
而使之不至於死者也仁則如人元氣渾
全而自無疾者也天下無一人非天理之
通者朱氏公遷曰三年有勇知方是勇於
義者作為之效五年七年而可足民是多才能
師文王者作為之效五年七年而可足民是多才能
此皆以政成遲速之效皆非善人之可能也
程氏復心曰三年有成聖人之效百年勝
殘去殺善人之效必世而後仁則聖效之
大成
芭山張氏曰饒氏說仁字甚確宜玩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亦存疑

法與言

同義文

此記與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冉有時為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三

三

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為不知者而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為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畧相似其所以

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厚齋馮氏曰臣見君曰朝故其廷謂之朝廷季氏專魯之政其臣之見季氏亦曰朝爾禮之稱也吳氏曰政事之言之則通別言之則大曰政小曰事去朝之事曰政私家之事曰事唐書魏徵傳文德皇后既薨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昏眩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

觀陵昭陵則臣見之矣帝泣為歎觀昭陵太宗之後之凌獻陵太宗母陵也吳氏曰以夫子此語推之意古者大夫雖致仕國有大政亦必與之共謀蓋劉黃髮之意若小事則不必然爾將有化季氏無能收其德故夫子因其有政之語而深譏之可謂微而顯就而嚴矣夫子哀公十一年冬反魯年六十九明年為告老之年左傳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康子使冉有問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蓋至是不復以告矣蔡虛齋曰夫子明知冉有所議是國政乃陽為不知而以為家事魏徵明知太宗所指是昭陵乃陽為不知而以為獻陵夫子欲冉有知國政不當擅議于私家魏徵欲太宗知不當望昭陵而忘獻陵雖不盡同大略同也又獻陵之對與視九功而不視七德意亦略同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三

雷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

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為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

不可以必期於與邦乎。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於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三

重

耳君日驕而臣日諂未有喪邦者也○

謝氏曰知爲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

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

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於此然此

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胡氏曰幾舊說或以爲近或以爲微近與

不幾乎之義同與若是其幾之幾不協微

則其文義皆不可讀故不可從也謝氏說

邦未必遽興喪則似以幾爲近又曰興喪

之源分於此非識微者不足以知之大旨有所

發明歟

雙峰饒氏曰聖人說話直是平無些子高

低謂一言便能興邦喪邦固不可謂一言不可以與邦喪邦亦不可又如唯其言而莫予違固不是然善而莫之違猶自可故又分兩段說一輕一重之間斟酌劑量不

令分毫有偏

吳氏曰定公之問亦可謂有意於治矣使

其能用夫子之言兢兢業業以勉已之人

爲可畏三子之徒庶其小悛而魯其或與

也惜乎女樂之事公既欲之而桓子又助

成之是亦言不善而莫之違之類是以用

夫子而不克終也

范山張氏曰喪邦之事非一而莫予違爲

其昔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

口子思曰以吾觀所爲君不君臣不臣者

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

臧則衆謀不違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

和非以長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

讚已聞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

容諂莫甚焉君聞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

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又宋史劉敞

曰大凡人主不能無過脫有過言過行宰

執侍從當言之給舍臺諫當言之籍紳士

大夫當言之皆所以納君子當道者也今

陛下未爲不知道未爲不受人言宰執以

下希寵而不言與夫言之而不力皆非所

以愛陛下也其心豈以此爲當而不必言

哉子思曰劉氏之言推之湯武以譏諤而

昌黎紂以唯唯而亡古今一揆惜後世君

臣不悟耳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三

重

葉公問政

音義並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
後遠者來也

南軒張氏曰近者樂其澤遠者慕其風然
未有不澤不及於遠而能使人慕之者也
勉齋黃氏曰此非有意於求其說且來也
有意於求其說且來則必有說不來者
或謂此章言其效而不言其所以致之何
也吳氏曰葉公楚名臣或不待贊言使其
再問夫子必更有說夫子入楚後與輿交
議之葉公雖能聞而不能相與反復也豈
不惜夫

新安陳氏曰近說遠來皆政之驗非媚於
民而求其說也夫人心之事不行而所行
皆不拂民心之事近者自說矣遠者聞其
風即聞近者說之風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三 毛

蔡虛齋曰聞風不必依新安謂聞近者說
之風也兩其字同近者得被其澤遠者不
得被其澤只是聞其風而已
林次崖曰天下之國各有分土遠者聞風
豈能舍其君而來就我此特言得其民心
如言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耳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
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莒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而
反不達見小者之為利則所就者小而所
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
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

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
在近小故各以切已之事告之

南軒張氏曰欲速則期於成而所為必苟
故反不達見小利則徇目前而忘久遠之
謀故反害大事
勉齋黃氏曰事之久速有自然之大第事
之大小有自然之分量循其自然之理而
無容心可也一有欲速見小利之心則私
心而非正理矣宜其不達而大事不成也
雙峰饒氏曰見小與欲速相因纔要速成
便只是見得目前小小利便處所以急要
收效若是胸中有遠大規模自然是急不
得

慶源輔氏曰居之而易得倦行之而不盡
心此過高而未仁之證也欲速見小利此
近小而不仁之證也聖人之教人如良醫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三 毛

之治疾藥雖不同效則一也
新安陳氏曰過於高者藥之以誠實不及
而近小者藥之以寬大皆以切已者告之
也

胡氏明仲曰聖人之言雖救子夏之失然
天下後世皆可為法兩漢以來為政者皆
未克欲速見小利之病也

林次崖曰無欲速者為政有許多事又要
時候到無容你速得欲速則許多事都未
盡得時候又未到如何得成功譬如十日
之程一二日就要到必做車馬傷足而
反不得到矣故曰不達註急遽無序此句
尚在欲速內○為政須以遠大自期待如
養民必無一夫不遂其生教民必無一夫
不至為餓芋略敘哉不大為惡便說治已
至了則其治僅小康而止耳安能馴至遠
大故曰大事不成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三

三

之愛人其最後乎

朱子曰發於外者比主於中者較大蓋必
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然主於中者却是
本○敬專言如修己以敬只偏言是主事
○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
敬爲切○問如何雖之夷狄不可棄曰道
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是無間斷方得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三

三

若有間斷此心便死了在中國是這箇道理
 理在夷狄也只是這箇道理
 勉齋黃氏曰居處指幽獨而言未有事者
 也執事指應事而言未涉乎人也與人指
 接物而言則涉乎人矣能恭敬而忠則天
 理常行而人欲不萌矣又能無適而不然
 則流行而無間斷仁之爲道孰外乎此
 陳氏曰敬工夫細密恭氣象闊大敬意思
 卑屈恭意思尊嚴但恭只是敬之見於外
 者敬只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
 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
 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
 雙峯饒氏曰無事時此心無所作爲只可
 於容貌上著箇恭及至事來則此心便要
 應事心若不在事上爲事便鹵莽所以著
 箇敬至於接人則此心須視人猶己不可
 容些欺僞所以著箇忠○天體物而不遺
 仁體事而無不在於居處時容貌恭肅則

程氏遺心曰微上微下是無精粗本末只
 是一理
 朱子曰胡氏說三者先後雖無明證看來
 是如此若未嘗告以恭敬忠則所謂朱難
 者將何從下手至于於愛人則又以其發
 於外者言之
 雙峯饒氏曰此三者便是先難底事至
 於愛人又是從恭敬忠上發出
 覺軒蔡氏曰諸子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
 其所察之資而發也樊遲問仁而所答各
 異者因其所學之至而發也聖人教人猶
 化工之妙物各付物於此見之
 蔡虛齋曰居處未嘗應事接物執事與人
 平說無先後之可言黃氏謂應事未涉乎
 人者非是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三 壹

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此其志有所不為而其材足以有為者也
 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為使之難不

獨貴於能言而已

慶源輔氏曰志存於隱而才見於顯則志
 易肆而才難彊故常人之志患在於無所
 不為而其才則患在無所能為行已有恥
 則是其志有所不為也使不辱命則是其
 才足以有為也惟其志有所不為然後其
 才足以有為也
 新安陳氏曰不獨貴於能言蓋以行已有
 恥為本也
 朱子曰行已有恥則不辱其身使能盡職
 則不辱君命

雙峯饒氏曰有恥士之行不辱命士之能
 有其行又有其能全才也故可謂士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為其次

朱子曰孝弟豈不是第一等人而聖人未
 以為士之上者僅能使其身無過而無益
 於人之國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
 有之良心也
 雙峯饒氏曰行已有恥是事事不苟且孝
 弟固是行之大者然只是士行中之一端
 而又無其能故以為士之次也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

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三 壹

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
 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
 害其為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
 市井之人不復可為士矣

雲峯胡氏曰須看本末二字蓋士之所以
 為士者行其本也才其末也志有所不為
 而才足以有為是本末俱有可觀其大則
 但取其本立又其次則本末皆無足取而
 猶不失為自守故曰下此則市井之人不
 復可為士矣
 朱子曰硜硜小人亦可為士者其識量雖
 淺而非惡也至其所守堅規矩於信果之
 小節然與誕謾苟賤之人則不可同日語
 矣

反作算反所

算也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

厚齋馮氏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謂之大人惟義所在而不拘執所應者廣也言必信行必果夫子謂之小人確於自守而不可轉移所成者狹也

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

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

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

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

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三 孟

自得之事

問程子謂子貢欲為皎皎之行是如此否朱子曰子貢平日雖有此意思然這章却是他大段平實了渠見行已有耻使不辱命不是些小事故又問其次凡此節次皆是要向平實處做工夫每問皆下到下面問今之從政者却問錯了聖人便與他截

斷

芒山張氏曰使于四方二句繁舉不辱一

端以見士之才足有為持之論如此不必

着子貢身上言如必謂子貢能言故以使

事告之則末節亦將謂子貢斗筭故曰子

貢見當時從政者以士自命心竊不滿問

士而至今之從政者大有感慨非每問愈下

却亦問得不錯朱子小註云聖人便與他

截斷恐未必然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

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

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

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

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

於道非與其終於此而已也○孟子曰孔

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三 孟

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

志嚮嚮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

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

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南軒張氏曰中行謂中道上行者

胡氏曰道猶路也故行亦道也

朱子曰狂者知之過狷者行之過

雙峯饒氏曰行不掩非全然行不顧言如

說得十分只行得五七分這五七分蓋那

十分不過耳

朱子曰謹厚者雖是好又無益於事故有

取於狂狷者又各墮於一偏中道之人有

狂者之志而所為又精密有狷者之節又

不至過激此極難得之人○狷者雖非中

道然有筋骨其志孤介知善之可爲而爲之知不善之不可爲而不爲直是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晚年磨來磨去難得這般却好底人如狂猶尚可因其有爲之資裁而歸之中道雙峯饒氏曰或解集註激厲裁抑以爲激厲猶者裁抑狂者是不然狂者志極高是過處行不掩是不及處猶者知未及是不及處守有餘是過處二者各有過不及於過處裁抑之使之俯而就中於不及處激厲之使之跛而及中如此則皆近道矣○狂猶自是病處聖人所以取之者以狂者有進取之志猶者不爲非理之事雖有病處亦有好處尚可教以中道若徒謹厚者只是怕事底人雖不爲惡亦不足與爲善反不若狂猶之可取也新安陳氏曰進取進而而有爲以取於善也狂者知之過而行不及猶者行之過而知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三

三

不及得聖人裁抑之激厲之使狂者力行以踐之而其見不荒猶者致知以明之而其守不狃則中道庶乎可得矣鮑齋黃氏曰孔子之門從遊之士皆極天下之選夫子猶嘆中行之難得思狂猶者而與之蓋進道之難如此狂猶雖不同而其力量皆足以進於道者也今持不逮之資而悠悠以進於學是皆夫子之所棄也蔡虛齋曰進取二句是就他好處說言其所以有取于狂猶之意非謂進取是知之過有所不爲是行之過也林次崖曰激厲是益其不及裁抑是抑其過狂猶皆有芭山張氏曰虛齋說是觀此益知新安狂猶分知行未確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

善夫

南人南國之人恒常人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尤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朱子曰恒字古作恆其說象一隻船兩頭靠岸可見微頭微尾慶源輔氏曰無常之人則在我者無定守矣何所用而可巫醫雖賤役然必有常乃可爲之蓋交鬼神而無常則鬼神不之享治疾病而無常則人何敢寄以死生哉花子稱其言而善之則所以警於人者深矣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三

三

此易恒卦九三爻辭承進也

朱子曰承如奉承之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雙峯饒氏曰承字如儀禮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于爾孝孫之承言奉而進之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

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

其爲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南軒張氏曰不占謂理之必然不待占決而可知也

新安陳氏曰不占如易所謂不占有孚言無恒取羞不待占然矣

只不不不
似不不不

朱子曰不占而已此只是不讀書之意
雲峯胡氏曰易為占筮之書不恒其德或
承之羞此恒卦九三占辭也凡其不知不
恒之患者由平日不占而已矣
新安陳氏曰此章謂無恒者雖賤役不可
為且羞辱不可免以見人決不可以無恒
也
存疑曰不占而已矣言無恒之取羞不待
占決而信然矣南軒新安蒙引皆如此說
但集註不用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
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
而和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三 義

南軒張氏曰和者於理同者同其私和
於理則不苟同同其私則不能和
勉齋黃氏曰和之與同公理而己公則視
人適已何不和之有惟理是視何同之有
私則喜狎昵所以常同樂忌克所以不和
厚齋馮氏曰和如和羹其味而相調為一
也同如雷同聲而無分別也和與同近
似而公私不同如此周驕泰之類夫子故
辨之
慶源輔氏曰義有可否故有不同利有爭
奪安得而和
朱子曰君子之和乃以其同寅協恭而無
乖爭忌克之意其不同者乃以其守正循
理而無阿諛黨比之風小人反是此二者
外相似而內實相反乃君子小人情狀之
隱微自古至今如一孰如韓富范公上
前議論不同或至失色子卒未嘗失和氣
王呂章魯蔡氏父子兄弟同惡相濟而其

其之皆不不不
字一語其自

聲皆其
去其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三 卑

為是彼亦以為為是其心全在于道此倡彼
和不相違背故曰無乖戾之心同是以意
相狗吾意所是彼亦以為為是更不論道理
是與不是但欲以私意相阿奉略不取違
異故曰有阿比之意註下箇心字極有分
曉蓋事不能盡同心則無不同也同曰有
阿比之意意字亦不苟言但以私意相阿
奉耳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
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
自為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

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勉齋黃氏曰下以鄉人皆好皆惡而定其人之賢必取決於善者之好不善者之惡蓋善者循理故所好者如己之循理者也而不善者徇欲故所惡者必不如己之徇欲者也此其所以為賢也
慶源輔氏曰鄉人皆好恐是同流合汙之為未可惟鄉人之善者以其同乎已而好之則有可好之實矣不善者以其異乎已而惡之則無苟容之行矣方可以必其人之賢也
西山真氏曰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其志行之美足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其為賢必矣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三 聖

厚齋馬氏曰子貢方人故所問如此夫人自幼及長知之悉者莫如鄉人若也若惡無異辭則賢否宜可決矣然鄉人不能皆善則好惡不能皆當唯善不善各以類合求之於此一好一惡而賢否定矣
雙峯饒氏曰子貢之問以為賢者必為鄉人之所好今鄉人皆好之還以為賢乎夫子貢以取譽故謂鄉人皆好未可遽以為賢子貢又問如此則鄉人皆惡之還以為賢乎夫子貢又見有幼而不遜弟長而無禮焉為鄉黨所不齒者亦豈可以鄉人皆惡而遽謂之賢乎若鄉人之善者皆好之則以類從類不善者皆惡之則其志行不苟同於流俗可以見其必為賢者而無疑也
覺軒蔡氏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乃夫子答子貢鄉人皆好之皆

惡之之問耳非謂必欲不善者惡之也如明道先生狡偽者歎其毀譽者致其恭而小人趨向之異亦必以先生為君子則不善者易嘗惡之邪
芭山張氏曰說者云以其好之者合于其惡之者說善者之好如此不善者之惡如彼而此一人之善自見不將鄉人之善者二句兩平說最是然往往添出以其惡之者合于其好之者將好惡顛倒說便明白

文又有鄉人之不善者惡之其善者好之兩句此最舛理處大註惡者惡之善者好之非聖人語氣蒙引云必也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為善者所好則可見其有可好之實為不善者所惡又可見其無苟合之行斯可謂之君子矣按蒙引不添出惡者惡之善者不好一層雖未嘗明駁大註而其說却與註反却足以救註之失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三 聖

學者宜細思之○註云善者好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若然則是善者亦有時為苟合者所欺其所謂好尚是庸浮不觀切之不知善與善合天性所符非有假借為善者所好的人其人是個賢者斷無苟合的事特舉觀不善之惡其賢愈明白可見非謂惡者不惡併善者好之皆是苟合也須知此二句只一順看下以善當日語氣只如此
陳蕃李膺之徒天下稱其賢而中嘗侍目之曰鉤黨裴度之為人天下仰其勳德而八關十六子毀之者百端此所謂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

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相反而已矣

朱子曰君子無許多勞瘁故易事小人便愛其便宜人便從那弊處去處奉他故易

南軒張氏曰易事者平恕之心也難說者

正大之情也其所說者義理而已而非說

人之說已也故說之不以道則不說與

為善而取之不求備故使人則器之苦小

人則拘於一己之私而已故順已則喜而

不察其非道也勝已則忌而惟欲責其全

也此公私之分也

厚齋馮氏曰君子小人蓋指當時卿大夫

之得政者而言

雙峯饒氏曰說不以道不說是難說器之

是易事說不以道亦說是易說求備是難

慶源輔氏曰君子持已之道甚嚴而待人

之心甚恕小人治已之方甚寬而責人之

意甚刻君子說人之順理小人說人之順

己君子貴重人付隨才器而使之而天下

無不可用之人小人輕視人才故求全責

備而卒至無可用之人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三 聖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

反是

胡氏曰循理者泰之本逞欲者驕之根君

子推理是循富貴賤安於所遇無入而

不自得故常泰小人惟欲之逞貪求苟

取意得志滿常以自誇故常驕矜

南軒張氏曰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志盈

而氣盛也驕則何由泰泰矣驕之有然而

能不驕矣而泰之泰者亦有之蓋雖能制

其私而涵養未至未色乎拘迫者也

雲峯胡氏曰驕與泰相似大學曰驕泰以

失之章句謂驕者矜高泰者修肆此則以

泰為安舒驕為矜肆矜肆二字包矜高倭

肆四字朱子曰訓釋之精如此

新安陳氏曰此以泰與驕對言則泰者驕

之反本乎循理而安舒大學以泰與驕合

言則泰亦驕之類根乎逞欲而修肆各隨

其肯觀之可也

林大崖曰泰是有道德者氣象驕是負才

勢者氣象道德充于中而氣平泰也

安舒也才勢迫于已作意氣作模樣驕也

矜肆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三 聖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

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木

訥則不至於外馳故近仁

朱子曰剛是體質堅強不軟不屈毅却有

奮發作興氣象

近仁之說原聖人之意非是教人於此體

仁乃是言如此之人於求仁為近耳雖有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三

畢

此質正須責下求仁工夫乃可實見近
未能如此即須矯揉到此地位然後於仁
為近可下工夫若只守却剛毅未訥四字
要想象思慮由仁體來則無是理也
勉齋黃氏曰剛毅則有堅強不已之意未訥則
胡氏曰剛毅則有資稟而言也資稟之達若
問學工夫即其資稟而言也資稟之達若
合於仁矣未可以為仁也蓋仁雖出於天
理之本然唯上智之資氣命於理自然合
於中和而不墮於一偏其不屬於物欲固
剛毅矣然待人接物未嘗不溫然而和順
也其不至於外馳固未訥矣然威儀文辭
未嘗不粲然而宣明也若資質之美則拘
於一偏而已大約言之固於仁為近由學
者言之必無幾其全體可也
王氏曰剛必無欲教必能行木無令色訥
無巧言

雲峯胡氏曰四者天資之近仁者也加以
學力則不止於近矣
新安陳氏曰反觀之則柔脆華辨之遠於
仁可知矣
通旨朱氏公遷曰仁以質之美者言之餘
如善人有恒者皆是也然此亦是質之偏
者但於偏之中得其美者焉視偏於惡者
為不同也若論其至極則惟聰明睿智生
知安行者足以當之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
悌悌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悌悌兄
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悌悌詳勉也怡怡和

知之十後
此則疑

意日人非又
語當要恐

列別
反必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三

果

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於
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
損故又別而言之

兄弟切悌則易賊恩朋友怡怡則失子善
柔
朱子曰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悌
悌者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二者皆有忠
愛之誠而無勁計之害○懇到有苦切之
意然一向如此而無浸灌之意又不可須
詳細相勉如此方有相親之意○聖人見
子路一向和悅去了又告之以朋友則切切
悌悌兄弟則怡怡聖人之言是恁地密義
勉齋黃氏曰所謂怡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
之澤必有溫良和厚之氣此士之正也至
於發強剛毅則亦隨事而著見耳子路負
行行之氣而不能自克則切切悌悌之意
常少故夫子箴之
雙峯饒氏曰切切悌悌怡怡如也這是一
可總言士之為士其氣象當如此下文又
分別其義
覺軒蔡氏曰黃氏云爵有五士居其列民
有四士為之先謂之士者誠可貴也士之
為貴何哉以其記誦之多文辭之工邪則
由與賜優為之矣而二子乃汲汲然以士
為問何也至夫子所以答之者不過於行
己事君人孝出悌言信行果與夫處兄弟
朋友之間又何邪人之大倫五父子也君
臣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之大倫五父子也
為司徒必先教於五教三代之學所以明
人倫則謂之士者捨是何急焉後世則不
然父兄之謂之士者捨是何急焉後世則
所論選記誦而已爾人道之大端不假講

下論卷十三

畢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可謂之士矣。按此二說甚員活。學者宜參看。小註兄弟切偲則易賊恩等語稍泥。

教民者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

法。卽就也。戎兵也。民知親其上死其長。故

可以卽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

時可矣。如云。朞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

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爲如何乃

有益、

通考仁山金氏曰。教使其心志習於孝弟。忠信。親上。死長之義。耳目習於金鼓車旗。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三

哭

雙峯饒氏曰善人即善人爲邦之善人天
孝弟忠信則民知尊君親上之義教之務
農則民知重本足食足兵皆即戒之本也
亦可名僅可之聲
新安陳氏曰善人有忠愛惻怛之心而其
教民又盡本末兼該之法孝弟忠信本也
務農亦本也講武之法末也本末兼盡且
必七年而後可即戎兵其可易言哉
問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如何恰
限七年朱子曰如此等也須有箇分明界
限如古人謂三十年制國用則有九年之
食至如固則推得出那三十年果可以有
九年食處料得七年之類亦如此
雙源輔氏曰聖人度其時可矣蓋致知格
物之極功不啻如燭炤而數計非臆度之
謂也

厚齋馮氏曰古之教士七年謂之小成教
民雖不如士之詳而七年亦教成之節也
如稱期月三年百年一世大國五年小國
七年之類是皆以其勢之大小事之難易
時之遲速而言非臆度也亦可以云者若
王者教民不待如此之久也善人政事不
足若能教民則有其政矣雖無速效遲之
七年亦可也此言不可以不教之民戰也
雙峯饒氏曰欲論其作爲只前面說底便
是期月而紀綱布三年而政化行一世而
教化浹洽此是聖人作爲久近之效七年
而可以即戎比之三年而有勇知方者有
問百年而可以勝殘去殺比之必世而仁
者遠甚此是善人作爲久近之效
雲峯胡氏曰教民本非爲即戎而設教之
深亦可以即戎矣
芭山張氏曰紫引云註云孝弟忠信之行

務農講武之法行與法為本末新安陳氏
部以務農亦為本又是一意愚按新安之
說其確使非務農雖欲教以孝弟忠信不
可得自子適衛章教不先富孟子脩其孝
弟忠信在深辨易釋之後又云無恒產者
無恒心便欲得新安并無脈而謂務農亦
本也家引將務農與講武皆屬末非是學
者當以新安說為正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
禍是棄其民也

四書大全辯論卷之十三 兗

就事故無不教之民非謂教之戰也然其
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則金鼓旗物之用坐
作進退之節亦在所教矣
南軒張氏曰所謂教者教之以君臣父子
長幼之義使皆有親其上死其長之心而
又教之以節制如司馬法是也若未之教
而驅之戰則是棄之死地而已矣
厚齋馮氏曰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
殃民蓋本諸此
新安陳氏曰此章與上章未必一時之言
記者以類相從乃承上章之意而反言之
也
月恒近解曰就不教時已棄之了特至戰
時方見耳合此一節與上節觀之見聖人
折衝樽俎只在教養上着力後世諸兵家
言如孫吳穰苴皆舍本而務末是為國
家計久遠哉宜其亂日熾而民日蹙也
武曰古治兵農合一井田即兵法之祖非

更教之戰也此真休養生息于無窮之天
者後世日驅民而教之戰夫惟徒教之戰
此之謂以不教民戰也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十三終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經年訂合藏書不在此外

憲問第十四 如有污損損失責令賠補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凡四十七章
趙氏曰憲問恥不書姓而直書名其為
自記之證一也他章夫子稱弟子則名
之會子有子冉子門人之所記則以子
稱非其師者皆稱字如原思為之宰亦
以字稱而此書名共為自記之證二也
下章問克伐怨欲不行不別起端而聯
書之其為自記之證三也
勿軒熊氏曰多記孔門出處言行內維
論春秋人物凡四章

憲問耻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為邦無
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
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
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子
因其問而并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
勉而進於有為也

雙峰饒氏曰狷是有執守介是有分辨
朱子曰穀之一字有食祿之義言有道無
道只會食祿無建明豈不可深取○問
憲之狷介安食豈不知邦有道穀之可恥
曰未可知也人用處方見族黨稱其孝
弟夫子未以為士之至行者僅能持身於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無過而無益於人國不足深責也邦有
道而不能為只小廉曲謹濟得甚事邦無
道而受祿固不可有違而待辭亦不可也
○原憲甘貧守道其志卓然能有為者
也其為此問固知邦無道而枉道得祿之
為恥矣特欲質諸夫子以言其志耳夫子
則恐其或當有道之時雖無枉道之羞而
未免於素餐之愧故以是而拜告之使因
其所已知而推之以及其所未知者庶乎
其有以廣其業而益充其所為耳或乃以
謂夫子之意止於無道得祿之可耻以憲
能安貧而告之然則是徒以其已能者而
責其為焉豈所以進之於日新邪
梅巖胡氏曰論語中說有道無道凡八出
泛論者三指其人而論者五南容伯王武
子史魚原憲是也世有知道如南容之不廢
武子之知伯玉之仕史魚之直可也如欲
志於穀而不能有為不可也
新安陳氏曰邦有道食且賤焉恥也邦無
道富且貴焉恥也集註云世治而無可行
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其意正與此章
同但彼全是平說此亦雖是平說然就原
憲分上觀之則重在邦有道穀辭不當得之
雲峯謂憲為夫子之宰猶辭其所當得之
粟其恥於無道之穀可知然狷介者自守
常有餘而見於事為常不足故夫子猶告
之以有道穀之可恥也
蔡虛齋曰人不可只是有守而不能有為
朱子曰不能為只是小廉曲謹濟得甚
事且如舊日秦丞相當國有人能立萬仞
和官觀也不請此莫是世間第一等人及
泰猶既死用之為臺諫則不過是能論貪
汚而已愚謂孔子答子貢問士以稱孝孺
弟者為次孔子平日議論最重行而於此
乃以次等目之之意豈苟哉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

慶源輔氏曰克只訓勝如克敵克已之為勝故勝已也是也然單言之則為好勝如伎克克伐是也伐者傷殘之意自矜乃所以自殘也忿見於外恨藏於中內恨外忿則怨欲有公私貪欲則欲之私也胡氏曰分言則四事對舉五言則克伐者因已所有而生氣盈也怨欲者因已所無而生氣歉也推本言之又皆躁有已而生也雙峯饒氏曰克伐二者只是一病怨欲二者亦只是一病四件是兩件兩件又只是一件病根在一欲字有所欲則貪多而求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三

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則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為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已之事求

仁之方乎曰克去已私以復乎禮則私欲

不留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

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

隱伏於胸中也豈克已求仁之謂哉學者

察於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

切而無滲漏矣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四

朱子曰克伐怨欲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求勝傲甚麼要去矜誇他人做甚麼求人而得仁又恐怨欲箇甚麼耳曰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疾都如水消凍釋無有痕迹矣若只是還在胸中不行畢竟是有這物在裏才說無便是合下掃去不容他在裏譬如一株草刻去而留其根與連其根刻去此箇意思如何而今人於身上有不好處須是合下便刻去若只是人在人面前不行而此箇根苗常留在裏便不得○克伐怨欲不行所以未得為仁者如面有一事相觸雖能過其怒非見胸中有怒在所以未得為仁南軒張氏曰克伐怨欲不行亦可謂能制其私欲者矣然克伐怨欲之根猶在也若夫仁者之心則克伐怨欲無自而萌焉故慶源輔氏曰憲問夫于答之皆是因其所以能而進之以其所未能程子曰人無克伐怨欲四者便是仁也只為原憲著一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也故孔子謂可以為難此孔子著意告厚

五

憲處欲他有所啓發他承當不得不能與
發問也孔門如子貢者便能曉得聖人意
且如曰文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與對曰然
便問曰非與孔子告之曰非也子一以甘
之原憲則不能也○若無克伐怨欲固爲
仁由已惟顏子而上能之○朱子曰明道
說原憲不當不得所以不復問他非獨是
這句失問如邦有道殺邦無道殺恥也也
失問○問原憲也不是固氣昏力弱底人
何故如此曰他直是有力看他孤潔節介
卒未易及只是見識自如此若子路見議
較高他問時須問到底然教原憲去爲宰
從政未必如子路冉求之徒若教子路冉
求做原憲許多孤介也做不得孟子曰人
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原憲却似只要
不爲却不理會有爲一節
慶源輔氏曰憲之所以僅能其難固以其
獨介有守而至於不能復有所問則亦以
書木全辯下論卷十四 五

王學胡氏曰克伐怨皆生於欲仁者純乎天理而無欲者也無欲則自然無克伐怨矣願于私欲淨盡可以爲仁憲之力制其欲者可以爲難

蔡虛齋曰怨忿恨輔氏註云忿見于外恨藏于中者非也忿字從心且懣忿及一朝之忿豈皆是見於外者耶朱子解此極分曉倘只曰恨而不曰忿便沒分曉何處不是恨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六

胡氏曰居以爲居室亦可然居室一事所
該者狹聖人旣斷其不足以爲士則不止
思念其居室之安而已故以爲意所便安
處皆是蓋不循理之安而惟徇情之安則
趨利背義往往有之安得謂之士
慶源輔氏曰懷吾意所便安處便是利心
爲士者正義而不謀利若於意所便安者
戀戀而不能忘則於義之所當爲者必不
能知所從矣內則損德外則廢業是尚足
以爲士哉
雲峯胡氏曰懷居與小人懷土相似與聖
人安土樂天相反安土者隨其身之所處
而安無所執著所謂安土敦乎仁其樂也
天懷居者戀其身之所便以爲安有所執
著其累也人
新安陳氏曰君子常安安而能遷私意戀
若是苟安也若是則如輔氏所謂於義所
當爲必不能從矣
芑山張氏曰蒙引云此章蓋爲當時士者
周行列國或于其國義不當留乃有所顧
戀而不能便去之意所謂繫遯者也故爲
此言存疑云若孔子之不稅冕而行明日

述行真不懷居者矣愚謂士字只汎說不必專指周行列國之士至孔子去魯去衛皆是聖之時處非僅不懷居者比蔡引存疑之說稍泥不必從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於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為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陳氏曰高峻者廉隅之稱非詭險也卑順者加謙恭之意非阿諛也

朱子曰洪氏云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吳氏云言孫者亦非失其正也特少置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王孫賈云爾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七

南軒張氏曰危高特之意君子非固欲危其言行介然守道不徇於世自世人視之則見其高特耳
慶源輔氏曰行以持身則終無可變之理言以應物則或有富孫之時
雙峯饒氏曰行無時而不危所謂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言有時而或孫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與國無道其默足以容
新安陳氏曰制行無時而可變持身之道也出言有時而不敢盡保身之道也
也山張氏曰言行危孫舍居官不居官皆有之聖人何嘗專屬不居官說蔡引云危行言孫指在下位之士者言若居其位者諫諍上說者詞語雖好却不是聖人此語為不居其官者言若為諫臣說不得言孫邦無道不得其言惟有去而已按此節

諫諍說與專屬不居官說皆非也細看本文語氣汎無所指蔡引存疑失之泥矣
孫道理云如蕭望之范滂之徒便是不知言舉世所不敢言如韓昌黎之諫佛骨胡濬菴之劾秦檜是也但此是邦有道要之只正義大道流俗不能言便是危言不必說到峻厲激烈處亦然是孔子進禮退義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這便是危行按此等議論自正學者宜玩○危行言孫內須看出養身有待意非徒身生逢萌一疏註避禍字須活看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八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勇者或血氣之強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胡氏曰佞佞口給無德之言也血氣之強非仁義之勇也
問仁與德如何分雙峯饒氏曰隨所淺深皆可以為德皆可見於言仁則德之全也心無私累故能見義必為德未到此田地未必真能有勇也
蔡虛齋曰圍內註仔細一則或便佞口給一則或血氣之強正貼二不必字若尹氏

莽尊禹稷是尚德不尚力故許以君子
比孔子曰南軒慶源諸人皆傳會禹稷
字指三家言此又失南宮適語意了蒙引
有疑皆泥註皆不為辯正愚意適當日偶
爾感慨但況況立說不必果有所指億
有此說語夫時南宮適不見他意何緣
分明無容再答時說為註所誤乃云欲
升稷似謾當時欲許禹稷嫌于自許所以
不答是書蛇添足按此論自正
固是如類云禹稷有天下升稷不得其死
亦有惡如升稷而得其終者凡事應之必
然有子之心亦為其所當為而不計其效
之在彼按朱于此論與尊夫子于不計其效
承當語意不同此論却有含蓄若云禹稷
此已已難奇則淺陋矣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之四 士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
在焉則未免為不仁也
朱子曰君子譬如純白底物事雖有一點
黑是照管不到處小人譬如純黑底物事
雖有一點白處却當不得那白也
詩案陳氏曰君子容有不仁處此特君子
之過爾蓋千百之一二若小人心本心既喪
如鐵石亦無醒覺之理更有仁在已自頑痺
也此君子小人指心術邪正言君子存心

雖正猶有私意間發之時小人本心既無
縱有善光暫見決不勝其蛇之毒此章
深惜小人之喪失本心也
雙峯饒氏曰仁是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
欲之私少有間斷便是仁君子之心雖
純是天理然或小有間斷故曰不仁者有
矣夫小人間有些天理形見終為物欲所
蔽決不能到純全田地故曰未有小人而
仁者也
吳氏曰夫婉辭仁非聖人不能盡小人中
雖有天理未盡者亦不得以仁稱之云
然者勉君子而懲小人也
通考勿軒熊氏曰此大學誠意章事
林次崖曰君子有不仁之時小人無能仁
之理總見仁之難盡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士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
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為愛也深
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為忠也大矣

東漢楊彪傳彪子脩為掾所殺操見彪問
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
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日磾讀
作密低低語神旨友
詩大雅鴛鴦任鴛鴦匪教匪誨時惟婦寺刺幽
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寺奄人也
慶源輔氏曰愛焉而不自不能不勞以成之
忠焉而不自不能不誨以益之此天理人情
之至莫之為而為者矣蘇氏觀慈父之於忠
臣之於君則可見矣蘇氏發兩知字尤有
意味蓋人之私情往往不知勞之為愛誨
知為忠故又言以明之

厚齋馮氏曰人之常情勞之之事難從而勞於前者遠於後豈非愛之深者乎誨之之語難受而長其善以救其失豈非忠之大者乎

○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

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裨諶之反

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畧也創造也

謂造為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

太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

子羽公孫揮也修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

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三

為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

言此蓋善之也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于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鄭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于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適野使諶可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于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十四

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朱子曰春秋之辭命猶是說義理到戰國遊說則只說利害而已洪氏曰鄭國能慎重其辭命而信任於賢者如此為天下者辭命宜益重也而反輕之討論潤色宜益衆也而獨任於一官何哉且古之賢者求辭命之善爾不有其已也故世叔討諶論而裨諶不以爲辭者反是此辭命所以有愧於古也南軒張氏曰鄭所以能自保者亦以辭命之善而其辭命之善則以夫衆賢之力耳聖人稱之以見爲命猶當假衆賢之力則六事有大於是者又可知矣葉氏少蘊曰子產獻入陳之捷於晉晉人問入陳之罪子產對焉士莊伯不能詰趙文子以爲辭順而受之子曰晉爲伯鄭人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辭命之當慎可知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

知矣雙峯饒氏曰裨諶想是素善造謀故使之草創世叔熟於典故故使之討論子羽行之官屬於應對故又使之修飾當時子產當國事皆由之然不自用已見直待三子都丁却潤色之合四子之長則全美矣厚齋馮氏曰鄭以子國介乎晉楚爭奪之衝自簡公十二年用子產爲卿又十年授之以政子產知辭命之不善無以交鄰事大解紛息爭也故用是三人者草創討論修飾之既成乃從而潤色之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歷定獻襄公凡五十年間得免兵禍辭命之有益於人國如此哉

為主。故孔子以為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左傳昭公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恐有德者能以寬服民莫次莫如桓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荏苒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荏苒之盜盡殺之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荏苒音允蒲澤名也盜于澤中劫人朱子曰子產心主於寬雖說盜于澤中劫人其實乃是要用濟寬爾所以為惠人胡氏曰子產為政黜汰侈崇恭儉作封漁錫刑書惜幣爭要皆以豐財足用禁姦保民其用法雖深為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故夫子以惠人蔽之然孟子以為惠而不知為政禮記以為能食民而不能教者蓋先為政禮記以為能食民而不能教者蓋先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十五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收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詞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王弱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國有外援不可不備也王有適嗣不可不立也敗亂速變亂則不祥我受其名路吾以天下吾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定公六年吳敗楚師楚國大惕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都於郢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秦也西平王之長庶子也王昭王也外援謂名也秦不立王秦將來討是建昭王也外援謂也始音苦地名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十六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

之才不勝其德然於聖人之學則槩乎其
未有聞也

問管仲曰人也范楊皆以為盡人道集註
以為猶云此人也如何朱子曰古今如此
說猶詩所謂伊人莊子所謂之人也若作
盡人道說除管仲是箇人他人便都不是
人更管仲也亦盡得人道
厚齋馮氏曰駢邑三百伯氏食邑三百家

也雲峯胡氏曰周禮二十五家為社書社謂
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者凡三百社
荀子仲尼篇齊桓公見管仲之能足以托
國也是天下之大智也遂立以為仲父是
天下之大決也立為仲父而貴戚莫之敢
妒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
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貴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四

七

賤少長莫不秩秩然從恒公而貴敬之是
也言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
雙峯饒氏曰此篇凡說管仲夫子每護之
孟子排管仲皆是教時而然夫子所以護
之孟子之時天下之人皆知尊伯術而賤
王道孟子之恐功利之說熾故於恒文管晏
一切抑之
新安陳氏曰槩乎斗斛之物謂二人平等
皆未有聞於聖學也
慶源輔氏曰管仲德不勝才子產才不勝
德皆以資質言也故其事業亦各隨其資
以為之使知其聖賢大學之道循序而漸
進成已之才當與伊呂並駕矣
科而仲之才當與伊呂並駕矣
陳氏曰二子皆無大學規模須是有大學
規模乃為王佐才而伊呂召其人也

處平

雙峯饒氏曰子產才不及仲然却正當過
之如有君子之道四之類是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聖賢論人有不同者同
一子產也舉其重而言曰惠人有數其事而
稱之曰養民也惠即其乘與濟人之事而
以統體言而曰賢孟子以同一伯夷也孔子
師以一夷惠也曰賢孟子以同一伯夷也
之弊言之曰伯夷隘論語拾遺云子西知
芭山張氏曰蘇頌論語拾遺云子西知
孔子之賢而疑其不利楚國使聖人之功
不見于世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
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疾其知我而疑我
爾愚按此說甚淺陋彼我知我而疑我
西而私非疾其疑已而故抑之也陳氏非
以私外之疾其疑已而故抑之也陳氏非
蒙引云駢邑三百依厚齋馮氏則以三百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四

大

為三百家依雲峯胡氏則以三百為三百
社一社凡二十五家大抵古者戶計如二
十五家以三萬二千五百家皆是戶計
其曰書社三百耳未必是三百戶也按蒙
版者三百戶耳未必是三百戶也按蒙引
此說自確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易去

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
而不可忽其易也

朱子曰貧則無衣可著無飯可喫存活不
得所以無怨難富則自有衣食著自存活
但若知義理稍能守分便是無驕所以易
二者其勢如此○貧而無怨不及富而樂
驕不矜于外物者能之貧而無怨非內有

所守者不能也或謂世有處貧賤而無
一且處富貴則失其本心難易之論其不
然邪此蓋未知無怨之味也所謂處貧賤
而無失者特未見失於外耳又烏保其中
之無怨邪蓋一毫有所不平於中皆為怨
也故貧而無怨易富而無怨難無怨則漸
進於樂矣
胡氏曰貧之境逆而多不足之心富之境
順而多有餘之意然處不足而心無不足
者非無愧怍而真自得則不能故難處有
餘而心未嘗有餘者苟自知收斂矜誇不
萌者能之故易聖人因人情事勢而別其
難易如此非謂但當勉其難而易者不必
言故集註又申明其不可忽之易○問貧
而無怨即貧而樂否雙峯鍾氏曰能安於
義命則能無怨若樂則心廣體胖非意誠
心正身修者不能及此觀子貢以無驕對
無諂而夫子以樂對好禮淺深可見

四書大全辭下論卷十四 九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
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
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
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二國名大夫任
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貴重然
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也○楊
氏曰知之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為棄人
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

之用人可知矣

新安陳氏曰下章公綽之不欲廉則不貪
欲也靜則恬淡不躁也惟其廉靜寡欲所
以優為趙魏老惟其短於才所以不可為
滕薛大夫

胡氏曰趙魏雖晉卿執國之政而家大如
此故勢尊為家臣之長者苟能正己則居
其位有餘矣滕薛雖諸侯孟子言滕絕長
補短將五十里則其國之小可知征伐朝
聘之事所不容已大夫當國非才智過人
則不足以勝其任
雙峯饒氏曰公綽為魯大夫想不稱職故
聖人謂止可為趙魏老問國小如何政繁
曰困於事大國如朝聘會盟征伐貢賦之
類應接不暇問何為如此曰上無王綱大
陵小強役弱故至此
新安陳氏曰用違其才之所長而納之於

四書大全辭下論卷十四 三

其所短是之謂枉
南軒張氏曰用人之方貴於處之得其當
而已

齊氏曰孔子嘗曰君子不器又曰其使人
也器之則公綽亦器也而孔子器之者歟
蔡虛齋曰公綽為魯大夫而夫子曰云云
既不可為滕薛大夫則亦未得謂優為于
魯之大夫矣分明說他不稱職但意思甚
婉轉且見得好處此其所以為聖人之言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
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
可以為成人矣

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

四書大全辨

下論卷十四

三

下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
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力行藝足以泛應
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於內而
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
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
蔽而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
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
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
新安陳氏曰節以禮則中正而無偏倚和
以樂則和樂而無駁雜

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三

新安陳氏曰此就亦字上推夫子言外之
意

問四子之事朱子曰武仲左氏詳矣公綽
前章外他無所見下莊子事見新莊子曰莊
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侯魯莊子赴
闕三獲甲首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
殺十人而死冉求之藝則夫子固常稱之
矣○知而不能不欲則無以守其知不欲
而不能勇則無以決其爲知不欲且勇矣
而於藝不足則於天下之事有不能者矣
然而有是四者而又文之以禮樂始能取
四子之所長去四子之所短然此聖人方
以爲亦可以爲成人則猶未至於踐形之
域也問若聖人之盡人道則何以加此曰
聖人天理渾然不待如此逐項說矣○洪
莊子與子路皆下人冉求皆朋友也其近
而易知者爾

公說確
耶解承

知大

聲要 反扶

四書大全辨

平下論卷十四

主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三

子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也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求藝也須是合此

此說從

聲去

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於此若今之成人
有忠信而不及於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
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
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
之孟子曰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
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
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
終身誦之固矣未詳是否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四

三

雙峰饒氏曰忠指授命信指久要似遺了
思義一句蓋取與不苟亦非忠信者不能
南軒張氏曰見利思義無苟得也見危授
命無苟避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不食其
言也是雖未有過人之才而亦成篤忠信
之人故在今日論之亦可以為成人此亦
思狂狷之意耳
慶源輔氏曰此亦舉武仲要君一事以例
其餘耳人之資稟雖善然亦不能無偏須
學以成之然後協於中正而無疵也
趙氏曰何必然三字似以前說為疑三者
皆子路之所能故胡氏疑其為子路之言
胡氏曰此子路所已能夫子方進子路於
成人之域豈又取其已能者而重獎之
厚齋馮氏曰子路成人之問夫子蓋以子
路之所知者使之捨盡於是也子路猶以
為此古之成人使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
然者謂誠能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四

三

然者謂誠能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
忘平生之言雖無禮樂亦云可矣是三者
蓋子路之所優為抑以自許也唯其自許
如此故臺下之役卒以身徇終不能明君
臣之大義以正衛國之難則亦不足以為
成人矣文之以禮樂故也若不得其死然則以未
能文之以禮樂行如也若不得其死然則以未
新安陳氏曰使子路能行夫子之言始於
智以知此理終合於禮中樂和之理豈至
死於一決之勇而不足於禮中樂和之理豈至
後一節為子路之言極是
蔡虛齋曰禮樂中和之德也節之以禮使
中正只是知廉勇藝做到中節而無偏倚
處和樂只是知廉勇藝做到中節而無偏倚
無駁標處以此見得四子未免皆以一善
成名未免偏倚未免駁難○知足以窮理
四句未宜說向盡好去為有下文文之以
禮樂在使德成於內而文見乎外猶在文
之以禮樂句內則才全德備四句却只自
文之以禮樂說合亦可以為成人○文見
乎外文字當節字和字此文字當死字看
彼從彼而生也蓋非文之亦無辭有文也
若謂文之全是外面工夫亦不是本意在
中正和樂上○胡氏以後節為子路之言
較是但有一疑子路當時既如此云云夫
子安得都無說話如子路終身誦之夫子
便云是道也何足以臧此却寂然為何先
儒未嘗疑及此為何大抵此書後十篇關
誤信矣
林次崖曰胡氏以下節為子路云云極是
先儒多主之但不知朱子當時如何不用
其說
芭山張氏曰只緣誤看若臧武仲一若字
不說兼四子之長便說合四人之能沿襲

至今未有辯其非者。須知四長不在前。禮樂不在後。若字貫下數句。猶言即如此。四人也。知廉勇藝。各有偏倚。駁雜處。到得文以禮樂的時候。亦可以為成人。此亦字緊頂上。文若字說。非拘拘取其長而兼之。合之也。國外程註。前一說仍主合。四人之能。非是。後一說。臧武仲之知。非正也。三句。深得聖人誘進子路語意。學者宜熟玩之。○蒙引。頗能發明大義。然不駁正集註兼字何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明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為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圭

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

新安陳氏曰不言笑見其靜不取見其廉

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事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於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

其小之說然註

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問夫子疑之何也朱子曰吳氏曰文子請享靈公也史豈曰子富若貧則必及矣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惟其人不厭之所以有不言不笑不取之稱也蓋其言合節操所以雖言而意正如孟子所謂文王之固方七十里民猶以爲小相似公叔文子當時人稱之已過及夫子問之而賈所言又愈甚故夫子不信○不言不笑不取似乎小却難說然能如此只是一偏之行然公明賈却說得大了蓋能如此則是時中之行也南軒張氏曰公叔文子意者簡默重厚之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圭

士故人稱之如此聖人質之於其門人將以察其然也公明賈之言則善矣然非公叔文子之所及也蓋如賈所言非和順積中發而中節者莫能然不直謂不然而爲之疑辭曰其然豈其然乎聖人辭氣含洪忠厚如此問時樂義與廉靜相去幾何雙峰饒氏曰廉靜是氣質好時樂義是義理自學問中發出底賈所稱非仁熟義精者不能文子氣質雖美未必能此也吳氏曰稱其主曰夫子意猶對蘧伯玉使者然公明盛稱文子之賢人反得以疑之蘧伯玉使令者但爲謙辭以對益以彰其主之美爲辭令者亦可以觀矣芑山張氏曰小註其然屬微疑之豈其然乎屬深疑之蒙引云其然豈其然乎不可含洪忠厚自如此蒙引說是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於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知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跡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主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紇為立之季氏以公鉏為馬正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請讐臧氏孟孫卒公鉏奉獨立之孺子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出孟氏閉門告季孫曰臧氏將為亂季氏不信臧孫聞之戒孟氏將辟將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孫又告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臧賈臧為出在錢臧武仲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再拜受過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主

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乃立臧為臧紇防而奔齊公彌即公鉏馬正家司馬也豐點孟氏之御焉莊子庶子孺子秩孟孫長子戒為備也季孫攻臧氏見其有甲故也紇夫遂正也季孫攻臧氏見其有甲故也紇賈臧為二人乃宣叔聚諸國所生與紇兄弟也但慮事淺耳二勳文仲與宣叔也慶源輔氏曰凡人溺於私而不知學不鑒以為智則必蕩而失正武仲二病皆有之且意萌於中迹著於外雖欲欺人而人知之已如見其肺肝然武仲之智而不足以和靖尹氏曰據邑以請立非要君而何如不知義者將以武仲之存先祀為賢故夫雙峰饒氏曰武仲只當請後不當據邑夫子不罪其請罪其據也也使武仲請後果以防為言則要君之迹彰而易見唯不以防為言則要君之心隱而難知既用智以要君又欲逃罪以欺世此夫子之言所以為春秋誅意之法也蔡虛齋曰武仲據防求後分明是要君故謂誅意之法凡誅意皆是事不如此若無可誅者而其心則如此實有可誅也武仲分明要君則自不容于誅矣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

執言不由詭道。酒爲彼善於此。文公則伐
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誦甚矣。二君
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左傳傳公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
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
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
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
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
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
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
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
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
之罪也。敢不共。昭王不復。君之問諸水
濱。師進。次於陟。蔡自北。杏一與中國之會。而棄
次於召陵。蔡自北。杏一與中國之會。而棄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无

二不可失矣。先哲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
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
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
侯何。楚有言。我三怨。怨仇已多。將何
以戰。不許楚言。復曹衛以公。說乃拘宛。春以
怒。楚既戰。而後復曹衛。公說乃拘宛。春以
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
晉師。樂枝使與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
軫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楚師敗績。晉師三
以復曹衛。爲已功。不可失言。可伐也。私許
二國。使告絕。于楚。而後復之。携離也。公族
新。安陳氏之軍也。館舍也。食楚君之穀。三日
事以推其餘。桓公責楚。以包茅不貢。及昭
王不復。二事進。次而不遂。戰既服。而與之
盟。是仗義執言。不由詭道也。文公始則伐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辛

善謂之其誦甚矣。則桓公亦非不誦者。但
未至如文公之甚耳。自齊桓言之。楚未
也。則問王祭之不供。而責以尊王之義。楚
既服也。則退師召陵。而責以如師之盟。其
視曹衛文則正矣。晉文言之。楚圍宋也。既
伐曹衛以救楚師之救。楚釋宋也。又復曹
衛以携二國之交。則其誦甚矣。又復曹
衛以携二國之交。則其誦甚矣。又復曹
言存疑云。俱就其行事言。若其心術。則皆
不得為正。存疑說是。○或曰五霸莫大於
桓文。桓文之事。莫大於會盟。會盟之舉。莫
大於葵丘。葵丘之會。定太子以安
王室。公義也。故曰齊桓公正而不譎。踐土
之會。挾天子以令諸侯。私情也。故曰晉文
公誠而不正。此宋橫浦先生張九成之說。其
理殊長。集註所言。雖皆二公之事。乃其
小者耳。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三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
死曰未仁乎
糾居黜反

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
白奔莒及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
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
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仲召忽死之管
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子路疑
管仲忘君事讐忍心害理不得為仁也
左傳莊公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戌葵
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期成公問不至請

吳集註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三

問集註謂忍心害理不得為仁忍心之忍
是殘忍之忍忍否朱子曰傷其惻隱之心便
忍心也如所謂無求生以害仁害仁便是
慶源輔氏曰忘君謂不顧糾死事仇謂相
謂忍心謂心所當為而忍之使不為害理
忍心害理也
程子曰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
當立此以春秋知之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
小曰此不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
言齊以不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
也公殺并註四家皆書糾糾左傳獨言子
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
常與魯盟於葵既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
問春秋於糾上一無子字一有子字雙峯
曰始以糾之為非故去子以明其不當殺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
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
再言以申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為仁人而
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我北鄙公
使展喜犒師曰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
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
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
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
其災昭舊職也載載書也職主也大公為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三

大師兼主同盟之官
程子曰管仲不死觀其九合諸侯不以兵
車乃知其仁也若無此則貪生惜死雖匹
夫匹婦之諒亦無也
朱子曰九之為糾展喜之詞而糾合宗族
之類亦其證也說者不考其然乃直以爲
九合諸侯至數恒公之會不止於九則又
因不以兵車之會而爲之說曰衣裳之會
九合則兵車之會也公穀以來皆爲是說
可謂鑿矣○召忽之失在於輔子糾以爭
國而不死於死管仲之得在九合之功而
不在於不死仲之可以不死以正小功兄
而子糾第耳夫仲之特以不死之功無足
其死不爲過仲之不死亦未嘗害義而忽
功有足褒爾固非仲之生而貶忽之忽
也○仁之一字以德而言則必心無私而
事當理乃能當之若言其功則推利澤及
人有恩有惠便可稱之初不計德之如何

三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三

也○仲之仁是粗處至精處則顏子一
之仁或遠之○如漢高祖唐太宗未可
而平定天下戰國至暴秦其禍極矣高祖
除以致真觀之治此二君豈非仁者之功
邪仲之功亦猶是也
慶源輔氏曰仁者安仁蓋天理渾然無
息之存無一物之不體管仲之於德其
違闕者多矣顧何足語此然使桓公糾
合諸侯攘夷狄尊周室不假威力無所
傷則利澤及人舉忽之仁仲之仁子答以仲
爲殺身成仁仲舉忽之仁仲之仁子答以仲
之功如此忽豈能爲仲之仁也下章匹夫匹
婦之諒亦指忽而言
新安陳氏曰仁有以心術之精微言者非
大賢以上之安仁不足以當之有以事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三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主

功之意孰有如其仁之說。宜再詳之。或曰先儒或以子糾為兄。而以小白為兄。謂子糾為兄者。公穀之意。而孫氏吳氏諸儒宗之。謂小白為兄者。程子之說。而康侯朱子張氏諸儒宗之。然各無明文可考。孫奕云桓公齊襄公之弟也。初襄公之立。政令無常。故公子小白奔莒。公子糾奔魯。公孫無知欲害公子小白。齊人殺無知。大夫高偃先有以召小白。故小白自莒先入而得齊。是為桓公。非取諸子糾之手也。乃殺子糾。小白誠惡矣。然齊君君小白也。春秋莊公九年書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何稱糾而不稱子。言小白而又言齊。是糾不當立而小白當立者也。九月又言齊人取子糾殺之。以糾謂之取。傷糾之在魯。魯不能覆護齊得而殺之。所以甚齊之惡。而譏魯之殺平也。以子糾之糾。蓋子糾兄也。弟其可殺乎。所以重小白之不弟也。管仲雖嘗為

子糾之傳。然子糾未嘗為世子。不當爭立。是以管仲明此之義。終身不讐桓公。而得桓公之為弟。往往因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曰。齊桓殺其弟。以反國。遂誤之。晦菴又傳會而援其說。蓋不之審也。按史記齊世家云。襄公立。殺諸般。不當。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小白之莒。左氏莊公八年注云。子糾之季弟也。世家既云次弟糾。左氏注又云。糾為小白庶兄。指縱又云。桓公為季弟。則糾殺兄也。小白弟也。無疑。故荀子亦曰。齊桓殺兄而爭國。伊川之說。誠為誤矣。或曰。程子嘗引薄昭之言。以證小白之為兄。而朱子又疑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其言固在薄昭之前。則朱子雖宗程說。固亦不能無疑于其間。蓋春秋傳為程子未成之書。非易傳成書之比。宜其有未定之說。

亦程子所謂義理無窮之意。正學者所當辯也。芭山張氏曰。據孫奕說。小白宜為弟。雖與伊川說異。存以備考。可也。○或曰夫子之意。蓋謂如其九合不以兵車之事。是亦仁也。特指此一事而許其仁。按此說近是。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與平聲。相去聲。

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慶源輔氏曰。子路勇者也。故有取於召忽之死。而以管仲之不死為未仁。子貢智者也。故以仲之不死為猶可。而以其相桓公為已甚。而非仁。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美

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問。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事。則原其心。而不可疑者。朱子曰。管仲則以其功。而許其仁。若有相掩。功自還功。過自還過。所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以管仲比伊周。固不可同。是之時。楚之勢駸駸可畏。治之少緩。則中國皆為夷狄。故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南軒張氏曰只爲子路疑其未仁子貢疑其非仁故舉其功以告之若二子問管仲厚齊馮氏曰劉定公稱禹之功曰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必推至此然後見禹之有大功夫子稱仲之仁至於被髮左衽則仲之功大矣
通考朱氏公遷曰仁以功用言亦曰以事功言固其所至而許之也子路疑管仲之未仁正在不死夫子許其仁則可以無死之意在其中子貢疑管仲非仁者雖輕在不死而重在又相之畢竟兩有疑焉故夫子稱其功以明相桓之有益不責其死以明不死之無害是兩釋子貢之疑而重許管仲之仁也但管仲之仁未嘗有本領工夫故與聖門之仁不同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繼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

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讐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啓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後漢應劭字仲遠獻帝時奏議曰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
前漢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驕恣不用漢法文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與厲王書諫數之曰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
唐書王珪傳建中初爲皇太子授中書舍人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貶州太子已誅太宗召爲諫議大夫秦王建成弟世民也帝高祖也太宗即秦王○魏徵傳太子引爲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王責徵曰爾爾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恨意即位拜諫議大夫洗馬官名太子敗世民伏兵于玄武門射建成殺之王即秦王也問程子可也亦可也二說朱子曰前說非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論法亦有所謂錫

之臣也

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已同進為公朝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謂又相之豈若匹夫以下答子貢所謂不能死蓋死則於子糾未有君臣之分當時未足以見其義相則為天下正華夷之分而天下後世皆得以被其仁仲蓋有以處此矣或曰君臣之分未定此當時確論如此而死所以同于匹夫匹婦之諒也不然夫子寧不為召忽地哉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堯

是可但自勉以圖功則可之大者又問至之可以死可以無死始見其可死後細思之又見其可以無死則前之可死為不可矣曰便即此意○問仲始同糾謀雖有可死之道而桓兄當立則無不可事之理蓋仲雖糾之傳然非糾之臣乃齊臣也桓君當立則桓乃吾君所當事也但仲之罪乃在不死諫糾之爭而反輔糾以爭耳是其不死殆知前之爭為不義而非求爭之比也故夫子答子路未仁之問曰如其仁以非仁之問則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貢非仁之問則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豈若云者是為諒之不死過於死也故當以程子之說為正而以召忽之死為守節仲之不死為改過然此論甚善但仲之意未必不出於求生雲峰胡氏曰管仲相桓公以下答子貢所

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已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已二也事君三也

胡氏曰其才德足以為大夫而薦之為大夫順理也彼錫民爵位待其與之同列無嫌焉成章也彼錫民爵位待其與之同列無嫌慶源輔氏曰知人智也忘已公也事君忠也安得不謂之文哉然文章成而榮然全體而厚齋馮氏曰文子之文取一事而言言此與孔子之文然文章成而榮然全體而文子蓋以修其班列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故諡以文初不為四鄰交衛國之文有以見文子之不愧其諡耳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罕

雙峰饒氏曰今之所謂諡法未必果出周公恐後人因經傳所有而傳會之如錫民爵位謂之文直無意義夫子所稱蓋謂文子所為如此是亦無愧於文之諡矣非指却為文也孔文子好學下問是以謂之文新安陳氏曰說者以為文子得諡之故見諸懷弓夫子聞其與家臣同升諸公則是文子薦僕之時非身後也諡法錫民爵位曰文蓋後人用孔子之意以為諡爾此過論也蓋孔子於其既諡之後聞其嘗有此薦賢之美事故稱此一事而謂可以無愧於諡之諡耳豈可於其人之身存而預議其諡哉蔡虛齋曰孔文子章是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故答曰是以謂之文也而朱子不復解文字之義以本文便是了此章則因其有是薦賢之美事而據理評之曰

可以爲文。言其無愧于文之謚也。故朱子
先特解之。而後以謚法所載者實之。○錫
民爵位之說最遠。使朱子欲再改集註。或
在所刪矣。蓋司馬遷無識。多信偽書。所謂
勸學好問爲文。則取諸孔文子。章而傳會
之。錫民爵位曰文。則取諸公叔文子之臣
大夫僕章。而傳會之。其說殊非周公之舊
芭山張氏曰。虛齋說是。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

而不喪。夫音扶喪去聲下同

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祀鮒治宗廟。王孫賈

治軍族。夫如是。奚其喪。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望

仲叔圉卽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

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

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

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况有道之君能用

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

訓之。

胡氏曰。圉卽敏學好問者。賈卽問與竈者。
鮒卽以佞免於今世者。如圉幾矣。賈之竈
權鮒之善佞。治世之罪人也。然事神治軍
各有所長。而用之使各得以盡其所長耳。
鄭氏舜舉曰。子適衛者五。蓋有奉奉之意。
焉。亦以靈公善用人才。庶或可以有爲爾。

雙峰饒氏曰。治賓客得其人。則朝聘往來
之際。無失禮於鄰國。而不至於啓釁召禍。
治軍族得其人。則緩急有備。而敵國不敢
窺。治宗廟得其人。則籩豆靜嘉。牲牷肥腍。
神人胥悅。尤繫屬人心之本也。三者皆國
之大。本故得其人。亦可以無喪。
東陽許氏曰。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
許。而此章之言。乃若此。可見聖人。不以其
所短。棄其所長。至公之心也。用人當以此
爲法。但欲當其才耳。
詩大雅抑之篇。競強也。言莫強於用人。則
四方其以爲訓矣。
南軒張氏曰。以衛靈公之無道。然所用得
其才。猶足以無喪。雖然。僅能維持使之勿
喪而已。若身正於上。而用得其人。則孰能
禦焉。

蔡虛齋曰。喪失位也。如魯昭公之見逐于
乾侯。齊莊公之見弑于崔子。衛成公之見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望

執于晉人。皆失位也。不止是亡國家。使昭

公爲季氏所得。亦不免于殺矣。衛成公爲

晉所執。歸之。其不死者。幾希。○賓客二字

如何。分客似之。其不論貴賤。較此些賓。又其盛

者。然再考之。凡尋常羈旅。皆謂客。于其所

盛也。若謂賓于某所。則不可。詩多言嘉賓。見其

芭山張氏曰。仲叔圉王孫賈之治賓客。軍

旅。其才或可辦。或足以保國。至于鮒固卽

以佞免于今世者。雖使之治宗廟。亦僅使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怨。神罔時憫。非徒區區蓮豆牲牷間。必將

有明德維馨者。鮒治宗廟。而遂能令神人

胥悅。則是神亦可以具文相欺矣。有是理

哉。饒氏神人胥悅。說而不駁。正何也。存疑

齊
反胡

大言不慙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
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南軒張氏曰易其言者實必不至若聽其
言而不作則知其爲之也難矣故古者言
之不出私躬之不逮而仁者之言必訪
新安陳氏曰輕於言者必不務力於行也
此必有爲而言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

秋哀公十四年

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卽
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五月壬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聖

申成子殺子我庚辰執公於舒州甲午弑
之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子魯爲齊
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
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
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
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簡公
悼公陽生子王也時從其父奔在魯子我
卽闕止孔子辭辭不告也

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
討之

朝音

是時孔子故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
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
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鄰國乎故

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張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
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弑
其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四國制鄰有弑逆
諸侯當不請而討

公曰告夫三子

夫音扶下
告夫同

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二家哀公不得自專
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

告夫三子者

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聖

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

三子而使告之邪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

敢不告也

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強臣素有無君

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

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之者深矣○程

氏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

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

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聖

問富是之時魯之兵柄分屬三家哀公雖欲從夫子之言然不告三子則兵不可出而孔子之意乃不欲往告何哉朱子曰哀公誠能聽孔子以討齊亂則亦召夫三子而以大義詔之耳理明義正雖或不從而孰敢違之哉今無成命而反使孔子往而告之則是可否之權決於三子而不決於公也况魯之三子即齊之陳氏其不欲討之必矣是則不惟名義之不正而事亦豈可得而成哉然夫子以君命之重而故不待已而一往焉而冀其與一之或從也而三子果以爲不可則復正言之以明從違在彼雖不敢必而君臣大倫所繫之重雖欲不告而不敢以已其所以警夫三子者亦深矣○夫子初告時真箇欲討陳恒後人知聖人此言可以警三子非是聖人託討成子以警三子聖人之心不如是迂曲新安陳氏曰以吾已致仕從大夫之後尚激於義不敢不告則正爲君卿大夫者當何如善之在此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聖

問程子以左氏所記爲非夫子之言然則夫子之戰將不復計其強弱而獨以大義爲之邪朱子曰程子之意以爲夫子告魯當明君臣之義以見弑逆大惡天下所不容人人得誅之况在鄰國而可以不計之乎而其爲計則必請其君以討之天下之兵告方伯舉天下之兵以誅之以天下之兵討天下之賊彼雖衆強奚以爲哉固不當區區獨較齊魯之強弱而以天下之公義爲一國之私也左氏所記蓋傳聞之謬以衆人之腹度聖人之心耳○春秋之時三綱淪矣孔子請討弑逆此天下之大義也斯事一王三綱可整天下事可次第舉矣洛而朝敬其事以卜天意也後聞之說何邪朱子曰考之春秋先王之時疑必自有此法凡弑君者人人得而討之如漢所謂天下共誅之者然事非一槩告與不告又在乎時義之如何使其地近於天子而不可告事未迫遠而得以告力之不足則或敵而不得不得則告之而俟命以行甚則或遠而不俟命而遂行皆可也使其地之相去又足以遠其事幾之來也不可少緩吾小節忘逆賊之大罪使彼得以植其根固其黨或遂奔逸而不可以復得則任其事者亦不免乎春秋之責矣雲峰胡氏曰程子所謂上告天子者經也胡氏所謂先發後聞者權也然先發後聞謂魯也非謂孔子也厚齋馮氏曰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焉而不復書陳恒之事蓋有所傷感焉而魯之事不可爲矣新安陳氏曰泮浴而朝蓋欲齊戒積誠以感君心也獲麟在哀公十四年之春請討至是年之夏使此請聖人得遂其志則三

四

亦非
子路
所易

如季氏伐顓臾而能不讓則犯

四

孔子自爲先發後聞乎。則孔子一人耳。用衆以發。然衆何在。抑獨以一人發。然人何以發。況請計且不可得。而可先發乎。蓋徒資口說不當事理者也。或曰論語疏云案左傳錄此事與此小異。此云沐浴而朝。彼云剪而請。此云公曰告夫三子。彼云公曰子告季孫。禮齊必沐浴。三子季孫爲長。各記其一。故不同耳。此又云之三子告。彼無文者。傳是史官所錄記其與君言耳。退後別告三子。惟弟子知之。史官不見其告。故傳無文也。按此論學者所未詳存以備考訂可也。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爲難故夫子告以先勿欺

而後犯也

周子路勇於義何難於不欺特其燭理之
不明好強其不知以爲知是以陷於斯耳
朱子曰以使門人爲臣一事觀之子路之
好勇必勝恐未免於欺也○問子路豈欺
君者莫只是勇便解恁地否曰是恁地子
路性勇凡言於人君要他聽或至於說得
太過則近乎欺如唐人諫敬宗遊驪山謂
驪山不可行若行必有大禍夫驪山固是
不可行然以爲有大禍則近於欺矣要之
雖不失於愛君而其言則欺矣
勉齋黃氏曰爲言不直謂之欺直言無隱
謂之犯欺與犯正相反也夫子告子路之
辭推其本意乃是一戒一勸兩面平說之
辭若反覆以觀則能無欺而不能犯則未
免有同互之失犯矣而不能勿欺則未
免有矯飾之病此又不可以爲戒也

義。或曰君子實心學問。時時存此。三思。如登
層臺然。美可大。大可聖而神。其進自不
已。小人纔動念于欲。則凡欲皆呼羣引類。
叢至沓來。其進亦自不能已。要之只從一
念上起。分別頭路。只在戒懼慎獨。君子之
心。如高秋霄漢。星疎月朗。躡足于層崖絕
壁之間。俯視塵世。萬象皆空。小人之心如
暮夜烟霧。天昏地暗。視濁廁為室堂。視鴉
酒為燕樂。終其身墮陷而不能起矣。可哀
也哉。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為去聲

程子曰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
於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至

於成物今之學者為人其終至於喪己愚
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
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於此明辨而
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於所從矣

慶源輔氏曰為己為人之學其差只在毫
釐之間惟欲得之於己則不必見知於人
纔欲見知於人則不必得之於己欲得於
己者收歛篤實欲見知於人者輕浮淺露
問程子兩段不同朱子曰前段是低底為
人只欲見知於人而已後段是好底為人
却是真箇要為人然不曾先去自家身心
上做工夫非惟為那人不得未後連己
也表了
朱子曰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為己為人之

別直見得透却旋旋下工夫則意思自
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
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為文日工
終做事不得

雙峰饒氏曰此章當看者字言同此一箇
學但學之者用心不同古之學此者其心
要之於得己今之學此者其心要求知於
人如三年學己自是了但志在於後則非
為己之學也若如後世刑名術數記誦詞
章之學則所學己與古人背馳何必更論
其用心之同異孔子之時世教雖衰其學
之陋尚未至此

新安陳氏曰同一學也為己為人之間古
今之不同如此分焉學者當審其幾於用
心之初可也

芭山張氏曰程子雖兩段不同須知兩段
相連說不必分析說前段俱就學者起念
處言後段特就始念處推出積漸得失之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至

殊其究竟必至于此見學者不可不慎始
意緊承前一段說來非前段為人是低的
只欲見知于人後段為人是好的却是真
個為人也當細玩後段二終字猶言始欲
得之于己其終至于成物始欲見知于人
其終至于喪己程說為人前後不分兩層
而朱子必欲自為分析此愚所以不能無
疑也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

使去聲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
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
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子出子曰使乎使乎

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易艮卦大象傳辭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南軒張氏曰位非獨職位大而君臣父子微而一事一物當其時與其地所止而不一不越皆不出其位也非有主於中其能然

勉齋黃氏曰位身所處之地也為君則思君道為臣則思臣道此位也當食則思食當寢則思寢此易位也越所處而思則為

出其位矣。雙峰饒氏曰上章為講政者言不在其位之位皆職位而言也此章泛言君子之所思不出其位字比上章又說得闊如為人子則思孝為人臣則思孝素富貴則思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四

堯

所以行乎富貴素貧賤則思所以行乎貧賤皆是也。

雲峰胡氏曰艮止也思不出其位身之所處止其所心之所思亦止其所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思以事言餘如不曰如之何如之何一章亦主於臨事之思而言也但再斯可矣是思不可過吾末如之何是思不可不熟一則因文子三思而言一則為世之率意妄行者而言二章皆所以

示戒也。芑山張氏曰信如勉齋所云當食思食當

寢思寢則周公未陰雨而計澗繆漢高方食子房借箸畫封六國事王孝先秀才時以天下自任先正所云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皆可謂之出位矣有是理乎所謂思何慮之體不至干蕩而無歸耳豈食不思寢寢不思食如癡人然者遂謂之不出

位哉。勉齋說非是。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行去聲

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朱子曰過猶易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之過謂力行也。勉齋黃氏曰言放易故當恥行難盡故當

過。胡氏曰或謂恥其言之過於行固通必如集註釋為兩事斯得夫子立言之本意。雙峰饒氏曰過其行與恥其言對謂行當

過於其言如云說七行而行十分相似。厚齋馮氏曰恥之者恐其言之浮於行也。過之者欲其行之浮於言也。

芑山張氏曰恥其言之過於行之字代白文而字非語氣矣或又云言而過其行五字連讀行未及而言過之是言不顧行者可恥孰甚故君子恥之愚按此說尤鑿不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四

堯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

者不惑勇者不懼

知去聲

自責以勉人也

朱子曰道體無窮聖人未嘗見其有餘也亦有勉進學者之意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序

有不同者以此

胡氏曰爲學之所以智爲先若德之成則

仁又爲百行之首

覺軒蔡氏曰以仁爲先猶自誠而明以智

爲先猶自明而誠自誠而明夫子之事故

子貢以爲夫子自道也上文我無能焉乃

是謙辭

新安陳氏曰覺軒解自道與集註小異未

必子貢一時聞夫子之言便以子罕篇語

先後次序不同來此並而答以此言也

蔡虛齋曰仁者不憂見其未免於憂也下

二句亦然○本文不可說出成德字蓋子

罕章亦不可說出進學字且進學成德字

是范氏合二章而言其一則知爲先一則

仁爲先之意耳非輕旨也

或曰仁者不憂三句只將來形出已無能

不是紀君子之道便隱隱含下自道光景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四

毛

仁知勇非可塗飾假借以欺人者必實試
之憂懼惑的境界却實能不憂不懼不惑
纔露出仁智勇真精神纔見仁智勇之韜
夫子自道宜依註或言道體本無或言道
由也行也中庸云道者自道也此不說君
子之道說君子道者三下說夫子自道也
二道字正相應若曰君子所道者夫子自
道也皆悖理不可從
芭山張氏曰新安駁正覺軒說最確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
雖亦窮理之事然專務爲此則心馳於外
而所以自治者寡矣故褒之而疑其辭復

自貶以深抑之○謝氏曰聖人責人辭不
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朱子曰學者須思量不暇箇甚麼須於自

己體察方可見

齊氏曰孔子之於道也未得之則發憤忘

食既得之則樂以忘憂而何暇於方人

厚齋馮氏曰子貢自視與夫子孰賢而能

爲夫子之所不暇爲邪

新安陳氏曰我則無暇及他人言外之意

謂方自治也

芭山張氏曰二句凡十字一呼一應語氣

含蓄賜也句猶言賜果自治有餘暇于方

人乎哉便振起夫我不暇句便隱寓抑賜

意非褒賜也說不暇亦非自貶聖人好古

敏求慎思樂不知老之將至倪焉日有孳孳

者固自如此誠何暇方人集註褒貶二字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四

毛

諛蒙引又從而附會之曰夫子以爲賢褒
之也曰賢乎哉則又疑其辭謂我則不暇
自貶也語氣分析碎瑣甚矣必不可從存
疑削去褒字仍說自貶淺說但云抑而教
之不承集註蒙引褒貶之說不多設層次
良是學者分別觀之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指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

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

皆有異則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

寧之意亦可見矣

新安陳氏曰四見者學而篇不患人之不

已知患不知人也里仁爲不患莫已知求

爲可知也。衛靈公篇君子病無能焉，不窮人之不知也。知也，與此章爲四。胡氏曰：失於務外，爲學之通患。聖人每欲其反已，以自力故，不一言而已也。雲峰胡氏曰：四見之中，學而篇是一意，重在知人，餘三見共是一意，重在能字，所以求爲可知者，求諸我之能而已。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僞自然先覺，乃爲賢。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堯

也。○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朱子曰：凡抑字皆畧反上文之意。○逆詐是那人不曾詐我，先揣摩道那人必是詐我，億不信是那人有詐，則分明是見那人已詐已不信。○人有詐不信吾之明，足以知之，是之謂先覺。彼未必詐而逆以詐待之，彼未必不信而先億度其不信，此則不可也。勉齋黃氏曰：未見其事而疑其必欺，故爲逆詐，未見其事而疑其必不實，故爲億不。

信然。詐不信，雖以事見而可以理知。故雖不逆不億，而以先覺爲賢者，理明故也。雙峰饒氏曰：不逆不億，待物之試也。先覺燭理之明也。逆億是有心，覺是無心。馮氏曰：逆億如人在室外，而料室中之虛實，先覺如明鏡照物，而物無遁形，此非格物致知洞然明知者不能也。雲峰胡氏曰：逆億是以意見推之，先覺是以義理照之。新安陳氏曰：逆億者私見之紛擾，先覺者真見之昭微，固不先事而預料小人之爲，茲亦不臨事而墮於小人之姦，其斯爲誠明之君子乎。蔡虛齋曰：誠明二字固可用，但范氏謂未先覺是誠，生明之意，非本意矣。故在圈外，新安先事臨事之說，人多非之，看來無害非之者，非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卒

林次崖曰：逆億是把火去照物，先覺是火在此物來自照。小註都說人不曾詐不信而逆億之，看來不是，既不曾詐不信，何消先覺。聖人此言是說非億度之知，乃明照之知耳。饒氏曰：不逆不億爲待物之誠，非是心之知。饒氏曰：凡事之多疑，皆生于不明，如以察爲明，皆至暗也。唐德宗之流是也。宋李綱告欽宗曰：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暗，而己誠則明，明則愈誠，白誠與明推之可至于堯舜，疑則暗，暗則愈疑，自暗與疑推之，其患至于有不可勝言，然則人主不能去疑與暗，而卒流于以察爲明，皆不可謂先覺。國家任人行政之弊，未有不自日浸月漬而莫可救者也。其求至乎先覺者何也。曰：講學思誠而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

乃為佞乎與平聲

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也栖栖依依也為佞言其務為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於達尊禮恭而言直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胡氏曰不恭則失長幼之序不直則失義理之正慶源輔氏曰為佞以說人者失之不及執一而不通者失之過聖人只在中道上行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空

微生之言雖倨而疑夫子之言雖恭而決畝方以退隱為高見孔子歷聘疑其以口給取悅殊不知聖人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如天地四時之變化豈若小丈夫之執一而不通邪新安陳氏曰以夫子而尚謂其栖栖為佞則畝之耿介固執可想矣故夫子因而為之夫立身待人自有中道聖人萬不為柔佞之不及亦不為固執之太過也或曰疾固亦泛言非謂畝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九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

尚哉

胡氏曰調者習熟而易控御也良者順服而不歸轡也

南軒張氏曰驥之得稱為其德不為其力而況於君子豈不以尚德為貴乎苟無其德雖曰有才其得謂之君子乎

慶源輔氏曰才與德皆本於天然才出於氣德根於理二者雖不可開一然出於氣者固不若根於理之為粹也

胡氏曰驥之任重致遠非力不可然有力者不足言必言其調良也故觀人者不當言其才而當言其德人亦不可徒恃其才而當以德為主也

雙峰饒氏曰驥者良馬之稱馬中之驥如人中之君子驥非無其所以得驥之名者以德不以力君子非無其所以得君子之名者以德不以才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空

新安陳氏曰此章與歲寒松柏章皆如詩六義之比實以木與馬比君子非專言木馬也

芑山張氏曰饒氏君子非無才一句宜元天下惟才德兼者足以濟事才亦不可偏廢但小有才者其禍天下甚耳輔氏云

觀人者不當言其才而當言其德便似重德廢才語氣便欠員活愚意宜云在人才者富用其才而尤當考其德必如此說方無弊至于人亦不可徒恃才而當以德為主其論自正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老子道德經思始章曰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

言於其所怨旣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

於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朱子曰以德報怨不是不好但上面更無
一許可以報德譬如人以千金與我我以
千金酬之便是當然或有人盜我千金而
吾亦以千金與之却是何理視與千金者
更無輕重斷然是行不得也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於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

所謂直也於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四

奎

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

之言觀之則見其出於有意之私而怨德

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

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讐而德無

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

約而其指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

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新安陳氏曰警仇也怒有不必報者不以警待之也

之許何哉朱子曰是亦私意所爲非天理

不可只據曲禮曰君父之次不共戴天道理有幾般要緊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李四

之直也。夫有怨而德人之情所不能忘而所以報之各有其當。亦天理之不能已也。顧總有大小皆所當報而怨則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聖人教人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必報則止。一觀夫理之當然。而不以己之私意加焉。是則達曰報怨而不害。其為公平忠厚哉。然而聖人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夫君子之心。仇存而不得不報者。而伸夫忠臣孝子之心。耳。若或人之言。則以報怨為薄。而必矯焉以避其名。故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若忠厚者而於所德又將何以報之。以德之上無復可加者。但如所謂報怨者而已。則是厚於德。德者僅適其平。而所以報怨者反厚於德。且雖君父之仇。亦將有時而忘之。也是豈不反為逆人之情。悖天理之甚哉。曰君父之讐。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曰

書大全辯論卷十四

周禮有之。殺人而義者。令無讐讐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卽所謂直也。周公之法。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此可以見聖人之心矣。曰然則楊氏所謂小加委曲。如庾公之斯者。如何。曰此意善矣。而亦有所未盡也。蓋天下之事。有公義有私恩。二者常相得焉。則盡其道而不為私可也。不幸而或至於相妨。則權輕重而處之。使公義行於上。而私恩伸於下。然後可耳。若小加委曲而害天下之公。則亦君子所不為也。○以德報怨。於怨者厚矣。而無物可以報德。則於德者不亦薄乎。以直報怨。則不然。如此人舊與吾有怨。今果賢邪。則引薦之。果不肖邪。則棄之。雙峰饒氏曰。直是直道。當報則報。不當報則不報。是之謂直。老氏之說。不問道理。曲

直只是不欲與人結怨而已。以德報怨，怨而不報，不若以直報怨之。語中問有涵蓄，而報而與不當報而不報，皆在其中。學者玩味其意，觸類而長，則可為處事之權衡矣。

芑山張氏曰：表記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呂氏云：以德報怨，雖過于寬，而本于厚，未害其為仁。以怨報德，則反易天常，天下之亂民，法所當誅者也。愚按：以怨報德，固法所不容，以德報怨，雖本于厚，而于聖賢情理終有所不合。孔子告哀公曰：親親之殺，尊賢之殺，民物之際，尚有等差，尚不宜混于所施。況胥德怨而一之乎？觀此章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二句，便識得表記所云寬身之仁，輕重失衡，恐非聖人語意。學者不可不辨。真西山采表記此四句及呂氏說入讀書記，而不加是正何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奎

○子曰莫我知也夫 扶夫音

夫子自嘆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於天而不怨天不合於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已自修循序漸進耳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入不

與平

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唯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奎

朱子曰不怨不尤則不責之人而責之已與於人而不駭於俗矣人亦何自而知之也邪及其上達而與天為一焉則又有非人之所及者此所以人莫之知而天獨知之也

勉齋黃氏曰窮通榮辱天也用舍予奪人也常人之情置事於淺近索理於渺茫足以惑人之耳目而以為能此所以人知之也聖人渾然天理窮通榮辱用舍予奪皆理之所不能無者順而受之又何怨尤之求之於渺茫哉如是則泊然若不見其所長者若天理流行而聖人與之無間如此所以人不知而天知也

慶源輔氏曰已與天知只是一理在己者既盡則天知已與天知只是一理在己者自然無所怨尤

朱子曰聖門自顏曾以下惟子貢儘曉得聖人多是將這般話與他說他若未曉聖人豈肯說與他知得箇頭耳惜乎見夫子說便自住了如予欲無言子一以貫之

問下學而上達者言始也下學而卒之上達云爾今程子以爲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何邪朱子曰學者學夫人事形而下者也而其事之理則固天之理也形而上者也學是事而通其理卽夫形而下者而得夫形而上者焉非達天理而何哉○問聖人恐不自下學中來曰不要高了聖人高後學者如何企及說得聖人低越有意思聖人雖生知亦未嘗不學如十五志學每事問便是學也○須是下學方能上達然人亦有下學而不能上達者只緣下學得不是當若下學得是當未有不能上達者聖門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如釋氏理須頓悟

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卒

不假漸修之云是只說上達更不理會下學然不理會下學如何上達○問下學只是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揀事到面前便與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亦然今日撞著這事來便與理會這事明日撞著那事來便與理會那事萬事只一理不是殊那大底要理會其他却不管○問有一節之上達有全體之上達否曰不是全體只是這一件理會得透那一件又理會得透積累多便會貫通不是別有一個大底上達又不是下學中便上有上達須是下學方能上達今之學者於下學中便要求玄妙則不可○問下學上達意在言表是如何曰如下學只是下學如何便會上達自是言語形容不得下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見

奎

七

夾

夾

南軒張氏曰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天理初不外乎人事知其天所謂天者理而已聖人純乎天理故其自言如此

問曰謂下學上達潛室陳氏曰下學人
自然上達天理若不下學工夫直欲
達則如釋氏覺之之說是也吾儒有一分
學問則磨得一分障翳上心裏便見得一分
分道理有二分學問工夫則磨得二分障
翳去心裏便見得二分道理從此惺惺
地不令走作則心裏統體光明查滓淨盡
便是上達境界

四書大全

下論卷十四

堯

通考朱氏可傳曰不怨天不尤人爲聖人
自道之辭則可若以此論聖人則不可蓋
不怨不尤不足言聖人故也故充虞又
問於孟子是孟子嘗以此教人而亦以此
自居矣中庸又以歸之素位而行之君子
其所謂君子蓋通聖賢而言者也
王陽明曰後儒教人繞涉精微便謂上達
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此
如木之栽培培植說下學是下達爲二此
除達揚茂乃是上達人安得預其力哉

聖人所謂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
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個上
達的工夫
或曰歸知于天非真有天知也非希與天
知也此心到上達則人不及知而自有與
天爲一之理知我其天總是人莫我知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
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

朝

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諡伯字魯大夫子
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於寮之言
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周禮註有罪既殺陳其尸曰肆
吳氏曰市朝不過連言之左傳晉殺三郤
尸諸侯殺董安于尸諸市賤者在市也
胡氏曰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
新安陳氏曰愬譏也惑志疑心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

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與平

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
之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而警伯
寮耳聖人於利害之際則不待決於命而
後泰然也

四書大全

下論卷十四

七

朱子曰聖人不言命凡言命者皆爲衆人
言也到無可奈何處始言命如此章命也
是爲景伯說如曰有命是爲彌子瑕說聖
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無可奈何
處何須說命如下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
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
於命到得聖人便不消得言命○問或以
命爲天理何也曰命者天理流行賦於禹
物之謂也然其形而上者謂之理形而下
者謂之氣自其理之體而論之則元亨利
貞之德具於一時而萬古不易自其氣之
運而論之則消息盈虛之變如循環之無
端而不可窮也萬物受命於天以生而得
其理之體故仁義禮智之德根於心而爲
性其既生也則隨其氣之運故廢興厚薄
之變唯所遇而莫逃此章之所謂命蓋指
氣之所運爲言以天理釋之則於二者之
分亦不察矣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主

吳氏曰命指氣而言陰陽之氣運行不息
治亂皆有定數如命令然景伯欲肆察者
義之激也夫子歸之於命者分之安也疑
季氏有惑志子路遂同子羔仕衛
齊氏曰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卿相之
位而孔子以公伯寮之想為關於吾道之
行止何也魯為公室之舊者莫如季氏孔
子為政於魯大率欲裁其僭而勇於承令
以出藏甲墮邱費者子路也公伯寮想子
路固將假以沮孔子也故孔子不為子路
禍福計而為吾道與廢計然子服景伯欲
肆察於市朝而孔子以為寮如命何蓋以
吾道行與不行繫於天之祐與不祐而不
繫於寮之想與不想也景伯尤諸人而孔
子委之天孟氏於臧倉之沮魯侯亦歸之
天焉
慶源輔氏曰聖人純是義理義所當行則
行義所當止則止處利害之際准其義而
已更不問命之如何今此言命者以曉景
伯警伯寮耳
新安陳氏曰天將使道之行寮不能使之
廢使寮之想得行是天未使道之行耳聖
人不怨天又何尤於寮哉
通吉朱氏公遷曰孔子兩言其如予何一
言其如命何如命何是我之命在天如子
何是天之命在我在天者不可必在我者
可必也
或曰論語疏云左傳哀十二年吳人將以
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吳人乃止既
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于魯
矣杜註云何景伯名然則景伯單名何而
此註云何也誤也按集註不用右註可從
芑山張氏曰看道之將行一節聖人不怨
不尤學問見于此孟子子臧氏焉能使子
遇云云與此正合特語氣婉激小異

○子曰賢者辟世

辟去聲下同

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
辟紂而居東北海之濱

其次辟地

去亂國適治邦
如百里奚去虞之秦

其次辟色

禮貌衰而去

如衛靈公顧蜚鴈而色不在孔子遂去之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主

其次辟言

有違言而後去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

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如衛靈公問陳而孔子遂行

問四者固非優劣然賢者之處世豈不能

超然高舉見幾而作乃至發見於言色而

後辟之邪勉齋黃氏曰出處之義自非一

端隨其所遇之時而酌其所處之宜可也

衛靈公顧蜚鴈則辟色矣問陳則辟言矣
豈夫子於此為劣乎此所以不可以優劣
言也
厚齋馮氏曰樂溺謂子路豈若從辟世之
士夫子為之無然至是乃賢辟世則道不
行而無仕志也
吳氏曰世與地以地勢廣狹言色與言以

人事淺深言若夫子則辟地辟色辟言而終不忍於辟世觀其論沮溺可見矣雲峰胡氏曰天下為大邦國為小辟世辟地是辟其國辟色辟言是辟其人此程子所謂大小次第而非以賢者之德為有優劣也
蔡虛齋曰三個次字愚意只就世地言色上說來然與程子說似不合然大意却不背細看當見得
芒山張氏曰小註以靈公問陳為有違言蒙引曰恐非本旨只是要批來填這一腔子耳違言是言不相合也違忤也靈公問陳孔子是見得他已無道復志戰伐是筆殺他不足與有為故去之耳非有所忤也存疑則云孟子曰禮貌未衰言弗行也是避言小註謂衛靈問陳于孔子亦略近之愚按言不相合不足與有為不能行吾道便是違忤處不得謂非有所忤也存疑說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四

圭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鑒矣慶源輔氏曰凡書所載有當深索者不深索之則失之畧有不必過求者過求之則失之鑿所謂當深索者義理是也所謂不必過求者此處是也
蔡虛齋曰此聖人憂世之言味其語意有天地閒賢人隱之感蓋國而無賢則將何以為國此夫子所以嘆之如宋楊繪言羣臣未老求去意繪之言曰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五十八歐陽修六十一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

求散地陸下可不思其故乎
芒山張氏曰或曰伊川語錄云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與聖王之道非有違于人者也作即作者之謂聖之作伊川之言蓋有所本至包氏云作為也為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蓑戴笠封人楚狂接輿王弼云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齊朱張柳下惠少連鄭康成云伯夷叔齊虞仲桀溺少連荷蓑長沮桀溺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蓑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為十字之誤也按諸說不必從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與平

四書大全辯

下論卷十四

圭

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也問聖人無不可為之時且以人君言之堯所以處丹朱而禪舜舜所以處父老弟之閒與所以處商均而禪禹禹所以處父老弟之尹所以處太甲周公所以處管蔡可見聖人無不可為之時朱子曰然
南軒張氏云聖人非不知道之不行而皇皇於斯世者天地生物之心也晨門賢而隱於抱關知世之不可為而遂已而未知道之不可以已然玩其辭意緩而不迫所養有過於荷黃之果者歟
勉齋黃氏曰晨門見已而不見聖人故云然然無孔子之聖則寧自處於抱關耳其

言聖人則非而自處其身則是亦賢也已
變通輔氏曰賢者之視天下有不可為之
時才力有限也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
時其道無所不可也
或曰味者與二字當不是議譏若素知孔
子心事者然與沮溺等大有逕庭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

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

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
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

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按讀書負荷之荷在上聲下可反又去聲
問聞磬聲如何便知夫子之心不忘天下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圭

朱子曰他那人煞高如古人於琴聲中知
有殺心耳

既而曰鄙哉硯硯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

深則厲淺則揭硯苦耕反莫已之已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

硯硯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

衣涉水曰揭此兩句衛風匏有苦葉之詩

也譏孔子人不知已而不止不能適淺深

之宜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嘆其果於忘世也未無也聖人心同

聲處云

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

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嘆其果於忘世

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慶源輔氏曰果於忘世決去不反者能之

何難之有若聖人之出處因時卷舒與道

消息而憂世之心終不能已濟世之用其

出無窮此豈荷蕢所能與哉

雙峰饒氏曰聖人之道有出有處便如天

地有陰有陽荷蕢之徒見得一邊遺了一

邊所以只知獨善而果於忘世也

新安陳氏曰聖人之心不能一日忘天下

亦如天地之心不能一日忘萬物天地生

濟天下之心不以閉塞成冬之時而息聖人

息也聖人不能忘世之心荷蕢初聞其磬

聲而知之然觀其既而曰以下之言則非

深知聖人之心者要之果於忘世之人豈

能深知聖人之心者要之果於忘世之人豈

或曰果哉不必說荷蕢言但要如此果于

忘世亦何難之有只明自家心事並不譏

刺人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

詳其義

問諒陰之說朱子曰孔氏曰諒信也陰默

也那氏釋之曰信謂信任冢宰胡氏釋之

曰信能默而不言也二家皆用孔訓而為

說不同鄭氏於禮記又讀作諒闇言居簡

廡大抵古者天子居喪之名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

以聽於冢宰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總攝已職冢

宰大宰也百官聽於冢宰故君得以三年

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於父母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主

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

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

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由以起也孔子告

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問胡氏云以聽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然主

少國疑之際得人如伊周霍葛則可不幸

如葬擇之豈不大可受邪雙峰饒氏曰

使嗣君剛明而冢宰有葬擇之義則必能

易而置之如其不能雖不總已以聽亦何

益哉且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聖人只論其

常耳

新安陳氏曰居喪而冢宰攝政則嗣君雖

不言亦無失政矣

諒古作梁楮謂之梁閣讀如鸛鵲之鸛閣
謂應也即倚廬之廬儀禮剪屏杜相鄭氏
謂杜相所謂梁閣是也書云王宅憂諒陰
言居喪於梁閣也按諒陰之義先人得於
先師視年面命者如此

禮記集說卷之四

三年終心之而

之謂終心也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主

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喧歸惠公仲

子之謂傳曰予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

耳喪服之證也書傳之說既多學者未之思

三年也預又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

喪既葬除喪而宴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

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

服此亦天子喪事見于古也稱高宗不言喪

也譏景王不諱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

既葬應除而不諱諒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

齊斬之制非杖經帶當遂其服之天子居喪

諒閣以終之三年無改于父之道故曰百

官總已以聽冢宰喪既除故更稱不言

之美明不復哀苦枕塊又云父母之喪無

糾倚在牆上外被以茅茨寢苦枕塊嘗處
此中諸侯亦爲倚廬而加以圍障天子既
立柱前有梁形稍如屋楹故曰梁閣
蔡虛齋曰考之書只說命上有云王宅憂
諒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此便是書所
云了不必要有成語朱子不解書何篇有
以其無成文也

命則集註是朱子早年之筆未及改耳
論語疏云卒哭除服之後三年心喪已畢然

後王自聽政也知非衰麻三年者晉書杜

預傳云大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

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

否詔諸尚書會侯射盧欽議之惟預以爲

除喪服諒閣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

禮于是盧欽魏舒問預證據預曰春秋晉

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預簡公未葬請免

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喧歸惠公仲

子之謂傳曰予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

耳喪服之證也書傳之說既多學者未之思

三年也預又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

喪既葬除喪而宴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

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

服此亦天子喪事見于古也稱高宗不言喪

也譏景王不諱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

既葬應除而不諱諒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

齊斬之制非杖經帶當遂其服之天子居喪

諒閣以終之三年無改于父之道故曰百

天子居喪衣服之制。同于凡人。心喪之制。終于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天子之制。三載。萬幾之政。至六。羣臣之衆。至廣。不得同之。于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曰。已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我臣子。亦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也。議奏皇太子遂除衰麻。而諒闇終喪。是知三年喪畢。謂心喪畢。然後王自聽政也。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好易皆去聲

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慶源輔氏曰達謂達於下也上好禮則品節分明而誠意退遜故觀感於下者亦皆

四書大全

下論卷十四

堯

安已之分聽上之命而易使。問禮何以使之達。雙峰饒氏曰官府之政。學校之教皆所以達之。雲峰胡氏曰禮也者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民之志定民之力可使也。厚齋馮氏曰聖人言使民曰上好禮曰小人學道使之知上下之分而樂於從命不以勢力強之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

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

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

無他道也人者對已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於此以抑子

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

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

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安百姓爲病若曰

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爲聖人矣○程子曰

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

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

不和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聰

四書大全

下論卷十四

堯

明審知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朱子曰敬字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修己以敬下而安人安百姓皆

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夫子復以此

答之要之以敬是箇修己決敬則其事皆了

而己須是以敬曰敬者非但是外面恭敬

謂敬以直內者是也○修己以敬語雖至

約而所以直內者是也○修己以敬語雖至

此子路不喻而少其言於是告以本學積諸

百姓之說蓋言修己以敬而極其至則心

平氣和靜虛動直而所施爲無不自然各

當其理是以其治之所及者羣黎百姓莫

不各得其安也是皆本於修己以敬之一

言其功效之自然及物者耳或問然則夫

安人安百姓。則因于路之間而以功敬之。及物者言也。然曰安人則修己之餘而敬之至也。安百姓則修己之極而安人之盡也。是雖若有一大小遠近之差。然皆不離於修己以敬之一言。而非有待於擴之爾。後大推之而後遠也。

勉齋黃氏曰：非謂修己以敬之外又言充積之功也。修己以敬而可謂君子則是充積之盛在其中矣。特言其功效之遠則指夫自其充積之盛者而出耳。修己以安人猶曰修己以敬而可以安人也。修己以安百姓猶曰修己以敬而可以安百姓也。子路疑修己以敬之一言不足以盡君子。故夫子指其效驗之大者而言。以見決非君子不足當之也。

記禮運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何謂西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朱子曰：上下一於恭敬。這却是上之人有書人全辨下論卷十四全

以感發而興起之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意。達順是致和意。言能恭敬則能體信。達順聰明睿智皆由此出。者言能恭敬自然心便開明。○體信是實體。此道於身達順是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體信是忠無一毫之僞。達順是恕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智皆由是出。是自誠而明意思。○敬則自然聰明人所以不聰不明止緣身心情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

問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四靈畢至如此則敬之功用又不止於安百姓矣。雙峰饒氏曰：天地位萬物育與安百姓也只是是一事。初無大小若陰陽不和五穀不熟百姓何由而安。

新安陳氏曰：夫子爲見子路勇躁輕視修己以敬之言故推極其功以發明夫子之意。除亦推贊恭敬之極功以發明夫子之意。

東陽許氏曰聖人言修己以安百姓而釋
子乃言上下一於恭敬蓋治道非一人所
能獨成必君臣上下皆能恭敬然後有天
地位以下之應然下人能敬亦在乎上之
人有以感之漸漬而成恭敬以至於天下
平程子此段是推極而言以見敬之功用
無窮

通旨朱氏公遷曰此章敬字是舉其統體
而言亦曰專言之者得無敬止是聖學之
極功恭已篤恭是致治之極功修己以敬
則徹上徹下之道也又曰恭己以正南面
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皆以敬之
功用言恭已篤恭是臨民氣象恭而安是
一身氣象恭敬之心是小心著見也餘則
因其著見而克積之者

蔡虛齋曰修己以安人修己內有個敬蓋
修己以敬而極其至則靜虛動直何所施

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全一

而不當故百姓安。○程子註要詳細看修
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兩句一意。可
以相發明。故兼舉之。惟上下一于恭敬者
我能敬則人感化亦皆敬。不獨我能敬也
此自然之理。故又兼言之。所謂不顯惟德
百辟其刑之也。

或曰安人安百姓。是修己以敬的實功。若
說推己及人。是分人已爲二。而修己以敬
之說。真有所未盡也。修己以敬。便是無衆
寡無小大。無敢慢。堯舜兢兢業業。匹夫匹
婦凜凜然勝予之意。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踴踞也侯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踴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長無一善狀而久生於世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踴踞然

記檀弓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孔子助之沐梓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而過之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全

朱子曰胡氏以為原壤之喪母而歌孔子為弗聞者矣今乃責其夷侯何舍其重而責其輕邪蓋數喪其母而歌則壞富絕叩其箕踞之態則壞為故人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

鄭氏舜舉曰聖人之接物各稱其情惡之而避其辭外之也遇陽貨是也惡之而斥其罪視之也遇原壤是也

新安陳氏曰幼壯孝弟善養好禮則久生可以風俗故敬其為壽幼壯無賴老徒傲惰則久生適以敗風俗故名其為賊壞良可戒哉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與平

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

使之傳命以寵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

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爾故使之

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序習揖遜之容蓋

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新安陳氏曰居位是不循隅坐之禮並行是不循隨行之禮

南軒張氏曰不止乎童子之所而自進於成人之列有躐等之意無自卑之心烏能

四書大全辯下論卷十四 全

以求益乎欲速成而已知物之生循序而生理達焉若欲速反害其生矣故聖門之學先之以洒掃應對進退所以長愛敬之端防傲惰之萌而使之肅序以進也

勉齋黃氏曰禮之於人大矣老者無禮則足以為人害少者無禮則足以自害夫子於原壤童子皆以是教之速論語者以類相從所以著人無老少皆不可

無禮義也

慶源輔氏曰求益則浸長而不知欲速則亟進而無序聖門之教雖敏行為先而又

以躐等為戒

雲峰胡氏曰原壤老而為賊從幼不遜弟來今童子得以馴保其氣而開習於禮則庶可以免於原壤之弊也歟

四書大全辯論語卷之十四終